

## 第01章

段伏枥，一个瘦小，矮小，根本和“帅”这个字粘不上任何关系的普通人。名字的来源在于其多读了几年书的老爹，总抱着有一天要出书出名乃至名流千古的美好理想，但可惜现实总是给予他无情的而又现实的打击，于是就将理想寄望于自己的儿子，起了个“伏枥”的名，寓意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表达自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良好的愿望。

只可惜段伏枥这家伙完美地遗传了来自于老爹的基因，小学成绩一般般，初中成绩普普通通，高中成绩勉强勉强，于是在这波澜不惊不上不下的成绩之下，考上了一间勉强够得上三流的大学。这不，四年过去了，也从大学毕业了。真相总在最后出现，临近毕业之前，段伏枥终于明白刚入学时学校宣称的96%是咋回事了。话说某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除了大一军训时见过一面的系某领导神秘地出现了，同时还有一大包文件。那天某领导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小时，段伏枥也在下面将手机上那单调得不能再单调的游戏玩了两个小时，究竟说了什么自然不得而知，不过重点还是抓住了：你们不想办法将这就业协议给签了，就不要给我领毕业证！虽然签不签这个就业协议对于段伏枥来说无关紧要，但这毕业证不能不领啊。只不过一个班34人，能在毕业前找到工作的也就1个人，并且这个人还是富二代，直接毕业就回家族企业去当老板的。找不到工作，就无法签订就业协议啊，这可咋整？读书不会，但馊主意还是挺多的，校外不是有个什么东南亚证件有限公司么，去刻个章不就好了？寝室几个哥们一合计，觉得这方法行，于是大伙凑了点上网的钱，全权交给段伏枥办理。既然是要刻章，干脆来个亮堂堂的名字。只不过段伏枥估计有点太过于浪漫主义过头了，或是说脑袋被门夹过，并且还不止夹了一次，公章刻的是：美国参议院湘潭分部。虽然最后大伙都觉得这样似乎有所不妥，但都不想再放弃一个通宵的网费去刻新章，于是寝室12个人齐刷刷地大章一盖，上缴系里。不过最终的结果如何谁也不知道，反正后来大家都没有再见过系某领导。只是在十年后的某次同学聚会上，有个同学说到好像在精神病院看到了某领导的身影，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美国……参……议院……湘潭分部”。

领到了盼望已久的毕业证，段伏枥正打算大干一场，好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忽然老妈来了趟电话，让段伏枥暂时放下了雄心壮志。理由很简单：六月份太热了，听说深圳那边的风扇质量不是很好，先回来，等天气凉了再出去。

在家里玩了两个月游戏的段伏枥，终于有点百无聊赖，恰好干姐在北京做旅游不开心，和其中一个同事去到了深圳，问段伏枥要不要过来。这干姐其实是段伏枥的高中同学，大家都懂的，谁在念书时没有几个干妹妹，干姐姐呢？于是，干姐的呼唤之下，段伏枥收拾了几件破衣服，背着一个大包，踏上了深圳之旅，也开始了他作为程序员的梦想。

就这么一个摆在大街上不会有人再看第二眼的普通到无法再普通的普通人，就是本小说的主角了。

## 第02章

银湖汽车站，段伏枥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汽车站，因为是他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站；301同样也是不会忘记，因为他第一次知道了原来公交也可以开得比飞机还快，这也是他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深圳速度。目的地是白石洲，一个离腾讯所在的科技园不到两个站的贫民窟，便是段伏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落脚地了。之所以选在白石洲，是因为干姐说离世界之窗的地铁站非常近，到哪里都方便，更关键是，房租还算便宜。

到站之后，段伏枥将这几天吃进去的东西往垃圾桶边放下之后，拿出手机给干姐拨了个电话。只不过来接他的并不是干姐，而是她的女同事。

女同事：“你是段伏枥吧？”

段伏枥：“是啊，你是我干姐的同事吧？”

“是啊，你干姐在洗脸，让我出来接你。我叫刘思敏！”

“你好，你好~！”

“这么早你就吃过早餐了？”

“？”

“你嘴角上还留有肉片……”

“……”

男人丢脸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美女面前丢脸。嘴角留的是肉片，但这不是早上吃的，而是前天晚上老妈做的牛肉，并且还是刚刚在车上受不住颠簸，下车后吐的。只不过吐了后没有纸巾，只是甩了一下嘴巴而已，没想到这该死的牛肉没有甩出去，还黏在嘴上。由此可见，一个男人随身带着纸巾是多么有必要的事情。

段伏枥顾不上用衣服擦嘴是否干净卫生，总之不能让美女看到脸上的肉其实是已经胃液浸泡的，大手一挥，肉片不见，便跟着刘思敏一同前往租住的房子。九拐十八弯，段伏枥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千回百转，自然也见识了深圳鼎鼎有名的握手楼。所谓的握手楼，其实都是农民房，之所以得此称呼，是因为两栋楼的间距非常小，如果对面的楼炒完菜放在窗台，你完全可以在这里拿碗白饭伸手过去夹菜。只不过这些都没有真正吸引段伏枥的目光，让他觉得好奇的是离楼梯的不远处。

段伏枥：“深圳的理发店这么早就开门了啊？”

刘思敏：“嘿嘿，他们是还没有关门啦！”

“什么意思？”

“你看那灯光就知道了。还不是你们男人喜欢去的地方。”

灯光？昏暗的粉红色的啊。男人喜欢去的地方？啊，那不是，那不是传说中的……？明白这是什么地方的段伏枥，突然间变得有点莫名的兴奋了：这个一向只听别人说过，没想到现在就在眼前！何况小店子刚好就在住的房子的楼下，并且还是那么近，不到40米啊！段伏枥还想再看到点什么，可惜清晨的小店似乎是那么百无聊赖，毫无生气，不由地失望。

刘思敏：别看了！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一副德性！放着现成的不吃，专门喜欢偷腥！

什么放着现成的不吃？莫非……？还没来得及细想，段伏枥已经跟随着刘思敏上了三楼，打开310号房门，那便是所租的房子了。房子是一房两厅，空荡荡的，什么都

没有，墙体也非常适宜地透露出点发黄的颜色，诉说这房子的历史。

干姐显然已经穿戴完毕，早餐也买好了，几个包子，一杯豆浆，这便是段伏枥来到深圳后的第一顿早餐。

干姐：“你终于到了啊？”

段伏枥：“没办法，车子就是这个时间~”

“洗把脸，然后把桌上的早餐给吃了。”

“好~”

“你就住大厅，我和思敏两个住房间”

“嗯”

虽然没什么胃口，但毕竟之前将胃给清空了，所以将这几个味道不咋样的包子还是很顺畅地吞进了肚子。

“坐了一个晚上的车，先洗个澡吧？”

“好。”

“厕所有个蓝色的筒，是你的。”

桶？洗澡？难道没热水器？带着疑惑的段伏枥，走到了厕所，刹那间，什么都明白了：哪里来的热水器，连个花洒都没有，只有一个只及膝盖的锈迹斑斑的水龙头，还不时滴着水。

“干姐，你就这么洗澡啊？”

“是啊~”

“冷水？”虽然现在是夏天，但其实洗冷水还是蛮凉的。

“嗯，就等你上班了赚钱买热水器了！”

好吧，既然女人都能洗，何况堂堂一个男人！于是大学那标准的洗澡程序再一次复现：先盛满水，一下子浇湿全身，搓肥皂，然后再盛满水，最后一下子一桶冲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全程不足三分钟。

几个半生不熟的包子，一次彻心透骨的冷水澡，这便是段伏枥踏上深圳土地后的第一个印象。

### 第03章

一个空荡荡的房子，对面坐着两个美女，然后旁边传来的是相较AV也不落下风的呻吟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段伏枥此刻忍受的正是这样的煎熬。吃过饭，逛了一下

白石洲的超市，买了点必备的生活用品，因为无处可去，所以便回到的出租屋。只不过屋子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只有手机播放着歇斯里地的歌曲，以及大眼瞪小眼的无奈。恰逢其时，旁边的屋子传来一阵阵高低起伏的呻吟声。段伏枥这时候才发现，其实这墙还真有水分，并不是以火砖砌成的，而是用一块木板隔绝，然后再刷上颜色一致的白色胶漆。怪不得呻吟声传递过来这么有临场感。如果现在是和寝室的兄弟一起，说不定大家都在窃窃私语，估计还有好事者会建议要不要打个洞看看。可问题是，现在是和两个美女一起。显然，大家都很尴尬，气氛刹那间凝固。没辙，总不能半开玩笑地说，其实我看的AV里面那叫声比这好听多了吧？

最后还是干姐提了建议：“我们到外面走走吧！”如蒙大赦，三个人急匆匆而又神色怪异各有所味地走出了出租屋。只不过可能段伏枥现在根本没有想到，其实旁边的屋子是下面理发店的工作场所，而这声音后续将伴随着他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白石洲是一个脏乱差了得，但间隔不远的东边区域却是心旷神怡，毕竟深圳著名的旅游景点——世界之窗——就在其不远处。相对于此时囊中羞涩的段伏枥来说，门票昂贵的世界之窗一直延伸到华侨城的林荫小路却更让他神清气爽。微风吹来，轻抚脸面，再加上从树叶缝隙散落下来的灯光，斑斑点点打在小径上，总有那么一点曲幽通径的感觉。可惜自己的语文水平不咋地，每次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成反面教材，否则段伏枥肯定会吟诗一首。只可惜段伏枥搜刮完自己的那小肚鸡肠，也只能想到：远看是石头，近看还是石头之类的乱七八糟不解风情的破语句。

一路闲聊，不知不觉来到华侨城一处草地上。天空繁星点点，映衬着不远的灯光琉璃，躺在柔软的草地上，段伏枥不禁地感慨：深圳，我来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个女人加一个男人就是一部连续剧。三个人不知聊了什么，或许聊了什么也无所谓，没有主题，仅仅是躺在草地上，就已经觉得很舒适。也许正如太多的年轻气盛的人一样，总会聊到两个字：理想。

这个是刘思敏打开的话题，只不过是有一种愤愤不平的语气说出：“我一定要在深圳立足！我一定要嫁个有钱人！我要让那臭东西知道，老娘也有姿色，不是没人要的烂货！”

一脸茫然的段伏枥听完干姐的描述才明白原委，事情其实就是老掉牙的情节：刘思敏找了个男朋友，都到了快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突然蹦出个女的，然后那男的就把她给甩了。唯一的亮点是那男给出的理由，不是什么那个女的很有钱，也不是刘思敏什么性格不好，而是说她嘿咻的时候叫的不如那女的动听，和她嘿咻，感觉就跟奸尸一样。像奸尸？段伏枥整个人震精了，这绝对是天下最无耻的理由。如果说什么别的，还可以两个人一起对质，你说这叫床声，咋对比？总不能两个女的赤裸裸地躺在床上，让那个男的这个一下，那个一下，来确认谁的声音最好听吧？

一顿连祖宗十八代也不放过的咒骂，以及一番要泡个有钱爷的豪言壮语之后，刘思敏估计也累了，需要歇歇，才发现旁边还坐着个段伏枥，感觉像是要交接力棒一般问了一句：“那你呢，你来深圳打算做什么？”

“我要做程序员！”

“程序员是做什么的？”



“就是写程序的嘛！”

“什么是程序？”

“像平时聊天用的QQ那些就是程序啊！”

“太好了！你赶快帮我写个程序，就像那个QQ视频聊天一样的，帮我将他们嘿咻的时候记录下来，我倒要看看那女的怎么叫的床！”

“……”

大姐姐，您佬饶了我行么？我们不是因为旁边的声音太大，才出来的么？您佬这不是哪壶水不开提那壶嘛？很明显，此时的段伏枥已经无法再躺着，只能坐起来。（作为男的，想必您懂的……）

当程序员，是段伏枥一直以来的梦想，而这梦想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孩童时光。80后的朋友应该都不会忘记，伴随着童年的是那难以忘怀的红白机。只不过动辄上百元一盒的游戏卡，并不是那时大多数工薪阶级的父母所能经常负担得起的，孩童时的游戏卡更多的是大伙的互相交换。但互相交换也是有限的，来来去去也就是那几盒卡带，于是段伏枥那时就下了个伟大的志愿：以后我一定要学会写游戏，然后自己玩！当然孩提时的段伏枥还不知道什么是程序员，只不过写游戏给自己玩的信念一度是他的人生理想，直到后来父母给他买了电脑，才知道自己的理想要成为现实，途径就是当程序员！

终于那不合时宜的玩意消停下来之后，段伏枥觉得这样坐着也有点累了，于是再度躺了下来。只不过他没预料到的是，刚刚在他做坐起来的时候，一只小狗很嗨皮地过来转了一圈，并且还留下了自己的粑粑作为分手纪念。而这粑粑的位置恰好就在段伏枥的身后，当他躺下来时，一阵那么舒爽的透心凉开始贴着整个后背……没辙，在美女的一阵嬉笑中，三人一起往那空荡荡的出租屋走去。段伏枥此时已经不再想谈什么理想了，此刻他迫切需要的是：洗洗，更健康。

俗话说，走狗屎运，只是不知道躺在狗屎上算不算走运？也许狗屎的位置不同，确实带来不同的运气，段伏枥自己也没有想到，之后找程序员的工作，既然是如此的艰难。

#### 第04章

很多人来深圳找工作的第一站是位于笋岗仓库的深圳市人才大市场，自然段伏枥也不例外。虽然段伏枥毕业于一个不入流的大学，但信心却空前地高涨。虽然这信心看起来有点过分，但段伏枥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确实是个人才，到了人才市场之后，简历一亮，绝对有不少公司争着上前。之所以有如此自信的想法，源自于大学期间段伏枥将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书后面的习题也一道不落地全部做完，学校的考试也考了满分，特别是还不费吹灰之力连续考过了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和三级。和周围的连个for循环都不知道怎么用的同学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将自己称之为天之骄子也毫不为过。如此一个出色的人才，公司怎么会不抢着要呢？和大多数的应届毕业生一样，段伏枥也在简历中写下了浓浓的一笔：精通C/C++。

只可惜事与愿违，第一天信心就狠狠地被打击了。人才大市场公司确实不少，但招程序员的却没有很多，而这仅有的几个，当段伏枥递上自己的简历后，人家只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是应届生么？应届生不要。将人才市场的所有程序员岗位挨个跑了个遍，不要说什么公司趋之若鹜求贤若渴，就连会翻一下段伏枥简历的公司都没有。当然段伏枥不会觉得是自己无能，更多的是认为那些公司都没有长眼，或许明天就会有慧眼识珠的公司。只是这明天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而这一个月中段伏枥只投递出一份简历，而这简历还是他直接放到某公司的招聘桌上，不等人事发话就马上转身走的。也许他只要再多站一两分钟，或许结果正和以往一样：应届生的简历？我们不收。

持续一个月的无果，让段伏枥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助，也是那么地迷茫。他不再觉得是什么天之骄子，甚至什么都不是，他现在只想找到一份工作，甚至于不需要薪水也行，但即使是这样的要求，也没有哪家公司愿意翻看他的简历一眼。每次从人才市场出来，看到门口旁边的某某培训，就有种冲动再去好好念书，但这冲动每次总被荷包里的那点点可怜的纸币所阻止。与此相反，干姐和刘思敏只需要去人才市场一次，因为她们第一天就找到了工作。

干姐做的还是老本行，是旅游业相关的，当然不是导游，而是线路策划一类。这也难怪，干姐念的是旅游专业，并且也在北京干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可是经验丰富，应付深圳的旅游业相比还是游刃有余。至于刘思敏呢，则是去了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当时面试时段伏枥也在场，发现那公司的人事经理的眼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刘思敏的胸部范围，估计那人事经理可能连刘思敏长啥样都不知道，光记得胸部的摸样了。

后来段伏枥和刘思敏说了他的发现，只不过刘思敏很不屑地说：“怕什么，老娘又不是没穿衣服，他能看啥？！”皇帝不急，太监急啥，何况刘思敏也仅仅是陌路相逢，彼此也没有什么深交，究竟自己在瞎担心什么？

自从第一天之后，段伏枥的生活就如同两点一线：早上起床，在楼下花一元钱买两个包子，然后挤上209，花五元买张人才市场的门票，每个招程序员的岗位都跑一趟，快到中午在人才市场的食堂花个五块钱买份盒饭，蹲在角落慢慢吃完，最后坐上209回家。如此反复，段伏枥忽然觉得人生似乎就如此了。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虽然在人才市场中没有真正一家公司接收过段伏枥的简历，但他在同学的建议下，辗转到了网络。每天从人才市场回来后，就泡到到网吧，打开中国人才热线，凡是有“程序员”字样的岗位，就全部点击“发送”。广撒网，还真有收获，两天之后，终于有一家公司让段伏枥去面试了。

面试当天，段伏枥非常兴奋，将头发疏了又疏，镜子照了又照。没办法，谁让这是辛辛苦苦一个月以来的第一次面试呢？干姐和刘思敏都已经工作了一个多月，快到发薪水的时候了，而自己还是三天两天跑人才市场。段伏枥背上背包，发现拉链还没拉上，往里面看了一眼，毕业证和学历证还在，便放心地拉上拉链，快速往地铁站奔去。可是段伏枥绝对没有想到，昨晚的没有将背包拉链拉上，却会给他面试带来灭顶之灾。

## 第05章

段伏枥要面试的是家小公司，主要是做手机游戏的。只不过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他居然会给公司带来如此大的轰动，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的技术。

公司占地不大，有一面是完全的玻璃，座位都是用格子隔开，这和段伏枥心目中那飘渺的白领工作环境基本吻合。首先第一面是技术关，面试官是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估计是前一晚加班到太晚，没有睡好，在面试过程中不停地打呵欠。公司用的是J2ME，段伏枥其实只是用过，并且仅仅是按照书上的代码原样照抄写了个拼图游戏而已。

菜鸟在高手面前无处遁形，特别是技术方面，末了，面试官说了一句：“你简历上写的是精通，但我觉得你根本就不懂J2ME嘛！”

很明显，这已经算是宣判死刑。但段伏枥不肯放弃，毕竟这是一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机会，绝对不能放过。于是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存在上面的拼图游戏，说：“虽然我有些不懂，但我很好学，学习能力很强的。你看，这是我写的游戏！”

“哦？你还写过游戏？”面试官很好奇，接过手机摆弄了一下。终于，将手机递还给了段伏枥，说：“还行，你还懂得做些东西。这样吧，你先坐一下，等消息。”说罢，面试官一边打着呵欠，一边走出了会议室。

没等多久，或许是五分钟，或是更短？但对于段伏枥来说，却是一种煎熬。终于，一个美女进来了。哇塞，典型的知识性美女，还带有一种不可侵犯的气质。当美女自我介绍之后，段伏枥不敢再轻佻了，因为坐在面前的是人事部经理，而她的感官会决定他的前途。虽然段伏枥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技术确实不咋地，但瞎扯谈的功夫还是有的。在友好而又和谐的氛围之下，美女人事经理似乎觉得很满意，便问段伏枥是否将学位证和毕业证带来了。

当然，怎么会没带来呢？等的就是这一刻！段伏枥急忙打开背包，恭恭敬敬地将自己四年修来的学位证和毕业证递上。当美女人事经理接过证件，打开之后，忽然一阵响彻云霄的尖叫充满了整栋大楼。是的，没错，尖叫！

“啊~~~~！啊~~~~~！”

而这一切，源自于打开证件之时，奔出的小强！小强？没错！真的是小强！刹那间，段伏枥明白了。虽然出租屋里是空荡荡，但并不代表没有生气，虽然买过杀虫剂来打算斩草除根，但具备顽强生命力的小强还是存活了下来，并且还钻进了那没有拉上拉链的背包，躲在了学位证里！

一只？不是。两只？少了。三只？对，就是三只！三只小强非常愉悦地，也非常快速地随着手臂钻进了美女人事经理的衣服里。只见美女人事经理立马将学位证一扔，马上站起来，伴随着尖叫不停地抖动衣服，试图将这三只小强从她的地盘赶出来。

怎么办？祸是自己引起的，段伏枥总不能袖手旁观吧？于是大义勇为地上前，也帮忙拍打着衣服。也许是美女人事经理的确实“波涛汹涌”，也或许是她穿的衬衫实在偷工减料，在段伏枥正帮忙拍打的工程中，美女人事经理的扣子就那么恰逢其时地崩掉了。一个？不是。两个？少了。三个？对，一件只有五个扣子的衬衫，一下子崩掉了三个！那没有束缚的衬衫，再也遮挡不住美女人事经理的胸部，哗啦啦地，粉红色的内衣一下子暴露在了段伏枥面前。此时，美女人事经理也意识到，此时春光外泄比小强更为重要，终于停止了手部拍打的动作，进而双手抱住了胸部。

是不是应该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呢？恰好此时，听到尖叫声的保安进来了。哇塞，这还了得！一个小小的毕业生，居然跑到公司来撒野了，并且还性骚扰我们整个公司可望而不可及的公司之花！展示男人的勇气和英雄救美的时刻来了！只见保安一个箭步，将段伏枥身子一拉，然后一个背摔，将他摔倒在地，然后一脚踩到脸上。很显然，这保安如果不是特种部队出身，就是以前练过架子，否则这一系列的动作不会如此地行云流水般完成。

虽然之前惊慌失措，但美女人事经理显然还是见过大世面的，明白保安是误会了：“啊，小赵……他不是那个……只是蟑螂……”但还没说完，看着会议室的逐渐聚满了公司的员工，美女人事经理明显不愿让他们饱览春光大餐，赶紧抱着胸部跑了出去。

保安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急忙将段伏枥扶起来，略带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啊，小兄弟！不痛吧？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动作这么快，你让我怎么早说？还一脚踏在我脸上，你让我怎么说？当然，这抱怨肯定不能说出口，虽然很痛，但段伏枥还是要假装一切安好：“小事~没事~”

让人事经理的春光在整个公司的同事面前外泄，你说还有可能会通过人事部的面试么？段伏枥默默地收拾好证件，带着一张被踩肿的脸，匆匆往门外走去。只是在走过公司员工身旁的时候，段伏枥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他们一股股热烈的目光。也许正是因为今天段伏枥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一直想窥视但却无果的诱惑。伴随着这感激的目光，段伏枥结束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面试，而接下来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 第06章

似乎恰逢旅游旺季，干姐最近每天下班都挺晚；而刘思敏，也似乎在公司忙得不亦乐乎，所以还是和往常一样，段伏枥还是一人在家无聊地翻着《程序员》。约摸九点多的时候，手机响起，一看，是刘思敏打来的。

“喂，你在哪里？过来接我呗~”

“啊？怎么回事？”

“今晚公司有聚餐，然后坐了一辆公交车，到沙河那里下车。要经过那天漆黑的胡同，一个人有点怕，反正你在家也无聊，过来接一下我吧！”



刘思敏所说的漆黑胡同，其实是从沙河那边往出租屋走的一条路，不是很宽，没有路灯，约摸有600多米，经常有些流浪汉在那里游荡。既然人家已经发话了，而自己也确实没啥事，就当出去散散心也好，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段伏枥刚走进漆黑的胡同不久，就发现前方有一个似乎熟悉的身影，那是不是刘思敏？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旁边还有一个男人。时间还容不得段伏枥思考，一声尖叫已经打消了他的怀疑：“救命啊！强奸！”没错，这声音除了她，还能有谁？就是刘思敏！

是转身就走，还是英雄救美？一股豪气涌上大脑，不管了，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段伏枥不知哪来的勇气，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快步上前，猛地向那男的头上砸去。那男的哎呦一声，捂着脑袋躺在了地上，不住呻吟。坏了，刚刚那是血气方刚，现在可是惊慌失措。怎么办？把人给砸伤了，万一那人站起来揍自己一顿咋办？自己的最后一次打架，还得追溯到幼儿园大班。那时候班上一个小孩老是喜欢抢别人东西，这天抢到了段伏枥身上。段伏枥自然不甘心受欺负，誓要与之一决高下。只是这小孩实在太没武术道德了，明明段伏枥单方面说好要摆好马步才开始打架的，可姿势还没摆好，段伏枥就被乱拳打趴下了。

段伏枥正在犹豫是不是该蹲下来看看那男的伤势，刘思敏的一声猛喝打消了他的念头：“快跑！”

听到声音，大腿就像神经反射一样，脑袋似乎还没来得及下大命令，就开始和刘思敏迈开大步跑起来。可刚跑没几步，刘思敏突然说声“等我一下”，就往回跑。

段伏枥还在讶异之时，刘思敏已经跑过来了，只是手上似乎多了某样东西：“呆子，发傻愣呢？跑啊！”容不得细想，段伏枥又开始撒腿跑起来。

两个人马不停蹄，一路狂奔，很快就到了出租屋的楼下。一番惊吓，再加上狂奔，两个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段伏枥这时才发现刘思敏手上拿的是块砖头。

“你拿着这砖头干嘛？”

“这是你刚刚砸人的那块！”

“那个人肯定追不上我们了，这砖头拿着也没用了。”

“小屁孩，果然啥都不懂！刚刚我看你那么用力一砸，那个难的估计不挂也要落个脑震荡。这砖头就是凶器，上面还有你指纹呢！不拿走难道就扔在那等警察抓证据啊？你到底有没有打过群架？”

“……”还群架呢，从小学开始年年得三好学生称号的人连架还没打过，还群架呢！

“嗯，等一下回去后，这砖头要好好冲洗一下，将那个男的血迹给冲掉，否则到时候有人找到这砖头就麻烦了。我在想，要不要将它敲碎比较好？这样还可以每块放一处垃圾桶，别人也不好找。”

“……”大姐，您佬对毁尸灭迹这么在行，是不是干黑社会出身的？

“嘿嘿，不过你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没想到今天下手居然这么狠啊，让我刮目相看啊！咦，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让我说啥呢？刚刚绝对是一时的冲动，万一人家起来了，躺在那里的说不定就是自己了。想想还真有点后怕，现在两腿还在发抖呢，就差没大小便失禁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啊？”莫非内心害怕还能被看出来？

“你肯定是在想，英雄救美，美女要用什么来报答呢？是不是以身相许啊？哼，你想得美！”

“……”喂，大姐，我啥都还没说呢！俗话说饱暖思淫欲，可也不是这种时候啊！

“算了算了，以身相许老娘就亏了，给你个飞吻补偿一下吧~”

说毕，正要作出飞吻的动作，刘思敏忽然发现了段伏枥脸上的伤痕：“啊？你脸咋回事？”

总不能说不小心因为小强导致人事经理春光外泄从而被保安误会被打得趴在地上吧，这也太损男人的自尊了，还是赶快转移话题吧：“没事。对了，你刚刚咋回事？为什么那男的……？”

这招还真有效，刘思敏已经不去探究为何段伏枥脸上的伤痕了：“还好意思说，谁让你来这么迟？”

咦，这还和自己有关了？

“我在那胡同那等你，结果那男的走过来，问我一个晚上多少钱。哼，那男的什么眼神，老娘是做这个的么？不过反正也无聊，不如耍一下他。”

嗨，这种人你也要去耍，大姐你也真够无聊的。

“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我值多少钱？那男的说，200！哈，我就说，太便宜，不做，没钱还出来嫖！结果那男的就火了，抓着我要霸王硬上弓，后来你就来了。就是这样。”

大姐，赶明儿这祸还是您自己给惹起来的呢？自己岂不是在助纣为虐啊？

“对了，你今天面试如何了？”

这壶还没烧开水终于还是被问到了，总不能讲出事实吧，还是遮掩过去吧：“还行，说回家等通知。”

“嘿，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是坨屎总会臭的，回头上班了记得请吃饭啊！”

大姐，能不能换个比喻，即使不是金子，好歹也是块碎银呢，总不至于沦落到一坨屎的地步吧？这也太伤人自尊了。只不过段伏枥此时也无法反驳，毕竟自己来深圳一个月了，工作还是没有谱，而她们只是一天就已经名花有主。只不过段伏枥并不打算放弃，做程序员是他儿时的梦想，他一定要继续走下去。只不过，机遇离他还有多久？

## 第07章

自从第一次面试之后，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段伏枥不再跑人才大市场，而专注于网上投递简历。或许是很多公司，特别是小公司都没有精力在人才大市场摆个摊，都习惯于在网上筛选简历，所以段伏枥还陆陆续续接到了不少面试通知。如果以频率来算的话，段伏枥大概两天就要去面试一次，但结果都是惊人的一致，每次都是段伏枥看上了公司，但公司并没有看上他。

信心满满的段伏枥，此时已经是跌落至人生的低谷。他倒不会去抱怨什么公司没有慧眼识珠，没有伯乐之类，而确确实实知道是自己的实力不行。在学校里面做的那些东西，在真正的程序员眼中，却是一些不入法眼的玩意。而简历上的东西，更多的是自以为是的吹嘘，什么叫精通C++，精通C#？连经典教材都没看过，代码没有写超过一千行就敢叫精通？简直是笑话。就像去一家网络公司面试一样，人家技术人员啥都没说，直接让段伏枥坐在电脑前，写一个最简单的表单提交程序。不要说什么表单提交程序了，段伏枥其实连Visual Studio如何去建立一个网页程序都一窍不通。没辙，段伏枥只好说自己没用过这款开发工具，平时用的都是其它的，便灰溜溜地跑出了公司。

现在的段伏枥，已经在怀疑自己的人生理想了。深圳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地方，它不会去问你是否是重点大学毕业，不会去问你是什么学历，它更多看重的是个人的经验，能不能做事。毕业于一个二三流大学的段伏枥，仅仅只一个满地都能找到的本科生，以为自己来到了深圳就像到了天堂，没想到“经验”两字将他如此深深地卡着。或许，自己的选择是否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或许自己就应该安安分分地呆在家里，好好考个公务员，每天就在办公室喝茶看报纸？

段伏枥还在瞎想，电话响了，不用说，这个时间点肯定又是面试电话：“您好，请问是段伏枥么？”

“你好，我是~”

“我这里是浩程微电脑，请问你下午两点有空来面试么？”

“嗯，有的！”

“我们公司地址你知道了么？”

“知道。”即使不知道，不是还有网络嘛。

“好，下午见！再见！”

“拜拜！”

段伏枥看了下表，已经是中午12点多，赶紧起床收拾东西。只不过和第一次面试不同，现在段伏枥已经懒得将头发梳得油光滑亮，因为自己也在估计这又是一场无果的面试，自己只是去走走过场而已。

吃过中饭，段伏枥坐上地铁，在国贸站下了车。走出地铁口，段伏枥一阵眩晕：哇，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啊！第一次段伏枥知道什么叫找不着北的感觉了，也再一次怀疑自己能否真的在深圳立足。

好不容易在高楼林立的范围中找到了发展中心大厦，一路电梯到24楼找到了浩程微电脑。和之前的面试不一样，这次的面试官有两个。后来段伏枥才知道，一个是技术总监，另一个是行政经理。不过那时候的段伏枥，也没有空去想这些。

“你对掌上设备的游戏有什么看法？”技术总监问到。

反正最后结果也是不了了之，索性放开性子来瞎扯吧：“现在的游戏，其实是手机游戏是最多的，特别是免费游戏。而这些游戏大多数都是用J2ME来写的，其运行必须需要一个叫JAVA虚拟机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将这虚拟机移植到掌上设备，那么我们就拥有了大量的游戏，就能够大大的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你在黑板上写一下这个架构。”

虽然段伏枥没真正熟透J2ME，但书看多了，理论上的东西还是懂一点，所以就拿起油性笔在白板上刷刷地大笔一挥，一个连自己都搞不懂的架构就浮现于眼前。

“如果让你来写这虚拟机，你有把握么？”

“这虚拟机的代码其实网上都是有的，我只需要移植即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应该还不成问题。”虚拟机是啥东西，有啥特性，其实段伏枥压根就不懂，反正破罐子破摔，瞎扯一通呗。

之后的对话，就像以往的面试一样，在一片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中结束了。走出公司大门，段伏枥又开始黯然伤神：哎，都八月十五了，自己的工作还是没谱。

因为今天刚好是八月十五，公司下午都放假，等段伏枥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干姐和刘思敏都已经在了。干姐提议，既然是过节，不如到下面的餐馆大打牙祭。也罢，虽然手头上父母给的钱已经所剩不多，但悲伤要用食欲来填补，何况最近一直吃下面五元的快餐，每天都是那老三样，都快吃到吐了。其实在生活方面，干姐和刘思敏还是挺照顾段伏枥的，知道他没有找到工作，房租一直是她们两个人承担，说是让他找到工作后才随份子。

八月十五，是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漂泊在异乡的三个人，却颇有相依为命之感。只不过，八月十五注定是段伏枥旅程的开始，第二天早上，段伏枥就再度接到了浩程微公司的电话：“您好！恭喜你通过了我们的面试，请问您什么时候能够入职呢？”

什么？面试成功了？段伏枥不敢相信，感觉就跟中了五百万差不多，手脚突然发起抖来：“嗯，明天就可以！”



“好的，明天麻烦您带好学位证和毕业证过来。谢谢！”

“好的！”

突然段伏枥还想起了点什么，问道：“请问薪水是多少？”

“嗯，就是满足你简历上的要求。”

简历？段伏枥突然觉得有点不妙。因为之前一系列的挫折，将工资从4K一直往下调到了1.5K，莫非这就是他第一份工资的薪水？不过，之前的想法是没钱也要去做，至少要挣上经验，一切后续再说。这么一想，段伏枥就坦然了。

“哦，明白。”

“那我们明天见了！”

“明天见！”

当天晚上，干姐和刘思敏买了一瓶可乐，狠狠地为段伏枥进行了一番庆祝。而段伏枥也将自己的背包翻了又翻，确定背包里再也没有可恶的小强，才放心地睡去。只是，对于刚毕业的段伏枥来说，第一天的工作，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境遇呢？

#### 第08章

自己终于也是个白领了！穿着整洁的衣服，坐在光亮如镜的办公桌前，旁边就是巍峨耸立的大厦，这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衣着亮丽的白领！这个看似幼稚的念头，不停地在段伏枥脑海中盘旋，以致于晚上睡眠时还不免咧开嘴巴露出笑意。而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整个枕头都被蔓延出来的口水所湿透。要不要洗呢？不洗了，反正老子要上班了，就能有钱了，就可以买新枕头了！

带着美好的憧憬，段伏枥来到了新的公司。检查学位证和毕业证，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3个月，对于老手而言无非是例行公事，但在段伏枥眼里，却倍觉新鲜，毕竟这意味着自己终于告别了无业游民的身份。如果时间倒退七八年，像段伏枥之前的身份，是要送到樟木头去的。接待段伏枥的是那天面试官之一，公司的行政经理——苏睿。

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咦，自己要做什么呢？恰好苏睿在旁边走过，段伏枥问道：“苏经理，我今天应该做什么呢？”

“你要问自己的老大。”说罢，苏睿指向办公室的一角。顺着手指头望去，办公室那端坐的是那天面试官的另一个，公司的技术总监，黄华中。

走到技术总监的旁边，段伏枥怯怯地问道：“老大，我需要做点什么呢？”

技术总监想了一下，看了看段伏枥，说：“刚好我们的产品缺一个计算器，你就先写个计算器吧！”

“好！”段伏枥接到任务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桌子，开始了自己的工作。这就算是布置任务了？没有需求，没有期限，就连软件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需要达到什么标准，这一切都不存在。其实即使是有完善的设计文档，对于初出茅庐的段伏枥来说，也是

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一种负累。不管了，就按Windows XP上面的计算器的样子，先弄一个出来吧。

公司的产品方向是GPS导航仪，一种手持式的设备，主要是给不熟悉路况的驾驶员导航之用。对于2005年当时的市场来说，GPS导航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玩意，市面上基本上没有，利润也非常客观。基本上一台成本一千左右的导航仪，能买到三四千。当初的成本之所以如此高昂，是因为当时的一个GPS模块也要三百多，相比于现在不到两百元却也带有GPS运算器的芯片来说，的确是价格不菲。导航仪所跑的系统是Windows CE，是微软的一个嵌入式产品。虽然微软说Windows CE开发和桌面Windows非常相像，但实际上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只是对于段伏枥来说，一切皆无差别——因为无论是桌面Windows，还是Windows CE，他都一窍不通。

怎么建立一个工程呢？对着电脑，看着EVC 4.0，段伏枥发愁了。这么多选项，应该是哪个？对于只用过TC2.0，并且根本就没有开发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软件的段伏枥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经历了两个月的挫折之后，段伏枥已经不会再那么心高气傲，也明白自己水平确实不咋地，也能够虚心向人请教了。段伏枥四处张望，发现不远处的一个同事桌上放着几本windows CE开发的书。反正啥也不懂，就先借一本书来依样画葫芦吧！

段伏枥走过去，请教似地问：“请问哪本书比较容易入门？能不能借我看看？”

估计老鸟看着菜鸟都不爽，那同事很不耐烦地指着一本名为《windows CE应用程序设计》的书说：“你就看这本，另外一本我还要用！”

“哦，好的~谢谢！”段伏枥赶快拿起桌上的书，一路小跑回自己的桌上。这便是段伏枥和同事老章的第一次对话，其实老章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虽然说脾气是有点古怪，但后来在技术上确实给段伏枥很多的帮助，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段伏枥的启蒙老师。

段伏枥坐到办公桌，开始按照书上的步骤进行不久，忽然发现肚子猛地翻腾。坏了，难道是这段时间吃的快餐这时候发作了？赶紧地！公司是拥有卫生间的，在办公室的一头，段伏枥急急忙忙奔去。进去一看，突然傻眼了：马桶？！对于从出生到现在，一直使用蹲厕的段伏枥而言，马桶简直是一个神秘的玩意，最多也就在日本漫画上看过。不管了，人有三急，还管它是啥呢！坐上去，一顿万马奔腾。

咦，不对啊！段伏枥第一下就感觉不好，因为这马桶的设计显然很有问题——估计是落差太高，马桶的水会溅到屁股！不管了，等一下用纸擦干净就好了。酣畅淋漓之后，段伏枥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而这感觉偏偏又应验了：卫生间里面没纸了！

怎么办？段伏枥突然间明白什么是欲哭无泪了。难道像印度人那样，先用手擦屁股，然后用水冲干净，最后出去继续用手抓饭？哇塞，想想就恶心，这心理关可过不去。咋办？屁股上还沾满了带有粑粑的水花呢！总得有个东西来擦一下吧？段伏枥灵机一动：脱下内裤，当手纸！反正挂空挡，谁也看不出来！说干就干，一阵折腾，段伏枥将内裤扔到旁边的垃圾桶，套上了外面的牛仔裤，正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意外又出现了：停水了！

连日来的不干净的快餐，彻底将段伏枥的肚子给搞坏，拉出来的都是杀人于无形的臭气熏天，而这气味还弥漫于整个洗手间？咋办？没水，冲不了马桶，这气味就散不去啊！这下子段伏枥真的没辙了，只好撒下那臭不可闻的玩意，灰溜溜地像做贼一样溜出了

卫生间。

没多久，一个女同事冲进去，然后一顿咆哮：“谁上厕所居然没冲水？！！！”估计后来是发现停水，捂着鼻子啥话都不说就跑了出来。于是，在段伏枥的威力之下，这一天的卫生间成了公司的老总办公室以外另一处真正的禁区。

晚上回到出租屋，干姐和刘思敏很关心地问第一天过得如何，段伏枥只能皮笑肉不笑地说：“还好~”没办法，如果说上班第一天，连内裤都扔了，你说别人是什么想法？你这是去上班呢，还是拉皮条去了？

这便是段伏枥的上班第一天，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从此他和Windows CE结下了不解之缘。

#### 第09章

调试程序，断点调试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只不过对于段伏枥来说，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題，而是他根本就不懂这玩意。虽然在大学里也写过一些程序，但这些大都是从书上依样照搬，并且就只需要看看最后的输出结果而已。如果结果不对，那就查一下代码，看看是哪里写错了。与其说这是程序，不如说这是算式更为贴切。只不过这一套在计算器程序中就行不通了，经常在点击按钮的时候输出结果不对。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段伏枥还知道有MessageBox（注1）这个函数，在他觉得哪里有问题的时候，就输入这个函数令其显示相应的数值，以作判断。这种看似非常古老而又原始并且绝对会受到老鸟们唾弃的方式，伴随着段伏枥半个月。

只是，这有什么办法呢？深圳是一个创业的乐土，这也就意味着小公司多如牛毛。而这些公司注定是不会有大公司那种完整又严格的培训，所以他们往往喜欢招有经验的人，进来就能干活。如果一个新人到了小公司，想要生存下去，那么意味着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这一切却又必须自力更生。虽然段伏枥不太喜欢念书，仅仅因为这不是他所喜欢的，而现在程序员的职业，却是由来已久的梦想。因此再多的困难，又算什么呢？就像RPG游戏一样，打不过BOSS，就练多几级再来呗！所以段伏枥白天在公司拼命地写程序，回到家就拼命翻书。在没有正规培训的公司里，通过看书来提高技术水平的唯一也是最好途径。当然此时段伏枥断然想不到这些，但他只是知道，自己的水平很菜，看书或许还有点希望，不看书则什么都没有。

段伏枥的注意力绝对不是盖的，而是由来已久。在他刚学会走路不久，就特别喜欢观察蚂蚁，经常能蹲上一天不挪窝。有一次搬家不久，在门口的树边就有一窝的黄色蚂蚁，段伏枥自然就很嗨皮地扑哧扑哧走过去，蹲下来细细探究。小孩子一般穿什么裤？开裆裤！那些可爱的蚂蚁们，顺着段伏枥的小腿往上爬，很顺利地到达小鸡鸡的范围。蚂蚁们爬了那么久，估计都渴了，累了，想喝红牛了，于是都快快乐乐地在小鸡鸡来上几口。别看这黄色的蚂蚁小，但咬起人来那狠劲，以及接下来的痒和痛即使是成人也难以忍受。那对于一个小鸡鸡被咬满了一个个小包的小孩子来说呢？结果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几天，段伏枥可真是哭得凄凉，一边哭，还不忘一边用手去搔搔那个被咬得红彤彤的小鸡鸡。这便是段伏枥人生中体会到的第一次“蛋疼”的感觉，那么久远，又那么深刻。

半个月，和同事混得也差不多了，特别是研发部几个小兵都喜欢一起去吃饭，彼此间也熟络不少，特别是老章，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冷冰冰了。估计老章也想看看段伏枥程序写得如何了，今天特意过来看看。

“你程序写得如何了？”

“嗯，界面写好了，功能也有一些。”

“噢，小伙子，不错嘛~本来这计算器是要我写的，你现在来了，可减少我不少负担啊！”

“嘿嘿~过奖了~”

老章的眼睛还是比较尖的，一眼就看出来不妥：“你这里为什么要那么多的MessageBox？”

“因为我想知道跑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数值。”

老章像看到外星人一样，目瞪口呆：“你就凭着这个写好了计算器？”

“是啊！”段伏枥觉得很奇怪，难道你们不都是这样的么？

“来来，我告诉你要怎么弄！”估计老章看不下去了，这样原始的方法，简直无异于石器时代。所幸，从今天起，段伏枥知道了还有一个叫“断点”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让程序跑到该处代码时停下来，查看相应的变量数值。



“噢，原来还有这么简便的东西啊！”

“嗨，这个写程序的都懂的。你以前的做法太耗费时间了，以后你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我吧！”

“好，谢谢！”望着老章走回自己办公桌的身影，段伏枥突然有种莫名的感动，这并不是因为老章告诉了他一个更好的方法，而是觉得老章已经开始承认了他。能够受到一个老鸟的认同，这对于一个陷于苦恼中的菜鸟来说，是一个多么不可多得的鼓励啊！

自从得到了老章的指点以后，段伏枥后续的代码就快多了。一晃半个月又过去了，此时段伏枥的计算器已经能够正常运行，基本上所有的功能已经完善。虽然代码非常惨不忍睹，某些函数甚至超过两三百行，甚至有一些功能相同之处也不懂得用函数，而是简简单单的复制粘贴，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段伏枥的第一个程序，至少，它能跑起来了，它能正常计算数值。

当段伏枥将技术总监请过来，查看自己的成果时，技术总监笑呵呵地说：“呵呵，小伙子不错嘛！你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的。”听到这话，段伏枥觉得像掉进了蜜罐，觉得这一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自己所做的东西终于有人承认了。这份感觉，似乎比什么都来得珍贵。

就在段伏枥还在自我陶醉的时候，干姐来电话了：“喂，你今晚还要加班么？早点回来大家一起吃个饭。”

“好，没问题！”刚好计算器写完，今天按时下班，就算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只不过为何干姐今天要请吃饭呢？莫非是因为有什么事？

注1：MessageBox是Windows平台的一个API函数，简单点来说，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相

应的格式化字符。第10章

“哇塞，这么多菜？干姐今天你要大出血了啊！”

白切鸡，酸菜鱼，客家酿豆腐和紫菜蛋花汤，便是今晚的菜肴。在很多人眼里，就这几道菜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大餐，但在段伏桫眼里，这却是难得的美味。段伏桫之前为了增加成功率，简历上的工资一再降到1500，而公司也很不客气地满足了段伏桫的愿望——只给1500。所幸公司还没过于太狠心，还给了200元作为餐补，因此1700元便是段伏桫的第一份工作的薪水。

这1700段伏桫可是绝对的掰着花。早上怕因为路上塞车而迟到，又要考虑到充足睡眠，所以早上一般都是在世界之窗坐地铁到国贸，花费5元；而晚上回家，则是坐201公交车到世界之窗，只要两元。其实坐201完全可以到白石洲，然后下车走上两分钟就能回到出租屋，只不过这样需要花上3元，而段伏桫觉得这1元花得太亏了，不如在世界之窗下车，然后走个15分钟到家更划得来。而早上的早餐呢，段伏桫基本上是不买的，因为公司有牛奶，早上只要喝一盒牛奶就能熬到中午。而中午也不会有什么很好的伙食，虽然和同事一起去吃快餐，但他总是点菜单上最便宜的那几样。至于晚上，虽然没有加班费，但公司会给加班的人订一个加班餐，而这也是段伏桫会选择加班的原因之一。

今晚的这一顿饭，虽然价格估计只在100元上下，但对于三个月来饥一顿饱一顿的段伏桫来说，已经是天下最好的美食了。其实干姐的工资也并不是很高，这一顿饭也算是花费不菲。

“干姐，为啥你要请我们吃大餐啊？”

“因为我要搬走了！”

“什么？”段伏桫和刘思敏同时停下了筷子，还互相望了望，显然两人都是刚听到。为什么？

看着两人不解的神色，干姐继续说到：“公司要扩大规模，搬到梧桐山去了。从白石洲到梧桐山太远了，去就要两三个小时，恰好公司那边有宿舍，所以我就搬过去。”

干姐要搬走？那不是意味着，只剩下自己和刘思敏两个人了？那是不是……？似乎，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干姐估计也看出段伏枥的神色不对，但显然她猜错了段伏枥的所想：“老弟没事，你这不是没发工资嘛，这个月的房租还是我和小敏一起给啦。”

“啊？哦……”段伏枥急忙从遐想中回复过来。

“哎呀，你这么一走，那房子卫生就犯愁了~”刘思敏嘟了嘟嘴，向段伏枥看了一眼。

段伏枥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因为段伏枥每天下班都很晚，然后出去也不迟，所以屋子的卫生基本上都是干姐和刘思敏包办的，无论是扫地啊，拖地，甚至是倒垃圾这种顺手的活儿，他其实一样也没干过。虽然前两个月段伏枥是空闲的，但他因为没找到工作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做这些家务活，所以也是她们两人包干的。

“哈哈~老弟，以后你就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啦！老姐不在，这些清洁卫生，你也要自己动手做一下了。要知道，女人总有那么两三天是很累的。”

“啊……哦！”啥两三天？总不能每天都问一次刘思敏，你那个来了没？来了的话，今天就由我来干活吧！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以后勤快点就好了。

这一晚，大家都吃得很晚，似乎这顿饭吃了就不再一样。

离别的日子总是悄然来临，今天是周六，帮干姐搬家的日子。其实干姐的东西并不多，衣服全部装在一个背包里，一个大袋子里装的是毛巾毯，还有一个桶和一个洗脸盘。一个人来搬，确实有点困难，但其实不困难，段伏枥和刘思敏也是打算和干姐一起到梧桐山那边的宿舍看看的。不过路途确实遥远，再加上周日塞车，晃晃悠悠花了近三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干姐的宿舍其实是一个套间，三房两厅，不过是两人挤一间房而已。阳台面向的是梧桐山，不时还能听到鸟叫声，阳光也能普撒到大厅中，比起白石洲那暗无天日的农民房，不知道好上多少倍。这一天，三人的晚饭又吃得很晚，上车回程的时候，已经是快九点了。

坐在公交车上，段伏枥有种别样的感觉：干姐搬走了，今晚开始就只剩下自己和刘思敏了，怎么总觉得似乎哪里不太对劲呢？

段伏枥往坐在旁边的刘思敏看去，发现她已经背靠着椅子睡着了。刚刚干姐和刘思敏让自己走远点，究竟两人聊了点啥呢？这一切无从而知。只是此时，她睡得很安稳，似乎什么都放下了。只是，真的如此吗？第11章

“你这算法效率太低了，怎么能直接用除法呢？你要用查表的方式！”段伏枥写完计算器没多久，同事老柳突然跑过来说要帮忙看看代码。

“查表？”段伏枥隐约记得，用查表的方式来计算除法，在没有除法器的单片机上为了加快运算速度是常用的方式。只不过在现在公司所用的夏普LH7A404这款ARM9核心的CPU，也需要用到查表的方式吗？段伏枥作为初学者，隐约觉得使用查表的方式似乎不妥，可又说不上为什么，但既然老鸟都发话了，那么肯定是必然有其道理。只不过段伏枥现在发愁的是，这查表程序应该要怎么弄呢？那时候的段伏枥还不善于使用baidu或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多次问题也是摸不着头脑，而老柳也只是丢下这话之后拍拍屁股就走了。

到中午和研发部几个同事一起吃饭的时候，老章看出段伏枥魂不守舍的样子，问到：“咋了，遇到什么事情了，让你如此大皱眉头？”

“哎，老柳让我将计算器的除法改成查表的形式，但我实在记不起来查表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要改为查表的形式？”

“因为他说效率不高啊！”



“哈哈！那我问你，即使效率不高，那么对于用户影响在哪里？”

“啊，这个……”段伏枥一下子也懵了，是啊，影响在哪里？

“我问你，你现在做的计算器，什么时候会用上除法运算？”

“在按下除法运算符，然后再按下等于的时候啊！”

“那就是咯。假如查表运算真的很快，比如说快个400ms，然后在按下等于到你窗口显示结果的这一过程中，对于用户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

“也是哦，好像没有呢。但为什么老柳非要让我改成查表的方式呢？”

“因为他是做单片机出身啊！单片机在做除法时为了效率都是这么做的，然后他就想当然现在也要这么做，只不过环境什么都变了，简单的套用肯定不妥啦！”

“啊，这样啊！”

“哼，他们就是死脑筋，抱着以前的东西不放！可要知道，现在的技术发展已经日新月异了，一个跟不上发展的程序员，是不适合这个时代的！”

“哦，恩~”段伏枥也只能这么点头，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其实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评论别人。老柳也许是跟不上时代，但底子什么的都还在，可反观自己呢，纯粹的一个菜鸟，还是一空二白，什么都没有。不过，在运算符这点上，段伏枥还是听了老章的建议，维持不动，还是采用C++的除法运算符，剩下的就交由编译器处理吧。而老柳呢，也仅仅是这次提了一下而已，后来似乎压根就忘了这事。

只不过对于段伏枥来说，他记住了老章说的一句话：一个程序员，一定要经常学习，不能落后于时代。作为一个程序员，其实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不幸在于，在这个行业中，一定要保持积极不倦的学习态度，不能倦怠，否则就会不适应技术的发展要求；幸运的是，做这行能够接触很多新鲜的东西，不会有别的行业一成不变的死气沉沉。更为有意思的是，经验在这行业中绝对不能生搬硬套，比如以前写DOS程序，限于内存的大小，编程的建议是在一个函数中尽可能一个变量复用；而到处理器和内存飞速发展的现在，却变成哪里用到变量才声明，并且最好给予不同用途的变量于不同的名称，这是因为一两个变量的大小相对于如今的内存容量已经是微乎其微，现代更看重的是代码的可读性。但如果以为在现在都应该按照这准则来进行，那却又是一番错误，虽然桌面微机发展得很快，但同时还要看到，如今还有不少单片机存在，并且还在各行各业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相比于DOS时代的微机，资源其实也多不了哪去，这便需要以前的法则。只不过此时的段伏枥并不知道这些，他紧紧关注的是，他一定要努力，争取跟上时代的步伐。

段伏枥的计算器写了大约有两个月左右，算是大功告成了。只不过作为小公司，对于软件的评测其实很可笑，技术总监过来，随便点击几个按钮，觉得结果是对的，那么这软件就算合格了。没有什么测试人员，自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测试，只要上头觉得可以，那就行了。只不过段伏枥没有那么乐观，他只是默默地祈祷：以后千万不要有人拿这个来计算重要的资金数额啊，如果出问题了，可千万不要找上我！

其实段伏枥在学校也写过计算数值的程序。那是物理的试验报告，段伏枥觉得自己手动计算这么多带小数点的数值太麻烦了，所以用C语言写了一个计算程序，可惜那时候自己不懂得整数和整数相除必然是整数，而只有浮点数才会有小数的道理，以致于最后的结果与正确数值差的天壤之别。只不过学校里面的老师大多是不负责任的，看到本子上有数值就算通过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老师存在，所以才会发生考试时，只要将题目抄一遍，将试卷填满就能合格的笑话。没念大学之前，段伏枥看过一些报道，说国外不承认国内很多大学的文凭，那时候他觉得国外太过分了，太看不起国内了；可大学毕业之后，却深深觉得国外的鄙视是完全有道理的。试想，如果一门课程，在最后一节课，老师会让所有的学生到教室，然后翻看课本，说：大家翻到课本第XX页，看到第x段，我在这里会出一道填空题；第XX段，我会出一道选择题！这样的教学和考核，有几个人会觉得这文凭有含金量？但这大学却又不上不行，你不上，你就没文凭，招工时就少了敲门砖，就会因学历不符合公司要求而被剔除。

写完计算器之后，段伏枥过了两天舒服日子，这不，技术总监布置任务来了：写一个录音机程序！段伏枥可能没想到，这个程序将他带入了另一个更深的领域，让他更深入地了解Windows CE这个操作系统。第12章

录音机程序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其实可以说是难，也可以说不难。难是在于初学者经验少，可能碰到一些bug不知道如何处理；不难是因为类似的应用，只要懂得使

用搜索引擎，那么类似的例子就一大把。段伏枥是菜鸟，但并不是笨鸟，倒是找了不少代码，拼拼凑凑还做了个像模像样的程序。只不过这录音机程序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录音！当然，这也是最致命的问题，不能录音的程序还能叫录音机么？

段伏枥开始头大了，感觉这一周来的辛苦，还是没有找到突破口。所幸老章看到冥思苦想的段伏枥，提了个建议：不严格来说，Windows CE的API函数可以看成是Windows的子集，不妨将代码编译成Windows程序试试看，先确认代码是否正确。经老章这么一指点，段伏枥觉得忽然豁然开朗起来。说干就干，打开Visual Studio 6.0，将Windows CE的代码全部放进去编译。还真别说，这代码确实没问题，在Windows XP上能够正确录音！

那为什么在Windows CE上不行呢？等等，Windows XP上如果无法录音的话，一般就是驱动程序的问题，那么在这Windows CE设备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很有可能！段伏枥将目光锁定于驱动程序。

公司的研发部分为硬件部和软件部，而软件部又细分为应用组和系统组。段伏枥，老章和一个姓郜的女孩属于应用组；而系统组只有一个人，便是老柳。当段伏枥兴冲冲地跟老柳讲解自己的怀疑时，老柳还半信半疑，末了，说一句：“不一定啦！你再试试看！说不定是你代码问题呢！”

没办法，老柳不同意，段伏枥也无计可施，只好回自己的办公桌冥冥思索。时间又过两天，还是没有在应用代码上找出任何有可能的地方。没辙，段伏枥再一次找到了老柳。老柳估计这次是躲不掉了，想了想，便同意了，于是便在段伏枥的电脑上安装Platform Build 4.2。

Windows CE是一个可定制的系统，Platform Build 4.2便是用来定制的工具。简单点来说，该工具首先将C++代码编译成exe和dll文件，然后将这些生成的文件拷贝到工程目录，最后打包成系统nk.bin。在这里老柳耍了个滑头，虽然给段伏枥安装了Platform Build，但并没有将所有的驱动代码文件给他，而仅仅是给了音频驱动的代码，以及已经编译生成的exe和dll文件。老柳告诉段伏枥，首先进入命令行，用“build”来编译音频驱动，最后调用“Make Image”来生成系统，并且还特意警告段伏枥，绝对不能点击菜单上的“Sysgen”。为什么不能点击“Sysgen”呢？因为该命令会重新编译所有的驱动程序，而老柳根本就没有将所有的驱动程序给段伏枥，如果选择此命令，那么绝对会出现一大堆的错误。只不过这原因老柳没有告诉段伏枥，而他自然也不懂得这些。但既然能够开始调试音频驱动，那别的什么都无所谓了。

其实这完全算不上调试，因为段伏枥什么工具都没有，就连一个最简单的串口调试版也没有。当然，段伏枥自然不会去计较这些，或是说，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他知道自己所能做的是，一行一行看代码，试图找出蛛丝马迹。只不过这工作对于菜鸟来说，确实是太困难了，连日来的不断思索，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源泉。段伏枥正垂头丧气地趴在桌子上之时，忽然手机短信响起，是刘思敏的：“今晚能早点回来么？”

段伏枥看了看电脑，发现已经差不多九点。虽然平时都是加班到十点多才回去，但今天想得实在是头大，并且反正暂时没有头绪，干脆先回去吧。和技术总监说了一下，段伏枥背起包包往公交站走去。

算起来，干姐搬走已经差不多半个月了。段伏枥本以为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总会发生点什么，但事实上，两人的话语反而比三个人还在的时候要少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干姐还在的时候，段伏枥自己还能和刘思敏说说笑笑。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面对面，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气氛很沉闷，很尴尬，于是段伏枥干脆每天都加班到很晚，回去的时候刘思敏也差不多睡了。这时候往往是刘思敏问一声：“你加班回来了？”

“嗯。”然后段伏枥便去洗澡，洗完衣服，出来之后一般刘思敏也熄灯睡觉了。既然两人面对面尴尬，干脆就什么都不要说了吧，段伏枥觉得这样挺好，虽然心底有那么点点失望。

只不过今天刘思敏居然会主动让自己早点回去，莫不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吧？这么一想，段伏枥一激灵，放弃了省钱坐公交的打算，直接奔向地铁口。30分钟的地铁，相对于要1个小时的公交，其快速自然不言而喻。只是在心急如焚的段伏枥心理，这30分钟却是那么的难熬，第一次觉得地铁居然那么慢。好不容易在世界之窗下了地铁，段伏枥赶紧快步往出租屋奔去。匆匆打开大门，就听到痛苦的呻吟声：刘思敏究竟怎么了？第13章

段伏枥连包也顾不得放，连忙往房间走去。房门没有锁，是开着的，只见刘思敏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啊！你怎么了？”

“.....”



“喂？”

显然刚开始的问话刘思敏并没有听到，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哦……你……回来……了……”

“怎么回事？”段伏枥很急切地问。

“我……肚子……疼……”

“啊？有没有看医生？要不要我给你买点保济丸？”

“不……不是这个啦……”

“那是啥？”段伏枥疑惑不解。

“我……我……那个……那……来了”刘思敏显然不好意思，吞吞吐吐。

“那个？哪个啊？哦……那个啊……”段伏枥终于反应过来，刘思敏所说的“那个”指的是“哪个”了。

“能不能……帮……我……到楼下……嘉旺……打一份……粥？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了？”段伏枥只要饿上一两个小时，就会全身发抖，听到刘思敏说已经一天没吃东西，那还了得？转身就要往楼下走。

“等等……再……帮我……”

“嗯？”段伏枥停下了脚步。

“买点……那个……卫生巾……”

什么？卫生巾？让一个大男人去买卫生巾？如果是在平时，段伏枥肯定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可是今天，看着刘思敏可怜兮兮的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又怎能下狠心拒绝。没办法，段伏枥只好含糊地说了声“好”就下楼了。

进到白石洲最大的超市，在卫生巾陈列架前不远，段伏枥停下了脚步。难道，就要这样走进去？直接拿了就走？咦？那不是还有人嘛，要是我一个男人进去，她们不好意思怎么办，还是等一下吧。犹犹豫豫，欲进又止，只是这幅模样在超市保安眼里，显得是那么鬼鬼祟祟。于是，旁边的保安就一直盯着段伏枥。段伏枥显然也发现了保安的异样目光，算了，反正也要买的，直接进去吧！

段伏枥一狠心，头也不回走进陈列卫生巾的陈列架。突然，段伏枥才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满满两个陈列架的卫生巾，品牌也琳琳满目，究竟要买的是哪一种？！

段伏枥正在苦恼的时候，导购大妈发现了他的身影，走过来，很热情地问道：“小伙子，你要什么牌子？”

大妈，冤枉啊，不是我要用啊，我是帮人买的。段伏枥内心暗暗叫苦，但又不能表露出来，该怎么办呢？所幸他脑子灵光，之前网站上看过的事例浮上心头：“要远足，买一点放在鞋子里垫脚的，免得磨破皮了！”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人也使用过类似的伎俩，或是确实有不少男人买来做垫脚之用，导购大妈听了丝毫不觉得奇怪，反而更加热心了：“哦，这样啊！小伙子，我给你推荐一个牌子吧！”

然后不容分说，带着段伏枥来到陈列架的另一端，很兴奋地介绍说：“你就拿这个牌子的。一方面它瞬吸功能很好，另一方面它比较薄，放到鞋子里不会感到垫得很高。并且你看这手感，很不错！特别是两翼的粘性，非常牢，保证你走路的时候不会掉！”

段伏枥已经涨红了脸，但想到反正自己也不知道选什么牌子，不如就听听这导购大妈的推荐吧。他拿起看起来比较小的一包，头也不回地往收银台走去。

估计这导购大妈还意犹未尽，望着段伏枥的背影，以更大的分贝喊了一句：“小伙子，那个牌子真的很不错。你用过了之后，觉得不错，记得回头再买啊！记住，我们的牌子是安尔乐！”

大妈，你嫌我还不够丢脸是吧？喊那么大声，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段伏枥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整个超市的目光都被这声音给吸引了，全部往他的方向射来。

付完款，段伏枥赶紧地跑出超市。没走几步，隐隐约约，身后似乎还传来那导购大妈的声音：“喂……小伙子……！那个……安尔乐……拿错了……”拿错？不都是妇女用品吗，难道还有男人用品不成？你是故意让我丢脸是吧？哼，才不上当呢！段伏枥主意打定，赶紧加快了脚步。

这时候，又发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刚刚出来前，已经将背包放到屋子了，而现在穿的裤子，只有后面一个口袋，虽然买的这包卫生巾体积是比较小，但这裤子后面的口袋更小，是绝对无法装入兜内的。尝试了几回，死命地塞，最后段伏枥还是放弃了，直接手拿——也就是说，必须要用手拿着这卫生巾，再到嘉旺去打一份粥！

段伏枥连哭的心都有了，但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将这卫生巾藏在哪里，然后再去买粥吧？没辙，只好皱着眉头走进了嘉旺。正如预想的一半，在前台点单时，买单小姐看到段伏枥冒汗的右手抓着一包不大不小的卫生巾，不由地向他投向惊讶的目光。

看啥看？还嫌老子脸丢得不够大啊？赶快买单，我好拿粥走！只不过段伏枥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平时很快就能上的粥，今天却异常的慢。而恰好又是下班时间，人非常多，只有门口一个位置。于是一副非常有趣的情景映入每个进入嘉旺的人的眼帘：一个

猥琐的男人，右手抓着一包卫生巾，坐在餐馆的门口迎宾！

有句成语叫度日如年，可对于此时的段伏枥来说，却是度秒如年。这时候，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女孩走进了嘉旺，小女孩看到了坐在门口的段伏枥，自然也看到了手中紧握着的卫生巾，不由地对着妈妈问到：“妈妈，这个叔叔手里拿得是不是卫生巾啊？……”小女孩的声音比较尖，虽然被妈妈喝断，但整个嘉旺的人都清清楚楚听到了，无论是之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段伏枥投过来。这一下，段伏枥脸更红了，抓着卫生巾的手也不由地缩了缩。

好不容易这打包的粥上来了，段伏枥赶紧逃离这地方，飞一般地往出租屋跑去。当段伏枥将粥和卫生巾交到刘思敏手上时，本以为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可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啊！

“咦……不……不对啊……”

“什么？”什么不对？段伏枥迷惑了，这不是你要喝的白粥，以及你要的卫生巾嘛？是不是牌子不对？段伏枥赶紧应一声：“哦，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牌子，所以随便挑了一个。”

“不是……这个是……护垫……不是……不是……卫生巾……”

啥？护垫？卫生巾？什么和什么？

“护垫……是……平时……用的……卫生巾……是……是……那个来……的时候……用的……”

米西米西！还有这区别？怎么不早说？这不是坑爹么？！

“能……不能……再……帮我……买……一次……？”

啥？这丢脸的事情还要再做一次？但望着刘思敏那无助的眼神，没办法，段伏枥只好默默地转身下楼，再向超市走去。突然才想起为什么超市导购大妈后来大嚷拿错了，原来当时一阵激动，并且想着大包拿着不方便，所以没仔细看就抓了一包小的就跑，原来拿的是护垫啊！想到等一下那导购大妈热情的大嗓门：“小伙子！你刚刚拿的是护垫，看准了，这才是真正的如假包换的卫生巾！”突然间，段伏枥觉得背后不由地冒起一阵阵寒意。第14章

“靠！原来是驱动的初始化错了！”“靠”是段伏枥的口头禅，总会在某些激动的时候脱口而出；并且这回伴随着这大呼小叫，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于是，整个公司的目光都聚集于段伏枥身上。一言既出，段伏枥也感觉到了大伙投过来的热辣目光，急忙红着脸低下头，躲在电脑屏幕后面。

老柳显然也听到了段伏枥的叫嚷，走过来，很奇怪地问：“怎么回事？”

虽然段伏枥刚刚为自己的冲动而有所后悔，但对于找出问题根源的兴奋劲还是不减：“我终于找到无法正常录音的原因了！”

说罢，拿出老柳所给的LH7A404H的芯片资料，指着上面的寄存器数值，说：“文档上说这一位是用来控制音频输入的，需要直接写1，但代码中却搞反了，写进去的是0，所以根本无法录音！”

段伏枥顿了顿，继续说道：“我将数值改了，现在可以录音了！”一边说着，一边忙不迭地将耳机递给老柳，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老柳拿着耳机听了听，又看了看代码和文档：“嗯，不错！小伙子挺厉害的！”

段伏枥听了，异常地高兴，不由地拉大嗓门：“写这个驱动的人真傻！这都能搞错！”

老柳听了，“嘿嘿”地笑了两下，什么都没说，就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算起来，段伏枥从探究为何不能录音开始，到找出问题的关键，前后大约用了三周的时间。虽然最后是找出了根源，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幸运。对于嵌入式设备来说，它不同于桌面设备，因为桌面设备在摆到客户面前，其实硬件功能是不会有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出现无法录音的情况大多数是应用代码的问题或是驱动安装不正确；可对于嵌入式来说呢，却是无法保证硬件的正确性，遇到无法录音的情况，首先要从硬件入手。最简单来说，是首先用万用表之类的仪器来检测音频芯片的电压是否正确，然后再用示波器去检测音频的输入管脚是否有波形，当硬件确定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才会去考虑软件方面。可以说，软硬结合是嵌入式和桌面开发最大的区别。所幸的是，段伏枥这次所拿到的板子硬件是完善的，如果真的遇上硬件有缺陷，估计是绝对无法调试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大学里面的实验课程考核，有一节的内容就是让学生去调试示波器，看看能不能检测到一个方波；而这个对于浸染于硬件多年的工程来说，就是一两分钟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技能。可这最基础的技能，对于段伏枥而言却是难以登天，他甚至连示波器为什么要有地线都不清楚，这不能说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所谓的高分低能，无谓如是。

段伏枥高兴的劲头没过多久，老章的一番话让他不由地暗暗担心。中午吃饭之时，老章偷偷地将段伏枥拉到一边，语气有所责怪地问道：“你今天怎么说话这么大声？”

“怎么了？”段伏枥二丈摸不着头。

“你怎么能骂写驱动的人为傻子呢？”

“啊？”

“你知道公司的驱动是谁写的？”

“谁？”

“老柳！”

“啊！”

“你这么大声一吵，整个公司都知道了！一个做了七八年的工程师，居然被一个刚出道的菜鸟给揪出了错误，还这么大声嚷嚷，你让他的脸往哪里搁？！”

“老柳……他……他……不会这么小气吧？”

“哼，谁知道呢！反正以后你要小心点！你要知道，你试用期还没过呢！”

“哦……”听了老章的话，段伏枥后背不由地冒出一身冷汗，而这顿午饭，也吃得索然无味。眼睛盯着前方，却视若无物，脑袋中一片混乱。

突然，一声怒骂将段伏枥从沉思中拉了回来。只见一个美女走到段伏枥旁边，骂了一句“色狼！”，就头也不回走出餐厅。段伏枥茫然地看了那美女的背影，觉得根本不认识，要说得罪似乎更无从说起。

“奇怪，那女的咋回事？”段伏枥转头回来，一片迷茫地问了问旁边的同事。只见同事都默默地在笑，却也不答话。

“你们怎么了？我又不认识那个女的。”段伏枥一脸的无辜。

最后，还是小陆忍不住，一脸坏笑地问：“好了，好了，你别装了！说吧，是什么颜色的？”小陆是公司新招的员工，是在读的研究生，和段伏枥年纪差不多，最主要是两人身高也差不多，所以平时也聊得来。

“什么？”段伏枥一阵奇怪。

“嗨！你刚刚不是一直盯着那个女的大腿上的超短裙那看吗？说真的，我还真佩服你，那女的瞪了你几下，你居然还能目不转睛地往那看，这厚脸皮的功夫，我自愧不如啊！”

“啊？！我，我没有啊！”

“好了，好了！别在我们面前装了！刚刚你一直盯着那女的看，我们都看到了，你也甭狡辩了！”

“啊！我……我不是……”

“得了，这时候还装！说吧，分享一下，是啥颜色的？是不是蕾丝的？”说罢，小陆和其它同事不约而同大笑起来。

“……”段伏枥这时候终于知道什么叫百口莫辩，他确实什么都没看见，就连对面坐的是一个女的，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在发呆，而恰好这角度又对着美女的短裙，可是说这个又有几个人信呢？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随着大家的戏谑，整个公司都知道段伏枥盯着超短裙并且被美女怒骂的事情。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最多只是茶余饭后的笑话。可段伏枥明显感觉到，公司女同事到饮水机盛水的俯身的时候，只要他在旁边，就肯定会用手捂着衣服，以免春光外泄。完了，这下子被公司的女同事当成色狼了！可这也没办法的事情，他能说啥呢？总不能对女同事说，你没必要捂着衣服，我不会看的。只是，咋听起来那么有点此地无淫三百次的嫌疑？

晚上回到出租屋，刘思敏看到段伏枥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好奇地问了一下。难得有人倾诉的段伏枥，一股脑子将餐厅和后来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听完，刘思敏来了一句：“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去捂。”

“啊！”听到刘思敏的话，段伏枥的郁闷心情一扫而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信任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小人！”

“不是，你再猜！”

“你是怕我伤心？”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懂女人的心啊？！”

“啊？”

“你知道为什么公司的女同事要俯下身要捂着衣服吗？因为她们怕你看了之后，到处宣扬她们的胸太小！”

“……”突然间，段伏枥觉得有种想吐血的冲动。第15章

技术总监又给段伏枥布置任务了，这次和计算器和录音机不同，并不需要他去写代码，而是要想办法让程序去适应产品。公司做的GPS导航仪的屏幕分辨率是320x240，属于典型的3.2’的LCD，和现在市面上铺天盖地的5’和7’尺寸不同，那时候的4.3’也是很稀少，3.2’是绝对的主流。可对于这样的一个主流，微软却视而不见，最简单的例子，控制面板中很多选项，其对话框的很多都是超出屏幕的大小。虽然可以通过Platform Builder来设置设备的显示模式，但对话框大小不是480x320，就是240x320，无论采用那种模式，都是无法适应3.2’的LCD。而技术总监交代给段伏枥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一难题。

虽然大家都知道，Windows CE是开放源代码的，并且这些控制面板的程序确实也是通过这些源代码编译出来的，那么直接更改然后再重新编译不就好了？段伏枥也是这么

想的。一般来说，变更对话框的大小，只要更改相应的.res文件即可，虽然段伏枥是菜鸟，但好歹也弄过几个程序，对于这点也是心知肚明。可当段伏枥使用EVC来重新对控制面板的组件进行布局之后，却傻眼了：这些.res无法再通过链接了！段伏枥不信邪，持续尝试了好几个控制面板的组件，都是如此，这下他可傻眼了。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还觉得是老柳嫌麻烦不去弄，原来这还是一个难题啊！

反正段伏枥之前所做的工作也从来没有顺利过，虽然这时候遇到了挫折，但也不至于灰心丧气。于是还是和往常一样，通过搜索引擎来查找资料。不经意间，在CSDN论坛的一篇帖子上找到一个专门研究Windows CE的QQ群，突然有一种找到组织的感觉，赶快申请加入。没想到，刚加进去，才发现群里正在热火朝天地辩论。事情是由一个网名为“水域”的QQ挑起的。

水域：“你们这些固守C++的，全是SB！”

像这样的话，自然会激起Q友的反击，和水域干上的，是另一个名为“专属天使”的QQ。

专属天使：“你才SB呢！用C#有什么了不起？”

水域：“你们全是一群固步自封的老家伙！不懂得去运用新技术，肯定要被社会淘汰！一群SB！”

专属天使：“C++是万能的！”

水域：“哼！还万能呢！汇编语言才是万能的，什么都要转为汇编语言才能进而成为二进制代码，可你看看，现在逻辑复杂一点的单片机程序，还有几个人是用汇编的？都是用C！”

看起来，水域似乎是力挺C语言，但接下来话锋一转：“对于Windows CE来说，C++就相当于单片机的汇编，C#就相当于单片机的C！两者的差距，不可同言而语！”

这还没完，水域继续说到：“你们之所以坚持C++，一方面是自己不肯接受新事务，另一方面是要误导初学者！因为C++难学，初学者学了C++后，很难赶得上你们现在的水平，你们自然就高枕无忧了。如果是C#，初学者学一段时间，就能上手写程序，你们这些老家伙就要被炒了！”

最后，水域丢下一个问题：“你们说C#不好，那么我问你们，C#哪里不好了？”

段伏枥用的正是C++，虽然他并不反对C#，甚至可以说，如果有时间有精力他也会去学学C#，但现在这么贬低自己正在使用的语言，他也觉得非常不爽，特别是水域的语气。于是，在网上流传很多C#的缺点，他正好拿来用。还不等专属天使回话，段伏枥啪啪就打字回应：“C#的效率太低了！”

正如所料，水域立马回话：“又是人云亦云！效率怎么低了？你有没有测过？低多少？对使用有没有影响？”



段伏枥顿时语塞，这不就像老柳让自己用查表方式去计算除法一样吗，照搬以前的经验去瞎指挥，而不去考虑实际的运用。段伏枥也只是在网上看了人家的评论，自己也没有亲自去实践，自然也不会知道这效率差多少。其实程序员这一职业，没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方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容不得半点含糊。比如说，一个检测病人生命特征的程序，应该按照什么规范去检测就要怎么去做，不能说似乎这样可以，那样也行，因为很可能就那么一点偏差，一条生命就此消失。虽然段伏枥并不是做生命相关的设备，但其中的道理却是想通的。这个和做行政的，人事之类的处事方式非常不同，他们为了不引起更多的矛盾，往往说话只说六分，剩余的四分需要自己去揣摩。至于是对还是错，那就无所谓了，只要不对公司的利益有损害即可。

水域的话语，就像一个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段伏枥的脸上，感觉火辣辣的，无以反驳。很显然，群里面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大家都没谱，因为没有人真正去实际测试过。只不过这也暴露了一点，QQ群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做应用的，如果有人是做系统级别的话，只需要丢出一句：“你用C#写写驱动看看？”估计水域就无从下手了。因为Windows CE是嵌入式设备所用，和桌面PC的应用环境大为不同。做桌面运用的，其实真的是很少去接触驱动级别的；但对于Windows CE来说，却是截然不同：如果你不懂得C++，那么你怎么去看底层的BSP包代码？如果连BSP代码都看不懂，那板子又该如何调试起来？板子都无法启动，还谈何做产品？相对于桌面以应用为重，嵌入式接触更多的是底层驱动级别。当然，这些对于刚出茅庐的段伏枥来说，是完全不懂这一层的关系的。

水域有一种傲气，混混洒洒说了那么多，觉得自己不屑与这些顽固的老家伙为伍，骂了几句之后，毅然退群。对于很多程序员老鸟来说，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对于段伏枥今后的态度，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任何事情，即使对方说得言之凿凿，也要自己亲自测试一番，眼见才能为实，绝对不能人云亦云！

不过加入这个QQ群，段伏枥也不算是完全没有收获。当段伏枥提出如何更改程序对话框大小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不妨使用exeScope看看。exeScope是桌面Windows常用的一个更改界面的工具，很多朋友都喜欢用它来汉化界面。Windows CE下面的程序，虽然不能直接在Windows XP上运行，但程序的组织还是相同的。段伏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exeScope更改了几个Windows CE程序，放到公司的设备中：一切正常！根据LCD大小更改后的程序，完美地运行在了Windows CE中！段伏枥感觉就跟捡到了宝贝似的，不过有了上一次的教训，这次他只是偷偷地呆在座位上乐呵呵。

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说，绝对不能拘于形式。最重要是明确自己的目标，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至于使用什么手段，则不是所关心的。如果段伏枥一直不转变自己的观念，总是从代码的角度入手，虽然最终也可能解决问题，但所耗费的时间，绝对比直接更改程序文件要多。

段伏枥是菜鸟，这没错，但他身上却有一种百折不挠，寻根问底的特性。虽然解决了程序大小不能适应屏幕的问题，但他还是决心去探究为什么采用EVC更改后的.res会导致Windows CE系统无法编译的真正原因。老天不负有心人，段伏枥发现，如果是用EVC更改了.res文件并且保存的话，EVC会添加不少额外的东西，甚至是原来的描述符也会被更改。而这些添加的或是被更改的字段，正是系统无法正确编译的真正原因！如果要解决这问题，只能采用记事本来进行修改。但没有了IDE，坐标都不好设置，肯定还要花费很多的精力，既然问题已经解决，并且根源也找到了，段伏枥就不再去深究。

只不过段伏枥觉得，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说不定别人也可能会遇上。既然如

此，为何不将它写出来呢？恰好搜索问题的时候，找到了CSDN这个网站，并且上面不是刚好有个博客系统吗？说干就干，段伏枥赶紧注册了一个账号，并且将这过程整理为一篇《WinCE 系统界面修改偏方(一)》的文章，堂而皇之地发表于博客之中。虽然文笔很嫩，言语很不通顺，并且其中的知识点很可能为众多高手所不齿，但毕竟这是自己的第一篇技术文章，所谓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便是如此。只不过对于一个新人来说，发表的一篇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文章，实在不会引起很大的波澜。发表了近一周之后，点击率也寥寥无几，而这为数不多的点击率，有一半还是出自于自己的手。幸好段伏枥对此也有心理准备，本来就不报很大希望的事情，谈何来的失望？只不过这一口子一开，就再也刹不了车。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段伏枥知道了点新东西，就会往博客上放。每次往上面写文章的时候，段伏枥总会幻想：会不会有一天，自己这些文章能够结集出版呢？只不过这念头只是转瞬即逝，自己又不是韩寒，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菜鸟，有谁去看重自己？虽然觉得出书的概率很渺茫，不免有点失望，但段伏枥还是暗暗下决心，不管结果如何，写技术博客这习惯，一定要坚持下去，就像自己坚持走程序员这条路一样。

注：

BSP是板级支持包（Board Support Package）的缩写，是通常用在嵌入行业中的一个术语，用来代表在一个特殊硬件平台上快速构建一个嵌入操作系统所需的原始资料或者二进制软件包。BSP的作用是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平台。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对应于不同定义形式的BSP，包括Windows CE、Linux、Vxworks等。SoC/CPU厂商应向其芯片的用户提供一个基本的BSP包，以支持主板厂商或整机制造厂商在此基础上定制和开发各种商用终端产品。第16章

段伏枥已经在公司上了三个月的班，终于迎来了转正的日子。工资也由之前的1500，变成了1800，虽然并不是很多，但也足以让段伏枥兴奋好一阵子。其实公司成立的时间也不久，段伏枥到来的时候，是公司生命中的第五个月。在这三个月中，有一些同事走了，但也有一些新同事加入，而小陆也正是这时候进来的。技术总监觉得这产品应品质足以进入准备量产的环节，所以新近成立了一个生产部。生产部的办公地点很拥挤，是一个不到五平米的小房间，就在前台的左边，这正是当时段伏枥面试时的会议室。

生产部的经理名叫张俊，是研发部的硬件高手王健引荐过来了。据说，他们两人自打毕业开始，就一直在一起打拼，可谓是铁哥们。其实之前还有一个生产部经理，但不知道为什么，没到两个星期，就被辞退了。那天段伏枥看着前生产部经理心灰意冷地提着打包好的个人物品，茫然地走向电梯。只是两人不熟，段伏枥也没有上前打招呼，而公司的同事似乎对此也讳忌莫深，从来不提，所以段伏枥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甚至连这前生产部经理的姓名都不清楚。张俊来了之后，又招了三个人，可能是觉得男生粗心，不适合做这细活，所以招的三个都是女的。这三个女同事在段伏枥的眼光看来，都一般般，唯一一个叫张文香的，剪了个平齐的刘海，还算勉强。其实像段伏枥这种看多日本动作片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出来看女人的目光，总是带那么点颜色的。

这天，段伏枥还在自己的桌子前写代码的时候，听到前方有动静，抬头看了一眼，发现一个穿着西装的瘦小男人，正在往他这边看。这男的怎么奇怪，感觉好像我在做贼一样？虽然段伏枥这么想，但还是对着男的笑了笑，那男的也回应了一个笑脸，然后转身走开。

段伏枥对着站在旁边的老章说道：“现在来面试的人真没礼貌，刚刚那个男的就一直往这边看，似乎我偷了什么东西似的。”

“哪个男的？”老章很奇怪地问道。

“就是刚刚站在前面的那个啊，你没看到吗？”

老章惊讶地看了段伏枥一眼，说出了让段伏枥汗颜的一句话：“刚刚那是公司的

老板！”

“啊！”段伏枥不由地吓了一跳，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刚刚会往这边看了。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看到有新员工到来，哪有不细细端详一番的道理？

“也难怪你不知道。你还没来的前几天，老板到美国去了，然后好像又有什么生意要谈，所以今天才回来。”

幸好刚刚没有对老板怒目而视，否则估计一顿美味的炒鱿鱼是免不了的，段伏枥不由地捏了一把汗。工作和在学校确实不一样，很多人情世故，甚至一点小细节，如果不注意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定时炸弹。所幸上一次老柳的事件之后，段伏枥学会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面对别人时，都是面带微笑。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段伏枥更加明白这点。

自从知道了exeScope可以直接修改程序界面之后，后续的工作就简单多了，段伏枥只花了一天时间就将界面这个任务给解决。如果是一些涉水很深的老鸟，碰到类似的事情肯定是默不作声，先偷偷给自己放假几天，轻松轻松；但段伏枥显然不知道这其中的关节，作为菜鸟，他急于要表现出自己又能力，所以又马上跑到技术总监黄华中那领取下一个任务去了。只不过黄华中也没想到这难点会如此快速被解决，对于后续的工作安排暂时也没谱，但又不甘心让段伏枥就这么闲着，于是就让他和老章一起研究屏幕取词。

老章一直在做英汉词典，而这个还没有真正完工，于是便让段伏枥自己一个人研究，并且还给了不少资料。

“哇，老章，你居然收集了这么多屏幕取词的资料啊？”

“嗯，之前有研究过，不过后来没成功，就先做这英汉词典了。”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有一些API函数在Windows CE中没有，你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噢，好的！”哼哼，老章你没研究出来，那就看我的，段伏枥心中暗暗默念。

自从段伏枥陆续完成了几个任务之后，信心虽然没有过分膨胀，但已经不再对自己那么灰心丧气，也逐渐自信起来。

类似这样的情形，其实对于菜鸟来说，是一个比较微妙的，如果处理不慎，很可能会结下梁子。这也很容易想象，一个老鸟弄了很久都没做出来的东西，被一个菜鸟给捣鼓出来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说菜鸟的技术水平比老鸟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就没那么复杂了。可从另一个角度深层次去想，为什么菜鸟能弄出来的，而老鸟却不行呢？真的是技术水平问题吗？那可不一定。也许老鸟是偷懒，想轻轻松松，故意拖拖拉拉；又或许是老鸟借机要挟，向上级夸大技术难点，以谋取某方面的利益。假如这时候，这一技术难点被一个同事给解决掉了，并且这个同事还是一个菜鸟，那么上级会怎么想？而这是不是意味着老鸟之前的谎言不攻自破？那老鸟和菜鸟的梁子，是不是就此结下？这偏偏就是很多职场新人所容易犯的错误，以为自己很卖命地解决了众多技术难题，就能赢得同事的尊重，殊不知这恰恰为自己后续的生涯埋下了祸根。既然是老鸟，那么在公司肯定会有不少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梁子就此结下的话，到哪天菜鸟犯了点什么错误，说不准老鸟就会借此落井下石，毫不留情。段伏枥作为职场新人的一员，自然也不会去想那么多。他只是单纯地想，做好上级布置的任务，以此向公司证明自己的价值，仅此而已。当然，老鸟两天能完成的工作，要拖四五天，也并不一定是如上原因，很可能他只是想好好放松一下，为下一个任务做准备；又或许是借此时间看看书，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要知道，在国内很多企业中，老板是不喜欢员工在工作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的，因为他们的思路很简单：为什么要提高自己其它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公司的工作又不需要。提高能力，不就是为跳槽而积累资本嘛！也正是如此，也难怪乎国内的技术人员会对谷歌之类的跨国公司如此青睐了。

所幸的是，老章和段伏枥的梁子并没有结下，因为做不出来并不是老章故意为之，而是确实有难点，并且最后段伏枥也没有做出来。段伏枥所看的资料，都是在桌面Windows平台的，技术的关键在于设置鼠标钩子，并且强制绘制鼠标所在的区域，以迫使



程序调用相应的文字绘制函数，进而使得监控程序获取该区域的文字。这看起来很有条理的技术流程，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Windows CE 4.2的钩子只支持键盘，却不支持鼠标！连门槛都无法进入，又谈何来的登高望远？虽然段伏枥在此之前还找了别的一些方法，但这些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不是过难，就是不适合Windows CE平台。

无奈，一周过后，段伏枥只能对黄华中报告，说该任务无法完成。可能是因为之前老章也没做出来，黄华中对段伏枥能否成功也并不抱有希望，所以对于他的报告也并不感到非常惊讶，只是习惯性安慰了一下，让他好好总结其中的经验。

虽然老鸟都无法做出来的东西，菜鸟做不出来也属正常，但段伏枥还是觉得非常沮丧，至少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心，还是受到了那么一点点打击。但想到明天是周六，好久没见的干姐说要过来玩，心情倒是舒畅了那么一点。

## 第17章

“哇塞，干姐你男朋友挺帅的嘛！”原来干姐这周过来玩，主要是带男朋友给大家见见。男朋友姓龙，平时朋友都喜欢称呼他为龙少，人高马大，硕壮威武。更为有意思的是，和段伏枥是同一个城市的。老乡见老乡，免不得用家乡话来唠嗑唠嗑，可是对于听不懂白话的刘思敏来说，却是一种折磨。于是在刘思敏的强烈抗议之下，三个人之间的对话只能转为普通话。

“你们可别再夸他了，要知道，他这个人是不能称赞的！再夸他，屁股都挺到天上去了！”

“龙少，说说看，你们怎么认识的？”刘思敏笑呵呵地问道。

“这个还不简单，看对眼了就下手呗！何况我们还是同事，近水楼台先得月啊！”龙少也是笑呵呵地回答。

“哼，你少来，还不是你哭着喊着要追我，否则我哪里会答应？”干姐插话道。

“有吗？”

“没有吗？”

“呃，算有吧~”

“乖，这才像话吗！”

龙少赶紧转换话题，问刘思敏：“你这么漂亮，咋还没找男朋友？”

干姐也在一旁接到：“我弟也单身，干脆你们两个凑合一下算了。”

段伏枥听了，似乎说中了某些心事，想要争辩点什么，但又无从说起。只不过一旁的刘思敏赶紧接话：“不行啦，他比我小！”

龙少一副很惊讶的表情：“啊，他这么小？”

“是啊，他很小的！”

“男人太小了确实不行。”龙少对着段伏枥，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嘴角透露出狡诈的微笑，继续说到：“看来想让你们各取所需还是不行啊！”

段伏枥一脸茫然，倒是干姐干脆，还没咽下去的茶一下子喷到了段伏枥脸上。

“啊，对不起，老弟！你赶快擦一下！”干姐将纸巾递给段伏枥，然后转头对龙少说：“你少来，人家还是纯洁的小朋友呢！”

刘思敏也终于明白龙少故意揶揄的是怎么了，不禁地涨红了脸，说：“不是那个小啦！”

龙少一脸坏笑：“哦，那是哪个小啊？”



“年龄啦，我说的是年龄！”

“哦，原来是年龄啊，你怎么不早说？”拜托，人家一开始就说的是年龄，是你故意将话题往那方面引的吧？一直在发呆的段伏枥，也明白刚刚对话的言外之意，不由地想起了大学时代的澡堂。

段伏枥大学住的是公寓，有点类似于套间的感觉，一个大寝室里分为三个小房间，每个房间住四个人。和普通宿舍不同，自带有卫生间，也有淋浴装备，唯一的问题是：没有热水。所以一到冬天，大伙还是要到澡堂去洗澡。不过学校澡堂是换衣服和洗澡的地方分开的，也就是说，必须要在外间脱个一丝不挂，才能晃着大象到里间去洗浴。一开始段伏枥还有点害羞，都是脱剩一条内裤进去的，但一回生，二回熟，到后来所幸也坦然了，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在这种情形之下，想不坦诚相见也很难，于是大伙给洗澡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比大象。所以每逢结伴去洗澡，带头的人总会大喝一声：兄弟们，比大象去咯！相对于这蜡笔小新般的用词，旁边寝室的代号更显得威武：拼刺刀。每次听到隔壁寝室的口号，段伏枥和寝室的兄弟们总有冲动想跑过去问问：你们宿舍的辈分，是不是按拼刺刀的输赢来论的？

段伏枥还沉浸于回忆之中，龙少继续说着：“没事，男人最重要的不是外表……”

“嗯……”好像安慰人的开头都是这样说的？

“要看的是内涵……”

“呃……”这话没错，没内涵谁要啊，那不是空心菜了吗？

“所以……”

“嗯……？”还有什么话，赶快一次性说完啊！

“那个技术一定要好！”

“！！”段伏枥还没来得及回应，干姐刚喝的水又一口喷到了脸上：“老弟，不好意思，拿张纸再擦擦……”龙少你这是三句不离一个“色”字啊！如果色是一把刀，我估计您佬早已经被千刀万刮了吧？

龙少一脸无辜地看着干姐：“咋了，那么激动，我说了啥吗？”

“是是，你啥都没说，其实你啥都说了！”

龙少回过头，还是依然一脸无辜地对段伏枥和刘思敏说到：“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靠，这坑爹呐？你让人家怎么回答？回答是也不是，回答不是也不妥，挖坑埋爹啊！

龙少拿起杯子，自言自语地说到：“唉，现在的小朋友啊，总是往歪处想，思想不纯洁啊！”大哥，您佬这话语摆明是让大家往那方面想吧？专门误导芸芸众生啊！

龙少和干姐是同事，不过不是同一个部门的，是另外一个部门的经理。平时比较豪爽，也喜欢跟下属开玩笑，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所以这顿饭吃得一点都不尴尬，可以说是在一片和谐而又欢快的气氛中结束的。

吃完饭，已经七点多了，干姐回到莲塘还要两个多小时，不过这回也不急着走，说要到出租屋坐坐。

“嘿嘿，这屋子还算干净的吗，我还以为一团乱糟糟呢！老弟你有没有帮打扫？”干姐故地重游第一句话就向段伏枥问到。

“呃，有啊……”

“还好意思说。平时都是我弄的，他也就只有周六周日有空，有时候一觉睡到中午，连地都不扫！”刘思敏撅起嘴抱怨道。

“呃……”段伏枥尴尬地笑了笑。不过，尴尬的事情还在后头，隔壁那呻吟声又恰如其时地响起来了。平时段伏枥都是加班，回到家都是很晚了，基本上洗完澡后倒头就睡，并且一睡就睡得非常死，和一头猪没啥两样，所以这声音很久没听到了，没想到今天偏偏那么凑巧。

尴尬，死一般沉静的尴尬。最后还是龙少打破了僵局：“段老弟，你电脑肯定没有岛国动作片！”

“你咋知道的？”哇塞，大哥你终于说了一句人话了。

“因为这立体声，你电脑上还需要什么鬼片子！”

“……”得，根本就不应该把你往好处想，刚刚那话收回。

这呻吟还在继续，龙少忍不住了，打开房门冲出去，狠狠地敲了几下隔壁的房门，扯着嗓子大喊：“警察！！查房！！开门！！”，然后一脸坏笑地冲回来。

果然，这呻吟没有了，刹那间世界安静了。大家互相对望着，想笑，憋着，但又不敢大笑。没过多久，隔壁隐隐约约传来女子的抱怨声：“杨老板，怎么了，起不来了？”

一个低沉的声音回答到：“刚刚被吓的……”

龙少一本正经，非常严肃地说：“嗯，看来这杨老板是……缩阳了！”

“……”缩进去好像也是您佬的造的孽吧？

龙少叹了口气，摇头晃脑继续说到：“唉！看来是要永垂不朽咯！”

“……”上辈子那杨老板是不是得罪您佬了？哪有这么狠心诅咒人家滴？

在出租屋没呆多久，因为路程遥远，干姐和龙少便告辞了。这一夜，隔壁显得异常地安静。第18章

“展会？”

“是啊，一个车展，在广州的。你去不去？”技术总监黄华中问道。

“去啊，去啊！”段伏枥毫不犹豫地回答。

公司在成立生产部不久之后，又组建了销售部，担任销售经理的是周总，据说还是老板特意从别的公司挖过来的角。段伏枥只见过周总几面，后来就再也没有在公司出现过了，今天才在黄华中口中得知，周总一直呆在广州，在广州组建销售分部。而这次的展会，也是由周总联系的，目的自然是宣传公司所做的GPS导航仪。虽然说GPS导航仪还没有进行到量产的阶段，但展会主要是向客户展示公司的实力，为数不多的组装起来的工程样机也足以应付了。因为这产品周总也没有真正接触过，怕展会上出意外，所以让深圳本部派出技术人员做支持。本来这任务是落不到段伏枥这菜鸟身上的，因为研发部已经选定王俊和小邵，黄华中也就是随便问问段伏枥，可能是没想到段伏枥那么兴奋，也不想拂其兴致，反正也是周六周日，所幸再派一个人吧。段伏枥心想：反正自己也没有去过展会，更没有尝试过出差的滋味，既然有这机会，为什么不去试一试？说不定展会上还有身材惹火的模特

可看呢！

因为老板的家是在广州，所以这次去广州是搭乘老板的小车去的。自从那天目不识丁之后，段伏枥偷偷问过老章，老板究竟叫什么。没想到老章也不清楚老板的中文名，只知道英文名叫Micheal，所以同事都直呼其英文名。段伏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好好的中文名不用，非要折腾一个不洋不土的英文名？其实如果是在港资或台资企业，叫英文名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这些企业里，老幼尊卑是很严格的，下属一般不能直呼上司的本名，而如果像大陆的企业在姓后面又加个“总”字，却又觉得生分，所以别处心裁就使用英文名。这样一来，既避免了直呼其名的尴尬，又避免了过分生疏，也算一举两得吧。只不过段伏枥并不知道这习俗，也不知道老板曾经在港资银行呆过，否则他也不会觉得如此怪异了。

从深圳出发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因为展会是第二天才开始，所以当天到了广州之后是先到老板住的区域落脚。快到Micheal所住的地方，段伏枥往车窗外面望去，感觉一片荒凉，就跟内地的乡镇差不多，哪里像一个大城市的模样？还在瞎想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到了Micheal所住的地方——别墅区。没想到这别墅区还真够大的，车子从进入小区，到达Micheal所住的别墅，约摸还开了十来分钟。当然咯，像段伏枥他们肯定是不可能住在Micheal的家，但所住的地方也不差，是别墅区的一处旅馆，也是由别墅改装而成的。

晚上段伏枥站在旅馆别墅的阳台，望着眼前的一排排别墅，想着自己在深圳所住的农民房，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在深圳真正落地生根呢？只不过容不得段伏枥细想，因为明天展会就要开始了，晚上所要做的是：好好休息！

第二天天微微亮，Micheal就驱车接段伏枥他们到了会场。这时候才发现，原来这展会并不是想象中的什么车展，而是“汽车零部件展览会”，自然就不会有像上海车展那样的豪华整车展示了。段伏枥暗暗失望，但想着反正自己也从来没去过展会，何况这还是以参展商的身份，机会难得啊，于是便又高兴了起来。

不过，对展会抱有疑问的不止段伏枥一个人，Micheal也是如此。只听见他向周总问道：“这个好像不是广州车展啊？”

周总显然也预料到Micheal会有此一问，不慌不忙地说到：“对啊，广州车展不是在这里。”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里？” Micheal更疑惑了。

“因为这里便宜啊！你给的预算太少了！”

“……” Micheal显然被噎住了，不再答话。

靠，便宜是便宜啊，但问题是你也要看看这是啥地方啊？旁边全部是未开发的区域，荒荒凉凉的，来的游客也不多。何况，我们做的是GPS导航啊，和汽车轴承啊，发动机这些东西完全扯不上边吧？段伏枥虽然也觉得似乎有不妥，但毕竟人轻言微，也不好说什么。所幸的是，展示GPS导航仪的也就浩程微一家，并且这玩意和那些看不懂的汽车零配件来说，还算是比较贴近驾驶员的，所以虽然总体上参观的人不多，但相当多一部分都往浩程微的展台驻足。这样一来，段伏枥就忙得不可开交了，普通话，粤语，阴沟里湿，只要懂得，统统倒了出来。上午一阵忙碌，到了中午才稍微闲得一会。

不一会，离门口最近的展厅开始播放激情澎湃的音乐，不多时，出去探听的小邵也回来了，笑嘻嘻地对段伏枥说：“前面有模特走秀哦！”

模特？走秀？听到这几个词，段伏枥萎靡的神情一扫而空，反正现在展台前面的人也不多，何妨去看看？主意打定，和周总说了一下，马上奔到模特走秀展台。

其实老实说，这些模特还真不咋样，就是妆化得浓了点，说不定卸妆之后，就和凤姐差不多了。不过呢，身材还不错，穿着绝对迷死你的超短裙，在T台上走着猫步，绝对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因为眼镜没带，为了能够看清楚点，段伏枥好不容易挤到了T台前，正打算好好欣赏一番，没想到，杯具发生了。

只见一个穿着性感暴露的模特，正迈着婀娜多姿的猫步从后台走过来。不知道段伏枥上辈子修了多少福分，模特走到他面前时，居然高跟鞋的鞋跟断了！

大姐，您好歹也是模特了，也算事业有成了吧，不要在路边买这种地摊产品行吗？就算你买了地摊产品，也不要穿上T台嘛，断了多不好看啊？你要断也就罢了，为什么一定要在我面前断啊？在我面前断也就罢了，我也忍了，可你摔下来的时候，为什么手肘一定要

碰到我的鼻子上？

伴随着现场响起的一阵阵“啊”的惊叹声，便是持续不断的闪光灯。模特对此意外显然也有点不知所措，急忙捂着自己的隐私部门，赶紧起来奔向后台。似乎谁都没发现，在模特摔倒的这一处，有一个不算茁壮的男人，正捂着鼻子在地上蹲着：流鼻血了！这下子，段伏枥也没有心情再继续看下去，赶紧冲出人群，奔向洗手间。所幸撞的不重，流的血也不多，段伏枥依照以往的经验，仰起头，用冷水拍拍额头，没多久鼻血就止住了。

靠，本来想去看模特，结果被模特的手肘给撞出鼻血了，这样丢脸的事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打点完毕，段伏枥照了照镜子，发现没什么蛛丝马迹了，便走回了展台。段伏枥显然伪装得还不错，直到展会结束，同事谁都没有发现其异样。终于有惊无险到下班！段伏枥暗自庆幸。

吃完饭回到旅馆，突然手机响起，拿起一看，是刘思敏打来的。忙了一天，不妨和刘思敏开开玩笑，段伏枥确认是刘思敏之后，说到：“咋了？一个人在家害怕了，还是想我了？”

“滚！”刘思敏的口头禅如预料中脱口而出。

“哈哈……”

刘思敏接着用戏谑的语气说到：“问你个事情，你是不是没见过露大腿的女人啊？”

“啊？什么？”段伏枥二丈摸不着头，这话啥意思？你让人家怎么回答？莫非你要露大腿？

“算了，不问你这个问题了。喂，你鼻子咋样了，鼻血止住了吗？”

“嗯，止住了，下午的时候就没再流了。啊……等等……你怎么知道的？我好像没告诉

你吧？”段伏枥突感奇怪。

“嘿嘿……”

“说嘛，你怎么知道的？”

“哼，还好意思说，你这下可出名了！”

“啥和啥？我咋不知道你说啥？”

“你就装吧！自己做了啥还不清楚？”

“我还真不知道啊！”

“好吧，我给你念一篇帖子。车展一模特因高跟鞋断裂，不幸春光外泄，旁一男子目不转睛，欲火焚身，导致鼻血狂流。”

“……”靠，还欲火焚身呐？还鼻血狂流啊？这摆明是坑爹呐！

“你看你看，旁边还有你流鼻血的照片呢！看，多清楚！毛孔都能看得清！”

“……”还毛孔呢！大姐，我这是被模特撞的好吧？

“这帖子后面还呼吁，希望参观者自尊自爱，不要做出有害风化的事情。”

“……”还有害风化呢！老子这下可真亏了，啥都没看到，还被挂上个怪蜀黍的名号，并且还是偷窥狂！

“噢，还有呢，有个网友回帖说：看到春光外泄就流鼻血的，一般是肾亏，建议你要补肾。”

“……”还补肾呢，老子肾好着呢，要不要大姐你来试试？

“看来这次你要火了，说不定哪天汇源肾宝还找你打广告呢！你就指着汇源肾宝说：自从有了它，看大腿再也不流鼻血了！谁用谁知道哦！”

“……”行，老子认栽了~段伏枥脑袋一晕，趴在旅馆的床上。

#### 第19章

展会只是周六和周日，而其它的研发部同事在周日的时候都回了深圳，只剩下段伏枥一人坚守岗位。因为只有一个人，所以段伏枥也不好意思再去打搅Micheal，自然周日晚上也不会到Micheal所在的别墅区住旅馆。广州分部在广州外语学院附近，因此段伏枥便想在附近找个落脚点。可没想到，这落脚点的选择还真麻烦。

广州外语学院旁边就有一家小旅馆，段伏枥走进去，一看价目，傻眼了：单房，220！哇塞，这么贵啊？更离谱的是钟点房，两个小时，180元。看来广州这里的学生，要开一次房的代价可不小啊！段伏枥暗暗感叹。

住，还是不住呢？这价格实在有点贵。其实段伏枥完全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价格，因为出差的住宿是报销的，但他却想到，自己刚到公司不久，出个差住个旅馆还要两百多，这会不会影响不好？会不会被人家背后说小话？但不住的话，晚上又去哪里呢？算了，还是住吧！

“服务员，给我一个单间！”

女前台服务员抬头看了段伏枥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好，等一下！”

只是没想到的是，键盘噼噼啪啪一顿乱敲之后，抬起头略显抱歉地对段伏枥说：“不好意思，房间没了。”

“啊？那怎么办？”

旁边另一个男服务员突然插话，对着女服务道：“好像205房间是那个廖同学吧？每次他是不到一个小时就退房的，要不要让他等一下？”

女服务员恍然大悟，转头对段伏枥说：“要不你稍微等一下？一个小时之后应该就有房了。”

“啊，还要一个小时啊？”段伏枥不禁皱了皱眉头。

“嗯，没关系的啦。你看现在才9点半，一个小时不到才是10点半，学校是11点关门，你还有半个小时吗！”

尼玛？11点关门？半个小时？喂，麻烦你睁大眼睛好不啦？我不是学生，我不是来开房的，我要过夜的！

段伏枥连忙说到：“啊，不是，我要过夜的！”

女服务员很惊讶地看了看，非常震惊地问：“啊？你要过夜啊？最近学校不是查得很严吗？”

学校查得严不严关我啥事？“我不是学生！”段伏枥显然觉得对方误会了。



“哦？”女服务员显然对此抱非常严重的怀疑态度，但却显出很了解的语气：“你不要说了，我们明白的。”

明白个啥？你摆明是啥都不明白！咋觉得这小旅馆的气氛怪怪的？算了算了，没有就闪人吧，说不定晚上什么什么还来查房，那就真的百口莫辩了。

“算了，那我不住了。”说完，段伏枥抬腿就往外走。

背后，传来这两服务员的对话：“唉，现在的学生啊，居然开房还害羞，真是太少见了。”

“你没看那样子吗？紧张得话都说不出了，肯定是个雏！”

学生？？雏？！段伏枥一个踉跄，差点摔了一跤。

没辙，段伏枥只好打电话给周总求助。所幸周总为了上班方便，在离公司不远处租了个两房，和一个朋友住一起，刚好可以腾出大厅。虽然是厅长，但毕竟有了个落脚点，也避免了晚上找旅馆的尴尬，段伏枥顿时感觉一阵轻松。

第二天早上，段伏枥也不急于回深圳，想着既然到广州了，索性直接到广州分部去转转。不过广州分部让段伏枥感到却有另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广州分部租用的办公场地，并不是什么写字楼，而是——车库！一楼的墙的一边，放着一块黑板和一个讲台，而面对着讲台而置的，是整整齐齐的二十排蓝色的椅子！这个情形，似乎在哪里见过？没错，是在电视上！是在电视上突击传销的画面上见过！电视上的布局确实和广州分部的差不多！周总的说法是，到时候产品批量产了，他就会将经销商约过来，然后他在上面讲课，叙说产品的特点。讲课？啥？不知道为何，段伏枥突然脑海中显露出一幅悚然的画面：周总站在讲台，口若悬河；下面的经销商有节奏地拍三拍手，然后一致地高呼：GPS，GPS，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车库因为比较高，所以上面还隔了一层，专门摆放办公设备。段伏枥走上去一

看，这感觉，怎么是一片乱糟糟的？几张办公桌，几张凳子，几台电脑，就是这一层的全部。噢，还不尽然，还有两台台式电风扇，还不知疲倦地发出吱吱呀呀声。这就是广州分部？段伏枥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似乎哪里有所不妥，但又说不上来。不过也就一刹那，这感觉就消失了，段伏枥想着，自己只是一个刚出茅庐的小菜鸟，周总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销售经理，见识肯定比自己广，说不定是自己的感觉错了呢！

广州分部还有不少同事，加上周总，约摸有九个人。而这些人，自然都是全体参加展会，所以段伏枥这两天来和他们混得也算很熟了。只不过周总招的这些人，似乎老板Micheal毫不知情，在吃饭的时候，听到Micheal对研发部的人说：“我现在才知道周总在广州已经发展了那么多人了！他平时问我拿钱发工资，我也没细问，直接就给他了。”言语之中，倒没有显露出一被欺骗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兴奋，不由地让段伏枥觉得，Micheal对周总的信任无以复加。

平时闲暇之余，广州的同事经常问段伏枥：“我们的产品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呢？”

“应该快了吧？”

“那大概是多久呢？总有个期限吧？”

“可能也要一两个月吧，现在生产部在忙着。”

“还要一两个月啊，这么久？”

“怎么了？”

“唉，你不知道啊！现在没产品，我们就只能领底薪，好无聊啊！”

“呵呵，没产品的时候，不是很轻松，平时还可以上上网什么的！”

“哪里啊！你不知道，现在我们一上班，周总看我们没事，就经常培训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去背唐诗三百首！”

“啊？！”

“如果背不出来，或是背错了，还要扣工资！说是上班不专心工作！”

“……”这是上班呢，还是在学校？背不出来还要扣工资？这是神马？

“周总说，这样可以陶冶我们的人文气氛，以后洽谈客户的时候能够有很高的文化素质。”

“……”好像没有什么公司在培训销售的时候要求背唐诗吧？还人文气氛呢？！莫非这是周总将广州分部放到外国语学院旁边的真正原因？还好自己没有在广州分部，否则就真的是天天锄禾“日”当午了。

在广州呆了个上午，中午草草吃了个快餐，段伏枥坐上了和谐号，奔回深圳。和谐号确实快，还比汽车要舒服多了。没多久，广播已经播放还有十分钟就到深圳，请旅客坐好下车准备。这时候，段伏枥对面的面目慈祥的中年大妈，对他说道：“小伙子，能不能帮我抱一下小孩，我上个洗手间？”

举手之劳，有何不可？小孩约摸一岁多吧，穿着开裆裤，段伏枥抱着的时候，小孩子就开始闹。小乖乖，别闹啊，你妈妈等一下就回来了。只可惜小孩不会说话，段伏枥也不明白小孩的语言，一番折腾后，小孩估计死心了，不闹腾了。段伏枥正暗自得意，没想到还没高兴多久，他就明白小孩为什么刚开始闹腾了，以及后面为什么不闹腾了。闹腾是因为他也想上厕所，不闹腾是因为他直接将尿嘘嘘到了段伏枥裤子上！一股暖流流淌于段伏枥两腿之间，当他发现之时，为时已晚！哇塞，开裆裤啊！这童子尿一滴不剩全部在段伏枥裤子上！并且这位置，怎么还那么恰到好处呢？正好在大鸟的位置。更郁闷的是，段伏枥懒得洗裤子，所以到广州都没带备用的牛仔裤！

小孩的妈妈回来了，一如既往地慈祥，看到眼前的情形，顿时明白了，连忙道歉到：“不好意思，小伙子！哎，你这小孩，怎么能在叔叔那里尿尿呢！”

叔叔？有这么老吗？不过，似乎现在也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人家都道歉了，总不能得理不饶人吧：“没事，小孩子嘛……”

“你有没有裤子？要不要去换一下？”

“没有……”

“那用纸巾擦一下吧”说罢，慈祥的中年妇女开始翻找自己的挎包，找了半天，突然声音弱弱地对段伏枥说：“不好意思，纸巾没了。还有一点尿不湿，你要不要？”

“……”尿不湿？！

“没事，你垫在里面，就没那么湿了，会舒服点。”

“……”垫在里面？！大姐，您的想象力未免也太丰富了吧？

只要不让人看到这湿透的地方就好了吧？这个还挺容易的，拿件脏衣服，直接系在腰间，一切OK。当然，炎热的夏天，街上MM争先恐后露胳膊显大腿的季节，有一个男的还要在腰间系一件衣服，怎么都像是不和谐的音符。但这总比一眼看去的湿漉漉的情形好吧？湿湿的，自然不好受。下了火车，段伏枥马不停蹄在罗湖坐上地铁，直奔白石洲。

总算回到家了！回到出租屋，段伏枥急忙放下背包，解下腰间的脏衣服，拿了换洗的衣裤往洗手间走去，刘思敏突然从房间探出头来：“你又在路上看人家大腿了？”

“啥？”

“你看，那里都湿了！”

“这个，不是……”

“别狡辩了，那天就跟你说，你要补肾了！”

“……”好吧，我承认火车上那妇女的想象力和您佬比起来，还真不是一个档次的……第20章

因为产品已经要接近批量产，基本上软件方面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动，只要之前的程序不出现致命的BUG，那么就可以宣告完成。只不过这种没有经过严格测试的程序，仅仅是程序员自己觉得没问题的流程，完全没有BUG的可能性又是几何呢？只不过作为程序员，除非是专业测试的，估计没有几个人会整天对着自己写好的程序在进行测试吧？段伏枥自然也是如此。段伏枥曾经问过黄华中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可得到的答复是，暂时没什么了，你先看看一些资料吧。只不过这么一来，上班时间就完全空闲了。

很多职场新人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乐得屁颠屁颠的，上班就会在浏览网页，聊聊QQ，昏昏碌碌过一天。所幸的是，段伏枥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之前很久找不到工作的经历实在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万一这家公司炒了他，那么自己再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么艰难？或是说，经过这几个月，自己有了多少长进，能不能作为找工作的资本？回头一想，发现自己还是很多东西不懂，也就不敢太放纵自己。既然工作上暂时已经没有安排，那么为何不自己给自己充电？

这时候，有一本书深深影响了段伏枥往后的代码风格。这本书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Windows CE程序设计》。在此之前，段伏枥所看的关于Windows CE的书籍，全部都是出自于国人之后，无一例外都是采用MFC架构。众所周知，MFC封装了Windows API很多东西，感觉上似乎是方便了很多，但实际上对于初学者弄明白程序的架构却是大大不利。就如同段伏枥写的计算器一样，虽然有很多按钮，但他也仅仅知道双击按钮的时候会转到源文件的某个函数，在这个函数里写的代码是响应点击事件的，仅此而已。至于这个双击函数是如何被调用的，则是一无所知。于是便给段伏枥造成了这么一个假象：编写Windows窗口程序和在学校里学的C++不同，它可以不按执行流程运行并且能够很神奇地跳跃执行某些函数。总而言之，学校学的东西似乎和工作上所运用的完全搭不上边。



可看了《Windows CE程序设计》一书之后，段伏枥的认识完全被颠覆了。原来Windows桌面程序也和学校里所学的C++一样也有入口函数的啊？所不同的是，C++入口函数是main，而Windows程序是WinMain！原来程序没有像学校所学的C++那样马上退出，是因为主线程有个消息提取的循环函数啊！原来按下按钮时系统会发送一个WM\_LBUTTONDOWN消息，放起来时又有一个WM\_LBUTTONUP，而相应的处理函数就是在这时候被调用的，而不是之前所想象的那样神奇的跳跃执行啊！原来Windows程序也可以写得那么干净，可以没有那么多莫名其妙又不知所云的宏定义啊！

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用MFC呢？这个疑惑不久之后段伏枥也明白了。MFC封装了很多东西，在某些方面确实会比较简单。比如说，创建一个最简单的窗口程序，MFC只要在新建工程的时候选择相应的选项，最后点击完成即可；可如果直接使用Win32 API呢，那么就必须自己先手动注册窗口类，然后创建一个窗口，接着自己去处理消息循环，最后根据消息来做相应的动作。如果是从无到有，那么这一套流程下来，至少也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相对于MFC的随手点击，效率确实差了不少。但这样的好处是，自己能够明白程序究竟做了什么，而不像用MFC那样糊里糊涂。至少可以让程序员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可控的。

其实对于刚入门的初学者来说，不应该一上手就去用MFC，或是C#之类的语言。虽然说这些高级的东西能够大大减轻工作压力，加快工作效率，但对于程序员个体来说，又得到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这些高级玩意，不是给初学者用的，而是为高手准备的。因为对于高手而言，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从一个框架一门语言中去学到什么，而只需要拿着这个工具去解决问题即可。而反观菜鸟，如果要提升技术，那么背后的那些东西肯定是需要知道的，可偏偏类似于C#的这种高级语言把这些都完美封装了，所以很多一开始就上手C#的程序员，很多年过去了，也做了不少东西，也解决了不少难题，但对于背后的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却还是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用C++做了五六年，然后转到C#做个一两年，在某些新技术方面会比一开始就用C#，并且用了八九年的工程师的领悟性还强。

只可惜现实是残酷的。虽然对于程序员来说最好的途径确实是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但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为对于公司来说，个人能学到什么东西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公司需要做一个C/S的玩意，负责人肯定不会对程序员说：你先将操作系统的原理搞熟悉，然后再把这网络协议给弄明白，当然这虚拟机的原理也搞清楚，最后再给我把这任务完成。估计要真把这些东西给弄明白，少说也要几年时间，公司可以等吗？客户可以等吗？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负责人肯定会这么说：我们做的这个C/S玩意，你们看看需求，看看是用JAVA还是C#快，我这周就要出个样本程序！

要不要先将这基础学好，再去找工作？这个更不现实了。人所要解决的，首要是温饱问题，如果还饿着肚子，谈何来的理想？那么是不是初学者注定就这么昏昏碌碌下去？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在工作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刚好可以将这基础打好，那就是——大学四年！大学的英文是University，谐音为“由你玩四年”，想必这是中国大学最真实的写照。除了那为数不多的几所名校以外，大部分的大学都是放羊式，不管你平时干什么，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学到了东西，只要考试及格就给你发毕业证。更为糟糕的是，大学老师水平也是良莠不一，比如第一节课，老师会大言不惭地说：这门课其实我也没学过，这学期我们就来一起学习！然后上课时，就把课本照着念一遍，匆匆了事。类似的事件，其实不在少数。但这些，并不能作为自己懒惰的理由。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老师的放任不管未必不是件坏事，至少学业上不会有太多的压力，自己能够凭着喜好去学习其它的知识。

只不过段伏枥明白这道理的时候，已经晚了。自从找了第一份工作之后，每天都要强迫自己去看技术书籍。每每这时候，段伏枥总会想：这些东西大学就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大学虚度了如此多的光阴？不过自古没有后悔药，与其懊悔过去，不如抓紧现在。所以即使在没有什么任务的这段时间里，段伏枥也不敢像别的同事那样每天上上网聊聊QQ，而是抓紧时间，一本一本技术书籍进行专研。

不过这些技术书籍段伏枥能看懂吗？其实段伏枥大部分没有看懂，但他知道，看了还有希望，不看就只剩下绝望。很多初学者开始看技术书籍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拿起一本书，翻几下，发现不懂，便放下了，心理想着等以后能看懂了再看。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都懂了，那还看这书干什么？其实陶潜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当让开始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他绝对是一片茫然，无从下手，甚至于借助搜索引擎也不知道用什么关键字；而如果以前有看过相关的书籍资料，虽然自己根本就没记住任何内容，但至少知道在哪里看过，这时候只要按照印象去搜寻，绝对比盲目搜索更为有效率。

这段时间里，段伏枥居然做到了，凡是市面上带有“Windows CE”字样的书籍，只要能搞到的，都无一例外地全部看了一遍。只不过这期间，段伏枥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作者是外国的，那么书中基本上都是直接用Win32 API；但如果是国内的作者，毫无例外使用MFC，更为让人惊异的是，某些书甚至还是大篇幅大篇幅抄袭另外一本的。这难道不算抄袭？结果将两本书的作者一比较，发现其中其中一本书的编者之一就是另一本书的作者。这也行？坑人吧？至此之后，只要是购买国内作者的书籍，段伏枥就不会那么随意了，都会在网上先看看相关评价，然后才谨慎入手。第21章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周一段伏枥加班回来，刘思敏一反常态地还在电脑边。

“咦？你还没睡？”

“嗯。在弄点东西。”

“哦~”

“有件事要跟你说。”

“嗯？”

“公司搬了，可能这周末我要搬走了……”

什么？搬走？一股无名的苦涩感觉涌上心头，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虽然平时加班都非常晚，回来后刘思敏也要睡觉，彼此间也不会说太多的话，但一想到回到出租屋，还有一个人，内心还是觉得有点踏实。可现在要搬走了，这么一个房子，虽然一房一厅不算大，但如果只有一个人，空空荡荡的，却有几分凄凉。那不是意味着回来，自己只能对着墙壁发呆？想说点什么，却又说不出口，似乎有很多话，但却又无从提起。强装笑颜，勉强挤出一句话：“搬到哪……”

“银湖，那个什么脑库附近……”

“哦，挺好……”

刘思敏没答话，盯着段伏枥看了一会，说：“你真的这么认为？”

“嗯……”

刘思敏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那好吧……”便转过头，继续盯着电脑屏幕，不再说话。

向来躺上床就打呼的段伏枥，今晚失眠了。翻来覆去，毫无倦意。是蚊子在旁边拼命嗡嗡叫的缘故吗？还是电风扇的风力不够猛？怎么从来没觉得晚上有这么热过？自己究竟在胡思乱想什么东西？难道要自己开口要刘思敏留下？可是自己凭什么去要求她留下？凭什么？还是不要去碰钉子了吧。哎……

这一周，段伏枥没有再加班。刘思敏似乎也知道原因，也不去问为什么，下班后两个人一同约去去吃个快餐，然后回来盯着电脑上的肥皂剧。

刘思敏搬走的日子是周六。公司搬到银湖脑库，为解决员工的住宿问题，还在旁边的宿舍楼租了几个套间。作为正式员工一员的刘思敏，自然也能有幸分到一个单间。

今天是周五，还是和前几天一样，段伏枥和刘思敏约好在嘉旺吃快餐。晚饭过后，刘思敏说：“今晚我们就先不上去看电视了吧，到外面走走吧。”

“好……”

白石洲没什么可以逛的，往西是科技园，中间还有一条长长的天桥，人烟稀少；往北是沙河街道，鱼龙混杂，感觉上白石洲还安全点；往南，是滨海大道的方向，但那一带从来没有去过，又是晚上，人生地不熟，也只能放弃；唯一可以选择的便是往东，世界之窗和华侨城的方向。而这也是段伏枥刚到深圳，干姐还在的时候，一起散步的地方。

两个人，一边闲聊，一边漫步。走到世界之窗对面，刘思敏突然停止了脚步，问道：“你还记得吗？”

“什么……？”

“你以前说过的，以后赚到钱了，请我们到世界之窗去玩！”

“啊……？哦……！这个当然记得了！”

“以后赚到钱了，可不许赖皮！”

“不会啦！”

“谁赖皮，谁是小狗！”

“嗯嗯……！”段伏枥多么想着，现在马上就带刘思敏去世界之窗，可摸摸口袋，身上的钱连一张门票都买不起。工资1800元，除去交房租，每天的交通费用，还有日常三餐，再加上一些生活用品，能不超支已经不错了，哪来的余钱？虽然世界之窗120的门票并不是非常贵，但对于此时的段伏枥来说，却无异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自己连张门票都买不起，还有什么理由让人家留下？

华侨城的那片草地还是那样，不对，似乎草长得更茂盛了些。记得第一次来到这片草地，自己是多么宏图大志，可是今晚，所有的情绪剩下的只是伤怀。微风吹过来，依然带着那种泥土的芬芳，但段伏枥怎么都觉得弥漫着的是一股离愁？

周六，搬家。刘思敏只是带走一些个人衣物而已，但即使这样也是满满一大包。虽然一个人也能够提得动，但段伏枥还是义不容辞地做起免费搬运工的任务。段伏枥踏上第一片深圳的土地，就是在银湖汽车站，没想到这次送别，也是在于此。脑库坐落于别墅成群的银湖度假山庄旁边，从银湖汽车站步行十来分钟即到。之所以搬到这个富人聚集地，是因为刘思敏的老板住在度假山庄，可以直接步行上班而已。

望着和破落的白石洲迥然不同的湖光山色，段伏枥突然觉得自己很渺小，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想到别人能够舒舒服服地呆在别墅中养养小狗，晒晒太阳，而自己只能呆在连阳光都见不到的农民房，为了一日的三餐而拼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刘思敏在别墅区附近上班，会不会遇到什么贵公子，然后变成阔太太呢？自己一个穷



酸小子，哪有什么资本？一路上，段伏枥不住地胡思乱想，虽然明知道瞎想还没发生的事情是很不对，但这思维却像脱缰的野马，怎么也无法驾驭。

搬完东西，陪着刘思敏到附近超市买了点生活用品，已经是差不多六点多。因为富人区，附近没有什么快餐店，为数不多的馆子，估计也是两个人所不能消费得起的。只好一路漫步，到银湖汽车站的小吃店弄点吃的。太贵的还是吃不起，两个人还是到沙县小吃，两笼蒸饺，两份汤，不到20元，便是这段饭的所有。因为从银湖汽车站到宿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并且这段路也没什么人，所以段伏枥将刘思敏送回去后，再自己一个人返回银湖汽车站。

坐在公交车上，段伏枥感觉到一股失落，确切地说，是更失落了。回到出租屋，望着笔记本电脑，思绪万千。这笔记本是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因为觉得每次要到网吧去投简历查回应非常不方便，所以才跟父母要了五千多元，买了这台神舟A250T。为什么要买神舟呢？段伏枥考虑到在深圳可能经常要搬家，非常漂泊，买台式机不是很方便；而买笔记本嘛，虽然说也要上网什么的，但还是要玩游戏的。在那个年代，带独立显卡的笔记本可谓少之又少，为数不多的几款价格还非常高。如果要论性价比，当年那时代就是神舟A250T为高了。不过这笔记本，性能虽说不错，可也沉重地要死，如果加上电源，即使用双肩背包，也会累得肩疼。

平时和刘思敏两个人在家的時候，段伏枥总是央求要玩游戏，可刘思敏每次都不让，说要看电视剧。每逢这时，段伏枥总在旁边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地想：哪天你要不是不在了，我一定要玩个天昏地暗。可现在刘思敏真的不在了，没人和自己抢电脑了，段伏枥打开笔记本，却不知道要做什么了。玩一把游戏？可刚进游戏，没几分钟，又没了乐趣。原来电脑还是要人抢才好玩啊！看看平时看的电影？可刚看个开头，还是索然无趣。

索性关了电脑，洗澡也不想洗，趟在床上，什么都不去想。究竟在心烦什么呢？段伏枥没敢再往深处想，也许合上眼睡着了就什么都好了吧？是在想刘思敏，还是在想着以后房租？段伏枥自己也分不清自己的思绪……第22章

段伏枥可以不用为房租发愁了，因为将要有人为他分担。死党伍定轩恰逢其时地给段伏枥打了电话：“喂，兄弟，你那边有住的地方吗？”

“怎么了？”

“我换工作了，看看你那有没有住的地方，让我暂时落一下脚。”

“刚好，我这里一房一厅，要不要一起合租啊？”

“哦？行啊！你是住白石洲吧？坐地铁到华强北也近。”

“嗯。对了，你那份工作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想换了？”

“这个嘛，嗯……说来话长，到时候再和你说。”

“哦，好吧……”

伍定轩是段伏枥的儿时朋友，准确地说，两人的友谊是从小学开始的。俗话说，这算是同穿一条内裤长大的，但其实这也并不是十分正确，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内裤可穿。伍定轩来深圳比段伏枥要早几个月，是在一家电池厂，不过因为是在关外，差不多接近惠州的边界，所以段伏枥过来后相互也没有见过面。

两人一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段伏枥问道：“你干得好好的，干嘛要辞职啊？”

伍定轩很严肃地说：“呃，因为那个时间短了……”

“哪个？”段伏枥很好奇。

“打飞机……”

“……”啥和啥吗？

伍定轩叹了口气，大彻大悟说：“之前做的是电池，那玩意辐射太大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时间短了。我在想，如果再这么下去，不要说什么阳痿，估计断子绝孙都会发生了……”

“呃……”貌似这理由似乎很恰当。

自从刘思敏搬走后，段伏枥就索性住进了房间，现在伍定轩过来了，自然而然就窝在了大厅。

热闹远未结束，段伏枥的大学同学董德也要来深圳了。话说董德，大学时和段伏枥是同一个宿舍，是专业中有名的大胃王。段伏枥每次在寝室里面吃泡面，肯定要守在一旁，否则董德一定过来，刷刷地给吃剩下点渣滓。即使段伏枥祭出绝招，往里面吐口水，董德还照吃不误，美名其曰：有添加，更健康！不过让董德这名字响彻整个专业的，还是在模拟电子的某堂课。

只见老师在黑板上洋洋洒洒地写了几道题，然后面向同学，说到：“请懂的同学上来解答一下这问题！”

段伏枥一听，来劲了，大喊：“董德同学，上！”因为“董德”和“懂的”同音，刹那间，教室沸腾了，“董德，上！”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可怜的董德童鞋，还在和周公约会，被这么一闹，醒了，茫然不知所措，求助式地望向旁边的段伏枥。

段伏枥感受到了董德的目光，义正辞严地指示了一条明路，说：“老师让你到上面签到。”

“哦……”可怜的董德童鞋，脑袋晕晕地还没回到现实，屁颠屁颠地跑到讲台。题自然是不会做的，董德还以为真要签到，站在一旁看着老师。

就这么互相盯了几秒，老师终于忍不住这位嘴角还留着哈喇子的童鞋了，说：“你还呆着干嘛？做题啊！”

“我不会做啊……”

老师显然有点怒了：“你不会做，你上来干嘛？我让懂的同学上来啊！”

董德一脸无辜地说：“是啊，我就是董德……”

“……”

段伏枥租的房子是一房一厅，所以董德过来之后，只能窝在房子里。当然不是和段伏枥同床共眠，因为那张床只有1.2米宽，董德庞大的身躯还能勉强放得下，更不用说是两个人了。因此，董德很杯具地只能在床边打地铺了。

段伏枥指着摆在旁边的凉席，对着董德说：“为了迎接你的到来，我特意买了一床新席子，给你打地铺……”

董德激动地说：“太感动了……”

“你知道嘛，这床席子我找了多少店铺，好不容易才找着……”

董德热泪盈眶：“还是兄弟好啊……”

“没办法啊，那些席子都是十多块的，我觉得你不合适……”

董德继续感动：“改天我请你吃饭……”

“所以我给你找了这一床，只要五块钱！再贵的话，就真的是暴殄天物了！”

“……”

吃过晚饭，段伏枥和伍定轩带着董德在附近转悠转悠，熟悉一下环境。回来的时候，楼下的所谓的洗头店已经开始亮起昏暗的粉红色等，一个衣着暴露的女人架着个八字腿坐在门口。和段伏枥刚到白石洲一样，董德对此也是深感兴趣。所不同的是，当时段伏枥来的时候，是和两个女生，不好意思开口，现在是三个大男人，还有什么话不可说的？

董德很好奇地问道：“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鸡窝？”

伍定轩很淡定地说：“嗯，鸡动吧？”

“哇塞，我第一次见到耶！太鸡动了……这里多少钱一次？”

伍定轩很无奈地说：“我也刚来啊，你问他吧！”转头指了指段伏枥。



段伏枥也很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啊……”

董德很质疑地说：“这么近，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

不过，董德很快就知道价格了。平时上班比较累，段伏枥一躺下来就睡得跟死猪差不多，但董德刚过来，精力充沛，一有点声响，就睡不着。而楼下鸡窝的，恰好是晚上最热闹，聊天的声音不绝于耳：

“你这个多少钱吗？”

“带出去150，这里是50！”

“那么贵？便宜点”

“这个是优惠价啦，旁边那个更贵！”

“老客户啦，打个8折！”

“那要不要按时间来算？”

类似的声音，似乎从来没有听过，董德翻来覆去，根本无法入睡。火了，一跃而起，在洗手间盛了满满一盆水，从窗口往下倒去。本以为这下可以安静了，没想到却更热闹了。本来只是几个鸡女和客户在谈价格，这样一来，整个鸡窝里面的鸡女全跑出来，指着上面大骂。估计段伏枥住的这栋楼，也有很多人深受其苦，也借着这机会对骂。双方声音越来越大，宛如一个盛大的晚宴。如果说三个女人一台戏的话，那么这已经是一部连续

剧。

这部连续剧什么时候结束的，谁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董德第二天两眼红红地，可怜巴巴地对段伏枥说：“昨晚……我……一夜没睡着……”

## 第23章

“开会咯！”黄华中在研发部嚷了一下，让大家到外面的会议桌去。说起来，自从段伏枥来到这公司以来，已经差不多有好几个月，却连一个会都没有开过，甚至是小一点的内部会议都没有。为什么突然间会要开会呢？

会议是由Micheal主持，开场白估计和很多公司的会议差不多，都是首先描绘一下公司的现状，以及美好的未来。为了让大家清楚一下GPS导航产品的现状，还特意让周总从广州赶回来，给大家说说市场情形。只不过这些话语，实在说不得上有趣，段伏枥听得只想打瞌睡。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中，唯一记得的是周总后面的一段话：“我拿我们公司的产品给风投公司看，他们说是垃圾。但在我看来，他们完全是目不识丁！我对我们公司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刚刚Micheal说明年的目标是1个亿，我觉得太少了！我觉得明年我们的获利，还要在后面再加一个0！”一顿慷慨激扬的宣言之后，自然少不了一阵掌声，只是在段伏枥不经意的一瞥之中，发现老柳和黄华中脸上浮现的却是一种不易觉察的讥笑。为什么呢？

接着，Micheal便开始规划新的方案。之前的GPS导航仪，类似于现在的PND，如果要导航，需要将机器插到一个GPS模块底座上。这样分离设计，确实很新颖，外观也申请了专利，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成本比较高。虽然说现在市面上GPS导航产品不多，但好歹也要未雨绸缪嘛。不过奇怪的是，这款志在减低成本型号，Micheal并不是让技术总监黄华中来领导，反而是生产部经理张俊来全权掌握，为什么呢？虽然段伏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总觉得哪里似乎不那么对劲。

大会之后，便是小会，由张俊来主持，自然是关于研发新型号的事宜。段伏枥往旁边扫了一眼，发现除了技术总监和老柳两人以外，研发部所有的人都到齐了。小会首先要确定软件的方向。如果仅仅以UI来说，其实前一款产品根本就算不上有UI，因为一开机直接进入的就是Windows CE界面，研发部所编写的软件，都是以快捷方式直接放到桌面上。而现在张俊提出要有程序来管理相应的照片，电影和音乐。只不过，张俊一提出这需求，研发部的人都默不作声，但段伏枥就忍不住了，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段伏枥率先提出意见：“这个我们可以写一些小程序，就用那个树形框，然后里面列出所有的文件，不就好了吗？”

可能张俊觉得之前大伙的沉默非常之不爽，恰好有段伏枥解围，连忙不停地说：“这个主意不错，就由段伏枥来主导吧。”

可以主导一个软件耶！可以主导一个产品的UI啊！段伏枥心里想着，觉得美滋滋的，感觉自己终于有了用处。但怎么觉得，周围同事的表情有点怪怪的呢？

小会后不久，回到办公桌。段伏枥正在查资料，想看看这程序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才合适的时候，技术总监黄华中过来了。首先，自然是夸夸段伏枥最近的表现不错，然后试探性地问问刚刚张俊开的会议主要讨论些什么。段伏枥想着，你既然是技术总监，自己又归属于你管，你自然有权利知道一切了。于是，便稀里哗啦全部说了一遍。末了，黄华中沉默了一小会，然后笑着对段伏枥说：“嗯，好好做。要是你们做成了这件事，那么前途绝对无量。”说罢，起身就走。

虽然段伏枥迟钝，但也听出了疑惑：“你们”？为什么不是说“我们”？难道这个新型号和你没关系吗？

吃饭的时候，段伏枥抓着老章，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没想到老章早就知道段伏枥会有这一疑问，说：“你知道为什么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吗？”

“不是大家都没有好主意吗？”段伏枥问道。

“哈哈！我再问你一件事，为什么这个新型号要由张俊主持？”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啊？”

“因为Micheal和黄华中已经闹翻了！”

“啊？！”

“据说黄华中觉得销售部那边花费太大，要Micheal减少开支，增加研发部门的投入。但Micheal觉得广州那边是物有所值，后期的销售肯定要靠他们，所以不同意。好像黄华中还威胁Micheal，说如果他的股份不能再多一点，他就和老柳不干了！”

“啊，还有这回事？！”

“然后Micheal觉得黄华中这是在威胁他，他觉得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便想让黄华中交出现在这个型号的资料。但黄华中肯定是不肯嘛，所以Micheal才想另起炉灶，让张俊来做一款新的，以代替现在的产品。如果到时候新的能够成功，那么这旧的就不用，黄华中就被扫地出门啦！”

“啊，这样啊！”段伏枥突然觉得似乎有点不妥。

“你知道你多傻吗？在这种关头，都不知道最后谁胜谁负，你居然跳出来。假如最后张俊失败了，那么你肯定会被牵连在内！”

“啊！”段伏枥哑口无言，只觉得背后冷汗直冒。那现在该怎么办？这UI程序是做还是不做？不做会得罪张俊，做了会得罪黄华中，两者都不是省油的灯。怪不得开会的时候，这么简单的问题，没有人吭声。自己仅仅是想安静地做一个程序员，好好地编写代码，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上却是那么的困难呢？

本来段伏枥对老章的话还略带怀疑，几天后的一件事，却彻底地让段伏枥相信了。

那是一天下午，黄华中在和王健在讨论一些问题，一开始还算正常，没想到越到后面，声音越来越大。

只听见黄华中在大吼：“我觉得这里要用这个元器件！”

“我都说了，这里加这个会影响稳定性！”王健也大声回应。

“我觉得完全不会！”

“到底是你懂硬件还是我懂？我才是硬件工程师！”

黄华中估计觉得争辩不下去，一转头，甩了门就出去。

后来听老章说，之所以那天会大吵，是因为新产品画完原理图之后，到布板的阶段，黄华中不经过王健的同意，偷偷打电话给画板工程师，让他更换某些元器件。板子画完后，王健检查时发现和原理图无法对上号，便质问画板工程师，最后才发现是黄华中背后指使的。虽然段伏枥不懂得硬件，更不知道更换元件之后有什么不良结果，但隐约觉得，黄华中的做法确实有点故意阻碍产品的结果。

只是没想到，没过几天，段伏枥就发傻了。早上一到公司，打开电脑，突然发现，给新产品做的UI的代码，突然全都不见了！文件还在，但文件内容全部是空白！究竟怎么一回事？

一旁的小陆看到段伏枥这模样，悄悄地说：“昨晚好像老柳动过你电脑了。”

啊？老柳动过电脑了？段伏枥觉得，同事间应该互相信任，所以电脑并没有设置密码，任何人开机都可以用。如果说这代码是被人删除的，那么是极有可能。是不是真的是老柳动了手脚？段伏枥忍受不了这种委屈，跑过去问老柳：“老柳，你昨晚是不是用过我电脑了？”

本以为老柳会赖皮，没想到他爽快地承认了：“是啊，我这里的计算器程序没

了，想从你那拷一份，所以开了你电脑。怎么了？”

“哦……我那个UI管理器的代码不见了……”

“哦，对了，昨晚用的时候，好像电脑还死了一次机，不是那次给搞没的吧？”

“啊？……”

“你这代码应该平时有备份的吧？”

“没……”

没想到老柳突然火了，劈头盖脸地骂到：“你怎么能没有备份呢？你知道吗，代码对于程序员来说，就是命根，你怎么能这么粗心大意呢？怎么能够这么不把工作当一回事？！你到底还想不想做？”

没有找到代码丢失的答案，还被狠狠数落了一通，段伏枥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位置。这份工作到底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这个念头不住地在段伏枥脑海里翻转。只是，自己现在出去，还是一无所知，这几个月来，虽然水平有所增长，但还是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这样的技术功底，到底出去能有几个公司会要？想着这一层，段伏枥只能忍受着委屈，凭借着回忆，一行一行把UI管理器的代码敲进去。

中午吃饭，老章率先打开了话匣子：“知道老柳为什么今天要跟你发飙了吧？”

段伏枥叹了口气，说：“大概知道吧。”

“老柳和黄华中是一伙的，他之所以这样是给你个下马威，让你给张俊做事要悠



着点！”

“唉……”经此一劫后，段伏枥再傻也知道其中的原委。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会议上既然说了要做，总不能自己言行不一吧？都已经走到了一步，难道还有退路吗？

不过这事之后，段伏枥也吸取了教训，知道代码备份的重要性。他咬咬牙，省了点钱，买了个笔记本硬盘和一个硬盘盒，每天的工作都会备份到移动硬盘中。虽然后续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代码多一个备份的地方，段伏枥觉得内心踏实了不少。第24章

产品的新型号依然是举步维艰，甚至可以说毫无进展。现在公司所作的A6这款GPS手持机，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定位时间非常长。对于GPS来说，如果要达到定位的目标，必须同时接收到3颗以上的卫星。而A6从机器上电启动到接收到3颗卫星，至少要长达七八分钟，试想一下，如果一名司机上车之后，发动汽车后还要再等上七八分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估计会直接将这GPS导航仪直接扔窗外了。更离谱的是，限于当时的技术，如果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比如有乌云啊，下雨啊，甚至旁边有高楼大厦，也会无法定位。那这GPS导航仪能干嘛？要让它正常工作的标准也太严苛了吧，这玩意有人买吗？但偏偏，市场上这玩意还卖的挺火。没办法，这正应了一句俗话：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作为一名司机，不可能说一个城市所有的道路都滚瓜烂熟，当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除了借助原始的地图，就是高科技的GPS导航了。虽然这GPS导航非常不争气，但有什么办法？市面上没有更好的，这个偶尔能定位的玩意，也聊胜于无吧。所以对于一个小程序来说，找准方向是非常重要的；当进入的领域是大众所关注的，并且还没有寡头的时候，虽然产品的质量非常不理想，但只要做出来了，第一桶金的赚取是最容易不过的。

虽然公司的A6在定位上做得很烂，但并不是最烂的。周总曾经拿过别家的机器，同时比对，在A6勉强能收到3颗卫星定位时，另外一台压根儿连卫星的影子都看不到。但这也只是八十步笑五十步，一天24个小时只有七八个小时能定位会比只有三四个小时能定位的能好到哪去？不过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GPS对干扰非常敏感，旁边如果有点电磁波，或是信号稍微弱一点，比如汽车玻璃贴膜，那么这GPS就死翘翘了。即便是闻名遐迩的Garmin所出的手持机，也只能在野外才能迅速定位，在深圳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也只能干瞪眼。所谓的双螺旋天线，号称最强的接收系统，全是浮云。所以对于新领域的电子产品，除非是自己真的不在乎钱，否则绝对不建议尝鲜。大家取笑微软的第三版才能使用的理论，在这里也适用。

张俊为了解决这干扰问题，可谓费了不少功夫，但结果总是不尽人意。无奈之下，便只好从定位时间打主意。他的想法是，在系统关机的时候，继续给GPS维持一定的电流，让它持续定位；这样当系统起来之后，因为GPS模块是一直处于定位之中的，所以打开导航地图就马上能够定位。但可惜的是，想法虽然好，却不切实际。因为要让GPS正常工作的电流耗费实在太太大，一个电池，不到一天功夫全部损耗完毕，以致于系统都无法正常启动。

不过这还不是张俊最头疼的地方，最麻烦的是老柳极度不配合。虽然张俊拿到了原来A6机器的原理图，但在根据新型号需求进行更改的时候，却遇到了阻碍。因为老柳是做系统定制的，其所用的BSP是和硬件紧密相关的。举个例子，想让GPS模块正常工作，必须通过一个GPIO口控制三极管进行供电，而使用哪个GPIO呢，却是要根据底层的BSP代码。因为老柳和黄华中很明显是一伙的，他们两个只想看着张俊闹笑话，自然不会伸出援手；而张俊因为拿不到老柳的代码，在原理图这一步就无法开展下去。虽然张俊跟Micheal反映过，但黄华中打定主意不配合，所以对此Micheal也无计可施。

这新型号的机器看来是无法如期出样机，张俊也只好将全部的精力放到A6的小批量中。这次小批量是试产，数量是500套，已经有一个客户预订。因为A6的软件基本不会再有太大的改动，而新型号机器的软件也因为硬件问题而暂时搁浅，所以这么一来段伏枥又空闲起来。当然，工作是空闲，但学习不得停止。段伏枥还是和往常一样，能拿到什么技术书，就拼命地啃。

不过在此期间，段伏枥发现黄华中似乎有点反常。九点钟正常上班，但黄华中往往要拖到十一点多才到公司；并且好几次，段伏枥经过黄华中旁边时，发现他在玩斗地主。似乎A6的批量产，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而老柳还是正常上下班，但段伏枥一问他问题，他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进行解答，仅仅淡淡地说：“你知道这些没什么用，不用管它！”段伏枥有那么一种感觉，老柳正处处防着他。

可能因为之前一直加班，没好好休息，又加上这段时间工作上的压抑，段伏枥病了。这病不严重，只是普通的感冒，但问题在于，段伏枥有鼻炎。如果平时身体健康，这鼻炎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一旦遇上感冒，这鼻炎就如火借风势，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不，段伏枥现在鼻子呼吸已经非常困难，只能借助于口。这可严重影响看书学习的效率，不得已，段伏枥向黄华中请了一天假，跑到沙河医院去了。

本以为一大早，医院没什么人。没想到段伏枥挂了号，走到耳鼻喉科时，前面已经满满的排了很多号。没辙，只好排队咯。段伏枥最后悔的是，没有把书拿来，只能百无聊赖地傻等。更为郁闷的是，耳鼻喉科对面的位置已经坐满了人，段伏枥只能到旁边的妇产科座位坐着。只不过这么一来，路过的病人或非病人，都会对段伏枥报以奇怪的眼光。甚至段伏枥还听到旁边的大妈在窃窃私语：“唉，现在的小孩啊，这么小，根本就不会注意安全！”

罢了罢了，还是不要继续这种尴尬为好。段伏枥赶紧离开座位，继续站在耳鼻喉

科的旁边。两个小时之后，终于轮到了段伏枥。可没想到，漫长的等待，换来的却是不到一分钟的诊断。

段伏枥坐下来，医生对着病历本，连头都不抬，问道：“怎么了？”

“鼻子塞，呼吸不了”段伏枥老老实实回答。

医生抬了一下头，看了一眼，说：“吃点药吧？”

“好！”不吃药，那不就是打针了？还是吃药吧。

只见医生刷刷地在处方签上龙飞凤舞，抬手递给段伏枥：“拿药去吧。”

“哦……”这就完了？不用听诊，不用把脉？嗯，也许这鼻子塞不是什么大问题，吃点药就好了，要相信医生嘛！这么想着，段伏枥往收费窗口走去。

295元？什么，这药这么贵？段伏枥突然愣住了。虽然对于别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数字，如果有医保卡，那就更少了；可是对于没有医疗保险，工资又只有1800元的段伏枥来说，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罢了罢了，有病还得治，只能以后省吃俭用点了。很不情愿，段伏枥交了钱。

满满的一大袋子药啊，只是一个鼻子塞，有必要那么多吗？更让段伏枥心寒的是，他按照上面的用法，将这些药全部吃完了，可丝毫没有好转，反而觉得更糟糕了。以前只是鼻子塞，呼吸困难，现在是睡觉的时候，根本无法呼吸了。靠，庸医！

怎么办？这医院是肯定不想再去了，但这鼻子塞得难受，又确实会影响工作。不得已，段伏枥想起初中时的同学，杨铭，学医的。

虽然好久没联系，所幸这手机号码还是正确的。拨通之后，一阵寒暄，段伏枥直接向杨铭求救。

没想到杨铭听了，哈哈大笑，说：“那些药其实都是没效果的，都是骗人的！”

“啊？那怎么办？”段伏枥无奈地问道。

“你那个简单，用点生理盐水，用棉签蘸点，洗洗鼻子就好啦！”

“哦，这么简单？”

“是啊，就这么简单！”

“对了，为什么现在的医生都没有把脉之类一说了？只是随便看看就开药了。”段伏枥好奇地问道。

“他们那些年轻的医生不懂得把脉啦！”身为中医世家的杨铭，斩钉截铁说到。

“啊？”段伏枥更觉惊奇了。

“就这么跟你说吧，把脉这个是学中医才会注重的，像他们学西医的，不会重点放在这上面的。”

“哦……”

“再说了，你又不是没念过大学，大学考试是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什么？你说学医也和我们工科的那样，考试前背背课本，考试弄个60分就算了事了？”

“那你以为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

“我自己的专业学的昏昏碌碌，搞得工作都很难进行下去，那他们也像我这样，那怎么看病啊？”

“没关系啊。不是有医药代表吗，他们会给医生开出一系列的药品列表，只要不是什么大病，医生就会根据上面的列表开药，医不医得好不知道，反正是吃不死人。”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吃了那么多药，鼻子还是不行……”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如果是理工科，昏昏碌碌也就罢了，大不了出来后重新来过，也不至于会有很大的危害；但学医的，如果也是如此，却有点漠视生命了。当然不是说学医出来的都是如此，毕竟还是有很多在校时是非常努力的，医术也毫不逊色的；可问题在于那一小部分混日子的人呢？学校会不会对他们严格要求，甚至说不给予毕业？但估计大部分学校为了怕影响升学率或就业率之类，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当世人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真的病了，并且病得不轻。

学理工科的在学校学得不精，出来后可以加倍努力，即使错了，还可以重新再来；但医生面对的是生命，永远不能犯错，否则将会给很多家庭带来痛苦。段伏枥突然觉得，程序员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程序员想让电脑做什么，电脑就会按自己的意思做什么，无论是一次，还是两次，甚至是无数次，都同样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试问，还有什么行业，能够有如此的控制力？即使程序出错了，只要还在调试阶段，发现了就可以直接改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错误成本。如果是医生，如果给患者诊断错了，很可能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程序员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职业吗？



不知道是不是生理盐水利润太低，还是说不容易保存，段伏枥找了好几家药店都没有出售；而至于医院，段伏枥暂时又不想再去。那怎么办呢？程序员的思维这时候起作用了。方法A不行，难道不能用方法B吗？即使可能无法达到完美的效果，但也聊胜于无吗！于是，段伏枥直接就用自来水替代：用手掬一股水，将鼻子淹没于水，反复做吸水喷水动作。

效果之好，段伏枥也没想到：第二天鼻子就能够比较畅通了，再过几天，完全正常了。段伏枥不停地感慨：早知道先问问杨铭了，否则自己也不用花这冤枉钱。近300元，可以吃好几周的饭了！看来，这段时间要更加的节衣缩食了……

PS：其实现在还在旅途中，本文是在旅途等车时敲打而成。本以为本周三的文章会延迟，不曾想到吃饭的地点还有无线，于是赶紧连上，发表，也不至于食言了。

#### 第25章

在段伏枥鼻子通畅后不久，Micheal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告诉大伙这500台机器的批量产已经回来，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测试，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要交付于客户了。末了，还宣布以后每天下班之前，要将代码备份到一个新买的移动硬盘中。因为浩程微是个小公司，所以管理非常松散，对于代码的管理来说，更是没有。基本上是员工各管各的，自己的代码自己保存，自己备份；唯一需要和别人交道的是，将编译好的程序员文件交给生产部，并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即可。像现在流行的SVN啊，VSS啊这种代码版本控制软件，段伏枥连见都没见过，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些东西。而现在让每个人在下班前将代码备份到移动硬盘，也算是一大改进，但更多的，估计是针对老柳和黄华中。因为在研发新产品的时候，老柳紧握着代码不给张俊，以致于新产品至今无法顺利开展，所以Micheal觉得这样太危险，万一哪天老柳不爽了，撇下一切乐呵乐呵闪人了，那时候不要说什么新产品了，现有的A6能否继续生产，还是个问题。故Micheal让采购买了个移动硬盘，让研发部将资料拷到里面，万一到时候真出意外，还能有所挽救。

段伏枥觉得这没什么啊，反正公司给了钱，自己的代码也算是公司的，也是公司的财产，备份到移动硬盘上有何不可？所以非常高兴地，将入职以来所做的工作，完完全全拷贝到移动硬盘上。甚至还怕后来者不懂，还特意写了个说明，可谓一切完备。可是老柳就不一样了。段伏枥有一天非常好奇，嗯，应该是说非常八卦，想看看老柳平时究竟做了什么，所以偷偷点开了老柳的文件夹。这可真的是有点提心吊胆啊，感觉像偷窥别人隐私，就跟小偷一样。其实这种心情完全是没必要的，同事嘛，工作上的事情，本应该就互通有无。只不过，当段伏枥打开老柳的文件夹后，震惊了：文件夹中只有编译好的系统NK.BIN文件，其它的什么BSP源代码啊，什么工程啊之类，统统没有！即使是之前为配合段伏枥调试录音机时所给的那些已经编译好的DLL文件也没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柳会这么做，备份代码不是公司规定吗？其实这很简单，但段伏枥没想通。既然老柳已经决意和张俊为难，他又怎么会将自己的东西亮出来呢？Micheal虽然说要备份代码，可问题是谁来监督？更为重要的是，谁知道老柳做了什么？他只要随便拷贝几个编译好的程序文件到硬盘，说自己已经备份了，又有谁敢质疑？



突然间，段伏枥觉得事情似乎有所不对，急忙打开自己的文件夹，发现自己备份老柳所给的编译NK.BIN所需要的一些DLL文件全部不见了！这会是谁呢？虽然没有证据，但段伏枥直觉认为，这肯定是老柳搞的鬼！就像当初自己电脑上的源代码被删一样，应该也是老柳弄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黄华中伙同老柳要给张俊制造障碍，所以凡是有利于张俊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清除！段伏枥觉得有点窒息，大家不都是同事吗？大家不都是应该为了公司而奋斗呢？为什么非要如此使绊子呢？

段伏枥此时觉得有点左右为难了，有些东西究竟是做好，还是不做好？也许应该向老柳那样，什么都不放到移动硬盘，与张俊和Micheal作对？但那样不是太对不起公司了吗？但如果按照不这么做，老柳虎视眈眈，并且和黄华中一伙，他们也算是自己的上级，如果给自己小鞋穿，那又该怎么办？

段伏枥一直在苦恼，毫无头绪。突然，灵光一闪，为什么不看看老章是怎么做的？这样不也有个参照吗？刹那间，段伏枥觉得前面一片光明。说做就做，段伏枥打开了老章的文件夹，突然松了一口气：原来老章也是将自己的所有代码都备份到移动硬盘上啊。段伏枥觉得自己找到了榜样，正想松口气，但突然发现似乎有点不太对劲：为什么全都是压缩文件呢？好奇地点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原来老章的每个工程都用WinRAR进行压缩，并且都设置了密码！虽然他是将所有的工程都放到了移动硬盘，但却是谁都无法查看！

刹那间，段伏枥觉得很沮丧。不过他此时沮丧的不是因为老柳故意和张俊为难，而是老章为什么要将代码加密，为什么怕同事看到自己的成果？段伏枥觉得胸口似乎有一股无名的大石压着，一直打压着自己以往的信念。神志恍惚，段伏枥今晚已经没有任何想要加班的念头，于是到点后就提着包走出了办公室。坐在公交上，沿着深南大道，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却不知道想什么。突然间，一只猫从路旁的小树钻出来，唰的一声又跑了回去。

猫？猫！段伏枥突然想起儿时看过的一部名为老虎学艺的动画片。情节很简单，小猫和老虎比赛，结果在两场比赛中聪明的小猫运用很多技巧胜过了老虎，然后老虎甘拜下风，向小猫学艺，而小猫也并不恃才放旷，儿时非常耐心地指导老虎。可当老虎学成之后，就觉得小猫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就要把小猫抓起来。没想到小猫还留了一招没有教老虎，而这招就是爬树。结果凭着这保留的绝招，小猫躲过了一劫。以前看到的时候，觉得老虎很可恶，居然恩将仇报，只是今天想起来，却发现这却深深地隐藏着制作者的告诫：教徒弟，留一手。而这正是应正了一句俗语：带出徒弟，饿死师傅！如果小猫将自己的所有技艺包括爬树都交给了老虎，那不是意味着小猫甚至连生命都保不住了？而老章他不让别人看到他的代码，是不是就是怕别人学去了他的东西，从而导致于失业？

想着这层，段伏枥心宽了一些。可仔细一想，觉得又不对啊。在别的行业，可能的确如此，徒弟出师，抢走了师傅的生意，导致师傅下岗。但这也是基于这一行业的技艺比较稀少，不容易创建新技术的基础上啊！但软件这一行业，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试问，谁敢说，自己已经将所有的软件行业所需要的技艺全部了如指掌，无人出其左右了？软件这一块，每年都有新技术新领域出现，怎么可能会存在没有新技艺可学的状况？那些守着自己的技术，不肯轻易传授给别人的，大都是那些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程序员。因为他们已经不想去学习新的技术，所以他们的水平永远只能停留在这一阶段，如果他将自己所知全部交给了别人，那么别人就能替代他的作用，而他就毫无用武之地了。正是忌惮于此，所以这部分人将自己的知识，看得比什么都还要贵重，牢牢守住，不肯透露一点风声。他们可以是牛人，但他们绝对成就不了大师。

经验是自己的，告诉别人，并不代表别人就能成为自己。试想一下，Boling写了《Windows CE程序设计》，看完了之后，你敢对Boling所在公司的Boss说，我已经将Boling的书看完了，他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你可以将他炒了，我来替代他！我想没有人敢如此口出狂言吧？

老鸟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菜鸟，并不代表老鸟会损失什么，相反，可能正因为老鸟直接告诉了菜鸟答案，让菜鸟省略了探求的过程，反而不利于菜鸟的成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老鸟和菜鸟本来就不在同一层次，想象一下：老鸟在10楼，菜鸟在1楼，两人要同时到达20楼，哪个人的优势更大？除非老鸟止步不前，否则老鸟只要还会继续前进，那么菜鸟就很难赶上老鸟。当然，如果菜鸟非常天才，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可事实是，世间哪来那么多的天才？这地球上，从人类诞生至此，爱因斯坦也只有一个。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使老鸟将自己的所得传授给菜鸟，怕有一天菜鸟会超过自己，其实也并不是件坏事。这一担心会让老鸟不敢固步自封，而是不停地学习，以避免被淘汰。

程序员是不幸的，因为只要还想继续呆在这行业，那么就必须一直在学习，永无止尽；程序员又是幸福的，因为这行业永远不会有尽头，永远不会学完的东西，只要不停下前进的步伐，那么就不会担心被取代。

影响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很可能只是生活的一些小事。老章给代码设置密码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给段伏枥的后续职业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他不是打算顺着老章的步伐，而是逆其道而行之。当有一天自己能够成为老鸟的时候，对自己的技术绝对不藏着不掖着，菜鸟的提问，一定言无不尽。而这第一步，就是将自己的灵感和知识，毫无保留展现在博客中。虽然别人可能因此而获利，甚至会超越自己，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自己不停下脚步，相信一定不会被淘汰！

至于公司代码备份的事宜，段伏枥还是觉得和以前一样，该备份什么就备份什么。虽然可能黄华中和老柳会给自己小鞋穿，但这又如何呢？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行事磊落，虽然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求能对得起自己良心即可！第26章

500台机器回来了，段伏枥就开始忙活起来，不过并不是修正程序的BUG，也不是要写新的程序，而是烧录系统！在这里不得不先说一下A6这GPS手持机的结构。A6使用的CPU是LH7A404，当开始上电之后，会运行NOR FLASH上的Bootloader，然后再由Bootloader去读取存储器上的系统文件，也就是NK.bin。而这存储器也很有意思，因为用的是CF卡接口，所以可以接两种设备，分别是标准的CF卡和1'寸的微硬盘。为什么Bootloader不直接放到NOR Flash呢？关于这个问题，段伏枥也问过老柳，但自从张俊的事件之后，老柳基本上就不会正面回答段伏枥问题，只是含含糊糊带过。没辙，段伏枥只好祭出无敌的度娘，没想到还真找到了答案。原因很简单，因为CPU上电后，PC指针会复位，对于ARM架构来说，会指向0x00000000地址，也就是说在该地址必须存放有代码。NOR Flash恰好可以线性寻址，也就是说NOR Flash的存储空间可以简单地通过物理地址来获取。但无论是标准的CF卡，还是微硬盘，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控制器才能进行操作，可这时候系统都无法正常工作，又谈何来的对控制器进行设置呢？至于桌面的PC，其实原理也是大同小异，只不过这Bootloader被BIOS程序所替代。而BOIS程序往往固化到主板中，普通用户不必去关心，只需要将系统安装到硬盘中即可，所以往往产生了CPU启动后就能够直接读取硬盘的假想。

所谓的烧录程序，其实很简单，不像现在需要特殊的工具，只需要将WinCE的系统文件NK.bin直接拷贝到CF卡即可。也就是说，段伏枥的工作只是简单的几个步骤：从盒子拿出CF卡，插入读卡器，从电脑中拷贝NK.bin文件和相应的应用程序，最后将这些已经拷贝好程序交给生产部即可。这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工作，但段伏枥却干得不亦乐乎，想着反正自己是新人，能多干点就多干点，至少让公司觉得这人没有白请。而这留下的唯一恶果是，因为打开装有CF卡的盒子，需要大拇指用力掰，可能一两个还不觉得什么，一旦多了，大拇指就生疼，结果段伏枥好几天大拇指都无法使劲。

公司对于A6的定位本来是有两种版本的，使用1G CF卡的精简版和8G 微硬盘的豪华版。只是在测试的时候发现，这微硬盘虽然号称防震，但那也是在移动不频繁的时候，根本就不能用在汽车颠簸的环境。在张俊他们的测试中经常发现，只要是用微硬盘的版本，在汽车上没用多久，系统就起不来了，即使将微硬盘接到读卡器中，电脑也无法识别。这个就像笔记本，如果经常在颠簸的汽车上使用，估计没过多久，硬盘坏道什么的都出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见了上帝。也正是因此，所以在后续的计划中，就将这8G微硬盘的版本给放弃了。

咋一看，不使用微硬盘似乎避免了系统无法启动的问题，但实际上这500台的机器还是存在了很大的隐患。因为CF插槽是那种针式的，就像插件的元器件一样，在汽车颠簸的这个环境中很容易因为抖动，而导致接触不良！市面上的CF卡大多不是用在车载环境，而是数码相机中。数码相机在日常的使用，颠簸的概率非常低，所以很少会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但放到车载环境，却是致命的弱点。不知道是应该说幸运还是悲剧，这致命的弱点在样机的测试中没有被检测出来，因为样机用的CF连接线是日本进口的，而批量产所使

用的却是国产！不要小看这点区别，对于连接座这小玩意来说，日本做的质量确实是非常棒，国产的虽然样子颜色和日本的一模一样，但质量却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往往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不是引脚变形了，就是排线断路了。这点不能不说是国人的悲哀，很多简单的东西，国人只是做得模样逼真，但却是真正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仅连接座是这种情况，一把小小的螺丝刀也是如此。做精密仪器的都知道，他们手上用的那不起眼的小小的螺丝刀，就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其价格是国产同类的五六十倍。那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不是不用，是不敢用啊！因为国产的螺丝刀，在用了几次之后，刀口的边缘就会磨损，就不能和螺丝紧密接触，扭动的时候容易造成滑丝，从而导致螺丝无法正常旋扭，最后导致整个设备的报废。如此大的风险，试问谁还敢用国产的螺丝刀？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一大伤痛，一把小小的螺丝刀都无法做好，也难怪于国产的精密仪器为何如此之少了。

正是因为这国产的连接座，在将产品交给客户三周之后，客户将所有的产品全部退回。理由很简单，也非常充分：大部分机器在汽车上实测之后一段时间，系统就无法启动！也正是因为这点，成为了黄华中攻击张俊的理由：连接座搞错，这是生产部的事情，延误了工作的进展！对于此，张俊只能独自承受，因为经常无法启动，确实和连接座有关。但这真的就和黄华中没有任何关系吗？如果当时不是选择以CF卡插槽作为存储器的连接座的话，会有今天的问题吗？即使全部换用日本的卡座，其实也不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过一段时间之后，在汽车这颠簸的环境之下，也会导致接触不良。

也许正是这一批产品大大冲击了Micheal的信念，而黄华中的一些做法，也暗暗与之不符。虽然段伏枥对于人情世故知道得不多，也比较迟钝，但这一次，他感觉到，似乎有暴风骤雨要来。其实，这点研发部的同事都感觉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已经没有什么新任务了，大家过来上班，最多也就上上网，然后就按时回家。至于乱成一团的生产部，很显然，黄华中并不打算让研发部的人伸以援手。

这样好吗？大家不都是同一个公司的吗？段伏枥这样暗暗想着，但他其实也无能为力：限于经验水平，对硬件设备一窍不通，根本无法帮上忙，即使有心，也无力。不管怎么说，正是因为这连接座的事情，新型号的产品，就这么彻彻底底地停摆了。

这连接座，需要从日本订货，交期为1个月。对于急不可耐的Micheal来说，这是非常致命的，因为客户将机器都退回来，也就意味着收不到货款，也就没有任何营收。不要小看这五百台机器所带来的负累。一般来说，生产机器的时候，并不是要生产500台就买500台的料，而是要有冗余，比如备料要600台；还有一点，有些料件必须成盘地购买，简单点来说，即使你要五百颗料，也必须购买整盘一千颗。因此这500台的物料一下来，公司花了两百多万。再加上员工的工资，房租，水电什么的，估计Micheal感觉有点承受不了了，因此大手一挥：将广州分部给砍了！



只见那天周总回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些文件，将一些资料转交给同事，神情非常沮丧。当然咯，如果不沮丧就奇怪了，毕竟周总觉得他可以在该领域能做出一番惊天伟业。现在就这么走了，颇有一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慨。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公司资金紧张，产品暂时卖不了，研发部不敢砍，生产部不能砍，唯一能下手的，不就只有销售分部了吗？

距离请周总吃了鱿鱼后不久的一天早上，因为路上塞车，前台没有按时到公司，并且钥匙也只有他一人拿着，于是大家只能聚集在门口谈天说地。这时候，Micheal也来了，得知该情况，也只能发发脾气，也没多大的办法。谁让大家这么凑巧呢，有钥匙的人今天都忘记带了，记得带的人却偏偏还塞在路上。

段伏枥正百无聊赖的时候，Micheal见他旁边没人，悄悄地走过来，说：“等一下你跟我来！”说罢，往楼梯口走去。

段伏枥满脸狐疑，啥意思？本来还想细问，但Micheal丢下这话就立马转身走了。老板找自己谈话？什么意思？莫非也要被请一顿鱿鱼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段伏枥往Micheal方向的楼梯口走去。

Micheal已经站在楼梯口等段伏枥了，还没等他开口，Micheal就抢先说了：“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工作不错，研究决定，给你加工资。这么着，先给你加到3500，后续表现好我们再加。”

什么？加工资？不是炒鱿鱼？段伏枥一下子懵了，愣住了。

Micheal继续说到：“这件事只有你知道，不要跟别人说！”

段伏枥忙不迭地说：“嗯，好！那是当然”

Micheal见事情已经谈妥，对段伏枥说：“嗯，就这事。你先回去吧。”

段伏枥听了，连忙说：“好好！”

一整天，段伏枥沉迷于兴奋与喜悦之中，在回家的公交上，还不时地露出微笑。一回到出租屋，就急忙跟伍定轩嚷开了此事。

但伍定轩一听，问道：“你不是说公司已经财政非常困难了，销售部都已经撤掉了，为什么还要给你加工资？”

段伏枥转念一想，是啊，为什么呢？公司资金现在紧张，为何这时候会给自己加工资？难道有什么古怪？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反正自己也没啥东西，工资涨一点有什么不好？于是，段伏枥又坦然了，又开始沉浸于一片和谐欢乐的海洋之中。

## 第27章

Micheal说给段伏枥加工资，确实是言出必行，并且还不用等到下个月，这个月的工资就已经加上了。段伏枥领着这好不容易的3500，甭提多高兴了，马上给伍定轩和董德电话，请两人晚上吃饭。虽说请吃饭不能小气，但段伏枥工资就那么点，并且大家都是兄弟，也不用什么打肿脸充胖子，索性就在楼下的湘菜馆了。花费自然不多，也是100来块，但这顿饭对于一向节俭的段伏枥来说，确实又算一顿大餐了。

吃完饭，大家喝着茶在闲聊，伍定轩突然问段伏枥：“明天有空没？要不要一起去医院？”

段伏枥疑惑了：“去医院干嘛？”

“割包皮。”

“啥？”没听错吧？



的确段伏枥没听错，伍定轩又重复了一次：“割包皮，我和董德两个人明天都去。”

“啊，你们两个人都去？”段伏枥再次惊讶了。

董德悠悠地说：“我们昨晚就商量好了，但你晚上一直加班，所以没来得及跟你说。怎样，要不要去？三个人，说不定能凑个团购，可以打折优惠。”

团购那时候还是个新生事物，在国内火起来还是三年后的事，当时主要火的是在国外。但在国内无论怎么火，也不会有团购割包皮的？体检团购什么的，倒还听过。团购割包皮，嗯……

段伏枥想了想，说：“不行呢，周六还要加班……”

“哦……”伍定轩和董德异口同声应了一回，难掩脸上的失望之情。估计是觉得，这么绝对是man的事情，段伏枥居然掉链子，实在太伤心了。

其实国人的性知识的确非常匮乏，即使是那些自认为性知识很丰富的人，很多也只是停留在XX00的时候需要戴上安全套。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懂得带上安全套，XX00的时候能够避免怀孕，就是性知识的全部。可真正的性知识，仅仅是和人们日常有关的，也是颇为丰富，割包皮就是其中一例。听到割包皮，可能很多人都会投向异样的眼光。虽然对于割包皮医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于那些包皮过长的男人来说，割包皮确实有利于小弟弟的健康。翻开包皮过长的小弟弟，往往会发现周围有白色的污垢，而这些污垢正是引发很多男性生殖疾病的原因。当然，情况也不一定那么严重，其实每天洗澡的时候，将包皮翻一翻，清洗一下里面的污垢，就能大大减少疾病的诱因。只可惜国内很多家长都羞于向孩子提起此事，以致于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有了那么点难言之隐。

周六下班回来，段伏枥打开大门，发现伍定轩一动不动坐在电脑旁，静悄悄的，和平时的气氛大为不同。段伏枥低声问道：“你们今天割包皮了？”

“嗯……” 伍定轩头也不回应了一声。

“这么沉默？莫非医生手抖了，将整个玩意给割了？”

“滚！”

听到声音，董德也从房间出来了。因为伍定轩自己有电脑，而段伏枥只要一加班，家里的笔记本就是空闲的，所以董德就会窝在房间里上网。看到段伏枥，打了声招呼：“你小子终于回来了。”

段伏枥很好奇，继续问道：“有啥感觉？”

“有点痛……” 伍定轩回答说。

“割下的皮有拿回来没？” 段伏枥以为就像电影演的太监一样，会将东西拿回来泡着。

“还拿回来呢，护士在旁边就等着这皮了。”

“啊？为什么？” 段伏枥觉得奇怪了。

“因为医院刚好有人烧伤，需要植皮，所以将我们的包皮拿去了……”

“啊？！”

在一旁的董德插话了：“据那护士小姐说，是将包皮移植到对方脸上哦！”神马？那里的皮肤移植到脸上？怎么感觉这么别扭？

董德意犹未尽，继续说到：“看，让你去你不去！现在我们不仅做了一把活雷锋，还在别人的脸上见证了一把我们的友谊！”得，您太有才了吧。只听过人家为了纪念友谊，种点树什么的，可没人会将割下的包皮移植到别人脸上做纪念的吧？

虽然把割下割下的包皮移植到脸上，听起来确实有那么点邪恶的感觉，让人也觉得不那么舒服。但事急从权，病人都奄奄一息，急需新鲜皮肤移植以救命，作为医生，你说是让病人等死，还是移植包皮？脸上移植了包皮，虽然感觉恶心，但毕竟活下来了，以后至少还能有机会重新再移植皮肤；但如果人去世了，那么就连这机会也没有了。

其实作为程序员也是如此。作为一个真正的程序员，必须要有追求完美的理念，但却不能执着于完美。这看似矛盾的双方，却是理想和现实的妥协。假如在一家小公司，客户要求产品月底交付，但到了月底，发现附属软件还不够完美，还有点小BUG，不过不影响使用。如果你是决策者，你是决定将产品交给客户，还是延迟？假如延迟的话，很可能会让客户觉得公司技术水平不行，从而不买单，以致于公司前期投入打水漂，影响公司的生存；而如果按期交付，但客户可能会发现软件并不十分完美，但公司却能如期获得收入，能够持续正常运转，进而后续还有机会给客户修正BUG。交付给客户有BUG的软件，表面上看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但却争取了自己生存的机会，也得到了挽救过失的可能。所以很多小公司，其实前几批的产品质量都不咋地，并不是他们不想去完善，也不是没有水平去实现，而是现实所逼，迫使他们不得不首先为公司的生存做考虑。所谓的无奸不商便是如此，但却又透露出几分无奈。

段伏枥还是依然好奇，继续问道：“医生说有什么禁忌没？”

“有啊。上面还缝着线呢，一周内不能勃起……”伍定轩回答说。

“啊？那万一晚上做春梦呢？”

“估计会废掉……”

“哦！”段伏枥恍然大悟，坏笑道：“要不要现在放点岛国动作片，让你们解解渴？”

没等伍定轩答话，董德抢先说道：“小子你想死是吧？”

说曹操，曹操就到。在伍定轩和董德的威胁之下，段伏枥断不可能播放岛国动作片，但这并不代表隔壁也如此温文尔雅。恰如其时地，那呻吟声想起来了。平时不咋地，可今天是关键时刻，咋办？

三个人互相望了望，经过举手表决，由段伏枥出马，理由是：今天他们做了手术，跑不动。好吧，为了义气，两肋插刀，何况这连刀子都不用。这事应该简单，上次龙少过来的那一招，再来一次不就行了？

说起来容易，做就难咯。本来打算是像龙少那样踹一脚门，然后大喊警察来查房的，结果段伏枥走到隔壁门前腿就软了，变成很有礼貌地敲了三下门，颤巍巍地说：“警察，查房……”什么叫做贼心虚，就像现在段伏枥这样。估计没哪个警察查房的时候还那么温文尔雅吧？

这声音能骗得了谁啊？何况里面的老手？只听见里面的女人在咆哮：“你丫的，耍老娘是吧？你等着，老娘出去一巴掌扇死你！”

段伏枥本来就心虚，听到这声音，更加不知所措，赶快往自己的房子跑去。刚踏进大厅，就听到隔壁开了门，发现没人骂了句三字经，然后又种种地关上了门。本以为这么一闹，旁边至少安静点，没想到隔壁的显然是要借此示威，这呻吟声，比之前更剧烈了……

三个大男人，相视苦笑。最后还是董德有办法，赶紧上网搜了点佛教音乐，然后一边盘起腿，一边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有没有效果段伏枥不知道，但这声音确实将旁边的呻吟给掩盖了。

不过董德这家伙显然不是念经的料，没多久就口干舌燥，决定下去买点东西喝。段伏枥住的楼下，穿过一条巷子，就有卖珍珠奶茶的，一元一杯，分量还不少。先不管它是否有营养，是否干净卫生，反正炎热的天气，喝上一杯，确实清凉透爽。可是没想到董德下去没多久，什么都没拿，就慌乱地跑上来了。

段伏枥觉得很奇怪，问：“咋了？没买到？干嘛那么慌张……”

“太可怕了”董德喘了口气，继续说到：“我刚下去，发现楼下那店子的鸡全跑出来了，站在一边，见到男走过就扯过去问要不要过来玩玩。我一看，怕了，就跑上来了……”嗯，一个七尺男儿，居然被一群女人吓怕了，啥世道啊……

“怎么突然间都跑出来了？”

一直盯着电脑屏幕的伍定轩悠悠地冒出一句：“估计这个月的接客指标没达到吧……”只听过交警有罚款指标，您这个接客指标也太惊世骇俗了吧……想象力能不能不那么丰富呐？第28章

段伏枥的3500元也就领了一次，接下来公司的变动实在让他目不暇接。一个毫无征兆的下午，虽然这天的阳光很晴朗，但估对于浩程微的很多同事来说，却多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不知所措。其实在上午的时候，同事小邵不经意间跟段伏枥悄悄透露，可能今天会有一些大动作，但段伏枥却觉得再大的动作，似乎也不会伤及根本。没想到，这次段伏枥猜测错了。

下午三点开始，小邵就一个一个同事叫到总经理办公室，第一个是老章。没过多久，就只见老章拿了一个信封袋，一脸木然地出来，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开始删掉一些自己工作的代码和聊天记录。究竟怎么回事？段伏枥想走过去问，但办公室笼罩的这种诡异的气氛，却让他不敢轻举妄动。接着小陆也进去了，出来时的神态和老章并无二致，一脸木然，又带有几分不解。研发部的同事一个一个进去，最后，只有三个人没有受到召唤，黄华中，老柳和段伏枥。接着便是生产部，和研发部一样，小邵一个一个同事叫进去，然后一个又一个同事拿着信封走出来。

到底怎么一回事？段伏枥忍不住了，问了下小邵：“咦，小邵，到底怎么一回事？”

小邵似乎有些东西并不愿说，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可段伏枥似乎没有机会知道Micheal究竟说了什么，因为他没有被召唤进去。什么意思？段伏枥挖空了脑袋，也想不出一个切合实际的答案。末了，试探性地问了问小邵：“还没有叫我进去吗？”

小邵叹了口气，说：“没有叫到的，就不用了。”什么叫没有叫到的就不用？那自己这算是怎么回事？

不过，不仅仅是段伏枥，即使是被叫进去的同事也都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很自发地，大家约好下班后一起吃饭，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下班后，在去吃饭的路上，段伏枥悄悄地将老章拉到一边，走在同事的后边，问道：“老章，今天怎么回事？Micheal叫你们进去究竟说了些什么？”

老章很惊讶地反问：“你难道没有被叫进去吗？”

段伏枥很无辜地说：“对啊，就是没有。”

“哦……”老章欲言又止，最后冒出一句：“那你就不管了。”什么叫不管了？为什么你们都被叫进去，可偏偏自己就没有？你不跟我说Micheal对你们说了些什么，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可见老章这态度，段伏枥也知道再追问下去，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带着疑问，一起坐到了饭桌前。

小陆最耐不住性子，坐下来后就直接开口问黄华中：“老大，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黄华中皱了皱眉头，说：“我也不知道。Micheal和你们说了些什么？”

“Micheal说明天开始放长假，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等待通知。如果到时候大家还没有工作，欢迎大家回来。”

放长假？等候通知上班？段伏枥突然觉得，这哪里是什么放假啊，这不是变着法子裁员吗？那他们拿的信封袋，装的就是赔偿金咯？

黄华中说：“那也没办法了，只能等了，看看Micheal做什么打算。”

小陆继续问：“那这算不算裁员啊？那以前的百分之四十怎么办？”

老章和其他同事也随声附和：“是啊，还有那百分之四十啊！”

百分之四十？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段伏枥悄悄地问了下老章，老章这回到没隐瞒。原来像老章，小陆等他们实际发放的工资，是实际工资的百分之六十，而剩余的百分之四十部分是在项目完成后发放。那没什么自己没有扣呢？段伏枥觉得奇怪，但转眼一想，就什么都明白了，自己的工资不到两千元，如果还只是发百分之六十，估计连生活费都不够。不过换句话说，由此可知别的同事的工资额度，即使百分之六十也远远高于段伏枥的水准，也就是说，剩余的百分之四十的分量也着实不轻。

小陆有点生气地说：“以前的百分之四十没踪影，现在又只发了这个月的工资，一点什么赔偿都没有，就让我们放假。那到时候我们的钱要找谁拿啊？”

原来如此，怪不得那些被叫进去的同事那么着急了。之前应承的百分之四十公司没有任何表态，而放裁员又不给任何补偿。公司玩的原来是这一手啊：我没有裁员啊，我只是给他们无薪休假而已，如果他们找工作了，那是他们自己辞职的，公司不用做任何赔偿！自然，之前应承的百分之四十也不用给了！

黄华中说：“你们放心好了，这事我帮你们盯着。要知道，你们还拿到了这个月的薪水，我还没拿到呢！”

原来他们信封中装的只是这个月的薪水，可自己的薪水，什么时候才能拿呢？或是说，自己还能不能拿到这个月的薪水？段伏枥不禁为自己暗暗担心起来。

黄华中话题一转，继续问道：“今天有谁没进去的没？”

段伏枥赶忙答话：“我！”

黄华中这时候也觉得诡异了：“你？”

因为这次没有叫进去的只有几个人，分别是黄华中，老柳，张俊，小邵。黄华中和老柳其实在公司是有股份的，公司不可能直接让他俩一走了之；张俊是生产部的经理，因为A6这型号的连接座还没回来，后续的维修什么的还要靠他；小邵虽然在研发部做应用，但他其实是Micheal的远房亲戚，自己人总归更信得过，后续很多事情还要让他打点呢。可段伏枥呢？为什么没有让段伏枥走？如果说亲戚，段伏枥和谁都粘不上边；如果说技术，段伏枥还是个大菜鸟。究竟，留下段伏枥的目的何在？！不仅段伏枥想不明白，黄华中也不明白，其实大家都不明白。总觉得，事情有点诡异。更为严重的是，段伏枥感觉到，似乎大家开始有点防着他。而这点，后来果然被证实了。

因为吃饭地点离平时段伏枥坐公交的地方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段伏枥就直接去坐地铁了。没想到在地铁上，看到生产部的张文香和另一个同事。段伏枥正想过去打个招呼，没想到听到了让他自己觉得很冤屈的对话。

张文香和另一个同事其实都是背对着段伏枥，自然看不见他。只不过张文香的声音稍微大了点：“我觉得那个段伏枥很有问题。”

“怎么说？”

“你想啊，这次裁员为什么没有他？”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他很可能是老板的亲戚，还有可能他是老板特意安排的，用来监视我们的！”

“啊？我看他平时很老实的啊！不至于吧！”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张文香，什么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段伏枥觉得万分地委屈，自己都不知道原委，自己还稀里糊涂的，就被人安上了无须有的罪状。想上去辩解，但又无从说起。是啊，能说什么呢？留下来那些人，或多或少都是有那么点原因和关系，也难怪于别人会觉得自己也有特殊的地方。可事实偏偏就那么凑巧，自己真的什么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都不是，可偏偏就被留下来了。作为当事人，自己也想知道真正的答案啊！

回到出租屋，段伏枥一肚子的愤懑和委屈，很想找个人说说话。伍定轩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什么是兄弟？兄弟就是自己有难，会两肋插刀的人。如果自己有天大的困难，比如说被抓了，急需钱什么的，段伏枥相信伍定轩肯定二话不说，义不容辞。但向他倒苦水，发发牢骚？靠，估计段伏枥一边说，伍定轩会一边打呵欠，说不定还会闭上眼睛流出口水，末了来一句：“说完了？说完了我就去玩游戏咯！”找董德？估计结果也是差不多。算了，兄弟不是用来吐苦水的。为什么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女人？因为事业上有困难，有兄弟帮忙，一起度过难关；但如果心理不爽，需要找一个人倾诉，那绝对只能找一个女人，至少她不会一边听一边想打瞌睡。于是，段伏枥想到刘思敏。

刘思敏的公司和宿舍离得比较近，所以吃完饭后，都会呆在公司。一方面公司有空调，凉快；另一方面，晚上在公司还可以上上网。因此段伏枥一上QQ，就将今天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出来。聪明的女人在平时可以任意玩闹，但在正经事方面，却是另一种态度。刘思敏正是这样的人，她没有再取笑段伏枥，而是一同寻找答案。

刘思敏在QQ上问道：“你们公司没有叫进去的人，除了股东，以及负责生产的生产部经理以外，就只是你了？”

“对啊！我也觉得奇怪。”段伏枥老老实实回答道。

“并且，上个月Micheal还加了你工资？而且那时候正是公司资金紧张的时候，并且广州的销售部也裁掉了。偏偏这时候给你加工资，真奇怪。按理说，不应该在这时候加工资的啊。”

“嗯，这我也觉得奇怪。”

“我想想……嗯，我觉得会不会有这么个可能？其实裁员这事情Micheal早已经预谋好了，但你不是说嘛，你们公司还有一批500台的机器没有处理掉，那么应该每个部门都要留一个人做收尾的工作。生产部留的是张俊，那么研发部就是你咯。”

“你这么一说，似乎也有道理。但也不对啊，像黄华中和老柳也留下来了啊。他们也是研发部的，并且水平比我高多了。既然他们留下来了，那就不必要留我了啊！”

“嗯……好像也是。等等，不对，你不是说黄华中和老柳与Micheal不是闹翻了嘛？他们两个人肯定不会帮Micheal了！我估计，如果他们两个人不是股东的话，Micheal早就把它们两个人给炒了。现在不是Micheal不想炒他们，而是不能炒。”

段伏枥似乎有点明白了，但仔细一想，似乎也不对：“你这么一说似乎也有道理，可是，仔细想想，也不是很对啊。毕竟我水平在研发部里面是菜鸟级别，即使要留个人收拾手尾，那也应该找老章啊，小陆他们那样的啊！”

刘思敏不愧为职场上的老江湖，她又找到了新的理由：“我想到了。你不是说，你的全额工资还不如人家的百分之六十多嘛？如果我是老板，只是想着要留个人收拾手尾，干嘛不挑个价格便宜的？说不定人家高手的一个月薪水，就可以养你半年了！”

段伏枥虽然很想说刘思敏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但其实却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推敲，似乎刘思敏的说法更符合实际。本来一直对Micheal为何独独留下自己而迷惑不解，可一旦知道留下自己只不过是因为价格便宜，却又感觉到一阵阵失落。明天上班应该怎么过呢？研发部的同事都不在了，只剩下自己，或多或少有一种落寞的感觉。最关键的是，自己一个人，究竟能做得了什么？第29章

第一次，段伏枥那么地不愿意去上班，可是Micheal既然没有放自己长假，自己也只能如往常一样。只可惜，研发部，不，应该说，整个公司，都已经冷冷清清。段伏枥没有公司的钥匙，所幸小邵还是按以往的时间点正常上班，也让段伏枥避免了站在门外等待的尴尬。至于黄华中等人，平时都不会按时上班，更不用说今天了。因为小邵是Micheal的亲戚，虽然之前是做研发的，但自从昨天清除一批人，自然也包含财务室的同事，于是小邵今天就索性坐到了财务室的办公室。只不过这么一来，曾经坐满人的研发部，现在只有段伏枥的形单影只。

该干点啥呢？如果是平时，即使没有工作任务，段伏枥也会拿起技术书籍，慢慢研究。今天自然是不会有任务了，时间不可谓不充沛，但段伏枥拿起书本，却再也提不起干劲。上上网，看看新闻什么的？可打开网页，却也是没有任何心绪。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文字，却没有一个能进入到自己的脑海。是啊，试问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够静得下心呢？段伏枥没有天真地以为，其它同事都走以后，自己就是老大，整个公司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虽然现在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理，可以一整天上网聊天，但接下来呢？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很明显，如果继续这么下去，公司最后肯定是倒闭一条路，而自己也必须重新找工作。不，应该这么说，研发人员都没有了，倒闭是肯定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已经知道结果，并且是非常糟糕的结果，但却又无力改变，任何一个有志的人，想必都无法平静。

重新开始找工作？想到之前两个多月的煎熬，不寒而栗。莫非那样的日子，还要重现？虽然算起来，段伏枥已经工作了一年，已经算不得是无经验的应届毕业生。这一年来，虽然段伏枥非常努力，但毕竟水平提升有限，自己的水深水浅，还是比较知根知底的。要是到时候面试官问起，你现在懂得做什么？说实话，段伏枥还真是没有谱。究竟自己这一年学到了什么东西？是的，这一年确实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可段伏枥觉得，这一年学到的东西本来就是应该知道的，本来就应该在学校懂得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些基础中的基础，根本不能作为找工作所炫耀的资本。

这情形就像面试官问一个求职者：“你C++懂得哪些东西？”求职者说：“我懂得C++有个while循环。”while循环本来就是语言的基础，如果作为找工作的资本，岂不是笑掉大牙？如果面试官真的遇到这样的求职者，估计连死的心都会有吧？

继续这份工作，肯定是死路一条；如果出去找工作，自己有没有相应的资本。段伏枥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进退不能。更让现在的段伏枥发愁的是，本来5号发的工资，现在已经是20号了，却迟迟不见踪影。那些被放长假的同事，领的就是本应5号发的工资；可留下来的段伏枥，却连5号应发的工资都没有。房租也快要交了，虽然说即使到时候工资还没发放，让伍定轩和董德先垫一垫，也未尝不可。但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个办法啊。怎么办呢？越想心越乱，越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靠谱，以致什么事情都没心思去弄。

Micheal约摸十点半的时候来到了公司，看到段伏枥颓废的样子，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中气很足地说：“小伙子，要打起干劲来，没什么难关闯不过去的！”段伏枥只能回报一个苦笑，是啊，除了苦笑，还能有什么呢？这样的情形，要怎样才能打得起精神？

下午大概三点多，黄华中也来了，不过没有呆在研发部，而是在前台，似乎在打印着什么东西。看到从前台走过去上洗手间的段伏枥，问了一句：“段伏枥，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段伏枥压根儿就没打算，但觉得黄华中在后期很多事情不靠谱，所以也不甘在他面前露出怯意，于是便编造了个谎言：“我可能去同学那里吧。”

黄华中抬了下头，说：“先不急嘛。我这里在谈一个项目，看看能不能拉到投资，如果成功的话，你就过来吧！”

“哦”段伏枥没有给出确切回答，只是随口应了一声。

可能黄华中觉得段伏枥没有正面回答，让他觉得有所意外，但还是继续说到：“到时候我成立家公司，你过来的话，股份没有。而工资可能也开得不高，你就给个6K。老柳也过来，他就8K。”

什么，6K？没听错吧？因为段伏枥对自己的现在的水平还是非常不满意，不仅觉得自己很难找到工作，并且即使找到工作了，能不能有现在的3.5K也说不准。而现在黄华中一下子给自己6K，能不让人心动吗？于是，段伏枥压抑着自己的兴奋，说道：“好吧，我等等看。”



这时候王健也进来了，虽然他也属于被放长假之类，但估计昨天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拿，所以今天也来了公司，恰好听到了两人的对话，笑了笑，说：“黄华中开的公司你也敢去？”

为什么不敢去？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只要能正常给发工资就好了，有什么不敢的？不过这话段伏枥不好意思说出口，但也没有再多的言辞，只能对着走进来的王健笑了笑。

见王健走进研发部后，黄华中继续对段伏枥说着：“这个事情你不要和老章、小陆他们说，怕影响不好。”

为什么不能对老章和小陆他们说呢？段伏枥摸不着头脑，但既然黄华中那么说了，就小心点吧。不过，这个不能说的事情，没到24小时，老章就知道了，泄露的人自然还是段伏枥。

虽然黄华中的说法暂时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毕竟对于段伏枥来说，还是有了那么点希望，于是内心也不再那么惶恐，剩余的下午时间也觉得没那么难熬了。晚上下班到家的时候，接到了老章的电话。

老章：“小段，今天过得怎么样？”

段伏枥老实地回答：“你们不在，太寂寞了，感觉过得好压抑。”

“哈哈，不习惯了吧？”

“是啊，人少了，特别不习惯。”

“对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还是继续呆在那里？”

段伏枥想了想，觉得和老章的关系还亲密点，于是便将黄华中今天说的话告之于老章。老章听了之后，冷笑了几下，说：“不让你告诉我们，感觉上我们好像很贪他的这份工作似的。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黄华中也跟小陆说过这事，不过小陆拒绝了。”

还和小陆有说过这事？段伏枥觉得事情似乎有点玄机。还没等段伏枥细想，老章继续说：“对了，你帮我留一下公司的动向。如果有什么突然搬走之类的预兆，跟我说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工资还没领完呢。”

原来老章担心的是这个，段伏枥连忙答应，电话挂了之后，急忙给小陆电话。小陆一听，马上说：“是啊！我觉得黄华中这人太奸诈了，所以不想跟他继续混，何况我也不是没有去处。怎么样，你是打算去他那里了？”

段伏枥没敢说确定，只是含糊地回答：“可能吧。”

挂了电话，段伏枥将整个事情想了一遍，觉得黄华中之前肯定已经找过小陆他们，但无奈于他们并不答应。而如果只有黄华中和老柳两个人，他们只懂得底层的东西，没有人做上层应用，对于做产品是大大不利的，所以便找上了段伏枥。而之所以不让段伏枥告诉小陆他们，估计是担心段伏枥知道是因为别人不来只是出于无奈才找上自己从而内心有芥蒂。可是对于现在已经内心如麻的段伏枥来说，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段伏枥的内心中，急切希望黄华中所谓的吸引投资能够成功，这样一来，自己的工作就不怕没有着落。至于黄华中和老柳两人工作上保守秘密的作为，段伏枥想着也不用介意，毕竟自己还是大大的菜鸟，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并且经过这一年的工作，段伏枥更加明白，在工作中绝对是不会有人像上学时有老师在上面进行谆谆教导的，一切需要依靠的便是自己。既然自己是菜鸟，既然还要靠自己提高水平，那么有一个工资相对较高的工作，为何不去选择呢？

一切考虑清楚之后，段伏枥就不再心烦气乱。他知道，现在只需要一个暗示，也就是黄华中告诉他一切妥当的时候，那么他就必须要有所行动。而这个时间点，注定不会太久。

## 第30章

段伏枥确实没有等得太久，和黄华中谈话后的第三天，黄华中就给段伏枥电话，说晚上一起吃饭。这几天，段伏枥呆得确实非常郁闷，一方面在公司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又一直担心前途，无法静下心来好好研究技术。黄华中的这个电话，或多或少减轻了段伏枥的一些说不出的压力。

晚上，段伏枥如约来到黄华中指定的饭馆。除了黄华中以外，自然少不了老柳，还有一个从未见过的中年男人，看起来约摸四五十岁，头发稀疏，差不多接近于地中海发型。

黄华中率先进行介绍：“这个是我们的投资人，武总！”然后侧过身，继续介绍：“这是小段，做应用的。”

段伏枥向武总点了点头，说：“你好！”武总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

虽然段伏枥在熟人面前，说话可谓滔滔不绝，但在陌生人面前，却奉守沉默是金。毕竟和别人不熟，不知道对方的喜好，如果凭着自己的感觉一番胡侃，说不定给别人留下非常糟糕的印象。俗话说，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既然言多必失，索性就少讲多听吧。还好有黄华中，如果没有他的滔滔不绝，说不定这顿饭将是一顿沉默的晚宴。

只不过，武总似乎彼此的状况也非常不熟，于是，黄华中便开始从无到有描绘光明的前景：“你别看我们只有三个人，我们三个可是浩程微电脑的主力。像别的人，其实都是帮我们打打下手而已，如果没有我们三个，他们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啥时候自己也成为主力了？段伏枥这个菜鸟，暗暗发愣，但却又不好拆黄华中的台。

黄华中继续说到：“现在GPS市场非常的火爆。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以前公司有人暗中偷偷作梗，那么现在公司已经做得非常大了，这GPS一台的利润，可是有七八百啊！一个月只要有10K，那利润就是700K，可不少了。不要看别家公司都在做GPS，我告诉你，这玩意科技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成熟的方案，马上就能开始投产，不到三个月，就能开始赚钱！”完整的方案？什么时候有过完整的方案？段伏枥觉得奇怪，莫非黄华中偷偷地已经在做什么准备了？

段伏枥不知道黄华中所说的利润是否属实，也不知道所谓的成熟方案指的是什

么，但显然武总已经被吸引了。武总问：“这么快？那么为什么当初我找你们公司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你们说设计不了呢？”

黄华中说：“那时候是张俊跟你谈的吧？那家伙懂个P技术！我告诉你，公司的所有产品都是我们做的。如果他答应了你，那么他最后还是要来找我，那么他不就下不了台了嘛？如果不是张俊他在背后搞鬼，现在公司肯定还是运转得好好的，那么你也没机会进入这个市场了。”

黄华中说的理由，段伏枥听得有点莫名其妙，更似乎有点是非颠倒，但武总却似乎已经被黄华中所描绘的前景给深深吸引了，对于言语中的一些逻辑问题，似乎也不去考量。

在这顿饭的言谈中，段伏枥大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武总所在的公司叫维水科技，想涉足GPS导航市场，于是便让武总到市面上找GPS方案，结果就找到了浩程微电脑有限公司。当时接待武总的是张俊，因为武总所列出的机器功能太繁杂，所以并没有答应立案。本来这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后来就遇到公司的裁员，黄华中不知从哪得到了武总的联系方式，就找上了武总，说之前他所列的标准的机器，他完全可以做到。并且还建议，让武总出资成立一家公司，然后生产这款产品，再由武总推销到自己现在所在的公司。这样一来，武总在新成立的公司中既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又能在现在的公司获取相应的提成，如此一箭双雕的方式，也难怪武总如此感兴趣。而今晚的这顿饭，便是双方的碰头，也可以说确定了新公司的成立。

送走了武总，黄华中对段伏枥说：“你准备一下吧，下周你就过来。这段时间我还要找找房子，看看公司在哪里。”

段伏枥说：“哦，好。那工资？”

没想到黄华中毫不含糊，也没半点犹豫：“就那个数，6K。”

真的是6K？段伏枥确实有点小小的兴奋。如果到时候没有这个数，再走也不迟嘛！“噢，好！”

老柳在一旁插话了：“其实工资是小数目啦。如果到时候公司成长起来了，那么还有更多的。”

黄华中也继续接话：“我们现在是创业期，你也属于创业的一份子。虽然你现在没有股份，但只要公司发展起来了，你就是元老，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以后你就能买房，就能买车了，在深圳就能立足了！你想想啊，做程序员能做多少年？只要你好好干，这几年赚了一大笔钱，就可以直接退休了，这辈子就不用再干活了！”

买房？买车？提前退休？这段伏枥从来没敢想的事情，今晚觉得，似乎并不是那么遥远。如果公司真的壮大了，那么这些不就可以得到了嘛？听黄华中的一番话，段伏枥更坚定了出来和黄华中一起干的决心。

其实这里黄华中运用了一个领导特有的管理艺术，就是给下属空口承诺。什么东西最廉价？就是这种空口承诺。为什么领导最喜欢这种空口承诺呢？因为它可以不用兑现。即使公司真的发展起来了，到时候下属觉得没有得到相应的利益，像领导质询的时候，领导可以拍拍屁股说道：“啊？这个我没说过啊！”这种承诺一文不值。如果领导真的有心的话，那么这些承诺就应该明文写下来，比如员工可以获得一年利润的百分之多少等等。只不过很多菜鸟，特别是应届生根本不懂这点，总是以为：既然领导说了，只要自己真的付出，那么肯定不会亏待自己！即使别人对此的善意提醒，菜鸟也会觉得，那是以小人之心妒君子之腹，自己所遇到的领导，肯定不是这样的人。而这一切，恰好正中领导的下怀，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此时的段伏枥，恰好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他已经被黄华中所描绘的前景，给深深地套牢了。

第二天，段伏枥觉得，应该要和Micheal谈谈了。只不过，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咯。Micheal十点左右到的公司，段伏枥好几次想进到Micheal的办公室，但都没有勇气，好有一次都走到门口了，还是没敢进去，直接奔厕所去了。段伏枥暗暗骂自己：靠，办点事情还这么胆小！这可是关系到前途的事情，难道自己就在这里窝一辈子啊？就这么昏昏碌碌啊？自己对自己一阵鼓舞或是鞭策之后，段伏枥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Micheal的办公室。

显然，Micheal对此也很意外，问：“啊？你确定要走了？”

段伏枥没敢说去黄华中开的公司，所以撒了个谎：“嗯，我要到同学那里去。”

估计Micheal看到段伏枥涨红的脸，以及吞吞吐吐的话语，也知道段伏枥是在撒谎。但毕竟Micheal做了那么多年的经理工作，也明白员工如果下定决心要走，那么想拦也是拦不住的，何况现在公司如今的状况，也确实留不住人。于是便顺水推舟，说：“好吧，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那我跟小邵说一下，给你结算一下工资吧。”

“噢，好的！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终于等到Micheal说了这话，段伏枥听了觉得如释重负，赶紧走出经理室。

公司是五号发的薪水，而现在已经二十七号了，但结算的时候，给段伏枥的薪水还是和之前放长假的同事一样，也是截止到五号的。也就是说，从六号开始到二十七号的薪水，公司并没有发放。但段伏枥已经是觉得非常幸运了，至少之前担心的本月薪水，还拿到了，那没有发放的二十天的薪水，就不管它了，毕竟公司还是有困难啊！相对于那些被扣发了百分之四十薪水的同事来说，自己是幸运多了。只不过段伏枥当时没有想到，这没有领上的二十天薪水，后续让他卷入了另一场风波。

薪水领到了，辞职也提出了，段伏枥觉得前路不再那么渺茫，于是便开始收拾东西。算起来，到下周一，还有两三天时间，看来还有点时间喘喘气。这么一想，段伏枥一扫几天来的阴霾，又开始高高兴兴捧起书本，研究起技术来。第31章

“我们再重新找房吧？”伍定轩对段伏枥说道。

“为什么？”段伏枥突然觉得奇怪，为何伍定轩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

“你看我的仙人掌。”伍定轩指了指摆在电脑旁边的一盆仙人掌。当初伍定轩决定买这小盆仙人掌的时候，也是从网上听人说，它可以防辐射。

伍定轩继续说着：“你看，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的仙人掌，居然在我们的屋子被养死了，你说这地方还能住人吗？”

确实，现在段伏枥住的出租屋确实不咋地。先不说白石洲鱼龙混杂，以及下面的鸡窝，就仅仅从出租屋的方面来说，状况也是非常不好。所谓的阳台，还不如说是阳台，根本就见不到阳光，晾的衣服，其实更多的是闷干的。这对于没有照射过阳光的衣服来



说，其实很容易生长微生物之类，并不算很卫生。之前和刘思敏一起住的时候，因为工作比较忙，并且工资也比较低，所以一直没考虑换房。但现在不一样了，自己也将有一笔相对于以往丰厚不少的薪水，自然也该换个地方了。

于是，段伏枥同意了，便开始和伍定轩去找房子，目标还是一样，一房一厅。其时，董德已经找到了工作，并且公司也是提供住宿的，所以前一两周已经搬走了，因此找房子自然就只有段伏枥和伍定轩了。

深圳房子是多，但要挨家挨户去问，也不现实。其实在深圳找房子是有诀窍的，如果要找的是农民房，那么完全可以直接到农民房的聚集区，随便就能看到租房的广告，甚至有一些大叔大婶还做兼职。只要找上他们，他们就会轻车熟路带着去看农民房，如果最后觉得合适了，才给他们跑路费。这跑路费也不多，一般在20~50之间。但如果找小区房的话，那么只能找房地产中介了。因为小区房的业主不会去相信那些大叔大婶，他们更多的是将房门钥匙托付给中介，让中介带着租客去看房。只是通过中介租房的话，那么费用就比较高，行规一般是月租的一半。现在段伏枥也不想再在白石洲附近，并且也想换换环境，所以自然而然便只能借助于房地产中介了。虽然对于中介来说，获利最大的是买卖二手房，但在没有生意的时候，租房也是维持自己薪水的来源之一，所以对于段伏枥他们的租房，中介自然也是笑脸相迎。

这不，这天段伏枥和伍定轩就来到了蔡屋围的一家中介公司，一个女中介很高兴地接待了他们俩。当得知两人的需求后，非常热情地推荐：“我这里刚好有个两房一厅的其中一个房子出租，装修非常好，也能见到阳光，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段伏枥想着，只有一个房子，似乎两个人住的也不是非常方便，何况伍定轩经常玩游戏到很晚，自己睡得又早，那会不会有影响，所以说到：“没有一房一厅的吗？”

中介口若莲花说着：“这里的一房一厅太火爆了，现在没有。但你想啊，你现在住的是两房一厅其中的一间，到时候对方搬走了，你们再租不就行了吗？何况我这有钥匙，直接可以去看呢。”

段伏枥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和伍定轩一商量，便决定去看看。

中介一边带着两人，一边说：“你们应该比较爱干净吧？另外一间现在是一个女

孩子在住的，她不介意和男孩子一起住，但要求对方必须爱干净，经常搞卫生。”

旁边住的是女孩子？听起来似乎很不错哦！只要对方不是恐龙，那么应该没啥问题。

很顺溜地，中介左拐十八弯，带着两人到了一栋外观不咋的，咋看咋像危楼的三楼，拿出钥匙，打开了大门。刚开门，段伏枥就确定另一间住的确实有女生，因为听到了在白石洲隔壁相同的女人呻吟声。段伏枥和伍定轩互相望了望，在犹豫要不要进去。显然中介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就像没听到一样，大大方方走进去，给两人介绍房间的布局。无奈，段伏枥和伍定轩也只能跟着进去。

所幸里面的房间是锁着的，并且里面的人显然也听到了有人进来，顿时安静了。没过一会，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走出来，中介一看，连忙说：“张姐，我带人来看看房。”

这个被中介称为张姐的显然有点慌张，连忙说：“哦，好……好……”

看到中介后面站着的段伏枥与伍定轩，有点慌乱地说到：“我刚才……那个……你们要不要进来一起玩？”

啥？进来？一起玩？啥意思？这里可多了三个男人啊！你口味也太重了吧？段伏枥这显然愣住了，多少有点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地急忙回答：“不用了，不用了，家里有！”

这下子轮到中介诧异了：家里有？你们两个刚刚不是说只有两个人一起住吗？

这话咋越说越乱了？不是那个意思啦！虽然断背山这电影是很火，但俺们的那个什么取向还是灰常灰常正常的！

张姐赶快说到：“不是的，刚刚说错了！我是说，要不要进来看看？”

哦，原来是口误啊？您佬早说嘛！搞得人家刚刚心里有个小兔子一直在蹦啊蹦的。

伍定轩接口说到：“你继续忙，我们看看旁边这个房间就好。”

张姐似乎舒了口气，说：“哦，那我先继续忙去了，你们自己先随便看看。”继续忙？继续忙着刚刚中断的事？张姐似乎也觉得这话似乎也有点不妥，脸刷地红了，急忙奔回房间，关上虚掩的房门。

不过这房间其实并不是很好，虽然能够见到阳光，但旁边是马路，车来车往的，比较嘈杂，并且灰尘也比较多，衣服挂在外面估计没多久就会变黑了。最关键的是，租金也不便宜，单间也要1100。所以，段伏枥和伍定轩决定还是放弃。

所谓的皇天不负有心人，没多久，有个中介就打电话给伍定轩，说有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租金只需要1100，非常便宜。于是，段伏枥和伍定轩奔赴下一站：泥岗村。

中介所推介的房子在凤岗花园，位于泥岗村北。当段伏枥和伍定轩看过房子之后，便下定决心：租！这房子靠近山，从阳台望过去，一片绿色葱葱，阳光也非常好。更为重要的是，这房子还带家具，比如电视机，冰箱，煤气炉等等一些日常所用到的器具，当然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个洗衣机。虽然房子的外观看起来是有点破旧，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但比现在白石洲所住的房子，甚至是这段时间所看过的房子，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不过这业主的脾气有点怪，不喜欢中介，所以她是将房子托付给楼下的管理处出租的。而这管理处的大婶呢，不知道是经验不足，还是懒得打理，便将这房源转给了中介。如果让段伏枥和伍定轩直接和业主沟通，那肯定不行啊，那中介费怎么收啊？所以，中介就假扮两人的朋友，三个人一起找的业主签订合同。并且商定，当一切手续办完之后，私底下两人再偷偷给中介相应的中介费。所幸这租房并没有出什么状况，一切都比较顺利。段伏枥长长地舒了口气：终于要搬离白石洲这个地方了！

泥岗村位于北环大道边上，这地方其实也算得上是贫民窟，也有大量的农民房，当然旁边也有一些比较破落的小区。面积并不是很大，但购物比较方便，因为村里面有个红日子超市，规模不算小，倒也物美价廉。而泥岗村所处的位置，从地理上来说还算挺好，去东门和华强北都比较方便。所以很多囊中羞涩的朋友，都会选择在此租房。至于治安状况，因为村里面就有个派出所，所以相对白石洲来说，还算好。

合同签订完毕，拿到了房门钥匙，段伏枥和伍定轩商定，下周就开始搬离白石洲。在公交站等车回白石洲之时，段伏枥不经意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站名：银湖汽车站！并且，泥岗村离银湖汽车站只有两站路！刘思敏所住的地方，不就是离银湖汽车站不远吗？第32章

周一到了，段伏枥来到黄华中所说的上班地点——华南电力大厦。虽然是第一天上班，并且其实也不算非常正式的，但段伏枥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间，九点钟准时来到地点。相对于以前的浩程微来说，这个地方就小得可怜了。面积也就30平米，分为两室一厅，地上铺的是破旧的蓝色地毯，还有不少地方破了洞；墙面自然也不是雪白的，不少地方都有点发黄，甚至某些地方还有渗水流过的痕迹。没有中央空调，没有独立卫生间，也没有什么桌椅，有的只是堆在地上的碎纸片和一些垃圾。段伏枥这天上班的第一节课便是：打扫卫生！

在管理处借来扫把和簸箕之后，黄华中就借故有事，出去了一下；而此时老柳也没来，所以打扫卫生的任务责无旁贷落于段伏枥身上。不过，段伏枥也没啥好抱怨的，在新公司里，黄华中自封为总经理，总不能让总经理去做扫地这种丢脸的事吧？自己不做，还有谁做？于是，段伏枥就默默地将这弹丸之地的卫生搞了一遍。

没过多久，黄华中就回来了，还多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张文香。原来，一并来到这新公司的，除了之前知道的黄华中和老柳以外，还有张文香。为什么张文香也过来呢？段伏枥很疑惑。偷偷地问了黄华中，答复是：张文香过来是管理采购和物料的。段伏枥觉得这也没啥不妥，如果全部是男人，那气氛也太无趣了点。有个女同事，至少还不那么沉闷，虽然达不到秀色可餐的地步，但也聊胜于无。只不过，在采购电子物料之前，需要做的是：购买办公桌椅。作为投资人的武总，自然是要负担这部份的费用，并且这费用也给到了黄华中。不知道是不是这台湾老板实在抠门，还是黄华中暗地里截留了一部分，所给的钱不足以买新的，充其量只能买一些二手的。于是，三个人浩浩荡荡来到了位于笋岗仓库的二手办公家具交易市场。

黄华中显然没有因为只能买二手家具有丝毫不快，相反还特别感兴趣。拖着段伏枥和张文香两个人，这家店铺转转，那家摊子看看，感觉就和女人逛街那般兴致勃勃。段伏枥窝在座位上写程序还行，但让他逛街，特别是逛家具市场，简直是要命。没多久，段伏枥就受不了了，对黄华中说：“老大，我们随便挑一些，就回去吧？”

黄华中听了，觉得这样逛下去也不是办法，便也答应了。于是，随便找了家铺面，买了几张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破旧的桌子和椅子，然后雇了一辆车，一同拉回华南电力大厦。办公桌椅有了，那作为必备工具的电脑该怎么办呢？

段伏枥好奇地问了问黄华中：“老大，那电脑怎么办？重新配新的，还是买二手的？”

没想到，这次黄华中神秘兮兮地说：“我自有办法。不过，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现在没啥事，你先到外面去溜达溜达吧。”

既然黄华中都这么说了，那么段伏枥也不会再赖在办公室，索性到外面转转。华南电力大厦距离全世界有名的华强北，只有两百米的距离，闭着眼走都能轻松走到。深圳华强北的盛名，较之于北京中关村，丝毫不逊色；但其中的含金量，却大大不如。华强北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其电子元器件非常多，而这却还伴随着造假、打磨的印记。至于山寨的产品，第一个现身地点肯定是华强北，然后才蔓延到全国各地。因为深圳的小公司非常多，所做的大部分电子产品都无法通过国家认证，根本不能依照正规渠道销售，所以他们常用的做法是，将这些产品放到华强北的柜台销售。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赛格电子广场了。而这个赛格电子广场，更是藏龙卧虎之地，在这里转一圈，很容易就发现一个小小的摊位就摆着破解芯片，抄板等广告。其实这一点根本就不足以为奇，别看这些小摊的老板貌不惊人，但很可能之前他是什么联想啊IBM的高级工程师。只是赛格的摊位费非常昂贵，一个不到3平米的小柜台，租金就要上几千，所以经常见到在别的地方很稀少的现象——拼柜，也就是几个人合起来一同租一个柜台，然后在该柜台摆不同的东西。

虽然段伏枥来深圳已经一年有余，但没有正儿八经逛过华强北，既然今天有这机会，为何不索性去转悠转悠？于是，找准方向，往华强北走去。

离传说中的赛格还有几米，就看到一群中年妇女聚在一块，旁边还有不少婴儿车，只听见这些中年妇女在碎碎念着什么。念啥呢？听频率，听重复度，似乎是一个名词，但是什么？段伏枥很好奇，停止了脚步，往那边看去。

恰好这时候一个西装笔挺，手提公文包的男人走过来，非常熟练地对其中一个中年妇女说到：“10块钱，给我两千元。”什么？10块钱可以换两千元？什么东西？



其中的那个中年妇女显然觉得不划算，想继续讨价还价，说：“不行啦，至少20元。”

显然西装男很熟悉这市场，不耐烦地说：“就10块，赶快给我拿出来。”

估计中年妇女觉得也不可能再提价，于是便从身旁的婴儿车搜出几张纸，递给了西装男。虽然段伏枥近视，但戴上眼镜还是能看清楚中年妇女拿的是什：发票！靠，原来是卖发票的！刚刚中年妇女碎碎念的两个字原来就是：“发票”！段伏枥觉得无趣，于是便径直往前走。一路上才发现，这卖发票的中年妇女还真不少啊，并且旁边都推着婴儿车！

没走多远，段伏枥前面走来一个身材挺高的男子，穿着也和周遭有点不太协调。并不是很冷的天气，居然还穿了一件风衣！没想到，这男子突然走到段伏枥面前，立马站住。段伏枥不由地吓了一跳：靠，光天化日抢劫呐？没想到那风衣男双手一交叉，然后迅速拉开风衣，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毛片？要不要？”

段伏枥这时候才发现，风衣男的风衣里面整整齐齐缝了几排袋子，每个袋子都放了不少碟片。哥，您太有才了吧？这摆明是一个移动的信息库嘛？段伏枥本来想走开，但看到风衣男那略带失望的眼神，便改变了主意。这大热天的，披着风衣也不好受，何况还兜了那么多碟片，估计负担也不轻，这年头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段伏枥不禁动了恻隐之心。

风衣男低声向段伏枥介绍道：“这里有最新的片子，你看你喜欢哪种口味的。我给你推荐一个，这个是最新的，8个裸男群P一个性感美女，全中文配音，绝对够品位，够刺激。还有这个，幼齿男孩猥亵中年妇女，这种风格的你以前绝对没有看过……”

虽说段伏枥可怜风衣男，但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买毛片，这绝对不是一件说起来让人光荣的事。没等风衣男说完，段伏枥急忙说：“好了，好了，我就拿你刚刚说的那两部。多少钱？”

风衣男继续用低沉的声音说：“一看小哥就是识货的，本来这个要30元，但现在就卖给你20元吧！”



段伏枥赶紧从口袋中掏出20元递给风衣男，突然觉得还有点什么，问道：“你这样买毛片，不怕被抓啊？”

风衣男用更低沉的声音说道：“没事，即使被捉了，我也有办法毫发无损从派出所出来。”哇塞，段伏枥不禁暗暗佩服，原来干这行也有那么强的关系啊！

买了毛片，段伏枥在华强北转了圈，也觉得无聊了。毕竟又不是想买什么东西，逛街实在也是无趣，所以索性回到了公司。没想到，一回到公司，发现桌子上已经摆着电脑了。等等，这电脑，很眼熟啊！这不是自己在浩程微用的那台嘛？怎么回事？

段伏枥赶紧问黄华中：“老大，这电脑怎么来的？”

黄华中奸笑般地说道：“好歹我在浩程微也是股东，工资都没给我发，我就拿这电脑抵工资咯！”

原来如此！段伏枥还想说点什么，但突然感觉到肚子有点不舒服，便将所买的碟片顺手放到桌上，急忙跑到外面的公用厕所。一阵酣畅淋漓之后，段伏枥回到办公室，恰好看到张文香从电脑拿出一张碟片。那碟片似乎很眼熟啊？段伏枥往自己桌子上一看，果然没了碟片。因为这碟片是刻录碟，没有封套的，所以段伏枥顺手放到了桌上就去上了厕所，没想到居然被张文香拿走了。这该怎么办？！

果然，张文香将碟片从电脑退出来后，拿给段伏枥，说：“都这么大了，还看这种片子。”

段伏枥涨红了脸，吞吞吐吐地说：“是……不是……这个……我不经常看……”

“幼稚！”幼稚？8个裸男群P一个性感美女，你居然还说幼稚？你的口味也太重了吧？当然，这话段伏枥说不出口，他此时只盼望赶快拿上碟片躲起来。幸好第一天没

事，虽然没到下班时间，但黄华中也说可以走了。如蒙大赦，段伏枥拿起碟片，赶紧赶回出租屋。

虽然现在只有段伏枥和伍定轩两个人住，但段伏枥总觉得看片子看到激情处，旁边还有一个男的，感觉总是那么不协调。故段伏枥设定了个闹钟，半夜三更起来，发现伍定轩睡觉后，偷偷打开笔记本，放入今天购买的碟片。

只是段伏枥此时肉牛满面，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杯具！尼玛！什么8个裸男群P一个性感美女？你说啥片子？靠，葫芦娃！动画片！怪不得全中文配音啊！雅蠃蝶的！十足的坑爹啊！那这幼齿男孩猥亵中年妇女又是啥？蜡笔小新！

就为了这两部破动画片，害得老子半夜三更还调了闹钟偷偷起来？！段伏枥终于明白，张文香所说的“幼稚”指的是啥了，以及风衣男所说的进了派出所也不怕的真正含义。华强北，山寨之都，段伏枥终于真正地明白了其意义。一个连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粮食都能够被山寨的，还有什么不可能的？打磨芯片？破解代码？相较之下，都是浮云，浮云……

### 第33章

终于要搬家了，或是说，期盼已久的搬家终于得以开始了。一大早，段伏枥和伍定轩便早早起了床，开始收拾东西。段伏枥刚到深圳的时候，仅仅背了一个背包，一年之后，物品大为增加，即使用几个麻布袋也装不尽。这些东西之中，无非就是新添的被子啊，日常用品等等。还有现在睡的一张床，虽然质量不咋地，但毕竟买的时候也花了一百多元，实在舍不得扔掉，所以还是打算搬过去。除此以外，还有非常重的两个箱子，里面装的是段伏枥这一年来购买的技术书籍。虽然段伏枥的工资非常低，平时无论是生活还是吃饭，都非常节俭，但在购买技术书籍方面，却一点也不吝啬，基本上凡是没看过的书籍，只要是和Windows CE有关的，都会收于囊中。

两个人合起来的東西可不少，何况还有两张床，断不可能拎着物品搭乘公交进行搬家，所以需要租一辆车。所幸的是，两人在前一周已经知道在白石洲邮局附近，有不少货车可以出租，也有人手可以雇佣，价格不算离谱：两百元。即使是打的，从白石洲到泥岗村也是花费不菲。两人将物品打包之后，便去叫车，顺便雇佣了三个工人进行搬运。看着别人出劳出力，汗流浹背，而自己背着双手在旁边呆着，这感觉怎么觉得似乎有点不太对味？段伏枥那同情心又有点开始泛滥，但想着，这些人毕竟是自己出钱雇佣的，总不能还要自己动手吧？不过为了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还是给三人每人买了瓶矿泉水。

两个人都没有想到，整理起来的東西，居然堆满了整整一货车。搬运完毕，满载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物品的小货车浩浩荡荡地往泥岗村开去。一路风平浪静，很顺利地到达了凤岗花园，工人也非常麻利地将物品搬进新屋，然后收钱，走人，留下一大堆物品让两人整理。物品的收拾倒也快速，扫扫地，拖拖地，倒也没什么，但让人发愁的是厨房：全是油垢，并且还堆积厚厚一层，有的地方甚至还发霉了。让段伏枥扫扫地啊，干点这些轻松的活不成问题，但这高难度的，却是怎么也不想开始的。自然，对于伍定轩也是如此。

怎么办呢？最后，还是伍定轩有了主意：“我们不如合起来，请个钟点工吧！”这挺好，说干就干，两人就出了门，在泥岗村看看哪里有请钟点工的。

只是在泥岗村转悠了半天，根本没见到有人打着钟点工的牌号。正在两人灰心丧气之时，经过天桥，发现有一些中年妇女拿着名片守在旁边。这不是钟点工还能是什么？一阵兴奋，段伏枥拉着伍定轩走到其中一名中年妇女面前，张口就问：“一个小时多少钱？”

很显然，非常显然，这名中年妇女被吓到了：“啊，什么？”

段伏枥以为对方没有听清，重复了一次：“我问一个小时多少钱？”

中年妇女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将段伏枥和伍定轩打量了几遍，支支吾吾地说：“做那事我怕老公打……”

啥？被老公打？做钟点工也要被打？太没人权了吧？等等，好像不对，似乎这中年妇女似乎误会了什么……再回头想想，哎呀，刚刚的问话，对于不纯洁的中年妇女来说，确实是有点……但想象力丰富的大妈，即使人家想那个，也不会找上您吧？段伏枥连忙解释说：“啊，不是。我们想找钟点工……”

“哦……”中年妇女长长地舒了口气，但却带有那么点遗憾。

还是伍定轩眼尖，原来这些中年妇女手里拿的名片，并不是什么钟点工的名片，而是赫赫有名的伟大的东南亚证件有限公司！靠，这乌龙怎么一个接一个？找个做假证的去做钟点工？恁的太有才了吧？这个脸丢大了！伍定轩赶紧拉起段伏枥，头也不回赶紧走，只留下身后中年妇女的呼喊：“小伙子，别走，那个我也可以做！”

做啥？大姐您能不能不用这么带有歧义，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词语？搞得旁边的人都往这看了，您让俺的脸往哪搁啊？脸上明显火辣辣的两人，逃命似的离开这是非之地。

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还是在一个小巷子找到了钟点工，价格也算便宜，一个小时40元。虽然最后清洁的效果一般般，但相对于刚搬来时那股黑黝黝的境遇，却又是好上不少。

一切整理完毕之后，两人正打算出去吃个晚饭，突然，段伏枥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刘思敏打来的。在此之前，段伏枥已经告诉过刘思敏，说今天搬家，但也不指望她会过来搬收拾，何况即使她想过来，估计段伏枥也是不肯的，毕竟自己的物品，只有自己才知道如何收拾合适。

手机传来刘思敏的声音：“喂，收拾完了吧？”

“嗯，早就收拾完了~”

“动作那么快，本来还想帮你收拾的呢！”

“你也太假了吧，上午11点搬过来的，现在已经6点了，中间有多少时间够你过来帮忙啊？”

“哈哈……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今晚给个机会你请我吃饭吧！”

“喂喂，不是应该你请吗？”

“今晚我还会带一个美女同事过去，给你介绍介绍。让我出钱，多丢你面子啊！”

“.....”

刘思敏所住的脑库，和泥岗村非常近，并且还有一趟69路公交，所以放下电话后不久，刘思敏就过来了。正如在电话所说，刘思敏还带了个同事，也确实是美女。只不过两个人的风格截然不同，刘思敏偏重于性感，而她的同事更倾向于清纯。如果以一个并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形容第一感觉，刘思敏就像蔡依林，而她同事便是刘亦菲。

刘思敏率先介绍：“来来，介绍一下。这个是段伏枥，这个是我的同事，徐雅思！”

伍定轩和刘思敏没有见过面，所以段伏枥也要介绍：“这是我兄弟，从小玩到大的，伍定轩。”

互相介绍完毕，就要干正事了——吃饭。泥岗村的小餐馆数量并不少，粤菜，川菜，湘菜，东北菜，几乎样样都有。如果以段伏枥和伍定轩家乡的口味，与此最为相近的便是粤菜。但在外面吃粤菜，对段伏枥会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价格！一般来说，粤菜的价格往往比其余菜色要贵上不少。所以，经过政治协商，四人决定去吃湘菜。

虽然段伏枥现在的工资已经到达了6K，但毕竟还没开始领取，所以此时可谓囊中羞涩，甚至于在吃饭前，还偷偷问伍定轩借了两百元。四个人，四个菜，一个汤，不算丰盛，但对于段伏枥来说，差不多已经超过承受范围。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所以气氛肯定是一片和谐，并且会话也在一片热烈的气氛当中。

段伏枥问：“你是和刘思敏住一起的么？”

徐雅思回答说：“嗯，公司的宿舍，我在她房间的旁边。”

“她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

“啊？没有啊！”

“宿舍是公用的洗手间吧？”

“嗯……”

“那你经常被憋尿吧？”

“啊？”

“刘思敏她每次洗澡不是要花上一个小时嘛？”

“哈哈……”

刘思敏赶紧插话道：“滚！我平时都等他们睡觉了才洗澡的！”

“噢……”段伏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如果你们的煤气费平摊，那肯定亏了……”



“喂喂！你少说两句！”

“哈哈……”

没多久，菜就上齐了。基本上，泥岗村的湘菜馆分量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辣子鸡这道菜，满盘子的都是红辣椒，简直江山一片红啊。可是鸡块呢？嗯，这个需要慢慢翻开辣椒，非常耐心的一点点找。

伍定轩用筷子翻了又翻，突然将筷子放下，叹了口气，说到：“唉，这道菜应该改名叫红灯区。”

刘思敏好奇地问：“啥意思？”

“唉！你说我们在这盘菜上翻来翻去是做什么？不就是找鸡嘛！”尼玛太贴切了！这盘菜满满的都是红辣椒，真的是红灯区啊！找鸡！找鸡！！不是浮云啊！

“哈……下次点辣子鸡，就让老板不放辣椒好了。”

伍定轩继续悠悠地说道：“干脆下一次我们点口水鸡，不要鸡算了……”口水鸡不要鸡？剩下神马？口水？好吧，下一次真点这个，还是您佬自己慢慢吃吧。

四人吃完饭，到超市逛了逛，买了点水果，因为天时已晚，刘思敏和徐雅思便搭上69路回宿舍了。段伏枥躺在床上，想着新公司的成立，想着刚搬到新的房子，似乎一切，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 第34章

搬家之后，段伏枥上班也算不上很近，毕竟以前还有地铁，时间上还是可控的，现在只能挤着公交，确实有点不太方便。可能最为郁闷的是，在泥岗村根本没有到公司的公交，只能步行两个站的距离到银湖汽车站去乘坐4路公交。不过对于向来具有阿Q精神的段伏枥来说，这倒没什么，反正平时都是坐着，早上这走路就权当运动咯！

既然上班了，那么也不能无所事事吧？段伏枥问黄华中，需要做点什么，答复是：先做个UI吧。以前在浩程微的时候，A6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UI的，直接跑的是Windows CE的Explorer界面，这样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对于开发者来说，根本就不用心操心太多的事情；坏处是，这机器的差异化就非常小，给客户的感觉则是非常的山寨——虽然本来就是山寨产品，但好歹也要掩饰掩饰，不要这么赤裸裸吧？

市面上的GPS设备，界面基本上就是九宫图，就和诺基亚的手机界面类似。公司很小，并且五脏也不俱全，自然也没有什么美工，对于界面的设计，自然谈不上什么美感。甚至是，段伏枥想用什么图片，都找不到任何人来做，这比之前浩程微还有一个半桶水的美工来说，实在还差了那么一大截。没办法，段伏枥又开始兼职起美工的职位。当然，要段伏枥设计出什么精美的图片是绝对不可能的，本来就不是美术专业出生，并且什么Photoshop啊，Coredraw啊，一概不会，他只会三把斧——画图。因此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从网上抓一点图标，然后用画图修修补补，也就成了程序用途。相比于市面上别的山寨公司，现在的公司更为山寨，山寨之王的称号绝对不为过，甚至于以手工作坊的名号，都觉得玷污了这个词。不过对于段伏枥来说，只要能领到工资，只要能学到东西，一切都好说，什么都不重要。他现在欠缺的，是时间；而这时间，却是他念大学时因为慵懒所欠下的，他现在必须要为此而偿还。

现在段伏枥已经不用MFC了，因为他觉得MFC的宏实在太恶心。嗯，其实更为准确地说，他是看不懂这些花花绿绿的宏定义，不知其所以然。在代码方面，段伏枥有着自己的癖好，自己看不懂的东西堆在自己的代码里，感觉上就像自己的私有领地被陌生人侵占一样，是情感上所不允许的。何况，对于段伏枥这个阶段的菜鸟来说，C++本来就不咋地，如果再加上MFC，两个一起混杂，很多概念，很多调试方法，将混为一谈，对于成长是非常不利的。其实MFC的恶果在很多高手中也有体现，如果要一个MFC的高手转而去写linux程序——噢，不用跨平台，就让他写个命令行的应用程序，当涉及到字符串时，估计十有八九他会敲入这几个字符：CString。他自己都无法意识到，CString仅仅是MFC的东西，和标准C++无关，只不过平时将两者混为使用，他根本就分不清这其中的区别——特别是对于一开始就使用MFC的程序员来说，尤为如此。

只是不使用MFC，直接使用Win32来写程序，对于段伏枥来说，入门实在是太难

了。虽然之前仔细看过《Windows CE程序设计》这本书，但也仅仅是看过，一旦动手实践，才发现居然是如此的麻烦。在MFC中，如果需要创建一个窗口，那么只需要一开始设置，之后IDE环境就会自动生成代码；可这Win32，一切都是要自己动手，没有任何工具。其实这一周来，段伏枥就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如何创建窗口。本以为之前看书，什么都懂了，但没想到实际上，却是一片空白。所幸公司没什么期限压力——应该说，黄华中和老柳对于应用程序也只是略知一二，也无法给段伏枥制造什么期限，所以段伏枥还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让自己慢慢来熟悉。

在这两周内，段伏枥没有闲着，同样的也有老柳。现在的利剑公司已经不用夏普的CPU了，而是AMD的AU1200。为什么不继续用夏普的呢？据黄华中的说法，夏普的LH7A404市场推广并不是很好，美国总部觉得嵌入式市场没有什么市场，已经打算将这个领域的部门给裁掉。至于AMD的AU1200，对于老柳来说也不是重新开始，因为他在浩程微的后期，其实已经开始偷偷研究这玩意，估计那时候两人已经有自立门户的想法。

而这些，是一次聊天的时候，黄华中很兴奋地对段伏枥说的：“你不知道，在浩程微的后期，实在看不过眼Micheal，他做法太恶心了。我基本上每天来上班，就是玩游戏。还好有老柳，那时候已经开始研究这个AU1200了，要不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用哪个芯片呢！”

段伏枥听了之后，隐隐明白为什么后期黄华中和老柳如此地不配合张俊的工作了，感觉上他们两人摆明就是想将公司搞垮，至少在自己自立门户以后，不能对新公司产生威胁。

不过，相对于这些，更让段伏枥感慨的是，他终于明白没有“从来没有长久的敌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现在的利剑公司成员是四个人：黄华中，所谓的总经理，其实技术一般，跟打酱油差不多；老柳，就是做底层驱动的；张文香，管采购什么的；段伏枥，做应用程序的。是不是还缺少了点什么？没错，没有硬件工程师！如果是纯粹的软件公司，这倒没什么，可问题是，这是做电子产品的，没有硬件工程师，那怎么出原理图，怎么画板，怎么调试？所以，黄华中找来了一个人：王健！当然，王健是不会加入到黄华中现在开的这家公司，他也只是以兼职的身份，来进行相应的工作而已。之前王健和黄华中在浩程微吵得特别凶，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那天王健出现在现在的公司的时候，段伏枥觉得大事不好，因为怕王健是过来找晦气的，要和黄华中大吵一顿，没想到结果出乎意料，两人一团和气，宛如久不相逢的朋友。也许这便是女人所不了解的男人的友谊？前一刻还势不两立，后一秒就一笑泯千仇？当然，既然是兼职，也不是免费的，也是要给王健费用的，自然，这就是武总的事了。

说起武总，这两周内也来过一两次，只不过是随便看看，然后在小房间里和黄华

中聊了几下，就走了。有一次是在晚上九点之后，段伏枥收拾好东西就要回家，没想到在电梯里碰到了武总，结果武总很惊讶地说：“九点钟就走了？”

段伏枥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九点啦，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走？但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刚出来不明事理的莽撞了，虽然内心有所不满，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笑笑地说：“嗯，家里有点事，今晚就早点回去了！”

武总一听，“哦”的一声，然后说了句：“那你回去先忙吧”，就走向了公司。虽然没说什么，但段伏枥觉得，似乎有那么点不对味。但一想到自己现在的情形，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加加班其实也没什么很大问题，但也不能每天加到11点吧？所幸武总自己还在别的公司要上班，所以也并不是每天都过来巡查。

搬到这华南电力大厦之后，段伏枥一切还比较适应，不过比较让他郁闷的是大厦里一个保安，只要早上一看到段伏枥，就会让段伏枥出示身份证。终于有一天，段伏枥忍不住了，问：“为啥你每次看到我，总要我出示身份证？”

保安笑笑说：“因为我看你的穿着，不像上班的？”神马叫不像上班的？虽然段伏枥工作一年多了，没买过什么衣服，一方面是自己想节约点，另一方面确实是没有时间，所以身上穿的都是大学时代留下来的，但也不至于每次都被拦吧？

“那什么才叫像上班的？”

“这个……”保安继续笑着，但答不上来。

段伏枥忍不住了，指了指正在等电梯的一个人，说：“那我觉得那个人也不像上班的，你干嘛不盘问他？”

保安这下来劲了：“你看人家还拿着营养快线呢！不上班，能买得起吗？”

“……”马勒戈壁！你以前是不是做营养快线的推销员的？还是你到底收了哇哈哈多少钱？这么拼命推销营养快线？

于是，段伏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买了瓶营养快线，喝完后也不扔，每天在家就往里面加温水，一到大厦的楼下，只要看到那保安，就向他晃了晃手中的瓶子，结果那保安每次只是尴尬地笑了笑，但再也没有盘问过。赶明儿这营养快线还成了身份的象征？这生活也太猫扑了吧？

但想不到的是，更猫扑的还在后头。过了几天，段伏枥在等电梯的时候，旁边一个拍了拍他肩膀，转身一看，是经常在大厦门前收废纸废品的老头。干嘛呢？段伏枥迷惑了。

没想到老头开口就说：“小伙子，不要那么虚荣啊！喝不起营养快线，就不要往里面灌清水。每天早上还要拿这瓶子晃一晃，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拿的是清水啊？你这瓶子我老头子盯了好几天了，不要就给我吧！”

大爷，您也太敬业了吧？还盯了好几天啊？敢明儿您早上就是在门口看着谁喝了饮料，算算今天能捡到几个瓶子啊？估计您这几天没捡到我手上这瓶子，让您憋得慌了吧？但老大爷您，这话也怵得太伤人了吧，虽然俺是没啥钱，但也不至于为了显摆，每天都拿个营养快线晃悠吧？

看着老头那期盼的眼神，段伏枥无奈地将手中的瓶子递了过去。明天怎么办呢？如果明天换瓶脉动，不知道保安会不会还拦着？

其实像老头这样的拾荒者还很多，他们经常躲避着保安，偷偷进到大楼的垃圾桶里捡瓶子或废纸。也许不少人觉得他们很脏，但相对那些劳而不获的假乞丐来说，至少他们还是在劳动，为自己的生存而活着，是不是也应该受到一定的尊重呢？在光鲜亮丽的城市背后，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都会存在着这些人。每次段伏枥心灰意冷的时候，看到他们，便觉得自己的那些苦恼并不算什么。至少作为程序员的自己，比上是的不足，但比下，至少自己不用每天风餐露宿。人如果懂得知足，那么生活便没那么多烦心事；但如果仅仅满足于知足，却往往变得慵懒，止步不前。在这满足和不满足的交杂中，也许便是人前进的动力之一。第35章

段伏枥好不容易搞明白窗口创建的流程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倒是让他发愁了。UI界面肯定不止是一个界面那么简单，还有什么背光设置啊，多媒体之类，那这些应该如何组织呢？之前段伏枥的做法，是将所有的函数写在一个文件内，当然那是只有一个



窗口的情况下，一切都好控制，但现在是有这么多窗口，应该怎么弄呢？每个窗口都用一个文件，这是必然的。可是，函数要怎么命名呢？比如主窗口的创建函数叫CreateWindow，由于形参什么的都是一样的，设置窗口的函数就不能叫CreateWindow了。难道在前面加个前缀，变为SettingWnd\_CreateWindow？虽然是可以，但这也太麻烦了吧？毕竟大家都是窗口，重名的函数会非常多，特别是窗口也多，这么一来，这些函数的命名也太混乱了吧？甚至可以说，让人看了觉得恶心想吐。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不用改那么多函数的名字呢？

段伏枥想到了类这玩意。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每个文件都套上class这个关键字，比如主窗口就叫CMainWnd，设置窗口就是CSettingWnd，然后成员函数无非就是什么CreateWindow之类，也就避免了之前要在函数前加前缀的尴尬。但段伏枥使用这个类，也仅仅是用其形，而不知其神。功能类似的函数，段伏枥的做法是：复制，黏贴，修改，而根本不是什么继承之类。所以段伏枥现在使用类，其实只是批上了一件外衣，没有真正用到C++的精髓。这也无可厚非，试问哪个高手一开始上手就懂得在实际使用中如何很好地使用继承啊，虚函数之类的？这些都是在慢慢的代码书写当中，一点一点领悟的。但如果一开始就惧怕，甚至于拒绝使用这些高级特性，那么也就意味着从来没有踏进这个门槛，谈何来的进步。甚至有些程序员还会想，这些东西我还会不会用，等我技术水平高了，回头再来使用；可问题是，隔行如隔山，如果你一直不用，那么面前永远就有一座山，只有开始使用了，才能翻越这座大山，看到胜利的彼岸。

于是，在段伏枥的代码中，第一次出现了类这个玩意。虽然离精髓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在面向对象的实际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这几天老柳也是开始忙了，因为板子已经回来了。一般的车载产品，常见的流程是从原厂获得开发板，配套的资源自然有BSP代码和原理图。然后驱动工程师根据CPU的资料，以及原厂的原理图，和硬件工程师相配合，得出和需求相符合的原理图，这个时间一般在五天左右。之后便是将原理图交给画板工程师进行布局画板，一般也需要两三天。当然，如果器件比较多，那么所花的时间更久。接着便是找相应的工程打板，这也有一些讲究。如果工程管控不佳，也不做相应的飞针测试，那么这板子很可能短路。板子回来后，便是贴片。如果是大批量，这倒不是个什么问题，直接用盘料上贴片机。但对于只有十片左右的样板，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往往采用手贴的方式。正是因为这种需求，深圳有不少手贴的公司，不仅生存没问题，甚至还活得很滋润。

但从利剑公司成立伊始也不过两周左右，如果从时间点来算，短短根本不可能完成从原理到贴片的流程；但事实摆在眼前，板子不到两周已经回来。也就是说，在浩程微的时候，老柳不仅仅是学习了AU1200的相关资料，其实已经偷偷地开始这板子的前期准备了。只不过对于硬件一窍不通的段伏枥来说，暂时是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的。



虽然黄华中和老柳在作风上说不上什么正派，但在产品的设计中还是有一定的亮点的。这款手持式产品采用了核心版+主板的方式。核心版主要放置了CPU，内存，FLASH，然后引出所有的引脚；而主板，则是搭载了GPS，蓝牙等外围器件。这样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成本的作用。因为AU1200的引脚不少，所以布板必须要用六层板；而如果像主板这样的大小都采用六层板的话，不仅没有必要，并且也极度浪费。虽然在构思上很取巧，但还是有些小问题，那便是核心版和主板的连接部分，采用的是插座的形式。在汽车颠簸的环境，这插座很容易松动，从而导致接触不良。这个隐患其实和浩程微的A6的微硬盘如出一辙，但刚开始谁都没有放在心上，仅仅觉得A6的问题在于料件不过关而已——只要使用正品的插座，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一般来说，产品的第一版，因为大多数是参考开发板然后直接按产品的规格进行重新设计的，所以通常会出现不少问题。自然现在打的这一版，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厄运。老柳所能做的，是将程序下载到FLASH，查看系统能否跑起来，也仅仅如此而已。因为板子的LCD显示不正常，嗯，应该说“不正常”已经是算是抬举了，其实是根本无法工作。虽然老柳做驱动，平时少不得和硬件也有所打交道，但其实对硬件也是知之甚少，遇到这种情况也就束手无措，只能等待王健来解决。不过，王健白天因为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忙，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六点之后过来，然后大家一起吃个小饭，大概七点半左右才开始真正开始调试。也许武总本来对黄华中和老柳的技术实力就存在疑问，或是生怕这两人会偷懒，所以他下班后也会赶过来，呆在办公室，什么都不做，就盯着他们在调试板子。

只不过这样一来，段伏枥要陪着受罪了。正常下班是六点，晚上九点下班已经是很晚了，那时候的段伏枥已经非常疲倦，根本就无法集中精力去写代码，对着电脑已经麻木，一片空白。但武总在旁边，想偷懒又不敢打开网页，偶尔也只是上上QQ，和朋友打哈哈几句。除此以外，就是盯着代码，犹如行尸走肉一般。段伏枥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可又不能走，应该说是不能走。当板子回来第一天的时候，段伏枥九点下班，武总非常惊讶地说道：“啊？你这就走了哦？不留下来一起奋斗啊？”

结果第二天，段伏枥就不敢九点下班了，只能一直拖到十一点，公交只剩最后一班的时候，才带着愧疚回家。可是即使是这个时候，武总也会很惊讶地重复这句话：

“啊？你这就走了哦？不留下来一起奋斗啊？”王健是六点之后才到的，肯定不会九点就回去，否则那一两个小时能干得了啥？所以一般都是拖到晚上12点之后。可段伏枥已经干了一天的活，哪里还有那么多精力陪着他们折腾？

呆着，脑子已经疲劳得不听使唤；回家，又要忍受武总的白眼。于是，晚上的段伏枥，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可是武总才不管这些，给段伏枥的感觉是，不管晚上在公司能不能做事，或者有没有什么事可做，那都不管，只要呆在公司，那他就觉得舒服了。虽然这感觉很糟糕，但段伏枥想着，公司刚成立，辛苦一点就辛苦一点吧。

其实黄华中和老柳如此的拼命也是有其原因的。前几天吃饭的时候，黄华中就说了，公司的股份，黄华中和老柳各占30%，武总占40%，段伏枥没有。当时段伏枥听了，也没觉得什么不妥，觉得自己是菜鸟，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学，现在人家给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还有并不算低的薪水，自己如果还要更多的东西，怎么良心上都觉得过意不去。何况，公司大了，难道还会亏待自己吗？黄华中不是说了么，报酬可是大大的。只不过，股东忙算是给自己打工，段伏枥这忙，也只能是舍命陪君子了。

不仅仅是平时的晚上，周六也搭进去了。也就是说，一周七天，有六天加班，并且这六天还是九点上班，十一点下班。难怪乎做程序员的，单身的为多。可这有什么办法呢？一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估计大部分的人都选择睡懒觉，这么一来，唯一的一天休息就过了一半了。试问，哪里还有多少机会去接触异性？即使好不容易找了个女朋友，可这三天两头见不着面的，还能维持多久？对于这点，段伏枥深有体会。

话说有一天十点多，武总为了犒劳大家，让段伏枥到下面的肯德基去买个全家桶。在等待食物的时候，看到不远处有个穿得性感的标致女孩，正在搂着一个帅帅的小伙子。因为这女孩子确实长得比较漂亮，所以段伏枥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但没想到听到的话语，却让他大跌眼镜。只听见那女孩对着小伙子说：“没事的，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我老公是做IT的，他现在还在加班呢！”

老公……IT……加班……还有时间……那一刹那，段伏枥凌乱了。以前做IT是一件光荣的事，现在咋成了贬义词了？比如说，骂人可以骂：“你才是做IT的！你全家都是做IT的！”只到此时，段伏枥才觉得做IT有那么点凄凉，不仅为那女孩的老公，同时也为自己；但转眼想到自己还是一个人，不用担心会顶着个绿帽，倒也阿Q精神舒心了一把。只是，现在能有更好的选择吗？除了程序员这行，自己还能做得了什么？喝不了酒，抽不了烟，做销售连个基本的入门资格都没有。哎，还是好好走程序员这条有前途的路吧，让别人七嘴八舌说去~提着买到的全家桶，段伏枥哼着小调往办公室走去……

### 第36章

打官司，这个名字段伏枥在文艺作品中听得就多了，比如秋菊打官司啊之类，但绝对没想到的是，这个名词居然有机会和自己联系了一起。今天是星期六，王健一反常态下午就过来了，不过并不是为了调试板子，而是因为浩程微的剩余工资的事情。没多久，小陆和张俊也过来了。

从大家的谈话中，段伏枥知道，在自己走后不久，张俊将剩余机器的连接座换完之后，Micheal也让张俊放长假。接着没过多久，张俊因为有些东西没收拾完，回了趟公司，结果发现公司已经不在，搬迁到了儿童公园旁边的一座大楼。这可是一发而动全身啊，公司搬了，那就可以改头换面，那之前还没有发放的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怎么办？累积下来，也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于是张俊急了，连忙找王健商量；王健一听，这事情可不简单，甚至有点棘手，所以就召集之前的部分同时今天到了黄华中这里，一起商量接下来应该如何动作。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再一次印证了这句话。在浩程微，黄中华和老柳与张俊闹得不是一般的僵，但现在面对同一个欠薪的问题，处于同一条船上，大家都非常有默契地对以前的过节避而不谈。

段伏枥，一个刚出来不久的菜鸟，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肯定没有任何想法；而小陆他们，估计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一遭，秀才遇到兵的感觉，自然是黔驴技穷。

这时候，黄华中那不正经的多少有点下三滥的脑袋就活跃起来了：“Micheal这样的做法，叫做转移公司资产，是违法的，可以告他的！你们不如去打官司，这个肯定能赢。”

张俊有所顾虑，说到：“可公司的已经被搬空了，即使打赢了，似乎也难以获得赔偿。”

黄华中信心满满地说：“这个没事。公司搬走，物业管理居然没有阻拦，他们也有连带关系的。只要打赢了官司，肯定能拿回钱。”

黄华中一向喜欢胡乱吹嘘，他说的话其实并不一定正确，但处于绝望之中的大伙，却如同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反而大家都深信不疑。黄华中见大伙都没有对他提出的建议指出质疑，于是继续说到：“其实打官司也要花不少钱，这样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律师的。看在我的面子上，他收费应该会便宜点，我给你们他的联系方式吧。”

大伙一想，觉得也有道理。中国之所以打官司难，很大一部分是请律师的费用很高，让大家望而却步。何况，隔行如隔山，即使自己去找律师，也不一定能找到更便宜

的。

黄华中给了他朋友律师的联系方式之后，继续说着：“你们直接找他就好了，就说是我的朋友。这个官司我就不和你们一同去打了，因为我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如果一打起官司，我也脱不了干系。”

大伙一听到这话，觉得有点惊讶，更多的是觉得有点不妥，这也就意味着黄华中不和自己同在一个战线，更像是袖手旁观，但再想想，似乎也有道理。毕竟黄华中也是浩程微的股东之一，如果打官司讨要工资，颇有点自己向自己要钱，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感觉。

这时候，小陆悄悄地问了段伏枥一句：“你也要和我们一起打官司吗？”

段伏枥一听，愣了一下。虽然浩程微扣了他们百分之四十的工资，但因为段伏枥的工资实在太低，所以是全额发放的。如果非要说欠，其实也就是最后的半个月，也就是说大概一千多左右。有必要为了这一千多元而趟这浑水嘛？但段伏枥这人有个坏毛病，就是自己没做过的事，只要是不违法不道德冲突，就非常有兴趣去试试。自己从来没有打过官司，何不和他们一起，了解一下打官司的过程，也感受一下这打官司的气氛。更为重要的是，以前的同事都要打官司了，如果自己不参与，是否有种脱离群体的感觉？如果再坏一点去想，因为段伏枥现在已经知道同事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自己却不去参与，要是到时候因为有某些差错无法如愿，会不会怀疑到自己的头上？就像那天公司放大家长假，但段伏枥因为不是其中放长假一员，就被张文香怀疑一样，那种感觉实在不舒服。

一番思虑，权衡左右之后，段伏枥坚定地说：“既然你们都要打，那我也一起去吧！”

于是，在电话中联系了律师之后，大家决定，明天周日再一起到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具体谈谈。

第二天一早，大伙就相约在竹子林，然后便一同向律师事务所奔去。这个所谓的律师事务所，租了一个写字楼的其中一层，走进去，会发现分割成多个小房间，然后每个小房间的门上都挂有一个牌子，写着：XX律师。而段伏枥他们需要找的，是一名姓徐的律师。如果以头发稀少的程度来衡量一个人的聪明水平的话，那么徐律师差不多就属于绝顶

的水准了。

王健简单地将事情的经过和徐律师说了一遍，再加上旁人的一些补充，徐律师对整个事件也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然后徐律师又额外地问了一些与案件有关联的问题，大家也七嘴八舌地回答了。听了之后，徐律师沉思了一会，说道：“这个官司打赢的几率很大，甚至可以说基本不可能输。但会存在一个问题，即使赢了，你们也可能拿不到钱。”

这和之前张俊的猜测不吻合，但从律师的口中说出，大伙还是免不了一番惊讶。小陆最先忍不住，问道：“啊，为什么？”

徐律师回答：“你想啊，即使公司不搬，这种拖欠工资的事，如果股东决意不还钱，那么唯有拍卖公司资产一条路。可是，你们公司能有什么资产？房子是租的，设备也就那么几台破电脑，能值几个钱？又不像工厂，还有生产线上的设备可以拍卖。”

大伙听了，觉得这话也没错，但接下来要怎么办？难道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完了？

徐律师继续说到：“如果打赢了官司，你们股东不给钱的话，到时候你们继续闹下去，比如找找什么媒体，给你们那老板施加压力的话，说不定他被迫给钱。再说，如果闹大了，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也会留下污点，对后续的工作其实也不是好事。”

小陆听了，按捺不住说到：“看来也只有这样了。如果我们不打官司，那么肯定是什么都没有；如果打官司，那么我们还有取回工资的可能。”

对于小陆的话，大伙深表赞同。确实，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要拿回被扣留的工资，唯有打官司这条方法。大伙商量了一会后，决意要将官司打到底。

徐律师看到大伙已经决定要打这场官司了，便说：“如果你们要真的打官司，那么要跟你们说一下我的律师费。因为你们是黄华中介介绍过来的，所以算你们便宜点。首先你们每个人要付我1100元，因为前期我要跑来跑去，帮你们搜罗证据，所以这算是辛苦费。当官司打赢之后，我还要收你们赢得的补偿的10%作为佣金。”



估计是大伙被克扣的薪水实在不少，1100与之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大伙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可这么一来，段伏枥就犹豫了。因为段伏枥的被克扣的工资也就一千多，即使赢了，充其量也只是补上律师费而已；要是万一没有赢，或是赢了却无法拿到补偿，那么这1100就真的是打水漂了。可是，现在已经坐在这里，如果说自己不参与这场官司，那么他们会怎么说自己？可即使现在有悔意，也不能不皱着眉头硬顶上了。这1100元，就当是交学费，走一遍中国式的官司好了。除此以外，不懂得拒绝的段伏枥，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因为来之前，黄华中已经告诉大家，可能要交律师费，所以大家都带了银行卡。既然大家一致同意打官司，于是便一起到楼下的银行取了钱，然后再上到律师事务所，签了合同，交了律师费，这就算真正开始打官司了。不过这并不是说明天就要上法庭，因为徐律师说还要调查取证之类，估计要一个月左右才能给大伙消息。

一个月？浩程微还能撑那么久吗？说不定到时候连渣都不剩了。可是这番话段伏枥不敢说出来，毕竟钱已经交了，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自己损失就大了，这不知道要省吃俭用多久才能攒得回来。

既然手续都办完，所以大伙便散了，该干嘛就干嘛去。段伏枥坐上回泥岗村的公交车，思绪万千。这场官司，结局会是如何呢？如果拿不回钱，那么这1100就真的肉痛了。只不过可以经历过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似乎也不算坏，心情多少也释怀了一些。与其不做而后悔，不如做了才后悔，这是段伏枥小时候看的漫画《足球小将》的一句话，却对他影响深远。只要不违法，只要符合道德，有些事，为何不去尝试看看？

段伏枥正在瞎想着，突然手机响起，拿起一看，不禁惊讶了一把，因为来电的是刘思敏的同事：徐雅思。为什么突然间给自己电话呢？第37章

美女来电，总有几分激动，段伏枥急忙拿起电话：“徐雅思，怎么了？”

手机传来徐雅思的声音：“段伏枥啊？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一下，你应该懂电脑吧？”

懂电脑？这玩意也太广泛了吧，但不管怎么说，肯定还是要自吹自擂一番：“那肯定啦。”



“我电脑不知道为什么上不了网了，你能不能帮忙看看？”

“哦，行啊~”电脑上不了网，无非就是网络没连接好，或是中毒之类，如果这些都搞不好，还有必杀技——重装系统，一切恢复原样，还怕它不好？

“太好了！那我现在去你那？”

“我现在在外面，可能要过半个小时后才能回去，到时候我快到的时候再给你电话吧。”

“哦，好！记得哦！”说完，便挂了电话。

如果一个男人要追一个女人，最好的开始是什么？那就是在这个女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男人挺身而出，并且非常利索地解决问题。可是对于做IT的程序员同胞来说，断然是不能像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肥皂爱情剧描述的那样。比如，女人的包包被抢了，电视剧上演的肯定是男人的跑得飞快，然后将小偷打倒，最后自然是送回包包后女人不停地感激，于是开始一段猿粪爱情。可如果这男的是现实中的程序员，估计结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杯具：经常坐办公室缺乏锻炼的程序员，估计连爬个楼梯都气喘吁吁，还想让他去百米冲刺追上小偷，并且还非常神武地将小偷搁到？靠，做梦吧！现实是不存在这种BUG的，生活中也不存在神马外挂或修改器之类的。

那是不是程序员注定是没有良好的开端？体力活不行，脑力活难道还难得到吗？就以重装系统这一司空见惯的玩意来说，估计没几个做程序员不懂的吧？可是普罗大众，懂这玩意的还真不多，特别是女的，现实生活中见过有多少是懂得重装这玩意的？别小看重装系统这玩意，要是放在十年前，还真是个技术活。要是你电脑出问题了，跑到电脑店去维修，人家估计二话不说：“系统坏了，要重装，两百元！”当你交完钱之后，伟大的维修人员就会将电脑搬到里面的屋子，拿出一张盗版碟，灰常有技术含量地开始重装。

因此对于程序员来说，如果想要泡妞，不在于你C++或C#甚至神马火星语言学得怎么样，也不在乎你在业界的名气有多大，只在于你究竟会不会懂得重装系统这一高科技技

术。让段伏枥深切感受这点的，是大学时的计算机老师第一节课的发言：“大家不要小看计算机基础这门课程，特别是那些男生，要是你连系统都不会重装，还想在这僧多肉少的公学院找到女朋友？做梦！”虽然段伏枥还没上大学就知道重装是个啥回事，但可惜因为囊中羞涩，一直没有买上一张盗版的系统碟，所以帮女同学重装系统进而深度发展的机会一直没有降临到自己身上。于是，整个大学四年，段伏枥便和那些没有女朋友的同学们一样，“性福”一直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刚挂断电话不久，伍定轩就来电了：“喂，你今晚回来吗？”

“回来啊，怎么了？”

“因为临时有事，我要到广州一趟。然后中午我买了点瘦肉和鸡翅，因为冰箱有问题，我怕坏了，你今晚将它们煮了吧。”

“哦，好！”

自从搬过来之后，因为有了煤气灶，所以一般下班比较早的时候，伍定轩就会买菜做饭。不过因为段伏枥平时一直加班，所以他自然是吃不上伍定轩做的饭菜，而周日也因为懒惰，也不会去亲自下厨，更多的是吃快餐。等等~伍定轩不在？徐雅思要过来？那不是只有两个人？还有鸡翅什么的？那不是还可以一展厨艺？似乎是预示着一点什么？

公交车到了泥岗村之后，段伏枥便给徐雅思挂了个电话。在家也没等多久，徐雅思便来了，穿着一款白色的连衣裙，犹如芙蓉出水一般。只不过，美女当前，胆小的段伏枥自然是不看多瞄，赶紧打开电脑是怎么一回事。

电脑能够顺利进入Windows XP，并且也能正常连接到家里的路由器，但就是打不开网页，QQ什么的都无法登陆。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是因为电脑中毒了。可是据徐雅思说，她已经装了杀毒软件，并且刚刚还查到病毒，并且清除了。

没错，原因就是这样！有些病毒感染了系统文件，而一些杀毒软件一顿胡杀之后，并没有恢复原状，最明显的结果便是无法上网。如果要让一个对系统不是很熟的人在

这种情况下恢复上网功能，似乎有点登天之难了。这对于段伏枥来说也是如此。怎么办？莫非要在美女面前丢脸？哼，搞不定，那就用出杀手锏吧！

段伏枥对徐雅思说：“你这系统不行了，需要重装，否则搞不好！”

徐雅思问道：“那上面的资料会不会丢失？”

“不会啦，因为只是装到C盘而已。除了C盘以外，其它盘符的东西还是在的。”

“哦，那你就重装吧！”

既然命令已下，还等什么？动手呗！不过现在装系统已经不像以前了，为了快捷，使用的是GHOST恢复。只可惜段伏枥在美女当前，心情激荡，没想到手一抖，目的地选的不是C盘，而是整个硬盘；可偏偏，此时的段伏枥像鬼迷心窍一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个错误，继续点击“NEXT”！在滚动条的跳跃之下，段伏枥和徐雅思展开了愉快的国际谈话。

GHOST的速度只能用快一个字形容：快！十几分钟之后，一切完毕，段伏枥打开“我的电脑”，傻眼了：只有一个C盘！其它盘符全部不见了！刹那间，段伏枥冷汗直冒！靠，点错了！咋办？这下要糗大了！俗话说，只有业内人士才知水深浅，自然不能在美女面前说自己搞砸了，那自己的老脸往哪里搁啊？呃，虽然这脸也不算老，但也不能这么丢吧。

于是，段伏枥信口开河：“你这病毒太厉害了，居然搞得其它盘都删掉了，重装系统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徐雅思惊讶地问道：“啊，怎么回事？”

“因为这病毒检测到要装系统，不甘心自己被杀，所以在被杀之前，先将别的盘

给删掉了！”靠，这嘴脸，不去当奸商可惜了。

“哦，原来这病毒这么厉害啊？”幸好，徐雅思深信不疑。

“差不多弄好了，你先看看，我先做饭去了。你今晚在这吃吧？”

“你还会做饭啊？”徐雅思再度露出惊讶的表情。

“那是当然，我可是家庭煮男呢~”家庭煮男？瞎扯。在今天之前，段伏枥唯一做过的和吃饭有关的事情，就是泡面；如果再深入一点，那就是水煮饺子。除此以外，一无所知。只不过，不知者无畏，段伏枥想着：不就做个饭嘛？有啥难的？不就是油滚烫了然后将肉什么的放进去，随便翻翻就搞定了。程序这么复杂的，不是人人都能懂得的东西，自己还能入得了们，何况这日常的做饭？虽然没有做过，但无师自通嘛！

无师自通？嗯，一顿瞎弄还差不多。鸡翅，要怎么洗呢？嗯，应该用水冲冲就好，那些还没拔干净的毛吗，应该吃了也没事，不管了。瘦肉？这玩意是要切的吧？可怎么切出来大小不一，有薄又有厚啊？原来这菜刀还要用得水平啊。这白菜，应该最简单了，剥开，然后撕掉不就是手撕包菜？是先热锅还是先放油呢？不管了，应该都差不多。哇塞？为什么这油到处溅出来啊？还要边躲避边炒菜啊？怪不得武林中很多暗器高手都是厨师，原来是这么练出来的啊。鸡翅做什么花样呢？可乐鸡翅吧，据说这步骤很简单。不过，可乐鸡翅是放糖呢还是放盐？

一番折腾之后，不多久，不，应该说，等到花都谢了，黄花菜也快要凉的时候，段伏枥终于大功告成，很高兴地对徐雅思叫了一声：“吃饭了，尝尝我手艺！”

“好~”

“你先坐着，我先看看饭煮的咋样了。”只是，当段伏枥走到电饭煲的时候，傻眼了。之前伍定轩为了省钱，买的是一个山寨版的电饭煲，没过多久工作就不正常了，不能够自动跳闸，需要自己掐时间断点。虽然今天伍定轩特意提醒了段伏枥，但段伏枥做饭时手忙脚乱的，压根儿就忘了这事。于是，结果便是——饭糊了！并且这糊的还非常有艺

术，水分全部干透，米饭整个粘合在一块，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圆饼，并且还是硬的！硬的！硬邦邦的！就跟个圆形的砧板有神马两样？

不得已，段伏枥非常无奈地对徐雅思说：“那个电饭煲坏了，饭煮糊了，我们今晚光吃菜好了。”

徐雅思想笑，但很明显憋住了，礼貌地说到：“没事，今晚这么多菜，吃完了就饱了。”

“来来，试试这个可乐鸡翅。”

徐雅思夹了一块，尝了一口：“这个，好像还没熟吧？还留有血啊……”

“啊……哦……那不要吃那个了，尝尝这个，小炒肉！”

“这个，好像是不是炒过火了？有点糊了，苦苦的……”

“啊……哦……再试试这个，手撕包菜……”

“这个，好像还没洗干净哦……上面还有些黑黑的东西……”

完败！彻彻底底地完败！神马展示厨艺？神马无师自通？摆明是自取灭亡啊！

“呃……我请你去吃烧烤吧……”

“可是，这些菜怎么办？太浪费了。”

“没事，下面有一条狗，拿去喂它。”

“哦，好吧……”徐雅思放下筷子，同意了。

段伏枥赶紧回到房间，换好衣服，将这些饭菜装到塑料袋，和徐雅思一起往楼下走去。狗是楼下的小卖部养的，路过的时候，段伏枥将菜倒到狗盘里。那狗够也真够灵敏的，扑哧扑哧地跑过来，伸头就往狗盘舔去。不过，也就是舔了一下，狗狗抬起头，幽怨地看了段伏枥一眼，转身就走了！是的，没错！它没有吃，而是转头就走！马勒戈壁的，不是说狗改不了吃屎吗？连屎都吃的狗狗，居然连俺做的饭都不吃！你这狗狗太伤人类的自尊了！

徐雅思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下笑了起来：“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菜吧，应该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什么？”

“狗不理……”

天津的童鞋们，俺对不起你们啊！你们那包子哪叫什么狗不理啊，我这饭菜才是真真正正的地地道道的如假包换的狗不理啊！

只见黄昏的余晖之下，一个脸上写满了杯具的男生，和一个实在憋不住笑的女生，晃晃悠悠地向烧烤地摊走去……

图：糊得可以当砧板的米饭



## 第38章

自从会见了律师之后，时间又过了一周，期间还是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段伏枥依然还是赶最后一班公交，周六还是依然需要加班。不过，经过王健的努力，这板子终究还是跑起来了。不过，这跑起来的概念也就是能够进入Windows ce的界面，可以看到经典的蓝色屏幕。只是以此的代价便是，板子上乱七八糟的飞线。因为在布板的时候，将LCD的接线顺序搞反了，为了能够继续调试显示，需要将PCB版的连线割断，然后再重新连接到座子上的相应引脚。这座子的间距，段伏枥数起来都觉得头晕眼花，可王健居然能够一一将这些引脚飞线，焊接的功力可见一斑。

这段时间，段伏枥的UI基本上已经完成，已经能够切换窗口和执行相应路径的程序。这程序功能比较简单，如果是高手来写的话，最多也就是两三天的事情；但对于段伏枥来说，意义却不同凡响，毕竟这是自己第一次使用纯粹的Win32 API函数，由头到尾一步一步构建的程序。虽然也花了接近三周多的时间，但相对于段伏枥在浩程微用MFC写的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却又算得上神速了，至少可以说是进步很大。

只不过这程序界面却着实不敢恭维，可这有啥办法呢？图标啊，背景啊，都是段伏枥从别的程序中拷贝过来的，然后用画图来做一些修正。连半吊子的美工水准都算不上，又谈何来的美观？这问题段伏枥自然也是和武总有谈过，每次武总会说：“嗯，没关系，先让功能起来，后面美化的事情以后再说。”

只不过武总似乎总是会忘事，没过几天看到这破落的界面，又会质问段伏枥：“怎么这界面这么丑？你不能将他搞快点？”

于是，这时候段伏枥只好又重新解释，说明程序界面丑并不是因为代码问题，而是欠缺一名美工，末了，要让武总想办法，能不能招一名美工，或是找别人来做做界面。这时候，武总便又会说：“别急，我来想办法。”但这话总是一句空话，基本上过了很久，都不见任何美工的讯息，于是最后还是段伏枥用粗糙的画图工具，做做简单的修正。

段伏枥也跟黄华中抱怨过这问题，但黄华中也显得很无奈：“唉！老武这个人呢，就是小气。自己偷偷做产品给现在的公司，肯定不敢让他现在公司的人帮忙了。但要让他出钱请美工，他又肯定是不愿意花钱。那界面就先这样吧，等以后我们赚了钱，就可以不用受他约束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缺什么人就请什么人。”

既然上头都这么说了，作为小虾米的段伏枥还能说些什么呢？只能尽着自己的能力，这界面能做多漂亮就做多漂亮咯。其实，这便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最大区别。如果是

大公司，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可谓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坑是浇粪还是施化肥，都有明确的规定；而小公司呢，就没那么多讲究了，管你有多少个萝卜，只要有坑了，你就必须给我种进去。所以，在这两种环境之下成长的程序员，有截然不同的品质：大公司的，知识面比较窄，但专研的程度却比较深；小公司的，知识面非常广，但专研的程度却相对来得浅。这两种品质，却无法说哪种比哪种更为优越，也无法说哪种更容易提升自我价值。假设一家公司，需要拿原厂的BSP来开发产品，那么会选择知识面广的程序员，因为他能解决很多产品的问题；而如果选择专研度很深的程序员，如果他所专研的那部分没有任何问题，限于知识水平，他又不能在别的方面对产品有帮助，那么他对于公司来说只是一种浪费，摆设而已。可如果一家公司，特别是原厂，如果他要开发配合芯片的BSP，那么绝对会选专研度深的程序员，因为原厂只需要程序员去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甚至想在这领域中超越竞争对手；但如果招的是知识面广的，那么他也只能打打下手，解决一点简单性的问题，很难对产品的竞争力有质的提升。

对于现在的段伏枥来说，他处于的便是一条走向知识面广的道路上。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自身那个菜鸟水平，限制了他现在无法做到对技术的深入；而公司的状况，更是让他只能当成多面手。

没多久，公司便加入了一名新同事，女的，做硬件的。当段伏枥早上来到公司，发现已经有一个女人坐在自己旁边的位置时，有点惊讶；特别是当她站起来的时候，更是震惊了：哇塞，这女的好高大威猛啊！壮硕，估计走在路上，绝对没有小偷敢惹她。当然，这的确有点夸张，其实这女同事的身材还算好，只不过那近1米8的个头，也许用玉树临风来形容还差强人意，如果用小鸟依人的话那是大大沾不上边的——小鸟？鸵鸟还差不多……

女同事的性格更是落落大方，见段伏枥来了，主动自我介绍：“你好！我叫沈俊，是新来的。”

段伏枥忙不迭地说：“哦，哦，你好，你好~”

段伏枥不是沉默寡言的人，沈俊也不是那种羞羞答答的，没多久，两人倒也谈得来了。段伏枥好奇地问：“你是哪人啊？”

“湖南的，长沙的。”

“湖南的？那么高？”段伏枥有点惊讶了。因为大学是在湖南湘潭念的，自然身边有不少湖南的女生，可是基本没有多少和沈俊一般的高度。在湘潭的土话里，将女人一般管做妹坨，意思是不太高的意思。只不过这“坨”字在段伏枥的印象中，在两广似乎只用来特定形容某一样东西，所以每次上街听到别人“妹坨妹坨”地喊，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

“噢！我爸是江西的，后来才到的长沙啦。”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你那么高。”

“没有吧？我长沙的朋友都很高啊。只不过我来到深圳之后，才发现这边的男生比较矮。”

“……”呃，这确实没错。在现在同事的身高来说，的确是最高的了，如果天要塌下来，那么绝对砸的第一个人便是你……

段伏枥赶紧转移话题：“对了，你怎么决定来这里的？”

沈俊回答说：“因为我快毕业了嘛，所以要找个地方实习。刚好我舅舅的合作伙伴是黄华中的朋友，他介绍我来这里的。”

噢，原来如此，段伏枥一开始还以为武总发了什么善心，突然招个人来呢。后来，不知道聊到什么话题，沈俊悠悠地说：“不过工资没多少，才两千块。但我想想，反正是实习，我爸妈又在这边，所以倒也没觉得什么。”

两千块，刚毕业……突然间，段伏枥想起一年前的自己，1500的工资，不觉间有点恍若隔世却又无比熟悉的感觉。只不过那时候早上还有牛奶，晚上加班的话还有加班餐，可是现在的公司，却是什么都没有。看着现在的沈俊，不觉间看到了以前的自己，颇有几分可怜的感觉。只不过转头一想，一年又过去了，新的应届生也要出来了，自己的水平还不见有太高的成长，如果自己要找工作，在这番应届生的浪潮冲击之下，自己又能有

多少胜算？这么想着，又对自己有了几分凄凉。可是路毕竟还是要走的，走得如何那是要看自己造化，与其去抱怨，不如自己来掌控命运。所谓的高手，不也是从菜鸟起家的吗？笨鸟先飞，虽然自己已经无法做到“先飞”，但至少能做到“早起”吧？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只要自己不放弃，还是一如既往地努力，相信在技术上定有斩获。

俗话说，美女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像沈俊如此鹤“立”鸡群的，自然也有人搭讪。没过几天，沈俊就很郁闷地对段伏枥说：“怎么办，电梯有人和我搭讪。”

段伏枥见惯不怪地回答道：“搭讪有什么奇怪的，你不理他就是了。”

“可是，他问我要电话号码，我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就给他了。没想到这几天他晚上天天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玩，烦死了~”

“哈，干脆你就从了他吧！”

“可是我有男朋友啊，并且我对比我矮的男生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居然还给人家电话？怪不得有话说，胸大无脑。可看您这身材，也不像无脑的样子啊……

“好吧……今晚加班他如果还打电话过来，我帮你给挡掉。”

“你要怎么挡？我跟他说有男朋友了，他还不是照样天天烦我。”

“哼哼，我自有妙计……”

果然，电话按时而来。大概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沈俊看了一眼，急忙将电话递给段伏枥，说：“来了来了，就是他！”

段伏枥接过电话，开头第一句自然是礼貌地说道：“您好！”

显然电话那头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声，显然一下子也愣住了，结结巴巴地问道：“啊……那个……沈俊在吗？”

“她在洗澡，等一下还有点事，你过一个小时之后再打过来吧。”

“哦，好……”说罢，电话那头就挂了。

“怎么样，我估计那男的不会再打电话来了。”段伏枥一脸正经地对沈俊说道。

沈俊两眼汪汪地幽怨一般望着段伏枥，哭笑不得地说道：“我的清白啊……就这么毁了……”

以沈俊的清白为代价，这纠缠男再也没有给沈俊打过电话，据说在电梯碰见也不会再搭讪了，段伏枥成功地又完美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第39章

搭配几个面目不咋地的图标，以及界面功能的基本正常，段伏枥的UI程序就算大功告成了。以前在浩程微的时候，没有为最后的软件质量把关，而现在这个利剑电子，规模更不比从前，更加不会有专门的测试人员。如果说以前还有别的同事可以随便点点来进行点小测试，现在就只有段伏枥一个人，自己觉得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了。让黄华中和老柳来检测？那纯粹是做梦。让沈俊来？对于软件一窍不通的她，对于这测试更是不在行。

UI程序完成，接下来还有一大堆的应用程序需要开始，音乐播放器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这时候段伏枥也稍微耍了个小心眼，并没有马上开始音乐播放器的编写，而是跟大家说，这UI还要完善完善。武总是不管技术的；黄华中名义上管开发，对于段伏枥做的事情也不甚了解；而老柳也在忙自己的事情，也不会去干涉，所以段伏枥的工作其实都是由自己来把握。于是，段伏枥便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来看看最近新买的技术书籍：

《C++ primer》。

本来一直对自己的C++非常有信心的段伏枥，当看了这本书的前几章，就对自己的水平产生了怀疑：怎么那么多东西没见过，甚至可以说根本看不懂。原来C++和自己以前学的那么不一样啊！其实这也怪不了段伏枥，开始接触C/C++的时间要追溯到大二时期。那时候首先接触C语言所用的书是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段伏枥将这本书反反复复看了几遍，书中的练习题也一题不落地全部做完，再加上学校考试时获得全专业最高的98分，以及非常顺利毫无悬念地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二级和三级考试，让自己的信心膨胀到几点。大三的时候，学校又开了一门C++课程，所用的自然也是国内的教材，而老师的水平其实也不咋地，讲解C++就当C一般来讲，并且还只是停留在语法的层面；唯一和C++沾边的，是类的语法，可是这个在老师的口里，也只是两节课的分量。更为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老师的水准也只停留在讲课的阶段，在实际操作方面，和菜鸟无异；特别是一次上机实验课，一名同学按照书上照搬的程序无法正常编译，老师看了半天也查不出个所以然。反而是后来站在老师后面的段伏枥，一眼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代码中将应该是半角的“;”写成全角的“；”，难怪乎无法编译通过了。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把老师难倒了，其水平可见一斑。

处于这个环境之下的段伏枥，可谓鹤立鸡群，信心满满的他，自然认为C++无非就那么一回事。所以毕业之后，在简历上大言不惭地写到：精通C++语言。可当他翻开《C++ primer》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之前所学的那些C++知识，以分量来论根本连十分之一都没有。不要说什么精通，甚至什么熟悉，其实自己知道的就是那么一点皮毛，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标准程序库？流？即使是转换，段伏枥之前也不知道还有四种形式，只知道一个括号直接就转了。

那么为什么大学的教材普遍不采用《C++ Primer》呢？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和教学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像段伏枥的C++老师一般的水准的，其实并不是个特殊的个例，在国内很多大学都是如此：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没有用过C++做过什么项目，甚至连程序都没写过几个，就来直接教本科。像这样毫无经验的老师，他能看得懂《C++ Primer》吗？作为老师都看不懂，那怎么教学生？万一学生有什么问题，请教老师，那么岂不是糗大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形，很多学校便只能拿最简单的谭浩强的教材了。谭浩强教材里清晰印刷着庆贺本书印刷达上百万本，其实这是对国内高等教育的最大一个讽刺，也是扇予的最大耳光。

不仅如此，很多老师对于当前技术的把握，也是非常有问题。两耳不闻窗外事，是很多老师的通病。当年计算机网络的课程设计，需要做一个简单的通过TCP/IP通信的小程序，基本所有的同学都是用VC。不过也不用指望大家能写出和QQ一样的漂亮外观和功能，只要有个简单的界面，在两台机器上能够互相发送信息即可。只是段伏枥非要独出心裁，根本没有使用VC，也没有用最简单的VB，而是E语言。



E语言是国内开发的一门编程语言，缔造者是吴涛。和别的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他并不是用26个英文字母，而是用汉字！也因此，这门语言的宣传口号是：不懂英文，也可编程！不可否认，这门语言对于编程来说还是有一定贡献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是计算机科班出身的，没有多少编程基础，但却又想点小程序的人来说，E语言确实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其语言的支持库，将大量的Windows API函数封装简化，不仅分类查找方便，还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的确的确是方便了程序员。仅以此简便性而论，VB也望尘莫及。

但E语言也只能仅限于此了，如果是计算机科班出身，并且还有志于在计算机行业有所造诣，那么使用E语言无异于自杀。不懂英文，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借口。不懂英文，并不妨碍编程水平的提高，因为现在太多的资料，都有相应的中文版；但不懂中文，却绝对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走，因为很多最新的资料，都是首先以英文的形式出版，而对应的中文资料，很可能滞后一年半载，甚至可能永远没有。在这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年代，如果无法掌握最新的技术，可能就难以获得太大的发展。如果具体到嵌入式领域，不懂英文，那简直是举步维艰。比如调试一个芯片，不用说，肯定要看芯片的Datasheet。而这Datasheet，毫无疑问，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即使是国产的芯片，为了和国际接轨，为了打入国际市场，也鲜有中文版的资料。

那是不是说，做嵌入式开发的话，需要非常强的英文功底呢？比如英文六级啊之类？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Datasheet资料，来来去去也就那么些单词，虽然第一次觉得很陌生，但查查字典就没事了，何况一回生，二回熟呢！久而久之，那些英文单词就映入脑海了。只不过，有一些还是误入歧途，为了锻炼自己的英语，抱着英文小说看。可因为小说和datasheet的词汇量关联度实在太低，即使小说能读个滚瓜烂熟，甚至倒背如流，也不一定能看懂常用的芯片资料。如果真的想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妨随手拿个芯片的datasheet，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多几遍，弄懂相应的语法啊，用词什么的，往后就没啥问题了。

段伏枥不是那种死板的好好学习的学生，到网络课程设计验收时，一顿胡扯：“老师，您应该知道最近国防科技大学出了麒麟操作系统吧？那简直就是中国人的希望啊！为了避免微软的Windows XP独占市场，国人出了多大的努力！特别是，这系统要是用在国防上面，简直是一个不可攻破的防御线啊！老师您也肯定知道，这国产的操作系统，要想在上面写程序，用的就是E语言！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用E语言的原因！支持国货，无坚不摧！”

段伏枥这番话其实是狗屁，麒麟操作系统用的是FreeBSD内核，当时的E语言还只能开发Windows平台的程序，哪来的两者结合？可这老师看段伏枥说得信誓旦旦，居然没有丝毫怀疑，还一直夸段伏枥有能力，属于创新性人才，并且最后还给他弄了全系为数不多的“优秀”！要是老师能多留意一下业界的新闻，不那么闭塞，估计段伏枥这番话一出，这设计肯定会被打入不及格的行列。

在段伏枥有限的悠闲的这两天，官司那边也有了消息。据王健说，律师已经递送了传票到Micheal所在的公司，让Micheal回应何时出庭；如果一直没有回应的话，那么一个月后将做缺席审判处理。而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样子Micheal也不会回应这封传票，也就说，届时的缺席审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类似这样的员工欠薪事件，其实存在很多，只不过暂时没有相应的机制用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但话又说回来，在国内如果是属于不被重视的群体之一，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不被重视，意味着问题不多，或是不那么严重。

虽然这几天段伏枥闲了点，但却莫名其妙多了几分烦躁，至于为什么，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段时间主要是看书，没有太多的事情，但段伏枥还是依然十点多接近十一点才下班。自从第一版飞了线能够显示，接着准备第二版之后，武总已经晚上不来公司了，但却每天十点左右会打个电话，嘘寒问暖。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员工很关心，但实际上是查岗，看看大家十点左右是不是全部下班了。段伏枥已经不是刚出炉的涉世未深的职场菜鸟，虽然还有很多东西是看不透，但这么明显的查岗，他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此，段伏枥每天就在等武总的电话，接完后立马下班走人。

这天还是一如既往，段伏枥踏着昏暗的灯光，走在回家的路上。走过天桥的时候，一个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约摸七十来岁，躬着身子坐在天桥的一侧，旁边的一块布上面摆满了很多田字薄。田字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算起来，最后一次见到田字薄，已经是二十多年前，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了吧，主要是小孩子用来练字。在这个使用键盘比用笔还要多的现在，又有几个人会买这田字薄呢？何况又是这个寒风瑟瑟的晚上。

夜风有点冷，当一阵刮过之时，老人便把自己的身子缩了一缩。

不知道为何，或许是觉得同样是为生计奔波，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便在小地摊前停下了脚步，蹲下来问道：“阿婆，你这么晚还不回去啊？”

老人睁开稀松的双眼，看了看段伏枥，也许很久没有人和她说话了，回答的声音有几分颤抖和激动：“再摆一下，我才回去。”

“为什么这么晚还在摆摊啊？”

“没办法啊，白天那些城管还在，他们会把这些东西给收走，他们很凶的！”

“哦……这么晚了，天也挺冷的，你回家呆着不是很好吗？”

“家里就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黑呼呼的……坐在这里，还有路灯，还能看着有人走过……有一些还会和我讲讲话……”老人的话语略带着几分寂寞，以及多了几分哽咽。

“你家小孩呢？”

“哎……”老人长叹了一口气，颤颤巍巍说道：“我有两个儿子，在工地给人家打工，也没赚到几个钱……他们底下还有几个小孩，经常吃不饱饭……我一个老人，搁在他们那，他们吃的肯定就少了……为了让我孙子啊孙女啊能多吃点，去年我就偷偷地和一个邻居跑出来，住到这边……还好那邻居这里还有一间小屋子，刚好能躺下我们两个人，……只不过后来那邻居有一次不知道招惹了谁，被带走了，现在小屋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虽然老人有些口齿不清，听起来有点费力，但段伏枥还是大致了解老人的言语，眼眶不禁有几分泪水：“你在外面那么久，难道你不想家吗？”

老人充满皱纹的脸上浮现出凄凉的笑容：“想啊！我还想抱抱那孙子呢……可是我这一回去，什么都做不了，不是给我儿子添麻烦吗……”

段伏枥听了，不由思绪万千，可也只能于此。他能做什么呢？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程序员，很多事情他都做不了。他不能像那些慈善家一样，腰缠万贯，能够豪气万丈地对老人说：“这些田字薄我全要了，另外，我再给你十万块钱，赶紧回家看看孙子吧！”他所能做的，只是将刚刚买的一瓶还没开封过的绿茶轻轻放在老人的旁边，然后花上10元拿走几本田字薄，继续让那个寂寞的身影留在天桥上……

段伏枥有种想大哭的冲动，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他不禁联想到自己，以后等哪天老了，是不是也会为了不给自己的小孩添加负担，而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冷风中摆个小地摊？很多人都说程序员吃的是青春饭，自己真到那个岁数了，会不会失业？那时候自己应该结婚了，有了小孩了，也许自己还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可这经济支柱居然无法找到工作，无法给予自己爱人和小孩基本的温饱，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可怕概念？突然间，段伏枥有点慌了，虽然知道自己还没到那个年龄，甚至说还要很长时间才到达那个阶段，可是习惯于未雨绸缪的他，却觉得有那么点不寒而栗……第40章

虽然黄华中和武总并没有太多过问应用程序的编写状况，但已经几天没有敲打代码的段伏枥手已经开始痒痒的了。忙里偷闲固然好，但也不能太过分，毕竟需要做的东西，再怎么拖，也是必须要完成的。放下看了大约1/3的《C++ primer》，段伏枥开始了音乐播放器的旅程。

如果要做一款杰出的音乐播放器，特别是想在音质方面鹤立鸡群，那么熟悉编码解码是非常重要的。可这对于数学不怎么样的段伏枥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所幸公司的这音乐播放器，只要能够正常播放音乐文件，简单的快进快退停止之类能实现就可以了，至于音质神马的，都是浮云。因此对于段伏枥来说，首先要知道的是，在Windows CE下如何去播放。

现在的程序员是幸福的，至少比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的程序员要幸福多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度娘和谷歌。只不过，搜索出来的结果，却是非常沮丧的。基本上所有的帖子，关于视频播放的，都是采用Windows Media Player这个ActiveX控件。而这个控件所使用的基础嘛，却偏偏是MFC。自从认识到Win32 API好处的段伏枥，断不可能回头再去整这个折磨人要死的MFC。其实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段伏枥想吃回头草，情不甘心不愿地回头打理MFC，注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杯具——因为Windows CE没有Windows

Media Player这个控件！那有没有不使用这可望而不可及控件的方法呢？答案是：不知道。即使段伏枥跑去书店，翻看相应的多媒体书籍，所用的，也都是Windows Media Player！

一筹莫展！难道这个音乐播放器的命运，只能归于流产？这实在太打击人了吧？搜索了大半天都毫无头绪，段伏枥觉得有点灰心了，暂时也没有太多的心情再去一页一页网页查看，索性便在QQ上和徐雅思聊起天来。自从那次给徐雅思修完电脑之后，段伏枥很顺利地就拿到了她的QQ号码，平时有事没事也会在QQ上聊上几句。不能不说，QQ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玩意，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之间的感情。特别是有一些人，如果使用电话，那么会紧张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如果是在QQ，因为还有思索的缓冲空间，反而聊得不亦乐乎。段伏枥和徐雅思目前就处于这样的状况，如果段伏枥打电话，肯定匆匆忙忙不到十句就会挂断；但在QQ上，却能滔滔不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QQ其实也称得上划时代的红娘，估计通过QQ，先慢慢熟悉，然后进一步发展为情侣，最后走到一块的为数不少。没有QQ，或许这世界上就多了很多单身剩男剩女，特别是属于程序员这一族群来说。当然罗，如果没有QQ，或许也没那么多小三……



姜还是老的辣，别人的一句话，很可能便是解脱自己苦苦思索无果的指明灯。虽然老柳属于那种绝对不会和别人分享自己成果的自私分子——这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给公司的电脑设置密码，并且不在座位上就一定会将电脑锁住——但对于不是他所拥有的东西，或是他不屑于乃至掌握不了的知识要点，他还是非常乐意分享的。当然咯，这所谓的“分享”也不要抱有太高的指望，他最多会说：“哎呀！这个简单，你可以看看Windows CE下面的源代码吗，那不是有例程吗？”如果在继续深问下去，比如在哪个文件夹，或是什么工程，那么他直接哑火了。往往这时候，他会很有气势地非常严肃地说：“你这样懒惰不行啊！你需要自己去找，这样子记忆才够深刻。”

每次遇到老柳的挖苦或是欲言又止，段伏枥总在心理暗暗骂道：“就那么点技术，有必要保守得那么严密吗？”或是：“这东西如果你不懂，直接承认又不会丢你面子，哪有人什么都懂的？可你有必要这么怒气冲冲地教训人嘛？”可这一次稍微有点不同，虽然只是一句话，但却给了段伏枥无限的想象：Windows CE是开源的，而它自带了媒体播放器。它既然没有Windows Media Player控件，那么这自带的播放器是如何实现的？这个，如果查看代码的话，应该能知道一些端倪吧？

想到这一环节，段伏枥颓废的心情一扫而空，和徐雅思说了句要忙去，就开始在烟波浩渺的Windows CE代码中搜寻起来。说天无绝人之路也可，或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也行，段伏枥终于找到了播放媒体文件的方法。准确地说，应该是找到了能够播放媒体文件的工程。虽然这工程最后生成的程序并不是自带的媒体播放器，而是一个最简单的测试播放的小程序，但对于仅仅只是要了解媒体播放如何运作的段伏枥来说，这已经足够了。甚至可以说，这精巧的小程序，比那复杂的播放器要好很多，它可以没那么多逻辑层，可以让段伏枥能够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如何播放这个要点。也正是如此，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段伏枥已经明白如果要播放媒体文件，大致需要调用哪些函数，以及这些函数的次序。

不过段伏枥并不满足于此，因为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将这些操作多媒体的函数放到界面的逻辑层里，那会显得代码非常杂乱，特别是可读性非常糟糕，远远不如使用控件的简便。但这似乎也有解决之道：自己将这些操作封装为一个类，只是暴露出类似于Play, Pause等接口，界面逻辑层只需要简单调用即可。这个和之前做UI界面时只是根据每个界面划分，更显得有逻辑和地道一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段伏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功能类——CMedia——诞生了。

其实对于很多程序员来说，如果公司的管理比较疏松，允许员工复制代码的话，他们都会携带自己所写的代码至下一家公司。只不过，当去到下一家公司的时候，绝对不会直接将之前的程序原封不动使用，因为这毕竟还多少牵扯到一些版权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原封不动的话，不一定适合新公司对于程序在逻辑层的要求。而这时候，很多程序员就仅仅是使用之前程序的部分代码，比如播放器的话，只是使用播放核心的代码；至于逻辑层，则是根据新要求重新构造。这个时候，能否将核心代码提炼出来，便决定了后

续的使用是否能够快速简便。也正是如此，便有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业界潜规则：老程序员的跳槽，肯定是带着几个类到处跑。换个角度来说，将代码根据用途不同进行分层，不仅对于现在的公司有利，对于后续的个人也不无益处。

以前在浩程微的时候，吃饭从来不会和老柳和黄华中一起，但搬过来之后，只有这几个人，自然是大家一起了。当然，这还是有个人例外，张文香是自己带饭，中午自己呆在办公室。吃饭是在旁边，一家名为蓝白的快餐厅。点菜方式和学校食堂差不多，菜分门别类，自己随意挑选；选择完毕之后，坐在座位上，会有专门的人来计算价格。如果有时候吃的非常快，当计单员还没过来的时候，吃完的那个菜有时候还不用记账。至于最后费用，不是每个人分摊，大部分时间是老柳和黄华中买单。但次数多了，总是过意不去，所以有时候段伏枥和沈俊还会抢着买单。

这天，段伏枥因为需要到华强北买个电池，所以没有和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听别人说，中电上面有个快餐，据说味道还不错，段伏枥便去换个口味。说实话，味道其实说不上非常美味，但至少还过得去，不过价格就比较贵，吃一次可以，吃多了就觉得有点舍不得了。吃完饭后，段伏枥坐上电梯，同行的还有一对小情侣。

谁说中国人不开放？已经非常和国际接轨了！你们这对小鸳鸯，在俺这个单身汉之前牵牵手也就罢了，亲亲嘴俺也忍了，可你们能不能不这么乱摸？乱摸也不要这么明目张胆吧？手都伸进去了！麻烦你们两个亲热的时候，能不能回家再继续啊？这现场的表演，你让俺这个只能靠自己双手的单身汉来说，情何以堪啊？

这时候，一个空灵的声音传来：“够~淫~荡~”

这声音，立马激起了这对小鸳鸯的愤怒：“你说什么？有种你再说一遍！”

很显然，这鸳鸯的声音是冲着段伏枥来的。可段伏枥愣了，因为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啊！

女鸳鸯的泼妇气质出来了：“不是你说的，难道这里还有别人嘛？什么够淫荡？我们做什么，关你什么事情？你不看不就好了吗？像你这样的人，肯定找不到女朋友，一辈子就只会用双手！”



俺现在没有女朋友，是没错。可您佬能不能留点口德啊？不仅诅咒俺找不到女朋友，还要一辈子用手！难道非要俺的手长老茧您佬才满意啊！

段伏枥有口难辩，但还是不能不辩：“真的不是我……”

女鸳鸯火更大了：“你以为你故意变声音，我就听不出来啊？做贼心虚，你这种人，假惺惺的……”

女鸳鸯还打算继续撒野，这时候，那个空灵的声音又出来了。不过，这时候段伏枥听清楚了，什么“够淫荡”，那是“going down”！英文！中文的意思是正在往下！

不知道这对鸳鸯是否听懂了这英文，但至少他们已经知道这不是段伏枥发出的声音。电梯刚到一楼，门一打开，这对小鸳鸯飞一般地跑了，只留下目瞪口呆的段伏枥。不识英文的小鸳鸯伤不起啊，伤不起……

注1: CMedia类源代码: <http://blog.csdn.net/norains/article/details/1712083>

## 第41章

将播放的核心封装为CMedia后，剩下的事情便是逻辑层了。对于写过UI程序，并且之前还做了点小程序的段伏枥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唯一的难点在于，播放的时候该如何显示滚动条以及时间。其实CMedia封装了获取当前时间的接口，当然也有获取整个长度的，根据两者的比例可以算出来滑动块的位置。至于时间的显示，只要转换一下，也根本不在话下。只是如何应该在哪里获取呢？主线程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只能被消息循环占据。所以，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多线程，而这便是段伏枥多线程旅程的开始。

如何开始多线程，也是有章可循，在《Windows CE程序设计》就有相关的章节，只

需要调用相应的函数即可。是不是非常简单？段伏枥也是这么想的。不就是在线程函数中获取时间，并做显示吗？有什么难度啊？相较之以前的菜鸟阶段，段伏枥整这音乐播放器的逻辑层速度也就快多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将整个程序给完成了。看着自己亲手完成的音乐播放器，虽然比不上千千静听啊之类，但也让自己兴奋了好一阵。可在实际的测试中，段伏枥却发现了个致命的问题：在切换下一曲的时候，偶尔会崩溃！

怎么回事，段伏枥这下可头大了。仔细查看了下代码，也找不出蛛丝马迹。索性将刷新线程给屏蔽掉吧！没想到，这么一来，一切正常！原来问题是出在多线程上！可这线程会有什么问题呢？咋看都不像有病的样子。段伏枥为此而苦恼了好几天。万事总有其原因乃至解决之道，有一天段伏枥不经意间看到一篇帖子，提到多线程可能会有资源占用的问题。不过这文章全是英文的，自己也没有仔仔细细全部看完，但毕竟给予了灵感。而顺着这灵光一闪，段伏枥找到了问题关键所在：在停止播放到开始播放另一个文件的这个间隔中，如果继续获取当前时间，那么程序将会崩溃！因为那时候实例已经释放，直接使用空指针来提领，能不出错吗？

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似乎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难：不就是因为不知道当前的播放状态而导致的吗？自己增添一个变量，分别标示播放完毕以及播放开始，然后在线程中进行判断，这不就好了嘛？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解决方式，但却并不彻底。崩溃的几率减少了，但却没有完全杜绝，偶尔的偶尔还是会崩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已经设置标志了吗？为什么还会这样呢？这问题肯定还是因为多线程，可是根源在哪里？

不得已，段伏枥只好硬着头皮将那篇英文文章看完。噢，原来如此！问题很可能在于，子线程在判断状态之后，然后开始获取当前时间的这个间隔呢，可能主线程已经将当前的实例给释放了！为了避免这情况的发生，只需要加上临界区即可。这么简单的问题，却让自己想了那么多天；而更为让自己汗颜的是，这种可能性在文章中已经明明白白写了出来，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懒惰以及怕麻烦，只是匆匆看一眼，才引发了后续时间的浪费。果然，做技术的，没有那么多模棱两可，浅尝辄止永远只能有数不尽的麻烦。

当将临界区这一利器添加到代码之后，段伏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程序再也不见崩溃了。

相对于段伏枥来说，沈俊就比较凄凉了。对于之前只接受过所谓的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普遍的动手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如何，想必地球人都知道。而沈俊偏偏也不是个例外，也是这普遍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对于硬件设计，她也是一窍不通。只不过，对于软件来说，只要你选择了一个方向，那么很容易就能找到相关的入门资料，即使是入门的书籍也是片地开花。可是对于硬件呢？那就没那么幸运了？有谁见过手把手教的入门书籍的？公司里面唯一和硬件有点沾上边的，只有黄华中，想他给沈俊讲课？那是做梦！估计

即使真想讲，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毕竟水平在那摆着。黄华中所做的，便只是将机器的原理图扔给沈俊，然后丢下一句话：“你自己看看原理图，用心点，好好学学！”

毫无经验的沈俊看着这原理图，连哭的心都有了：这些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连接啊？而这大大的一颗芯片，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段伏枥唯一能帮的，便是告诉她，可以在[www.alldatasheet.com](http://www.alldatasheet.com)网站中能够查到相应的IC资料，除此以外，也爱莫能助。不过即使这么一小点，也足以让沈俊感激涕零，毕竟可以不用那么盲目了。

黄华中交给沈俊的任务是，第二版回来了，有一些元器件没有焊上去，将它们给补上。段伏枥看着这贴片的元器件，心中不由发颤。想当年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设计就是焊接收音机。原理图，板子，元器件，什么都有，并且这元器件还是插件式的。如果仅仅以一般的焊接工的水平来看，焊接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小儿科；可对于段伏枥来说，这可真不是一件省心的火，特别是怎么焊都无法上锡。一个不合格的焊接，能期望有什么良好的结果？所以，那收音机从来就没响过，连点沙沙的噪音都没有！所幸这门课的考核非常轻松，只要你拿着一台焊好的收音机，能收到节目，递给老师听就可以过关了。而这检查，也不是像考试那般需要大家一起进行，而是一个时间点，大家轮流进行。所以最后段伏枥便借了同学焊接好的一台收音机，蒙混过关。而对于借给自己收音机的同学，连饭也不用请，因为不仅是段伏枥，别的同学也是这么做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整个专业，大概一百来号人，而做出好的收音机不到十台。换句话说，大家都是借着这不到十台的好收音机，互相轮流过关的。噢，My

God，这便是所谓的天之骄子的残酷真实……

虽然沈俊的硬件原理水平是一片空白，但在焊接方面还是过得去的。至少和段伏枥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沈俊能够焊接贴片器件，并且还能正常工作；而自己整的插件式，却是哑炮。

沈俊来了没多久，便要回学校了，理由很简单也非常充分：毕业答辩。只不过，本来预计是两周之后回来的，但到了期限沈俊还是没有回来。怎么回事呢？吃饭的时候，段伏枥问了问黄华中，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毕业答辩没通过。

毕业答辩通不过？这也太离谱了吧？虽然每个专业都是有指定的指标，规定这次要有多少人不过的，但这些指标一般是落在那些经常逃课之类的黑五类啊！沈俊再怎么看，都不像这样的人。

好奇，打个电话问问：“沈俊，怎么回事？毕业答辩没通过？”

虽然仅仅是在电话中，也能听出沈俊愤怒了：“别提了！我们那导师，在答辩前两天，说我的这个课题太空泛了，不能作为答辩的题目，让我重新选题！哎，这课题是他出的让我选的啊！还有两天，居然跟我说这课题不行！要是真不行，干嘛不早说！只有两天，你能让我怎么办？”

“后来呢？”

“有什么办法，我就只好重新选新的课题咯，这两天通宵整论文，最后还是没过。现在只能等一周后的重新答辩了”

听到这里，段伏枥明白了，因为之前他的一个高中同学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于是对沈俊说道：“噢，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过了，其实如果你做点事，那么重新答辩你一样不过。”

关系到切身利益，没有谁不心焦，沈俊急忙问道：“你说嘛！到底怎么回事，别卖关子了！我现在急死了！”

听着沈俊这焦虑的声音，段伏枥继续问道：“你没有给老师送礼吧？”

沈俊很奇怪地问道：“没有啊，这个有关系吗？”

“你这傻妞！难道你没听出来吗？答辩前两天说题目不合格，这可能吗？摆明是暗示你，让你送礼啊！你想啊，作为导师，题目可不可以还不是他说了算？何况这题目还是他自己出的，说不合格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吧吗？他要的，是要你送礼！你不送，他肯定不会让你过！”

沈俊吃惊得哦了一声，但还是有点不太相信地说到：“他不会这么恶酒吧？毕竟人家是大学教授啊！”

“哼，在中国，最恶心的就是这些叫兽和砖家，你看他们抛出来的论调，有哪些能获得大家的认可的？并且他们这些叫兽，如果评不上级别，看着别人的油水哗啦哗啦的，他们不眼红啊？他们也要拿好处的啊。那么这羊毛要出在哪里？那肯定就是在学生的身上！”

这时候，沈俊已经有半分相信：“那怎么办？我要送点什么？”

“买点酒哦，还有一条好点的烟，最好还包上个红包，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哦，那好吧。不用再送什么了吧……”

“一般来说，应该差不多了。如果这叫兽死性不改的话，也许还需要潜规则一下……”

沈俊疑惑了：“什么潜规则……”

“就是演艺圈为了争到演女主角的那个潜规则啦……”

沈俊在电话一头大叫：“啊？我不会为了这毕业证，还要献身吧？”

段伏枥无奈地说：“我不知道你那导师的品性，最多我在深圳的仙湖公园帮你拜拜佛，让他将你那导师变成阳痿吧……”

“你……”

最后，沈俊还是按照段伏枥的建议，买了两瓶酒和一条烟，当然还包了个红包，送到导师家。据说那导师一开始还假惺惺说不能收礼物，但最后还是很高兴地拿走了，并且在第二天就给沈俊电话，说让她放心去答辩，一切包在他身上。结果自然是美好的，沈俊站在答辩台，念了一下论文的前言，就被告知答辩通过。虽然沈俊最后是花了不少钱，但所幸没有被潜规则，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但至于为何没有被潜规则，是因为导师根本没此打算呢，还是说段伏枥的拜佛起了作用，那也无从考究了……第42章

深圳最高的山是哪座？梧桐山！梧桐山这名字如何由来的？据说以前一些村民爬到山顶，看到海另一端的香港异常繁华，和当时的深圳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和地下，所以不由地发出感慨：“吾同（不同），吾同（不同）！”因为粤语中“梧桐”和“不同”发音相同，故梧桐山一名由此而来。姑且不论这名字由来是否有据可查，反正今天星期日，段伏枥他们要挑战深圳最高峰。其实在深圳，因为白领实在太多，平时大多缺乏运动，特别坐了几间办公室之后，那体力下降得更厉害，像篮球啊，足球之类的激烈运动早已经玩不转了——当然咯，动辄一场七八百的场地租用费，也是一个不可不考量的因素，因此一到休息日，爬山这个既经济又环保的运动，便成了众人的首先。何况，竞技体育只能男女分离，而爬山这喜闻乐见的运动，可以男女混合——男女搭配，运动不累！

爬山的阵容可谓强大，不仅约上了刘思敏和徐雅思，就连好久没见的干姐和龙少也一并来了，当然，作为死党级别的伍定轩也是不能缺席。一行六人，浩浩荡荡地来到梧桐山脚——梧桐山，我们来了！

既然是爬山，当然不打算沿着上山公路，所以在最开始的岔路口选择的便是泰山涧。深圳的关内虽然没有工厂，但关外的宝安和龙岗两区，工厂可是淋漓尽致，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深圳很难看到蓝色的天空。不仅仅是深圳关内，其实连一海之隔的香港，也深受其苦。不过，只要一来到梧桐山，一切都变了：空气真好！特别是在泰山涧这条小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绿树，空气混杂的是泥土和绿叶的芬芳。多久没有呼吸过如此美妙的空气了？段伏枥深深地做了一次呼吸。

徐雅思看到段伏枥的举动，笑呵呵地说：“看不出来你还挺会享受生活的啊！”

段伏枥回答说：“那是，在深圳呆了那么久，从来没有呼吸过如此清新的空气。”

“你这男人还那么感受细腻啊……”



听到两人的对话，龙少插话道：“男人就不能细腻吗？”

徐雅思答道：“男人不都是大大咧咧的吗？细腻的都是女人，男人比不了的。”细腻的都是女人，刚刚还说自己细腻来着，这话听起来怎么觉得有那么点怪怪的？

龙少坏坏地笑到：“其实女人和男人的区别，只要一个词语就足以形容了。”

徐雅思好奇了：“什么词语？”

龙少突然转变了笑呵呵的脸，一本正经严肃地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男人……女人……比上……比下……不足……有余……好吧，龙少，不能不说，你那思维实在太惊讶了，您满脑子装的都是啥啊……

受《足球小将》这部漫画的影响，段伏枥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对足球乐此不疲，技术水平也不差。这几年打下的底子，虽然坐了近一年半的办公室，也没有受多大的影响，所以爬山这档子事，对于段伏枥而言也不是什么体力活，爬到好汉坡脚下，也没出多少汗。可别人，就没那么好受了。三个女人，基本上是一屁股就坐到地上，根本没挪威；伍定轩和段伏枥从小玩到大，也有踢球留下的底子，所以也还好；至于龙少，嘴上功夫了得，但体力也就那样，累得也差不多趴下了。

坐着，如果不做点游戏，是不是显得太无聊了？但大家看来都累得不行了，体力游戏是肯定做不了的；而太耗费脑力的，估计也转不过弯来；那么就来个简单点的吧：前一个人说一个成语，后面的人反着说，简单又有趣，不是吗？

这游戏是徐雅思提出的，按照大家坐下的位置顺序轮流。徐雅思是第一个：“专心致志”。

干姐是第二个，所以她先说：“志致心专”，然后再说另一个词语给下一个人。

一切很正常，很顺利，至少轮到龙少时是如此。龙少狡猾地笑了笑，说了一个名词：“今生为爱狂。”

没错，这是一首歌名，听起来很正常，但倒转过来呢？伍定轩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狂爱为生今。”听出来什么了吗？狂爱卫生巾！词组出口，自然是一阵哄笑。伍定轩也没想到龙少能想出这样的词语，自然杯具地陪着笑。

轮到段伏枥了，他轻松地倒转了词语，然后吐出一个词语给下一个人：“巴基斯坦”。

段伏枥是最后一人，所以下一个又轮到了徐雅思。徐雅思想都没想，顺口吐出：“坦斯基巴”。

瞬间，大家都不淡定了。坦斯基巴……弹斯基巴……弹死基巴……弹死JiBa……好吧，俺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前面的那个牌子写着巴基斯坦口味，顺口说出而已……徐雅思尴尬地脸红了，其它人憋得内伤。只有龙少一边大笑，一边兴奋地拍着段伏枥的肩膀，说到：“我还以为我冥思苦想的这个词够雷人的，没想到青出于蓝而胜之于蓝啊！你这不是雷人，完全是雷公啊！忒闷骚啊！小弟甘拜下风啊！”

哭笑不得的段伏枥在风中凌乱……凌乱……

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么不上山顶算不算没到过梧桐山？凭着这个信念，虽然大家累得不行了，但还是凭借着一股毅力，摸爬滚打地往上攀去。说起天池，估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长白山；但可能没有人想到，其实深圳也有天池，而这天池就处于梧桐山顶！不过这天池嘛，和风光秀丽什么的却根本沾不上边。这所谓的天池，其实就是半径不到两米的小水潭，水底铺满了枯枝败叶，还有蚊子的子牙到处晃荡。就这么一个破水潭，非常富有喜感的深圳人民还特意为此立了个石碑，上书：天池！

山顶风光无限好，只是这个视野，似乎看不到对面的香港啊？即使看得到，也看不清啊。只不过，这风吹得还真是舒服啊！只是不能享受太久，因为上山顶之前耽搁了太久，如果不快点下山，估计天就要黑了。没辙，下山呗。只不过，往往成功完成目标开始松懈的时候，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古人果然不欺我也！在下到一半山路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徐雅思突然一摔，坐在地上。段伏枥赶快跑过去，一看：扭着脚了！并且这伤得还真

不算轻，红肿胀的。所幸爬山的时候，准备还算是充分的，段伏枥赶紧从包里拿出云南白药，往徐雅思的伤处喷去。看起来还是有点痛，但至少没有像之前那么疼痛了，可是如果真要继续往下走，虽然也不是不可以，但那一瘸一拐的，到山脚下要多久啊？怎么办？不可能凉拌，必须要想办法。

刘思敏本来想扶着徐雅思下山，但发现这样两个人都不好走路，速度也实在太慢，实在赶不及天黑前下山。徐思敏只好停下来，说到：“哪位男士，有力气背雅思下山的？”

徐雅思急了，说：“啊，那怎么行？怎么能让人背啊？”

刘思敏似笑非笑地反问道：“那么该怎么办？你这样子还能自己走下去吗？难道你自己爬下去？”

徐雅思也无奈了：“这……”

没办法，凡事也得讲个轻重，看来只能是背着下去了。问题是，谁来背呢？龙少？身材最高大的自然是他，可体力最差的也是他，他自己就差要人背了，还想他背人？做梦吧！伍定轩？只不过刘思敏看来根本就没这打算，甚至是故意把伍定轩拉到一边，不让他去背。嗯，怎么看起来，这两人关系似乎有那么点不是那么正常啊？可现在似乎不是想这问题的时候吧……好吧，除了段伏枥自己，还能有第四个男人吗？

还好，段伏枥体力不差，并且路也走了一半了，背着徐雅思下山也是能应付的。只是，两人怎么都那么扭扭捏捏的呢？徐雅思一直很不好意思趴到段伏枥背上。

龙少看着就觉得好笑，不由地说：“姑奶奶，你再不上轿，今晚我们就只能在这里打地铺了。”

没辙，豁出去了。徐雅思眼一闭，鼓起勇气，往段伏枥身上一跳。所幸徐雅思还不算太沉，段伏枥确实也还能步履蹒跚往下走。等等，背部软软的那两团是什么……？暖暖的……莫非是……？哎呀……糟糕了……这小兄弟怎么不听使唤了……那么兴奋……让

俺怎么保持平衡啊……这摩擦……卡壳啊……不行，不行，在这样下去实在走不了路了……

段伏枥赶紧以需要歇一歇为借口，将徐雅思放下来，自己却一直蹲着。徐雅思觉得事情似乎不太对劲了，问道：“怎么了？”

怎么了？你说还能怎么了？可这总不能说出来吧？当成色狼是轻的，说不准还要被当成变态。所幸，蹲着这个姿势大家什么都看不到，编造个借口也非常容易：“没事，就是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蹲一下就好了。”

“啊？要不要帮你揉揉？”

“不用了，不用了，蹲一下就好……”还揉揉呢！再揉，估计今晚都下不了山啦！还有啊，俺家兄弟，你能不能不这么兴奋啊？难道真的要痛下狠手大义灭亲，坦斯基巴？

还好，还好，没多久，一切终于恢复原状。来吧，继续背着美女下山吧！只可惜这小兄弟依然还是那么不解风情，没一会又雄纠纠气昂昂。可这回不能再停下来了，否则这馅不漏就奇怪了。还有啥办法呢？没辙，把腰弯点，再弯点，就这么一步一步保持平衡下山吧……第43章

爬山归来，可真谓腰酸背疼，特别是屁股这部位，简直是深受折磨啊。坐在凳子上，没两分钟就麻木了，坐立不安？应该说如坐针毡更为恰当。特别背着徐雅思的那个腰，只要一伸直，就疼痛难忍，只能一直弯着腰。这身体状况，实在糟糕，可偏偏深圳的周一上班族特别多，段伏枥早上等了两趟4路车都没挤得上去。好不容易到了第三趟，终于被汹涌的人群推了上去。位置自然是没抢到，栏杆也直不起身握着，只能弯着腰扶着座位的靠背。

旁边的一个被妈咪抱着的小萝莉，看着段伏枥，天真地问妈咪：“妈妈，那个叔叔为什么要一直弯着腰呢？”

漂亮妈妈看了一眼段伏枥，连忙对小萝莉说：“你不能这么没礼貌的哦，人家叔叔是驼背，伸不直的。你不能这么一直盯着叔叔看，叔叔会伤心的。”

喂喂，人家小萝莉眼神不好，您当人家妈妈的，也不能眼神这么差吧？驼背？你见过有这么帅的驼子嘛？这样会误导小孩子的，会让小盆友长大后分不清帅哥的，你要去配眼镜啦~

段伏枥正在愤愤不平的时候，感觉衣服被人扯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一名老太太。老太太面目慈祥，温柔地对段伏枥说：“小伙子，这个位置你来坐吧！”

啊，神马情况？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要给自己让座位？这天理难容啊。段伏枥赶紧说：“啊，您坐，您坐……那个……我不是……”

老太太估计也看出来段伏枥是不好意思，但她显然误会了：“没事，你坐吧，我这就下车了……”

噢，原来老太太这就下车了，并不是以为自己是驼背啊，差点自己就误会人家了，急忙答谢到：“谢谢！”

老太太颤颤巍巍地下了车，悠悠地飘过一句话：“这小孩真可怜，这么年轻，背就陀成这样，后半辈子要怎么办啊，有哪个女孩敢嫁他啊……唉……”

“……”喂，不要这么诅咒人家吧？人家只是腰背扭伤而已，而这还可以算是英雄救美而英勇负伤的吧？

走路还真是疼啊，好不容易才到了公司楼下，可偏偏两个电梯坏了一个。上班高峰，只有一个电梯的结果自然是大家排队了。好吧，排就排吧，口有点渴，昨天爬山还有一瓶矿泉水还没喝完，拿出来喝一口吧。拿起瓶子，拧开盖子，正要往口里送，突然旁边闪出一个身影：经常在大楼门前徘徊的拾荒者！只见他动作非常迅速，一把抓过段伏枥的瓶子，然后迅速瓶口朝下将水倒掉，还不忘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谢谢！”这动作，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这礼貌，多么到位，毫不造作。可您老人家，即使现在捡垃圾界竞争激烈，也犯不着这么冲动吧？那瓶水我可是滴水未沾啊！好歹您也让我喝一口吧？赶明儿您就欺负我这一驼背的追不过您是吧？

黄华中又招新人了，这次不像沈俊是熟人介绍的，而是在网上搜简历的。估计黄华中觉得男生不听话，容易和他意见相左，所以招的还是女生。相对于沈俊来说，这名新同事的身材并不是很高，有点黑，戴着一副眼镜，如果放在人海中，第二眼绝对找不着。

上周吃饭的时候，黄华中有说过要来一名新人，所以周一见到新同事的时候，倒也不觉得惊讶：“你好，你是新来的吧？我叫段伏枥。”

女同事也挺大方，笑着答道：“你好！我是曹燕。”

“噢，你哪里人啊？”

“我是黑龙江的。”黑龙江？离深圳的距离可不是一般的远啊！

“你应该不是刚毕业的吧？”

“嗯，工作一年了。”

“呵呵，觉得公司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公司还挺有爱心的。”

“哦？”段伏枥迷惑了。

“我们公司连残疾人都招，这爱心很多公司都没有。”



“……”等等，什么？残疾人？怎么今天眼神不好的人这么多？俺只是闪着腰而已，神马残疾人啊……我这可真比窦娥还冤啊……

之前沈俊在学校拖得太久，虽然她说是因为毕业设计没有过，但黄华中却半信半疑，觉得沈俊是以此为借口，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又招了一个做硬件的。即使沈俊还会回来，多招一个人也没事，刚好软件两个，硬件两个，还算搭配合理。

自从硬件第二版回来，因为武总不想再出钱，所以也没有再请王健晚上过来兼职，而是老柳带着沈俊在调试。因为老柳一直在做底层驱动，对于硬件还不至于一无所知；而第二版的原理图当时王健出得也没太多错误，所以两个硬件菜鸟捣鼓捣鼓，还真将这板子跑起来了。不过在沈俊回校之前，只弄好了一片板子；而回校之后，因为一直没有人懂得焊接，所以后来就一直拖着。不，应该说这期间还有人尝试焊接，那就是黄华中。他吹嘘自己以前焊接多么的厉害，搞过多少芯片，可真正一上手，却一塌糊涂，弄了两片板子，就有两片板子的焊盘给搞掉，板子直接报废。后来老柳也忍不住了，急忙阻止黄华中，于是，后续的板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了。直到曹燕的到来，硬件才继续重新开始。

工作一年的曹燕和毫无工作经验的沈俊确实不一样，拿到原理图，看着Datasheet，就大概猜出板子的问题出在哪里；再加上焊接的功夫也不赖，基本上两天就能修好一片板子。板子上有蓝牙，而武总一直在担心这蓝牙能否正常工作，以确定后续的版本是否能够继续使用这芯片，于是便直接绕开黄华中让段伏枥先写蓝牙程序。

既然上头都这么说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打算是按照音频播放器，电影播放器，蓝牙程序的顺序来进行的，现在看来只能将蓝牙提前了。反正迟早都要写，这倒也没什么。不过，这事还是要知会一下黄华中，毕竟名义上他还是管技术的。黄华中听了，也只是皱了下眉头，什么也没说，意思是也默认同意了。

写蓝牙程序，自然需要知道和蓝牙通信的指令。这个蓝牙模块并不是国产的，而是台湾原装，据说是武总从台湾带过来的。只不过，武总手头上没有相应的资料，便给了段伏枥一个skype的账号，说是技术支持，让他自己去联系。在国内，聊天工具的NO.1自然是QQ，但它经常被很多公司禁止；如果是和国外的，特别是欧美地区的联系的话，则是MSN用得很多；但如果是台湾和香港，则大多数公司选择的是skype。

段伏枥得到了账号，为了避免讲话失礼，小心翼翼地问到：“我和他应该怎么说

呢？说我是哪里的？”

武总很自豪地说：“你就说是武总这边的。这是我台湾的公司，你们都是同属于一集团的，只不过是旗下的分公司。”

哇塞，原来武总在台湾还有公司啊，并且听他的话语，这家公司所属的集团还不小呢；只不过，我们是属于什么集团？段伏枥虽然好奇，但也不敢再问。

对方的skype账号是Marine，段伏枥很客气地问道：“您好！”

Marine回到：“您好！”

“我是武总这边的，武总让我跟你要一下蓝牙芯片的指令集。”

“哦，好的。等一下我再发给你。”

只可惜，这等一下可就不止那么一下了，一天，两天过去了。就给个文档，有必要这么拖延吗？什么意思啊？

最后，段伏枥实在忍不住了，在skype问到：“到底你什么时候能够给我啊？”

Marine这下可回得快了，但回答却是段伏枥没想到的：“哦，我们主管说了，你们拿的那几个样品还没付款，所以这资料不能给你们。”

咦？这就奇怪了，段伏枥疑惑地问道：“我们不是同一个集团的吗？为什么还要给钱？”

这下Marine也迷惑了：“什么同一个集团？”

“武总说，你们是他台湾的一个公司啊！他从自己公司拿模块还要钱啊？”

Marine估计也郁闷了：“武总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而已，哪里是我们的老板！前几次拿的样品，都说要给钱，可后来都没给。这次我们主管发话了，说不给钱，这资料绝对不能给！”

什么？这公司不是武总的？为什么武总要忽悠我？段伏枥百思不得其解，恰好晚上武总过来，便说到：“武总，那个资料台湾那边不肯给。”

武总问道：“为什么？”

段伏枥看着武总的眼神，继续说到：“他说这样品要给了钱才能给资料。”

“啊……”，武总眉头皱了一下，段伏枥乘势问道：“那公司不是武总您的吗？为什么还要给钱呢？”

武总愣了一下，脸色有点变，但随即恢复正常，说：“这是公司间的交易，为了账目明细，所以需要金钱来往。”

“哦……”真的如此吗？段伏枥有点半信半疑，随口应了一声。

武总似乎还想起了什么，有点不放心地问：“他还说了什么？”

“没什么了，就问什么时候打钱……”

武总似乎放下心来，不经意舒了口气，说：“那没事了。这事我来处理。之前都已经说好了，估计是主管没有告诉下面办事的人，到时候我给那主管打电话，骂死他……”

“哦……”武总说得头头是道，但段伏枥却觉得，怎么似乎有那么点不对劲的感觉？不过这似乎和自己无关，只要能领到工资就好，至于其它的，还是来想想这蓝牙程序要怎么写吧……第44章

蓝牙程序，对于写了几个小程序的段伏枥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难以企及的目标。产品的蓝牙是用模块的方式，通过串口和CPU进行连接的，只需要发送相应的AT指令即可操作。因为通信的管道是串口，而串口基本上是每个CPU必备的，何况在Windows CE里面也有相应的串口驱动，所以这个蓝牙也不需要特别的驱动。像这样的蓝牙模块方式，在操作上是非常简便的，但缺点也是很明显，就是声音的控制无法统一。因为声音是直接从蓝牙模块发出来的，只要直接接上喇叭即可；看似简单，就是很难和系统CPU的音源统一。也就是说，当系统的音量调到最小甚至静音时，很可能蓝牙声音却是很大的。

模块的另一种连接方式，则不是直接输出模拟音频，而是I2S，直接输入到CPU里面。因为音频是输入到CPU，然后CPU又输出，所以CPU不仅可以控制音量的大小，还能够给声音增加特效，比如什么音乐厅啊，Pop之类杂七杂八的。但这样的问题在于，这声音还需要相应的驱动，对程序员的要求比较高；不仅如此，也需要CPU有相应的I2S输入。只不过AU1200没有I2S接口，倒也省去不少麻烦，否则这驱动绝对是让段伏枥掉头发的。

蓝牙还有一个指标，就是通话的质量，有无什么杂讯或回音之类，但这些却不属于段伏枥的职责，这是硬件所要注意的。只不过，采用这种完全模块的方式，其实连这点也不用考虑的：模块能做到什么水准，就必须接受。唯一能改善的，就是选择不同的麦克风，以此对比质量而已。而对于软件，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技术难点，对于新手而言，可能就是多线程的配合。比如说，因为来电的时候，模块就会通过串口来发送信息告诉现在的状态，而这就必须要有一个线程一直在监控数据。看起来似乎和音频播放器差不多，但实际上要处理的意外还比较多的。音频播放器再怎么折腾，也是在同一个系统中；而蓝牙，则是和外部的模块交流。于是，有一些难点就来了：开始拨号，要有一个线程来监控数据，确定什么时候挂机；可如果在开始拨号，并且已经开始监控的时候，蓝牙模块突然接收到了来电，而这时发送的状态肯定不是预计所想的。那么就必须要重新清空之前的状态，更改相应的监控准则。类似的状况，还不止一种，如果互相交杂，那么就疲于应付了，段伏枥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因为一开始的架构设计并不是非常好，如果遇到一种异常情况，就加多一个BOOL变量的标志，然后代码中再来一个esle

if来延伸。随着异常的逐渐发现，标志也越来越多，else if也越来越长，到后来段伏枥已经觉得这代码膨胀地已经失控了，根本无法再受自己控制。

状况无法掌控的情形，不仅出现在段伏枥，沈俊也是如此。在段伏枥开始写蓝牙程序几天之后，沈俊就已经从学校回来了。知道来了新硬件工程师，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非常高兴，因为觉得终于有人可以带自己了。只不过这高兴劲没持续多久，就被工作任务折磨得疲惫不堪：这个第二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GPS收星非常差。这个问题在当年浩程微的时候也是如此，并且一直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而现在的状况比那时候更糟，以前的还能够偶尔接收到三颗卫星进行定位，现在的这个最多就只能接个两颗，从来无法定位。

黄华中的说法是沈俊没经验没关系，他带着她来调试这GPS。可吊儿郎当的黄华中，说起话来倒是好听，但做起事来可真不敢恭维。虽然没有制度约束，大家都是九点之前来到办公室，可黄华中能在11点之前来到就是谢天谢地了；而每天等段伏枥他们下班之后，还要强制拉着沈俊加班，要知道那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啊。对此沈俊也叫苦不迭：为何其它同事都已经下班了，她还要单独被留下和黄华中一起加班？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所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应该说，黄华中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做——他就呆在办公室纯粹玩斗地主了。他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不停变化主意，让沈俊弄弄这个，测测那样。只可惜，这些简直是瞎指挥，还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武总对于这GPS的收星也非常关心，毕竟一个导航仪无法正常接收卫星信号，那算是什么？因此，武总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询问黄华中，而黄华中每次都会信誓旦旦地说：“经过今天的各种调试，现在GPS信号非常好，不到一分钟就能够定位。你要知道，为了这个，我搞得头都疼了。”的确是搞得头都疼了，不过并不是因为调试这GPS模块，而是因为斗地主搞的。

等到第二天，武总过来查看状况，发现这收星没有之前所说那么完美，质问黄华中的时候，黄华中就会非常义正辞严地说：“沈俊，这GPS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我一直测试到晚上3点钟，一直都是好好的。你是不是今天弄了什么？”

沈俊上班到现在，都没碰过黄华中办公室的那片板子，自然反驳到：“我什么都没弄啊！”

黄华中暴跳如雷，气愤地说：“怎么可能？你肯定是在上面弄了什么！之前这板子都是好好的！我不管，你负责将这板子给弄好！”



弄好？怎么弄啊？这板子之前是好的，鬼才信！调试到3点？估计是玩游戏到3点吧？可人家是老大，能说些什么呢？在武总面前总不能拂老大的面子吧？于是，每逢这时候，沈俊总是强忍委屈，默默含着泪开始毫无头绪折腾这该死的GPS模块。

这种类似的推卸责任，其实也发生在曹燕身上。只不过曹燕没有像沈俊那般忍气吞声，而是当场反驳，颇有种誓不低头的气势，黄华中见状，知道无法将责任强加于她身上，便也什么话都没说了。这么顶撞黄华中，曹燕本以为自己免不了要吃一顿炒鱿鱼，可没想到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反而后续黄华中对自己还客客气气的。欺软怕硬，看来是黄华中的本性。虽然曹燕后来告诉沈俊，有一些事情如果并不是自己的责任，必须要硬起来。可沈俊虽然听进去了，却不敢付诸于行动，理由很简单：自己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可以长进技术水平，不想因为和老大冲突而导致离开。

听起来，沈俊的想法是有一点道理，但如果再细想，却并非如此。现在公司是一个什么状况？人员只有三四个人，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也破破落落，没有社保，没有任何福利，有几个有经验的人士会过来？如果薪水开得很高，也许还能招到一些水平不错的，可估计武总根本就不会舍得出钱。所能招的，也就是一些毫无经验，什么都不懂的应届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难理解为何沈俊虽然来得比曹燕早，但却经常受到黄华中呵斥，而对曹燕却客客气气——因为曹燕是有经验的，难得骗来一个；沈俊属于应届生，满街一抓一大把。

段伏枥也知道自己在公司的位置举足轻重：张文香是管采购的，也就会买卖元器件，顺便兼任一下日常事务；黄华中、沈俊和曹燕都是做硬件的，对软件可谓一窍不通；另外一个做软件的柳，可惜也不思进取，只能凭着以前单片机的经验做做底层驱动的调试，对于应用程序绝对没有半点涉猎；因此只剩下段伏枥一人，顶起了公司应用程序的一边天。这边天可不能倒啊，没有应用程序的公司要怎么继续生存下去？虽然黄华中做人不可靠，但这点厉害关系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对于段伏枥也是非常客客气气。不仅如此，还口口声声称段伏枥为兄弟，让人感觉关系非常铁。

所幸段伏枥不是那种恃宠而骄的人，虽然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还是和以前一样，恭恭敬敬称呼黄华中为老大，对于老柳也颇为尊敬。很多初出茅庐的应届生，当上头对他有所青睐的时候，往往容易得意忘形，开始看很多同事都不顺眼。于是慢慢地，很多同事都看不惯他，慢慢他也就被孤立，甚至还有可能被同事在背后捅刀子，最后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悲惨结果。

应届生的技术水平普遍不咋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是首要任务，毕竟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可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人际关系的磨练，可偏偏很多应届生就



栽在这里。同事间的关系不像同学，同学关系其实非常单纯，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而同事呢，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如果这利益互相没有冲突，那么还好，但如果有冲突的话，因为一个萝卜也就一个坑，如果那个坑被占满了，那么其它的萝卜也种不进去。所以这时候，不是同事踩着自己，就是自己踩着同事，总之爬上去的只有一个人。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同事间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

所幸的是，现在利剑公司就只有这么几个人，所以这些勾心斗角的关系还不存在。因此段伏枥还能不管这些人际关系，可以心无旁骛地专研技术，这应该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第45章

这几天张文香经常不在办公室，按理说，平常不在办公室就是在华强北搜索样品，但那最多也就一天的事儿，何况最近在调试第二版，并没有需要额外的芯片。段伏枥觉得很疑惑，但又不好意思问黄华中，可没想到黄华中居然在吃饭的时候揭开这个谜底了。

黄华中在餐桌上很自豪地说：“你们不知道吧？武总觉得我们做得很不错，也有起色了，所以他将那边的工作给辞了，要搬到公司附近来。”

段伏枥好奇地问道：“啊，搬到公司附近啊？”

“是啊！张文香这几天不是没怎么上班吗？帮武总找房子去了。”

“哦……”这产品有起色吗？段伏枥觉得很迷惑，蓝牙的通话质量不怎么样，GPS压根儿收不到星，作为导航仪两大主要功能都不达标，这也叫有起色？武总又不是傻子，难道这她都不懂？事情似乎有点奇怪。

因为张文香不是做技术的，所以可以正点下班，段伏枥瞧准时机，以吃晚饭为理由，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在电梯里，段伏枥开口问到：“听说武总要搬到公司附近了？”

张文香对段伏枥的问题，一点都不觉得惊讶：“是啊，老大告诉你的吧？”

“嗯，他说武总觉得公司这边走上正轨了，将那边的工作辞掉了，专心过来打理这边。”

张文香哼了一下：“老大是这么说的？”

段伏枥觉得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回答到：“嗯，是啊……要不我怎么知道。”

张文香愤愤不平地说：“武总被老大给害惨了。本来说两个月内产品能够批量产，可是你看现在机器这状况，能行吗？然后那边公司规章执行得非常严格，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的话，即使是老总也要被炒。”

段伏枥惊讶地问到：“啊？武总是被炒掉的啊？”

张文香更气愤了，带着对黄华中的深深不满，一字一句地说：“武总就是因为你们产品不能按时完成被炒掉的！难道你不知道吗？为什么这个月的工资没有按时发？因为吴总没工资了，需要自己掏钱！这一切都是你们自作自受！”

噢！原来如此！怪不得前三个月的工资还能够按时发放，可这个月的发薪日已经过了一周了，却丝毫不见踪影！原来平时我们所领的都是武总在维水科技的薪水啊！现在武总没有薪水可领，然后又要自己掏老本，根据黄华中所说武总的小气个性，自然是要一拖再拖。只不过，既然作为公司的投资者，就有义务为公司的资金负责，总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薪水可领，就故意拖欠自己属下的工资吧？

再说了，武总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是工程师出身吗？一个产品从无到有，到底要经历多少时间，难道你自己心里一点都没有谱？出原理图，画板，打板，贴片，调试，写程序，这些东西难道两个月之内就能够解决的吗？作为领导，这样的决策，怎么可以这么随意，不按照实际进行？难道他就没有任何责任吗？

另外，张文香你不是没看到我们每天都在这拼死拼活吧？在浩程微那么一年，产品批量产需要经过什么的阶段，经过多少时间，难道你一点都不清楚吗？什么叫自作自受？赶明儿我们这些做技术的都是在这里打酱油，不干正事的吧？你要维护武总，也没必要这么损同事吧？

维护武总？为什么这事上这么维护武总？莫非……？段伏枥觉得有点奇怪，但却找不到头绪，只是直觉告诉自己，似乎哪里有些不对经。算了，反正不关自己的事，想那么多干嘛？先不管了，还是赶紧将这视频播放器给弄好吧。

之前所写的蓝牙程序，其实并不完美，甚至说完善的标准都说不上，偶尔还是会出现崩溃的错误。按理说，这样的蓝牙程序还是需要好好完善的，可公司里面写应用的就只有段伏枥一个人，还有视频播放器等等程序需要编写。时间紧迫，再加上武总不停地催促，段伏枥只好先暂时将蓝牙程序暂且搁下，打算先将其它的程序给搞完，再回头好好折腾这蓝牙程序。

由于编写音频播放器的时候已经封装了CMedia类，对于视频播放器来说，基本的DirectShow执行流程都是相同的，仅仅是增加视频控制的接口而已。在逻辑层面，最大的不同仅仅是点击视频窗口是该放大还是缩小而已。这些对于段伏枥而言，都不是什么难事，再加上之前音频播放器的经验，所以这个视频播放器不到两周就基本大功告成了。

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吃完饭，到旁边的华强北转转，虽然有点嘈杂，但好歹也算散散心吧。晃悠着，晃悠着，咦？前面的那个背影好像是刘思敏啊？她居然在自动取款机前排队！咦，她跑来华强北干什么？还有，手机有半截露在外面，不怕别人偷啊？哼，我悄悄过去，将她手机拿出来，吓下她！

主意打定，蹑手蹑脚走到刘思敏旁边，小心翼翼伸出手。刚碰到手机，忽然眼前一道黑影闪过，手被一双大手给钳住，然后腹部被一只脚一踹，身体飞出去跌落3米之外。还没等段伏枥从地上爬起来，双手又再次被死死抓住，反绕在背后。神马情况？段伏枥根本没反应过来，愣住了。

只听见背后个沉重的声音：“臭小子，居然敢在我面前偷东西？走，派出所去！”

神马？小偷？谁啊？我？靠！俺是正人君子啊！估计刚刚的那举动被人误会了，急忙申辩：“你搞错了，我不是小偷。那个是我朋友，我和她闹着玩的。”

显然，后面的声音不相信：“哼，别在这装蒜！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走，跟我回去！”

派出所？进去了还出得来啊？出得来不得掉一层皮？急了，段伏枥慌忙对刘思敏的背影叫到：“刘思敏，快救我！”

这叫唤显然也吸引了背影，背影转过身来，段伏枥呆住了：这哪里是刘思敏啊！只是背影相似而已，那是另外一个人！完了，这下子可真的是大大大杯具了，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百口莫辩，看来这下要留下案底了……

深厚沉重的声音问到：“美女，请问你认识这个男人吗？”

一个温柔的声音飘过来：“认识……”认识？这美女居然认识我？不对啊，我怎么觉得好像没见过啊？难道是债主？可我记得没有借钱给别人啊？莫非人家看上自己了？今天走桃花运了？

沉重的声音有点半信半疑：“你确实认识他？他确实不是小偷？”

美女的声音就是好听：“嗯，我敢担保，他绝对不是小偷……”

段伏枥先不管这美女是怎么认识自己的，但现在两只手被人家反握着，实在疼痛难忍，赶紧叫嚷：“看吧，我都说我不是小偷了！赶快把我手给放了~”

美女话犹未尽，继续说到：“他是流氓，大色狼……”

“.....”

流氓？色狼？向来自己是有贼心没贼胆的，好像没干过这样的事吧？等等……这美女看起来有点眼熟？是有点眼熟……没错！想起来了！之前见过面的！并且还是面试的时候！她不就是当年来深圳时面试自己的美女人事经理吗？并且自己为了赶蟑螂，还把人家的衣服给撒破了，春光外泄啊，春光外泄啊……怪不得是色狼了……惨了，这下可真糟糕了……人家要打击报复了……要流氓似乎要比小偷判得重些……

美女向着段伏枥后面的人说到：“开玩笑。我认识他的，你放了他吧！他是我的朋友！”

“哦……”话音未落，段伏枥的手已经被松开了。转头一看，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保安。保安非常歉意地拍了拍段伏枥的肩膀，很不好意思地说道：“兄弟，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没打疼吧？”

在美女面前，再疼也得忍着，好歹也显示一下自己不是那么不堪一击啊：“没事，没事……这一脚不算什么……”

保安继续抱歉地说道：“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不过，兄弟啊，话又说回来，你手法太熟练了，太专业了，搞得我都误会了！”

“……”神马？手法熟练？还专业？您这话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啊？

保安走后，美女走到段伏枥跟前，说到：“怎么样？今天救了你哦，要不要晚上请我吃饭？”

救我？您是俺的灾星吧？每次碰到你，都要被人误会，总少不了被人一顿胖揍！行行，请就请吧，俺就当这是烧香拜佛的香油钱了！

还好，美女并乘机没有狮子大开口，而是非常照顾段伏枥的荷包，吃的是开封菜，噢，不，是KFC。

坐在位置上，段伏枥首先打开话匣：“不好意思，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你名字呢。”

美女大大方方：“我叫孙瑛……”

“噢……孙瑛，上次是在不好意思，那个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帮你赶一下蟑螂，没想到……没想到……”

孙瑛脸一红，随即恢复正常：“算了，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那个……那个……你同事没说什么吧？”

“哦……我已经从那公司辞职了……”

“是因为那件事吗？对不起！”

不料孙瑛满不在乎地回答：“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刚好那事给我了个契机。这我应该还要感谢你……”

“呃……”你也太会讲话了吧？都春光外泄了，还感谢？估计你当时连想杀我的心都有了把？

“我现在在中国人才热线做猎头，喏，这是我名片。”



“哦……”段伏枥恭恭敬敬接过名片。

“你要跳槽的时候，记得找我啊！”

“哈，估计现在我跳槽都没有人会要，哪敢惊动你猎头大人啊！”

“哼，当然不是说你现在！你现在估计找个好工作估计都困难吧？我是说以后！当你以后技术好之后，想要跳槽，到时候找我，我帮你推荐推荐！”

“哦……”

“我推荐还能有猎头费呢，你也能找到好工作，两全其美。但你要好好增进自己的水平，提高自己的身价，否则如果你得不到高薪水，那我猎头费也就低，那就太没意思了！”

“哦……那你怎么知道我以后一定能成为高手？”

孙瑛狡猾地笑了笑：“我们作为猎头的，肯定是要关注业内信息了。比如说，你的博客我就看过，虽然有点稚嫩，但可以看出你技术一直在提高。我相信，如果你一直坚持下去，肯定有菜鸟蜕变为高手的一天！”

菜鸟蜕变为高手？那不是自己一直坚持并且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吗？不过令自己意外的是，博客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功效，能够引起猎头的注意。其实想想，这也容易理解。酒香还怕巷子深呢！作为一名程序员，你该如何提高自己的价值？你该如何向别人诉说你很强？博客难道不是最好的渠道吗？假设一直坚持写博客，并且技术文章非常有深度，也许在某一天去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看了简历后，会激动地说：“原来你就是XXX啊！我们公司的一个难关，就是看了你的博客才解决的！”人未到，声名已至，你说这职位离自己还远吗？也许，这便是博客带来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吧。

## 第46章

终于要开始打官司了，虽然比徐律师所说的一个月要久很多，但毕竟是开始了。只不过这情形可是和电影啊电视上的可不怎么相同啊？周一晚上，徐律师让王健通知大家，周三上午九点钟前到深圳罗湖劳动局。在劳动局里打官司？咋想咋不对劲啊？

等大家都到齐了，徐律师特意叮嘱：“到时候你们进法庭的时候，需要实话实话，不能说谎，否则可能对审判结果有影响。”

小陆问到：“一般审判要多久？”

徐律师回答：“大概半个小时吧。”

半个小时？哪有那么多，充其量也就十分钟。段伏枥进去，发现这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但审判席，被告席，原告席什么的都一应俱全。也没有什么审判长，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也不会有什么询问，只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段伏枥的姓名，然后宣读了一下什么文件，这就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是的，没有什么法官的锤子敲桌，也没什么陪审团之类，就这样结束了。

段伏枥昏昏碌碌地走出来，问徐律师：“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徐律师说到：“嗯，这过程走一遍就完了。估计结果还有两周出来。”

“这审判怎么和电影上的不太相同啊？”

徐律师笑道：“呵呵，你们这叫劳动仲裁！虽然被告没有来，但这流程还是要走一走的。”

“哦……”段伏枥觉得似乎有点上当的感觉，本来是抱着交学费的态度，来观摩

一下法庭上的唇枪舌战的，没想到气氛是如此的和谐，和谐得让人觉得似乎自己就是小丑，被迫走的过场犹如儿戏一样。有同样感觉的不仅是段伏枥，其它人也是如此。但律师费都交了，律师也尽责了，即使过程看起来是那么的山寨，还能说什么呢？

所有人的官司全部审完，不到40分钟，看着时间还早，王健便邀请老柳和段伏枥去公司转转。自从浩程微倒闭之后，不仅黄华中自己出来自立门户，王健也是如此。只不过有所不同的是，黄华中是拉武总作为投资人合伙；而王健的资金，则是自掏腰包。准确的说，是王健的父亲出的钱。其实事情的由来段伏枥也是听黄华中说的。据说，王健的父亲给了40万元，然后王健找到黄华中，这40万元做什么投资为好。黄华中的建议是，直接买一套房，在深圳安家好了。很显然，王健并没有听黄华中的建议，而是拿这笔钱成了一家

王健的公司位于竹子林，租的地方是商住楼。所谓的商住楼，就是商住两用，即可以用来注册公司，也可以日常家居。作为商用的话，好处是租金比较低，但管理什么的，以及配套设施还是无法和专门的写字楼媲美；而至于日常家居的话，则是比较悲剧，因为带有商用功能，所以人员来往比较杂乱，并且像水电费什么的，都是按商业来收取，比普通住宅的要贵多了。

相对于黄华中现在所租的办公室而言，王健的显得更为宽大和明亮，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人员数，也是半径八两，也是以浩程微为基底：小陆，张俊都随着王健过来了，并且还额外招了两个人。

不过，段伏枥也是今天才知道小陆到了王健这里，好奇地问小陆：“想不到你来王健这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小陆不好意思地说：“呵呵，这不是一直没机会告诉你吗……”

“当时黄华中让你去他公司，你没去，就是因为王健吧？”

“呵呵，什么瞒不过你眼睛啊……”

段伏枥看旁边没人注意这边，压低声音悄悄地问：“王健给你的待遇怎么样？”

小陆也四处望了望，略有保留地说：“还行，不过王健答应我，一年之后给增加深户名额。”

国家的政策，一个企业一年交税每多50万，则可以增加一个深户名额。只不过，当年浩程微的规模，一年也没做到那么多，王健在这里最多就是小猫两三只，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吗？

和王健他们唠叨一阵之后，觉得时候也不早了，下午还要继续上班，便和老柳一起告别。没想到小陆去了王健开的公司，更没想到的是大家出来开的公司所继续从事的，还是依然浩程微的主业GPS导航，看来大家都不甘寂寞，大家都继续看好这个市场啊。

段伏枥低着头走路，正在瞎想着，突然间前面一小块东西引发了注意，立马停下脚步，定睛一看：靠，狗屎！怎么现在的人那么没功德，遛狗拉屎也不清理一下！还好看到了，要不然一脚塌上去，不就真的是踩了狗屎运了吗！

赶紧绕开，继续往前走。忽然后面传来女人一声尖叫，回头一瞧，在刚刚看到狗屎的位置，一个中年妇女不停地看着鞋子，嘴里还骂骂咧咧。哈哈！段伏枥有点幸灾乐祸了：谁让你走路不长眼的？这么大的一块狗屎你都没看到！活该！

活该……真的是活该……幸灾乐祸果然是要遭报应的啊！光顾瞧后面的热闹，忘记看前面了……前面还有一坨……这坨还更大还更带劲……并且还不是狗的……！踩个狗屎还有狗屎运的说法，可这……这坨能有什么运？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没辙，旁边不是有草地吗？擦呗！只见这条小路上，一个人男人和一个中年妇女不停地草地上滑动着鞋……

擦呗，再怎么擦，还是不干，余味犹存啊！这样子肯定不能再继续去公司了，否则估计整个办公室弥漫的都是这样的味道。打电话和黄华中请了个假，便和老柳告别，先回泥岗村去了。所幸现在不是上班高峰，人还不是那么多，要不段伏枥就更觉得坐立不安

了。坐在位置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不停地想着，这车子咋开得那么慢啊？真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

没过几个站，一个妇女抱着小孩上来了。尊老爱幼，给有需要的人让座，话不都是这么说的吗？还算有爱心的段伏枥，赶紧站起来让座，自己则站到一边。妇女抱着小孩坐下，不久就发现有阵阵异味，当然她是不会怀疑到段伏枥身上，而是将小孩的裤裆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处。

段伏枥看着妇女的动作，不由地几分尴尬，正打算移步走开，没想到一直盯着他的小孩发噙了，确实是发噙了：吐了！踩着便便的鞋子的气味将小孩熏得给吐了！并且还是准确地吐到了段伏枥的鞋子上！有木有？有木有啊？！并且吐出来的东西穿透力还挺强的嘛，一直渗透到鞋子里面，滑滑腻腻的……

妇女连忙对段伏枥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擦擦……”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了，不用了……”段伏枥哪敢让她擦啊，人家一弯下腰，发现刚刚那异味是从自己的鞋底冒出来，那自己这老脸还往哪搁啊？汽车一到站，赶紧溜下车，往凤岗花园奔去。

俗话说，人倒霉，喝凉水也塞牙缝，霉事连连自然也不能幸免。在开始上坡的路段，水管爆裂，大街上满是水。如果是平时，大家肯定都是绕道走，但这时候的段伏枥，却觉得犹如遇到了救星：本来还在发愁回去洗这鞋子会将卫生间搞得臭气熏熏，现在可好了，有免费的水源，和干脆在这里先冲冲这鞋子？免费的水，不用白不用嘛。现在不是提倡绿色环保嘛？这也算是变废为宝了，也算为深圳的环保事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了。

段伏枥为自己的灵光一闪而沾沾自喜，在水管破裂处开始前后晃动搓着鞋子。冲得差不多了，那些便便，那些呕吐物，非常明显地浮在往下流的水面上。嗯，应该要收手了。段伏枥最后冲了一下，正打算上岸，没想到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辆汽车飞速开来。是的，没错，是飞快地开过！飞快地开过这布满水的路面！什么结果？结果就是溅起一滩水，往段伏枥身上泼去！本来这已经很倒霉的了，但更倒霉的是，这溅起的水花还夹杂这段伏枥刚刚冲掉的便便和呕吐物！马勒戈壁的！本来只是鞋子脏而已，现在好了，头发上，脸上，身上，裤子上，都有这些恶心的玩意！特别是眼镜上，左边是黄黄的一团，右边是白白的一块，这些还能是什么？全是新鲜货啊！

别丢人了，赶快跑吧！只见一个占满了便便和不明呕吐物的猥亵男人，在路人的投来的景仰目光中，在拼命地奔跑着。刚跑到楼下的小卖部，蹲在一旁的一向对过往行人不闻不问的狗狗一看到段伏枥，顿时兴奋了：一跃而起，将段伏枥扑到，然后一顿狂舔！那个热情劲啊，就像狗狗看到了新鲜的便便一样……呃，等等，没错，确实是新鲜的便便……可你这小畜生没看到这些便便是在俺身上嘛？有必要这么兴奋吗？还要把俺扑到，按在地上！虽然俺也是属狗的，但也不带和你这么亲吧？好吧，你要舔这些便便就舔呗，但有必要这么啃吗？并且啃得还那么欢！俺这衣服可没穿多久啊，就被你这小畜生活活啃成了叫花装！

今天，在段伏枥的人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在打完官司还没确定能否拿到钱，因为某些不明物体，以及一只非常热情的狗狗，以致于一双穿了没多久的鞋子，一件没有穿多久的衬衣，一条没有穿多久的裤子，就这么壮烈地牺牲了……第47章

马不停蹄，是段伏枥工作的真实写照。刚弄完视频播放器不久，就必须开始英汉字典程序的编写。其实黄华中和武总并没有给段伏枥很大的压力，即使他们想施加压力，也会因为他们对软件几乎毫无所知而无从下手。但段伏枥想着多写点程序，就能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所以便没有给自己留有停歇的时间便开始准备编写英汉字典了。在这个时间点，段伏枥已经将《C++ primer》翻完了。但也仅仅是翻完而已，因为书中很多内容是段伏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想要短短时间内掌握书中所有的内容，对于基础薄弱的段伏枥而言，简直是登天之难。并且更为现实的是，工作的压力也不可能允许段伏枥慢慢研究语言，而是必须现学现用；虽然段伏枥看书确实不求甚解，但至少知道书中有哪些要点，等到工作中遇到的时候，可以再重新翻书仔细研读，倒也不算一无所获。

英汉字典程序，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词库；如果没有词库，那么程序的编写便是一个空谈。之前在浩程微的时候，也有英汉字典，那时候写这个程序的是老章。只不过自从浩程微给员工放长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即使打他手机也是不接，自然之前的官司他也没参与。老柳是个精明的人，在浩程微放长假之前，他已经偷偷地将备份硬盘上的程序都拷贝了一份，但老章的程序却是加密压缩的，所以也无法获取当时的源代码和词库。因此，对于段伏枥来说，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

可是，词库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段伏枥请教老柳，没想到老柳直接让他去找武总，让武总去买词库。段伏枥跟武总说了这事，武总一听，这可是关乎到产品的优劣啊，可不能大意，便也答应购买词库。可是，去哪里购买呢？老柳抛出一句：“不是有那么多做电子词典的吗？直接找他们买就好了啊！”于是，几经辗转，武总便找了诺亚舟电子词典的销售人员。只不过这时候武总的小气个性再次显示出来，一听到对方的报价，便推脱说要考虑一下。

估计是之前很多需要资金的方面武总都没有满足老柳的要求，再加上这次词库的事情，老柳也有点忿怒了，语气非常不好地问武总：“我说老武啊，你到底想不想将这产



品给做好啊。”

武总一愣，显然没料到老柳这么一问，回答到：“肯定想啊！”

“那为什么每次需要用到钱的时候，你都不舍得出呢？”

武总无奈地说：“我们这不是没赚到钱吗？到时候我们赚钱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老柳不屑地说：“你连钱都不舍得投资，怎么能赚到钱啊？”

武总被老柳的态度激怒了：“还不是因为你们，一个产品这么久了还弄不出来，搞得我堂堂一个老总都被炒了！现在我都没薪水领了，你们还要问我要钱？我现在要自掏腰包了！”

老柳也是不甘示弱，回怒到：“难道你作为投资者，不应该出钱吗？我们工资，现在你都不按时发了！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武总涨红了脸，站起来大喝：“你们要是再弄不出来，你的工资就别想要了！”说罢，站起来，狠狠地甩了下门，走出了办公室。

老柳余怒未消，对着武总的背影骂道：“小气鬼！小气鬼！”

黄华中听到两人的争辩，急忙从里面的小办公室出来，劝慰老柳：“别气了！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他还是要靠我们，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先忍着，以后等有钱了，我们就把他给踹了！”

在一旁的段伏枥目睹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心中不是滋味。公司还没有走上正轨，你们三个股东就闹成这样。如果万一公司真的起来了，那你们会不会更闹得不可开交。上头都不齐心，你让我们下边的人要怎么办？不过武总确实也有点过分，产品没有按期交货，也有你自己不可开脱的原因，可你居然为此而故意延迟发工资。武总的小算盘段伏枥其实也是知道的，就是故意拖延工资让大家有危机感，然后加倍努力，争取赶快弄出来；可现在的问题是，并不是我们不努力，每天都要加班到11点，难道你都看不见吗？之所以现在还没弄出来，是因为我们就那么几个人，就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你要想加快速度，那么你为什么不多招多几个人呢？还有老柳，好歹武总也是公司的投资人，你再怎么气恼，在下属的面前好歹也要给别人留个面子吧。

没多久，老柳的手机响了，是武总打过来的，约老柳到下面的肯德基谈谈。大约一个小时候之后，老柳回来了，虽然还是那么冷淡的样子，但那股怒气冲冲的气势已经不复存在。究竟他们谈了什么呢？段伏枥不知道。他只知道的是，老柳坐下来之后不久，就给段伏枥发了一个文件——英汉词典的字库！

段伏枥觉得奇怪，怎么突然间老柳会给自己词库，更奇怪的是，为什么老柳会有词库？奈不住好奇，段伏枥问到：“老柳，这词库哪来的？”

老柳不耐烦地说：“你甭管，你知道用就好了。”

“哦……”段伏枥觉得有点委屈，低声应了一下，不敢再继续追问。

估计老柳可能觉得自己态度也有点不好，赶紧补充到：“以前我和黄华中不是做电子词典出身的吗，这是当时所用的词库。”

等等，当时所用的词库？也就是说，在自己让武总去沟通买词库的事宜的时候，其实老柳手中已经握有了相应的词库？！那为什么老柳他还要让武总去买词库呢？老柳不也是公司的股东吗？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段伏枥转眼想想，得出了一个不寒而栗的结论：老柳是想让公司再买词库，那么他在原来的基础之上还能再多一个词库。多了这个词库可以干嘛呢？如果他还回到电子词典行业，那么他还可以使用这公司买来的词库，或许还可以转手买卖赚一笔。只不过这结论也让自己觉得太齜齰了，段伏枥不住地对自己说，虽然老柳自私，但他绝对不会像自己想得那般无耻。

这次的英汉字典程序，老柳显得非常热心，首先告诉段伏枥这个词库要怎么弄，如何转换为自己程序所需要的格式，末了，还加上一句：“这个要赶快弄好，武总对于这个很急。”奇怪了，到底他们刚刚在楼下的肯德基说了什么，以致于老柳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

但老柳对于英汉字典的程序贡献还是有限的，他也只是告诉段伏枥这个词库应该如何使用而已，至于程序架构要如何组织，那还要段伏枥自己折腾。段伏枥的想法是，搜索引擎和主程序分开。所谓的“搜索引擎”，其实就是一个DLL，根据输入的单词，返回相应的结果。结果是以一个结构体来保存，分别指向音标和注释。音标和注释是一个指针，用来指向分配的缓存，还有一个变量来存储大小。不过因为音标和注释都不是固定的大小，所以缓存的分配和赋值都是在DLL中用new分配的，但用delete释放的话却是在逻辑层。其实这种分配和释放不在同一个地方的做法非常糟糕，甚至是完全不足取的，可当时的段伏枥哪里懂得这些？再退一步来说，其实这里也不必要采取DLL和逻辑层分离的模式，毕竟程序不大，也是一个人来编写的，这样的分离反而增加了复杂度。

段伏枥还在构思这程序的结构，突然张文香接了个电话，接着双眼立马就红了。紧接着，张文香跑到黄华中的办公室，没一会就跑出来，到自己的桌子收拾东西。怎么回事？为什么突然这样行色匆匆？段伏枥想问问缘由，可看这情形却无法开口。只是没想到，张文香突然跑到段伏枥面前，哭泣地问到：“段伏枥，能不能借我点钱？”

借钱？究竟怎么回事，段伏枥好奇地问：“啊？怎么回事？”

张文香抽泣地说：“我……我……爸爸刚刚过世了……”

“噢……”自从段伏枥的薪水涨到六千之后，生活也是一如既往地节省，倒也省下一些钱。相对的，张文香则不是如此，买东西倒是大手大脚，再加上这段时间武总又老是拖延工资，也难怪乎她现在要问自己借钱了。虽然张文香总是维护武总让段伏枥觉得很奇怪，并且说的一些话的确很伤做技术的同事的感情，但现在人家的确有困难，而自己也还有余力，能帮就帮一点吧。虽然孔夫子有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但如果真的不帮，自己的心理也的确过意不去。因此，段伏枥便赶紧到楼下的银行，给自己留了这个月的房租和伙食费，将所有的余钱借给了张文香。

段伏枥不由地想到多难兴邦这个成语。如果大家都平平和和，没有太多可虑之事，那么很可能大家都会将精力放在内斗之上；但如果真的有外来灾害，大家的切身利益都受到了损害，为了避免继续深受其害，那么势必放弃歧见，团结一致，一致对外。虽然在张

文香有难的时候，段伏枥伸出了援手，可他也不奢望张文香能对同事们的态度有何改观，只是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有一些事情不要总是维护武总，最好能够稍微站在同事的角度上看看问题，不要老是对同事有那么大的敌意，也不要那么打击挖苦同事。但这也仅仅是段伏枥的希望而已，因为他隐约感觉到，张文香越来越像是武总的喉舌了。不过对于段伏枥来说，现在更现实的是，这个月的花费，可真的要精打细算，不能超出余额了。第48章

英汉字典程序，段伏枥遇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如何让文字的显示更有活力呢？按照自己构思的架构，已经能通过所谓的搜索引擎来获取相应的翻译，可是这翻译如果直接使用文本控件显示的话，却是太平淡无奇了。更为重要，因为音标是用专用的字体库的，而这字体库仅仅只能显示音标，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均是显示一个小方格；但如果使用通用字体库的话，虽然英文和中文都能显示，可这时候英标却又不行了。

要不要修改音标的字体库？在里面添加相应的中文？看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其实根本就不现实，这音标的字体库从哪里来的？直接在金山词霸中拷出来的！连段伏枥都不懂得如何在现有字体库添加相应的字体，更别提其它的同事了。甚至于这字体库的版权，这样的使用是否触犯了金山公司的权益，段伏枥自己也不清楚。死猪不怕开水烫，操作系统，开发软件，哪个不是盗版的？还独独怕了这字体库？

说实话，利剑电子使用盗版软件，代表了深圳的，甚至是全国很多的小企业的现阶段状况。在这些企业的电脑上，从来没有见过正版软件的身影，基本上全部都是盗版。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以开发Windows CE为例，假设全部使用正版软件的话，操作系统要钱吧？Visual Studio 2005要钱吧？Platform Build 6.0要钱吧？如果要看一些原理图什么的，Protel要钱吧？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工具，也不是免费的。简单地来算，一台电脑如果全部是正版，那么至少也要三万块钱。这对于大公司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可对于那些注册资金只有百来万元的企业而言，根本就是要命啊。微软显然也是深谙其道，对于小公司的盗版软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办法啊，告这些小公司？估计律师费也比赔偿金要贵得多。何况这些小公司，没什么负担，微软你要告？我大不了卷笔铺盖关门走人，然后再换个地方挂另一个牌子另起炉灶。与其肉包子打狗，还不如索性不管，看看这只雏鸡能不能养大，如果命运眷顾能够成长为大鸡，那时候再下狠手也不急。当年微软控告华为的盗版软件，采用的就是这样的策略——鸡肥好宰。

还是转回正题，这音标和文字应该如何显示为好？虽然可以先使用音标字体，然后绘制音标，再加载宋体，最后绘制翻译什么的，但这样实在太麻烦了，何况段伏枥当时也不太清楚如何加载字体才是效率最好的，所以这想法便被抛弃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等等，网页不是可以显示音标和文字吗？那个是怎么做到的？要不要研究Windows CE下浏览器的源代码呢？不，何必搞得那么麻烦，只要懂得如何用不就好了吗？现在时间紧急，没空去专研了。在Windows CE开发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方面微软会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程序，程序员可以据此了解某方面的过程，然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领域中。网页浏览也是如此。段伏枥找到了微软网页浏览的例子代码，发现它不

仅可以通过网址打开网页，还可以根据指定的路径来打开网页，更为重要的是，封装好的网页窗口还可以嵌入到程序中。还有比这更便利的事情吗？段伏枥不由地兴奋起来。

不能不说，虽然现在段伏枥的编程水平只能是马马虎虎，但那馊主意还真是不少。他首先将微软关于浏览器的调用代码封装为一个CBrowser类，里面用来处理如何加载网页，相应的消息如何响应；然后将英文的翻译格式由纯粹的文本添加相应的标识转换为HTML格式，特别是音标部分特意标识出用金山的字体库；最后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用CBrowser来显示转换好的HTML翻译。还真别说，段伏枥的馊主意让代码编写的压力减小不少，不仅音标和翻译能够同时显示，还能通过设置字体、颜色和大小等等，让显示更加添加多样的色彩。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偶尔采用这方式打开的时候，会提示下载文件而无法正常显示，但毕竟重启后恢复正常，段伏枥也就不再去深究。不管怎么说，这难点还算是解决了，虽然由于偶尔的意外不是那么完美。

这天是星期六，黄华中的朋友约他一起到梅林去打羽毛球。黄华中觉得，大家一直这么努力，的确很辛苦，不妨借此机会大家一起出去打球放松放松。不过武总知道后，却是非常反对，但黄华中既然已经决定了，也不好在别人面前拂了他的脸面，所以也只好同意。不过在临走时，抛下一句话，让黄华中一定要在周一的时候将GPS收星不好的情况给解决掉。

GPS一直收星不好，这个问题已经调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哪有可能这一两天就解决得了的？要能解决，早就解决了。可这样子还得装啊！于是黄华中义正辞严地对沈俊说：“这个GPS收星我们一定要解决。下午打球你就不去了，你就一个人呆在公司，然后按照我给你的说法，你好好测试一下。如果今天解决不了，那就明天再来。总之，周一之前，必须给我弄好。”

本来以为可以下午一起去打球放松放松而兴高采烈的沈俊，一听黄华中这安排，眼眶不由地红了。但老大的安排，虽然有诸多不合理，可也不能违背啊，苦泪只能往自己心里掖了。沈俊心不甘情不愿地应了一声，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段伏枥看着内心有所不忍，想安慰几句，但却无从说起，再加上黄华中在旁边，也不好说什么，只好作罢。

因为黄华中的朋友，和老柳也是老相识的。出了办公室们，黄华中让老柳带着段伏枥和曹燕先打的到梅林，自己先去一个地方见一下朋友，过一会再和大家会合。只不过直到羽毛球租场时间截止，黄华中也没有出现。因为段伏枥还有一些东西放在公司，所以并没有直接回泥岗村。



回到公司，发现只有沈俊一个人，默默地在测试着GPS。段伏枥想着自己刚刚大汗淋漓运动回来，而沈俊却一个下午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办公室，突然有那么点不是滋味。虽然那是黄华中的安排，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但段伏枥还是觉得很有罪恶感。是不是该安慰沈俊呢？段伏枥还在考虑如何开口，突然座机响了：黄华中办公室的。会不会有什么人急事找黄华中呢？还是帮忙接一下吧。

段伏枥接起电话：“你好！”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你好！请问黄华中在吗？”

“他现在不在，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哦，你是小段吧？今天黄华中有没有和你们一起打羽毛球啊？”

这女的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他和黄华中什么关系？段伏枥疑惑了，但还是礼貌地回答到：“没有啊……”嗯，没错，直到球打完，黄华中不是还没来嘛。

女的似乎有点怒了，但还是尽量压低声线问：“那他是不是到哪里去玩了？”

到哪里去玩了？这个自己咋知道？这个应该要怎么回答呢？段伏枥稍一疑虑，结果回答就词不达意：“这个不好说……”是啊，自己不知道黄华中是不是去玩了，总不能肯定地说他没有去哪里玩吧？玩意他真的去哪里玩了？这不是撒谎吗？此刻，段伏枥脑袋短路了，什么叫“不好说”？直接回答“不知道”就好了嘛。

周一早上，黄华中一早就来了，只不过一脸沮丧，颇有点狼狈。见段伏枥一到公司，就开口问到：“周六那天你跟我老婆说什么了？”

啊？原来那天打电话的是黄华中的老婆啊？段伏枥迷惑地说：“我什么都没说啊……”是啊，自己确实什么都没说啊……



“真的什么都没说？”

“你老婆问你有没有去打羽毛球，我说没有。然后她问你是不是去玩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去哪，所以说不方便说……”

黄华中哭笑不得：“不方便说？你这话比什么都说了还更可怕。你不知道啊，我老婆这两天给我闹翻了，说我骗她去打羽毛球。我可真是冤啊，那天后来我去找你们了，没想到你们已经走了……”

“哦……”原来那天你也去了啊？只不过，为啥你老婆要发那么大火呢？不就一句话吗？犯得着那么怀疑自己的老公啊？

后来这个疑惑还是曹燕给揭开了。因为同是女人，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和段伏枥不同，曹燕和黄华中的老婆平时在网上很聊得来，互相也比较熟识。这天吃完中饭回来之后，曹燕特意跟段伏枥说到：“你知道黄华中的老婆为何这么生气吗？”

段伏枥对此也奇怪：“我不知道啊，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说错了什么？”

“你没什么错，关键在于老大。你可能不知道吧，在老大结婚的前一天，还出轨了，和一个什么女的混在一起。虽然当时夏姐很伤心，但为了不把事情闹大，最后还是嫁给了老大，只不过自此对老大就非常不放心了。上次还因为家里有几根女人的长头发，争吵了很久呢。”夏姐便是黄华中的老婆，因为他年龄比曹燕他们都大，所以都亲切叫她为夏姐。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自己那句有点模棱两可的话，会产生如此的爆炸力了。

只不过黄华中是不是也太过分了？结婚前一天居然出轨？你说你工作上有私心，专谋私利就算了，居然连家庭都如此不放在心上。对于一个和自己走一辈子的女人，都能够如此重伤，作为男人是不是太过于无耻？作为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可偏偏这顶梁柱居然被虫蛀了，这家庭还能在风雨中漂泊多久？段伏枥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更有点看不起黄华中的为人了……

注1: CBrowser源代码可见如下网页：<http://blog.csdn.net/norains/article/details/2067497>第49章

利剑电子的成立背景，是因为武总之前所呆的维水科技需要GPS导航仪，而武总又想悄悄捞一笔，所以偷偷成立的。可是现在因为无法在所规定的期限内按时交货，武总被维水科技给炒掉了，自然现在所做的机器肯定是无法再售卖到维水科技。那么，利剑电子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这机器又该何处何从呢？莫非利剑电子要单打独斗，自己研发自己卖？可公司没销售，没渠道，又能做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段伏枥，终于现在要被解开了。

周二一大早，武总出人意料地就过来了，然后召集大伙开了个短会：“今天下午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简单点来说，下午我们一起要去趟安勒斯电子接受面试。”

面试？怎么回事？沈俊最按捺不住，问到：“安勒斯电子是干嘛的？为什么我们要去那搞什么面试？”

武总叹了口气，回答说：“大家应该知道，之前我们公司做这个产品，是给维水科技做的。现在我从维水科技出来后，自然不能再将产品卖给他们。本来我想就此解散公司，但我想想还有你们这么多张口需要养活，所以我非常不忍心，便找到了安勒斯电子。安勒斯电子的老板严董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对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我跟他说我们公司只有四五个人，每个人实力都能以一当百，但他对于我们的研发实力有点怀疑，所以这次我们要过去让他瞧瞧，好让他放下心。”以一当百？武总您还是真会讲话啊，那确实是以一当百啊，只不过是一个人当一百个人来使！简直是连猪狗都不如。

听完武总的长篇大论之后，黄华中不由地“哼”了一声。什么意思？不满？或是不屑？这声音似乎有点那么耐人寻味。只不过武总似乎没有听见，或是说听见了也装作没事一般，继续说到：“所以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打起万分精神，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

能说。要知道，这是为了我们的前途而奋斗！”按理说，这么慷慨激扬的结束语，按照电影的手法，应该换来雷鸣般的掌声；可无情的现实是，大家都没啥反应，只有段伏枥随意“哦”的一声。

安勒斯电子并不是在科技园，而是在罗湖。为何严董会看上利剑电子这个小不点般的公司呢？莫非真的是如武总所说，人家看上了？似乎哪里有那么点不太对劲。可是想再多也没有用，既然有如此安排，还是只能去应对了。下午两点正，所有的同事一起来到了爵士大厦。当然，武总早已经到了，在楼上等着。

安勒斯电子的前台长得还不错吗，只不过怎么有点冷冰冰的样子，感觉上似乎什么人都是她仇人似的。嗯，不仅是看起来像，行动上也是如此。黄华中笑呵呵地问前台：“你好！我找一下武总。”

前台眼皮抬了一下，“哦”了一声，然后从座子下面给每人拿了个一次性鞋套，打开了里间的门，冷冷地说了声：“进去吧！”这形势，怎么感觉有点狗眼看人低啊？虽然说大家都穿得不咋地，可好歹我们也算是应邀而来的客人吧？莫非我们看起来是来要饭的？黄华中估计是没想到前台如此冰冷，也只好讪讪地带着大伙往里间的会议室走去。

只不过，这也似乎太安静了点。要到达会议室，需要穿过一个办公区，而办公区的人们显然对于段伏枥一行没有任何诧异，或是说已经见怪不怪，根本连个眼神都没有瞥过来。嗯，还好，这样子还舒坦些。如果大家都往这边瞧，估计自己连手都不知道放哪里了。

会议室到了，算不得气派，但也别有一番特色。桌子是三角形的，中间放了台投影，对面是一块布帘。没坐多久，武总和一个男人有说有笑走了进来。不用说，这位肯定是严董，戴着一副眼镜，头发比武总严密，不过却瘦很多，有点干瘪的感觉，但说话中气还是非常足：“大家好！”

按理说，对方问好，好歹也该回应一下，但黄华中没有开口，作为下属的段伏枥他们也不好先声夺人，只好笑了笑。武总怕冷场，急忙赔笑着说：“没办法，他们都是做研发的，不善言辞。”

“哦……”严董恍然大悟，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接下来无非就是例行公事了，武总给严董一一介绍了利剑电子的各位同事以及相应的工作职责。罢了，严董好奇地问道：“看来大家都比较年轻啊……”

比较年轻？这话是什么意思？要怎么接话？不过这不用段伏枥发愁，武总立马说到：“你别看他们个个都很年轻，其实他们每个人经验都非常丰富，一个人顶人家那些大公司的十来个人呢！”

严董附和到：“那也是。大公司的人只是专注一方面，小公司的什么都要做，所以能力很强。”看来严董还是懂得一些东西的吗……

武总随即附和：“是，是，确实如此。”

严董看了一下大家，继续问到：“武总给我看的那个机器，是你们自己做的吧？”

嗯，没错，的确是自己做的。严董看向这边，应该是要我们回答吧？没想到，武总又接过话题：“对，没错，全部是他们做的。黄华中、沈俊和曹燕从原理图手把手一步一步开始做的，段伏枥和老柳做的是软件。怎么样，很不错吧？”

严董表情很夸张很惊讶地说：“哇，你们真的很厉害。对了，那个蓝牙程序好像有点问题……”

还没等段伏枥开口，武总又立马接过话题：“嗯，那个软件写了很久，因为现在换了模块，所以需要修正一下。应该下周就能搞好。”换模块？软件写了很久？下周就能搞好？什么和什么啊？完全不是这回事嘛。段伏枥抬头看了下武总，发现他还是那么脸不红心不跳，丝毫没有为自己的谎言而愧疚。

这个会议不长，只有一个小时，但从头到尾段伏枥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武

总和严董不停交谈，甚至是严董对大伙的提问，武总也越俎代庖一并回答了。大家算什么？傀儡？摆设？花瓶？过来这里，仅仅是让严董看看有这么些人？武总特意嘱咐的不要乱说话，结果就是什么话都不让大家说？会议结束，武总让大家先回去，自己便和严董去了另外一个房间，继续聊天。

显然，黄华中对此非常愤怒。走出会议室，头也不回，什么话也没说，怒气冲冲地离开安勒斯电子。即使到了爵士大厦楼下，黄华中还是怒气未消，忿忿地说：“我知道武总想打什么主意了。现在我们做出了产品，他觉得我们值钱了，就要把我们给卖了。我们公司现在至少值几百万。”值几百万？就那么几号人？就那么一个质量破破的机器？

老柳安慰黄华中：“老武就是这样的人，他只想将这产品卖掉，不想把公司做好。”

黄华中恼怒地自言自语：“我们绝对不能让老武得逞，他简直是要毁掉这个公司！”

毁掉公司？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好歹这公司武总也投了钱，他也有权做一些处理。退一万步来说，黄华中和老柳你们两人不也是公司的股东吗？即使武总要把公司给卖掉，那么这钱你们两个不也是有份吗？难道武总会将公司卖了之后，自己一个人携款逃跑？当然这些都是段伏枥的理解，并不一定和事实相符，可由此可以隐约感觉到，似乎黄华中与老柳两人，对武总的成见越来越深了。只不过，这是为什么呢？

段伏枥不由地想起利剑公司成立一个月之后，有一次张文香和武总在里面的办公室的谈话。因为公司比较小，所以张文香不仅负责采购，也要兼管一些日常的行政和财务，比如工资都是武总给张文香，然后张文香再分发给各位；而大家的报销，也是由张文香汇总交予武总。那次武总有点抱怨地说：“怎么报销那么多？下次不能这样了。”

张文香回应的声音有点小，但还是被段伏枥听见了：“我看这里好多都是餐饮票，肯定是黄华中和他的朋友去吃饭，拿回来报销的。绝对不是他所说的请客户吃饭，他哪里来的那么多客户可见？”先不说黄华中报销是不是有点多，但他和谁吃饭，你张文香有看到吗？你有必要这么在后面嚼舌根么？

武总叹了口气说：“唉……不能再这样子，我要好好地和他说说。”



至于武总后来是否和黄华中说过，那也不得而知。不过有一次晚上黄华中吃饭回来，醉醺醺地对段伏枥说：“不给钱怕什么？反正我吃也吃了，喝了也喝了，该干的事也干了，反正我也不亏……”当时如果不是老柳制止，估计黄华中还会继续说下去。但根据黄华中的只言片语推断，似乎后来武总再也不允许他再报销了。难道是因为钱的事这三个人心生隔阂？但武总在金钱上的小气，大家又不是不知道，有必要搞得现在这样子吗？还是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些繁杂的关系，可是比代码要让人头疼多了，并且看起来也很难获得正确的答案。既然如此，何必再去管它？事情总有解决的时候，在这时刻还没到来之前，既然自己无能为力，何必庸人自扰？现在自己所能做的，不就是只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抛掉这些琐事，单单看这情形，虽然没有了维水科技，但武总还找到了另外一个渠道，至少让公司的生命还得以延续。第50章

如果机器并没有稳定，还有诸多问题的时候，一般公司会怎么办？估计很多公司都会继续查找相应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之后，才会进行下一步。可是这个正常流程，却被无情地略过了。上次的会谈，安勒斯电子的严董对此非常感兴趣，再加上武总巧若莲花的忽悠，严董决定下单批量500台。也就是说，虽然现在调试的第二版还有些问题，查不查出来都不管了，第三版直接批量500台。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一般来说，硬件两版的差异不应该超过10%；如果超过这个额度，基本上就相当于重新开始，会存在很大的隐患。而第三版，武总脑袋一拍，觉得应该要降低成本，GPS模块要换，蓝牙模块要换，就连和系统稳定性密切相关的电源芯片，也要一并换了。因为这些新模块和新芯片与原有的无论是封装还是引脚都并不是非常吻合，需要重新布局和扯线。这个改动可不只是10%，甚至已经达到30%，和重新设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别。按理说，这样的设计，至少应该先打几片板子回来试试，看看是否有什么重大问题，然后再决定是否批量产。可现在公司却决定不用做任何测试，直接打板500片，用作批量产。只不过再怎么想，也觉得这简直是将严董当白老鼠整啊？

既然要做产品生产，那么有了电路板，还需要什么？外壳！可千万不要小看外壳这看似不起眼的玩意，这可是消费者最看重的东西。作为消费者，他们才不会去管你电路板焊得好不好，元器件摆得怎么样，他们最直接感受的就是外壳的摸样。如果外壳很糟糕，那么这外观绝对吸引不了消费者，那也卖不起个价格。索尼笔记本为什么贵？就是因为其外观非常吸引人。为什么外观能做到如此极致？因为索尼有专门的模具设计部门。那么利剑电子的设计部门在哪里呢？答案是：没有。那模具的事要怎么办呢？简单。武总在台湾拿了台名为PAPAGO的3'机器，然后请了模具厂冯总以此为基础，将其拉伸为7'大小。说实话，PAPAGO这3'机器长得就有点对不起观众，现在还以此为模板延伸为7'的模具，那简直就是先天性缺钙了。如果远远地观看，那简直就和一块砖头无异。于是段伏枥私底下偷偷管这叫板砖神机：不仅可以导航，还可以防狼——遇到色狼，机器一扔过去，绝对让坏人一去不回。人见人怕，鬼见鬼愁。



批量产还有个问题，这时候的7'并不是主流，所以很多厂商都没有出品对应的触摸屏。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家工厂，虽然也做出了7'的大小，但和公司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最大的弊端在于，其有效面积非常小，屏幕的边缘根本无法点击。换句话说，程序的“X”根本按不到，程序无法正常退出。武总倒是别处心裁，想让段伏枥将按钮还是保持原大小，但点击区域扩大化。但这主意还没尝试，段伏枥就拒绝了：如果点击区域扩大，那么其余按钮也会受影响，那整个程序就全部乱套了。不仅如此，这触摸屏的采样也做得非常不好。如果在屏幕一点上长按的话，可以看到不停地漂移。看来，这触摸屏的确是不咋样了。那么该怎么办？更换触摸屏？可是别的厂家都没有做这个尺寸的。因此现在的这个触摸屏再怎么烂，也别无选择，只能忍受。所幸的是，产品并不是直接使用微软的Explorer，而是自己编写的UI程序，因此还可以将所有的图标扩大化来规避这个触摸屏的固有缺陷。但这UI程序的图标是段伏枥从网上搜来的，精度本来就不怎么样，这么一拉伸，就显得更峥嵘了——或是可以说，和这个板砖般的外壳更相配了，无愧为山寨之王的旗号。

在关于批量产的方面，黄华中倒是显露了作为技术人员的谨慎，他并不同意500片电路板全部贴完元器件：“老武啊，这个500片要是全部贴了，那风险就太大了。万一有问题呢，那个麻烦就大了，还要一片一片修。”

武总有点不相信，问道：“你不是说这次的设计不会有任何问题吗？”

“我可以肯定，以我们的技术，这设计是绝对没问题的。但要是人家工厂做板做得不好呢？板子有短路什么的呢？”

武总似乎放下了疑心：“哦……你是担心工厂没做好啊……”

黄华中肯定地说：“那是，以前我们做产品的时候，设计非常完美，结果就败坏在这工厂上，搞得我们后来返修了很多板子。”

但武总还是有点疑虑：“但你说只是先贴十来片试试，我又不好和严董交待。因为我和他说过，我们的是完整的成熟的产品，他才舍得花钱投产的。”完整的？成熟的？就这破玩意？武总你也太会忽悠了吧。

黄华中略微思索，给武总出了个主意：“这样吧。我们先贴100片，如果没问题的话，再将剩下的400片也贴了。这样的话，既降低风险，对严董也有交待。进可攻，退可守。”

武总想了想，觉得这确实是个不坏的主意：“嗯，那就这样办。不过为了不让严董怀疑，我还是让他备500颗AU1200主控芯片。”

黄华中对此也深表赞同：“好，那就这么办。”

两人的对话是在黄华中的办公室，而黄华中的办公室向来都是不关门的，再说两人的说话声也确实不小，所以段伏枥听得也一清二楚。如果仅仅限于产品这个方面，段伏枥更倾向于黄华中的做法，毕竟没有第三版没有测试过，直接上500台实在太过冒险。

这天下午，黄华中问段伏枥：“好像张文香已经回去了差不多一周了吧？”

段伏枥想了一下，回答说：“嗯，应该差不多了。”

“做丧事应该也做完了哦。现在公司也正忙，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如你打个电话问问看？”

啥？我来打电话？那可不行，一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二是让人家回来，怎么看都是一件得罪人的事。可这是老大吩咐的，不打那也太拂面子了。无奈，段伏枥只好拿起电话打给张文香：“张文香，你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是张文香憔悴的声音：“还好。怎么了，公司有什么事么？”

自己哪里知道有什么事，俺是打酱油的，只是来试探口气的：“没事，只是打电

话看看你怎么样了。”

“哦，好。谢谢！”

不知道还要说什么了，赶快挂电话吧：“没事，就这样了，拜拜！”

只不过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午，张文香已经回到公司。人确实已经憔悴很多，本来的黑眼圈更黑了，还肿了很多，看来这段时间没少掉眼泪。黄华中见到张文香，关心地说：“公司没啥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听到这话，张文香抖了一下，没说太多的话，只是“哦”了一声，算是回应。

段伏枥出去上了趟厕所，回来的时候，看到张文香在等电梯，礼貌性地问了句：“回去了？”

张文香低低地说了一句：“嗯”，叹了口气，有点愤怒地说道：“我差点被老大给气死了。”

段伏枥觉得奇怪：“怎么了？”

“昨天他打电话跟我说，说公司有急事，需要我赶快回来处理。今天早上一早就坐大巴赶回来，他居然跟我说没什么事，让我回家休息。要知道，这是我爸爸过世啊！我最亲密的人！我就这么赶回来了，却什么事都没有，气死我了！”

“哦……”对于张文香的说法，段伏枥觉得不以为然。因为公司打算小批量生产机器，那么确实需要张文香去整理相应的物料清单。而黄华中让张文香回家休息，可能更多是出于人情方面考虑：一大早就赶过来，并且还发生了这么悲伤的事情，人肯定是疲惫不堪；以这样的状态来进行工作，效率估计不咋地，也容易出错。与其勉强工作，不如回家休息，黄华中这样的想法也无可厚非。但在张文香的眼里，事情却变了另外一个味道：不

是说公司有事情要忙吗？我好不容易赶过来，你却让我回家休息？你这是要我呢还是？

段伏枥本来想为黄华中辩白几句，但看张文香现在的心态，估计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于是便只好作罢。等张文香进了电梯，便踱回办公室。

只不过段伏枥没有想到，张文香对黄华中的成见如此之深。第二天中午，大家一起去吃中饭。和往常一样，张文香自己带饭，所以没有随行。吃完之后，老柳和黄华中要去补皮鞋，而沈俊和曹燕呢想要去换一件昨天买的衣服，所以只有段伏枥一人回去办公室。刚走到办公室门口，还没打开门，就听见武总和张文香的对话声。

武总对张文香说：“虽然这次只贴了100片，但物料还是要以500套的数量来准备。”

张文香回应到：“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为什么这次老大只打算贴100片。”

“没什么好奇怪的吧？他说为了保险。”

张文香压低声音：“其实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我觉得这机器没什么问题，之所以只出100台，是他们想借此要挟你。如果你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剩下的400台就不给你做！而你之前又交了100台给严董，剩下的如果交不出来，那问题就大了。”

武总有点半信半疑：“可如果我将板子所有的都贴了，组装起来不就行了吗？”

“不行！因为程序是加密过的。如果没有老柳进行加密，那么这是跑不起来的。”

武总恍然大悟：“哦，这样子……”

张文香继续说到：“武总，你一定要防着他们。剩余的400套的物料，绝对不能放在公司。要是到时候他们偷偷将这些物料给卖了，那么损失就大了！”

武总一听，觉得也非常有道理：“嗯，这听你的。那这些物料我就放到严董公司的仓库去。”

这些话听在心里，段伏枥觉得总不是滋味。虽然并不知道武总和黄华中他们有什么过节，但张文香你这样的说法，除了火上浇油，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在武总面前这么起劲地嚼舌根，你觉得很有意思吗？即使黄华中匆匆叫你回来，你心有愤恨，也不能这样借机报复吧？退一万步来说，现在公司刚刚起步，即使有什么成见，不也是应该暂时放下，先将公司搞起来吗？张文香你说的话，除了加深武总和黄华中两人的隔阂，对公司还有什么好处？张文香你心里到底想什么？

听到段伏枥的开门声，两人顿时停止了交谈。段伏枥坐回位置，什么也没说，因为觉得自己说的再多也是乏味空白的。算了，这些自己管不了，该怎样就怎样吧。段伏枥沮丧地趴在桌子上，就当什么都没听到一般，开始睡起中午觉……第51章

本以为英汉字典的程序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没想到今天段伏枥想查一个单词，却发现事情根本就不是自己所料想的那么顺利：单词的查找速度太慢！这就奇怪了，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呢？说起来也让人啼笑皆非。之前之所以没发现这问题，是因为测试的时候，输入的单词都是以“a”开头的，而今天碰巧要查找的单词，却是以“x”开头！就这么一个小差别，导致搜索所花的时间居然要比“a”开头的字母多两分钟！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段伏枥的查找算法，是最最最原始的：从“a”开始，一个一个进行对比，看看哪个单词最符合。换句话说，如果单词不存在，或是位于字库的后半部分，那么搜索所花费的时间绝对是让人咋舌的。其实一开始写查找算法的时候，段伏枥也担心过这个问题，但没想到的是，当自己将程序写完之后，居然把这码子事给忘了；并且测试的时候，都是以“a”开头，那搜索的速度自然是超快，更让段伏枥完全淡忘了这问题。

怎么办？这样的效率，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啊。总不能查一个“a”开头的单词不到十秒钟，但找个“z”开头的，撒了泡尿回来泡了杯茶后还没结束吧？没辙，修改算法呗。算法？段伏枥一想到这两个词，脑袋就变成两个大。对于高考150分满分只考了60分，看到傅里叶变化就两眼冒金星的段伏枥来说，让他去折腾算法无异于慢性折磨。

这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程序员究竟要不要研究算法？其实这在业界中也是

一直争论不休。正方的意见是，不懂得算法，那么就不能更好的理解计算机，写出的软件效率就会非常低，因为程序就是代码+算法的结合；而反方的意见呢，无非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算法库，可以直接拿来就用，根本就不必要去深究，不必要再花费心思去研究轮子如何工作。关于是否需要专研算法的问题，段伏枥没有丝毫的犹豫，义不容辞直接选择反方，这倒不是因为他多么的高瞻远瞩，或是有什么坚定的信仰之类，纯粹是因为他先天不足：从小对数学就不感冒，看着这变化来变化去的公式就头晕，这模样还怎能研究算法？

话又说回来，程序员要不要学算法，这的确要分开两个方面来看，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如果要到谷歌或百度这样的公司，因为他们是以算法优势起家的，如果你不研究算法，对算法一窍不通，那么进去最多就是打打酱油，说不定哪天主管心情不好了，还会请吃鱿鱼。但如果是到一些主要是做产品的公司，你天天研究算法也不行啊：产品的界面，客户的体验等等杂七杂八都需要你去完善，可你偏偏在研究什么样的算法效率会高一点点，而这些却偏偏是客户无法直观感受到的，那么估计炒鱿鱼这道菜还是免不了的。

盲目崇拜，或是盲目鄙视算法，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关键是看自己用算法来做什么。就像一辆法拉利跑车，估计没有人会说它差，开着它在路上狂奔，估计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享受。可是如果任务是要从大陆到日本，需要越过海洋，那么这法拉利的价值估计还不如一艘破船。可是这时候，你能说法拉利一无是处吗？一无是处的是使用者，因为他没有将法拉利用在最恰当的场所。算法也是如此，它是否有用，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关键是看用它的人，看它的场合。

根据对算法的掌握程度，大体上可以将程序员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对算法非常精通的，第二种是知道有哪些算法概念知道相应的算法库该如何使用的，最后一种是对算法一窍不通甚至连算法库都不知道的。这三种人之中，第一种是神一样的人物，适合于从事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工作；第二种便是大多数程序员所处的范围，适合产品的应用开发；最后一种嘛，便是菜鸟级别的，遇到和算法有关的问题只能撞得头破血流。很不幸，段伏枥就属于最后一种。

当然，现在是菜鸟，并不代表一无是处，高手嘛，不也是从雏鸟开始的？俺就不信，那些算法高手，在娘胎的时候就懂得傅里叶变换？只听过用柔和的音乐来进行胎教的，可还真没听过念数学公式来进行的。绝对不向困难低头，是段伏枥一贯坚持的信念，也是一直能够进步的原因之一。不就个算法嘛？这还难得了俺？拿本算法书看看不就好了。确实是拿本算法书看看，很多不明白的东西都清晰了，可这也要能看得懂啊。没翻几页，段伏枥就翻白眼了：这是哪门子的邪门歪道？中文每个文字都能看懂，字母才26个字母，可组合起来，咋就跟天书一样了？还有还有，这算法的评判标准也太麻烦了吧？不同情况下的表现形式还不同啊？这不折腾老子吗？



算了，管它那么多，还什么算法优劣呢！以自己现在的水平，等研究出来，估计到时候公司在不在还不好说。不用去想那么复杂了，那是不是自己这个水平档次的人所能干的事。自己只要算法比以前的那个逐个逐个比较要快，每个单词查找的时间差不多就行了。

只是，要选哪个呢？这些英文在的排列是按顺序的，如果以二分法的话，直觉上应该可以快很多；并且这二分法的特性，对于已经排序的单词来说，查找的频度应该相差无几。好，那就是它了！就是二分法！其实，如果不选二分法，那也没有其它的选择了，因为对于段伏枥来说，只有这二分法他还能看得懂，还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代码。

因为之前的单词搜索是在DLL文件中，所以要更改算法的话，只需要更改DLL的源文件即可。不仅如此，之前的算法暴露的是一个函数接口，现在只需要更改函数体的内容，而不必重新书写代码。虽然当时段伏枥写程序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后续可能需要更改算法的状况，但凭借着直觉，觉得有一些东西应该以函数形式封装起来，没想到这给后续的修改省去了不少麻烦。

英文单词是以数组来存储的，如果要更改算法，只需要增加三个指针，分别指向开头，末尾，和中间的序号，然后再和所要查找的单词做比较即可。算法转换为代码，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有一些小细节却需要注意，所以段伏枥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才让这算法正常工作。过程是曲折的，但结果是喜人的，这么一更改之后，搜索后半部单词的速度确实比之前要快很多，简直完全是天壤之别。看着改善后的英汉字典程序，段伏枥不禁手舞足蹈：自己终于也能写字典程序了！当年老章所做的事情，自己也能做了！更为重要的是，一向对算法白痴的自己，居然还懂得写了个二分法算法！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高兴的吗？

只不过当时的段伏枥不知道，如果要写像他现在这种档次要求的字典程序，完全可以不用这么麻烦：不用去考虑如何存储字典数据，不用考虑如何根据返回值查找注释，不用花费心思去考虑查找算法——因为这一切，只需要使用STL的multimap即可解决。multimap的结构很简单，是以key-value的方式存储。如果应用到英汉字典，那么key存储的就是英文单词，而value自然就是注释了。一旦需要查询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简单，直接调用find函数即可。那么这STL的效率如何呢？只能说，STL的算法可能并不是最佳的，但绝对不是最差的，不过对于段伏枥的应用而言，完全是绰绰有余。

虽然段伏枥在《C++ primer》见过multimap的身影，但该书对于应用却惜字如金，并没有很好诠释用法。所以段伏枥对此的印象也不是很深，在编写程序的时候自然没有想到使用该容器。如果在此之前段伏枥看过《C++ 标准程序库》的话，可能情形截然不同。该书从最基础开始，给读者介绍了STL的使用，特别是其中的一章，更是以字典为例

来进行讲解如何使用multimap，恰好和段伏枥的程序要求不谋而合。

这不能不说，多看书，对于程序员而言，是多么重要。也许看的时候确实一窍不通，但只要你对此有了那么点印象，知道有那么一回事，说不定就这么一个灵感，会让以后的工作省掉很多的麻烦。第52章

搞好英汉字典程序算法的段伏枥，觉得自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不由整天都乐呵呵的。这天是周六晚饭之后，伍定轩对段伏枥说：“泥岗村不是有家洗脚城吗？今晚请你洗脚去？”

洗脚城？以前从来没去过耶！但为什么突然间请洗脚啊？段伏枥奇怪地问道：“咦，怎么突然想请洗脚了？”

“涨工资了啊！再说前两天踢球的时候，腿有点疼，刚好可以捏捏。”

“噢！好！”有人请客，都是爷们，没必要什么扭扭捏捏假惺惺推脱。只不过这洗脚，听起来咋那么让人有点暧昧的感觉啊？即使不能摸女服务员，但被女服务员揉揉捏捏，也足以让自己兴奋了。

泥岗村最大的洗脚城是新新贵族，前段时间才刚刚装潢一新，这几天才刚刚重新营业。进这种地方，段伏枥总觉得全身有点不自在，总觉得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咋觉得自己这时候胆怯了？走路也没那么稳妥了？去这种地方，是不是要有什么接头暗号之类的？要是暗号搞错了，会不会被人扫地出门啊？不能不说，此时段伏枥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但事实情况是，什么特别事件都没有发生。一个女接待问是否来洗脚，便直接带着到了二楼的包间。

女接待继续问到：“你们有熟悉的足浴师吗？”

俺们是第一次来，哪里的熟悉的啊？段伏枥直接回答到：“没有。”

“那你们对于足浴师有什么要求吗？”

要求？什么要求？难道还所谓的特殊要求？这个可承受不起啊。两人对望了一下，伍定轩回答到：“没有，随便吧。”

“好的，请稍等。”女接待走了出去，轻轻地将门带上。

没有要求，随便，可没想到您还真是随便了！当房门打开，两个足浴师走进来的时候，段伏枥和伍定轩震惊了：魔鬼的身材——字正腔圆，宛如完美比例的正方形水桶；魔鬼面貌——如果说是脸着地的天使，那么绝对不止跌了一次。更为惊为天人的是，两个女足浴师均是同样的风格。看不出来这洗脚城还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啊！或是说，这老板好的就是这口？早知道随便是这样的结果，刚刚就不应该随便了。段伏枥觉得自己真的被门夹了，还狠狠夹了很多次。没办法，既然人家已经进来了，也不好让人出去再调换吧，这也太伤人家自尊心了。这哑巴亏，看来是吃定了。

洗脚的所用的水也是有讲究的，项目也明确地列于菜单之中。清水是10元，但来的估计没几个人会好意思选这项，因为是免服务费，仅仅收水费而已。选项中有什么玫瑰啊，薰衣草之类，但感觉不怎么靠谱。还是选中药的田七好了，至少觉得它应该有那么点效果，最中药价格相对不贵，30元。10元加30元，一共40元，便是今晚的每个人的花费。当然，还有可乐和茶之类的饮品可选择，这也是免费的。

那就开始吧。洗脚嘛，主角自然是脚了，所以一切的动作都是脚这个部位。正是如此，段伏枥内心没有任何一丝的邪念，当然，即使部位再往上，这邪念也是不存在的——想象一下，有着正常性取向的男人对着凤姐的照片打飞机是神马感觉？阳痿？估计是缩阳还差不多。

可您这魔鬼足浴师，能不能稍微注意点？坐在俺面前，穿着超短裙俺就忍了，可您能不能有点职业素质不把两腿岔那么开啊？即使是工作需要，可您也不能穿个Hello Kitty的小内内吧？非礼勿看，非礼勿看！赶紧将眼镜摘下，一切都是朦胧的：怪不得大家都说朦胧是美，原来如此……

四个人在一个包间，如果不说话的话，气氛是不是有点怪异？虽然对方是魔鬼足浴师，可也不能这么冷场吧？那也显得自己太没素质了。这年头，人啊，缺的就是这个素质。因此，大家便开始攀谈起来，又自然而然地引到薪金方面。

段伏枥好奇地问：“你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给段伏枥按摩的魔鬼足浴师——好吧，我们这里暂且称其为魔鬼足浴师A，给伍定轩按摩的就叫B吧——回答说：“底薪是800元，每个客人提成是5元。”

“5元？如果大家过来都只点清水，不加料的话，那根本就经营不下吧？”

“还好啦，来这里的客人都会加料啦。”

魔鬼足浴师B插嘴到：“谁说的？我们这里不是经常有个老头吗？他小气死了，基本上两天来一次，都是点清水不加料的。后来经理说，以后那老头来的话，足浴师一定要他加料，如果他还是坚持清水，那么足浴师就不能拿提成！结果那天那个不是因此和老头炒起来了吗？”

魔鬼足浴师A接嘴到：“哦，那倒也是。那老头还说自己是港商呢，自己在深圳有好几处房产，还这么小气。”

伍定轩也附和到：“那也确实过分了，要是每个人都点清水，你们生意也不好做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每次都有提成，其实你们工资算好。”

魔鬼足浴师B回答说：“一般啦。我们这里还有个规定，一个人一个月必须要被客人点15次，不够的话，还要被扣钱。”

段伏枥好奇地问：“点名？是不是就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那个女接待问的，有没有熟悉的足浴师那个？”

魔鬼足浴师A很高兴地说：“对啊，对啊。记得哦，我是19号”，然后期盼地望着段伏枥：“下次过来的时候，你会点我吧？”

神马？这次俺已经被您吓得魂不附体了，下次还要再见您？您是想俺死翘翘吧？

段伏枥是实在人，不会昧着自己的良心回答，而魔鬼足浴师A大概也看出其心意，下次绝对不会再点自己，嘟了嘟嘴：“你们这些男人，只会看外表，都不看人家内在的！”估计魔鬼足浴师A心被伤透了，狠狠地用力按了一把。真的是狠狠地，毫不留情地用了一把力。

噢，My God！俺没有说下次不点吧？您这手下得也太重了吧？这脚背估计被你按塌下去了吧？段伏枥痛得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

魔鬼足浴师A立马阴转晴：“啊，不好意思，按疼你了吗？”

“没事……没事……”要是说是被您按疼了，还受伤了，您还能放过我吗？

恰好此时，伍定轩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一看，扑哧地笑了下，然后递给段伏枥，说：“无语了，你看看我爸给我发的短信。”

段伏枥接过手机一看，哭笑不得，只见短信写到：“儿子，老爸知道你长大了，有些事情忍不住。但老爸要叮嘱你一句，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伍定轩的老爸太无敌了，您佬真的太开明了，真的太为您儿子考虑了！请受小弟遥远的一拜！

段伏枥将手机还给伍定轩，意味深长地说到：“要不，今晚你就从了她们？”

伍定轩看了看两位魔鬼足浴师，然后转过来对着段伏枥说：“我估计今晚吃一箱的伟哥也成不了事吧……”

40块钱是一个钟，这个对于足浴师来说也是掐点的。刚好一个小时的时候，便是足浴师整套技法的完成。魔鬼足浴师给两人擦干净脚，说了句：“按摩完了，你们好好休息，我们先出去了。”说罢，便拿着脸盘往房间外走去。末了，魔鬼足浴师A对段伏枥抛了个媚眼，嗲嗲抛下一句：“小帅哥，我是19号，下次来的时候记得点我哦~”

看着魔鬼足浴师那浑圆肉团远去的背影，段伏枥的背后莫名感觉到一股寒气。

在这足浴城的包间有啥好呆的呢？回家吧！喝完免费的可乐，两人便下到一楼的收款台。只不过，在两人前面，还有一个中年大叔。只见他摸摸衣服的口袋，翻翻裤子的裤兜，里里外外地翻了个遍，但却什么都没有找出来。中年大叔满头是汗，好不容易摸出一张卡，颤颤巍巍地对收银台小姐说到：“请问你这里能刷公交卡吗？”您太有才了吧？这可是足浴城啊？您居然要刷公交卡？你当人家全是公交车啊？

收银台小姐冷冷地说：“你身上真的找不到钱了吗？”

“我钱包找不着了……”

收银台小姐转过头，大喊了一声：“保安！有人要吃霸王餐！”

随即，两个彪形大汉出现在中年大叔身旁，像架个小孩一样，往里面的小黑屋走去。虽然，小黑屋传出中年大叔“啊”的一声，便归于一片沉寂……

段伏枥不安地问了问伍定轩：“你……带钱了吧……？”

伍定轩摸了摸口袋，肯定地说：“还好，带了……等等！”伍定轩拿出钱，数了下，说到：“完了，刚刚买了张电话卡和几瓶饮料，钱不够了！你还有钱没？”



啊？不够？俺可是净身出来的，一毛钱也没有！段伏枥腿一下软了，小声问到：“没有哦……还差多少？”

伍定轩小声回答：“好像还差37呢！”

80元还差37元？差不多一半了啊？怎么办？难道要和那中年大叔一样，被关进小黑屋？！要想办法啊！

段伏枥坚定而又严肃地对伍定轩说到：“不如，我们再来一次？”

伍定轩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只见伍定轩将所有的钱和账单放在一起，递给收银台小姐：“买单！”紧接着，两人便飞速转过身，趁收款小姐没注意，保安没发现，立马以百米速度往外跑去。身后传来收银台小姐的尖叫：“喂，等等……！”还等？再等我们就只能躺在小黑屋了！

两人一路狂奔，马不停蹄地跑回了凤岗花园。两人气喘吁吁，相视而笑，不由地回想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没有钱，不够买两根冰棒，所以那时也是放下一根冰棒的钱，抓起两根冰棒就走。兄弟一起，往事如梦，虽酸尤甜。

伍定轩突然想起什么，拍了一下大腿，大叫到：“哎呀！我忘记了！出来时我还特意多拿了50元！刚刚灯太暗，并且钱还折了起来，结果将那50元当成1元了！”

喂喂~！乌龙啊！1元和50元都是绿色的，你也不能这么看不清啊！即使颜色看不清，1元和50元的大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吧？即使折了起来，这差别还是有的吧？哇靠，也就是说，俺们给的钱不仅没少，还多了？并且俺们还因此而一直拼命狂奔？更更无语的是，给多钱了，按摩的居然还是魔鬼级的足浴师！没天理啊！莫非现在回去找钱？丢不起这个人啊……两人拖着疲惫的双腿，继续气喘吁吁地往出租屋爬去……第53章

“你明天到上海去一趟，测试一下GPS天线。”武总早上一到办公室，立刻对黄华中说到。

黄华中睡眠惺惺，还没反应过来：“啊？”

“我估计我们GPS收星不好，肯定是天线问题。我跟上海做天线的联系过了，你们将这些机器全部带到上海去，将它们全部调试好了再带回来。”

上海不是黄华中的地盘，人生地不熟的，去那里不是自找没趣吗？所以黄华中找了个理由：“没有用的，老武我跟你说，这个机器并不是简单的调试天线就可以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哪里影响了信号，我们还需要查。”

武总哼了一声：“那原因你查到了么？”

黄华中抖擞一下精神：“这个GPS是很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还好最近我调试的时候，有了点眉目，应该下周就能调好。”

有点眉目？下周就能调好？这话似乎听了好几次了。武总显然也知道黄华中有这招，所以早有准备：“我管你！反正你和沈俊的的机票我已经订好了，明天的飞机。”

“啊？”显然黄华中也没料到武总会出这么一着，愣了。虽然黄华中正事不灵，但脑袋还是蛮灵光的，对此不太相信：“老武你别忽悠我了。你又不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码，你怎么订的机票？”

武总哈哈地笑了一下，回答说：“之前不是让张文香收集过你们的身份证吗？她自然知道你们的号码了，我就直接让她拿你的身份证号购买机票了。”

黄华中像个斗败的公鸡，觉得上海这趟是推不掉，肯定要走这么一遭了，所以只是不愉快地“哦”了一声，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了。

武总在办公室坐了不少，交待完一些事情之后就离开了办公室。武总前脚一走，黄华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叫了一声：“张文香，过来一下！”

张文香刚坐下，黄华中就劈头盖脸地呵斥到：“你为什么要向武总透露我的身份证号？”

张文香一头雾水：“透露什么身份证号？”

黄华中声音更大了：“你要是不透露我的身份证号，武总怎么帮我订的机票？”

张文香大概明白了点什么：“我没透露啊，是武总问我知不知道你的身份证号，让我帮你和沈俊订机票的啊。”

黄华中狠狠地拍了下桌子，怒道：“武总让你订机票，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样子做是什么意思？！究竟我是你的老大，还是武总是你的老大？！”

张文香被吓到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黄华中却依然不依不饶：“你这样做，完全是一个叛徒的行为！将我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对于公司没有任何好处！你知道以前浩程微是怎么倒闭的吗？就是小人在背后作梗搞的！老武这么做，他以后一定要遭报应的！我绝对不会让他如愿以偿！”不会让武总如愿以偿？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文香两眼红了，眼泪情不自禁地滴落了下来，但还是无言以对。一个男人，如果不是真的铁石心肠，那么面对一个女人在自己面前掉眼泪，不自觉心也会软下来，这对于黄华中也同样适用。黄华中觉得火也发够了，便不再呵斥，挥了挥手，让张文香下去了。

说实话，武总事前没有和黄华中商量，就擅自决定让黄华中去上海，这确实有点不对；而张文香用黄华中的身份证号订了机票，却又不告之黄华中，这也是有错。但即使如此，黄华中也不应该如此地呵斥张文香。特别是将对武总的所有怒火都发泄到一个女人身上，这的确有失一个作为上级领导的风度，这确实又是一个最大的不该。无论黄华中如何不满，上海这趟他是去定了。

对于武总的决定，段伏枥其实是比较支持的。毕竟做导航仪的，GPS居然收不到卫星无法定位，就像电视无法收看到节目，DVD播放器无法放光盘一样滑天下之大稽。这样的导航产品，谁会来买？还不如直接以板砖防狼器来卖算了。

这上海之行持续了四天，期间因为黄华中不在，所以武总来公司的频次也大大减少。每次过来，也只是和张文香聊了会便走了，所以段伏枥倒觉得轻松不少，当然每天晚上的查勤电话还是一如往常。第五天早上，段伏枥刚到公司不久，沈俊就到了。

机器是否能够正常接收卫星，关系到产品的品质，段伏枥自然也是非常关心，急忙问到：“啊？回来了？感觉怎么样？”

沈俊苦闷地说：“别提啦！老太太没风度了！”

“啥？”黄华中又招你惹你了？

“这一箱机器你知道多重吗？他居然没有帮抬，一直让我一个女生抬到上海，然后又从上海抬到深圳！”

一箱机器？段伏枥看了看沈俊旁边的纸箱，这可并不小。虽然并没有将100台机器全部装入，但这五十多台的重量，可还真不轻啊！这个重量让一个男人来搬，没过多久也会累得够呛，作为一个男人的黄华中，居然能够当甩手大爷？段伏枥无语地“啊”了一声。

沈俊继续抱怨到：“累死我了！虽然我是长得比较高，但我也不强壮啊！我又没肌肉，这是蓬松的！”肌肉蓬松？是用苏打粉起泡的吧？

段伏枥听了哭笑不得，但还是更关系机器的事宜：“那个机器后来调得如何了？”

沈俊叹了口气，无奈地说：“一台都没调好！”

什么？去了那么久，一台都没调好？究竟怎么回事？段伏枥听了，惊讶万分：“为什么？”

沈俊郁闷地回答：“武总是个大忽悠！什么叫已经联系好厂家了！我们到了人家的公司，人家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我们要来！”

“那你们应该打电话给武总啊，看看怎么回事，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我打了啊，武总说他之前联系的那个人走了，他也没办法，让我们就呆在那个公司，缠着人家工程师给调试。结果黄华中一听武总这么说，头也不回就走了。就剩我一个女生，抱着这么一大堆机器，呆在人家公司前台，眼巴巴地坐着。”

这也太扯了吧？先不说武总未经商量就直接订机票，居然连对方都没联系就让直接过去，还真以为人家公司是自己开的，想去就去啊？武总这做事怎么这么不靠谱啊？段伏枥光是听沈俊描述，也觉得气恼，难道事情就一直是这样？不禁问到：“那后来呢？”

沈俊哭丧着脸：“后来啊？后来人家工程师估计看我可怜，便帮我调了一下天线。结果才发现，我们带过去的机器，每台的干扰强度和干扰位置都不尽相同，需要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去调，无法做到调一台，好一批。也就是说，如果以后我们批量做1000台的话，那么就必须让天线厂调1000次！人家说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做产品是这么弄的！”

“这个你跟武总说了吗？”

“我打电话给武总说了，然后武总就给那边的工程师打电话，说现在收星不好，是他们的天线质量太差，上不了档次，还说我们是客户，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将我们的机器给调试好。结果人家工程师就生气了，说我们什么都没说就跑过来，订那么500个模块就觉得自己是爷，别的公司订个上万个的都没这么无礼要求的。结果，人家索性调都不帮调了，还说像我们这样的客户，根本就不要卖给模块。”

哇塞，武总你也太猛了吧？这情形都分不清？本来是我们机器的干扰太大影响收星，可你却偏偏将所有的问题推到人家天线厂。虽然这籍口可以用来应付严总，但这对于解决问题却没有丝毫帮助啊！何况，现在我们求着人家帮忙，不是人家有求于我们啊！这时候，作为主管技术的黄华中，应该也要有所行动吧？段伏枥连忙问到：“那老大呢？”

沈俊恨恨地说：“老大？别提他了！白天就一直在睡懒觉！只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偶尔才会叫我。”啥？跑到上海就是睡觉去了？

“睡懒觉？那他晚上干嘛去了？”

“酒吧咯！每次吃完晚饭，他就让我自己回宾馆，他就去酒吧玩去了。有一次，晚上本来还想问他明天要怎么办的，没想到我在门口就听到里面有女人的那个声音，吓得我就跑回自己的房间了。”

女人的那个声音？晚上？是傻瓜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只不过黄华中已经是已婚人士，前段时间不是还因此而闹腾过吗？没想到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说，觉得到了上海，没人可以管得了他，就开始放肆了？要知道，这趟出差，是为了解决GPS收星问题，是关系到产品能否正常销售，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可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就连公司利益也漠不关心。这样还算什么总经理？就算是对武总有多少不满，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地步，但这也是内部矛盾，对外还是应该团结一致，跨越难关啊！如果这么一直闹这样，公司根本就无法能够得到营收，还能够继续下去吗？段伏枥不禁觉得心乱如麻，感觉浩程微似曾相识的一幕又要上演。但或许现在一切都还没那么糟糕，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这导航仪能够正常接收卫星定位，可是这该如何入手呢？

## 第54章

黄华中从上海回来之后，将天线厂损得一无是处，说别人不配合，技术水平不过关，对我们的产品没有任何办法，末了，还向武总拍拍胸脯，保证一定将收星不好的问题给解决。其实无论是哪家的方案，哪家的产品，都会有电子干扰，关键是如何屏蔽这干扰。通用的做法是，将一些容易干扰到信号的元器件放在一处，然后在上面用一层金属屏蔽罩盖着，那么这些电磁干扰就无法散发出来，于是就影响不到GPS信号。不仅是导航仪是这样的做法，就连平时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手机，到处也是有屏蔽罩的身影。



那么，能不能在现有的产品上增加屏蔽罩呢？可惜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之前设计的电路板，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元器件的摆放非常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产品设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预留屏蔽罩的空间。也就是说，强制安装屏蔽罩的话，那么模具根本就无法合拢。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电路板可以重新布板，但模具却不能重新开始！如果要进行更改，那么就必须要重新设计模具，那么之前所有的开模费用，所有的生产模具，必须全部报废。如果一家公司想要做好产品，那么推倒重来是必须的；可对于武总来说，将之前的投入全部打水漂，小气到家的他绝对是不会答应的。现在如果要解决这信号问题，那么就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着手。

不能不说，黄华中在奇思妙想方面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才。为了要将硬盘和电池与主板分隔，不是有一个支架吗？这个支架恰好和整个机器的大小相同，如果将这个支架电镀上金属，那不就是非常完美的屏蔽罩了吗？产品的外壳和支架是冯总生产的，如果要电镀自然也是要找他。其实冯总并不是很想接这活，但之前生产的500套外壳的货款武总一直压着没给，理由是产品没有卖出去，无法给钱。为什么卖不出去呢？因为收星不好。为什么收星不好呢？因为支架没有镀上金属。于是，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支架的电镀金属。现在自己是鱼，别人是刀俎，自己的命根掌握在别人手里，为了生计哪能不低头？无奈，冯总只好将这批支架重新拿回工厂，全部电镀后再送回来。

那么，装上镀上金属的支架收星情况又是如何呢？只能说，一切如旧，非常糟糕。屏蔽罩效果好不好，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屏蔽罩和主板的缝隙，而是和主板地端的接地。特别是接地这项，如果接地不够充分，那么效果也是大打折扣。可现在呢？不用说那支架和主板的缝隙可以塞下一个小拇指，就连接地都没有，完全是浮空在电路板的上层！尼玛，如果这也能起到屏蔽作用，那么就是上帝不长眼，完全违背物理定律了！当然，屏蔽罩的效果要如何才能发挥效应，此时的段伏枥自然是不懂的；只是觉得黄华中能想出这个主意，确实有一点点敬意。只不过这一点点敬意，却在黄华中的辩白中消失殆尽。

“你不是说镀上金属后，收星会好很多吗？为什么现在还是这么糟糕？”武总这样质问黄华中。

黄华中显然是有备而来：“你知道为什么收星还是很糟糕吗？因为这镀的质量太差了！这完全是冯总不负责任！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工厂设备不过关，做不出合格的产品。”

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这还了得？坐在一旁的冯总急忙辩白到：“怎么不负责任

了？这些都是按你们的要求来电镀的，为什么说不合格？”

黄华中“呵呵”地笑了下：“冯总，你别急。刚刚我只是一时嘴快，说你不负责，可能只是负责电镀的那个人不负责而已。”

负责电镀的还不是自己的手下？说来说去还不是骂自己？冯总怒了：“你不能这么胡说啊！你要找出证据！”

“证据嘛，当然有。”黄华中一边说着，一边从桌子下拿出一个天平。这玩意段伏枥段伏枥见过，不就是药房抓药时常用的那个玩意嘛？只见黄华中拿了个支架，称了一下，然后又换另一个，指着刻度说：“看到没有？两个支架的重量不一样，也就是说镀的金属分量不同。因为我们天线是根据实际的干扰来定制的，现在你支架分量不同，自然干扰的水平也不同，那我们的导航仪自然收星就不好啦！”

“那你说，相差多少才合格？”

黄华中斩钉截铁地说：“两个相差不能超过3克！”

冯总这次真的是火大了：“不超过3克？你要我啊？这么大的一个支架，本来重量就不相同，还想电镀后的误差不超过3克，这怎么可能？”

黄华中点了支烟，悠悠地说：“所以我说，你们的设备不行吗！”

“你……”冯总噎了下，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武总就和黄华中配合得非常合拍，连忙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黄华中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说的肯定有道理。先消消气，我们一起下去吃个饭……”

冯总肯定是心不甘情不愿，但现在被人牵着鼻子走，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无奈地应了一声。

机会难得，武总肯定不会放过：“你看吧，你现在支架有问题，搞得我们无法出货。所以你那笔外壳的钱，现在还无法给你……”

一个流氓已经很难对付，现在再加上一个无耻的，势单力薄的自己还能做什么？没办法，冯总叹了口气，只能和两个无耻的流氓一起下去吃饭了。

据说今晚有台风，并且气象局还发出了黄色警报。既然武总和黄华中已经去吃饭了，那干嘛不偷偷回家？这也不算偷懒嘛，毕竟有台风，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回到泥岗村，因为还没吃晚饭，肚子自然还是瘪的。台风要来，回家避着，自然是大事；可肚子问题，也不是一件小事啊！虽然下了点零星小雨，并且自己也没有带伞，但还是决定在路边摊吃碗米粉吧。

这米粉店是开在一家小旅馆的旁边，因为口味不错，所以平时人还挺多。而今天因为台风将至，倒是冷清了不少，所以没等多久，热腾腾的米粉就端上来了。只是没想到，米粉上得快，这台风来得也快！刚吃了两口，这台风就伴着狂风暴雨呼啸而至！再怎么说，这碗米粉也花了8元，赶紧吃完好走人。

可惜，段伏枥的愿望落空了。一阵狂风，将小摊搭的帐篷给刮跑了！刮跑了，有木有啊！上面没有任何遮挡啊，有木有啊！！现在是狂风暴雨啊，有木有啊！！！雨哗啦啦地从头上下来啊，有木有啊！！！！

上天看来也不想让自己将这粉给吃完了，为避免失身——嗯，应该是湿身——还是现在旁边的小旅馆的屋檐下躲一躲吧！不过这暴风雨，看来一时半会还停不了啊。

站着没过多久，一对小情侣就走进了小旅馆。是啊，这么大的雨，估计是回不了家，打算在外面开房吧。只可惜，段伏枥猜对了前半，没猜到后半。

小男生在前台，声音颤颤地问到：“请问，你这里有钟点房吗？”

前台小姐连头都没抬，说到：“有。请问你要几个小时？”

小男生小声说到：“有没有三分的？”神马？三分钟？只要三分钟？听着这话的段伏枥震精了：莫非您佬就是传说中的床上小旋风，办事不到一分钟？

前台小姐显然也被吓到了：“什么？三分钟？三个小时吧？”

看来三分的钟点房是没指望了，小男人带着小女生，讪讪地走出了小旅馆。

这雨一时半会还真停不了，怎么办呢？段伏枥站在小旅馆的屋檐下，正在发愁，忽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先生！”

“嗯？”段伏枥转了下头，是小旅馆的前台。

前台女生很客气地问到：“您要不要开个钟点房呢？”

孤身寡人的，开个钟点房干嘛？段伏枥自然是一口回绝：“哦，不，谢谢。不用。”

前台女生自然知道有这结果，但还是不甘心继续说到：“我们房间有电脑，可以看那个片。”

那个片？那个片……！莫非俺脸上就写着饥渴两个字？再怎么也犯不着开房打灰机吧？您这前台也太彪悍了吧？段伏枥赶紧辩白：“这个，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前台女生继续不依不饶：“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舒服，我还可以帮你联系人……”

看来，如果继续呆在这小旅馆屋檐下，不开房是不行了。段伏枥望着这丝毫不见停息的暴雨，叹了一口气，冲到雨中往家里跑去……第55章

感冒了，段伏枥这次感冒还真不轻。昨晚顶着狂风暴雨奔回来之后，恰好又遇上伍定轩在洗澡，结果哆嗦了半天才能洗上热水，换上干衣服。可是这么一来，段伏枥就病倒了。还好这是周六，段伏枥给黄华中打了个电话，说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去加班了。

段伏枥正在床上睡得昏沉沉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拿起一看，是徐雅思：“喂……怎么了……一大早打电话过来……？”

电话那端传来徐雅思的声音：“还早啊？你看看现在几点了？10点了啊？对了，你怎么，说话这么绵绵无力的？”

“昨晚冒雨回来，不小心着凉了……”

徐雅思呵呵地笑到：“噢，这样啊？要不要我和思敏一起过去照顾你啊？”

过来照顾？这个当然好了？可是这病恹恹的样子，给美女看到怎么也不好吧？所以还是拒绝吧：“呵呵，不用了……”

但这提议被徐雅思反驳了：“不行，今天我们一定要过去！”

奇怪，徐雅思今天吃错药了？段伏枥诧异地问到：“咋啦……突然对我这么好？”

“嘿嘿，你别想歪了！今天我们这里停电，我和思敏过去你那上网，看看电视。”搞得人家心里还扑通扑通了几下，原来你们是来这里避难啊？

“噢……好吧……”美女既然都坚持了，哪还好意思回绝？答应了呗。

“好，等一会见！”

段伏枥这感冒着实严重，脑袋昏昏沉沉的，一坐起来就头重脚轻的，更别提站起来了。除非实在是憋得不行了，迫不得已才奔一趟厕所，否则就一直躺在床上。自然徐雅思和刘思敏过来后，是伍定轩给开的门。寒暄几句，三个人便来到了段伏枥的房间。

刘思敏见了段伏枥病恹恹的样子，开口便问道：“喂，你还活着吗？”

段伏枥从被窝中探出头来，白了一眼：“你就这么想我死啊？”

刘思敏嘿嘿地笑道：“我是想你死，但有人是想死你！”

“嗯？”这话啥意思？段伏枥一下子愣了。

“喂，喂，你又来了~”徐雅思赶紧插嘴到。

刘思敏狡黠地说：“难道不是吗？是谁一大早就说要过来玩的？我还在被窝的时候，睡得正香，就被你这么生拉硬拽给拖过来了。”

徐雅思急忙辩白：“不是我们那没有电吗？我又急着要帮朋友查个信息，上午就要给他，



所以能不急么？”

刘思敏继续不依不饶：“啥朋友？什么事这么急？”

“哎呀！一个高中同学啦！他现在在外面，名片找不到了，让我帮他找一下一家公司的联系电话……”

“哦……”刘思敏意味深长地拉长了下语调，“那你查吧！我到大厅看电视去了。”说罢，便头也不回和伍定轩走出了房间。

徐雅思靠近了段伏枥一些：“喂，你怎么样了？严不严重？”

段伏枥有气无力地说：“嗯，头有点疼，晕晕的，不想起来。”

“像你这样，那你要多喝水啊”

段伏枥无奈地说：“不想喝，要上厕所，麻烦。”

徐雅思以不可抗拒的语气说到：“不行，你一定要喝。否则，好不了的。那个杯子是你的吧？我给你倒去。”

“啊，不……”

“一定要喝！”徐雅思拿起杯子，在大厅给段伏枥倒了一杯水。

“这个杯子……”段伏枥有气无力地说着。

“杯子是大了点，但这些水一定要喝，不喝你很难好的。”徐雅思一边说着，一边将杯子递到段伏枥的嘴边，倾斜着杯子，不让他继续说话。

怎么办？一开口水就直接灌进口里，不喝还能怎样？自己又没力气推开杯子，如果扭过头来，那水肯定又要滴到被子上。喝吧！咕噜咕噜，一下子，一杯水下肚。

徐雅思非常自豪地说：“以前我弟感冒的时候，他不想吃药，就是我灌他喝了几大杯的开水，后来第二天就好了！”

段伏枥咽了一下唾沫，看着徐雅思，无奈地说道：“刚刚我想说的是，那杯子里的水是前几个星期的，你要倒掉了才能接开水。”

徐思雅吐了下舌头：“啊？我以为这是你今天倒的水。开水不是热嘛？所以我想混着冷水，你可以喝得快点……你怎么不早说啊？”

俺是想说啊，可你没给俺机会说啊！俺刚张开口，你就往俺口里面灌，你让俺咋说啊？何况，俺这方面时不时还有小强光顾，这杯水有没有沾上点什么，俺还不知道呢。这一杯水下去，感冒好不好不知道，但估计今天肚子应该不会好受了……

“好了，好了……这是我失误。我估计你感冒了，胃口也不好，中午我给你煮神仙粥，给你治治感冒吧！”

“啊……？”神仙粥？这名字听起来怎么那么离谱？是吃完像神仙呢，还是吃完升天见神仙？

“放心好了，绝对不会吃死你的……”不会吃死……？怎么觉得自己有种危在旦夕的感觉？

其实，神仙粥是民间用来专治由风寒引起的头痛、浑身酸懒、乏力、发热等症，如果是患病三天内服用，可收到“粥到病除”的奇效。注意这里用词是风寒，如果是热感，那么这方法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火上浇油。中医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学问，像感冒这样的病情，西医会简单认为，感冒由病毒引起，得了感冒消灭病毒即可解决。那么感冒怎么得的？最典型的情况，运动后出大汗，风一吹就很容易得。这很奇怪，平常吹风怎么就好好的？说是感冒病毒吧，那平常这些病毒就不发作呢？

那么中医对此又有什么见解呢？传统的中医认为，世界上有六种邪气，叫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侵入人体，就导致了疾病，包括感冒。这六种东西本来是大自然的正常现象，叫六气，但是如果过分（淫是过分的意思）了，就会造成人体也相应地失调，病邪就侵入进来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只要控制这六淫就可以。如果通过改变这六淫，使得身体正常运转了，那么自己就把外邪给清除了。也正是如此，所以才有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说法。

只不过，这道理说得简单，但做起来就难了。还是以感冒为例，如果以中医来治疗，那么还得要分清楚引发感冒的是六邪中的哪一邪。要能正确判断，没点扎实的功力，可真的玩不转。可偏偏现在社会普遍存在的是一种浮躁的气氛，有谁能够踏踏实实地将中医基础理论学好，然后才出来给人看病的？医非圣而不可为也。现在中医并不是不行了，而是医生不行了。虽然我们有老祖宗遗留下的珍贵财富，但却没有多少人能潜心专研，反而对此还吹毛求疵，却是大大不孝了。

更为可笑的是，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医是巫医，是迷信。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万物都是有分子组成的，用一组分子去影响另一组分子，难道这不是科学吗？为什么西医治好病，是科学；中医治好病，却是运气？

C++和中医是多么的类似。中医想要提升水准，需要大量的知识，比如植物的属性，阴阳五行，甚至风水也要有所涉及；而C++也是如此，仅仅是语言本身，就需要模板，标准库，泛型编程等等，这些内容光是相关的书籍就有二十来本。中医将这些知识全部熟透，成为一代名医，治病偶尔也会有失手的时候；C++更是如此，编程经验丰富的高手即使非常小心，有时候不经意间也会犯点内存泄露之类的问题。

那么C#呢？则是和西医类似。普通的西医生，不用靠自身的经验来对患者进行把脉检测，更多借助于现代工具的检查，然后以此作为判断的标准，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C#亦是如此，不用考虑诸如内存泄露，系统差异这些细节，靠着语言本身的机制来避免问题的发

生，同样的问题用同样的方法。

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说中医和西医，C++和C#，哪个更优，哪个更劣。它们不应该是互相敌对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互相参照的关系。

对于段伏枥因暴雨淋湿而导致的感冒来说，用生姜，葱白熬制的神仙粥确实会起到很好的疗效。但这也是对于用正常方法熬制的才是如此，可是眼前这碗，却怎么觉得不那么靠谱啊？

段伏枥望着眼前这碗漂浮着姜片，葱白，红辣椒，花椒的神仙粥，弱弱地问：“这是神仙粥？吃了真的还能活下去吗？”

徐雅思无奈地说：“这不关我事，辣椒和花椒不是我放的，是思敏干的好事……”

刘思敏从旁边闪出来：“是啊，雅思告诉我，这个粥主要是靠出汗来发散寒气，但我觉得光是葱白和姜不够劲道，所以又帮你加了红辣椒和花椒，你看我聪明吧？”

聪明？俺怎么觉得你是故意的？非置俺于死地不可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思敏放进去的，你等一下吧，我再重新做一次给你。”徐雅思也觉得这粥太过不靠谱，不忍心看着段伏枥痛苦。

还重新再弄？段伏枥看着眼前这碗粥，一个上午没进过一粒米，确实也有点饿了。段伏枥赶紧说到：“不用麻烦了，我就直接吃这碗就好了。”不是有句话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吗？俺这最多就是神仙粥下死，好过饿死鬼！只不过这粥的味道，咋那么有水平呢？又酸又辣又麻又咸，果然是神仙才能吃的怪味粥啊。

是因为喝放了好几周的水的缘故呢，还是因为吃这味道古怪的粥原因呢？反正不管是哪种，段伏枥下午就无法非常悠闲地躺在床上：每隔15分钟，肚子就一番波涛汹涌，无法

不往厕所串门。就在这个下午，床上——厕所，便是段伏枥两点一线的生活。

俺的上帝呐！这拉得搞得俺都脱水了，两腿软件，无法站稳。果然，吃完粥，活像赛神仙啊！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么一顿狂泻，倒是将体内的寒气全部排出去，头也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到第二天早上，感冒确实是好了，头也清醒很多，但这并不代表身体机能一切正常——怎么感觉这屁眼那么火辣辣的呢？是因为擦多了，还是因为辣椒吃多了？原因不得而知，但只知道段伏枥现在一看到马桶，两腿就不由自主地一直在颤抖……颤抖……第56章

拉得全身虚脱的段伏枥，周日休息一天之后，倒是好了不少，所以周一又生龙活虎蹦蹦跳跳来到了公司。刚进公司，就看到武总已经坐在黄华中的办公室。看来，武总又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按捺不住了，否则他绝对不会一大早就跑过来。

映入耳帘的是武总的声音：“你说吧，这机器要怎么办？太丢人了吧，做导航仪的，居然收不到卫星！”

早上黄华中的声音，依然是一如既往的无精打采：“你也要给我时间嘛，让我想想办法！”

“怎么还没给你时间？你算算，现在过了多少个月了？天线厂找过了，搁板也镀上金属了，还是一点都没改善！再这样下去，那大家也都不用干了！”

黄华中哼了一下：“那就散了吧！反正这几个月你没投过什么钱！”

“喂喂，你说的是什么话？”

黄华中没好气地回了句：“难道不是吗？这几个月来，你什么时候按时给我们发过工资？这房租哪次不是拖了很久？现在我房贷都还不起。”

黄华中说的确实是实话，这几个月来根本就没有按时发过薪水，拖个半个月是正常的，有时候甚至能拖上个把月。如果不是现在薪水有6K，并且还和以前一样节约，估计段伏枥早就熬不下去了。虽然如此，段伏枥也没有心生怨言，自己心里还是觉得，黄华中

和武总都不会亏待自己的，该是自己的薪水，他们最后一定会发的；现在之所以延迟，是因为遇到了困难，只要困难过去了，那么一切就走上正规了。其实内心更深处，段伏枥更多的是担心，因为还是觉得技术水平不咋样，如果再重新找工作，能不能有这个数，实在没太多把握。因此对于薪水的迟发，段伏枥也只能无奈：既然无法反抗生活的强奸，那么索性就享受它吧！虽然有点阿Q精神，可是如果整日纠结于此，从而心情郁闷，那不也仅仅是徒增烦恼于事无补？

面对黄华中的指责，武总也觉得自己理亏，但作为投资人，肯定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做不出产品，搞得我现在没钱？你知道吗，我为了你们这几张嗷嗷待哺，我到处想办法，搞得头发都白了。”看来，武总也有难处嘛，至少他还不是什么都不做，还在为我们想办法呢。

黄华中不依不饶：“那如果我们要一直做不出来，那么你是不是打算就不给我们发了？你老是这样拖，搞得我们这些兄弟们要怎么活？你这是想逼死我们啊？即使我们想做，没钱大家也没那个心啊！”

武总觉得这样也不是方法，如果就此散了，那么他之前的投资就只能打水漂了，所以即使明知前路坎坷，甚至是个无底洞，也必须坚持下去。武总现在要做的，便是稳定人心：“那么这样吧，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只要你们能够收星，能够定位，那么这个产品就算大功告成，那么像工资什么的，一切都好说。”

黄华中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悠悠说到：“这是你说的啊！不管什么方法，只要能收到卫星就可以！到时候你一定要将这批产品给卖出去！”

武总挺了挺腰：“难道我还会骗你？只要你能收到星，我就能卖出去！”

黄华中将只吸了两口的烟掐灭，斩钉截铁地说：“好，就这么说定了！”

咦？段伏枥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感觉黄华中非常有信心的样子？难道他还有什么秘密武器藏着掖着？那也不像啊，以黄华中的个性，他应该早就拿出来了。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段伏枥一时也捉摸不透了。



武总从黄华中的办公室走出来，看到段伏枥到了，便坐在一张椅子上，问：“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产品的输入有点问题啊？”

问题？有啥问题？段伏枥一头雾水，疑惑到：“还好啊，没什么大问题啊？”

“你看人家的产品，都可以手写的，你能不能也给弄一个？”

绕了半天，原来是说这个啊。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武总这次直接跟自己交待任务？之前都是武总先和黄华中说，然后黄华中再转告给段伏枥的。为什么这一次和之前如此不同？段伏枥不禁有点意外了：“啊？”

“做不到吗？如果你实在没这个能力做的话，那我让我台湾的工程师来弄了……”

段伏枥忙不迭地说：“啊，那我先试试看！”

“哦，好！那你先弄。”武总不经意露出了点不易察觉的微笑，心满意足地走出了公司。

台湾的工程师？段伏枥回味这句话，似乎觉得自己有点上当的感觉。如果武总在台湾还有公司的话，似乎他也不应该现在如此受制于黄华中了，怎么总觉得那番话是激将法呢？怕自己不答应，故意刺激的？算了，反正输入法自己也没弄过，不妨试试看，也能拓展一下自己的眼界，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不过，输入法可就没有应用程序那么容易了。首当其冲的便是，资料的极度匮乏。现在段伏枥手头上握有的唯一和输入法有关的资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Windows CE程序设计》一书的第十三章。虽然这章挂的是输入法的名号，但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键盘，点击上面的按钮能输出相应的数字。的确是有点简陋，但对于初学者来说，已经足够了。甚至可以说，是最适合初学者的。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一个陌生的领域是一窍不通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完备的输入法，由于有了太多的枝节，反而不利于初

学者对整体的掌握。

书中例子简单，但段伏枥还是不可避免遇到了一个难题：输入法需要用到COM技术！COM技术曾经盛行一时，但过于艰涩的方式，不久之后就被.NET所取代。当然，这取代也是在一定限度之内的，比如，现在Windows CE输入法还是不能使用.NET，还是必须要用COM！甚至于DirectShow的Filter，还是用的COM！如果要做这些方面，那么毫无疑问只能使用COM。可这道坎，却偏偏让很多初学者难以逾越，因为关于COM的技术资料少之又少，MSDN也是只言片语。何况现在微软主推.NET，COM更是被遗弃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一如既往，遇到难题，问度娘，寻谷歌。这么一番折腾之后，段伏枥将目标锁定在一本书：《COM技术内幕》。只是网上很多网友在说，这本书已经买不到了。是吗？说不定华强北万商电脑城的那个小书店还有呢，下班后去看看吧！主意就这么定了。

只不过离下班时间还早，又暂时找不到门路进行输入法的开发，段伏枥百无聊赖地往旁边沈俊的电脑屏幕看去。沈俊正对着电脑发呆，屏幕上的是用Excel生成的一个走势图。走势图？嗯，这走势不错吗！

每个人心里都抱着一个发财梦，段伏枥和同事们也不例外，所以基本上大家都炒股。不过对于段伏枥和沈俊来说，股票也只是玩玩，并不会放太多的资金，权当怡情而已。以免出去和别人吹牛的时候，这个没玩过，那个没整过，搞得没有话题，落入于贻笑。段伏枥看着这走势，越看越觉得不错：虽然这股偶尔有点波动，并且也没大涨，但总体来看，是一直在涨啊！这不是传说中的稳涨股吗？这比那个大盘跌它也跌，大盘不跌它还是跌的坑爹中石化要强多了！

段伏枥忍不住问了问沈俊：“哇，你这只什么股票？挺不错的啊！只有涨，没有跌！”

没想到，沈俊转过头，幽怨地看着段伏枥，一动不动。段伏枥被看得发毛了：“咋了？我没惹你啊！”

沈俊无奈开口说道：“这是我为了减肥，每日记录的体重！”Oh, My God！原来您佬这是减肥数据啊！可是这肥咋减得一直往上飘红呢？走势很不错嘛！养猪要是有这走

势，想不发财都难啊……

“哼，不理你了！上厕所去！”沈俊说罢，抓起几张卫生纸，往门外走去。

没过多久，段伏枥手机响了，拿起一看，是沈俊。奇怪，不是说上厕所吗，干嘛还打电话？段伏枥奇怪地接起电话：“喂，怎么了？”

沈俊带点哭腔说道：“哎，张文香和曹燕回公司了吗？”

“没有啊，怎么了？”

“跟你商量一件事，你不要打我哦！”

听到这里，段伏枥已经觉得不会是什么好事：“什么事……？”

“我纸掉厕所里了，你能不能帮我拿点纸过来？”

“……”神马？给你拿纸？公共厕所可是分男女的啊！俺可是清纯小男生，要我跑到女厕所给您佬送纸？您佬干嘛不把手机也一并掉了算了？这糗死人的事，干嘛老让俺来干？坑爹啊！

不过看来也没办法了，让老柳去？或是黄华中？估计不可能。等张文香或曹燕回来？估计到时候会蹲到腿抽筋吧？算了，豁出去了！送就送吧！

段伏枥大踏步地走到女厕所门口，然后像做贼一样小心地呼唤了一声：“沈俊！”

“哎！”传来沈俊一声细小的声音。嗯，由声音判断，应该是第二个隔间。虽然这是厕所范围，味道确实不咋地，段伏枥还是深深吸了口气，然后飞快地冲进女厕所，直奔第二个隔间的门前，然后迅速地将纸从下面的门缝中递过去。

神马？段伏枥狠狠地被吓了一跳！一只大手紧紧将递纸的右手给抓住！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一个尖锐的声音响起：“保安，快来啊！有人偷拍！有人偷拍！”

这声音，可真是震耳欲聋啊！怪不得说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好巧不巧，刚好有保安在旁边巡视。一听到尖叫，立马跑到女厕所门口。眼前这幅景象，一个男人从下面的门缝中将手伸到隔间里面，还不停地想挣脱，再伴随着这女人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很难让人这除了偷拍还能干吗。没话说，段伏枥弱小的身躯完全不被保安放在眼里。只见保安一个跨步，一个反抓，已经将段伏枥按到在地面。

这地面可全是湿漉漉的，是水呢？还是尿啊？贴着脸上，真草泥马的难受。不过，此时的段伏枥可顾不上这些，连忙辩解到：“我不是偷拍啊，我是给同事送纸，不小心送错地方了！”

见识多广的保安肯定不相信这套话语：“你骗三岁小孩呢？你们公司难道女人死光了？非要让你一个大男人跑女厕所来送纸？”

公司的女人没死光，但却都不在啊！段伏枥赶紧叫到：“沈俊，你快出来，帮我证明啊，我是清白的！”

从另一个隔间传出沈俊幽幽的声音：“我也想出来啊，可你要把纸先给我吧？”

手里确实没有拿拍照设备，并且又有沈俊的证明，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无罪释放。虽然结果是满意的，但似乎并不那么喜人。整个人被保安按倒在地上，这裤子，衣服还是湿漉漉的。水？尿？泥沙？都有可能。反正不管是什么，都带有一股尿骚味。

回到办公室，想都不用想，自然招来老柳和黄华中无情的笑意。在这气氛之下，沈俊也憋得不行，忍不住笑出声来。笑！笑！！让你笑！！！段伏枥佯怒道：“你笑啥，还不是因为你！”

沈俊还是止不住笑，说到：“好了，好了，是我不好！下次请你吃饭吧！”

算了，这种事情，只能说自认倒霉吧！还能说啥呢！好不容易盼到下班，段伏枥赶紧背起包包就往门外跑。都这副样子了，还能加班？先回家整理整理仪容吧。

电梯到了一楼，刚要踏出大楼门口，一个保安从旁边闪出。段伏枥定眼一看，是刚刚将他按倒的那人。莫非，他要道歉来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不过，很可惜，段伏枥误会人家是好人了。保安悄悄地将段伏枥拉到一边，偷偷在耳边问道：“兄弟，你真的没偷拍上？大家都是男人，都懂的。拿点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嘛！”

分享你个头！老子是这样的人嘛？为什么俺非要是偷拍狂不可？难道俺额头写着“淫虫”两字？无语，段伏枥泪奔出大楼……第57章

《COM技术内幕》这本书确实还真不好找。第二天吃完晚饭，段伏枥立马跑到万商电脑城的第二层小书店，将书架上的书名仔仔细细翻找了一遍，依然一无所获。但段伏枥不甘心放弃，直接找书店老板问道：“老板，你这里有没有《COM技术内幕》这本书啊？”

书店老板是个男的，大概三十来岁，穿得利落大方，听到段伏枥的问话，头都没抬一下，回答说：“没有哦，这本书好久以前出版的了，早就卖完了。”

段伏枥还是不死心，继续问到：“那你这里有没有关于COM技术的书呢？”

书店老板抬起头，看了段伏枥一眼，说：“那也没有哦。COM技术在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几乎被.NET给取代了。”

“哦……”听到老板的回答，段伏枥显得非常沮丧。

书店老板笑到：“你为什么还要买COM技术的书籍？你应该还是个学生吧？看到网上说COM技术有前途，所以就过来找相关的书籍？”

“不，不，不是！因为我要写个输入法，上面要用到COM的技术，所以想找一些资料。”

书店老板恍然大悟：“噢！输入法啊，那确实是要COM技术的，因为操作系统的接口留出来的都是COM接口。不仅如此，如果你要写视频解码的filter，也是需要用到这个……”

段伏枥觉得奇怪了：“咦？老板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书店老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有做回答。段伏枥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初出茅庐的愣头小青，对于世故一窍不通，老板的回答，突然让自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脱口而出：“老板，你以前是不是也是做程序员的？”

书店老板依然还是笑了笑，不过这次倒是做了回答：“嗯，是啊，我以前是在联想的。”

“联想？那应该挺不错的啊，为什么突然不做，来开书店了？”

书店老板叹了口气：“唉，当年我们做的那个项目流产了，公司将整个部门给裁掉，然后年纪大了，也没有精力再去做程序员这职业了。”

“年纪大了？老板你多少岁了？”



老板无奈地说：“三十五了，这个年龄，没有哪些公司还会要了。”

程序员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主要是因为相对别的职业来说，加班非常频繁。过了三十以后，即使程序员本身还有相当的精力，但这个年龄段的大都已经成家立业，还需要顾忌自己的家庭，所以也并不是非常乐意加班。而很多小企业，因为不需要多少创新，只需要懂编程的人来完成客户要求，往往强制要求自己的员工加班加点，所以对于这些小企业来说，三十岁之后的程序员往往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个观点在网上流传很广，段伏枥也是知道的，可是当生活中遇上活生生的例子时，不免还是有一番兔死狐悲的感慨。

看到段伏枥的表情，老板多少也猜到他在想什么，安慰到：“放心吧，那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我们那时候不需要什么经验，所做的事情只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即使是一个刚毕业的应届生，只要他懂得编程，他就能完成。所以对于我们这一辈来说，老员工不吃香啊。不过以后情况要好一些吧，毕竟老做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山寨活，中国永远只能沦为世界的代工厂。所以我觉得，以后一定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这样才能有创新，才能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啊。”

“也许吧……”对于书店老板的一番长篇大论，段伏枥也仅仅只能用这三个字来回答。是啊，自己还能说什么呢？作为程序员，只是水上的浮萍，力量有限，无法更改一个公司的固有观念。所能做的，可能只是尽可能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能够与公司叫板的能力，让公司有所忌惮，不至于如此草率地裁员。从这个方面看，程序员确实有点悲哀；但从乐观角度来说，却有能够掌握公司核心技术的机会，却又是别的岗位所不具备的。有喜有悲，有得有失，或许这也是程序员的一大乐趣吧。

从书店走出来，天已经黑了。段伏枥望着街上人来人往，多少有几分迷茫。不过很快，段伏枥又坚定了：迷茫什么呢？有时间迷茫吗？先将自己手头上忙完再说吧！门前雪不扫，何以扫天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还是先将这输入法给搞定吧！

回到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想在网上搜搜哪里还有这本书出售。只可惜，结果依然是让人沮丧的。不过呢，倒是搜到了该书的电子版。只是这感觉怎么说呢？这是完全扫描的版本，但清晰度不怎么样，并且在电脑上看，或多或少也有那么点不便。

段伏枥正在郁闷的时候，黄华中从外面回来了，看到段伏枥的苦闷的模样，开口问到：“咦，怎么了？一副苦瓜脸。”

“哎，我想找本书，没想到书店上没有得卖。在网上虽然有电子版，但在电脑上看得实在不过瘾。”

黄华中奇怪问到：“什么书？让你那么着迷？”

“《COM技术内幕》。”

黄华中恍然大悟：“噢！原来是那本啊！封面是红色的那本吧？”

咦？黄华中也知道这本书？段伏枥兴奋了，赶紧问到：“老大，莫非你有那本书啊？”

“有啊……”

“那明天带给我看看呗，输入法刚好需要用到！”

“好！”

黄华中在段伏枥的眼中，似乎很容易忘事，特别是武总叮嘱的事情，经常都是记不住。所以对于第二天能否如约记得带书，段伏枥也没抱太多的指望。没想到，这回黄华中毫不含糊，第二天就将书带给了段伏枥。段伏枥摸着这本书，内心着实有点激动，毕竟这书找了好久啊，如今终于能一窥全貌了！人总是这样的动物，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即使是一块珍玉，也不会去珍惜；而如得到的过程非常艰难，即使是一片破瓦，也会敝帚自珍。何况现在这本书还不是破瓦，完全是一块珍玉，也难怪于段伏枥如此激动了。只不过，段伏枥还是有点小小的不爽。因为自己看书的时候，非常喜欢在上面划重点，不仅是看书，还在享受其划划的乐趣。可这书是借来的，总不能划得乱七八糟吧？没办法，只能

压抑着自己的冲动，留下小小的遗憾了。

输入法是需要用到COM技术，但并不是非常高深，只要明白COM技术的基本调用和原理即可。而要理解这些内容，只要翻阅《COM技术内幕》这本的前几章足矣。但段伏枥并没有打算看完这几章就动手去开始输入法，而是将这本书彻彻底底看完之后。因为段伏枥觉得，如果自己仅仅是为了输入法而去了解COM，虽然最后能够做出输入法，但这也是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而如果是全盘掌握了COM技术，然后再开始，那么则是更显得游刃有余。无形中，段伏枥的做法和聪明程序员的不谋而合：不局限于局部，而展望全局。如果每次工作，都只局限于解决工作问题，那么对于程序员的成长毫无疑问是不利的；而如果是从全局的角度去掌握技术，不为工作而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聪明程序员。

如果黄华中借给段伏枥《COM技术内幕》是第一惊喜的话，那么没想到还有第二惊喜。几天后的一天早上，黄华中风风火火冲进办公室，递给段伏枥一千元。不仅如此，除了曹燕和沈俊以外，老柳和张文香也收到了。

这是什么钱？段伏枥觉得很奇怪，自然开口问到：“这个是？”

黄华中呵呵笑了两声：“这是浩程微破产变卖家产获得的钱。”

变卖家产获得的？段伏枥觉得还是有点疑惑，为什么黄华中会得到这个？

段伏枥的表情被黄华中看到眼里，连忙说道：“你们忘了？我还是股东呢！这次Micheal偷偷将公司财产变卖，被我逮着了，所以我分一部分。我想着，咱们兄弟不能这样穷下去啊，所以给你们分了一点。不多，你这个是一千，张文香是五百，老柳就多点，是三千元。”

“哦……”原来如此，段伏枥的疑惑消除了。

但接下来黄华中的另一番话，却将疑惑再度提了起来：“对了，这钱的事，不要和王健他们说啊！免得到时候他们过来要分钱，兄弟间的情分就不好说了。”嗯？也就是说，这钱拿的时候，王健他们毫不知情？为什么黄华中不想让他们知道呢？

所谓纸包不住火，便是如是了。过了两天，小陆在QQ上呼唤了段伏枥：“段兄，最近咋样了？”

客套话吗，还能答什么呢？“还行！”

话锋一转，回到正题，小陆紧接着问到：“对了，你只要浩程微破产变卖的事吗？”

咦？黄华中不是让大伙不告诉别人吗？为什么小陆会知道呢？段伏枥奇怪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昨天上午Micheal过来我们这边了，他说因为我们打官司，公司被列入了黑名单，无法向银行贷款，公司难以为继，所以将公司产品变卖，破产了。”

啊，原来如此。公司破产，变卖财产，原来和之前的打官司还有联系啊。不过，接下来小陆的文字，让段伏枥更为惊讶：“你知道吗？怂恿Micheal破产变卖的是黄华中！据Micheal说，黄华中当时跟他讲，如果公司再不破产，我们打的官司将会影响他以后在银行的信用，对于后续他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并且，这破产还不能明目张胆，因为到时候税务局会来稽查的，所以黄华中又出了个主意，让Micheal偷偷将财产给变卖。”

先不说黄华中的说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还是仅仅恫吓Micheal而已，但可以知道，浩程微偷偷变卖财产，应该是黄华中的主意。可段伏枥更加没想到，黄华中最后还要了把手段。小陆继续说到：“因为这种事情，Micheal不好出面，所以他就让黄华中去找买家。没想到那买家是黄华中的朋友，最后交易的时候，只给了Micheal一半的钱。Micheal气不过，找黄华中理论，没想到黄华中反咬一口，说如果继续纠缠下去，他就将偷偷变卖公司变卖财产的事情揭发出来，让Micheal蹲监狱。没有办法，Micheal只好吃哑巴亏。今天早上Micheal来这里，就是跟王健诉苦的。”

公司破产要走什么样的流程，或是偷偷变卖公司财产会不会有非常严重的结果，段伏枥一窍不通。但他却隐隐感觉到，黄华中之前之所以如此热衷让大家打官司，其实是

预谋已久的，就是让浩程微资金链断裂，无法再继续经营下去，从而自己能得到一杯羹。并且，让大家找的律师是自己的朋友，那么就可以借着这律师的手，获得很多情报，不仅可以得知大伙的动向，还可以以此对Micheal施压，掌握整个事件的发展方向！至于前两天黄华中给大伙的那点钱，说不定就是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意思意思而已。但老柳不是和他一伙的吗？为什么黄华中也只给老柳那么一点呢？不对，如果不怀好意地猜测一下，说不定黄华中已经偷偷和老柳分过钱的，当着段伏枥他们面给老柳的钱，说不定只是两人合起来演的一场戏而已！

如果一切都是真的话，那么黄华中就真的心机太重了，大家辛辛苦苦打的官司，原来只是他所利用的工具而已！虽然段伏枥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自己却找不到理由来怀疑。如果不是小陆的一番话，自己到现在肯定还是蒙在鼓里。也难怪为什么黄华中为何一直叮嘱大家不要和王健他们说，原来是怕走漏风声，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啊！

虽然在这一起风波中段伏枥没有什么损失，黄华中后面所给的钱也刚好弥补打官司所用的花费，但被人利用的感觉总是那么的不爽。黄华中这个人，可是比自己之前所想象的更为不简单。只是在这样如此心机重重的黄华中带领之下，现在这家利剑电子会走向何方，段伏枥不禁觉得前面的路似乎布满了阴霾……第58章

《COM技术内幕》翻了大概一周，也就看完了。对于COM技术来说，段伏枥也了解了一点大概，也知道一些基本的流程；而更高级的COM技术，还是一头雾水——毕竟这对于没有丰富经验的菜鸟来说，那些高级技术是在如同天书一般。现在回头看看《Windows CE程序设计》这本书上面的例子，确实是明白了很多。按照上面的流程，结合MSDN的文档，段伏枥写出了最基本的输入法界面——确切的说，是一个能通过微软的输入法管理程序调用的界面。不要小看这一小步，能做到这个程度，输入法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就是如何根据输入条件来输出文字了。

可这时候，段伏枥遇到难题了：武总要求的是手写输入法，可哪里获取这手写识别库呢？之前在浩程微的时候，因为所用的地图不支持手写功能，所以需要在系统中增加手写输入法。当时做这个的是老章，用的是汉王的手写识别库，只要将相应的坐标点传到动态链接库的接口函数里，就能够返回识别的文字。虽然老章将自己的代码用打包的形式增添了密码，但这识别库却是从汉王直接购置的，经了老柳的一道手才到老章手上，所以老柳手头上也有一份。因为这玩意对于老柳来说没什么作用，所以段伏枥问起的时候，老柳也大大方方地给了出来。

看样子似乎很顺利，为什么段伏枥还是依然发愁呢？虽然汉王所给的识别库是用在windows CE下的，但对应的CPU架构是ARM——也就是说，能够在夏普的LH7A404上运行，但却绝对不能在MIPS架构的AU1200上工作。不仅仅是这识别库如此，别的软件也是这样。在网上能够搜索到的Windows CE软件，大部分都是ARM架构的，对于MIPS来说，简直是少之又少，甚至近乎于绝迹。



不少程序员都在骂微软，说他们出的.NET根本和跨平台豪不沾边。但其实，微软的.NET是跨平台的，不过跨的是自己操作系统的平台。就以这Windows CE软件来说，如果用C++编译的程序，那么就必须要分为ARM, X86或MIPS架构等等，一个程序就必须要编译多份。如果是使用C#呢，那么只需要编译一次，只要目标系统有.NET COMPACT FRAMEWORK的话，就能够正常运行。虽然现阶段嵌入式的CPU性能不咋地，在上面跑.NET虚拟机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但技术的发展是无穷尽的，谁能预想到明天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微软显然也是深谙此道，虽然现阶段用不上，但还是要将这玩意给整出来，否则等一切都完备了，才开始准备上马，那绝对是大大落后于竞争对手几个时代了。

那么这手写识别库怎么办呢？段伏枥自然也向武总提过，但回答还是和老样子：“你先做，我再想想办法。”等他和汉王的销售人员联系上，知道了授权费用之后，话题就改为：“你先看看网上有没有盗版的，下载回来先用着。”所以，指望武总是靠不上了，只能自己来想办法。当然，这免费的盗版，也是没谱——谁让公司用的是MIPS架构呢？只不过，段伏枥觉得有些可气：武总还说要尽自己的能力让公司的技术达到业界的一流的水平，可当一碰到钱的时，立刻就哑火了。唉，武总真够小气的！不说这识别库，每月的工资什么时候才能按时发放啊？即使不按时，能不能不拖那么久呢？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段伏枥还是找到了一些有用玩意。微软的Windows CE是带有相应的手写识别库的，可以识别英文，日文，韩文和繁体中文等等，但偏偏就是没有简体中文！虽然代码中有定义相应的简体中文的宏，但实际上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并且MSDN中也明确指出，对于简体中文不支持！段伏枥将MSDN文档里里外外翻了个遍，确定是不支持简体中文，不仅有点气恼：为什么微软就这么看不起大陆呢？这么多种语言都能够支持，为什么偏偏就不支持简体呢？

可后来在网上翻找资料的时候，段伏枥觉得自己可能是误解微软了。因为在多年前，微软想要集成手写功能，但被汉王给告了，说微软要搞垄断。据说，后来法院判汉王胜诉，微软也不再集成手写识别。可能是因为这个官司的影响，所以微软在Windows CE中就不集成简体中文的手写了。说白了，这是自己人给自己下绊子啊！

不过既然有繁体识别库，那就使用它吧，简体字也只是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是简繁共用的。虽然或多或少有那么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但现在这情况还能苛求什么呢？有也好过无啊！只不过武总是台湾人，平时用的是繁体字，所以当段伏枥将写好的输入法呈现给他看以后，武总倒是觉得感觉还不错，连连夸段伏枥了得。段伏枥已经不是愣头青了，武总的称赞虽然让人高兴，但自己想得更多，如果到时候这产品出售给客户，当客户看到这输入法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产品很垃圾？



输入法做得差不多了，而GPS收星也有了曙光。因为机器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在旁边是预留了一个小小的接口，用来连接外部天线。黄华中之前信誓旦旦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将天线接到接口上，收星的情况立马有了大大的改善：不仅收星迅速，卫星数也能收到很多。

这也难怪，一般的GPS导航仪都是将天线放置于机器内部，如果机器内部干扰很大，那么收星就会大打折扣。而如果是采用外接天线的方式，机内的干扰根本就影响不到天线，那自然信号就会好很多，也难怪现在的机器有如此好的收星状况了。只不过，既然有如此犀利的收星方式，那为何黄华中一直迟迟不拿出来呢？莫非他又想做什么？不过，似乎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

黄华中很高兴地指着屏幕上的收星状况，对武总说：“怎么样？现在收星情况非常好吧？你看，能收到11颗星！”

武总也一扫以往的郁闷，也非常高兴：“嗯，不错不错！”

“你之前说的，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收到卫星就可以。”

这话的确是武总说的，所以他也不否认：“对，对！”

黄华中趁机问到：“机器弄好了，那你就要履行之前的承诺，将这批机器卖出去，按时给我们发工资，还有一些投资的事情。”

武总忙不迭地答应：“那是，一定，一定！”

看起来，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难道不是吗？看样子，按时发薪水，应该指日可待了。看着武总那一脸兴奋的样子，至少当时的段伏枥是这么想的。只不过，这美好的想法，在两天之后就化为泡影。

段伏枥吃完晚饭回来，武总也已经在了。不过，态度已经不是以前的兴奋，而是有一些愤懑。不过相对来说，黄华中还更为愤怒些：“之前不是说，不管是采用任何手段，只要能收星就可以嘛？！”

武总无奈地说：“可是，现在严董他不要啊！”

黄华中怒道：“不是你说的吗？我们负责收星，你负责销售！”

武总也怒了：“可问题是，现在卖不出去啊！”

黄华中更加愤怒了：“那你想怎么办？销售不是你负责的吗？难道你还要我们几个兄弟出去做销售？”

武总无言以对，但黄华中依然不依不饶：“你到底懂不懂销售？你到底有没有做过销售？”

武总怒喝回应到：“我不懂，难道你懂？！”

黄华中狠狠地拍了拍桌子：“我觉得我比你更懂！我问你，除了严董那边，你还找过哪家公司？！”

“我找了很多家公司，只不过人家不要而已！”

黄华中显然不信：“你说，你找过哪家？你要是找过别的公司，肯定有那些销售人员的电话吧？电话给我，我打电话过去问问！为什么他们不要！”

看来，黄华中这话恰好刺中了武总的软肋，武总不再说话了，只是涨红了脸，一脸怒气冲冲。

黄华中继续怒到：“那么，我问你！之前的承诺的工资和投资，你打算怎么办？现在公司的注册资金还没给够，还未能注册！”

公司还未能注册，段伏枥是知道的。因为注册公司的话，需要在指定账户有相应的资金；而武总一直迟迟不肯打钱，虽然黄华中已经将手续都办妥了，但还是因为资金不到位而无法完成注册。

武总抛回一句：“就你们这样子，还想让我投资……”

没等武总说完，黄华中就打断了他的话语：“什么叫我们这样子？我问你，有哪些地方我们做不到你要求的？”

细想起来，似乎武总所要求的，基本上都做到了；而很多做不到的，有不少是因为资金问题，而这却又是武总的问题。这个事实，估计武总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无法反驳，只是愤怒地说出一句：“今天不和你说了，说不出个结果！改天再说！”说罢，头也不回，也不和大家打招呼，就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

领导层之间的不和，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谁对？谁错？只听到只言片语的段伏枥也不好判断，只是觉得，如果这产品卖不出去，那么公司肯定没有任何收益的。那么公司将何去何从？段伏枥那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为什么这和当时浩程微最后的那段时间有如此多的相似？第59章

自从武总和黄华中那次和吵架无异的沟通之后，武总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来公司了。按张文香的说法，武总是回澳洲了。武总是台湾人，但入了澳洲国籍，如果不在澳洲当地的话，需要每隔三个月就回去一趟。想想也有道理，如果出国太久，长时间不回来，连人都不知死活，那社会福利究竟是发还是不发？总不能死人领空饷吧？所以这三个月必须要回去一趟的规定，在段伏枥看来，就是为了证明这人还活着。以前之所以不知道武总需要三个月回一次澳洲，完全是因为那时候武总还在维水科技，一两周不在的时候倒也觉得正常。

只不过这次就显得和之前有所不同，以前即使在澳洲，武总的查岗电话也照打不误，这回却显得异常安静。这倒是给了段伏枥他们偶尔晚上不加班偷懒的机会，甚至于，周五的时候黄华中还跟大家宣布，这段时间周六可以不用来加班。算起来，已经有多久周六没加班了？听到这消息的段伏枥，早已经将对公司暗暗的担忧抛到九霄之外，暗暗盘算着，周六要怎么好好地玩。

这不，难得的周六，伍定轩提议，大家一起到仙湖植物园去玩玩。由于干姐公司最近业务比较多，周六没空，所以此行为四个人：段伏枥，伍定轩，徐雅思和刘思敏。

深圳仙湖植物园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东郊，东倚梧桐山，西临深圳水库，是一座集植物科学研究、物种迁地保存与展示、植物文化休闲以及生产应用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风景园林植物园。从泥岗村到仙湖植物园也挺方便，直接乘坐69路在莲塘站下，再走一段路，就能到达植物园的大门。

仙湖植物园不是免费的，门票是20元。不过由于园区里还有一座弘法寺，因为平时有不少人烧香，为了方便这一部分香客，凡是持有皈依证的都能免费入园。在来到大门之前的路上，到处都有卖皈依证的，价格是40元，可以多次免费进入。这皈依证是真还是假，能用还是不能用，大家也没谱，不过想着下一次来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所以也没考虑。倒是在门口的一个中年妇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中年妇女看到段伏枥一群人，非常热情地走上来，说：“要不要去仙湖植物园？10块钱一个人！买票还要20元一个呢！”

莫非是内部票？因为很多景区有不少工作人员，是偷偷将票拿出来，价格要便宜不少。反正都是真票，钱少一点何乐而不为呢？段伏枥开口问到：“你是有票是吗？”

中年妇女笑呵呵地说：“我没票，但有办法带你们进去。”

如果不是卖内部票的话，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些当地人知道园区哪里有缺陷，比如哪个栏杆破了，可以钻进去。只要给他们一点钱，就会带你到这样的地方。看起

来还是挺正常的，难道不是吗？不过，段伏枥还是不放心地问道：“那个地方离这里远不远？”

中年妇女立刻用肯定的语气回应到：“不远，就在附近。要不要去？可以便宜很多哦！”

听到中年的回答，大伙商量了一下，便同意了。一般来说，男女出去玩，男的为了充大款给女的留下好印象，都是打肿脸充胖子挑最贵的；只不过，大家都这么熟了，这充胖子的事还是免了吧，还是省钱最实在：虽然不缺钱，但能省就省嘛！

九转十八弯，中年妇女带着大伙来到了一处小巷。莫非要钻狗洞？段伏枥心里琢磨着，这钻狗洞的姿势可不太好看啊！

“到了！”中年妇女的一声，将段伏枥拉回了现实。顺着中年妇女的手指方向看去，瞬间段伏枥不淡定了：狗洞是不用钻了，可要爬梯子！只见植物园的围墙上，歪歪斜斜地靠着一把梯子。

段伏枥不确定地问：“你说的就是这里？”

中年妇女很确信地说：“是！”

“我们要爬梯子翻过去？”

中年妇女再次很确信地说：“是！”

爬梯子？如果只是段伏枥和伍定轩两个人，那么倒是没什么问题。可现在有两个女生啊！

刘思敏忍不住了，开口说到：“你这梯子让我们怎么爬？”

中年妇女对刘思敏的问话，显得非常迷惑：“爬梯子你都不会吗？两只手抓着，就往上爬啊……”

“问题是我们女生穿着裙子啊！”因为仙湖是游玩的地方，不需要爬山，所以刘思敏和徐雅思今天穿的都是裙子，并且是超短裙。

中年妇女还是很疑惑：“不就是裙子吗？有什么怕的？”

这话要怎么回答呢？一向机灵的刘思敏此时也语塞了。突然，中年妇女似乎想到了什么，恍然大悟说到：“哦！不就春光外泄吗？怕什么？被别人看到又不会损失什么！再说了，迟早都要被看的，迟点晚点有什么所谓呢？”

大婶，您佬可不可以再彪悍点？想不到您佬还那么通情达理啊！唉，不过看起来，怎么也说不通了。刘思敏涨红了脸，说：“我们不爬了，我们从大门买票进去！”说着，拉过徐雅思的手，往回走去。

显然，中年妇女对即将到手的鸭子要飞了实在很着急，她急需挽回败局，对着刘思敏的背影大喊到：“别走啊！门票要20，你们在这里只要10元，可以省一半呢！那一半钱够你们开一次房了！”

这一河东狮吼，将小巷中所有人的目光集中于这四人身上。四个人一起开房？谁想得不邪恶都难啊！不淡定了，大伙都不能淡定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在这中年妇女的下一句不只会雷焦多少人的话语出来之前，还是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最终，打算从门票上省钱的计划宣告失败，大伙还是老老实实按每个人买了张20元的门票。



仙湖植物园是一个非常让人舒服的地方。虽然没有什么刺激的娱乐设施，只有一些花花草草，还有一些看起来很普遍的树木。当然也有一些奇花异草，只不过不是做这行的，看什么都是一样，参不透其中的奥秘。但不管怎么说，如此漂亮的景色，以及甜美的空气，倒是让人不自觉地心旷神怡。

一行人，一边聊，一边踱到了湖边。一直走着，多少也有点累了，大伙便在草坪上坐了下来。在大家的不远处，有一对情侣，也在席地而坐。美女总会让人多看几眼的，不是吗？段伏枥不自觉地往那边瞄了几眼。

只不过，接下来美女的话让段伏枥震精了。只听见美女含情脉脉地对帅哥说到：“你觉得我好操吗？”好操？这美女也太开放了吧！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能问如此隐私的问题。段伏枥鸡动了，很想知道帅哥会怎么回答。

但显然，帅哥也被惊呆了，半晌没有回话。美女见没有回应，继续问到：“你不懂我说什么吗？”懂，作为男人都懂！可关键是，你让人家帅哥怎么回答呢？

美女叹了口气，继续说：“我说你不懂吧~好操在陕西话是很着急，很容易生气的意思。”

噢！原来如此，段伏枥很明显地看到那帅哥深深舒了一口气。伟大的陕西话！致以万分的赞美！

湖边有踩船，徐雅思提议大家去玩玩。反正也没什么更多的选择，玩就玩咯。不过，没过多久，段伏枥和伍定轩就郁闷了：两位美女说太累了，不踩了！好吧，不踩就不踩吧！如果安安静静在湖里漂浮，那倒也没什么。可问题是，这两位美女的兴致可真不是一般高啊，虽然不踩，但却要指着方向，让两位男士踩过去。好吧，还能怎样呢？两个小时下来，基本上就没停歇过。一下船，段伏枥就觉得两腿一直在发抖。伍定轩看来也好不了哪去，两人无奈相视而笑。

玩了一天，也确实累了。还能干嘛？坐公车回家呗。走到公交站，没过多久，

69路就来了，人也不多，还能有位置。坐在位置上，段伏枥感觉手机震动了一下，应该是短信。段伏枥这么想着，从裤兜里拿出手机，还没来得及看，突然眼前晃过一双大手，一把将手机抓走。神马情况？段伏枥一愣，才反应过来！“有人抢手机！”，段伏枥下意识大叫了一声。

不能不说，这抢手机的确实还真有团队合作精神，一个人负责上车抢夺手机，另一个人则负责倚靠车门，不让车门关闭，好让车上的同伙还有逃跑的路线。段伏枥的这一喊叫，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小偷逃跑路线上的人们，听到段伏枥的喊叫之后，非常自觉地给小偷让开了道，以免惹祸上身。能说啥呢？这社会。想必有太多的家长，以前教导小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看到人家打架不要上前啊，不要多管闲事之类。对于段伏枥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站在小偷的逃跑路线上，说不定他也可能会选择躲避。所以，看着小偷远去的背影，以及路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段伏枥也只能轻轻地叹了口气。

徐雅思坐在段伏枥旁边，被偷的时候也没反应过来，也只是帮忙叫了声抓小偷。但现在人已经跑远了，下车再追也于事无补，只好安慰段伏枥：“唉，算了，被抢就抢吧，破财消灾。”

段伏枥倒是不觉得怎么郁闷，手头上的这台8320用了也很多年了，早就该换了，只不过因为它一直还能用，接电话发短信都还正常，所以一直舍不得。现在倒好，这不换是不行了。段伏枥回应到：“没事，反正也要换手机了。”

坐在后面的刘思敏插嘴到：“唉，算了，别伤心了。不过话说回来，你那手机居然还有人偷，那贼也太没眼光了……”

刘思敏话还没说完，突然从窗外抛进来一个物体，不偏不倚落在段伏枥的腿上。段伏枥定眼一看：咦？这不是自己的那台8320吗？怎么突然间失而复得了？段伏枥奇怪地往窗外看去。只见刚刚抢走手机的小偷叉着双手，气喘吁吁对着段伏枥骂道：“你奶奶的能不能用点好一些的手机？就你那破手机，还搞得老子跑那么累！”

赶明儿俺拿着这破手机，还给您添麻烦了？怎么感觉比拖了GDP的后腿还严重呢？俺承认，您佬这抢手机的手法是非常地道，可看来您佬这眼光不咋地啊！回去再好好练练，这基本功不扎实吗！

居然被小偷鄙视了……段伏枥拿着这失而复得的手机，在公交中凌乱，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应该不高兴呢？第60章

从仙湖植物园游玩之后没几天，武总从澳洲回来了。老柳和黄华中似乎早就知道武总回来的日子，平时下班后都会呆在办公室的两个人，这天像商量好一样，齐刷刷地先回去了。因为张文香平时都是准点下班，而沈俊和曹燕是女孩，最近没啥可忙的，在七点多的时候也回家了。所以此时的办公室，只剩下段伏枥一个人。不过，段伏枥也打算收拾收拾，准备回家了。只是没想到，刚开始收拾，武总就进来了。

武总一进办公室，扫视了一下，皱了皱眉头，问到：“咦，人呢？”

段伏枥也被突如其来下了一跳，连忙回答说：“都回家了。”

“这不行啊！我一不在，大家都偷懒了。现在才九点多，就都回去了。我们的事业还要怎么继续下去？”武总小声抱怨到，但似乎是故意让段伏枥听见。

现在都九点了，即使人不在，那也是正常的吧？哪有人到这个点还要继续上班的？又不是项目急得不行，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半停顿的状态了，你还想咋样？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呆在办公室啊？人家的生活不要了？段伏枥心里这么想着，但又不好表露出来，只好勉强苦笑了一下。

武总转了一圈，看到确实没有人，然后小心翼翼将公司门给关上，坐在段伏枥面前，说到：“小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啊……？”段伏枥愕然了一下，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好事的样子？

“你也看到了，我们公司现在财政困难，工资也无法按时发放。以前我还在维水科技的时候，还有工资来供养你们，可现在我没工作了，养你们也挺费力的。”

嗯，这是没错，可你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公司是你开的，资金是你的责任啊！段伏枥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武总继续说到：“我觉得这样下去对于你们非常不好，所以我和严总商量了一下，将我们公司并过去，作为一个部门的形式。那样，你们的工资就能按时发放了。”

听起来很不错哦？段伏枥现在最郁闷的是，工资无法按时，搞得每个月都苦兮兮的。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似乎也是件好事啊。可是，这好事还有什么需要商量的呢？段伏枥奇怪地反问到：“那挺好的啊……”

武总顿了一顿，说到：“可是那两个人不同意啊……”这两个人，不说也知道是老柳和黄华中。

黄华中平时最爱占小便宜，老柳也经常抱怨为何不按时发工资，按理来说，他们不至于会反对才是啊！段伏枥脱口而出：“为什么？”

“可能因为他们觉得到那里当不了老大吧！还有，去那里，是正规公司，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他们可能不想遵守吧。”

这点似乎也有道理，像黄华中每天十一二点才到公司，无论搁在哪里，也没几个公司能容忍。只是，这和自己要商量什么呢？段伏枥知道武总还有话要说，所以也没打断。

“我是想着，万一他们两个不过去，你就过去当部门老大，稳定大家的情绪。”

当部门老大？那是不是今天黄华中的位置？如果是以前的段伏枥，说不定已经高兴得跳了起来。但现在的段伏枥，经历了那么多事，已经不再是那个愣头青，遇到事情也会先思考，再定夺了。何况，因为之前资金的事情，以及模块说谎的问题，段伏枥对武总的感觉并不是非常好。再说了，是黄华中将自己带到这家公司的，如果就这样弃而不顾，是不是有点背恩负义的感觉？还有，黄华中知道这事吗？

武总看段伏枥迟迟没有回应，也急了，连忙问道：“难道让你过去，就这么难

吗？”

难是不难，段伏枥心里这么想着，可问题是，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公司无以为继了吗？还是仅仅是他们上头闹翻了？还是，这又是武总的另一个谎言？这些事情都不清楚，让自己怎么能有清晰的答复？

段伏枥不置可否地说：“我再考虑考虑吧……”

看起来，今晚是无法得到明确答复了。武总抛下一句：“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便走出了办公室。

确实是要好好考虑一下，无论是黄华中，还是武总，在这一年多的相处里，都觉得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精英，更像是一些坑蒙拐骗的小混混。自己留下来，那么就会得罪武总；跟过去，那就会得罪黄华中。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既然如此，是否两边都不选，跳离这漩涡会更好呢？

过了两天，正是星期五。黄华中偷偷地对段伏枥说：“晚上不要急着走，我们兄弟一起吃个饭。”

自从上次黄华中宣布周六不用加班之后，星期五就是周末的开始，所以公司的女孩子全部准点就走了。没过多久，王健也过来了，于是四个人——还有段伏枥，老柳，黄华中——一起往公司后面的牛肉火锅店走去。

饭局开始，肯定是无关痛痒的寒暄，没过多久，就转到了正题上。黄华中首先发问：“你们给我参谋参谋，究竟武总打算干什么？大家都是兄弟，有什么话不用藏着掖着。”

问题是，现在究竟是个怎么回事？你们和武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你让自己能参什么谋？

老柳接过了话题：“我觉得，老武这个人，就只是想着把产品做出来，根本不想把公司搞好！”

对于老柳的回答，段伏枥并不是很赞同，如果产品都做不出来，那这公司又怎么能生存下去？当然，段伏枥也只是在心里嘀咕，也不会贸然说出来，以免踩着地雷。

王健问道：“那么现在老武打算怎么做？”

黄华中抽了根烟：“他打算将我们公司卖给严总！那样一来，他就能够赚很多。”

老柳也附和到：“绝对不能让他得逞。要是将公司卖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你觉得卖了之后，武总这小气鬼还会分钱给我们吗？”

不能不说，以武总的那小气的性格，老柳这种担心确实不是多余的。只不过，这应该算是公司内部的事情，为何要将王健也拖进来？此时的段伏枥不知道，其实王健的公司已经倒闭，据说还欠了不少钱，想找黄华中借点钱来顶债。而这一切，还是小陆后来才告诉段伏枥的。

黄华中也赞同老柳的意见：“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觉得，老武的那部分股份，我们不给他了。我们要和他撇清关系，自己干自己的。”

怎么撇清关系啊？现在用的很多仪器，都是通过老武的关系，从严总那借过来的。说撇清就撇清啊？还有，那股份武总不是占40%吗？说不给就不给啊？这怎么也说不通吧？

黄华中拍了拍桌子，斩钉截铁说到：“我们就这么办！我们兄弟几个，绝对不能让老武得逞！”



姑且不论黄华中的话语有多少是对的，但不拿自己当外人，这么涉及到机密的事情，也让自己知道，不由地有那么几分感动。但其实这时候的段伏枥还是嫩个了点，其实黄华中在饭桌上什么都没说，比如，他有说下一步要怎么做吗？怎么做不让武总得逞？说不定其中的步骤，他们早已经商量好。今晚的晚餐，或许又只是一场黄华中自演自导的戏，用来博取自己的同情，让自己站在他们一边，好在以后和武总的谈判中增加砝码。

段伏枥没有想到，一夜之间，自己居然变得如此炙手可热了。过了几天，武总偷偷给段伏枥发了条短信，让他下班后到公司附近的中信大厦下面的KFC餐厅。到底武总要干嘛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寒暄，这是中国人见面少不了的客套。对于武总来说，也是如此。一见面，就很热情地问段伏枥有没有吃饭啊，点了个汉堡包，在椅子上攀谈起来。不过，这些都不是段伏枥所关心的，因为今晚来到这里，武总肯定不是为了唠叨这些事情。

果不其然，没多久，武总进入主题：“怎么样？我跟你说的这件事你考虑得如何了……”

考虑？去你那边？说实话，暂时还真没这个心。段伏枥敷衍了一下：“还在考虑中……”

看着段伏枥犹豫不决的神情，觉得应该要加大砝码了，武总推心置腹地说到：“你知道吗？我有个梦想……”

I Have a Dream？听起来怎么那么像马丁路德金的演说标题啊，但估计思想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吧？果不其然，武总继续说到：“我要建一个GPS车载帝国，买一栋楼。下面是上班的，上面是休息的地方。当你们累了，就上去休息；等休息好了，就下来，继续为我们的事业而拼搏。你们完全可以不用出这栋楼，衣食住行都在里面。”

哇靠？神马？那意思是，除了睡觉以外，都必须呆在公司里？那还有没有自己的业余生活？自己什么都不要了，就是为你卖命啊？莫非这仅仅是开玩笑？段伏枥不可置信地抬起头，看了一眼武总。可段伏枥失望了，从武总那自信满满的神态，他这话绝对不是开玩笑，要是真的有这个条件，他就真的会这么做，真的就会将员工当牲口使！

只不过，武总显然不知道段伏枥现在想什么，还以为他被自己的伟大理想所折服，继续推心置腹说到：“怎么样？让我们一起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一起奋斗吧！”

伟大的事业？从武总的口中吐出来，怎么觉得那么刺耳呢？感觉更像带讽刺的意味啊？当然，段伏枥不能表露自己此刻的心态，否则估计武总听了会喷血而死吧？不过，答应也是不可能的，那不是正应了武总的心意，把自己不当人了？

段伏枥还是只能继续敷衍：“嗯……”

也许是因为武总伟大的梦想深深震撼了段伏枥的内心，后来还谈了什么，自己也没多少印象了。只是在回家的公车上，段伏枥隐约有那么种预感，似乎黄华中和武总两人摊牌的日子也不远了。如果到那时候，自己该何去何从呢？或许，两边都不去，才是最好的选择？无论届时会演变成怎样的结局，段伏枥希望这暴风雨来得更快速些，毕竟这来临前的氛围，实在让人窒息。第61章

让天平失去平衡，并不需要多大的重量，只需要一个轻微的小物体，就足以让优势倾向于另一方。对于此时处于矛盾中的段伏枥来说，也是如此。至少在今天之前，段伏枥还在犹豫中，如果武总和黄华中摊牌决裂，自己是应该顾及人情继续和黄华中一道，还是为了有稳定的收入而转跟武总。但这个均衡，却在今天打破了。

这个还要从前一段时间说起，也就是武总找段伏枥聊天后的第三天。和往常一样，黄华中和老柳并没有加班，而张文香恰好又没有准点下班。事情就这么凑巧，恰好这时候武总就过来了。不过，过来也并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说什么和黄华中矛盾的事情，只是坐在办公室，偶尔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不知道说到什么的时候，沈俊突然问道：“武总，你能不能帮我们搞一下社保啊？”

听到这话，张文香也附和到：“是啊，没社保我们都不能安心啊。我最早的公司也交社保的，自从到了浩程微之后，就再也没交过了。”

确实，这是一个问题。社保是什么？段伏枥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浩程微是自己的第一家公司，也没见有社保；而现在这只有小猫两三只的利剑电子，更加的不正规，社保更无从谈起了。

武总想了想，说：“那也好，我问问严董，看看能不能挂到他们公司去。”

武总的回答，的确出乎自己的意料。因为在段伏枥的印象中，凡是涉及到金钱方面，武总无一不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虽然社保的金额并不是很多，甚至很可能还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扣除公司应出的部分，但想到这毕竟和后半辈子有关，段伏枥还是多少有点兴奋。兴奋归兴奋，对于事情的看待，段伏枥也不是那么只看表面了，武总如此轻易的答应，更多的意义在于笼络人心。届时决裂了，还能有一些人站在他这边。

与此相对，老柳的做法，却与此背道而驰。第二天，武总就打电话给张文香，让他收集大家的身份证，好统一到严董的公司进行办理。

沈俊一听到这消息，实在乐得不行，兴奋地在办公室叫嚷：“来来，大家赶紧将身份证交给张文香啊！”

此时，黄华中并没有在公司，只有老柳。老柳听到沈俊的言语，奇怪地问道：“你收集身份证做什么啊？”

沈俊高兴地回答到：“武总终于答应我们，将我们的社保挂靠到严董的安勒斯公司去了！”

“哦……”老柳听了，应了一声。沉默了一会，站起来，从沈俊的手中夺过身份证，然后将身份证发还给大家，笑着说：“这个……我们先不急啊……身份证先拿回去……”

为什么要拿回去？至少也要给个理由吧？什么叫不急？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在武总同意给大家挂靠社保的时候，段伏枥已经猜想到黄华中和老柳可能会对此有所妨碍，但没想到是采用如此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其实如果段伏枥他们机灵点，在老柳粗

暴干预之后，大家偷偷地收集好身份证交给武总，应该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只不过问题就在于现在事态非常不明朗，万一最后武总拍拍屁股不在大陆了，而这社保又挂靠在安勒斯，万一出问题那该怎么办？

沈俊对老柳的做法也很郁闷，她偷偷地问段伏枥：“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事？”

段伏枥摇了摇头，表示这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是啊，沈俊有什么错啊？难道说她叫嚷得太大声了？挂靠社保的事情，最后还是要黄华中他们知道的。晚知道不如早知道，只不过没想到老柳的反应如此强烈而已。可能老柳更没想到，他这一有意或无意的举动，其实已经给大家心里留下了罅隙。

只不过相对于社保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可能是另一个问题：薪水。如果以发薪日计算，这个月的薪水已经拖了有一个月有多了。大家的薪水，都是武总掏腰包的；而如此长时间的拖欠，肯定是和武总有关，而这也是段伏枥一直对武总有所芥蒂的原因所在。无论武总用多么华丽的辞藻，都掩盖不了他拖欠薪水的这个事实。

身份证事件后的第三天，本来应该是一个平常得无法再平常的日子，只因为黄华中的言语，令段伏枥有点久旱逢甘露的感觉。

下午的时候，黄华中一进公司，就对张文香嚷道：“文香，将我从武总那争取过来的奖金给大家发一发呗！”

随后，张文香将钱装进信封袋，分别每人一袋。段伏枥跑到厕所，偷偷将信封里的钱数了数，一共是3K，刚好是一个月薪水的一半。奖金？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还不是薪水？后续还有薪水可发？虽然薪水已经拖欠很久，奖金也不多，但毕竟也是钱，段伏枥倒也高兴了一会。

只不过，这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晚上的时候，武总又约段伏枥到中信的KFC聊聊。聊天的内容，段伏枥还没去就猜到了，无非就是武总给画饼咯，描绘自己的宏伟蓝图，建立大厦什么的。武总是否做过销售不知道，但他的确说不上巧舌如簧。虽然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但说的这些都是老生常谈，早就给段伏枥描绘过的，没有任何的新意。

对于武总的自吹自擂，段伏枥也有点厌烦和愤怒了，找自己出来，就是说这事？末了，段伏枥直奔主题：“谁敢跟你啊？我们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

武总被段伏枥的插话内容吓了一跳，问到：“你这话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的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房租都快交不起咯。要是跟你过去，还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还不如另外找一家好了。”

武总赶紧话锋一转：“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可是失业啊，以前在维水科技，还可以有薪水养你们……”

这话你不是说过好多次了吗？又旧调重弹说自己多么多么可怜？作为投资者，居然会向自己所投资公司的下属员工抱怨自己没有钱，这投资者也做得太窝囊了吧？段伏枥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可能武总也觉得类似的话语确实说多了，赶紧转了个方向：“你可能不知道，我好不容易凑够了你们这个月的工资，没想到被黄华中给阻挠了。”

“哦？”段伏枥对于发奖金的事情，其实也有所疑虑，公司根本就没有起色，哪来的奖金发啊？

“那天下午，我召集黄华中和老柳在下面的KFC开会。我跟他们说，让他们一定要将这产品给我做好，好让我拿出去卖，可是他们非不答应。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现在偷偷地在接私活呢！在公司并不是做我的事，这个我是看得出来的！”

对于武总的这段话，段伏枥倒不是完全的不相信，多少有点半信半疑。因为这段时间以来，老柳的表现确实有点反常，以前到公司都是精神饱满的；现在早上到公司，总是要在桌子上趴一会，似乎前一天晚上太累了。

武总继续说到：“他们这样子，我肯定不给他们发薪水嘛！但你们下面的，还要吃饭的。所以我就让张文香下来，将你们的薪水拿去，给你们发。没想到，后来据张文香说，黄华中居然将你们的薪水给瓜分了，改成大家一人一份奖金。我还没来得及到公司阻止，他就下手了，所以我也没办法。”

“哦？！”还有这回事？只不过，黄华中虽然为人不齿，但毕竟天天和自己称兄道弟的，段伏枥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还是觉得他并不是这样的人。并且像现在这种敏感的时候，谁说得准武总这番话是否信口开河，纯粹是污蔑呢？何况，武总在以前忽悠大伙的次数还为数不少。

对于段伏枥的反应，武总应该也察觉到里面的不信任，便继续说到：“如果你不信，你不妨问问张文香。”

问问张文香？这似乎是个好主意。段伏枥拿起手机，正打算拨打张文香的电话，没想到武总又说到：“现在也晚了，这几天张文香并不是很舒服，可能早就睡了，你明天再问她吧。”

武总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现在已经是晚上差不多11点了，很可能对方已经睡了。好吧，那么明天再问吧，这疑惑悬在心里，总觉得并不是那么的舒服。

只不过应该如何问起呢？直接问张文香这钱怎么来的？这是不是有点太唐突了？到了第二天，段伏枥在办公室就发愁了。只不过没想到，他发愁根本就是多余的。张文香突然在QQ上就跟段伏枥抱怨：“气死我了！”

“怎么了？”段伏枥好奇地回到。

“昨天武总让我下去拿工资给你们发，没想到我前脚刚走，黄华中就给我电话，说这钱先暂时不发，等一下他回来处理。我就觉得，这钱是我们的工资，又没有黄华中和老柳的份，他来处理啥啊？我赶紧给武总打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么一回事？莫非武总所说的并非无中生有？

张文香继续打字到：“武总说，不要管他，等一下他上楼来处理。没想到，过一会黄华中就到公司了，让我将这薪水以奖金的形式发放。他这么盯着我，我肯定无法违拗啊，所以只好发了。等武总上来，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无法挽回了。”

如果这话是由武总说出来，段伏枥肯定还是抱有怀疑态度，但从张文香说出，那意义就不一样了：张文香没有必要骗自己啊！

这奖金肯定是因为黄华中搞鬼！对于这个结论，段伏枥已经深信不疑。如果之前对于摊牌应该站在哪一边，段伏枥还犹豫不决，那么现在 已经坚定了。自己可以对很多事情不在乎，但如果触犯到自己的底线，那绝对是禁区；而将自己的薪水分割为奖金，这恰恰已经触犯到了底线！本来平衡的天平，现在已经完全倾向于武总这边，甚至还因此发酵，之前对于武总还有所怀疑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实打实的相信。比如对于老柳偷偷干私活，置公司利益于不顾的说法，更是没有半点怀疑。不仅如此，段伏枥还萌发了对武总的同情，觉得他一直被黄华中和老柳所利用，一直无法大展拳脚。段伏枥已经暗暗下定决心，如果届时他们上头摊牌，那他一定站在武总这边。跟武总到安勒斯，然后建立起一个完善的GPS链条，最后再风风光光地请辞。

人是感性的动物。让一个人改变固有的想法，甚至改变其理念，并不需要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可能只需要那么一小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恰好能嵌入这个人的心扉，那么一切都将截然不同。对于段伏枥来说，社保卡被老柳无端阻截，薪水被瓜分为奖金，恰好就是这么一个小契仔，进而引发了感情天平上的巨大倾斜。第62章

“来来，大家来开个会！”奖金事件没过几天的一个晚上，黄华中就嚷着大家开会。开会？在段伏枥的印象中，这两个字眼似乎在利剑电子成立以来，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想都不用想，段伏枥就已经猜到，这个肯定是黄华中开始反击了。

在开这会之前，武总还跟段伏枥透露了一个信息：如果届时分家的话，黄华中打算带走老柳和曹燕两个人，其它人就跟着武总到安勒斯。因为此时的段伏枥对于武总的话已经不再抱有太多的怀疑态度，听到这个信息多少还是有点沮丧：平常总是对自己称兄道弟的黄华中，居然没有打算将自己带走。不过换个角度来想，似乎又未必不是好事，毕竟已经打算脱离黄华中，也许这样还不用那么节外生枝。只不过这么一来，感觉自己就是被鄙弃，仅仅是被武总收留而已。也正是如此，段伏枥特别想知道，今天利剑科技有史以来的第一场会议，究竟黄华中想打什么算盘。

如果说武总的口若悬河只是重复自己曾经的想法，那么黄华中的滔滔不绝只是漫无边际毫无重点。听了半个小时，都不知道黄华中想表述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会议开始，黄华中就从和老柳相识说起，然后讲讲这公司是怎么成立的，大家平时怎么辛苦的，甚至还有平时他们是怎么玩的。杂七杂八一大堆，根本就不像是什么开会，简直是一顿瞎扯，听得人直犯困。

最后，老柳也忍不住了，插话到：“唉，你别说了！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子上！”

黄华中也知道自己之前的一番言论和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毫无关联，也笑了：“唉，没办法，我一说话，就容易找不到重点。”

顿了一下，黄华中话题一转，说到：“其实今天召集大家开会，主要是跟大家说一下公司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终于说到了重点，究竟黄华中要说什么呢？段伏枥不禁来了几分精神。

“这个月的工资根本没有按时发放，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武不想投资了。他这样做，就是想威逼我们到安勒斯，也就是说，想将我们给卖了。要知道，这个公司可是我们的汗水啊，我和老柳肯定不同意的，所以他就一直不肯发工资。但大家还是要吃饭啊，没工资怎么活？所以我就对老武说，再不给钱的话，大家人心都散了，要怎么干活。所以没办法，老武只好给大家发了一半工资，这就是那奖金的来源。”

没想到，黄华中一开口说的居然是奖金的问题，只不过其中的内容和武总所说的截然相反，究竟谁才是真实的？不过呢，公司卖给谁其实对于我们底下的人根本无所谓，只要能正常发放工资就好了。

黄华中继续说到：“我和老柳商量过了，这公司绝对不能卖！绝对不能让老武的阴谋得逞！我们决定，不给老武股份了，将他清除出公司，从今天起，和安勒斯一笔勾清！”

一笔勾清？这话说得轻巧。段伏枥往办公桌望了望：示波器，频谱仪，电烙铁，还有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哪些不是从安勒斯借过来的？一笔勾清？说得倒是轻巧啊！

黄华中依然滔滔不绝，不容他人插话：“所以，以后老武就不是我们公司的人啦。当然，如果以后他想回来，继续给我们投资，我们还是欢迎的。现在呢，就必须要靠我们了。没关系，我不是在莲花一村还有一套房子吗，大不了卖了，还能有点钱来投资公司。前几天我找中介来看过，现在那房子大概能值一百多万，卖了还能让公司支撑很久。”

也许黄华中这番话的用意是，让大家看到他为了公司，宁愿把房子也卖了，以此来感动大家一把。可是没想到在段伏枥的眼里，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卖房子？要是舍得卖房子，早就卖了！如果说利剑电子是黄华中的创业公司的话，那么这并不是第一家，之前他断断续续也在很多家所谓的创业型公司呆过。不敢说他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但他绝对知道其中的风险，断是不可能将自己个人的身家当进去的。如果他能这么无私，也许现在就不是这样了。

老柳这时候插话补充到：“苦的只是我和黄华中，你们其实还好。”

什么叫还好？重点你们根本就没有讲。有一个事实你们故意忽略了，武总不投资的话，那么工资要怎么发？段伏枥突然转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为何老柳和黄华中对工资的事如此不关心呢？如果和武总所说的话联系起来，那么他们干私活的事应该就是实打实的：他们可以不用靠武总的投资，自己用私活来养活自己。可是我们这些小兵呢？

黄华中继续说到：“其实如果去安勒斯的话，我和老柳还是不吃亏的。我继续当职位总监，薪水会翻两番，老柳也会加工资。但是你们呢，还是维持原样。我就是觉得这样子实在不公平，你们拼死拼活这么努力，最后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跟老武说过，可是没想到他执意不肯给你们加工资，所以这也是我没有同意合并到安勒斯的原因之一。因为那对于你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老柳还是继续补充：“你这样说就不好了。你这样说，不是搞得大家都对老武有意见了吗？”

黄华中无奈地耸了耸肩膀：“没办法啊，这是事情的真相，总不能瞒着大家兄弟吧？”

听起来似乎是很为我们下面的人考虑，只是怎么感觉，这似乎是黄华中和老柳在演双簧啊？

黄华中言犹未尽：“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公司还是大有希望的。前几天，还有个人想以几百万收购我们呢，但我觉得我们还没必要走到这一步。最坏的情况是，公司做不下去了，直接将公司给卖了，大家也不吃亏。”

公司做不下去了？直接将公司给卖了？这话也太有意思了吧，公司都做不下去了，还有人会来买这破公司？要知道，这公司可是连注册都还没注册的啊！

最后，黄华中做了总结发言：“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总之，我们以后还是要好好干，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总算将心底想说的话说了出来，黄华中也长舒了一口气。突然，他脸色一转，说到：“反正时间还早，也不急着回去，不如大家来盘斗地主吧？”

在公司斗地主？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自从黄华中他们和武总不和之后，周六加班的时候偶尔会打斗地主消遣消遣。今天虽然不是周六，但也已经是下班时间了，所以斗地主似乎也不无不可。何况，这还是老大发起的，有什么呢？不过呢，公司的女生觉得斗地主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还不如逛街来得进行，所以最后只是留下了黄华中，老柳和段伏枥。这样也好，刚好凑一桌，当然，更重要的是，看看黄华中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握有一手好牌，但心底有事的段伏枥，打得还真是糟糕。趁着大家说话的间隙，段伏枥揣着聪明装糊涂问道：“现在武总他有什么打算？”

黄华中心不在焉地说到：“他能有什么打算？就想着如何算计将这公司如何卖出去咯。”

段伏枥也装作心不在焉地问：“如果分家了，那他岂不是要闹翻了？”

黄华中放下牌，若有所思了回，说到：“我告诉你哦，你千万不要跟沈俊他们说。老武说分家可以，人也要分。他说他要带走沈俊和张文香，剩下的就跟我。你说老武这人，专门挑女的带，哎……”

咦？这话怎么和武总说的又不一样呢？武总是说你不要我，你只需要曹燕和老柳；现在你的说法是，武总不要我，他只要沈俊和张文香。谁才是真，谁才是假？如果是平时，段伏枥肯定还会好好想想；只可惜奖金的事情，已经令它感情的天平倾向于武总一方。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感受，对于黄华中的话来说，只是证明了一点，那便是他们要带走不同的人是有其事的。

分家，看来是无可避免了。那么，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段伏枥不禁陷入了沉思。第63章

相对于黄华中的坚决要分家的念头来说，武总其实还是处于一种非常犹豫不决的状态。虽然武总已经找过段伏枥谈了几次话，无一例外都涉及到后续摊牌后的动作，但优柔寡断的武总其实内心并不是非常希望分家的。这也难怪，毕竟段伏枥没有给武总一个确定的要站在他这一边的答复，武总也害怕分家后自己一无所有。对于这点，段伏枥是深深明白的，他知道，自己确实要做点什么的了。毕竟，公司现在的工作其实已经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老柳和黄华中似乎又将所有的精力放在了私活，而大伙的薪水也一直以产品没有出来而被拖延着，再这么下去，公司除了关门还有第二条路吗？长痛不如短痛，与其如此，不如自己在这过程加一把火吧。

在现在这个一触即发的阶段，武总肯定不会闲着，一定会想着办法拉拢自己。段伏枥的这个想法确实没错，这不，这天武总下班后，又约了段伏枥一起吃饭。不过，这回并不是只有武总一人，还有张文香。对此，段伏枥也并不觉得有什么惊讶，如果武总要拉拢，肯定是越多人站在他这边越好。

中国人讲话，总喜欢绕弯子，很多事情，当然不会直说，而是东扯一点西扯一把。不知不觉，说到社保的事情。

张文香很愤懑地说：“老柳和老大根本就不为我们考虑，不给我们交社保也就罢

了，现在想挂靠安勒斯公司也不肯。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自从我到浩程微之后，社保就一直没有交过，都不知道这社保还有没有用！”

武总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唉，我路都为你们铺好了。我好不容易说服严董，让你们的社保挂靠在他们公司，并且哦，这社保钱还是由严董来掏哦！一切都说好了，没想到老柳来这么一出，搞得我都不好交待了。那天严董还问我，为什么身份证还没拿过来，下个月的社保就要交了，搞得我尴尬死了。”

段伏枥没有回应，倒是张文香接嘴到：“就是啊！又不用我们出钱，可是黄华中他们就不让，感觉他们就不想我们过好一点！”

武总继续说到：“这次可不是我没帮你们哦，只是有小人作梗！没办法。”

张文香不依不饶：“老大居然还说，分家之后，只要留下曹燕就行了，别的都是没用的，直接跟武总走就好了。这种话他居然还能说得出来，亏得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我还跟过来，这样就翻脸不认人了。”

对于这个带什么人的话题，段伏枥其实是有所怀疑的，所以不假思索问到：“你听到老大这么说的？”

张文香斩钉截铁回答说：“是啊，我亲耳听到的，不信你问武总。”

武总也急忙说到：“是的，我当时也听到了。”

既然张文香和武总都这么说了，看来这话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既然老大如此不仁，似乎自己也不必要再留恋了。段伏枥试探性地问道：“武总，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样子下去，公司也不是个办法啊。”

武总对段伏枥的问话似乎早已有准备，立刻回应到：“我打算合并到严董的公



司，作为一个部门的形式，那样子大家的薪水社保什么的都有保障。但看起来，黄华中和老柳是绝对不同意的，只是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

很明显，现在皮球已经踢到了段伏枥这边，就看自己怎么接招了。反正现在的公司以这样的情形下去，早晚也是死，何不趁现在还有条出路的时候，抓住一根救命绳呢？当然，说救命绳是有点过了，其实段伏枥也知道，三年了，现在自己去找工作，肯定不会像刚出来那样碰钉子。只不过自己实在看不惯黄华中和老柳的行为，并且觉得武总年纪一大把了，被这两人忽悠得着实可怜，所以同情心大发，决定要和武总站在一边。

于是，段伏枥掷地有声说到：“既然如此，我就和你一起到安勒斯，你就放心和黄华中他们摊牌吧！黑锅你背，江山我帮你打！”

武总等的就是这句话，非常高兴地和段伏枥碰了一下杯子，将饮料一口而尽。既然段伏枥已经决定站在武总这边了，那么接下来肯定要对未来做一番展望，武总自然也是如此。只不过这展望，似乎并没有让人很兴奋。武总顿了顿，说到：“不过，为了避免那两个人说你们不是自愿的，而是我是用高薪来将你们拉拢过去的，所以过去的话，暂时还是维持原来的薪水。等将来风声过了，再给你们加薪。”

张文香也在一旁附和到：“是啊，人言可畏。先维持这个薪水，免得他们两个老是在背后说笑话，不好听。”

虽然没有加薪，但到安勒斯之后薪水应该能够按时发放，社保也有，怎么也比现在强，所以段伏枥也不觉得有什么失望的。何况，武总又不是说一直维持这个薪金水平，而是风声过后还有得涨，有何不可呢？

听起来，段伏枥的理由确实入情入理，但实际上，他却掉入了一个上级领导设置的圈套。和大公司有规范的每年提一次薪水的章程不同，很多小公司根本就没有加薪的说法。在小公司里面，如果要加薪，那么就要跟上级领导提出。这时候，上级领导就会考量，这名员工值不值得加薪。如果这员工可有可无，特别是所做的工作还能很容易找到替补，那么基本上就是加薪无望；如果该名员工掌握了核心技术，人一走公司就玩转不下去，那么这薪绝对是要加的。当然这薪加的也不会是豪气冲天一掷千金，很可能只是几百元。如果员工对此满意，那么这事也就了了；但如果员工觉得提升的幅度还是和自己所期望的有所差距，还要继续要求加薪，那么再做商量。这道理其实很多职场老鸟都懂，但很多老鸟，特别是做技术的，觉得公司给自己加了几百元，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所以往往就不再有意见；反而是一些做销售的，因为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给公司带来了多少利

润，这几百元是绝对满足不了自己的胃口，最后肯定还会要求公司增加提成比例等等。这不能不说，这也是为何销售的往往比只是沉溺于做技术的要挣得多的原因之一。没办法，做技术的，脸皮就是薄啊！

对于段伏枥来说，他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提升自己价值的机会。因为武总现在已经无路可退，如果要并入严重的安勒斯公司，那么必须要带着人过去。如果段伏枥不跟过去，那么就没有做软件的，并且短时间内武总肯定也找不到人来替补，那么这合并绝对就是无疾而终，所以此时的自己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因为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段伏枥完全就有资本跟武总叫板：抓住武总的软肋，何愁武总不答应？只可惜此时的段伏枥还是嫩了点，如此良好的机会摆在面前都没有好好把握，以致于在后续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薪水还是维持在6K这个水平。

不管如何，正是这晚上的这一顿饭，让武总下定了摊牌分家的决心，也让段伏枥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上级领导要摊牌，作为下属，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如果是正规的大公司，那么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因为一切都有章有条；但对于利剑电子这种小公司，特别是靠人情作为纽带的，那最好的方式，便是避而不见。段伏枥虽然此时很嫩，但并不傻，他知道如果分家时在场，可能有一些让大家尴尬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武总在公司摊牌，然后武总走后，黄华中问自己的态度，那该怎么办？当面拒绝？那绝对不是一个好主意。因此，段伏枥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以家里有事为借口，请假几天，。等待事情已经明朗化尘埃落定了，才回来。当然，也做好了比较坏的打算，所以在请假回去的前一天，已经偷偷地将个人用品带回家。至于电脑上自己写的源代码，更是拷贝到了移动硬盘。

虽然说请假理由是回家，但如果真的要回一趟家的话，需要花上9个多小时的汽车，更为重要的是汽车票的价格。虽然260并不算多，但来回就要500多，并且在家呆的日子肯定也没几天，怎么计算怎么不划算，所以还是窝在了深圳。没有工作，段伏枥心情还是无法静下来，确切地说，是有点惴惴不安，因为自己知道，只要武总一摊牌，那么黄华中肯定要问自己怎么回事。

果不其然，黄华中的电话来了。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不能逃避，要勇敢去面对。段伏枥深呼吸了一口气，接了电话：“老大……”

黄华中没有拐弯抹角，估计已经无法平静得要打铺垫了，直接问道：“听武总说，你要跟他一起到安勒斯？”

这个如果直接承认，于双方的面子肯定不好看，还不如将皮球踢回去，段伏枥回答到：“老大你不是说吗，只要留下曹燕就好，那我只好跟武总走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武总这人真够阴险的，这不是挖墙角吗？”有没有说过这话，段伏枥也不想去深究了，毕竟如果真的跟黄华中走，能不能按时领到薪水还是个问题；如果领不到薪水，那连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了，那还谈何理想？

黄华中继续说到：“那就先这样吧，我先挂了。”没等段伏枥回应，电话那头已经传来挂机声。

听到这个声音，段伏枥深深地松了一口气：黄华中的来电，意味着武总已经正式摊牌，而自己所担心的和黄华中的人情问题也随之迈过。剩下的，就是看武总接下来的安排了。

黄华中电话后一个小时候左右，果然武总来电：“伏枥啊，我已经和黄华中摊牌了。除了他和老柳以外，你们都跟我到安勒斯。”

段伏枥试探地问道：“黄华中那么爽快就答应了？”

“嗯，反正公司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不同意也不行啊！”

“哦……”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深圳？”武总突然问到。因为段伏枥很想好好休息一下，当然也怕别人说漏嘴，所以对于所有的同事都说自己已经回家了，对于武总也不例外。

“应该两天之后吧。”休息几天也差不多了，毕竟事情如果没有真正确定下来，自己的心态还是有点忐忑不安，想休息也无法好好休息。

“噢，那你回来的时候，就不要到华南电力大厦了，直接到爵士大厦这边吧。”

“好的……”

“那到时候见！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干一场的时候了！”末了，武总还不忘自我鼓励一把。

放下手机，段伏枥抬头望了望天空：很亮，但这光亮是来自于地上的灯光，而不是天上的月亮。也正是因为这灯光污染，以致于在深圳夜晚的天空很难看到星星。今晚的电话，基本已经宣告自己在利剑电子职业生涯的结束，引接的是另一个未知的未来。只是段伏枥还有那么一些不安，究竟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其实自己也没有很好的打算。只是觉得，自己的前途，怎么就像夜晚天空上的星星，明明就在上面，却是连半点影子都瞧不着？第64章

两天之后，段伏枥如约“回到”深圳，一大早便去到爵士大厦。爵士大厦在建立之初，是以酒店的格局设置的，可能是后期的决策问题，现在7楼以上已经改为写字楼。除了一些比较宽大的房间以外，还有零零碎碎的一些小房间；这些小房间的面积不大，就和普通的招待所的标间差不多。而段伏枥跟随武总过来以后，也并不是在之前和严董见面的18楼，而是11楼。楼层不同，房间格局自然也是大为迥异，一个标间的大小，甚至比之前在华南电力大厦的更要拥挤。要是往常，这样的落差绝对会让人不舒服，但武总却说过，严董过段时间会给他们找个更大点的房间，所以暂时也并不会让段伏枥有太多的失落。

第一天嘛，自然也没什么事可做。既然段伏枥过来了，张文香自然不必说，曹燕和沈俊也一并到场。段伏枥望着这构成，不自觉得感到好笑：三个女人，一个老头，一个懵懂的青年，组成一个所谓的研发部门，怎么听起来总觉得有那么点莫名其妙的不靠谱的感觉。

在前两天，严董已经让安勒斯的同事给大伙配好了电脑，所以今天注定是一个闲得无聊的日子：装装软件，聊聊天。临近下班的时候，武总告诉大伙，今晚严董要请大家吃饭，接风洗尘。末了，武总还不忘加上一句：“大家注意啊，有些话不该说就不要说啊。”

这话怎么听起来那么别扭呢？上次来安勒斯开会的时候，武总也是这么叮嘱大家的。细细回想，怎么觉得大伙过来是跟做贼一样？管它呢，是否鸿门宴也罢，怕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刘邦最后还不是全身而退？

不能不说，段伏枥确实想多了。今晚这顿饭，严董也没抱有什么目的，纯粹是跟大家见见面而已。只是，见到人员的构成，严董还是忍不住发问：“咦？好像上次来开会的时候，没有那么少人啊。好像还有两个男的，是吧？”

上次是整个利剑公司来拜会严董，老柳和黄华中当时也在，自然这两个男的便是指他们两个了。可现在这两人和武总闹翻了，这严董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没有知道对方的底线，段伏枥也不好接话，只能故意装沉默。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即使自己想回答，估计也是无从谈起，因为武总立马就接过话题：“因为之前那家公司不肯放人，所以那两个人暂时无法过来。等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处理手头上的事，就会过来了。”

什么和什么啊？什么叫那两人暂时无法过来？到底在我们过来之前，武总是怎么和严董描述的？

“哦……那他们两个人没过来的话，那么这项目什么时候才能启动？”严董的话语透露出一丝担心。

武总倒是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的！之前那个项目，其实挑大梁的是小段，曹燕和沈俊这三个人，他们两个人只是做辅助。只要有他们三个人，这个项目就绝对能进行下去！”

不用想也知道，严董和武总口口声声所说的“项目”其实就是之前利剑电子做的7' GPS导航仪。只不过武总话也说得太离谱了吧，老柳他们是打杂的？要知道，底层可是他亲力亲为的，段伏枥自己从来就没有接触过。

“哦，那就好……”听到这话，严董大大的舒了一口气。

严董的问话，回答要几经考虑，以免和武总之前的描述相冲突，以致于这顿饭让段伏枥如坐针毡。好不容易熬到晚宴结束，严董离去，自己才终于舒了一口气。趁着武总还在，段伏枥不由地问到：“为什么严董要我们过来？”

对于这个问题，武总倒是不回避：“安勒斯主要是做芯片代理的，以前两岸还没正式通航时，严董就经常自己亲自去台湾，然后偷偷带一箱芯片过来卖。现在随着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多，芯片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禁止得厉害，很多公司都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代理，所以以致于严董公司的利润不断下滑。然后恰好这时候，我就给严董画了一个很大的饼，告诉他GPS导航非常有市场，利润很高。但是他公司没有相应的工程师，所以就将我们给弄过来了。”

安勒斯没有相应的工程师，所以找我们过来？可是，我们这几个小猫三两只，真的能做起什么事来嘛？话说回来，关于老柳他们不过来，之前武总是怎么和严董说的？这个倒是勾起了段伏枥的兴趣：“对了，你和严董怎么说的，关于老柳他们不过来这件事？”

对于这个，武总也丝毫不隐瞒，俨然已经把段伏枥当成亲信一般：“之前我是跟严董说，利剑公司是维水科技的一个独立的研发部门，既然严董说想要做产品，那么我可以将整个部门给挖过来。但因为涉及的人太多，无法一下子挖完，所以就分批分批来。你们是第一批，老柳他们是第二批。等到时候时机成熟了，我再和严董说，维水科技那边不放人，所以老柳他们过不来了。”

还维水科技的研发部门呢！看来严董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也绝对不会知道利剑的幕后投资人是武总！怎么看，都觉得武总是耍着严董玩？

武总继续说到：“其实像我这把年纪了，完全是一个退休的状态，完全可以在澳洲享享清福，但我看你们衣食无着落的，不忍心丢下你们，所以只好又攀上严董这棵树了。”



如果是以前未经世事的段伏枥，说不定已经被这番话已经感动得痛哭流涕了。但鉴于对武总的理解，以及最近的一系列变故，这话对于自己来说，就仅仅是当一句笑话听听而已：如果武总真的那么关心我们，那么之前的薪水就不会拖延那么久了！纯粹的刘备摔阿斗，笼络人心啊！

回到凤岗花园，坐在阳台的凳子上，望着那永远看不到星星的天空，段伏枥不禁感慨万千。回想毕业时，两个月找工作的艰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薪水却又低得可怜。虽然经过不断的努力，能力得到了公司的认可，薪水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可不久后公司又因员工的互相倾轧，而走向关门。后来黄华中找到自己，和老柳他们一起出来创建了利剑电子，虽然没有股份，但翻一倍的薪水，却让自己心满意足。本以为就此可以大展拳脚，能够像黄华中所说，将公司做到上市。可没想到，黄华中老柳和武总的互相斗争，不要说什么上市，连产品都无法面世，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分家。曾经满怀信心的自己，对此也只能感慨天意弄人，命运不可捉摸。

虽然现在并入严董的旗下，薪水和社保都有所保障，可这一切却来自于武总对严董的美丽谎言。这谎言会不会破，什么时候破，这都是无可预知的事情。这种自己掌控不了的尺度，犹如在钢丝绳上骑单车，一着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虽然武总对此总是自信满满，认为自己的谎言永远没有破没的时候，可这丝毫无法提升对前途的希望。

段伏枥已经对自己之前的选择感到不安，选择站到武总这边，是否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本以为武总是对严董坦诚相告，然后严董觉得需要拉一把援手，这才合并过来的。没想到，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自以为是，事情的真相居然是武总欺瞒严董，让严董觉得一切都快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他只需要轻轻一摘便可收获颇丰。这样的谎言，还能够持续多久？

是不是应该就此撒手离去？这个问题段伏枥不停地想过。但想到之前黄华中和老柳对武总如此的阴奉阳违，对武总的那份同情却有增无减。隐隐约约段伏枥觉得武总绝对不是那种能够成就大业的人，但同情心泛滥的自己却不忍心就此离他而去。如果无法救人于危难之际，还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武总这人是不能与之长久的，对此段伏枥还是有清醒的认识，但离开却绝对不是现在。现在离开，就如同落井下石；要离开，也应该是公司壮大了，自己风风光光的离开！

只是现在的选择，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段伏枥也不知道。但自己唯一知道的是，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那么就不能背信弃义，就要一直走下去。即使前面是火海刀山，也要去闯一闯。至于结果的悲喜，或许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了。只不过，这样做真的值得吗？段伏枥不禁又犹豫起来，跟着武总，真的会是一个好选择吗？

算了，想那么多无法预见的事情干嘛呢？还是想点实际点高兴的事情吧。明天是周六，因为没什么事所以不用去上班，所以伍定轩已经约了徐雅思他们去东冲穿越海岸线。话说回来，因为公司杂七杂八的琐事，已经好久没和徐雅思他们一块去玩了。今晚还是放下这些恼人的心事，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好好地玩一把吧！第65章

难得的周六，如果是以往，偶尔可以不加班，那么绝对是蒙头大睡到中午。这当然有点虚度年日的感觉，但倒也省下了一顿早饭。而这次到东冲穿越海岸线，由于是在深圳东南大鹏半岛最南端，距离所住的泥岗村至少有七八十公里，以致于不到六点多就必须起床了。老实说上班也没起那么早，如果不是伍定轩这个活闹钟存在，估计段伏枥肯定是一如既往躺到中午。

徐雅思和刘思敏倒也准时，段伏枥和伍定轩快走到银湖汽车站的时候，远远就发现了两人的身影。由于起来得实在是太早，四个人一坐上公交车，都开始昏昏欲睡；待眼睛一睁开，公车已经到了终点站。这终点站还不是目的地，然而目的地具体是在哪里，其实段伏枥也不知道，因为这路线是伍定轩计划的。其实不仅是这次，以往的游玩，段伏枥从来不做任何计划，都是伍定轩事先制定，自己跟在背后参与。从这点来说，伍定轩的组织能力，比段伏枥这个呆头呆脑的程序员要高多了。

租了一辆小面包，载着四个人到了一个段伏枥听都没听过的地方，这便是今天海岸线穿越的起点。一踏上沙滩，徐雅思和刘思敏兴奋地大呼小叫，指着远处叫到：“海！大海！”

段伏枥和伍定轩丝毫没有这种激动的心情，倒不是因为故作镇静，而是大海他俩已经见得太多了。家乡北海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小城市，从刚开始记事开始，从来就不缺乏大海的影子。特别是现在脚下踩着的东冲的颗粒粗大的沙子，和家乡的号称为“天下第一滩”的北海银滩的柔软细沙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不过呢，两个女生的兴奋劲，倒也感染了两个对大海已经习惯的男人，心情不由地也神清气爽起来。

伍定轩望了望远处的灌木林，突然说道：“哎呀！糟了，我忘记带防蚊水了，等下走那片灌木林的时候，估计要被蚊子给叮死了！”

没想到刘思敏满不在乎地说到：“没事，我们不怕！”

段伏枥好奇地接了一句：“为什么？”

刘思敏甩了甩头发，不屑地说道：“出来前我们脸上抹了那么多粉底，要是哪个蚊子敢叮我们，准把它给噎死！”

噎死……噎死……蚊子……太强悍了吧！想到不到这粉底还有这样的功效啊！

当然这不是最雷人的，更雷人的是，伍定轩华丽丽地接上了一句：“那如果抹的是砒霜，岂不是防狼器？色狼一扑上去，舔两口就挂了……”

防狼器……砒霜往脸上抹？估计还没毒死色狼，自己就要一命呜呼了吧？

伍定轩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海边的灌木丛确实多蚊，不带防蚊水绝对是失策。可是，咬就咬了呗，不去抓就好了；万一实在是痒得不行，稍微抓一抓也能稍微缓解。但问题是，你这蚊子咋那么调皮呢？俺脸是露在外面的，手也是露在外面的，可是为什么你们就视而不见，偏偏要咬俺的小弟弟啊？再说了，俺还是穿着裤子呢，你们是咋钻进去的？

段伏枥本来是走在前面带路的，被叮了两口之后，瘙痒难忍。初期还可以用大腿摩擦来缓解一下，但到后来，势必要动用手了。可是，后面还有两个美女啊，这么不雅的动作，怎么能做出来啊？

心静自然凉，静若止水，一定要蛋定……蛋定……可问题是蚊子都欺负到蛋上了，还怎么定啊？

徐雅思也看出了段伏枥似乎有所不妥，关切地问道：“怎么了，你脸色不太好啊！”

总不能跟美女说，俺下面有点痒，你们先转过去，俺先抓抓？这也太变态了吧？这话怎么说得出口啊？等等，在前面容易看到，在后面不就行了？如蒙大赦，段伏枥赶紧对伍定轩说：“你打头阵，我殿后！”

伍定轩疑惑道：“为什么？”

跟伍定轩是同穿一条内裤长大的，虽然可以跟他说事情，但问题旁边有两个美女，这话再怎么也说不出口啊！段伏枥赶紧说：“别问，你在前面就是了！”

“哦，好吧！”伍定轩也不再追问，赶在前头。

现在自己是在最后了，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只是，挠着挠着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好像越挠越痒？到底被叮了几个？反正在后面，不妨稍微松一下裤头，看看咋回事。

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哪是什么蚊子啊，居然有两个不知名的虫子在内裤里面爬来爬去！靠！什么时候钻进来的？！

“啊！”段伏枥叫了一声，手忙脚乱将手伸进内裤，急忙抓住这两只虫子往外扔去。再踱上两脚，看你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小虫子还敢骚扰本大爷的蛋蛋！

段伏枥正为清除了瘙痒源而正偷偷乐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三股异样的眼光。抬头一看，发现前面三人都已经回过头，诧异地看着自己。原来之前自己的一声大喝，不由自主地让他们回了头。不是吧？哥哥的，莫非刚刚的那些动作都被他们看到了？俺的高大伟岸的形象啊！如果有地缝，真恨不得一头钻进去。要不，干脆从旁边跳下，投海自尽算了？

这种情形之下，两个美女自然也不好意思问什么，悄悄地转过头。伍定轩见此情形，走回来，关切地问了一下：“咋了？”

段伏枥涨红了脸，说到：“被虫子咬了！”

“哦，我这里有清凉油，要不是涂一点？”

“噢，好！”段伏枥接过清凉油，背转了个身，挖了一小块，急忙往蛋蛋涂去。

这世界再次沸腾了！手忙脚乱的段伏枥，注定手脚的精确性绝对存在巨大的误差：这清凉油整到了敏感地带！Oh, My God！之前还只是痒痒而已，现在倒好，可是辣得自己眼泪都出来了！段伏枥不停地想着，如果不是已经上到山上，海水已经在遥远的山脚，肯定自己会奋不顾身地跳下去，狠狠地洗一把！

同样身为男人的伍定轩，一看此情形，便已经猜到八八九九，忍不住没心没肺地大笑起来。这笑声如此欢快，自然吸引了两位美女的注意力，刘思敏很好奇地问道：“什么事情，笑得那么开心？”

伍定轩看了段伏枥一眼，回答到：“你问他啊！”

靠，这么丢脸的事情，你让俺怎么说？段伏枥赶紧挤出笑脸，回应到：“没啥，我们继续走！”

“哦……”虽然刘思敏和徐雅思还是半信半疑，但看到段伏枥那尴尬的样子，料想也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也不再追问，回头继续赶路。

段伏枥依然走在队伍的后面，虽然已经不再那么瘙痒，可是却更难熬了：咋迈一步，就感觉像上刀山，下火海的感觉呢？果然生活就像是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好多的杯具啊！

既然是穿越海岸线，自然也不可能全部是山路。没走多久，便需要攀岩。其实如果今天不涨潮的话，那么是完全可以从小滩上走过去的。可是今天海水已经将石滩给淹没，迫不得已，只能攀爬在岩壁上。虽然说是岩壁，但其实也不甚高，离下面的海水其实也不到两米。

打头阵的是伍定轩，只见他轻巧地爬了过去，在另一端接应大伙。徐雅思和刘思敏的体力虽然并不是很好，但无碍于他们的身手灵活，也很顺利地攀爬了过去。轮到段伏枥了，虽然自己背了一个大包，多少有点掌握不了平衡。但怎么也不能怯场啊，何况人家美女都能过去，一个爷们退场那就太让人见笑了。

所谓的人生少不了意外，便是如此了。爬到一半的时候，一小块凸出的小石头碰到了蛋蛋。如果是平常，这并不算什么，可问题在于，段伏枥的蛋蛋一直被清凉油腌着，已经过分敏感。这么一碰，便觉得有万针穿心，不由地晃了一下。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这么一晃，脚下一滑，段伏枥就这么趴着岩石滑到海里去了！

因为这是滩涂，其实水并不是很深，只是漫到腰上部位。虽然如此，倒也让大伙心突然紧张了一把，徐雅思急忙问到：“喂，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虽然不高，但滑下来想要毫发无损是不可能的；当然咯，也并不是太严重，仅仅是一些小擦伤而已。如果因为这小擦伤，就大呼小叫，那么多丢男人的面子啊！所以，段伏枥满不在乎说到：“没事，没事！我在下面走过去好了！”

是啊，这样子，看来是无法爬上去了；即使存在爬上去的可能，也不能尝试啊，万一再滑下来，那脸往哪搁啊！还是在水中走过去吧。

只是，这海水打着岩壁又反弹回来，在旁边走，其实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好不容易越过这个拐角，走上沙滩，徐雅思和刘思敏双双“啊”了一声，急忙转过头去。

神马？见到鬼了？这副表情？

伍定轩见段伏枥一脸茫然，不由地笑到：“你看看你裤子！”

段伏枥往下一看，哇靠，马勒戈壁的！什么时候裤裆裂开了？从上面一直裂到小



腿！红色小内内一览无余啊！红旗飘飘永不倒啊！怪不得两个美女急忙转过头了！这下子可真的是糗大了！

出来玩，谁能想到这裤子会崩线啊？自然也不会有备用的裤子了。咋办？还能咋办，将外套喜在腰间，当挡箭牌咯！只不过裤子崩开，还不停地往下滴水，咋看咋像大小便失禁的模样？杯具啊，没想到这还是一个特大的杯具啊！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既然没裤子更换，那么也只能这样走下去了。只不过这么一来，段伏枥再也不敢打头阵了，只能跟在队伍后面。只是大伙的笑声，听起来咋都那么刺耳呢？还什么野外专用裤，坑爹呐，这是！

海岸线不长，当然咯，也不短，只是这时间对于段伏枥来说，却是万分难熬啊！好不容易走到有人烟处，定睛一看，还有小卖部呢！段伏枥如同看到了救星，一顿小跑。不幸的是，这小卖部并不卖日常衣裤；所幸的是，这小卖部还卖泳裤。得了，泳裤就泳裤吧，挑一条长一点的当短裤穿也比现在的好啊！

段伏枥正在挑的时候，旁边路过两个小女孩，从脸庞上看去，约摸就是初中生的年纪。其中，一个小女孩指着段伏枥，哈哈大笑：“你看，你快看！这个人的裤子破了！”

小朋友，不要哪壶水不开提那壶好不好？大哥哥已经很尴尬了耶！

结果，另一个小女孩的回答让段伏枥震惊了：“你懂什么，那叫行为艺术！一看人家那样子，就知道是搞艺术的啦！”

搞艺术的……？行为艺术……？原来穿着个破裤子就是行为艺术了……？哇塞，究竟是俺侮辱了行为艺术呢，还是行为艺术侮辱了俺？究竟是谁侮辱了谁，谁也不知道，只知道这番话让那三个家伙没心没肺地大笑起来……

罢了，罢了，行为艺术就行为艺术吧！顶着行为艺术家的高帽，穿着不合场景的四角泳裤，段伏枥和着三个止不住笑的家伙，一起踏上了回家的公交……

## 第66章

顶了两天“行为艺术家”的帽子之后，段伏枥又要开始忙碌的上班生涯了。本以为再也不会和黄华中有交集，没想到注定还是要藕断丝连。虽然之前武总已经和黄华中摊牌分家，但这也仅仅是人员上的分派而已。简单点来说，武总到现在为止，也仅仅是将人员拉拢过来而已，对于公司的财产还是原封不动的还在华南电力大厦。

对于这个问题，在之前张文香也提醒过武总：“武总，你要不要趁现在赶紧将那些设备给拿出来啊？”

不知道是因为段伏枥肯跟过来让他高兴过头，还是对于黄华中还是过于信任，武总满不在乎地回答：“没必要。那些仪器都是从安勒斯借的，何况我还是股东，他们两个人不会不让我们拿走仪器的。”

虽然段伏枥总觉得张文香对于黄华中他们非常有成见，但对于她劝武总赶紧搬走应得的仪器的言语，还是颇多赞同的。毕竟经历过打官司这码子事，段伏枥觉得黄华中绝对不是泛泛之辈，到手的東西要再想拿出来，恐怕没那么简单。但看到武总那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段伏枥还是将心中的疑虑给押下去了。

没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这些最基本的仪器都没有，肯定是无法开展工作的。早上的时候，武总就提议，下午到华南电力大厦大厦一趟，去将之前安勒斯借过去的示波器什么的都拿回来。既然自己已经站到了武总这边，到时候过去见到黄华中他们，多少都会有些尴尬。但想到共事那么多年了，一声不吭就走了也不是很好，再说了，有些事总是逃避不来的，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的，所以段伏枥也同意了。

由于曹燕这天刚好还有事，所以过去的只有四个人。刚走出华南电力大厦的楼梯，远远就看到老柳在利剑公司的门口，似乎在折腾些什么。走进一看，原来他是在换锁！看到此情形，段伏枥不由地深呼吸了一口气：这举动摆明是像防贼一样防我们吗！虽然分家了，但毕竟同事那么多年了，再怎么着武总也不会无耻到半夜三更过来偷偷搬东西吧？如果需要偷偷摸摸，今天就不会光明正大过来协商了。

本来以为老柳见到武总一行人，会怒不可遏，没想到他只是笑笑地说了一句：“哦，你们来了？”

抬手不打笑脸人，既然对方都笑迎了，自己当然也不能总板着面孔吧！不过呢，之前担心见面时一言不合而忐忑不安的心情，总算没那么激烈了。

黄华中也在办公室，武总径直走了进去。黄华中看到武总，也是堆满笑脸地说：“你们过来了？”

武总也回应一个笑脸，说到：“嗯，我们过来搬一下之前安勒斯借过来的仪器。”

估计黄华中早料到武总会有这么一招，依然平静说到：“别急嘛！你看现在这么乱，改天等我们整理好了，再让你们过来嘛！放心好了，不是我的东西，我一个都不拿。”

既然黄华中都这么说了，武总自然也不会强人所难，也只好岔开话题东聊西聊。因为在离开利剑的前一天呢，段伏枥已经将该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了，所以也没什么东西可拿，只能百无聊赖地呆着。而张文香呢，因为有一些票据还在抽屉里，所以坐回了自己，一直在整理；至于沈俊嘛，之前什么东西都没有整理，所以赶紧打开电脑，将自己的一些私人资料，比如QQ聊天记录什么的都删掉。这看似人畜无害的举动，没想到后来却给黄华中他们留下了话柄。

黄华中承诺三天后将公司财务整理完毕，届时会将借过来的仪器给分出来。段伏枥隐约觉得有点不妥，但又说不上为什么，而武总又对此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所以自己也不想多嘴。

不过，在回爵士大厦的路上，段伏枥还是忍不住问道：“武总，要是黄华中到时候不肯归还仪器那该怎么办？”

没想到，武总还是那样信心满满：“你放心好了！东西都摆在那里，还怕他们搬走不成？那多多东西，他们能搬到哪里？”

只可惜，事实证明武总还是过于乐观了。狗改不了吃屎，想要一贯的恶人突然大发善心完全是异想天开。三天之后，黄华中确实如约给武总电话，但到了华南电力大厦之后，眼前的一切却让段伏枥惊呆了：空调，电脑，示波器，凡是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不在办公室了！地面上狼藉的纸屑表明，这里的一切已经早已被搬空。

黄华中见了武总，还是笑呵呵地说：“你们终于来了？这个房子我们要退租了。喏，那个箱子是整理好的给你们的东西。”

莫非之前还真的错怪黄华中了，其实他已经将所有的仪器给打包好了？只可惜，还真的没有错怪。段伏枥打开箱子一看，虽然确实是满满的一箱，但那是什么啊？全是之前用过的废板、外壳等等这些黄华中他们遗弃的东西！不要说什么价值几万块的示波器，就连十几块钱的电烙铁也没见一个！

武总看到这些物品，也有点火大，质问到：“你这是什么意思？之前从安勒斯借过来的仪器呢？”

黄华中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倒是反问到：“是什么意思，我还想问你呢！前几天你过来是什么意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让沈俊将电脑上的东西全部删掉了，那可是这一两年的所有资料啊！你这摆明是故意给我使绊子！你将人骗过去也就算了，居然还让人家回来删资料！你说，你对得起我吗？”

沈俊一听，急了：“我没有删资料啊！那是我的一些个人相片，和QQ的聊天记录而已！”

黄华中转头怒喝到：“你不要狡辩了！那天老柳站在你背后，什么都看见了！”

黄华中的话语不假，三天前他们进来的时候，老柳确实没有像往常那样呆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是不停地在走来走去。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是在监视沈俊和张文香啊！但问题是，如果当时沈俊真的是删公司的开发资料，当时你不会阻止吗？或是说，黄华中此时只不过只是借此血口喷人而已？但这却无从对证了，因为今天老柳没来，只有黄华中一人。

黄华中还不善罢甘休，继续指着张文香怒道：“还有你，张文香！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天你来，偷偷将公司账单什么的都拿走了，让我和老柳不知道公司上面的账目，你们好瓜分！你们够狠啊！”

骂完之后，依然对着武总喝道：“你说，到底是谁对不起谁？你们偷偷摸摸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的事，居然还有脸问我拿仪器！你们良心都被狗吃了？！”

估计武总对于黄华中的态度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在他的连番指责之下，居然没有任何还嘴的余地。不过，是真的没心理准备呢，还是黄华中说到了心事？这就无从知晓了。

黄华中依然不依不饶：“你不要以为带走了这几个人你就能做出产品！我告诉你，核心技术还在我和老柳手上，你们想做出来，门儿都没有！就想靠那几个菜鸟，你做梦吧！”

如果说之前段伏枥还因为武总的谎言而犹豫是否继续跟下来，那么黄华中这番话却将这所有的犹豫给打消了。几个菜鸟？哼，硬件不是一直都是曹燕和沈俊负责的吗？你黄华中做过了什么？老柳好歹还做了些底层，还算得上做了点事。虽然自己没做过，但自己会比老柳差吗？自己只是欠缺个机会，如果给自己一个接触底层的机会，一定比老柳做得还好！不要这么看不起人！

黄华中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这番话居然影响了段伏枥之后三年的一些抉择。此时段伏枥暗暗下定决心：你不是我们做不出来吗？哼，我就非要将产品做出来，打消你的如意算盘！我就要坚定地站在武总这边，帮他将公司给搞起来！

黄华中话已至此，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多费口舌又有什么用呢？虽然这箱子的东西是废品，但好歹也花了钱的，丢在这里也可惜了，还是抱走吧。一行四人，带着这个箱子，默默无言，离开了华南电力大厦。

黄华中的话语，的确会让人高兴不起来，但更摆在眼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安勒斯

之前借给利剑电子的仪器设备该怎么办？很显然，其中的内情肯定是不能跟严董说明。但不说明，那么仪器的帐肯定是挂在段伏枥他们身上。

段伏枥憋不住，在车上向武总问到：“仪器设备拿不回来，要是严董追问起来，那该怎么办？”

武总也有点失落，但却不想在下属面前显得一筹莫展，故作精神说到：“没关系，到时候我自然有办法。”

自然有办法？这话说得好听。有什么办法？难道期望武总自己出钱买回一模一样的设备？可是按自己对武总的理解，简直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之前涉及到公司前途的投资，都草草收场，想让他为别人的强取豪夺买单，简直是难以上青天。但现在的唯一办法，却只能相信武总届时会有相应对策了。只是为何这一次所谓的另立门户，总觉得有那么不安的因素存在呢？第67章

入赘到严董公司旗下一周之后，段伏枥那种不安感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强烈了。虽然在利剑电子的时候，段伏枥凭借着不懈的努力，在编程水平上已经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对C++的了解以及Win32编程的熟练度，相对于刚毕业之时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只是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经验都是建筑于应用程序之上。虽然Windows CE是嵌入式系统，但段伏枥在上面开发应用程序，其实与开发Windows的桌面程序没多大区别，根本就算不上是嵌入式开发。如果非要扯上“嵌入式”这杠大旗，那么最多就是“伪嵌入式”——打着嵌入式的幌子，干着桌面的事。

和段伏枥不同，老柳做的是Windows CE的底层，简单点来说，就是Bootloader和驱动层。以这个层面而言，则是彻彻底底地和硬件打交道。虽然说官方在放出BSP包的时候，已经将外围器件的驱动基本已经完善，客户只需要做简单的更改就好。可是段伏枥对此没有丝毫的接触，虽然在浩程微也编译过系统，但那是基于老柳已经将所有的设置都修改好并且只给自己库文件的基础之上，自己所需要做的是选择一个“Make Image”命令而已，因此对于底层而言可谓知之甚少。

现在老柳不在了，那么这底层的工作自然是由段伏枥接手。以前老柳没有给段伏枥看过任何底层的代码，那么现在自己肯定也没有老柳修改过后的任何文件，甚至连编译过的lib库都没有。对于段伏枥来说，现在只能是从原厂方面获得最原始的BSP包代码，然后再根据原理图仔细修改。只是这样的做法无异于一切重新开始，但这却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过来之前，武总跟严董承诺，一个月之内就能将之前的“旅行家”这款机器给调试完毕进行出售，所以另选方案之类的决议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要在武总幻想的期限内整出个产品，那么就只能在原有的产品上打文章。



所幸的是，之前批量产100台机器的时候，因为需要烧录系统，所以曹燕拥有老柳编译好的bootloader和系统的二进制文件。因为硬件是完全没有更改的，所以这系统文件肯定是不必要做任何更改便能符合硬件需求。本以为见到了一丝希望，但没想到最后的结果还是沮丧的。虽然说拥有了二进制文件，并且也能烧录到机器中，但跑起来的时候需要检测密钥——如果没有密钥，那系统就会退出！而这密钥，偏偏只有老柳一个人掌握。以前批量产的机器，都必须经过老柳进行密钥的写入，否则是绝对不能正常运行的。

一般的，从善意的角度来说，老柳的做法是为了保护公司。因为对于硬件，只要有一块实体版，就有人可以直接抄出来。可能很多人觉得抄板是一件非常神秘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找到抄板的人很困难；其实在华强北的赛格广场，你只要随便逛一圈，就发现不少摊位上都摆着“抄板”的广告。正是因为硬件复制是如此的简单快捷，为了避免竞争对手复制产品，只能在软件的加密上下功夫。只可惜实际上，老柳这一记的真实用意防的是武总，因为他们害怕这100台成功生产之后，后续机器武总会直接绕开他们，让他们白费功夫。老柳和武总的互相不信任，其实是由来已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柳这一招确实起到了实际的功效。段伏枥他们虽然掌握有编译好的系统，但却无法让它正常运作。让武总去找老柳要加密的方法？这和天方夜谭差不多。如果老柳肯给，那么今天也不会闹成这样了。

怎么办？严董的库房还有400套机器的物料呢，还盼望着这产品大赚一笔。想直接放弃，另起炉灶？门都没有。没办法，段伏枥只能硬着头皮上。只不过，对于真正嵌入式开发来说，还算沾点边的话，只能算大学时代碰的单片机了。没有任何理论知识，想旁门左道都没有办法，只好踏踏实实买本《MIPS处理器设计透视》回来仔细研究。

不能不说，这本书让段伏枥接触到了不一样的领域。自己终于知道硬件在启动时，PC指针原来会指向一个特定的地址，而这个特定的地址往往又是向量表所在之处，当然还有虚拟地址和实际物理内存地址的转换，而诸多种种，是段伏枥原来写应用程序所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如果说实话，让段伏枥感到惊诧的这些内容，完全是做嵌入式开发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如果连这些基础的东西都好不知情的话，那么在嵌入式领域绝对是举步维艰。

虽然说段伏枥现在知道了有这么些知识的存在，但也仅仅是知道一些概念，完全无法将它们和实际的开发结合起来。特别是AU1200这款CPU相对怪异的方式，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对于现在的很多支持Windows CE的CPU来说，如果需要编译Bootloader，那么完全可以不用额外的编译工具，直接使用Platform Builder即可。可AU1200根本就不按常

理出牌，系统虽然是可以使用Platform Builder，但Bootloader却另辟蹊径，必须在Linux使用GCC进行编译。

Linux？对于段伏枥这个只接触过Window的菜鸟来说，简直是又是一大阻碍。何况Linux的发行版本那么多，是不是每个都支持AU1200 Bootloader的编译，也未可而知。虽然说Linux是免费获取，但下载那么多版本也需要时间，何况还有安装这漫长的过程。所幸还有Cygwin这玩意，可以在Window的环境中模拟Linux的环境进行编译。

当然咯，虽说有Cygwin这么一个玩意可以避免安装Linux系统，可这这也是一个烦人的东西。就以下载来说，有1G的大小，如果使用迅雷之前的可断点下载的程序倒不会觉得有什么，可它偏偏只能使用自带的下载程序。不仅如此，在国内居然没有镜像网站，下载的源地址都是在国外，以致于那个速度简直是龟速。这也就罢了，慢就慢吧，只要稳定了，那也就是时间问题。可要命的时，还时不时连接不通，如果点继续，又会重新下载。折腾了几次，实在让段伏枥想撞豆腐自杀。所幸很多网友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并且给出了如何强制断点下载的方法，否则段伏枥不知道还要在这问题上折腾多久。

好不容易将Bootloader编译好之后，又遇到烧录这个老大难问题。AU1200既不能像很多芯片那样支持USB烧录，也没有自带的烧录工具，而必须借助于仿真器。老柳当时用的是BDI的仿真器，而这个仿真器也是严董出钱购买然后借给利剑电子的，只是当时分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给还。现在烧录必须使用仿真器，而购买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型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仿真器价格非常贵，售价达到3万人民币，再次让严董出资购买肯定会露出马脚。让武总这铁公鸡自己出钱？那还不如杀了他来的爽快。

唯一的解决方法，便是寻找另一款能支持AU1200的仿真器，然后以改进开发效率等接口，再次像严董申请资金进行购置。只不过MIPS架构不像ARM那么遍地开花，支持ARM架构的仿真器数不胜数，价格由高到低，可供选择余地非常大；而MIPS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款USB2DEMON的仿真器。物以稀为贵，虽然这型号比BDI要便宜，但也要一万多。不过，武总才不会去理会这些，只要不是他出钱，只要型号不同，他就能够找到不同的籍口向严董申请。

可能是因为武总和严董的关系，也可能是武总又画了一张很大的饼，这仿真器的申请很快就批下来了。再过没多久，仿真器也回来了。事情发展总不会那么一帆风顺，虽然有了仿真器，虽然将Bootloader烧录进了NOR Flash，可如何知道程序运行到了何处？是USB2DEMON的资料匮乏，还是自己实在太榆木脑袋了？这仿真器怎么无法做断点调试呢？无法从串口输出调试信息，无法通过工具断点调试，段伏枥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盲人摸象，不知所云。

虽然找到了AU1200的售后工程师，但自己却无法和对方沟通。怎么沟通啊？对方问自己调试状况是怎样，可自己根本就回答不上来。究竟这个时候Bootloader是正常跑起来了呢，还是没有？自己完全没有办法确定。菜鸟问大牛问题，很多时候也类似如此。菜鸟问问题，可能会简单地问：“为什么我的程序无法跑起来？”任何一个大牛，除非他会掐指一算，否则对于这样的问话，肯定是一头雾水。一般的大牛，对于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置之不理；好心一点的，则会进一步询问相应的状况，比如DLL有没有放进指定的目录啊，是不是权限没有开放啊。可对于一些菜鸟，他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DLL，权限和程序有什么关系，所以他根本就无法借助于大牛来解决问题。此时的段伏枥，就是这个无头苍蝇的菜鸟。

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段伏枥或许可以慢慢来，将这Bootloader如何加载并运行系统的机制整得明明白白；可是时间却只有一个月，那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按时完成的。第一次，段伏枥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力不从心，有那么严重的无力感。“旅行家”这款产品，该何去何从？还有，严董那剩余的400套物料，又该如何交代？以前这些问题都可以由黄华中顶着，可现在自己却是处于风浪尖的第一个人。突然间，段伏枥觉得自己莫名地烦躁了起来。

PS：关于AU1200的烧录文章如下：

《小议DBAU1200 Development Board的Boot Flash更新》 <http://blog.csdn.net/norains/article/details/2293461>

《USB2DEMON烧录DBAU1200开发板flash入门教程》 <http://blog.csdn.net/norains/article/details/2518180>第68章

和段伏枥的急躁不安相比，武总可是过得惬意非常。段伏枥他们过来，肯定还是做技术这方面的老本行，那么武总呢，他做的是什​​么？这个不用段伏枥猜测，因为像这种显示自己很有能耐的事情，武总是憋不住的。这不，今天晚饭的时候，武总就很兴奋地问到：“你们知道吗，你们打工还有钱，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的哦。”

说完，武总顿了顿，没有再说下去。其实武总并不是隐而不说，只是想卖个关子，让大家开口问他，满足他的虚荣心。段伏枥自然也明白武总的用意，非常配合地问到：“为什么呢？”

武总放下筷子，一本正经地说：“为了让你们有饭吃，让你们并过来，其实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大的代价便是，我给严董免费打工，这可比菲佣还要可怜了。”

“打什么工？”沈俊好奇地问到。

武总等的就是沈俊这句话，继续说到：“严董让我帮他管安勒斯公司。你不知道啊，那天严董给安勒斯电子的同事介绍我的时候，说我现在起是公司的总经理。你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啊！那些经理们，一听到这消息，眼睛都瞪出来了。因为他们之前是直接跟严董汇报，可是严董很多东西都不懂，他们经常糊弄严董。现在要给我汇报，我懂啊，他们肯定是非常担心。估计他们那些经理，还以为总经理的职位是由他们之中产生，可没想到突然来了我这一个空降兵，把他们的希望给剥夺了，哈哈……”

显然，武总对此还是非常兴奋，继续滔滔不绝说到：“以后你们在安勒斯电子不用怕了，出什么事情，我可以一手遮天，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干吧！”

放心大胆？段伏枥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不安。很多职业经理人也会犯类似的错误，以为新官上任必须三把火，一到任就大刀阔斧进行一系列措施；可对于公司的原班人马来说，本来对于空降兵就颇有微词，现在刚一上任就开始折腾，无论这措施是否会侵害原班人马的利益，都会激起他们的反抗。于是经常可见，一个职业经理人风风火火上马，没过多久，因为下属的抗议，没多久就灰溜溜下马了。而从武总的语气，感觉上他完全就是大权在握，根本就没打算将下属的意见放在眼里，甚至还以此为乐，以此树立自己的权威。只是这样的方式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段伏枥想到就不寒而栗。

不仅对于职业经理人如此，其实对于技术上的大牛亦然。很多大牛到了一家新公司之后，坐下来发现公司现存代码有不少弊端，就会大放厥词，左批评右指责，非要自己显得比别人技高一筹；本来公司原来的员工，对于大牛的到来，就会存在几分忧虑，担心大牛一到，自己的岗位不保，或多或少对大牛会有抵触情绪。可偏偏大牛不知节制，不顾众人的感受，虽然他提出的意见很可能是对的，但却绝对不会受到同事的支持，甚至有机会的时候，同事还会处处给小鞋穿。对于大牛而言，特别是那些在业界有非常高知名度的大牛，更要小心谨慎，更要谦虚。毕竟树大招风，没有人一开始就会对陌生人敞开心怀，更不会有人一开始就对空降兵抱有非常高的好感。很多大牛在技术上有非常高的造诣，但是在人际关系中并不是处理得很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妨碍个人的发展。毕竟人情练达即文章，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这重要性并不输于技术。



还有一点和在利剑电子时有很大区别，便是吃饭问题。以前在利剑电子的时候，除了张文香以外，大家都是一起到楼下的蓝白餐厅。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黄华中和老柳埋单，偶尔的时候才轮到段伏枥他们这些下属；至于晚上呢，则是各自去吃快餐。而现在过继到安勒斯电子之后，则是大为不同。离中午下班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张文香会去武总家做饭；等到下班时间，大家便直接到武总家。之所以可以有这样的方式，主要是因为武总所租的房子是在城市广场，刚好和公司只有一路之隔；而张文香握有武总房子的钥匙，可以自由地出入。只不过，吃的并不会很丰盛，大部分时间吃的都是面条。相对而言，晚上还稍微好一点，至少有几个菜。这里不得不说，张文香做菜还是有几把刷子，至少还能吃得入口。

虽然一起有四个人，但其实价格也并不贵，原料大概也就是二十元左右。也正是如此，荤菜不多，青菜不少。只不过武总对此似乎觉得非常满意，每次有机会，总会洋洋得意对大家说：“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人在大陆，孤苦零丁的，我是完全当你们是一家人。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感觉很温暖。就像小段，我一直是将他当自己的儿子。”

如果一个老总对下属说像自己的儿子，不知道那个下属会怎么想，但对于段伏枥而言，却有种想吐的冲动。还儿子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老爹，估计自己这辈子就毁了，再也抬不起头做人。段伏枥已经不再是那个对世事一无所知的愣头青，自然明白武总这番话的用意无非还是笼络人心，让自己感激涕零，好死心塌地为他卖命。这儿子，也就是口头说说而已；要是儿子开口要点什么，比如说加工资啊，今天不想上班啊，估计那老爹绝对翻脸比翻书还快。

类似的手法，其实很多老总都会使用，但不会如此恶心露骨而已。一个最广为流传的口号，便是希望员工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还有什么比家跟温暖的？这样的口号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公司非常有人情味？可事实才不会如此。公司不是家吗？干嘛那么早就回去啊？不是才晚上九点吗？既然是家，就不要那么急嘛，再加多两个小时的班嘛！周六啊，周日啊，就不要出去玩了，干脆多回家看看嘛！公司是家，仅仅只是口号而已，谁当真了，甚至为此而感动流泪，那就是真傻了；要真是家，那公司的东西能不能拿回去啊？估计真要拿，老总不吹胡子瞪眼就见鬼了。之所以要把公司当家，就是因为公司并不是家；如果真是家，那还何必“当”呢？

虽然段伏枥内心觉得实在让人作呕，但表面上还是不露声色，毕竟当面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于武总的面子上也不好看。何况每天有饭吃，也能省下一笔伙食开销，即使菜色不咋地，但也聊胜于无。唯一的不爽的是，每次吃饭总要等武总；而武总最喜欢的是下班后和安勒斯的其它同事开会，以致于晚饭基本上没有几次不是超过八九点的。这么一来，段伏枥总是饥肠辘辘，胃也不知不觉地变差了很多。虽然好几次都想不管武总了，自己下去吃快餐去，但每次总被武总电话制止了。以致于长此以往，倒也成了个习惯。

但最不习惯的是，每次在武总家吃完饭，无论多少点，武总总会对大家说：“大家吃完饭了，我们继续回公司为我们的事业努力奋斗！”如果实在太晚，段伏枥他们想直接回家，武总便会说：“啊，你们就回去了？那产品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每次这时候，段伏枥总觉得这饭跟鸿门宴差不多；武总这饭，感觉就像是既然大家受了他恩惠，必须要加班才能得以回馈。

这些都还是小事，还有让段伏枥更加无语的。有一天，武总兴冲冲地对大家说：“你们知道吗？我好不容易跟严董争取到了一项福利，非常有利于你们！”

福利？非常有利我们？并且听起来是费尽心思争取的。这能不让人兴奋吗？沈俊忍不住脱口问道：“哎呀，真的？什么福利？”

武总很兴奋地说：“你们只要加班超过九点钟，那么就有20元！这个公司本来是没有的，是我争取过来的。怎么样，我待你们不错吧？”

加班超过九点有20元？这也叫福利？要知道，按劳动法来说，加班可是算1.5倍工资啊，你这20元也算是福利？这是打发叫花子吧？武总你不是开玩笑吧？可是看着武总那洋溢着喜悦的神情，感觉他确实为此结果觉得非常满意。

曹燕最先忍不住了：“这也叫福利？别的公司要是加班到九点，加班费都有两三百元了！你这20元，最多就是吃个快餐！”

武总本以为大家听了他的言语会兴奋地无以言表，没想到曹燕的一番话泼了他一盆冷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无话可答。

总是维护武总的张文香见此情形，自然也是一如既往地出口：“曹燕你不能这么说啊，本来公司是没这福利的，现在武总申请到了，也是为了我们好啊！再怎么说，我们也要感激武总啊！”

感激武总？就为加班3个小时而得20元？要是真的为下属好，那干嘛不让下属正常



上下班，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非要拖着下属加班？做人能无耻到这样的地步，估计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还有张文香，你这阿谀奉承的本事，还真能见缝插针啊！

虽然对武总的说法不以为然，对张文香也有所不屑，但从远考虑，为了部门能够正常发展，还是要忍一忍，出来打打圆场：“好了，好了，不管怎么说，至少比以前好了。要知道，以前在利剑电子的时候，还没这20元呢！”

武总见到段伏枥挺身而出给他找台阶，忙不迭地点头：“是啊，就是，就是……”

段伏枥不禁好笑，还“就是，就是”呢！利剑电子的幕后投资人是谁？是你武总啊！利剑电子没有加班费，没有福利，还不是武总你的原因？自己这番话，看起来是为武总开脱，其实还含有讽刺他小气的意味，只不过他没有听出来罢了。只是武总这番话，让段伏枥越来越觉得，以后加班的日子，绝对不会比在利剑电子的时候轻松，甚至可能更糟糕。第69章

干姐的脾气是，如果有大事宣布，绝对不会事先透露，而是以请大家吃饭为缘由，然后在饭桌上再慢慢道出。这不，这周日干姐就约好大伙，在泥岗村吃饭。段伏枥不由内心一笑，估计干姐又有什么惊天骇俗的事要发生了。

一见面，龙少就笑呵呵地说：“段老弟，好久不见！”

确实是有一段时日没见了，因为近半年来的周末活动，干姐他们总是以公司业务太忙为理由，根本就没有参加。只是，干姐和龙少不是做IT的啊，难道深圳还有什么正常职位比男的当牲口用，女的当男人用的IT业还要恐怖的？

段伏枥哼了一声：“还好意思说呢，每次叫你们出来玩，你们总是说没空没空的。说起来，我们有七八个月没见过了吧？”

龙少毫不以为杵，继续乐呵呵说到：“以后估计想要再一起爬山也就难咯！”

以后就更难了？什么意思？感觉上怎么跟诀别差不多？段伏枥感觉有异，脱空而出：“怎么了？”

“嘿嘿”，龙少没有正面回答，卖了个关子，说到：“你问你干姐去！”

段伏枥转过头，疑惑地望着干姐。听到两人的对话，干姐也不再隐瞒：“嗯，我们打算离开深圳！”

离开深圳？不仅是段伏枥，一起出来的刘思敏等人听到这消息也大感惊诧。段伏枥颤抖地问到：“那你们去哪？”

龙少接过话题，说到：“你猜，你绝对想不到！”

突然间说离开深圳已经让自己感到万分意外了，现在还让别人来猜，那不是纯粹的折磨人吗？等等，龙少说绝对猜不到，莫非是……？段伏枥心意一动，试探性地问到：“不会是北海吧？”

听到段伏枥的回答，龙少哈哈大笑：“你还真被你猜到了！你还挺能猜的吗！”

北海是段伏枥和伍定轩的故乡，对于这个从小长大的地方自然是熟得无法再熟了。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滨小城，生活节奏非常悠闲，人们过得非常地惬意慵懒。这是一座适合生活的城市，但却绝对不适合创业。如果在这海滨小城呆上一年半载，就算有再大的斗志也会消失殆尽。段伏枥之所以毕业后没有留在北海，原因也是如此。毕竟年少轻狂，总觉得自己能干番事业，自然不甘心窝在这小城。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非常无奈的。北海的IT业极度不发达，如果回来，念电子专业的段伏枥可能连混口饭都困难。类似的情形不断地在内陆很多小城市中上演，广大莘莘学子并不想背井离乡，但生活的重压之下却不得不背上行囊到远方漂泊。

这么一来，一旁的伍定轩也忍不住了，插口问到：“到北海打算做什么？”

干姐回答到：“还能做什么？回去做生意咯。”

“哦”，伍定轩应了一声。

龙少补充到：“在深圳这里做旅游的时候发现，其实做户外装备还挺赚钱的。特别是和野外拓展结合起来，那利润更不可估量了。”

龙少喝了一口水，陆续娓娓道来：“前几个月去了趟北海，发现那里没有做户外装备的，找你干姐的几个朋友聊聊，也没有什么专业机构是做公司的野外拓展的，可以说北海的市场是一片空白，大有可为。所以这几个月以来，只要有空，我就和她一起混到那些开展拓展的公司，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取取经。所以这几个月你们叫我们出去玩，都没有去，实在事出有因啊……”

看来干姐和龙少平时并没少为前途考虑啊，但段伏枥还是有所迷惑：“那为什么不在深圳做呢？虽然说这边竞争激烈，但毕竟机会更多啊！”

“哈哈……”龙少笑了笑，无奈地说道：“话虽这样说，可深圳的压力大啊。就像这房价，动不动就上万，赚的那些都是小钱，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子啊？再说了，北海这城市挺不错的，特别适合生活。人生难得几年，总不能一辈子劳碌命吧！”

虽然平时龙少油嘴滑舌的，但说起大道理来还是头头是道。其实龙少说的，段伏枥也是深有同感。深圳的生活成本确实太高了，看起来比内地很多城市的收入来得要高，但同样支出也不菲。龙少的一番话确实说到段伏枥心坎去了，这些话段伏枥平时只能深藏在心底，根本不敢去细想；因为这些问题他根本就找不到答案，只要一思考，就觉得在深圳立足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以致于郁郁寡欢。既然如此，索性就不再去深究，过得一天便是一天。

只不过今天龙少的一番话，却勾起了自己的思索。但龙少和干姐脑子比较活，可以到北海做生意；可自己呢，自己能做什么？北海根本就没像样的电子业，继续做程序员是不可能的。可自己除了这个，还能做什么呢？唯一和IT业相关的就只有卖电脑了，可自己真做得来吗？

抛开这些烦心事不提，段伏枥突然想到什么：“我刚刚想起来，龙少你是广东的哦！现在要到广西去，是不是打算和干姐私奔啊？”

龙少一改刚刚严肃的表情，回复但平时玩世不恭的状态，指了指干姐：“你问问她！”

“哼哼，现在才想起让我说话啊？”干姐顿了顿，继续说到：“私奔是不可能的，但结婚还是会的！”

除了龙少以外，四个人都异口同声地“啊”了一声。

惊叹未落，刘思敏接口问到：“你要结婚了？”

显然干姐对大伙的惊讶早有准备，不紧不慢地说：“是啊，今年年底摆酒！到时候你们要不要来啊？”

“你说呢？那是一定要来的！”

段伏枥也接口说到：“不管怎么说，先祝干姐顺利脱光！来，干一杯！”

“干！”

干姐和龙少已经决定回到北海发展，离开深圳的日子也没有太远，定在两周之后。既然决定了离别，自然饭桌上话语颇多。虽然段伏枥知道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还能和干姐见面，但也是有几分失落的感觉。毕竟大家一起在深圳，虽然可能很长时间都没见面一次，但知道对方还在同一个城市，遇到困难还能伸出援手，内心多少还是会踏实一些。出门靠朋友，说的就是这个理。

干姐回莲塘的方向刚好和刘思敏回家方向相反，因此晚饭之后，刘思敏和徐雅思先行回家，而段伏枥和伍定轩则到公交站送干姐两人。

边走边聊的时候，干姐突然问到：“伍定轩，你是不是在追刘思敏？”

伍定轩显然没料到干姐会这么一问，愣了一下，条件反射得回答：“没……没有啊……”

干姐丝毫不以为意，继续自顾自说到：“思敏是个好女孩，只可惜她恋旧心太重，她一直忘不了那个伤她很深的男人。你要是想追她，可是要花费一番工夫。”

“哦……哦……”伍定轩忙不迭地点头。



干姐还没有停止的意思，继续说着：“一开始我本来是想撮合她和小段的，但后来我觉得两个人性格不太合得来。思敏比较活泼，小段比较老实，要真在一起了，估计就会有问题。”

干姐的说法，对于段伏枥来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伍定轩也说过类似的话。

那天晚上，伍定轩很正经地问段伏枥：“你喜不喜欢刘思敏？”

“嗯？”段伏枥当时一听愣住了。

“我意思是，你要不要追她？”

此话一出，段伏枥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之前在念高中的时候，两人都喜欢上了同一个女孩，有一天的时候，伍定轩也这么问过段伏枥。伍定轩的意思很明白，我们是兄弟，如果你要追，我肯定不会跟你抢；如果你不想，那么我就要下手。那时候段伏枥的选择是以“学业为重”，而伍定轩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那么这天，段伏枥又要做什么样的回答呢？其实答案段伏枥已经想过多回，刘思敏的活

泼固然深让人喜欢，但其实和自己喜静的性格多有格格不入之感。以前对刘思敏的感觉，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填补心灵空虚的缘故。因为自从干姐搬走之后，只有刘思敏一人同在屋檐下，慢慢就有了种依赖。而这感觉，却和爱情截然不同。

一个人，对于感情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遇不到合适的人，而是不知道遇上了合适的人。而这一切都因为这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既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一份美好姻缘摆在面前自然也是视而不见了。

对于段伏枥来说，在感情上面还是比较理智的；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类型，而刘思敏却和这类型并不完全吻合。感情并不是产品，还有试用期；处个一年半载，才说双方不合适，那是对感情的极度不负责任，只能给对方带来巨大的伤害。与其如此，还不如从来就不要开始，这样大家还能当个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那晚段伏枥的回答，让伍定轩决定了要追刘思敏。当然所谓的开始追，并不是肥皂剧上演的那种疯狂追求，而是循序渐进，不温不火。毕竟在感情方面，伍定轩也颇为理智，他也要慢慢互相了解。

只不过伍定轩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心思居然被干姐知道了。其实换个角度来说，知道没什么奇怪的，不知道才奇怪呢！两个无话不说的闺蜜在一块，会不聊这事吗？这可是永恒的话题。

伍定轩想了想，也明白了其中的关节，回答到：“我是想追，不过这也得慢慢来啊，急不得……”

干姐也表示同意：“是啊，慢慢了解吧……”

一直默不作声的龙少开口了：“不过吗，如果万一有机会，一定要抓住，趁机将生米煮成熟饭……”

干姐笑骂到：“滚！”

显然龙少并不打算住嘴：“男人不醉，没有消费；女人不醉，没有机会！记住啊……”

干姐连忙打断：“好了，好了，不要教坏小孩子！公交来了，走吧！”

龙少笑呵呵地说：“走了！说不定下次见面就是在北海了！”

望着远去的公交，段伏枥莫名有种空荡荡的感觉。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很多人来了，也有很多人走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往的人们就像浮萍，漂来漂去，找不到归属感。以后要怎么办？是否继续在深圳打拼？这些之前自己刻意回避的问题，似乎也要有所考虑了。第70章

时间过去了三周，可是段伏枥的au1200依然还是没有任何头绪。虽然编译环境应已经搭建完毕，但这毕竟和写应用程序有本质上的区别，并不是从来没有做过真正底层开发的段伏枥所能完成的。

这au1200看来是没办法了，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这天武总给段伏枥拿来一块开发板。板子大小适中，仔细一看，上面打着英文logo:Telechip。如果仅仅如此，那也引不起段伏枥的兴趣；最关键在于，该芯片的bootloader和系统完全可以只通过Platformbuild来进行编译，根本不用像au1200那样还要搭建复杂的交叉编译环境！不仅如此，烧录系统也不用什么烧录器，直接采用usb进行连接，然后用官方的烧录软件进行更新即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段伏枥苦苦思索的难点，官方已经给出了完美的解答！特别是，还有开机logo！并且这开机logo还可以通过烧录软件进行变更！要知道，这开机logo当年在浩程微可是当一个重点项目来抓，并且老柳也是经常拿它来津津乐道啊！现在这一切，居然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能不让人兴奋吗？

看着段伏枥高兴的样子，武总很自豪地说：“怎么样，我都说我有备案吧？跟着我没错吧？”

张文香也在一旁帮腔到：“就是嘛！武总什么时候骗过我们嘛？”

对这两人的一唱一和，段伏枥装作视而不见，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武总，为什么这么好用的东西，以前在利剑电子的时候没有拿出来呢？”

武总直接了当回答到：“我有你出来啊！可是那痞子一看，就说这玩意不行，性能太差，根本没用！你要知道，这可是我辛苦从台湾拿回来的耶，居然这么说！”

段伏枥知道，武总口中的痞子自然指的是黄华中。不过当时是否真的将开发板给黄华中看过，还是武总故意留了一手，那就不得而知了。可是，如果那时候武总已经有了开发板的相关资料，那么为什么到了安勒斯电子之后一直都没拿出来呢？这怎么也不像武总那种有点小得意就巴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的性格啊！

段伏枥的工作有了眉目，武总的管理也干得红红火火。这不，又已经是晚上七点半有余了，武总还是在楼上和安勒斯的同事在开会，可这时段伏枥的肚子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沈俊也是如此，她忍不住向张文香说到：“文香，你打电话问问武总，看他什么时候才开完会。”

张文香很不情愿，但看到大家那迫切的眼神，还是拿起了电话。结果呢，武总的回答是，十五分钟之后开完会，然后再和安勒斯工程部的同事一起吃饭。

十五分钟？这并不算很久嘛，等一下就有大餐吃了，就先饿一会吧！可没想到，武总的十五分钟却是真实时间的一个小时。八点半之后，段伏枥已经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张文香终于接到武总打过来的电话，让大家到旁边的海上皇吃饭。如蒙大赦，段伏枥几人急忙收拾了下，急匆匆地跑到了海上皇。

安勒斯电子在爵士大厦有两个比较大的办公点，分别在18楼和22楼。而段伏枥他们现在所在的11楼只是一个小房间，据说是严董私人购买的。也也正是因为没有在同一层，彼此也没什么来往，所以段伏枥对于安勒斯的同事并不是很熟，甚至几乎没有见过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晚其实也是一个很好了解彼此地机会。

只不过话是这么说，但一到餐桌上，不是各自沉默，就是各说各的。而武总似乎也并不想段伏枥他们和其它部门关搞好关系，作为严董钦点的总经理，自然对两个部门的下属依然都是很熟悉，但也没有给双方作任何介绍。于是，给外人的感觉便是，这一桌子的人分为两边，并且互不认识，仅仅是因为桌子不够而拼在一起而已。

新官上任，不仅要烧把火，也要装装谱——不说富可敌国吧，至少也要让人觉得腰缠万贯。估计武总这装阔得实在太逼真，让其它部门的同事都信以为真。当武总豪情万丈将菜单递给下属的时候，同事傅工也丝毫没有客气，一顿豪气冲天。

当菜逐渐上来，段伏枥不由地觉得，这顿饭看来武总花费要不菲了。只是没想到，等到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这顿饭居然要花上1200！要知道，武总平时如果请大家去吃饭，绝对不会超过150！段伏枥抬头一看，武总的脸都绿了；当然，这表情也只是一瞬间，武总又换上了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很爽快地从钱包掏出了钞票。只是段伏枥知道，此时的武总肯定肉疼得要紧。

晚饭完毕，安勒斯的其它同事都走了之后，武总恨恨地说：“这家伙，居然让我花了那么多钱，看哪天有机会我整死他！”

张文香也附和到：“就是，点那么贵，一下子就吃掉我们这么多钱，是要好好整整他！”

段伏枥觉得武总也仅仅是说说发发牢骚而已，只是没想到武总却真的来真的。



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武总很兴奋地说：“还记的昨晚点菜的那个傅工吗？今天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张文香显然很感兴趣，急忙问到：“怎么回事？”

武总咽了一口饭，继续说到：“今天他刚好有一样东西没做好，我就抓住这个机会，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我边骂边想，谁让你昨天点那么贵的菜，让我花那么多钱！越骂越爽，实在是解气！”

张文香听了之后，也非常高兴，叫好到：“对，这种人就是该骂！一定要好好地骂！”

和张文香的兴奋不同，段伏枥感觉更多的是一种不安。虚怀若谷，宰相肚子能撑船，说的便是一个管理者所应具备的基础素质。即使做不到这样的高度，至少也要胸怀坦荡，心胸开阔，否则很容易因为个人的成见而做出并不是最优甚至是错误的决定，以致于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只是为何在武总身上看不到类似的品质，有的只是斤斤计较的小市民心态？武总真的如他所说，之前做过上市公司的老总吗？段伏枥已经不止一次对此产生了怀疑。

作为下属，如果无端端受到上司的打击报复，那么他会有何行动。一般来说，情形无非两种：一是忍气吞声，二是奋起反抗。傅工是个血性男子，他选择的是第二种。

几天之后，段伏枥在电梯的时候，碰到了那天一起吃过饭的同事麦吉。

首先是麦吉挑起的话题：“你知道吗？那天和我们一起吃过饭的傅工走了。”

对于美女，可能还能做到过目不忘；但对于男的嘛，估计印象有个模糊的影子就不错了。所以段伏枥根本就记不得傅工长得什么样，只是礼节性地回了一句：“记得啊！他怎么突然间就走了，他不是一直做得好好的吗？”人家是不是一直做得好好的，其实段伏枥也是不知道的，仅仅是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站在麦吉旁边的另一个女同事陈莉插话说到：“还不是因为你们武总。那天无缘无故将人家骂得狗血淋头，人家一气之下就走了！”

“哦……”段伏枥听了，也觉得不以为然。一个公司，总有人员流动嘛，有员工离职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是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段伏枥所料，而这也是后来才知道，并不是仅仅是一名员工离职那么简单。虽然那天是和安勒斯的工程部吃饭，但因为涉及到市场问题，所以那天的开会也有市场部的同事，而傅工则是其中之一。并且傅工还是公司的重量级人物，他手中握有公司四分之一的客户，可这些客户资料他根本就没有交接给别的同事！并不是他忘记了，而是他本来就打算这么做。在武总发泄后的第三天，恰好是发薪水的日子；领了薪水的第二天，傅工就消失了。如果是从人间蒸发可能对公司还好点，可问题在于他带着客户资料跳槽到了竞争对手那！

这事态可就严重了，可严董却又偏偏无可奈何。因为之前安勒斯为了避免产生劳动纠纷使自己深陷官司，所以并没有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没想到这偏偏搬石头砸了自己脚：因为无法证明傅工之前在公司工作过，所以无法走某些特定的法律程序。也就是说，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法律是没有办法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的。虽然还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打这场官司，但那样一来，公司没有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状将被曝光，那么给公司将会带来另外一种损失。因此严董就像被武林高手打中了要害，眼睁睁看着以前的员工带着客户的资料投奔到竞争对手的怀抱，而自己只能束手无措。

这一事件给公司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当年的利润直接滑落了百分之三十。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在次此暂且不提表。不过这事件也给员工带来了好处，没过多久，公司就开始和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同时公司也开始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这事件的根源在于安勒斯的体系不完善，但事件的导火索却是武总的恶意报复。本以为自此之后武总会大权旁落，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权利更为巩固了。严董是香港人，对于大陆人有一种成见，非常地不信任，经常像防贼一样防着，所以公司的高层不是来自于香港就是台湾的。而这一事件之后，更加深了严董的偏见。而武总恰好是台湾人，再加上平时的自吹自擂以显得自己非常有本事，更让严董觉得武总是难得一见的高级管理人才，所以严董将武总引为知己，并赋予公司大权便不足以为奇了。只是大权在握的武总，会将安勒斯这艘船开到何方呢？现在谁也不清楚，只能等待时间来给出答案。第71章

段伏枥拿的这块Telechips的开发板所用的主控芯片是TCC7901，相对于AU1200而言，是好得很多了。姑且不说那简单易懂的编译安装环境，光是硬件的搭配就是AU1200所不能比拟的。AU1200并不支持NAND FLASH启动，而必须将启动代码放置于NOR FLASH，启动之后再从NAND FLASH读取操作系统。这个过程对于浸淫多年的老手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于其中的每个步骤也是如数家珍；可对于段伏枥而言，因为之前并没有真正地做过如此接近于硬件的层次，光是理解就非常困难，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了。而TCC7901的启动完全就没有那么复杂，并不需要NOR

FLASH，只要将Bootloader和操作系统编译完毕，直接通过官方的下载工具烧录到NAND FLASH中即可正常启动。TCC7901开发初期的简便性和AU1200相比起来，无异于天堂和地狱的区别了。

还有另外一点，对于段伏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AU1200的初始代码并不完善，需要程序员自己做大量的工作。如果是经验丰富的程序员也许还不见得有什么，毕竟他们的经验足以应付开发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比如，系统无法跑起来，他们首先就会去看看

Bootloader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已经将系统拷贝到了内存，诸如此类种种；可对于经验匮乏的菜鸟而言，这便是大大的难关了，比如段伏枥而言，他根本就没经历过系统正常运行时的状况，现在却让他折腾系统的运行，这不是纯粹的赶鸭子上架吗？而使用TCC7901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原厂已经将启动相关的东西已经做好了，只需要按照官方建议使用即可。万一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了问题，也有一个能够正常运作的样板作为参考，也不至于像AU1200那样如一只无头苍蝇般乱撞。

因为AU1200短期内是不可能让它跑起来了，一切都必须要重新开始；既然如此，那干脆直接放弃AU1200，转为使用TCC7901。对于这个建议，武总也是深表赞同，毕竟AU1200重新开始需要很长的时间，虽然这芯片现在还在主流范围，但谁知道一年之后是什么状况呢？何况这AU1200官方无法支持MLC，在成本的竞争方面并不占太大的优势。对于段伏枥个人而言，继续做AU1200相当于重新走老柳之前的道路，实在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做得好那也罢了，如果做得不咋地，那信心的打击实在不小。

不过再简单的东西，也是底层，自然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要开发板的参考原理图转换为产品，那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烧录模式该如何控制。因为开发板是有切换开关的，只要拨动在不同的位置，就可以在烧录和正常启动中互相切换；但作为产品来说，弄个切换开关的做法是不现实的，所以该如何才能做到又能烧录，又不用大费周折呢？类似的问题，如果在大公司里面，就非常好解决。公司大，人员多，肯定里面不乏有大牛，只要大家碰碰头，商商量，就很少有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可现在呢？小猫两三只。虽然段伏枥在底层方面还是比较菜，但那也是公司中最厉害的了。虽然安勒斯还有别的部门，但那都是做特定芯片的售后支持的，技术也不见得比自己厉害多少；何况，感觉上武总根本就不希望大家和别的部门有太多的接触。所以，在别的公司很容易找到解决途径的问题，在段伏枥身上却成了老大难。

难道活人还能被尿给憋死？公司内部找不到解决，为何不直接找原厂？芯片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总该知道吧？刚好，原厂的datasheet就有相应的email地址，直接发邮件去问吧！不过，Telechips是韩国的厂商，最合适的自然是朝鲜文，可段伏枥不懂啊！还好，在技术界，英文还是通用语言。虽然段伏枥的英文不咋地，但对于能清楚描述问题，让对方能看明白这两个最基本的要求，自己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键盘上手指飞奔，然后鼠标点击发送，段伏枥便满怀欣喜等待原厂的回复了。为了避免邮件丢失，段伏枥还特意附上了自己的座机号码。

原厂的回应还真是快，第二天就给回复了，不过结果却大出意外。

这天下午，段伏枥正在研究芯片的启动代码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段伏枥接起来一听，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不过语气带有几分恼怒：“你好！请问你是段伏枥吗？”

对方已经指名道姓了，刹那间也想不起否认，脱口而出：“是啊，你是哪位？”

不过对方显然没打算回答段伏枥的问题，直接劈头盖脸地问到：“你那块开发板是哪里来的？”

段伏枥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二丈摸不着头脑：“什么开发板？”

“就是你们现在所用的TCC7901的开发板！我问的是，这块开发板究竟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还要问开发板的来源？究竟对方是谁？段伏枥忍不住问到：“你是谁啊？”

这回对方倒是回答了提问：“我这边是深圳的telechips！整个大陆的技术支持都是我们在做。你知道吗，你的邮件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困扰！总部直接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你，你这开发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你们的备案！”

开发板是武总给的，段伏枥也只是知道是从台湾拿来的，但具体的情形其实自己知道的也并不是很详细。但即使如此，能不能跟对方说来自于台湾，自己也把握不准。段伏枥很想挂掉电话，但害怕因此无法获得原厂的支持，只好含糊辞词，希望能蒙混过关：“这个是上面给我的，我也不清楚……”

“你们上面是在哪里弄来的？”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对方今天显然要知道答案，蒙混看来是过不了关了，只好说到：“我给你我们上头的电话，你直接问他吧！”

放下电话，段伏枥长舒了口气。转念一想，害怕武总到时候接到电话不知所措，赶紧趁对方还没给武总电话前先通风报信：“武总啊，刚刚telechips深圳这边给我电话，问那开发板的来源，我什么也没说。但他们好像一定要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我让他们找你了。可能等一会他们会打你电话。”

武总有点愠怒：“哎呀，你怎么老给我捅这些娄子？好了，好了，你先干活吧，这些我到时候再做处理。”

放下电话，段伏枥已经满头是汗：怎么感觉自己跟做贼一样呢？段伏枥还是经验有所欠缺，像这样的事情是很普遍的。一个芯片公司如果市场很大的话，那么每个大区域都会有相应的代理商或分公司负责相应的事务，互相之间是不能窜货的。所谓的窜货，也就是说这些货只能在特定的区域里面销售，如果发送到别的区域，那么便是窜货。这个术语在饮料行业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因为经常出现某个区域的进货价要比其它区域的要便宜，一些商人便喜欢在那个区域的代理拿货，然后到别的区域进行售卖。如果平时仔细观



察，会发现某些饮料在瓶身上经常能看到类似的标识：“本饮料只在xx地区销售”，或是“本中奖活动只在xx地区进行”，说的便是这么一回事。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书籍了，特别是名家的作品，经常在内页中能看到：“本作品只允许在中国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发售”。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比如说，香港的版权费比较高，所以香港书籍的定价往往比大陆高很多，如果大陆版本能够在香港发售，那么对于香港的出版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只是在电子行业，特别是芯片方面用得不多，因为像芯片的特定区域都比较大，基本上是整个大陆区域。而像段伏枥这样从台湾直接拿开发板，直接绕开大陆的原厂，则是少之又少。

还有另一点比较重要的是，像开发板啊，BSP包代码都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原厂需要审核客户的资格，符合要求后签订NDA才能给予。虽然大陆这边很多公司视NDA为儿戏，应该保密的东西弄得满城皆知，但这毕竟是大陆心照不宣的秘密。可现在段伏枥将麻烦弄到了韩国的原厂，对方一查发现安勒斯根本就没有备案，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里获取的呢，是不是涉及到泄密？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就不难理解为何深圳telechips会如此着急，毕竟韩国方面以此施压啊！

武总一个下午都在和其它同事开会，临近下班的时候才下到11楼。一见但武总，段伏枥着急地问道：“深圳的telechips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啊？”

武总佯怒到：“当然有啦，还很急呢！你老是干这样的事情，搞得每次都要我给你擦屁股！”

这件事段伏枥也觉得自己做得并不够漂亮，内心确实也有点愧疚，对武总的话语也不以为意，只是“哦”了一声。

武总看到段伏枥这表情，估计他心情也不好受，安慰到：“没事啦，这个我已经帮你摆平了，你就放心去做吧！”

武总是怎么搞定的，或是什么样的说辞，段伏枥其实很感兴趣，但由于觉得自己刚刚做错了事，却不太好问。突然，段伏枥想起了什么，问到：“那以后有问题，我应该问谁？是不是没人可问了？”

没想到武总自信满满地说：“你放心好了，过几天我找个人给你！”

过几天找个人？可现在出原题图就要确认啊！只是不小心闹出这么一场风波，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深究下去。只是武总的这番话，听起来似乎是件小事，但怎么给人的感觉是那么不靠谱啊？第72章

启动模式该如何设置，一直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深圳的telechips原厂看来是不可能提供支持了，而武总所承诺的找个人又迟迟不见踪影，可武总自己又催得急，说严董这个月就要看到成果。没办法，只好将开发板的原理图原封照搬。

一般来说，做产品的，第一款是重中之重，所以追求的是稳定性，以便后续的产品能够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为了稳定性，第一款产品一般功能都比较简单，毕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可在这用TCC7901做的第一款产品当中，武总那追求大而全的毛病又犯了，什么蓝牙啊，什么FM发射啊，什么倒车后视啊，一股脑地全加了上去。不要以为只是多加了几个芯片那么简单，因为加上了，就必须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功耗问题啊，之前可能可以用一颗物美价廉的电源芯片，但现在很可能效能跟不上，必须要换另外一颗；而这另外一颗很可能价格比较贵，或是不稳定。芯片增加之后，也会给布板增加困难，很可能因为板子大小的限制，导致元器件的摆放举步维艰，影响但屏蔽罩的设计，进而影响到最后的收星效果。

这些问题，段伏枥想到了，曹燕想到了，可武总却总是视而不见。一开始，段伏枥还能说服武总以简单为本，武总也答应了；可过了两天，武总就会问，为什么这个功能没有，为什么那个功能没加。虽然段伏枥又将之前的理由说了一遍，可这时武总就会说：“这不行啦！没有这些功能卖不出去啊！”

做产品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那便是卖了赚钱。现在武总搬出了市场这个挡箭牌，说没有这个功能就无法卖出去，那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如果不把这些功能增加上去，万一到时候武总真的卖不出去，那责任岂不是要让自己承担？这个结果估计是段伏枥和曹燕都不想看到的，没办法，只好违背产品开发的法则，第一款就将功能做得特别全。

其实段伏枥和曹燕之前的担心并不是必要的，因为现在市场上的GPS手持设备功能普遍比较简单，很多仅仅是具备了基础的导航功能而已。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3'机器正逐渐退出市场，4.3'开始慢慢出现，而能做出类似设备的公司还并不是很多，即使安勒斯做个只具备导航功能的机器也并非一无是处，毫无市场。

只可惜这一层段伏枥隐约感觉到了，但却无法说服武总。或是说，其实段伏枥对自己的判断其实也并无太大的自信。武总不是总是在说么，他是做技术起家的，并且也做过很多年的电子市场，经验想当地丰富；而段伏枥自己呢，仅仅毕业三年，而这三年都是浸淫在技术中，对市场并没有真正涉及，而市场的想法也只是来源于新闻报道和自己的直观推测。或许武总真的是对的呢？或许自己真的错了呢？在这种心态之下，对于武总要做个大而全产品的想法，自然也不会太过于反对了。

没过多久，贴好器件的主板回来了。也许正是因为问题出在之前疑惑的要点之中，这主板的调试并不是十分顺利，一开始就不能烧录，更不用提什么系统运行了。段伏枥正在苦恼之际，武总之前答应要找的售后支持工程师居然要来了。这可大出段伏枥意外，武总居然还能履行自己的话语，这是刮了哪门子风啊？

当然，事情绝对不会那么顺利，特别是对于特别喜欢摆谱的武总来说。11楼这区域太小了，只有小猫三两只，如果正要支持工程师但这进行协助，那之前所说的部门有几十号人进行研发的谎言不就被揭穿了吗？西洋镜如果被打破，那武总他要怎么混啊？不能不佩服的是，武总忽悠是有一套，造假也不落下风：11楼不是地方狭小吗？不是人数稀少吗？这简单啊！将22楼的几个工程师先调到18楼，然后腾出来的位置让段伏枥他们几个补上，这不就结了？

办法虽好，可这也让段伏枥够发愁的。一来对22楼的环境不熟，二是彼此间没什么来往，基本上那些同事的名字都叫不出，这样太容易露馅了吧？

段伏枥将自己的担心跟武总说了之后，没想到武总居然回答到：“你要知道，这是你们的事业，我只是帮你们铺好路而已，在这个舞台就要靠你们自己奋斗了！不管怎样，有些话你们不要说，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否则那就是泄密罪！”

靠！还泄密罪呢！没那么大的资本，就不要装那么大的B！踏实点不好吗？虽然以前在利剑电子的时候也觉得武总有时候确实太会装，但那时候毕竟中间还隔了一层黄华中，所以感觉也没那么明显；现在直接接触了之后，发现武总实在太会忽悠人了，估计号称忽悠之王的赵本山也要甘拜下风。

武总突然想起了点什么，对沈俊说到：“对了，明天那个支持工程师从台湾过来，你记得穿漂亮点！”

“为什么？”沈俊奇怪地问道。

武总以不可质疑的口吻说到：“你别管，反正我让你穿得漂亮点就是，你不要问那么多！”

沈俊觉得有点委屈，嘟着嘴说到：“那你干嘛不让张文香也穿漂亮点？”

武总连想多都没想，说到：“她不可以！”

什么叫沈俊可以，而张文香不行，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管它呢，明天就知道为什么了。

第二天，沈俊的打扮果然和平时不一样，特意化了装，还穿了件比较性感的裙子。只不过武总一看到这打扮，脱口而出：“你怎么穿得跟个鸡一样？”

沈俊郁闷了：“不是你说的吗，要打扮得漂亮一点！现在你又这样说，那我不管了，请假回家啦！”

武总连忙陪笑到：“好，好，这样就可以，不用回去了。”说罢，还以不易察觉的目光上下扫了几眼。

在沈俊转身进洗手间的时候，张文香喃喃的嘟了一句：“骚货！”声音很小，如果段伏枥不是恰好站在张文香的身后，根本就听不到。只是，张文香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是同事，人家穿得漂亮又关你什么事？你有必要背后这么说别人吗？女人心，海底针啊！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便是将电脑搬到22楼，假装是在那里办公了。不过上去的也只有段伏枥，沈俊和曹燕三个人，张文香还是留在11楼。段伏枥觉得这安排也不无道理，毕竟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检查主板，这技术上的问题张文香也帮不了什么忙。何况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露馅的可能。

大概十点左右，支持工程师来了。不过不是一个，二是两个，其中一个依然是做技术支持的，而另外一个则是业务。做技术的叫张兆文，留有一搓小山羊胡子；做业务的，名叫李永信，西装笔挺。从两人的话语中可以推断，李永信是张兆文的上司，而张兆文是李永信特意从台湾工研院挖过来的，据说软硬件皆通。台湾的工研院在段伏枥看来就相当于大陆的中科院，既然是从工研院挖角的，想必技术肯定是非常了得。不经意间，段伏枥对张兆文多了几分钦佩。

初次见面，肯定是不免一番客套。没说多久，武总又信口开河了：“我们客户现在就等我们这机器出来，只要能出来，价格够便宜，他们一个月就会出10k的货。所以我们现在很着急啊，只要晚出一个月，我们就少10k啊！所以还希望你们能多多帮忙，早点帮我们把这板子给调出来！”

客户？每个月10k？段伏枥听着觉得好笑，哪里来的客户了？订单更是不见任何踪影。当然在其它公司面前这些话自然是不能说，何况段伏枥也觉得，为了达到对公司有利的目的，有时候对别人画画大饼也未尝不可。

估计武总是装得太真诚了，李永信居然深信不疑，转头对张兆文说到：“你赶紧和



他们去将板子给调好，我在这里再和武总聊聊。”

说干就干，张兆文段伏枥来到早已准备好的工作位置。只不过段伏枥内心一直忐忑不安，毕竟周围的同事连名字也叫不上，而这些同事也似乎因为武总而而对段伏枥他们颇有敌意，如果张兆文因此而看出了点什么，从而导致武总布的这个局破没，那可就糟糕了。

张兆文也不是傻子，这种气氛他也看出了不对劲，奇怪地问道：“你们同事间不怎么讲话的哦？”

段伏枥听到此话，心里不停地暗暗骂着武总：吹什么牛嘛！摆什么谱嘛！就算要摆，能不能提前计划好，至少你也要和其它部门通气暗，也让我们先互相认识认识，这场戏才好演下去啊！

段伏枥脑子还算挺活的，找了个理由：“呵呵，没办法，做技术的，大都不太喜欢说话的，哪像我们做窗口的。”

“窗口”来源于武总的说辞，公司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调度了三十多名工程师进行研发，但这些人是不能和外人接触的；能够和外人接触的，只有段伏枥，曹燕和沈俊这三个“窗口”。

不知道这理由张兆文是否相信，总之他没有再追问下去。在边看原理图边调试板子之时，张兆文说到：“我觉得这里这个二极管有问题，会烧毁芯片的。你们能不能问问你们里面的工程师，看看这里是如何考虑的？”

还里面的工程师呢！你看到的这三个人就是研发这产品的全部人手啦！当然这番话肯定不能和盘托出，最多只能心里想想而已。

涉及到硬件问题，自然是经验相对丰富的曹燕上场了：“不会的，这里不会烧坏芯片的，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电阻……”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段伏枥是听得云里雾里，但看到张兆文没有吱声，倒是松了口气。

讲完之后，趁着张兆文上洗手间的间隙，段伏枥悄悄地拉过曹燕，问到：“我们板子无法烧录，是不是真的因为他说的原理图不对，烧掉了芯片？”

曹燕没好气地说：“他瞎扯，那里根本就不会短路。你想啊，这部份代码我们是直接从原厂拷贝的，开发板都正常了，这电路怎么可能有问题呢？肯定问题是出在其它方面。”

曹燕的话语并不是没道理，可是这么一来，那张兆文的水平岂不是不咋地？可人家以前是工研院的啊！也许，他再搞一阵就能找出问题所在吧，段伏枥这么想着。

可惜，想法是美好的，事实是残酷的。张兆文折腾了一个上午，还是没有任何成果，说得最多的话是让曹燕将设计这板子的工程师叫出来，大家一起参谋。当然这要求是不过分，并且非常合理，可问题真没这个人存在啊！

眼看要演不下去了，段伏枥悄悄地跑到外面，给武总打了个电话：“武总，快要演不下去了，要露馅了！张兆文一直想要你所说的那些幕后工程师出场！”

武总想了一下，说到：“没事，你先顶一下，我马上来处理！”

等了一小会，武总和李永信过来了。李永信张口问到：“他们那板子调起来了么？”

张兆文回答说：“我觉得他们板子在设计的时候就有问题。不过他们不让我设计和这主板的工程师接触，好多问题解决不了。”

武总连忙接过话题：“不是不让你们接触啦，其实那工程师这几天有事，请假了。否则我就让他从18楼上来了。”武总对他们之前的说辞是，公司分为两层楼，18楼是重点研发部门，不能和外界接触；而22楼主要是面向客户的，可以曝光。也正是如此，才有让工程师上来一说。

“哦！”听了武总的话，张兆文和李文信异口同声地应了一声。只是，看起来李文信并不是十分相信武总的话，继续说到：“武总的公司还真是人多啊，保密性做得挺不错的嘛！”

武总的公司？安勒斯什么时候成了武总的了？段伏枥转念一想，也就明白了，肯

定又是武总吹牛的。

只是李文信的言外讽刺之音武总似乎完全没有听出来，非常高兴地说：“那也没办法啊，如果保密做不好，让对手知道情报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好做啦！”

顿了顿，武总笑呵呵地说到：“反正我们的工程师今天请假，干脆就让沈俊下午陪你们在深圳到处玩一下吧！”

李永信疑惑道：“可是，你们板子不是很急吗……”

武总打断话语：“没关系啦，其实还好啦。等我们工程师回来了，再一起调嘛！”

“可是，我们过两天就要回台湾了耶……”张兆文担忧地说。

“没事，没事！到时候有问题再来嘛！”

看着武总的神情，今天决计不会让张兆文继续调试板子了。没办法，既然客户都这么说了，还能说什么呢？张兆文和李永信无奈地摇了摇头，在沈俊的陪伴下走出了办公室。

沈俊下午是可以轻松了，但这主板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看着众人远去的背影，段伏枥苦笑了一下，只能继续和曹燕一起检查板子……第73章

在沈俊陪着张兆文和李永信出去没多久，曹燕就找到了无法烧录系统的原因：原来是贴片的时候将FLASH数据线上的电阻焊成电容了！信号都无法正常通过，难怪无法烧录了！

虽然这问题看起来挺难查的，但这是对段伏枥和曹燕这种没有多少经验的人来说；可张兆文呢？据说他已经在工研院滚打摸爬好多年了，这种问题按理说不应该差不出来啊！是张兆文虚有其表，还是有别的理由？

既然已经批准在外面玩，沈俊肯定是不会再回公司了。直到第二天早上，确切地说，是过了正常上班时间之后的一小时，沈俊才姗姗来迟。

一见沈俊，段伏枥问到：“昨天陪着两个帅哥去玩得怎么样啊？”

没想到沈俊白了一眼，气愤地说：“还帅哥呢，两个老男人！气死我了，不想说了！”

段伏枥深知沈俊的性格，绝对不是因为对方年纪才那么气愤，肯定还有别的事情。特别是今天晚到一个小时，更不像沈俊平时的风格。只是她不想说，那么是决计不会说的，要想法子慢慢套出来。

打定主意之后，段伏枥问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张兆文有没有说我们主板有什么问题？”

对于这问题，沈俊也没什么不可说的：“他倒没说什么，只是说我们窗口好年轻啊！他还不停地询问，我们有多少工程师在做这个案子。”

“你怎么回答的？”

沈俊无奈地说：“我还能怎么回答啊？只能是按照武总的说法，我们有二三十人在做咯！不过那些是在18楼，不能让他们见到而已。”

“哦……对了，张兆文有没有说过他以前是做什么的？”

沈俊想了想，说到：“有啊！他以前是在工研院的嘛，还做过不少东西呢！据他自己说，还有不少东西得过奖呢！这些奖项在网上还可以查到！”

按沈俊的说法，张兆文确实是有真本事的，否则他也不会如此说法。因为在网络查一下就能知道他所获奖项的真假，他大可不必撒谎，否则就真的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了。既然他做了那么久，那电阻焊成电容的事情，他应该也能觉察出来才对啊！莫非……？段



伏枥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段伏枥突然想起，武总之前有说过，张兆文他们过来，一是帮我们解决问题，二是来考察一下我们有没有资格做这方案。这也是业界一个比较常见的流程，一般代理商或原厂会到客户的公司看看，评估一下客户是否有实力造成案子，以免自己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按武总的性格，肯定是向张兆文吹嘘我们有很多的工程师在做这个案子，否则武总也不会万分叮嘱，当对方问起的时候，一定要说有二三十个工程师在幕后。不过呢，在张兆文实地考察之后，觉得情形和自己之前所想的有所出入。很可能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即使找到了主板问题，也没有当场说出，而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和幕后工程师一起协作的要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幕后工程师，有的只是段伏枥他们三人。要是张兆文对此已经产生怀疑，并且后续不提供支持，甚至连芯片都不打算提供，那这就意味着这个案子只能是失败的结局。如果这案子失败了，那么就再也没有退路了。转回去用AU1200？开玩笑，要是当初能搞定的话，那现在干嘛还急急忙忙启用TCC7901？如果真到这地步，那么武总所布的局也破了，这部门也无需存在了。

段伏枥不敢再细想，转了个话题：“对了，今天你怎么来那么晚？”

没想到沈俊提高了声调：“还不是因为那死武总！那两个台湾人说晚上没什么地方好玩，让我陪他们到酒吧喝酒。可是我想啊，我一个女生，陪两个老男人去酒吧，那也太危险了，所以打电话给武总求救。没想到这死武总，居然说这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让我一定要去！”

这听起来怎么就像是男的不醉，没有，小费；女的不醉，没有机会啊！只是说什么关系公司生死，非要一个女生去陪酒，这么恶心的事情，估计也就只有武总才做得出来了。

“后来呢？”

“武总都这么说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去咯！还好我酒量大，和他们喝了十几瓶啤酒之后，他们终于顶不住，全趴下了。”

沈俊的酒量不是盖的，段伏枥也是见识过的。以前有一次聚餐的时候，将老柳和黄华中给灌得不省人事的时候，沈俊还是面不改色。张兆文和李永信想将沈俊灌醉，绝对是找错对手了。

段伏枥笑到：“那也还好，你没吃亏！”

没想到沈俊又把语调提高了八分：“什么叫没吃亏！你不知道，那两个台湾人趁喝醉了，居然摸我大腿！”

啥？摸大腿？这可真是趁火打劫啊！这种情况下想找点话语来安慰沈俊，可发现自己根本就找不到词语。只能继续问到：“那你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武总交待过了，不能得罪他们，所以我只能坐得远远的，离开他们。”

听了沈俊的话语，段伏枥不禁哑然失笑。没想到，刚好上来拿东西的张文香，突然冒出一句：“不就是摸一下大腿吗，有什么了不起。要是得罪了他们，不给我们支持，看武总怎么说你！”

“你……”听了张文香的话语，沈俊气愤地想说点啥，但最后什么都没说，眼泪不经意间涌了出来。

听到张文香地话语，段伏枥也觉得非常过分。本来沈俊自己就感到很委屈，作为同事的居然不出口安慰，还横加指责，无异于伤口上撒盐嘛！只是没想到这还不是结束，张文香用轻轻的声音嘀咕了一句：“谁让你穿得那么骚！”

声音虽小，但显然沈俊已经听到了。她再也忍不住，本在眼眶中徘徊的眼泪一下子全部往下滴落。

段伏枥忍不住了，正要出口呵斥，但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非常可怕的念头。武总为什么非要沈俊穿得漂亮点？是不是他已经预料张兆文和李永信呆在公司的时候会发现破绽？难道说，为了避免真的发生这个事情，武总故意让沈俊穿得漂亮点，用以吸引这两人的目光？下午让沈俊陪着出去玩，其实也是这个目的？更往深层次点推测，如果这两个人对沈俊做了什么，那么把柄就会掌握在武总的手上，那么不仅后续的支持可以无忧，甚至武总还能获得更多。如果这假设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武总的心机也太重了，动力也太恶心了，居然要让属下的色相来换取公司的发展。

更耐人寻味的是张文香的态度，。如果她事先知道武总计划的话，那么从常理上来说，作为女人，她应该是站在沈俊这边才对；可事实却是，她不仅没有站在这边，也没有站在中立面，反而是在对立面。她吐出的话语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她在吃醋。吃醋？如果这假设也成立的话，也就是说张文香想自己去勾引这两个台湾人。那为什么想去勾引呢？难道是想傍大款？可怎么看，张文香也不像这么势利的人啊！还有一点也非常有意思，前一天的时候，沈俊问为什么不让张文香也穿得漂亮点，武总居然说她不行。如果换个角度来想，为什么武总要让沈俊去接待，却不让张文香去？即使是段伏枥他们将位置搬到22楼之后，武总还是让张文香一个人呆在11楼，根本就不让她和张兆文他们见面。莫非是……？

段伏枥不敢再往下想，因为这种类似于电视剧的情节，怎么可能会发生自己身上！不会的，一定不会的，这些都是自己的猜测，绝对不会是事实！段伏枥不停地对自己说，让自己相信刚刚的想法是错误的，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武总和张文香绝对不会是这么丑陋的小人！可是，如果这些推测都是错误的话，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武总和张文香的行为呢？

不知道是不是武总的美人计成功了，那天以后，张兆文和李永信就没来了。再过几天，张兆文在skypyp跟段伏枥打招呼，才知道他们已经回到了台湾。究竟当时张兆文是否故意不说出主板的故障的原因，也无从考究了。不过幸运的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段伏枥反映给张兆文，他都答应解决。只不过所花的时间就长了调，基本上要四五天才能知道答案。之所以要这么久，以张兆文的说法，他要将问题反馈给韩国原厂，这一来一回就浪费了不少时间。对此段伏枥也并不觉得怀疑，张兆文是做硬件出身，而自己问的问题又是和BSP紧密相关，如果对代码不是很熟，那么，回答起来确实有点吃力，求助原厂也是情理之中。

确认张兆文他们已经回到台湾，不会搞突然袭击之后，武总就让段伏枥三人搬回11楼。坐在11楼，段伏枥大大地舒了一口气，虽然22楼宽敞，但毕竟这是弄虚作假，心中总有一块大石头压着；还有其它部门同事投过来的异样眼光，更不是滋味。相比较而言，沈俊就多少有些郁闷，前几天在22楼，也就是张文香偶尔上来或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才会互相见面，虽然心中气恼，但毕竟也只是很短的时间；可现在搬回11楼了，那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少有点不自在。还好沈俊并不是那种非常小心眼的女孩，没过几天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能和张文香有说有笑了。至于沈俊心里是否还有个结，那就不得而知了。

段伏枥本以为此次造假之旅之后再也不会踏上22楼一步，没想到命运总是那么爱开玩笑——没过多久，22楼居然成为了段伏枥他们的办公场所。第74章

张兆文他们回到台湾已经有近一个礼拜了，自从曹燕找到无法烧录的原因之后，后面的步骤相对快多了。特别是看到bootloader显式出来的开机logo，以及那蓝底的WINCE桌面，段伏枥不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虽然很多外围模块还没有开始调试，比如不知道是否和蓝牙正常沟通，也不知道GPS收星效果如何，但毕竟系统已经跑起来了。相对于之前折腾AU1200一个多月没有任何成果而言，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完全值得欢呼雀跃。

这天上午，段伏枥和曹燕正在折腾蓝牙模块的时候，武总推门进来了。武总满脸春光，兴奋地说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从后天开始，我们就要告别这个狭小的11楼，要搬到22楼啦！”

听到这消息，段伏枥第一反应自然是震惊：22楼不是还有其它部门的同事吗，为什么我们还会搬上去呢？难道和别的部门的同事一起办公？那应该不可能啊！如果是那样的话，武总的很多小动作就会大白于天下，他过得就不会那么滋润了。莫非是22楼的同事搬到18楼了？那也不可能，18楼空余的座位绝对是无法容纳所有22楼的同事的！再说，人家也没理由搬啊！

估计大家的疑惑都和段伏枥差不多，看着大家迷惑的眼神，武总顿了顿，说到：“在说这事之前，我先给你们说说22楼的由来。好像是两年前吧，那时候18楼的一些工程师觉得DVD和便携式音响很有市场，想出来自己干。后来这事被严董知道了，他觉得很不错，于是便出资和这些工程师组成了新公司。其实22楼的名字并不是叫安勒斯，而是新安勒斯，前面多了一个新字。新公司虽然，在行政方面还是归18楼管理，但财政方面是独立的。”

原来如此！之前段伏枥在22楼的时候，看到门口贴有新安勒斯的铭牌，原以为是安勒斯新的办公地点的意思，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往事。可是，既然是一家新公司，那么决计是不可能搬回18楼了，那么武总所说的后天要搬到22楼又是怎么回事？

只听武总继续说到：“然后我上台以后，看到他们有很多案子都在拖着。这些案子根本就没有任何竞争力，继续做下去绝对是死路一条，所以我就快刀斩乱麻，将这些案子全部砍掉。案子砍掉之后，他们那些人就没事可干了，所以就被严董给咔嚓掉了！”

被严董咔嚓掉？那也就是说全部被解雇了？这招可真够狠的啊！只是严董没有任何顾虑吗？段伏枥问到：“那严董什么态度？”

武总对段伏枥的问话感到很奇怪：“态度？严董将他们开掉就是态度啊！本来严董还在犹豫，觉得和他们那么多年了，多少有点感情，不忍心开掉。但在我的劝说之下，说这些案子本来就没任何竞争力，再拖下去也只是耗费公司的资源，早就应该给砍了。严董一听，觉得确实很有道理，第二天就开会，宣布22楼给撤掉。至于原来22楼的员工，如果想走的，就给点补偿；不想走的，留下来也可以，但薪水减半！”

留下来薪水减半？这用意也太明显了，摆明就是不想留人，逼着人家走嘛！还会有人留下来吗？在这件事上，严董匆匆忙忙撤掉22楼，姑且不说这决策是否正确，只是从他对武总的言听计从，可见他对于武总抱有多大的信任。武总在安勒斯的地位，看来是无人可与之匹敌。

武总意犹未尽：“撤掉22楼之后呢，22楼不就是空出来了吗？反正租约未到，严董为了嘉奖我给公司割掉了这么一个大包袱，决定将22楼让我们办公！我们终于可以告别这狭小的地方了！怎么样，我有手段吧？待你们不错吧？能让你们到22楼这么宽敞的地方！”

对于武总后面两句自吹自擂的言语，段伏枥哭笑不得，贬也不是，赞也不是，只是隐约觉得里面有那么些不妥。虽然说两年前分出了22楼，但据段伏枥所知，他们和18楼的同事还是经常有来往的；现在这么突然将22楼砍掉，会不会加剧18楼同事对我们的敌意？毕竟严董如此高调地捧我们，已经让他们感觉很不爽；而武总那自以为是的管理，更增添了他们的不满。而现在这砍掉整个部门的事情，除了平添他们的怒火以外，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可能吗？



不幸的是，段伏枥的猜想恰好是事实。平时在电梯遇到都会打招呼的同事，现在他们都是视而不见；偶尔因为有些事情需要到18楼，碰见的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大家都是同事，搞得这么僵，段伏枥觉得总不是滋味。从大道理来说，这是不利于团结稳定嘛，对后续的工作只能有负面影响。

段伏枥将自己担忧对武总说了，没想到武总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告诉你，你来这里是来赚钱的，是来做大事业的，不是来这里和别人联络感情的！他们怎么样关你什么事？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自己的事情固然要做好，可难道同事间的感情就不应该维持嘛？本来以为武总不想让他们跟别的部门的同事接触，是怕言语中不小心暴露出一些真相，以致于他的威信大减；可现在的感觉是，不仅仅是如此，武总还特意防止自己和别的部门同事接触，生怕自己知道了些什么。武总究竟在害怕自己知道什么呢？现在这种和其它部门同事形同陌生人的状态，或许正是武总所乐于看见的，也许这才是他真正不想做努力去改善这隔阂的原因。

武总的管理，自然引来不少人的抗议，有不少同事纷纷向严董抱怨。可在对武总百分百信任的严董眼中，武总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其它同事的抱怨都是无中生有。这样的处理态度，肯定不会让人满意，在后续两天，居然陆陆续续有六个同事辞职。

武总看到两天内有这么多人辞职，多少也有点心慌，吃饭的时候问到：“难道我的管理方法有问题吗？为什么这几天那么多人辞职呢？”

段伏枥很想接过话题，说武总的管理方法的的确确存在很大问题，可话到嘴边，还是硬生生给咽下去了。

没想到此时张文香迅速接话了，不过并不是批判：“没有啊，武总你的管理方法我觉得非常好啊！他们那些走的人其实早就想走了，之所以现在一起走，是想给你个下马威而已，和武总你管理没有任何关系。武总你放心好了，我们永远支持你！”

只能说，张文香这番话确实说到了武总的心坎，只见武总不停地点头，交口称是。

段伏枥不由地苦笑，虽然张文香你是想处处维护武总，可你好歹也该分一下青红皂白吧！安勒斯也只有武总接管管理之后，才一次性有这么多人辞职，你居然好意思说和武总一点关系都没有？

看来这一波的辞职，并不是高潮，很可能还只是开始。如果真的这么下去，那么严董的基业岂不是要败坏在武总手里？

无论自己怎么猜想，也不管其它部门的同事如何看待，搬到22楼的决定，是绝对不会更改的。因为段伏枥他们来安勒斯的时间也不长，并没有什么太多物品，唯一的大件也就是一台电脑而已，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完成了所谓的搬家。

22楼面积还算好，虽然比起18楼是小了点，但也还算可以了。整个面积被一扇玻璃分隔，变成里间和外间。段伏枥、曹燕和沈俊自然是坐内间，张文香和武总是外间。除此以外，外间还多了两个同事，她们便是之前在电梯里跟段伏枥抱怨过武总的麦吉和陈莉。

武总不是一直都害怕其它同事和我们接触吗？那为什么麦吉和陈莉会在22楼，以

前她们都是在18楼的啊！对此武总的解释说：“没办法，估计严董并不是很信任我，特意派两个人过来监视我们。麦吉可是严董的助理，只要发生什么事，她都会向严董报告。所以你们以后说话要注意点，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以免严董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将我精心给你们布下的局给破坏，到时候你们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们要记住，一定要少跟她们讲话！”

麦吉和陈莉任务是监视我们？这个理由的确有点匪夷所思。但如果不是这个理由的话，以武总那种喜欢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遮遮掩掩的性格，是绝对不允许别的部门同事插进来的。段伏枥本来也打算相信这个理由了，可不小心听到的一番话，却让他迷茫了。

22楼有独立的洗手间，刚好在进门的右侧，隔音效果并不是很好，里面稍微声音大点就能听到；而洗手间旁边是鞋柜，刚好是换鞋的地方，因为武总规定在室内只能穿拖鞋，以免搞脏地板。而这天早上段伏枥在换鞋，恰好听到麦吉和陈莉的对话。

只听到陈莉抱怨到：“怎么武总非要点名我们两人来22楼？我也就罢了，好歹是美工。可你是严董的助理，上来干什么？难道帮武总打杂啊？”

麦吉也无奈地回应到：“我也，不知道啊，那天严董跟我说，武总点名让我们到22楼，我当时就郁闷死了！”

“据说他们加班挺凶的，不到10点不让走呢！哪像人家18楼，正点就走。”

“自从武总来了，18楼不也是经常没有按时下班吗？武总最喜欢在下班后开会

了，搞得大家怨气重重的！”

看来其它部门的同事对于武总确实抱怨很多，早已经有所不满。而麦吉和陈莉看来也并不是严董派来监视的，而只是武总点名上来的。武总一方面点名让人家上来，另一方面又在背后说别人闲话，武总啊武总，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或许张文香知道其中的内情，可从她无论对错都维护武总的情形，决计是不会对别人说半点武总的不是。

坐在22楼的办公室，虽然是比11楼要更为宽敞和明亮，可内心的那种阴霾却一直没有散去，反而更加严重了。现在这情况，怎么似乎有点鸠占雀巢的感觉啊？第75章

当系统能够正常跑起来之后，接下来就是调外围的元器件了。这玩意听起来挺复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telechips原厂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主板的原理图基本上又是原封不动照抄，所以调试的工作量非常少，基本上只要模块供电正常，就可以正常工作。而段伏枥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在定制系统的时候设置相应的GPIO口，让供电能够正常。因为在设计的时候，每个模块的电源脚都增加了一个三极管，需要GPIO拉高才能开始供电。

调试GPIO口也并不复杂，只要掌握好诀窍即可。当拉高的代码已经添加，可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却发现还是低的时候，那么先不要怀疑代码，而是先将GPIO和模块断开，然后再测量和CPU连接的那端是否正常。因为很可能拿到的模块是坏的，无论CPU端如何上拉，那个引脚的电压都不正确。所以这又涉及到板子设计时，在CPU的GPIO和模块的线路上一一定要预留跳电阻，这样查类似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将电阻去掉以隔断，否则就只能焊掉模块，费时费力，也容易损坏板子。

因为telechips做的是开发板，他们并不需要考虑功耗问题，所以用GPIO来控制模块电源的开断是曹燕的主意。只不过这也是曹燕所能做的为数不多的改动之一，因为每个模块都有参考电路，曹燕主要的工作便是按照参考电路将模块和CPU连接起来即可。也就是说，主板上的很多地方，都能在相应的资料中找到原型。当然，如果说实话，真正做产品这样是不够的。虽然每个模块都有参考电路，但这是原厂在自己的环境的参考，而客户的外围环境已经更改，很可能这参考电路已经不适应。很多经验丰富的硬件工程师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都会考虑很多问题，比如电源效率，电磁干扰以及音频隔离等等。而这些考虑点，段伏枥不是略懂原理，就是连名称都没听过，根本就帮不上忙；至于曹燕，也只是

比段伏枥好一点，但毕竟经验摆在那里，好多细节也不一定考虑得周全。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主板最后会调成怎样，其实大家心中都没有谱。

调试模块，自然是从最简单的事情入手。从目前来看，让蓝牙模块能够工作是最容易的。因为蓝牙模块是采用串口和CPU进行通信的，而串口的驱动已经很完善，并不需要做太多工作，剩下的只需要让蓝牙电源正常即可。事实正如想象那般顺利，没有什么波折，蓝牙已经能够工作，至少通过测试程序能够让蓝牙连接到手机。可接下来问题就来了，这蓝牙应用程序怎么办？

用来测试蓝牙的程序，只是一个简单的串口收发，连界面都没有，自然是不能用作真正的应用程序。而以前在AU1200上所写的蓝牙程序呢，又因为这两次的蓝牙模块不同，指令集也不同，所以需要更改相应的指令。更改指令？段伏枥一想到这事就头疼，关键在于以前程序的架构其实并不是很好，代码写得很乱，即使更改指令集后能够正常工作，那些之前存在的BUG也不会消失。重写一次蓝牙程序？只可惜之前的蓝牙程序已经给段伏枥留下了阴影，说什么自己也不打算再做一次了；何况，老是做同样的东西，多么没有成就感啊！

那怎么办呢，这蓝牙模块要想正常工作，也必须有配套的软件啊！自己不想写，那就招个人过来咯。主意打定之后，便跑去和武总沟通。

没想到武总听了之后，皱了皱眉头：“你之前不是有写过蓝牙程序吗？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招一个人？”

段伏枥回答到：“这次用的模块和上次的不一样，很多东西都要修改。我现在在调试底层，没有时间写这个啊！”

武总疑惑到：“没有时间？那你可以晚点回去吗！等曹燕她们走了，你再来写应用程序啊！”

马勒戈壁的！段伏枥在心中暗暗问候了武总祖宗几百遍。还晚点回去呢！现在每天下班都是晚上十点之后，你丫的居然还要让俺再晚点回去，留下来写蓝牙！你当俺是啥了？畜生？人家畜生还有休息时间呢！说什么把大伙当家人，有你这么当的吗？！

段伏枥无名怒火顿生，声调也提高了八度：“以前在利剑的时候，老柳负责底层，我负责应用。现在倒好，我两个都要搞，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

段伏枥的态度估计出乎于武总意料，武总也吓了一跳，转眼一想，估计觉得段伏枥说的也有道理，或是怕段伏枥就此不干了，急忙说到：“别急嘛！有事慢慢说。不就招个人嘛，改天我找给你。”

听到武总的回答，段伏枥也不好说什么，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自从搬到了22楼，吃饭的模式也和11楼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毕竟有其它部门的同事在，所以也就，不再统一到武总的家里吃饭，而是各顾各的去吃快餐。这样更好，段伏枥这么觉得，因为在武总那也没吃上什么好吃的，而他又经常在下班后找其它部门同事开会，以致于没有几次吃饭是按时的。现在各自去吃快餐，虽然免不了地沟油，但好歹也按时了。



张文香又恢复到利剑电子那时带饭的日子，所以中午便是段伏枥、曹燕和沈俊一起去吃快餐。在等饭上来的时候，沈俊突然问到：“你今天又怎么得罪武总了？”

段伏枥对沈俊的问话觉得奇怪：“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得罪他了？我只是让他找个做蓝牙的人而已。”

沈俊继续说到：“我上午刚要走进会议室，就听到张文香跟武总说，说你太不尊重领导，还受不了苦，就是想偷懒，加加班能做好的事情，居然还想请个人！”

听完沈俊的话，段伏枥气不打一处来，好你个张文香，居然在背后说这种小话！你拼命维护武总也就罢了，有必要这么损别的同事吗？什么叫加加班就可以搞定，那么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你加过班，哪次不是按时走的？你这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一顿闷气之后，段伏枥觉得这饭也索然无味了。曹燕也察觉到段伏枥心态的变化，出言安慰到：“别想太多，虽然张文香是这么说，但武总也未必是这么信了。想太多没用的，安心吃饭吧。”

曹燕的话也不无道理，嘴长在别人身上，确实管不了人家说什么；再说了，武总这么殷切地盼望自己过来，未必对张文香全然听从。总不能因为张文香的小话，而对武总有意见吧？这么一想，段伏枥的心情就好多了。

段伏枥正在自我安慰的时候，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拿起一看，是徐雅思：“大美女，怎么了？是不是想请我吃饭啊？”

电话那端传来徐雅思爽朗的笑声：“是啊，这都被你猜着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你晚上要不要加班？能不能早点回来，大家一起吃个饭？”

今天听到张文香的话语内心实在不爽，工作起来全然没什么劲头，何不回去陪美女吃饭？段伏枥连忙回答到：“回啊！美女邀请，怎能缺席？”

“好，就这么说定了！记得啊，可不能放我鸽子！”

时钟指向六点正，正好是正常下班时间。段伏枥收拾好东西，正准备踏出门口，恰好遇到武总。对于段伏枥按时下班，武总也觉得非常惊讶：“啊？你这么早就走了啊？不继续为我们的事业奋斗了啊？”

为了我们的事业奋斗，好端端的一句话，为什么每次从武总口里吐出来总觉得那么恶心呢？段伏枥没好气地说：“家里有点事，先走了！”

这是神马世道啊，正常下班居然还要找个借口。不过这也确实是个好借口，武总也无话可说，但又不甘心，对着段伏枥的背影说到：“你今晚回那么早，明天记得早点来啊！早点将这板子调出来，客户在等着批量产呢！”

客户？哪来的客户？怎么从来没见过啊？你这不就是看到我下班不爽，就想拿客户作借口，以此让俺觉得内心愧疚，对不起公司呗！你这话说得太多了，每次都这样，懒得理你！段伏枥“哦”了一声，头也不回进了电梯。

吃饭嘛，自然还是那四个人，段伏枥、伍定轩、徐雅思和刘思敏。吃饭原因也非常简单，仅仅是徐雅思生日。虽然还是吃的川菜，但有了之前惨痛的教训，自然不会点辣子鸡这种红灯区一般的菜色。因为吃饭是在八卦岭，离泥岗村也不远，所以酒足饭饱之后，众人都是一起走路回去。

没走多远，就看到有个年纪约摸二十来岁的青年，坐在地上，前面用粉笔写了一行字：“两天没吃饭，肚子太饿了，借两元买个面包。”

看到这青年可怜兮兮的样子，刘思敏有点同情心泛滥：“这个人好可怜啊！我给他两块钱吧！”

伍定轩连忙接过话：“不要，这一看就是假的。你想啊，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粉笔，他连饭都吃不起了，哪里搞的粉笔？”

刘思敏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但内心不服气：“那好吧，你有没有办法证明他是假的？”

证明这青年是假的？这可真有点犯难了，又不是公安机关，还可以搜身，看看身上有没有钱什么的。伍定轩想了想，说了句：“你们先在这等一下，我等一会回来。”

说罢，伍定轩一阵小跑，没一会就回来了，只是手里多了两个窝窝头。这窝窝头个头还比较大，基本上和三个馒头差不多，还挺结实的。买这窝窝头做什么？伍定轩狡猾地笑了笑，将窝窝头递给那青年，以非常关心的口吻说到：“兄弟，你饿坏了吧，这里有两个窝窝头，你把它给吃了吧！”

青年抬起头，愣住了，双手接过窝窝头，但没有吃。伍定轩说到：“别客气，你吃吧，我看着你吃。”

多么温馨的场面啊！一个两天没吃过饭的青年，有个路人好心给了两个窝窝头，解决青年的温饱问题啊！太感动了！就连一旁的大妈大婶也为此而深深感动，哽咽地说到：“小伙子，你都饿了那么多天了，你就把这两个窝窝头给吃了吧！不能饿坏了身子啊！”

看着伍定轩热切的目光，以及大妈大婶的嘘寒问暖，青年终于拿起窝窝头，狂啃起来。段伏枥很明显地看到，青年的眼角，有晶莹的泪花，是不是他觉得太幸福了呢？这两个窝窝头可是结结实实，要是没伴有水，可真没那么容易吞下。可伍定轩只是买了窝窝头，根本没买水！好一阵，这青年终于将这两个窝窝头吃完了，站起来哽咽地说了声“谢谢”，便往泥岗村的方向走去。

刘思敏忍不住笑道：“小伍你太狠了，看他吃馒头的痛苦样子，我都快忍不住了！”

伍定轩换过一副严肃的面孔，说到：“记住，这不是馒头，是窝窝头！”

四个人一边笑，一边慢慢走。走到天桥旁边，看到一个熟悉的场景：一个年纪约摸二十来岁的青年，坐在地上，前面用粉笔写了一行字：“两天没吃饭，肚子太饿了，借两元买个面包。”

这不是那个刚刚吃过两个窝窝头的青年吗？段伏枥对伍定轩问到：“你刚刚那些窝窝头在哪里买的？”

伍定轩愣了一下，随机明白段伏枥的意思。没一会儿，段伏枥提着两个硕大的窝窝头回来了：“兄弟，你饿坏了吧？这两个窝窝头，你赶快吃了吧！”

青年抬起头，惊呆了。深圳人民咋那么实在呢？咋全部都送窝窝头呢？在天桥之下，围观的大婶大妈更多了，大家关怀的声音也更大了。这个刚刚吃了两个大大的窝窝头又还是饿了两天的青年泪光莹莹地再次接过两个窝窝头，开始慢慢地啃起来：半个……一个……再半个……最后，吐了！他吐了！剩下的半个，再也吃不下了！

这位悲催的青年一阵狂吐之后，连谢谢也没说一声，转身狂奔。估计这可怜的家伙一边跑，一边在想：回去赶紧告诉兄弟们，在深圳千万不要假装饿了几天，否则说不定哪天就会被窝窝头给撑死！第76章

关于招个人来开发蓝牙程序的事情，难得武总这次没有忽悠——在提出建议后的第三天，武总就找来个新人。本以为自己已经够貌不惊人了，没想到还有人比自己更貌不惊人。不过呢，做技术这行又不是靠外貌吃饭，只要技术过硬，有什么害怕的？这看的是

内涵！

段伏枥一见新同事，自然是热情地打招呼：“你好！”

有老员工主动打招呼，自然同事也不会置之不理，回应到：“你好！我叫戴超群！”

从相貌上看，戴超群应该在三十来岁左右，当然不能“小戴、小戴”地叫，所以只能换个通用叫法：“戴工，你是来做蓝牙的吧？”

戴超群笑了笑，点了点头，算是段伏枥说对了。

段伏枥继续问到：“你做WinCE应该很多年了吧？”

没想到戴超群居然回答说：“没有哦，从来没有做过，我之前是做音频的。”

啊？段伏枥听到这回答，着实愣了一下：武总不是每天都嚷着要早点出货吗？怎地找了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段伏枥觉得很奇怪，赶紧跑过去问武总：“武总，你怎么找了个没有经验的？”

武总满不在乎地说：“我知道啊，但他说他一个星期就能搞好蓝牙程序啊！”

段伏枥急了：“一个从来没有做过WinCE的在一周内写完蓝牙程序，你觉得可能吗？”

“没关系啊，反正试一试嘛，做不出来就让他滚蛋就好了！”武总挥了挥手，示意这问题不用再讨论了。



段伏枥见状，也知道说什么也没用了。虽然知道一个毫无经验的人一周内完成蓝牙是不可能的事，但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人，还是尽量能帮就帮吧。段伏枥将以前自己写的蓝牙程序所有的源代码给了戴超群，并告诉他，两者所用的蓝牙模块是不同的，这个程序只能用作参考。戴超群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只可惜，事情的发展总不会那么顺利。前两天，戴超群一直在研究这VS2005是怎么用的，程序是如何跑起来的；中间两天，一直在疑惑为什么段伏枥给的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能在新版上正常工作；最后一天，实在没办法，就和武总说在一周内弄不出来，能不能延长点时限。武总这回倒是坚决：弄不出来是吧？那就啥都不要说，直接给我闪人，什么工资赔偿都没有！

戴超群就像一颗流星，匆匆来了，又匆匆地走了，前后刚好一周。可公司总不能老是招一些流星吧？老是划来划去的，公司还怎么发展啊？段伏枥不停地向武总抱怨，说他为什么老是招不到好一点的人。估计武总对抱怨也烦了，便决定下一次面试的时候，先让段伏枥来把关。

段伏枥听了，也觉得不错，至少也可以过过面试官的瘾嘛！因为22楼没有太多的对外会议室，所以面试都是在18楼进行的；并且段伏枥他们实际上还是受18楼的管理，因此简历的挑选也是来自于18楼。没过几天，18楼就通知段伏枥下来面试了。

面试官耶！段伏枥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以前总是被面试的，今天终于农奴翻了一次身，当家做主成主人了！段伏枥并没有准备什么试题，也没有准备什么问题，就仅仅是拿了对方的简历。其实这也够了，作为面试官，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懂得的就问，不懂的就避而不谈呗，有啥呢？这可不比面试者，他们还要做准备，随时担心面试官口中蹦出的问题让自己为难。

第一个是男的，年纪在32岁，段伏枥开口就问到：“看你的简历，你应该没有做过WinCE吧？”

男的点了点头，补充到：“是的，我以前确实没做过。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学。毕竟我是有基础的嘛，学这个也快，应该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有基础？这句话倒有意思，不妨问问基础如何：“你用过STL吗？”

“STL不就是那个界面库嘛？我用过。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还教过学生用STL做过界面呢，效果还挺不错的！”

STL中文意思是C++标准程序库，主要由模板和算法组成，和界面其实并无太大的关系。段伏枥皱了皱眉头，心里多少觉得有点不爽：不懂没事，可你也不能这么瞎扯啊，把我当傻瓜耍啊！

突然间，段伏枥觉得这情形是那么的类似。三年前，自己刚刚毕业来深圳找工作的时候，每次面试遇到不懂的问题不也是一顿胡说，期盼能蒙混过关吗？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想法真是幼稚得可笑。面试官问的问题，肯定是自己很有把握的，初出茅庐的菜鸟再怎么胡扯，也不可能糊弄过去；换个角度来讲，要是真的能糊弄过去，那么这公司也没必要去了——能被一无所知的菜鸟蒙混过去的公司，技术水平又能高到哪去？以前每次面试失败之后，总在抱怨，觉得公司不是伯乐，做不到慧眼识珠；现在站在面试官这个角度，才知道以前那种面试的方式，除了展示自己无知以外，别无长处。只不过那时候自己还是懵懵懂懂对世事一窍不通，勉强还算得上情有可原；可眼前这位，你好歹也工作几年了，还曾经为人师表，怎么也来蒙混这一招？段伏枥在心里不由得对这男的印象打了折扣。

估计这男的也觉得自己回答得有点过分了，换了另一个语气说到：“我希望你能让我得到这份工作，因为我老婆下岗了，孩子还要上学，所以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看着男的一脸真诚，不像撒谎的样子，段伏枥心肠突然软了：要不要干脆就让他通过好了？可是转眼一想，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不会因为觉得你可怜，就要招你进来。如果你确实是有点本事，还能做点东西，也许还可以考虑降低标准；可问题是，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问答中，你的回答就和菜鸟无异。即使真的让你通过了，进来后发现还是无法适应公司的要求，说不定又会像前一个那样直接被开掉。并且以武总的性格，试用期没过而被开除的，不要说什么赔偿，甚至可能连应得的工资都没有，这样岂不是害了你？

这人不能招！主意打定以后，段伏枥对男的说了句“你先等一下”，便到公司的前台，让文员通知这男的回去等候消息了。

招或不招，其实段伏枥也做过很强的思想斗争。招，主要是出自于同情；不招，却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当自己掌握有决定权的时候，这两者的冲突便不可避免。而这最后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段伏枥自己，也不知道，或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

第二个面试者是一个美女。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确实是一个美女。如果每天工作都能对着这样的一个美女，确实是一种享受。可问题是，这简历咋没有多少和技术相关的呢？这简历怎么通过初选的？！

或许人家是深藏不露呢！再说，和美女聊天不也挺惬意吗？段伏枥随口问到：“我看你简历，好像没有什么证啊？”

美女毫不犹豫回答：“有啊，还有，很多呢！”

“哦？”果然深藏不露，还好自己问了一下。“你怎么简历上没写呢？都有些什么证？”段伏枥继续问到。

美女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准考证！”

很多证……准考证……段伏枥差点把舌头给咬了下去，可看美女这严肃的样子，似乎并不是在开玩笑。好吧，好吧，这准考证自己就当没听见吧，赶紧转移个话题：“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点？”

美女爽快地说：“漂亮！”

大姐，俺这是招技术人员啊！你漂亮有啥用，又不是拿出去卖！段伏枥擦了擦汗，说到：“这不算！再说一个！”

美女想了想，回答说：“胸大！”

胸大……你还人间胸器呢！好吧，我承认你胸大，可这和研发有个毛关系？！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太OUT了？还是问点通俗易懂的吧，段伏枥小心翼翼地问到：“你觉得自己能干吗？”

美女不愧为美女，思维果然不同凡响，回答依然那么犀利：“和谁干？”

和谁干？！莫非您就是传说中那个能干而又不能干的女人？现在的小女孩到底脑袋里装的是啥啊？莫非真的是自己的问题有问题？段伏枥试探性问到：“你确定你真的明白我问的是什么？”

美女眨了眨水灵灵的大眼睛，很坚定地说道：“明白啊！不就是潜规则吗？我一个同学去面试演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过IT到底要几次，我就知道了……”

神马和神马？乱七八糟的！是自己太老土了吧？咋觉得自己跟不上这小女生的思维呢？代沟，绝对是代沟！

段伏枥不死心，既然人事部会让她通过简历初选，总不能是这样子吧！段伏枥直接问到：“你懂得C++这个语言吗？”

美女想了一下，说到：“我只学过英语和法语，C++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它是哪个国家的语言啊？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得！这截然然是两个世界嘛！段伏枥无奈地问到：“你知道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IT啊！”

“那你知道IT是干嘛的？”

“踢人的啊！”

“嗯！？”

“玩那个泡泡堂的时候，不是可以踢人吗？看着别人不爽，就把他给提出去啊。IT不就是‘唉，踢！’的谐音吗？”

只知道泡泡堂踢人的美女伤不起啊，伤不起……本以为这美女多少也懂得一些技术，还打算招过来养养眼；可现在看来，要是真的招过来，这大瓷器花瓶肯定要活活将大家给气死。

自然这次面试无疾而终，而两天之后武总也因为在国外满三个月，也启程回了澳洲。恰好这时候，大学同学董德给了段伏枥一个电话：“喂，臭小子，你们那边招人吗？我一个表弟是计算机毕业的，刚来深圳找工作，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好做的？”

段伏枥不含糊地回答说：“有啊！我们公司正在招人，不过现在老总回澳洲了，我先问问看！”

虽然武总授权段伏枥招人的事宜，但这也是22楼内部知道的，在18楼的人事部看来，真正有决定权的还是武总。如果在武总不在的时候招人，似乎有点不太妥当。而从董德的口里，好像他表弟找工作这事还挺急的。

这事情处理起来实在有点头疼，不妨问问张文香，看看她怎么说：“张文香，我同学推荐一个人过来，可是现在武总不在，你觉得该怎样做合适？”

张文香想都没想，说到：“就让他过来面试看看咯，怕什么？”

“可是武总不在啊！要不要等武总回来……”

段伏枥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张文香打断了：“等武总回来是什么时候了？你们现在不是急着要人吗？没事的，武总也说过，这事由你说了算！”

张文香在职位上是武总的助理，既然她都这么说了，那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那就约个时间，让董德的表弟来面试吧。只不过此时的段伏枥却绝对没有想到，因缘巧合之下，这个决定居然让自己又卷入了一场斗争漩涡。

## 第77章

关于招人，要不要招有经验的，其实之前段伏枥和武总有过多次的争执。段伏枥的意见是，现在项目这么紧，招个有经验的能够快速上手，早点将项目搞完；如果经验确实丰富，还可以带带段伏枥他们，毕竟自己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欠缺。而武总的反对意见则是，有经验的人不好驾驭，更不会听话，管理上很麻烦；最重要的是，那些有经验的人只要一过来，就会显得我们的经验匮乏，那么之前他对严董所说的我们都是业界最强的谎言则会被揭穿。为了还能够在安勒斯继续呆下去，那么必须且只能招那些没有什么经验的，并且比较听话的应届生。

只是到了后来，对于要招有经验的人士，其实段伏枥也不再那么坚持了。当然并不是同意了武总的意见，而是因为像公司现在的情形，那些老油条一过来，呆上没几天就肯定知道是怎么回事，估计到时就会直接跑路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段伏枥才想让董德的表弟过来面试。只要他不是差得离谱，有点C++的基础，那么就让他通过了。

虽然董德的表弟并不是正规的计算机科班出生，但却看得出他对编程是非常地热爱，自己经常翻看技术书籍，还捣鼓点小程序。这情形，不是和以前的自己很相像吗？看来即使不用放水，以他的能力也足以胜任了。于是，段伏枥便决定让他通过面试，而张文香则通知他第二天上班。

可谁也没想到，而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却因此而展开。



因为段伏枥他们实际上还是归18楼管理，所以董德表弟首先要先到18楼入职。自然咯，相关的资料和面试时的试题也一并递给了人事部。本来段伏枥是没打算有笔试这关的，但之前一个美女的面试让他实在啼笑皆非，所以便弄出一套笔试题，以作作第一关检测之用。

这天早上，人事部的经理早早就到了22楼，然后便急急忙忙让段伏枥到会议室开会。等段伏枥一坐下，人事经理便拿出董德表弟的试卷，说到：“这份试卷我让楼下的工程师看过，上面的五道题，好像他都答错了。”

董德的表弟基础一般，段伏枥出的试题如果面试者基础不够扎实，要全部答对其实也是很难的，但也不至于像人事经理所说的没有一道题正确啊！段伏枥疑惑说到：“没有啊，比如说这道给数组变量赋0值，这种初始化的写法也是能够达到目的的。”

人事经理听了之后，说到：“这个我也不清楚，这是下面的工程师说的。”

下面的工程师说的？按理说，他们应该也做了几年了啊，不至于连初始化的语法也不清楚吧？只听人事经理继续说到：“对于他，你看重了哪些优点？因为从简历上来看，他其实懂得并不多。”

武总要招的就是应届生，还能指望他懂得多少？能找到一个懂得点C++，对编程又非常感兴趣的就不错了。当然这番话不便对人事经理言明，段伏枥采用的是另一副说辞：“虽然他基础并不是很好，但我感觉到他对编程非常热爱，相信以后他一定能够担当重任。”

没想到人事经理不依不饶：“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以他现在的水平，一进来并不能马上干活？”

虽然感觉人事经理话中还有另一番深意，但却无法反驳，段伏枥只能回应说：“可以这么认为。”

人事经理将简历和试卷一收，说到：“那我知道了，谢谢！”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让段伏枥觉得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为什么人事经理会突然上来，并且死命揪着试卷不放？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段伏枥将自己的担忧跟张文香说了下，换来的却又是一句轻描淡写：“没事，人事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或许真的是自己太杞人忧天了？

段伏枥正为自己的担忧而发笑时，突然手机响了，董德来电：“喂，兄弟，怎么回事？不是说过今天就可以直接入职吗？怎么我表弟刚刚还发短信说，他在等老板的面试？”

等老板的面试？那岂不是严董亲自上阵吗？印象中，22楼招人，只要22楼同意了，18楼就是直接办入职的啊！段伏枥心中觉得不妙，只能对董德说到：“嗯，今天老板回来，可能想看一看新员工吧。应该是走走过场，没事的。”

没事的？这也只是段伏枥自己安慰自己而已：严董都亲自过问，怎么可能没事？果不其然，最后的结果便是董德的表弟因技术水平不符合公司要求，不予录用！

这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件，段伏枥却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严董之所以拒绝董德表弟的入职，表面上看是因为他技术水平不行，但实际上是给22楼一个下马威，让大家知道，22楼是归属于18楼的，你们绝对不能随意乱动。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因为董德表弟的简历并不是由18楼筛选的，而是22楼自己做主。当时段伏枥也觉得这样的方式并不妥当，也跟张文香商量过是否应该先告知18楼的人事部。可张文香的回复却是：“不用管他，我们先把人给招过来，到时候入职再告诉他们就好了。”可实际的结果并不是张文香所说的“就好了”，而是非常糟糕，严董直接将人选给否决了。因此这件事情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18楼和22楼明争暗斗的结果。

本以为这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最多段伏枥觉得有点对不起董德而已。没想到几天后，武总从澳洲匆匆忙忙回来，就找段伏枥和张文香开会。

武总一开口就暴跳如雷：“你们怎么搞的？我一回澳洲就出这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这么大动肝火？段伏枥不禁疑惑。只听见武总继续咆哮到：“下面的人事部说你们招人不要和他们商量，说任人唯亲，搞小帮派！”

搞小帮派对领导来说是个大忌，如果下面这么说，那这问题还确实挺严重。可事先不和人事部打招呼，这是张文香的主意啊，说什么我们有自主人事选拔权。段伏枥不禁反驳到：“我问过张文香，招人之前要不要跟下面的说一声，可她说不用。”

没想到张文香马上抢白：“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你不要乱说啊！我是看你们这么急，才说让你通知别人来面试的！”

靠！现在为了推卸责任，张文香你可真会睁眼说瞎话啊！可当时这话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想找个人来证明也没有办法，这哑巴亏看来是吃定了。

但这口气实在咽不下，段伏枥正要争辩几句，却被武总制止了：“先不说这个问题，我问你，那个人是不是你的熟人？”

段伏枥老老实实回答说：“是我一个同学的表弟。”

武总一拍桌子：“这就对了！严董最怕的就是底下的人拉帮结派，你这不是往火坑里面跳吗？即使你想招他过来，也要让他把紧口风啊！不能严董问什么，他就说什么啊！”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看来问题确实是出在自己身上，段伏枥不禁觉得有点沮丧。没想到，武总接下来的话更让自己震惊：“这下可好了，就因为你这破事，搞得我用经理这位置坐不了了。以后我就不能管18楼，只能呆在22楼了！”

什么？就因为这件小事，武总的总经理位置就坐不了了？不会吧？可看武总那愤怒的样子，却又不像在说笑。

武总愤愤不平地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帮你们拉单子，你们却在背后捅我刀子，你说你们！唉……”

武总之后再说了什么，段伏枥也听不下去了；只是想着自己招人这事，居然惹来那么大的麻烦，不禁有点懊悔，同时也对武总感到深深的愧疚。

如果不是麦吉的一番话，或许段伏枥还会一直内疚下去。因为今天心情非常糟糕，做事情根本提不起任何情绪，所以一到下班时间就啥都不管回家了。而此时麦吉和陈莉也恰好在等电梯，所以段伏枥便听到了让他震惊的言语。

麦吉对陈莉说到：“你知道吗？下面的工程部老大辞职了！”

陈莉听了也觉得惊讶：“怎么连他也走了？”

“还不是因为看不惯武总那一套，所以就走了。不过，严董也没挽留，这倒也让人挺心寒的，好歹怎么说人家在这公司也呆了十几年了呢，也算个老员工了。”

“老大都走了，那下面不是乱成一团了？”

“那是肯定的了，工程部在老大走了之后，有一半的人接着提出离职呢。严董一看也慌了，要是这一半的人都走了，那么估计公司也就不好做了。所以严董只好和他们谈判咯，然后那些工程师就要求，让武总不能再当总经理，不能再管他们。没办法，严董只好同意了，武总就这么从总经理的位置下来了！”

段伏枥恍然大悟，本来还觉得奇怪，严董这么信任武总，怎么会因为招人这事就

被革职呢？原来是因为严董被逼宫的啊！不能不说，楼下的工程部这招也确实够狠，以辞职为要挟。当然目的也是达到了，武总再也没权限管理他们了。在这点上，段伏枥其实觉得武总也是咎由自取，一个不关心下属，只会忽悠，做事没章法的总经理，有谁会喜欢？估计也只有像段伏枥这种碍于人情的傻瓜才会一直忍受吧。

既然招人并不是武总被革职的主因，那为什么他还要就这事狠狠批自己呢？段伏枥想了想，也就明白了。首先武总被革职，他心情肯定非常不爽，急需发泄，所以自己不幸成了出气筒。其次，也是最重要一点，如果让自己知道他被革职的真正原因，那他脸面往哪里搁？恰好这个招人事件，那就索性将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推。最后，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推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会对他愧疚。有了这层愧疚之后，以后万一遇到什么差错，自己肯定不会像下面工程师那样以辞职要挟，反而可能更加卖命了。

一般人想到这点，估计会火冒三丈。但段伏枥一整天都为招人事件而导致武总革职而郁郁寡欢，现在突然得知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自己，何况自己那想法也只是推测，并不见得一定正确，所以此时的心情倒是高兴多于其它。

有时候，段伏枥在公司遇到的一些事，回到家的时候也会和伍定轩说说，自然这次也不例外。只是没想到伍定轩听完以后，突然问到：“你觉得严董是傻瓜吗？”

段伏枥完全没想到伍定轩有这么一问，奇怪地问到：“怎么了？”

伍定轩若有所思地说：“严董开公司也做了十几年了，难道之前武总的那些管理方式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难道他看得出来吗？”

“你意思是，严董其实是故意让武总这么做的？”

伍定轩点了点头，继续说到：“不排除这种可能。特别是当工程部老大辞职之后，严董才让武总下台，更让我坚定了这种想法。我的猜测是，可能是严董和工程部老大有过节，严董早就想将这个老大给除掉了，但苦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毕竟人家在公司呆了也十多年了，算是公司的元老了，如果直接开除，那么给公司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说不定一发而不可收拾。何况，开除的话还要N+1的赔款，这也不是一笔小数。”

伍定轩顿了顿，继续说到：“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让工程部老大主动辞职，那么严董所担心的事情都不会发生。恰好这时候你们过来了，严董就故意让武总坐上总经理这职位。武总那差劲的管理手段自然会引发大家的不满，而这自然是严董所乐于看到的。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工程部老大忍受不了武总的指手画脚，愤而辞职，下面的工程师又有一半以辞职要挟。于是严董便顺水推舟，让武总从总经理的位置下来。其实这场风波里面，最大的赢家其实是严董，他不仅除掉了自己的眼中钉，还将大家所有的怨气转到了武总身上，可谓一举两得。其实说到底，武总只不过是严董可以利用的一枚棋子而已。”

棋子？感觉上怎么有种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意味？虽然伍定轩的分析有点骇人听闻，但不能不说，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并且这可能性看起来还不小，否则就很难解释严董的一系列行为了。既然武总只是严董的一枚棋子，那么自己在武总的眼中，是不是也只是一枚棋子呢？

## 第78章

招人风波之后，就很少见武总往18楼跑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22楼的隔间。而武总对段伏枥的抱怨，也仅仅只有那次，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过。对于段伏枥而言，还要不要招新人，后续如何去招新人，已经不是自己所关心的事情；自己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如何捣鼓这GPS主板。

其实在两天前，段伏枥他们已经将这主板的每个功能模块都调通。当然并不是打回来的十片板子都能够正常工作，毕竟开发过程中还是有损耗的，能正常使用的也就六片，不良率接近40%。但这对于段伏枥他们而言，这相当于自己的第一个作品，也算是成功了。只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这调好的主板能做什么呢？

在规划这块GPS主板的时候，结构是随意而为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基于某一款外壳而制作的。当时武总的说法是，先不管，做出来再说；等做出来了，再找外壳厂商来根据这主板做外壳。可现在主板已经调出来了，不要说外壳不见踪影，就连外壳厂商也不见一个。跟武总说到这事，他随承认之前有这么说过，但却反咬一口：“我也没有办法啊，你们现在这主板做得这么烂，没有人要啊！”

虽然武总的话语听起来有点气人，但实际上却也是如此。虽然功能是好了，但却只是大而全，并不是精而美。比如说，视频输入这块，虽然在LCD上看到相应的图像，但画质非常糟糕，噪点也很多，基本上只能说是可以看到的阶段。而至于导航仪最重要的导航效果，也是差强人意。因为主板的规划太小，能将元器件全部摆进去已经不容易了，根本就留不出哪怕一点点空间来放置屏蔽罩。只要有一点点干扰，GPS收星效果就会大打



折扣，而现在是全开放的，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武总自然也会抓住这点不放：“你们这板子收不到星，这不行啊！你让我怎么推给客户？”

在技术方面，曹燕毫不示弱，咄咄逼人说到：“刚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一切都要从最简单的入手。还不是你，什么都要往上面加，还说出了问题，由你来解决。现在倒好，问题出来，就全怪我们！”

曹燕所说的不仅在理，也确实是事实，武总也无从反驳。只是这么一来，就苦了沈俊。武总故伎重演，在以前AU1200的那套做法又搬到现在Telechips 4.3'主板上：往上面贴铜皮！以前的效果不好，现在的效果自然也是一般，所以GPS收星效果毫无改善。只不过这么一来，这第一版telechips的尝试，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无法推向应用的产品，不是失败还能有什么？

所谓时势比人强，或许正是这个道理。正当段伏枥一筹莫展为部门的前途暗暗发愁的时候，图从台湾张兆文处得知，Telechips已经开始支持CMMB了。这消息，瞬时点燃了段伏枥的热火。CMMB中文名称是中国移动多媒体广播，是由中国广电总局颁布的，据说今年2008年的奥运会还会通过CMMB进行转播。如果在奥运会之前能够将这机器做出来，并且推销出去，那么销量一定很可观。

考虑到这点，段伏枥不由地有点兴奋，匆匆忙忙地去找武总商量。段伏枥的想法是，现在这4.3'的板子就不要再搞了，再弄下去也不见得会好到哪去。不如重新开始，这次就不要放那么多东西，只要GPS导航和CMMB模块就好。这样开发周期就能大为缩短，说不定在奥运会之前还能批量产；如果真能这样，那机器的销量就不用发愁了。武总虽然对就这么放弃这第一版有所不甘，但段伏枥的想法，却看起来是目前最好的。毕竟在这时候，其它的芯片都尚未见到有支持CMMB的功能。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的CMMB设备是很匮乏的，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或许就能决定公司今后的走向。武总也想到了这层，略微沉吟了一下，也便同意了段伏枥的计划。

只不过这计划的实施，尚有两个难点，一是外壳，二是CMMB资料。如果还是像之前那样，先打板，然后再找外壳，固然可以。可关键在于，这么一做的话，就需要开模，开模就需要花钱，而这又是武总所不愿意的；而现在市面上的公模嘛，又并不是很多，并且长得也不咋地。至于CMMB资料嘛，因为这是深圳的Telechips原厂做的，台湾是没有CMMB的，自然张兆文他们这些代理商是没有相关资料的；如果要获得相关资料，那必须要

找深圳的Telechips原厂。因为不同区域的代理和原厂是有排他性的，如果段伏枥他们需要直接获得深圳原厂的支持，那么势必要和台湾张兆文他们断绝业务往来。这样对张兆文他们是不是很不公平，再怎么，自己一穷二白的时候，是他们伸出的援手。

对于这两个难题，武总倒并不怎么担心，拍拍胸脯说一定能解决。对于现在的段伏枥来说，除了相信武总以外，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

在利剑电子做AU1200这款7'的导航仪的时候，不是请过模具厂的冯总给开过模，做过外壳吗？只是后来黄华中一直将GPS收星不好的原因归结于模具的质量不行，所以一直都没有给冯总模具的尾款。而现在黄华中和武总分家了，黄华中更不可能给冯总支付了，难道这些模具的尾款就这么打水漂了？没办法，冯总只好来找武总了。

冯总是下班时间过来，武总也许觉得这些事情在公司谈不好，所以便决定边吃饭边谈公事。对于冯总来说，段伏枥也不是什么陌生人，毕竟在利剑电子的时候还经常打照面，所以武总便也让段伏枥一起来吃饭了。

刚一坐下来，冯总就哭丧着脸说：“我说武总啊，那模具的尾款，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啊？都已经一年多了，我还要给工人工资呢！”

武总叹了口气，无奈地说道：“我也想给你啊！可是你那隔板做得太差了，让我们机器收星不好，以致于卖不出去，我们哪来的钱给你啊？”

冯总不依不饶地质问：“你现在不是并到安勒斯了吗？再说了，这机器也是安勒斯要的吗？你可以问严董拿钱啊！”

武总摇了摇头：“虽然是并到了安勒斯，可是我做不了主啊。何况，你这模具做得确实不好，严董也大为火光，他也不会给钱啊！”

冯总有点恼了：“收星不好真的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设计得不好啊！”

武总两手一摊：“那你说，不是你外壳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

冯总只是做模具的，电子设备有什么问题，他哪里说得上？一时间，冯总不由语塞。

武总拍了拍冯总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到：“那机器卖不出去，我是没办法给你尾款的。但我们这么熟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为难，是不是？我现在告诉你一条路子，我们正要做一款4.3’的CMMB导航仪，现在市场上都没有，以后肯定会热销。你想啊，奥运会都要有CMMB信号，这能不火吗？这样子，你给我们下单，然后我们以成本价给你，不赚你一分钱；等你卖了之后，那利润的一部分就算我们欠你的尾款，你觉得如何？”

机器还没做出来呢，做出来之后是不是如预期一般热销，那也是没谱的事。可武总现在就给冯总打包票，不仅没打算还尾款，还让冯总给自己下单，这主意也太歹毒了。冯总又不是傻子，自然不会全盘相信：“可问题是，你们能做得出来吗？要是我投了钱，你们又做不出来，那不是打水漂了？”

武总自信满满地回到：“这你大可放心，你看我们安勒斯实力这么强劲，怎么可能做不出来呢？如果你怕的话，那么你订单只下100台就好了啊。这样你钱可以少投点，又能尝到市场的甜头，这不是很好吗？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也没办法了，那尾款估计可能就要等很久，要等那机器调好卖出去之后才能给你了……”

武总这半是威胁半是诱惑的话语，确实让冯总有点心动。应该说，冯总其实也看到了CMMB市场的前景，所以才会被武总乘虚而入。在饭桌上，武总不停地述说着市场是多么的广阔，他的实力是多么的强大，一起合作的前景是多么的美好。最终的结果正如武总所愿：冯总给武总下100套的订单，物料、打板和外壳都由冯总出钱，而武总主要是设计原理图，画板以及调试等等技术有关的动作。

待冯总他们走了之后，武总一副奸商的嘴脸对段伏枥说到：“怎么样？我说我要办的事绝对会做到吧？现在外壳冯总他来做了，还给我们下单子，我们的市场销路也不愁了。”

看着武总的嘴脸，段伏枥无言以对。虽然觉得武总这样做确实非常不地道，但从公司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方式却又无可厚非，毕竟生存是摆在第一位的。怪不得有古话说，无奸不商呢！

外壳的事情，看起来是解决了；那么CMMB的资料问题呢？这也被武总给瞒天过海了。两天之后，武总递给段伏枥一张名片，说：“这是深圳Telechips的技术经理的名片，上面有他的EMail，你给他发邮件，问他拿CMMB的资料吧！”

段伏枥觉得很突然，惊讶的问到：“武总你搞定深圳的telechips了？”

站在一旁的张文香接话到：“武总出马，哪有搞不定的事情？”

武总听了，呵呵地笑了两下，非常自豪地说道：“我跟台湾的代理说，让他给我牵线，找到深圳telechips的原厂拿CMMB的资料……”

段伏枥插口到：“如果你找了深圳telechips原厂，到时候不从台湾拿货，那台湾的代理不是亏了？他们怎么会给你牵线呢？”

武总“哼”了一下，继续说到：“我跟台湾的代理说，我只要跟深圳原厂拿到资料就行了。以后要是批量产的时候，我还是从他们那里出货，绝对不会从深圳这边拿的。我们都是台湾的吗，难道台湾人还信不过台湾人？于是，他们听了之后，就帮我们和深圳的原厂联系好了。至于以后出货的事吗，我就看谁的价格低，就从哪里拿货，反正主动权在我手里，我还怕他们？哈哈！”

看来，这CMMB资料的事情也解决了，但段伏枥觉得，这解决的方式怎么那么不地道呢？完全就是坑蒙拐骗嘛！算了，商业上的事情自己就不要去管太多了，有时间想这些，还不如老老实实研究好技术将产品做出来吧。第79章

旧的4.3' 主板是废弃了，新的带CMMB的板子开始了。对于新的板子来说，其实只是在旧的板子上做改动，比如删掉蓝牙模块啊，去掉视频输入啊等；最大的不同，只是根据Telechips的原理图增加CMMB部分而已。所以在板子回来之前的出原理图、画板和打样等等这些阶段，其实段伏枥是没有他太多的事情可做的。只是武总这人有个坏毛病，不管你有没有事，周六一定要来；只要来了，他看见人了，不管做什么事他都觉得高兴，觉得是在为事业在奋斗。

每次提到周六，武总总会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面孔说到：“你们看，为了你们，我孤身一人在这里，周六周日都只是让你们过来陪陪我这老人家吃饭而已。”

每次听到这话，段伏枥总觉得心生厌恶，内心不断暗骂。要是你觉得一个人在这里孤苦伶仃的，那就回去啊！不要装作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搞得自己跟圣母玛利亚一样高尚！我们平时不仅上班，还要加班到很晚，一天之内除了睡觉都在“陪”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周六周日都不放过？我们是必须以你为中心还是咋的？怎么感觉领了你钱，就必须把命也要给你似的？三陪也没这么惨啊！

只不过骂归骂，段伏枥周六还是老老实实来加班。虽然来安勒斯之后经历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段伏枥倒没有动过离开的念头。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这么一走了之，有点对不起武总；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因为遇到这些事就走，那也显得自己内心实在太脆弱了，承担不了任何责任。何况，去了别的公司，未必就不一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最重要的是，上班相对还是比较自由的。武总虽然说从全局掌握项目，但具体操作还是由段伏枥自己安排的。因此在不忙的时候，段伏枥还可以抽空上上网，在QQ上和徐雅思聊聊天。当然咯，这一切都是在武总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否则武总一看到，肯定又有一番说辞了。

其实段伏枥这种心态很多同行也有，他们在小公司呆惯了，觉得大公司的框框条条实在很难适应：以前可以自由随意安排自己的进度，现在居然有人在前面按日程来指挥！所以很多人宁愿在小公司瞎混，也不愿踏进大公司一步。

这天周六加班回来，一身疲惫，打开电脑，登上QQ。突然，一个熟悉的头像在闪烁：这不是干姐吗？

说起来，干姐回去北海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在此期间，她和龙少已经举行了婚礼。只不过当天刚好是周三，回去要请三天假，把不得将员工的时间榨干的武总自然不会批这假期，所以段伏枥并没有参加；伍定轩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没回去；至于刘思敏，两个当地人都没回去，而她对北海和干姐的朋友都不熟，估计到时候就一个人被晾着，所以也就没去。对此干姐也不以为意，毕竟她也在深圳呆过，知道这座城市的节奏。

只是干姐回了北海之后，就一直很少上QQ了，不知道她一直在忙什么？今天这沉

寂很久的头像突然闪动，不知道干姐又有什么惊人的消息要宣布了。

干姐在QQ上说到：“老弟，告诉你一件事，你姐的店子前两天开张了哦！”

段伏枥不由地为干姐高兴：“恭喜恭喜！在北海哪里开的啊？”

“在北海天赐花园这里租了个门面。你知道天赐花园在哪个？”

还没等段伏枥回话，干姐噼里啪啦又打了过来：“算了，估计你也不知道。你这路痴，估计对北海也不熟。”

不能不说，干姐这话是对的。虽然从小在北海长大，但从懂事开始，就一直在念书。十多年来每日的行程，无非是家里到学校的两点一线。好不容易熬到了高中毕业，又跑到外省去了。如果现在在北海，有人问路，说不定还答不上来。相对来说，因为总是要在深圳跑，居然对深圳比自己的家乡还要熟悉些。这不知算不算中国教育失败的一个悲哀？

段伏枥赶紧避重就轻：“店名叫啥啊？卖什么的？”

“店名叫乐途，专门卖户外用品的，还做一些户外拓展的活动。”

“最近生意怎么样？”

“还行，现在因为刚开张，主要是靠朋友们的推荐。不过说实话，当时我还没回来的时候，有点担心能不能养活自己。现在开了一家店之后，觉得只要生活不是太奢侈，养活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比深圳要好多了，生活节奏缓慢，不像深圳那么紧张。我说老弟啊，你要不要也回北海啊？”



回北海？段伏枥无奈地说到：“我回去能做什么？我又不会做生意。”

“这倒是……唉，看来你只能呆在深圳了。”

回北海，段伏枥不是没有想过。可问题是回去能干什么呢？曾经年少轻狂想要外出闯荡，可过了几年后想回家乡，却发现家乡已经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段伏枥脑海中不由地划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如果到时候在深圳因为年龄问题再也找不到研发的工作，那该怎么办？转行？可是能成功转行的又有几个？不行！一定要找条后路！只是，这条路该怎么找呢？

树挪死，人挪活。在段伏枥苦苦思索的时候，一则新闻引起了自己的注意。新闻大意无非是说国内一线城市房价开始摆脱跌势，已经有上涨的趋势。段伏枥身处一线城市深圳，虽然平时并不怎么关注房价，但铺天盖地的新闻多少让自己知道，这股涨潮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只是，在深圳这地方，自己却是那么力不从心，至少南山高达一万二的房子自己是无法企及的。即使好不容易借了首付，每个月的房贷也会让自己喘不过气来；再说了，现在这部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裁掉，到时能找到多少薪水的工作也不可而知。何况，几年后自己还会不会在深圳，也同样是未知数。

但换个角度来说，深圳买房压力太大，那干嘛不在北海买呢？成家立业，意思便是先成家再立业。可没房子，又谈何成家？虽然北海离深圳还有十万八千里，但至少做个后备吧！

不过，北海人被房地产伤得太深。刚被国家列为沿海开放城市的时候，市里的口号是要把北海做成第二个深圳。只可惜事与愿违，产业没搞出什么，资金都拿去投资房地产了。到朱总理一上来，开始整顿经济，北海房地产那狂热劲一下子嘎然而止，留下一大堆烂尾楼。那时候北海和海南号称全国烂尾楼展览区，可见其数量之多。北海人觉得买房子不必着急，到处都有房子的心态也来源于此阶段，毕竟那时候房子每平米还不到一千元。随着时间的推移，烂尾楼不是慢慢被拆掉，就是被改造，数量也逐渐少了起来，由此也能感觉到北海的房地产在慢慢升温。

只是环境在变，可大多数北海人的思维还是不变，依然认为房子还是唾手可得。

段伏枥的老爸就属于这样的类型。当段伏枥兴冲冲地打电话跟老爸说要在北海买房时，遭到老爸的反对，理由无非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北海，而北海的房子随时都可以有，还不如攒点钱在深圳买一套。段伏枥也想在深圳买啊，可这高昂的房价自己一个人实在承担不起啊！

倒是段伏枥老妈开明，觉得儿子的建议也是可以考虑的，于是对段伏枥说：“儿子，没事！老爸的思维就是这么顽固，等我以后慢慢说服他！”

放下手机，段伏枥心里一团乱麻。自己其实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要是北海的房子又像前几年那样跌得一发而不可收拾，那这投的钱可就打水漂了。如果这全都是自己的钱，或许还好说；可这三年来，工资涨到6k，看起来比家里的同学挣得多，但由于花得也多，其实是没攒下什么钱。即使是以北海现在的房价，自己想付个首付，也是不够的，也只能是借父母的积蓄。所以万一自己判断不准，亏了父母攒了半辈子的钱，那就太有愧于父母了。所以老爸反对买房的时候，自己倒没有沮丧，反而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高新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的程序员生存状态并不是很乐观。因为产业分配不均，电子业一般集中于几大一线城市，比如上海、北京和深圳等等。而这些城市有个普遍特点，便是生活成本特别高。于是便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拿着比内地高几倍的工资，却过着比内地猪狗还不如的生活，光鲜亮丽的背后不知藏着多少委屈无奈的泪水。

虽然近几年西安成都等内陆城市有崛起的趋势，但相对于这些一线城市来说，还是略微薄弱了一些，吸引人才的动力也并没有那么强。所以很多人都是兴高采烈来到一线城市，然后又因为高昂的消费无法扎根，又垂头丧气离去。这样的事情，每年都在重复上演。干姐和龙少不也是因此而离开深圳了吗？回到北海不也是过得滋润吗？

虽然自己暂时还没有离开深圳的想法，可现实的压力已经慢慢让自己透不过气来。以后该怎么办？这个一直避而不谈的问题确实要去面对了。居安思危，现在虽然未到山穷水尽，也该想想如何给自己准备一条后路了。

PS: 拉票啦~~拉票啦~~最近CSDN在搞个十大风云博客推选的活动,俺在此厚着脸皮(旁人:话说,你啥时候脸皮薄过?俺:……)向大家拉票啦~~俺不是什么圣人,做不到淡泊名利之类;俺是地地道道的小市民,有机会如果不去争取,非要装很清高的样子,估计自己心里会憋得慌,说不定哪天上街就遭雷劈了,哈哈~~虽然奖品不给力,但毕竟是第一届,要是能露个脸就好~~如果大家喜欢或讨厌奋斗史(旁人:为什么人家讨厌也要投你票?俺:讨厌也是一种缘分嘛~),记得到<http://event.blog.csdn.net/topcolumn/topcolumn.aspx>投《一个程序员的奋斗史》一票哦~~谢谢大家~~

## 第80章

给自己留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后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段伏枥翻来覆去辗转反复,还是一无所获,只搞得自己心烦意乱,直到半夜三更才入眠。其实如果能想出来,早就想到了,哪里还用等到今天。只不过是干姐的一番话,突然勾起自己的思绪而已。

因为徐雅思和刘思敏所住的地方空空荡荡的,没有电视,没有宽带,就连做饭也不方便。所以到周末的时候,如果没有出去逛街或是户外活动的话,都会来段伏枥这边来玩。没办法啊,谁让这边有电视,有宽带,就连做饭所需要的用具也一应俱全呢?不过自从上次狗不理事件之后,段伏枥就基本不敢显摆了,以免浪费粮食;即使偶尔到厨房转转,也只是帮两个女生打打下手,洗洗菜之类的。

一觉醒来,差不多也到中午了,以平时来说,差不多徐雅思她们也要来了。只不过这次还多了个小朋友,因为徐雅思的同事今天有事要出去,所以暂时让她帮照看一天。

唉,稍微收拾一下吧!虽然段伏枥平时很懒,很少打扫卫生,但今天这乱糟糟的样子实在忍受不了,还是整理整理吧。在收拾的时候,发现有个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双皮鞋。突然想起来,这鞋子还是大学的时候买的,只不过平时只喜欢穿运动鞋,所以这皮鞋没穿过几次,倒是显得还不是很旧。或许那些收破烂的人还需要呢,干脆就放到楼下的垃圾桶旁边吧!打定主意之后,段伏枥连着鞋盒拿到了楼下。

事也凑巧,段伏枥刚下楼,就看到有个拾荒老头在垃圾桶里找瓶子。拾荒老头看到段伏枥拿了个盒子,知道是要扔的,连忙迎了上去,伸手接过。

段伏枥将盒子递过以后,内心感到无比的高兴:政府不是一直在宣导,大家应该将闲置的物品捐给有需要的人吗?今天终于做到了!似乎今天的太阳也受此感染,更加耀眼;而一旁的花朵,似乎也开得比往常更鲜艳。

段伏枥正陶醉在自己美好的想法之时，高潮总是那么不恰之时出现。只见拾荒老头打开了盒子，皱了皱眉头，凑近闻了闻，幽怨看了眼段伏枥，然后……然后就把皮鞋给拿出来，扔到垃圾桶里，拿着纸盒就走了……

喂，哥们，能不能别这么伤自尊啊？虽然这鞋子是买了很久，但好歹也没穿过几回，无论外观还是内在，都是很优秀的！肿么在你的眼里，居然连个鞋盒都比不上？

嗯，一定是拾荒老头觉得鞋子不合脚才扔的，一定是！段伏枥不停地为刚刚拾荒老头的行为找理由。

此时徐雅思和刘思敏刚好来到楼下，而徐雅思手里还牵着个小朋友，想必就是她同事的小孩了。只是没想到刚刚那一幕恰好被看个正着，只听见小朋友天真无邪地问道：“姐姐，刚刚是不是那个哥哥的鞋子太臭了，所以别人不要？”

徐雅思和刘思敏听了，实在憋不住，放声大笑。

喂，喂，我说两位大美女，这事就有那么搞笑吗？至于嘛？还有，这位小朋友，能不能不像皇帝的新装里面的小孩那么实诚啊？能不能稍微给哥哥留一点面子？一点就好……

小朋友的好奇心是最大的，到了段伏枥出租屋，看到没见过的东西，总要问个不停。这不，这小家伙指着微波炉问到：“姐姐，这个箱子是干什么的？”

徐雅思不厌其烦地教导说：“这个是热食物的，菜凉了，只要放进去一热就好了。你看旁边这不是有个旋钮吗？只要转一下就能加热了。”

段伏枥在一旁坏坏地说到：“这个还可以烘干哦！可惜你太大了，要是小一点，就可以把你放进里面，那样洗完澡就可以不用擦身子了。”

“哦……”小朋友眨了眨眼，似乎是明白了。

小朋友过来的时候，手里还捉着一只小鸭子。这可不是什么玩具，而是一只真的鸭子，只不过是在羽毛上染了点颜色。段伏枥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在校门口也见过有人卖这种鸭子，还美名其曰“唐老鸭”。班上也有同学买过，只不过印象中没过几天就挂掉了。现在回头想想，那其实也只是普通的鸭子，只不过是小贩为吸引小孩子而涂了染料而已；而生命力之所以这么脆弱，估计也只是因为同学只知道把玩，从不见喂食，活活饿死的缘故。没想到事隔二十多年后的深圳，居然还有小贩使用这样的玩意来糊弄小孩。

鸭子虽小，给成年人当宠物也不伦不类，但小朋友还是玩得不亦乐乎。玩着玩着，小朋友突然说：“鸭子脏了，我要给它洗白白！”就捧着鸭子往洗手间小奔而去。

因为洗手间没什么危险物品，徐雅思只叮嘱了她不要把衣服搞湿了就没再跟着。没过多久，段伏枥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咦，这不是洗衣机启动的声音吗？奇怪了，没人洗衣服啊？是不是小朋友乱动？

段伏枥不放心，往洗手间走去。只是，眼前这一幕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小朋友果然是给鸭子洗白白，只不过这方式也太独特了！直接扔到洗衣机去洗！这也就罢了，她还非常聪明地往里面加洗衣粉！并且洗衣粉加了半袋！只见那只可怜的鸭子，不停地在漩涡中一会上一会下，不时还淹没在泡沫中。段伏枥赶紧关掉洗衣机，将鸭子捞上来。可怜的鸭子，估计一时半会还适应不了陆地的生活，走路歪歪扭扭，一瘸一拐，如同喝醉酒一般。

段伏枥苦笑到：“谁告诉你将鸭子放到洗衣机的？”

小朋友高兴地说道：“我看妈妈给衣服洗白白就这么洗的呀！”

头疼，小孩子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原来这洗衣机还有洗鸭的功能！

段伏枥无奈地说：“你不能这样的哦，将鸭子放到洗衣机会让鸭子感冒生病的哦！”

小朋友听了，意识到生病不是个好玩的事，不由地害怕到：“哥哥，那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哥哥是程序员，不是兽医！段伏枥只好敷衍到：“你赶紧把它拿到阳台晒晒太阳，等它羽毛干了，就不会感冒了！”

小朋友听了，抓起鸭子往外跑去。

只不过段伏枥实在太低估小朋友那高超的想象力了！正当自己刚上完小解之时，突然听到小朋友大哭起来。怎么了？不是被弄伤哪里了吧？

这哭声，将大家都吸引过来了；只是，大家都惊呆了！惨绝人寰啊！绝对是太不人道了！这小家伙居然将这鸭子，放到了微波炉！微波炉啊！这可是一只活的鸭子啊！估计这是在微波炉发明以来，第一个被处于微波极刑的鸭子！

徐雅思哭笑不得地说到：“你干嘛要把把鸭子放到微波炉里面嘛！！？”

小朋友一边哭，一边指着段伏枥说到：“哥哥……哥哥说……说鸭子湿了容易生病……要，要把它弄干。……还说过这个箱子可以弄干……所以我就放进去了嘛……呜呜……”

小朋友，你能不能不那么单纯啊！哥哥只是跟你开玩笑，你怎么就当真了呐？你就算打死哥哥，哥哥也想不出来你会将鸭子放进去啊！

大家目光一致地向段伏枥投过去，意思很明确：这祸是你惹出来的，你看着办吧！



好吧，还能怎么办？这微波炉的残局就俺来收拾咯！段伏枥很自觉地很积极地很主动地承担起打扫微波炉的工作。

有个小朋友在，话题自然总是时不时地提到小孩子，然后又自然而然涉及到小孩的教育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伍定轩抱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反正我是觉得无所谓啦，我到哪，小孩就跟到到哪，哪里的教育都差不多。”

出人意料的是，徐雅思对此倒是很执著：“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作为父母的，就应该给小孩创造一个环境。如果小孩在深圳长大，那么他在这里接触的东西肯定会多很多，长大后肯定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尽可能留在深圳，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以后自己的小孩。”

段伏枥和伍定轩从小的生长环境是北海这个小城市，虽然比起一线城市而言差距不小，但却也不是很差，何况两人一直都在市内比较好的学校念书，因此对于教育问题倒是不太在意。而徐雅思的生长环境就大相径庭，她出身于广西农村，家境不是很好，而自小所就读的学校质量也差强人意，自然对教育问题非常重视。

但让段伏枥感触最深的，却是最后一句话：“留在深圳，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以后的孩子。”段伏枥不禁联想起来，如果自己回了北海，那么以后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也会为了实现梦想，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孤身一人来到深圳？而父辈所经历的一系列苦难，是不是他也要经历一遍？

很多豪门世家，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很多辈的积累；那些白手起家的，也并不是没有，只不过相对数量太少，而其中所经历的艰辛，更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大家只知道比尔·盖茨大学辍学创业，可却有意无意忽略了此时他母亲是IBM高层的事实。假设他母亲不是IBM的高层，那么会不会有今天的微软？虽然对历史的假设毫无意义，但却说出一个不争的事实：父辈所处之环境，对后代影响甚大。对于那些富二代来说，通过父辈的人脉，他们往往拥有普通人可能要苦苦搜寻才具备的资源；只要他们兢兢业业，像父辈一样小心谨慎，那么他们获得成功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只可惜太多的富二代不思进取，自毁长城，将父辈的基业毁于一旦。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想要自己的孩子以后生活过得滋润点，甚至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也需要父辈去创造。试问，如果父辈贫困潦倒一贫如洗，那孩子想过普通的温饱生活是不是也是一种奢望？

只是这些对段伏枥来说还太遥远，自己也仅仅是禁不住间思维发散一下，并不是太往心里去。想这些，其实只是给自己继续留在深圳找个理由，让自己那蠢蠢欲动的心能够安分下来。

留在深圳，那就必须能够在此站稳脚跟。在这里没有打不破的金饭碗，随时可能会失业。虽然现在还不足为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如果快四十了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程序员，那还有多少公司会招？最好的方法，便是趁自己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努力奋斗，攒下一定的资本，那就不用怕年老时的窘迫了。如果是以领死薪水的方式，在深圳这花费巨大的地方，每月6K的薪金到老也攒不了多少。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创业！如果创业成功了，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但至少下半辈子过一个温饱的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但创业绝对不是摆个地摊那么简单，特别是电子这行业，所花费的资金绝对不是一个小数。所以自己不可能说想创业，就跑出来创业的，因为自己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既然如此，那为何不把握好现在这个机会？虽然现在是在安勒斯，但除了了财务和人事以外，其它都拥有极高的自主权。从广义来说，这也属于创业公司的一种。相对来说，现在这种模式对自己是利大于弊，薪水能够按时发放，也有相应的社保，所以即使创业失败，整个部门被严董裁掉，自己也不见得有多大损失。

回过头想想，自己出来一直呆的都是创业型的公司。浩程微是，利剑电子亦是，只不过最后他们都失败了。而失败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将帅不和。现在在安勒斯，将是武总，帅是自己。自己绝对不能像黄华中那样阴奉阳违，而要和武总上下一心；即使武总有很多行为看不惯，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底线，也大可不必计较。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时意气而坏大事，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自己绝对不能当这样的掘墓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自己一定要挺住，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撑起部门的一片蓝天！

留在安勒斯，已经不再是因为同情武总；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有个安稳的未来！这条路无论多么辛苦，都要坚持走下去！段伏枥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自己的奋斗，在深圳混出个模样来！第81章

对于新的4.3' CMMB板子来说，设计上并不是很难。毕竟之前有做过Telechips的板子，现在只要在之前的基础上删删减减，然后加上CMMB模块即可。这次的设计是以简单为主，只要求有GPS和CMMB即可，其它无关的模块一概不加。

武总还是老样子，一开始同意了，可没多久又像墙头草，又想将一些功能给添上去。这回段伏枥和曹燕就没打算妥协，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又按武总的意见，那么估

计这板子又和上次一般无疾而终了。两个主设计人员不同意，武总也没办法，总不能他来动手添加吧？所以，这板子才得以保持原貌。

新版子什么都好说，大部分可以按照原厂给的原理图，小部分上一版也验证过，这些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唯一的难关是：电源管理！Telechips的TCC7900板子是开发板，无论原理图或代码，都是没有这部份内容的，因此第一版也是没加，仅仅是加了几个器件转换电压而已。简单点来说，就是之前的板子是无法检测到电池的状态；也就是说，无论电池是否有电，是不是过冲，都是无法得知的。试想一下。手机如果无法知道当前电池状态，那会带来多少麻烦？这对于产品来说，是绝对不合格的。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上一次没有做相应的处理呢？没办法啊，曹燕有苦难言，武总要求加那么多东西，小小的4.3'板子再也放不下一颗电源芯片了！这次是给冯总做产品的，这回可绝对不能应付了事。只是，这玩意要从何做起呢？段伏枥没有经验，曹燕何尝不是如此？

段伏枥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董德：他以前不是有做过电源吗？干嘛不问问他？其实在想到董德之前，段伏枥还想过伍定轩，只是他以前虽然是在电池厂呆过，但那厂主要是来料加工，都是别的公司设计好拿过来直接生产的，所以他对手持式设备的电源管理也并不是很熟。

段伏枥兴冲冲地拿起手机，打给董德：“帅哥，你之前是不是有做过电源管理这部分啊？”

董德的回答让段伏枥看到了希望：“是啊，怎么了？”

段伏枥赶紧说出自己的需求：“是这样的，我们在做PND，但在电源管理方面不知道怎么入手，所以要请教你这高手了！”

董德似乎想了一下，说到：“老实说，那个我也是不怎么懂啦。不过以前我那家公司有个同事做这方面挺厉害的，现在出来自己做了，不如我帮你问问？如果可以的话，让他直接找你，如何？”

段伏枥顿觉阴暗的天空突然露出了一缕阳光，“好啊，好啊！”

董德的效率确实挺高，没过一会，就给段伏枥回电，说他前同事已经答应了，他等一下会联系。董德电话刚挂下不久，那边电话就来了。因为技术上的问题，电话中总是说不清，所以两人约好第二天上午来安勒斯聊聊。

段伏枥觉得既然是技术问题，那就直接到22楼吧，反正是董德的熟人，也没啥可忌讳的。第二天上午，董德的同事就来电了：“你好，我是董德以前的同事洪波啊，我现在在你们公司门口，能不能帮开一下门？”

因为22楼是没有前台的，旁边的那个门铃，很多人也没注意到，所以洪波直接给段伏枥打电话，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同样是技术人员，讨论的既然是技术问题，那么也没那么多客套话，不一会儿就直接切入正题。洪波想了想，说到：“你们现在是想做电源管理哦，就是想控制电池的充放电，以及获知电池的状态，是吧？”

和技术人员讨论总是不用花费那么口舌解释，段伏枥忙不迭地点头：“是的，是的！”

洪波了解段伏枥的需求之后缓缓说道：“你们既然不想自己检测，那么可以在电池端加个芯片，由它来控制充放电，并且电量信息也可以传送给你们CPU。”

“那是通过什么来通知CPU的呢？串口？”段伏枥在做嵌入式设备还是十足十的新手，虽然说串口很普遍，但基本上是不会用到电池这种微型器件上的。毕竟要支持串口，那么芯片的成本就无法降低。

洪波摇了摇头：“不是，我们一般是用1-wire，也就是一根线。现在笔记本电池很多都是这么做的，都是用独立的1-wire芯片来控制？”

1-wire? 那是什么东西? 实在摸不着头脑。最关键, TCC7901下根本就没有这个的驱动啊! 那岂不是要自己写? 可自己能搞定吗? 何况, 似乎时间上也来不及呢。段伏枥不禁问到: “那有没有用I2C进行通信的?” 段伏枥之所以这么问, 主要是因为TCC7901具有I2C的驱动, 这样自己就可以省下不少事情。

洪波惊讶地看了段伏枥一眼, 说到: “I2C? 有是有, 不过那样的芯片很贵的哦……”

“没关系, 我们主打高端产品, 价格不用太介意。”段伏枥听到有I2C通信的芯片, 本来已经失望透顶的心情犹如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哦, 这样子啊……那你们每个月的出货量是多少?”

出货量? 之前的7’机器做了100台, 一直因为收星问题而没有卖出去; 而第一次TCC7901的板子, 同样因为质量问题, 也被打落冷宫, 所以段伏枥对于出货量一直没有什么概念。其实自己怎么可能会有出货量这个概念呢? 现在唯一的只有冯总这个100台单子, 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出去。本来段伏枥可以胡扯一把, 但自己并不知道行业的平均数量是多少, 也怕露馅; 并且眼前的这位还是董德的前同事, 有了这层关系, 自己也不忍心欺骗。因此段伏枥考虑了一下, 如实说到: “现在只有100台的单子, 后续的话应该会慢慢多起来吧……”

听了之后, 洪波不露声色地回应到: “哦, 我明白了……这个I2C芯片, 我还需要跟供应商拿, 然后再给你做一个板子放到电池里面, 可能需要一周时间给你样品。你觉得怎么样?”

还能怎样? 这自然好了! 这可是解决了自己老大难的问题啊! 段伏枥生怕对方后悔, 急忙回答: “自然可以……”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还有事, 先回去准备了。”洪波站起来, 和段伏枥道别之后, 便往大门走去。送客焉有不到门之理? 段伏枥自然也要送人家到门口。刚出大门, 洪波突然想到什么, 笑笑地问了一下: “你们就这几个人也能做GPS导航仪, 技术实

力挺强的啊！”

段伏枥听了，笑笑说：“还好，还好……”

送别了洪波，段伏枥感觉心头上一块大石落了地。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洪波的样品了。只不过当段伏枥正打算走回座位的时候，武总招了招手，示意自己走过来。当段伏枥走近时，武总满脸怒气地问：“刚刚那个人是谁？”

段伏枥吓了一跳，说到：“一个做电池的，我们导航仪不是没有电源管理吗？所以我让他过来看看……”

武总哼了一声：“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22楼是研发重地，不允许外人进入吗？”

“可是……”段伏枥口中也只是吐了这个词，再也没说别的了。因为武总之前确实说过，22楼不要让外人进来；而这次因为自己觉得是董德介绍的，不算外人，讨论的又是技术问题，并且觉得去18楼也麻烦，所以在没知会武总的情况下，擅自将洪波带到了22楼。无论怎么说，这次的行为确实有点不妥。虽然段伏枥觉得很委屈，但毕竟是自己理亏，所以也只好默默地坐回位置。刚刚那种如释重负的快乐，一下子变得不见踪影。

只是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顺利，一周之后，洪波让自己的同事送来两个电池样品。可段伏枥一看这样品，就傻眼了：芯片的板子比电池还大，到处是飞线，根本无法按照电池的规格进行画板设计！更为重要的是，这根本就不是I2C协议的电池。

段伏枥困惑地打通了洪波的电话：“洪总，那个电池怎么回事？那种飞线我们根本无法进行设计啊！并且，那也不是I2C协议的啊！”

洪波听了之后，非常抱歉地说：“哎呀！那个该死的，估计是给你们拿错了！实在不好意思，明天我让他再给你们送去！”



既然洪波都这么说了，自己除了说“没事，没事”以外，还能说什么？可是等了一天，两天，还是没有见洪波让同事送电池过来；而打洪波的电话，却是一直没人接听。段伏枥懵了，赶紧打电话给董德，看看他知道什么消息。董德倒是没有藏私，原原本本说到：“洪波说你们每个月出不了多少货，并且工程师也比较少，觉得你们做出产品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如果按你们规格做电池的话，那么还需要投入人力物力来进行设计，还要打样品，这都是需要花钱的。他觉得得不偿失，所以就没做了！”

原来如此！放下电话，段伏枥觉得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原来那天洪波临走时说的那句只有几个人也能做出产品的话，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在于赞誉我们，而是在于试探我们部门有多少人啊！而之前问的月出货量，现在回头想想，也只是想探知，如果他接下来这个单子，一个月能赚到多少利润啊！两三个人，现在只有100台的单子，是个商人都会觉得了然无趣。要怪只能怪自己太单纯了，这些套话完全听不出来，居然还如实相告。

可是，如果不说实际情况，自己还能说啥呢？难道人家的问话不回吗？或是应该像武总那样，一顿胡扯，给对方画大饼，让对方在被蒙蔽的情况下给自己做事？只是事实总有被曝光的一天，届时自己又如何面对对方？或许武总那一套，对于刚创业的公司，也许是有那么点好处，但自己实在无法做到昧着良心。无奸不商，这也许也是自己觉得不宜做销售的原因之一？

这件事上，对洪波是自己太过于单纯，而对武总没有提前告知，多少也有些不对。段伏枥最初是觉得这种小事，没必要麻烦上级，只要自己掌控就好了；可对于上级来说，却不会觉得下属是处于体谅自己而考虑，反而更多会觉得下属擅自主张，甚至是有事瞒着自己。他们不怕下属事无巨细向自己汇报，反而害怕下属有事不报。因为那样会让他们就觉得自己无法掌控全局，无法知道下属的一举一动，更加满足不了自己那种控制欲。虽然段伏枥已经不是当初的小菜鸟，在人情世故上也不是小白，但在揣摩上级领导的意图，还是不够火候。

让上级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即使在大公司，也是如此。最常见的是，下属在发送邮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抄送一份给自己的主管。主管可能不看，但下属不能不抄。抄送了，主管不看，那是主管的事，出了问题也有主管来背；但如果不抄送，不出问题没事，要是出了问题，毫无疑问所有的责任只能由下属承担。这便是大公司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如果有人不遵守这潜规则，很可能被中伤，甚至因此而卷铺盖走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潜规则未必尽是坏事，也有其有益的一面。对于下属来说，最怕的并不是忙得找不着北，而是主管并不知道自己在忙。如果主管一直觉得下属很闲，无所事事，那么评绩效啊之类，会有什么好评吗？那么又如何让主管知道自己确实在做事呢？总不可能说，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跑到主管那说一声吧？估计要真的这么做，没多久主管就心生厌恶，离卷铺盖走人也不远了。因此，聪明的员工在开始做事时，没机会也要找机会将邮件抄送

给主管，一来是便于免责，二来是让主管知道自己是真的在做事。

此时的段伏枥，虽然对此已经有所感觉，但还并没有完全顿悟。对于他来说，最紧急的并不是去考虑如何平衡武总的心态，而是如何与时间赛跑，如何将这电源管理给完成。本以为一周之后电源管理能够完美解决，但最后还是没有任何头绪，试问自己怎能不着急呢？

## 第82章

段伏枥一直为之头疼的电源管理终于解决了，不过不是自己，而是曹燕。曹燕用的还是普通便宜的电源芯片，但是通过分压，引出一条支路到CPU的某个ADC脚。然后通过检测这个引脚的数值，再通过一定的公式换算，就能得到相关的电压值。因为随着电量的不断损耗，电池的电压随之下降；反过来说，只要知道了电压，就能推算出电池的电量状态。

这种方式不用在电池一端增加控制芯片，大大节约的成本。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方式也并非毫无缺陷。其一便是不同的电池压降不可能完全相同，这个电池的截止电压可能对于另一个电池来说还处于可正常使用范围，所以之前测试参数必须要做修正；其二即使用的是同一个电池，但主板更换了，由于阻容阻抗发生了变化，参数依然也需要更正。也正是由于这些缺陷，所以笔记本等这些利润率较高的产品，还是采用在电池端放置管理芯片的方式；而像PND这种利润不高，并且不必考虑更换电池的产品，采用芯片本身的ADC采样则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虽然TCC7901的BSP的电源部分代码是一个空壳，但毕竟还是有个架构摆在那，段伏枥只需要像填空一样往里面增添代码即可。何况，ADC转换的代码原本就有，自己只需要测出电压所对应的ADC数值，再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电源管理的初步来看是解决了，原理图也可以依此设计并拿出去Layout并打板了。可段伏枥还是不能松口气，因为还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摆在眼前：界面。

这主要是主界面，比如按下哪个按钮会调用什么程序，音乐播放器要怎么操作。只是之前是在7'的机器上，现在是4.3'的大小，分辨率不同，需要重新设计。这对于做过一遍的段伏枥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自己实在不想做。一是公司美工陈莉的水平并不咋地，设计的图标都是直接在网上拿来，没什么创新；二是这些自己之前都已经做过，如果再做一次，也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实在无趣。对于第二点，问题很大程度其实在于段伏枥的程序架构不好。毕竟4.3'和7'的区别只在于分辨率，逻辑操作都是一致，架构设计

好的话，只需要做很少改动即可。只可惜当时的段伏枥没有这功底，如果现在要做4.3'的大小，那么很多东西就要重新开始。

即使自己一百个不愿意，但这界面程序还是要做啊！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找武总商量咯。当然段伏枥不会说是因为自己程序架构不够优化，也不会说是因为自己觉得没意思，而是借口时间不够。当然这借口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自己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到底层的调试，即使加班也只能忙这个，完全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忙界面；而冯总又急着要产品，争取在某个展览会上展出，时间紧迫。武总听了之后，倒是没有上次那样让段伏枥拼命加班，反而说这事由他来搞定。

过了两天，武总丢给段伏枥一个网站，说到：“你看看这界面怎么样？”

段伏枥打开网址，发现是个繁体中文的网站，再仔细一看，是一个台湾公司的主页。而这个公司的产品，从网页上来看，只是做UI，并且似乎只有一套。但这仅有的一套，虽然没有什么绚丽的特效，可胜在图标设计非常不错，以致于整个界面的观感很好。

这些程序用在我们的板子上，效果应该不错，于是段伏枥便要求武总去拿一套DEMO程序试试。只是接下来的事情，却是让自己大跌眼镜。根据武总的说法，第一天业务员答应了，说第二天就发过来；结果到了第二天，就说如果要在大陆使用，需要董事会同意；第三天，则说董事会还在讨论中；第四天，经过董事会的激烈讨论，决定这套程序不能给段伏枥他们展示，因为怕大陆的程序员将这界面给抄了，影响到他们公司生存。

段伏枥听到这消息，不由地哭笑不得，就一套界面程序，至于吗？还需要董事会同意，还怕会影响到公司的生存。这种界面，要是在大陆，估计招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然后再弄一个不错的美工，估计也就一个月的事。如果不是武总不肯出钱招人，自己早就可以做了。

看来求助于台湾方面是不太可能了，那还是看看自己有什么资源吧！从第一家公司浩程微开始，段伏枥一直没有停止写博客。博客的内容并没有多少无病呻吟，大多数是技术文章，并且很多都是自己的经验总结。虽然不能说名满天下，但在WinCE界还是略有名气，至少做这方面的或多或少找资料的时候不经意也会跳转到自己的博客。

网友murcury也是这时候认识的。murcury的境况和自己的极为相似，都是在深

圳，都是在小公司，都是底层和应用都做。也正是如此，两人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因为安勒斯现在只有段伏枥一人做WinCE的程序，找不到第二个人，所以平时遇到问题不是到搜索引擎上查找，就是和murcury一起讨论。这次也找murcury聊聊。

段伏枥在QQ上点开murcury的头像：“最近烦死了，客户急着要机器，但我们这边又没人来写界面。台湾那家公司又不肯卖给我们软件！”

不一会儿，murcury回道：“界面简单啊，你之前不是做过吗？”

“之前做的大小和现在不一样，并且也不漂亮，不想改。对了，你们公司有没有卖界面程序的？”

“有一套，但不知道老板卖不卖，我帮你问问。”

没过多久，murcury回话了，说他们老板同意了，让段伏枥直接跟他们老板联系，还给了他们老板的电话。业务嘛，肯定不是自己来谈啦，所以段伏枥直接将号码给了武总。武总倒也爽快，马上就按上面的电话拨了过去，攀谈两句决定明天见面再细谈。

段伏枥那被扑灭的希望突然间又被点燃了：和台湾谈得不靠谱，这回总能开花结果了吧？只可惜，这次依然功败垂成。

第二天下午，武总一回来，就走到段伏枥位置上说到：“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啊？我一过去，聊了两句，那女人就说做这个没市场了，还劝我不要再做耶！结果，什么都没谈成！”

有上门的生意居然不做？一套主界面程序而已，他们本来就有的，只要弄出个可执行文件就能赚钱，毫不费力，为何不做？段伏枥心存疑惑，但也不好当面发问，只是站在武总的角度敷衍了一下。

等武总回到自己的位置，段伏枥赶紧在QQ上问道：“我们武总过去了，然后他说你们不肯卖？”

等了一会，murcury回道：“没办法啊，价格谈不拢。我们是想一次性卖给你们，但你们武总不肯出那么多钱，想产品出来之后，按套数来给。每套价格也低，才给三块钱！”

三块钱？当这买白菜呢？段伏枥突然想起来，当时台湾的那套界面，据说要价是两万人民币。莫非当初并不是人家不卖，而是武总根本就不舍得出钱，所以才编造什么董事会不同意的借口？以武总那铁公鸡的个性，这个可能性确实挺高。

murcury略显无奈地回道：“我们老板还说，少和你们打交道，说像你们老板那样小气的肯定成不了大事。”

段伏枥看了，只能无奈地笑笑。是啊，又想做研发，又不想投钱，这世界哪里有那么好的事？当然，段伏枥也不会相信murcury真的按他老板的说法和自己少联系，他说这些也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

本来段伏枥还有打算万一买不成软件，自己就加班加点重新写，但现在陡然改变主意了。如果自己真的加班给做出来了，那么武总就会觉得人手够了，不需要再招新人；甚至还可能认为，之前的抱怨，完全是因为自己偷懒。既然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那何必去做？

何况，现在看来这还是个很好的机会。之前武总不是舍不得钱请人吗？不是觉得只要压榨段伏枥这三个人的加班时间就能出产品吗？那现在就以这个产品作为威胁，反正自己是咬定以时间不够为由不写主界面，看你武总要不要招人！不招人，那产品就无法按时交货，看武总你到时候怎么交差！

这种不易察觉的角力，其实在很多公司经常都存在。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那么是去做，还是不做？如果公司确实有困难，不可能再花费金钱去招人，偏偏项目又非常急，那么去做也无可厚非，也是应该的。这种情况在创业初期的公司很常见，但可惜的是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情况。很多公司并不是没有钱，只是老板想省钱，想拼命压榨现有员工而已；即使自己以一己之力完成任务，帮老板节约的招人费用，老板除



了口头上感谢一下以外，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实际行动，更不会将那省下的钱打赏给自己。如果下次还是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老板更不会去招人了，只会更加地剥削自己。所以很多职场新人刚开始工作，事无大小，统统包揽，累死累活干了大半年，才发现自己干得最多，得到的最少。

武总就是这样的老板。如果自己这次天天加班到晚上两三点，将这主界面程序给完成，那么武总就会觉得，只要加加班就能完成嘛，不用招人了！等到下次遇到相似的问题，武总肯定还会让自己不要命地加班。幻想做出来了，武总会有奖励？除非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说不定到时候身体搞垮了，武总大手一挥：你身体已经不能适应工作了，你走吧！哗的一声将自己给炒掉了。

把老板想象为有情有义的真汉子，这人不是职场菜鸟，就是真正的傻子。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老板，毕竟不能一杆子打死一船人嘛，可绝对不能幻想自己老板就是这样的人。要真是这样的人，他会不顾员工的身体状况拼命让加班吗？要真是这样的人，他会将员工的合理要求视而不见吗？不管老板多么花言巧语，追逐利润的决心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要真的没有这心，他还开公司干嘛？直接去当慈善家好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坏头绝对不能开，说自己自私也好，说自己不识大体也罢，反正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胁迫武总招新人。不仅是为了自己以后能轻松点，也为了公司后续能够更好的发展。第83章

无法购买到主界面程序，段伏枥又因为一直忙于底层无法分身，眼看给冯总交货的日子越来越近，武总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事情总不能这么一直拖下去啊，好歹也该想个办法啊！在交货的压力之下，武总终于再次提出招人，并且没几天人就来了。

也许是因为上次招聘风波的缘故，这回武总就没让段伏枥去当面试官，而是全局由他来掌握。不来则已，一来就两。

这天早上，人事部经理带了两个年轻人上来，给大家介绍：“来来，今天我们来了两个新同事，这是周波，这个是余永。”



两人身高差不多，周波戴了一副黑边眼镜，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而余永嘛，怎么那么黑啊？如果不开灯，估计就真的只能看到牙齿在空中飘了吧？

不过这两人看起来怎么那么像应届生啊？不是说项目太紧，一直让武总找些有经验的吗？莫非人不可貌相，看起来年轻，实际上已经工作几年了？段伏枥试探性地问道：“你们是刚毕业吧？”

余永赶紧接话道：“是啊，我们都是刚毕业的。”

在一旁的人事经理也说道：“这位是段伏枥，做软件的老大，你们以后就要多请教他！”

“哦！”余永伸出双手，跟段伏枥庄重地握了几下，顺势说道：“请多多指教！你看我长那么黑，以后就叫我小黑好了！大家都是这么叫的！”小黑，嗯，这个外号确实挺贴切的，不过似乎叫大黑也不为过吧？

周波见状，也赶紧伸手和段伏枥握了一下，不过是正常的单手。年轻人嘛，肯定没有什么合不来，段伏枥对这两人的第一感觉还不错，只是觉得奇怪，为何武总招的是应届生。要知道，这离冯总的交货期限已经很近了啊！

段伏枥实在忍不住，跑过去问武总。武总倒是很直接：“应届生便宜啊！你看，同样的钱，连一个有经验的都招不上，现在能招两个，多划得来啊！”

说到底，还是武总不想多花钱的缘故。段伏枥哭笑不得：“可冯总的产品交期要到了，他们可能无法按时完成啊！”

武总笑了笑，不以为然：“以前招的那个有经验的不也是没做出来吗？没关系，他们这些应届生听话，现在你是他们的老大，你就逼着他们，死命地操，每天不到十二点不让他们回家！就让他们在公司好好学习！”

姑且不论武总的话语有多么地粗俗，单是不考虑员工状况，非要加班到十二点的言辞就让人觉得很不爽。让人感觉似乎这公司有多么好，别人非要像乞丐一样向他乞讨。就好像武总将员工招进来是对这些人的恩赐，这些人就必须拼了老命干活进行回报。这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吧？还把小黑他们当不当人啊？当然这些抱怨只能藏在心里，并不会说出口。

武总在来安勒斯之前，跟段伏枥的说法是让自己当老大，也就是以前黄华中的位置，但来了之后却从来没有在大家面前说过，所以自己很识趣地不摆出一副老大的嘴脸。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武总宣布了，段伏枥也不会真的把沈俊她们当下属，毕竟之前大家都是平级，凭什么一过来自己就比她们职位高？怎么想别人也会有意见，不仅不利于工作，甚至平常的感情也可能会灰飞烟灭。而现在来了新人，恰好又是做软件的，武总自然顺水推舟让自己当软件的老大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段伏枥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又可以借段伏枥的手来压榨新人，以保留他的好名声。这点段伏枥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心里暗暗决定，武总那政策，自己绝对不会不折不扣去执行的。新人是要练，但绝对不能这么练。

段伏枥遇到的问题，是很多中层干部都会遇到的难题：上级领导宣布地决定，要不要不加修饰去执行？严格按照领导的要求，不打折地要求下属，很容易会让下属对自己有意见；打折执行的话，势必会加剧上级对自己的不信任。两难的情形，应该如何才是最恰

当的？盲目选择必然会导致不良结果，所以需要分情形来讨论。如果掌握了核心技术，上级对自己还有所忌殚，而上级的命令又实在很无理的话，那么不妨站在下属一边，笼络一下人心；如果自己刚刚上任，立足不稳，随时会被上级给撤换，那么只能选择牺牲下属，满足上级的需求。正是有那么多考量，所以中层干部这块夹心饼并不好做，搞得上级不满，下属抱怨的比比皆是。前后不是人，便是对此的最好形容。

应届生嘛，段伏枥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所以对于周波和小黑的水平并没有报太大的指望。只要他们懂得C++，然后又很好学，那么就已经让段伏枥心满意足了。段伏枥没忘记以前的誓言，有朝一日自己有了下属之后，一定会毫不保留倾情传授。自己是这么想的，也确实这么做的。但可惜两人的基础并不是非常好，老师想教，但学生无法全盘接受。或许是自己太急于求成了，段伏枥这么想着，还是让他们从零开始吧！就先让他们将《windows ce程序设计》前面几章看完，然后再写个简单的应用程序，了解程序流程再说。

而这简单的程序，段伏枥也是有要求的，就是绝对不能使用MFC。其实对于一名一窍不通的初学者来说，如果要最快速地写出一个界面程序，采用MFC是最快的，只需要在程序向导点击几次鼠标即可。程序界面是出来了，可是这样给初学者带来了什么？他们还是不知道程序的流程，也不知道MFC帮他们做了什么，甚至连向导中的选项也不知所以然。一个连基础都没有搞通的程序员，很难想象以后他能有很大的提高。

现在周波和小黑既然成了自己的下属，段伏枥觉得就应该在技术上对他们负责，让他们一开始就走在一条相对正确的道路上。可能自己的引导并不是最优的，但绝对不会是最糟的，以前自己走过的弯路绝对不能让周波他们重覆旧蹈。至少万一现在的公司无法为继的时候，他们再去找工作不再是一穷二白，不用再经历自己曾经的磨难。

在周波他们没来之前，虽然说段伏枥跟武总抱怨没有人手做界面，但实际上自己还是偷偷在做了准备。因为冯总的产品是从上一版延续的，很多设计只要采用之前的即可，所以在板子回来之前，段伏枥相对还是比较空闲的。而这空闲，段伏枥自然是用来规划新的界面架构。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武总不知情的情况下，否则要是武总知道段伏枥还有余力，那么周波这些新人现在绝对不会被招来。

段伏枥只是感觉软件的界面都是有共通性，比如按钮无论在哪个界面表现形式都是一样的，只是显示的图形以及响应的动作有所区别而已。如何将这些共通的和特殊的分开，并且令编程的难度降低，是段伏枥现在所头疼的。隐隐约约段伏枥感觉到了饿汉曙光，可是仔细一想，却又再也摸不着头绪。当然段伏枥完全可以两手一摊，将所有的工作都丢给两个新人，但却觉得这样实在太不负责任了，自己不想做的东西就丢给别人。最为重要的是，这两新人的水平能不能胜任，按时完成，这也是一个问题。

段伏枥还在发愁的时候，手机响起。自己也懒得看是何人，机械地拿起手机按了接听键：“你好，哪位？”

电话那端传来雄厚的男音，是董德：“好个P！帅哥，你现在方便讲话吗？”

“我现在在办公室啊，你是要我到厕所边方便边跟你说话吗？”

“……滚！”董德骂完之后，压低声音说道：“兄弟，帮我个忙呗……帮我买盒避孕套……”

“什么……？”段伏枥觉得自己听清了，但却很怀疑自己的耳朵。

“帮我买盒避孕套呗！”

这回段伏枥听清楚了，可这事咋听起来那么别扭呢？“喂，这个你不会自己去买啊？你自己要用，干嘛不是自己去买？”

“不是我用啦！我一个兄弟来深圳见网友，让我先帮忙买。我不好意思，所以你帮我买啦！”

“喂喂，你不好意思，难道我就好意思啊？”

“上次帮你问那电源管理，你不是还欠我个人情吗？”

“可后来不也是没结果吗？还是我们自己搞好的！”

“那我表弟的事呢？那可是给他心灵带来多大的创伤啊！”

“滚……”什么创伤，段伏枥才不相信呢。不过在这件事上确实觉得有点对不起董德，看来这糗事确实要接下了：“好吧，我帮你买！”

有些事总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段伏枥想到的第一个地方是超市，印象中收银台旁边就有存放的。一下班，回到泥岗村，直奔红日子超市。可是收银台人来人往，段伏枥徘徊了几圈，还是无法下定决心。直到保安像防小偷一样盯着段伏枥，自己还是无法在犹豫。受不了了！段伏枥一溜烟地跑出了超市。靠，人那么多，我怎么好意思买啊？可是，答应了董德的事，如果没完成，多丢面子啊！

段伏枥还在天人斗争之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个药店。如蒙大赦，超市人多，难道药店也人头攒动？

段伏枥刚走进药店，一名漂亮年轻的导购小姐便走了过来，笑吟吟地问：“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段伏枥声音有些颤抖：“避孕套在哪？”

很明显，导购小姐脸色也稍微变了下，但瞬间还是恢复专业的笑容：“在这边，请跟我来。”

可能是怕顾客需要咨询，或是说担心顾客偷拿药品，所以药店里的导购小姐在顾客挑选的时候都会站在旁边，自然这次也不例外。只是，这次的感觉怎么那么奇怪啊？一个男人在挑避孕套，而漂亮的导购小姐站在旁边。人的心态在达到一个极端之后，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此时的段伏枥正是如此，极度的害羞产生了戏弄的念头，于是便对导购小姐问道：“你觉得哪个牌子的好用？”

漂亮的导购小姐显然也没料到段伏枥有这么一问，愣了一下，脸有点微红，说道：“哪个牌子都差不多……”

段伏枥坏笑道：“你平常喜欢用哪种？”



导购小姐脸更红了：“这个……我……”

没等导购小姐回答，段伏枥指着其中一款问道：“这款凹点的，上面说会增大刺激感，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导购小姐已经仿佛一个红苹果：“我……我……不知道……”

段伏枥依然不依不饶：“那这款香草味的呢？闻着的话，是不是很有感觉？”

导购小姐估计已经崩溃了，赶紧转身走开，丢下一句话：“你自己先挑啊，那边有个客人来了，我先给他拿东西。”

果然人至贱则无敌啊！看着导购小姐落荒而逃的背影，段伏枥得意地笑啊笑。型号？自己都没用过，怎么会知道呢？董德也没有明确要求，就随手拿一盒呗！段伏枥宛如小人得志一般，一边哼着歌，一边抛着避孕套，一步三摇往收银台走去。

人往往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会被飞来横祸击中。段伏枥刚发现收银台买单的一个背影看起来很熟悉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背影转过身，是刘思敏！不错，是的，她眼光正好盯在段伏枥手上的避孕套。刹那间，段伏枥那得意洋洋的表情变得开始尴尬了。哇靠，刚刚不该大意的，早知道就先躲在后面了！现在怎么办，这避孕套扔也不是，拿也不是，总不能说自己看错了，以为这是口香糖吧？

刘思敏坏坏地笑问：“你开始用这东西了？准备要玷污哪个女孩了？”

段伏枥语无伦次了：“啊……这个，不是……不是我用的……是我一个同学要帮买的……”

刘思敏点了点头：“嗯，每个男人都会这么说……”

段伏枥急了：“不是，真的，是我同学要买的……”

刘思敏斜了一眼：“买就买了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放心，我不会告诉徐雅思的……”

“不是……这个……真的不是……”

段伏枥正在极力辩解的时候，美丽的导购小姐恰如其时地走过来，报复性地说道：“啊，你挑好型号了啊？看不出来你年纪小小的，用过的避孕套还不少嘛，知道那么多！”

“你……！我……”还能说什么呢？说再多只能越描越黑。罢了，罢了，连黄河都不用跳了；真跳的话，估计黄河也要被染黑了，污染环境啊！第84章

在段伏枥苦苦思索这界面框架如何才能最大通用化的时候，武总突然又冒出个念头：去上海！

段伏枥很疑惑：“去上海做什么？”

武总兴奋地回答道：“我们的机器不是没有手写输入吗？我已经跟华伟说好了，让他们开放接口给我们！”

华伟是一家做导航软件的公司，其实在利剑电子的时候双方已经有所接触，之前7'的机器用的就是他们的地图。只是由于之前的机器一直收星不佳，所以这地图的精确度没办法测试，但清秀的界面还是给段伏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查找地名的时候，还能够手写，并且识别率还挺高，更让人观感极佳。与往后的导航软件的手写识别几乎为标配的情形不同，这时的采用的基本都是拼音输入，因此段伏枥听到华伟会开放接口着实惊讶了一番。

只是武总在没有和自己有过任何商量的情况下，就跟华伟要求开放接口，可武总知道我们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接口吗？段伏枥不由地问道：“他们开放的是什么样的接口？”

武总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才让你去啊！反正这关系到我们公司的生存，要是没搞定就不用回来啦！”

关系到公司的生存？怎么好像每件事都这么说？段伏枥“嗯”了一声表示回应。

武总有点不放心，想了想，提醒道：“去了之后，记得和他们说你只是窗口，后面还有一大堆的工程师。记住，不要把我布的局给搞破了！”

又是窗口，又是一大堆工程师在幕后！这谎言不知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只是段伏枥对此已经麻木了，每次和别的公司打照面，武总总是要提醒一次，好像只要说出自己是总负责的话，别人就会拂袖而去一样。从武总的话语，多少透露出对自己技术的不信任，生怕说段伏枥是主要负责的工程师但又回答不出别人问题，从而折了他威风，破了他谎言一般。虽然段伏枥出来了三年，技术水准已经和刚毕业时截然不同，但自己的感觉还是处于菜鸟的阶段，所以对于武总的提醒倒也不觉得愠怒。

虽然不知道华伟会留出什么样的接口，但事先做准备总是没错的。段伏枥找出以前在7'设备上做的繁体手写输入法，然后将调用微软的识别代码给删除，仅仅留下一个空壳。因为武总所需要的仅仅是在系统托盘点击能调出手写输入法而已，而且华伟开放的接口估计也不会太贴近系统，所以段伏枥觉得这空壳已经足够。

周波和小黑依然还是没有真正进入到产品的开发，段伏枥给两人布置了作业之后，第二天就随着武总飞往上海了。

随着飞机的徐徐降落，段伏枥内心不由地感慨：上海，我来了！自己的思绪不由地回到了毕业的前夕。在海滨小城成长，在没落老城念书，听得最多的是北上广的繁华和机遇，总是幻想大城市的真正模样。只是觉得北京太干燥，上海太遥远，广州太凌乱，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深圳，但对北上广的敬畏却没有任何消退。现在就要踏上曾经自己的幻想之地，怎能不觉得激动万分？其实段伏枥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非常兴奋，因为意味着自己人生的足迹又添加了一座新的城市，但以前的兴奋总不如这次般激动。怎能不激动？上海这个世界闻名的经济之都就在自己面前啊！

不能不说，武总在某些方面还是挺照顾段伏枥的。段伏枥在没来上海之前，听说有磁悬浮，便嚷着要去试试。虽然磁悬浮的票价比地铁要贵出不止数倍，但一向视金钱为命根的武总居然答应了。

坐上了上海的高铁，武总那觉得台湾一切都比大陆好的心态没有任何改变。磁悬浮启动后不久，武总便揶揄道：“大陆的磁悬浮技术还是不过关啊，居然还会这么晃来晃去。这哪是人做的啊？要是在台湾，这样的磁悬浮肯定没有人坐！”

台湾有磁悬浮吗？段伏枥不知道。别的地方磁悬浮不会晃吗？段伏枥也不知道。但武总这蔑视的言语，倒是让自己觉得非常不爽，但限于游历经验却找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

段伏枥无法反驳，但并不代表别人亦是如此。对面一个雄厚的声音响起：“台湾好？要是台湾真的那么好，你干嘛还来大陆？还不是因为大陆遍地是黄金！”

段伏枥抬头一看，说这话的是坐在对面的一名中年男子。虽然穿的是一身便装，但却透露出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武总被抢白了一顿，但还想逞口舌之辩，讪讪说道：“我是来援助建设的……”

没等武总说完，中年男子迅速打断说：“援助建设？狗屁！你要是真的是来援助的，干嘛不到西部的贫困山区，非要到上海来？就你这模样，还想援助上海？拉倒吧你！”

中年男子依然不依不饶：“我接触过不少台湾同胞，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简直是丢台湾同胞的脸！”

掷地有声啊！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顺耳呢？平常武总那台湾至上的态度，早就令自己很不爽了。但毕竟是武总的下属，很多事情不能当面指责，而此时中年男子的一番话倒出了自己的心声。酣畅淋漓啊，真的是酣畅淋漓！

段伏枥偷偷瞄了武总一眼，发现武总的脸涨得通红，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口。能说啥呢？这是上海，人生地不熟的，又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来头，一向欺软怕硬的武总自然只能忍气吞声。而反观中年男子，“哼”了一声之后，就闭目养神去了。

其实平心而论，二十多面前一些台商来大陆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比较穷，电子产业更是一片空白。那时候台商对大陆的轻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大陆现在已经今非昔比，很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不再是投资，而是来打工。这个在飞往大陆的航班大多是年轻人就可见一斑。然而武总还是以二十年前的眼光来看待，也难怪会惹人生厌了。

下了磁悬浮，再转一个多小时地铁，就来到了华伟公司所在之地——复旦大学的对面。只是坐地铁段伏枥还闹了个笑话。在深圳地铁票价比较贵，半个小时的车程就要五元，而现在在上海坐了有一个多小时，怎么可能还只是需要五元呢？肯定是买票的时候搞错了！于是，段伏枥很自然地走到服务点，要求补票。当工作人员问明始发站，以一种很奇怪的目光看了段伏枥一眼，说道：“你不用补票！”看来，被深圳的高物价折腾过的乖小孩伤不起啊！

华伟公司租下了写字楼整整一层，宽是够宽，座位也是很多，但员工相对少了点，也就八个人。公司没有前台，接待武总一行的是一名工程师，姓刘。按业内通行的叫法，自然是刘工了。不过段伏枥一直觉得这叫法经常会闹笑话，比如武总那不是叫武工？和蜈蚣差不多嘛！

见武总走进办公室，环视了一圈，奇怪地问道：“何总呢？”

刘工耸了耸肩膀，指了指其中的一个办公室，说：“还在里面睡觉呢！”

“啊？！”武总和段伏枥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疑问。

显然刘工已经料到两人听了之后的反应，解释道：“何总比较喜欢晚上工作，他觉得晚上才有精神。在那个办公室铺有床，每次何总困了就在那睡一会。今天何总也是刚刚睡下。”

将白天和黑夜颠倒过来，看来何总也是一名有意思的人物。刘工接着说：“何总已经交待过我，让我来告诉你们接口的用法。喏，小段那个隔间是给你准备的，要不要我们

现在就开始？”

这个自然好了，尽早开始，就能尽快完成；要是真的和武总在上海呆上很长的时间，估计这期间的花费武总回去又要唠叨了。华伟给出的接口非常简单，只有两个，分别是隐藏和显示他们的输入法界面。其实说白了，华伟他们使用的是一个普通的DLL，只是这个DLL给出了两个界面的接口而已。段伏枥一看这接口，心里就有底了，只要将这接口整合到输入法的流程中就好。看来来之前所准备的输入法空壳能派上用场了，只需要做一些小小的改动即可。

虽然说事前做了准备，但由于每更新一次输入法都需要重启机器，所以最后还是花了两个多小时。大功告成之际，段伏枥突然听到一个疲惫的声音：“武总，你来了？”

段伏枥抬起头，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一名约摸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头发凌乱，双眼通红，看起来是刚睡醒不久。不用说，他应该就是何总了。

互相介绍以及一顿寒暄之后，何总自然而然地问段伏枥：“那个输入法做得怎么样了？”

段伏枥很自豪地说道：“刚刚做完！”

“嗯？这么快？”何总瞪大了眼睛，很显然不相信段伏枥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弄好了。直到何总看了演示，才不由地竖起拇指夸赞说：“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的，实力这么强啊！武总你你是怎么招到这样的人才的？我怎么就招不到呢？小段你应该是在武总这当技术老大吧？”

技术老大？以目前安勒斯的人员构成，这个说法也算不得错误。但段伏枥深知武总的个性，如果坦然承认，那么回去之后就不知道他要怎么发飙了。为了避免继续这个话题，段伏枥赶紧打岔：“我在公司是扫地的，经常帮大家端茶倒水，是打杂的！”

段伏枥话中透露出来不想就职位问题继续讨论下去的意图何总何尝听不出来？何总大笑说：“看不出来扫地的技术也有那么高超啊，看来武总底下真是人才济济啊！”

段伏枥的回答本是个玩笑，基本上没人当真，可没想到武总却真的当了回事。段伏枥没想到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沈俊她们出去见客户，武总觉得丢了他脸面，总会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还是要和小段好好学学啊！你看他到华伟，说自己是扫地的，震惊了整个华伟。华伟那些人感叹说：‘你们扫地的也那么厉害啊！’”每次武总说类似的话语，段伏枥总会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望向他：难道你真的觉得华伟真的相信自己是扫地的吗？可看武总那严肃的样子，似乎他真的认为华伟确实是相信了。感情上武总认为别人还真是傻子啊？

既然何总醒了，武总自然要和他聊点商务上的事，两人便往另一端的办公室走去。段伏枥来上海的主要任务，便是实现这输入法的调用。而现在既然已经完成了，也没什么事，便和刘工攀谈起来。

聊着聊着，突然华伟的一名员工大叫起来：“靠！服务器居然死机了！”

服务器？在段伏枥有限的知识里，似乎只有做网络的才需要服务器。段伏枥不禁



好奇地问了一下。

刘工倒也不隐瞒，毫无保留说：“那是转换地图数据用的。我们做的其实只是一个搜索引擎，地图数据是从四维啊那些数据公司购买的。因为他们的数据和我们的搜索引擎不符合，所以需要进行一次转换。这转换就久了，别看这500M的数据，可是要转几天呢！”

“哇？那么久？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做数据呢？”

刘工哈哈大笑，说道：“你以为做数据那么容易啊？需要全国各地到处跑。你看我们这几个人，哪里能做得来？不要说我们，你们深圳的那家比较大的kld公司也做不到啊！并且我还听说，他们因为破解别人的地图数据，现在人家还找上门了，正在打官司呢！”

“噢……”这个段伏枥还真没听说过，不由地小小惊讶了一番。kld已经做那么大了，居然还会去盗用别人的数据？还真欠那几个钱啊？不过，让段伏枥觉得更惊讶的还在后面。

刘工继续说道：“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其实这些原始的地图数据都是不正确的！”

“什么？不正确？”段伏枥似乎听到了天方夜谭。

刘工点了点头，说：“是的！所以我们写好引擎之后，需要将某部分的程序交给有关部门验证，由他们添加相应的偏移量之后才能正确显示路标。”

只是需要哪部分程序交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或许是因为涉及到公司的机密，所以有点语焉不详。但这消息已经让段伏枥觉得很震惊了。只不过仔细想想，国家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地图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如果毫无保留不留后手，那么被别有用心国家掌握了后果则后果不堪设想。想想现在经常有报道日本人时不时偷偷来中国进行测绘，就知道这地图数据的重要性了。可这数据也总不能藏着掖着啊，生活还是需要的啊！估计国家正是因此才增加了偏移量这道锁。

段伏枥不是专业人士，不知道这偏移量能带来多大的防护作用，但毕竟有总比没好吧。这就像家里加装的防盗门，相信只要给予充足的时间，那些惯偷基本上都能将这防盗门撬开。但在实际中，惯偷只要一看到防盗门，往往绕道而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开了防盗门还要再开一扇正门，时间越久，就越容易被发现。与其如此，还不如去偷那些不装防盗门的，所以此时的防盗门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地图数据的偏移量这道锁，也正是如此。它不要求一定要牢不可破，只要能给别有用心者制造阻碍，不那么轻易快速获得真正的数据便算完成了使命。

第85章

大家都是做技术的，自然不会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情形。聊着聊着，段伏枥突然问道：“你们地图做得挺不错的啊，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定制界面。你们是不是不同的客户给不同的程序啊？”



刘工摇了摇头，说：“其实界面只是一个配置文件，我们主程序会读取该配置文件来生成界面。”

见段伏枥还是一副茫然的样子，刘工索性打开了自己的电脑，点开一个软件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界面设计程序。可以在这里设置按钮的图片啊，位置啊等等。凡是和界面有关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里设计。设计完成之后，点一下这个按钮，就会生成一个dat文件。只要将这个dat文件拷贝到主程序的同级目录，运行的时候就能显示了。”

刘工喝了口水，继续说：“像市面上很多导航软件都是在程序中写死的，他们无法方便地更换界面。而我们的导航，只要将这dat进行替换，就有不同的界面。所以我们的导航软件优势在于，客制化很强。”

看着刘工洋洋自得，段伏枥突然呆住了。不是因为华伟的客制化多么先进，而是由于从中获得了灵感！自己的界面库，不也可以采用如此的形式吗？界面的所有一切，都保存到一个配置文件中，然后程序跑起来之后就分析这个文件，接着生成相应的窗口，最后再往窗口添加相应的控件，这不就做到了界面的通用性了吗？自己一直苦苦思索的难题，没想到今天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此时的段伏枥内心极度激动，巴不得马上飞回深圳投入界面库的开发。

通过配置文件生成界面，是华伟导航软件的优势，但并不妨碍段伏枥以此作为借鉴和模仿。很多事情确实如此，苦苦思索找不到答案，可能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想不到。以iPhone的界面操作方式来说，做这个技术上难吗？那倒未必。如果真的在技术上存在很大的难点，现在就没有那么多仿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高仿机了。不能不说，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有个笑话说得好：造大飞机，美国人告诉印度人一半的技术，印度人还是做不出来；但中国人只是看看，回头就能做出几乎一模一样的飞机。只可惜国人的智慧都用在模仿和山寨上面了，如果用在创新方面，估计现在的电子产业就不是现在的模样。不过话虽这么说，但真要创新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iPhone早就由别的公司做出来了，

哪里还等你苹果姗姗来迟？

这时候，武总和何总也从另一端的办公室出来了。见两人笑呵呵的模样，看样子这聊得还挺愉快。

何总说：“也快到下班时间了，我肚子也饿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对了，小刘你也一起去，陪着武总他们聊聊。”

说完，何总转过头问武总：“你们住宿的地方找好了吗？那有个不错的五星级宾馆，不过就是旅途比较远，可能打的要二十分钟。”

武总听了，连忙说：“打的也要二十分钟？那也太远了，还是近一些的吧。一般的酒店也好，只要够干净。”

何总想了想，对刘工说道：“好像附近有个什么连锁酒店，我们还有他们电话来着。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还有房间没？”

段伏枥觉得好笑，还五星级宾馆呢！何总你也太看得起武总了！让武总自己出钱去住五星级宾馆，并且还是两间，这不是要他的命么？还好这五星级宾馆比较远，武总还可以找到遁词。要是离得很近，估计武总就会打肿脸面充胖子，装作满心欢喜住进去，然后背地里拼命暗骂何总为何要给他找了个这么贵的宾馆了。

段伏枥对酒精有点过敏，大学的时候有次不小心喝多了不省人事，被同学手忙脚乱抬到医院打点滴，从此以后段伏枥就滴酒不沾。和武总出去吃饭的一个好处是，绝对不用担心喝酒，因为武总的酒量不佳，饭桌上绝对没有敬酒这一环。但今天看起来何总非常高兴，虽然客人不喝，但他还是执意要了一瓶啤酒，打算和刘工自饮自斟。形式比人强，武总仅仅是酒量不佳，但并不意味着滴酒不沾，盛情难下之际还是答应来一杯。至于段伏枥嘛，还是坚持原则，只是以茶代酒。

可是酒一倒进武总的杯子，就傻眼了：杯中那小小的黑呼呼一团是什么？仔细一看，靠！苍蝇嘛！还是大大的绿头苍蝇啊！一阵恶心突然涌上喉咙，刘工忙不迭地大喊：“服务员！”

话音刚落，一个身高约摸1米8的服务员懒洋洋地走了过来：“什么事？”

刘工指了指武总的酒杯：“看，酒里面有苍蝇！”

“哦，这个啊，简单！”说罢，服务员将刚刚挖过鼻子的手伸进酒杯中，将苍蝇给夹出来扔到地上，狠狠地踩了两脚，说道：“可以了，没事了！”

服务员一系列麻利的动作让大家惊呆了。这就可以了？这就没事了？半晌段伏枥才反应过来，弱弱地问服务员：“这酒你敢喝吗？”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有什么不敢？”说罢，服务员豪不犹豫拿起杯子，昂头咕噜咕噜一饮而尽。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了我就走了哦！”大伙你看我，我看你，遇到如此彪悍的服务员，还能说什么呢？

见大伙没啥反应，彪悍的服务员转头就走。末了，还不忘抛下一句：“你们还真以为自己吃的东西干净哪？还不都是用地沟油做成的！”

听了这话，四个人彻底崩溃了。大伙望着这满满的一桌菜，是吃呢，还是不吃呢？

用过晚饭，何总和刘工便返回公司，而段伏枥和武总则往连锁酒店走去。走着走着，武总突然说道：“告诉你，我们要发财了！”

“噢？怎么回事？”看着武总兴奋的样子，段伏枥觉得有点好奇。武总是地沟油吃多了变傻了呢，还是又在发白日梦了？

武总顿了顿，说：“以前为了调试地图，不是给了何总他们7’的大砖头样机吗？然后何总吧这样机给了一家公司的老总看，没想到对方非常喜欢，说要每个月要拿5k。明天我就和何总到那家公司，把这单子给敲定。那样子以后我们就有钱啦！”

7' 的机器，如果接上外接天线收星还是可以的，只是展示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如果作为产品，似乎还欠缺火候。这样的机器，会有人一个月下5k的单吗？但看武总那兴奋的样子，似乎并不像在撒谎。再说了，要是能接下这单子，对公司也只有好处，所以段伏枥也被感染得高兴起来。

只不过，7' 机器？段伏枥担忧地问道：“可是，他们要是真拿这7' 机器那该怎么办？我们AU1200没有调起来啊！难道我们又要反过来求黄华中？”

武总信心满满地说：“放心好了！我肯定会说服他用telechips方案的。”

顿了顿，武总想了想，说：“这个案子接下来之后，冯总的那100台就不管他了！我们把程序丢给他，让他们自己去调！”

什么？不管冯总了？让冯总他们自己去调？要是他们真的能调，当初还来找我们？再说了，冯总好歹也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扶了一把，现在大单子还没到手，就打算弃他们于不顾？这不是纯粹的过河拆桥吗？段伏枥看了看武总，以为他在说笑，可是那表情却说明他确实是认真的。段伏枥不禁对武总的为人感到了少许失望。或是，做生意就非要如此六亲不认？

这连锁酒店的名字虽然没怎么听过，但室内装潢和卫生还是挺不错的。武总和段伏枥都是单人间，所以忙了一天的段伏枥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便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电视了。没多久，床边电话响起。

段伏枥以为是武总的电话，连忙拿起，没想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先生，你需要服务吗？”

段伏枥以为是前台打过来的，所以好奇地问道：“有什么服务？”

电话一旁传来女子的笑声：“你放心，你想要的我都能做。”

怎么听起来似乎气氛不太对啊？段伏枥想想，觉得有点口渴，便试探问道：“我要杯奶茶，加冰的，可以吗？”

“先生果然是行家！你指的是冰火两重天吧？小妹最擅长这个了。要不要我现在就到你房间去？”

感觉似乎越来越不对了，哪里不对呢？段伏枥想不出来。但对方说要马上上来，倒也让自己慌了。听说很多酒店什么饮料之类的很贵，经常有人被宰，还是先问明价格为好：“那个奶茶要多少钱？”

电话那端再次传来女子的笑声：“先生，你放心，我做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我绝对是老叟无欺，还有不少回头客呢！我这里有张项目表，上面明明白白写出每项的收



费。”

“啊？”项目表？这奶茶还有那么多花样？

“先生，你放心，要是选择套餐还可以便宜点。再说了，我这里还可以开发票，你回去还可以报销。难得出来一次，一定要玩个尽兴。你说是不是？你绝对放心，我技术比你女朋友高超，绝对会让你欲……”

还没等女子说完，段伏枥赶紧将电话给挂了。还以为是酒店的前台哪，靠，原来是拉皮条的！段伏枥怕这女子还打过来，赶紧将座机的电话线给拔了。可是还是不放心，万一对方真上来了，那该怎么办？真要那样，就装作房间没人好了。此时手机可绝对不能响，还是把手机给关了吧！

果然没过多久，就传来敲门声。可怜的段伏枥，赶紧用被子盖过头，大气不敢出一声。哎，一个失足妇女就让自己怕成这样，丢脸啊！

按照计划，第二天上午就去拜访客户，然后傍晚的时候坐飞机回深圳，所以一大早起来以后就要退房了。

退房结账的时候，前台小姐突然说道：“503号放用了四个安全套，需要多交20块钱！”

段伏枥听到这话语，不禁暗暗发笑：看来武总这老不正经的，也按耐不住寂寞啊。等等！503？503……503！那不是自己住的房间吗？自己没用啊！段伏枥涨红了脸：“等等，我没用啊！”

没想到前台小姐连头都不抬一下：“洗手间本来放有四个安全套的，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段伏枥急了：“我一住进来就没有看到啊！”

前台小姐终于抬起了头：“难道你住进来的时候，没有按照列表对一次物品是否齐全吗？”

段伏枥一愣，才想起来自己住进来之后确实忘记对一下物品列表了。完了，看来这哑巴亏要吃定了。这个要怎么跟武总解释？

没想到武总一脸坏笑说：“怪不得昨晚打你座机没人接，手机又关机，敲门又没人应，我还以为你睡了呢，原来那时候你在忙啊！没事，20块钱的安全套我还是付得起的！不过下次你最好自己带一些，酒店的就是这么贵的了！”

原来昨天晚上敲门的是武总你啊！你这段时间怎么那么恰好呢？还有，拜托你敲门

段伏枥正想辩白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一对小情侣说话了：“你看人家多猛，一个晚上四次！哎，你这床上小旋风，干事不到一分钟的，什么时候才能像人家那样呢？”

退房后没多久，何总和刘工便过来。四个人一起到旁边的肯德基吃了个早餐，觉得一大堆行李去拜访客户不便，所以又到了华伟公司放下了行李，最后才打的奔向目的地。

这话之前肯定已经和武总说过，何总旧话重提其实显然是说给段伏枥听。段伏枥不置可否“嗯”了一声，表示听见了。

段伏枥对此倒不觉得稀奇，因为武总之前有说过，何总之所以如此热心帮忙找客户，其实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搭载华伟的导航软件一起出售。这倒无可厚非毕竟是双赢的局面，总不能自己吃肉了，却不让人喝汤吧？在这个案子中，安勒斯和华伟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所以何总才有此一说。

何总笑呵呵地说：“他们周六不上班的。昨天晚上我跟他通了电话，他听了非常高兴，当时就想见你们。但我说你们刚到上海，比较累，所以今天上午他就在公司等我们！”

毕总的公司离华伟还是有点远的，出租车开了四十多分钟才到达目的地。至于到了哪里，因为对上海不熟悉，段伏枥也说不清楚，只知道眼前这栋写字楼确实金碧辉煌。毕总的公司在22楼。随着电梯门的打开，段伏枥看到了几个大字：腾威高科有限公司。

何总按了下门铃，没多久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何总赶紧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毕总。”

段伏枥抬头看了一眼。咦，奇怪，好像在哪里见过毕总？这样貌似乎才刚见过不久，是在哪里呢？只是一时间，段伏枥实在想不起来。

何总继续介绍：“这是武总，这是小段，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小刘。”

介绍完毕，毕总看了武总一眼，一开始那高兴的表情一下子被厌恶的神情所替代，淡淡地问了一句：“你今天带来的就是他们？”

此话一出，不仅段伏枥，所有的人都觉得非常差异。刚见面就说这样的话，摆明对方是对我们有意见了。

何总显然也没料到毕总突然会蹭出这样的话语，也不知道毕总的真正用意，一下子愣住了。

毕总斜了武总一眼，不屑地说道：“如果这生意是和他做的话，那我不做了，你们请回吧！”说罢，头也不回往公司里面走去。

这哪是什么送客啊，这摆明是赶人吗！而这情形，完全和之前的讨论不符嘛！而武总听了这样的逐客令，脸一下子白了。

何总好不容易反应过来，对武总说道：“你们先在这等一会，我先进去问问怎么回事。”说完，便追着毕总走进了公司。

啊！是他！怪不得那声音和表情那么似曾相识呢！段伏枥突然惊叫起来，对武总说道：“我想起来了！毕总不就是我们在磁悬浮坐在我们面前的那个吗？”

经这么一提点，武总也想起来了。毕总就是那个在磁悬浮上不满武总看不起大陆而出言驳斥的中年人啊！想到这里，武总突然变得尴尬起来。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何总出来了，手上还多了一台段伏枥他们做的7' 机器。何总表情复杂地看了武总一眼：“走吧！毕总说不想和看不起大陆的人做生意！”

在还没来到腾威高科之前，大家都在讨论合作之后的美好前景，谁也不会想到最终的结果却是如此。这打击对于武总来说是巨大的，估计他从来没想到会被人拒之门外，回途当中竟是一言不发。

平心而论，毕总的做法确实有点小孩子气，仅仅因为自己的喜恶来选择生意的对象，置整个利益而不顾，实在很难说是一名真正的商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毕总又傻得可爱，可以不为利益所动而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试问又有多少富得流油的商人做得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段伏枥对于军人出身的毕总还是敬佩为多。

只是这个变故陡然让气氛变得沉闷起来。回华伟的路上基本大家一言不发，拿了行李之后也只是简单地吃了餐饭，接着段伏枥便和武总打的到飞机场，赶下午回深圳的航班。看着武总那茫然的神情，段伏枥想开口安慰，但实在又不知道说什么。能说什么呢？

武总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难道自己站在武总这边，附和他的言语？那绝对不可能，因为自己对于武总那言论也确实不爽。相反，看武总今天碰钉子，自己还有几分快感。看武总会不会吸取教训，不这么看不起大陆。

坐在飞机上，沉默了半天的武总说话了：“哼！何总他们究竟搞什么鬼？居然连对方的底细都没探查清楚，就让我们过去，让我们碰那么大的闭门羹。果然何总不会做生意，像他这种做法，迟早会把华伟搞垮！还有那个毕总，那种态度，好像我们求他似的。以后等我做大了，他跪下来求我我也不跟他合作！”

段伏枥啼笑皆非，不由地想起黄华中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无论做什么事，老武绝对不会承认是自己的错，绝对会将责任推给别人。以今日之事观之，此言果真不虚。

武总见段伏枥没有回应，换了种严肃的语气说道：“今天这事是最高机密，关系到我们公司的生存，回去以后你不能对任何人说！”

还关系到公司的生存呢，纯粹是怕这事被别人知道了丢面子吧！鸵鸟心态！但看武总那认真的模样，段伏枥还是敷衍地应了一声。

周六回的深圳，休息一天以后，段伏枥带着有点疲惫的身子又开始朝九晚五的生活。今天是周一，照例要开早会。

武总一改周六那颓废的心态，非常兴奋地说：“这次我们去上海的收获很大。首先小段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了华伟输入法的调用，让华伟的人感到非常惊讶，觉得我们的实力非常强，再也不敢对我们敷衍了事。而我又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谈好了导航地图的事宜。以后我们就是他们深圳地区的总代理了，我们就可以卖地图赚钱了。要是这地图卖得好，大家今年都可以买车买房了！”

类似的话语，段伏枥他们从黄华中口中听过，现在又从武总的口中吐出，早已经觉得麻木，惊不起什么波澜。而小黑和周波，看大伙都没啥反应，也是低头不语。

武总本以为自己的一番慷慨陈词会换来大家的轰动，没想到事实总和他猜测相反，不由地说道：“喂，我说你们好歹也给点反应啊！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跑，为了你们这几张嘴，搞得我都瘦了几圈！”

这话说得真够漂亮的。赶明儿你跑来跑去都是为了我们的生计了？就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扯吧你！

沈俊无奈地找事问了一句：“武总你说到上海还要谈单子，最后有没有谈成啊？”

武总望了段伏枥一眼，确信段伏枥没有将他的丑事广告天下之后，便大言不惭地说道：“我们去了一趟腾威高科。本以为他们公司很大，没想到只有小猫两三只。并且他们的工程师水平太差，什么都要我们做。可偏偏他们每个月的量又少，才两百台。虽然他们的毕总一直在求我，但我还是决定不跟他们做！”

不能不说，武总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太强了。本来是自己被毕总拒之门外，现在却反而说别人要哀求自己。并且说这话的时候，武总还脸不红，心不跳，一副事实就是如此的模样，搞得段伏枥还真的以为上海那幕只是一场梦。



因为段伏枥知道事情的真相，但又答应武总不抖出来，所以此时只能装作没听见。倒是张文香反应激烈，狠狠地说：“就是，一家小小的公司还这么拽，我们才懒得搭理他们！”

张文香这附和大大满足了武总的虚荣心，以至于武总不停地点头赞许。段伏枥不由地觉得有点诧异，张文香和武总走得那么近，难道她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吗？或真的是揣着聪明装糊涂？

自吹自擂的早会开完之后，段伏枥回到座位上，发现QQ头像在闪动。打开一看，原来是华伟的刘工问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状态下，不由地聊到了在腾威高科的那幕。

刘工在QQ上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跟你讲，但你绝对不能和武总说哦！”

等段伏枥答应之后，刘工继续说道：“那天何总进入以后，毕总就在那发火，说你们武总只会装B，把大陆损得一无是处，让他非常看不惯。还要何总终止与你们的合作，否则连朋友也没得做！你们武总究竟说了什么，以至于让毕总那么恼火？”

现在回头想想，武总所说的那些话其实也并非很伤人，只是他说这话的时候那种视大陆为粪土台湾为黄金的优越感实在让人觉得愤怒。批评不是不可以，但武总那完全是两码事，完全是一种嘲笑的心态，试问谁能受得了？

从这事上，段伏枥倒是知道了一个真理：言多必失。以后即使在陌生的环境，看来也不能大放厥词，因为说不定现在没有任何交集的陌生旁人，很可能哪天就成了自己的上司或潜在的生意伙伴。如果之前因为不当言论给对方留下了不好的第一印象，很难想象以后的道路上还能够一帆风顺没有磕磕绊绊。言行，果然要慎之又慎。

#### 第87章

回到深圳之后，段伏枥马上投入了新的界面框架的工作。有时候运气来了，是神也挡不住。在去上海之前，段伏枥根据网上网友的代码，完成了ini文件的读取。说起这个ini文件的操作，在桌面windows根本不是任何问题，因为有现成的API函数，但在WinCE中却是一片空白。本来完成这个ini文件的操作类仅仅是出于兴趣，没想到现在居然派上了用场。

段伏枥研究过华伟的界面配置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是一片乱码，很明显是有特殊的存储格式的。因为不可能看到华伟的源代码，必然无法简单知道他们存储的方式，既然如此，那何不另辟蹊径？数据库需要系统添加相应的组件，会减慢系统运行速度，这个不行；简单的文本保存，没有格式，无论修改读取都不方便，这个也不行；想来想去，这个ini文件还不错，简单方便。行，那就是它了！就用它作为存储的格式！

既然是新的界面库，那么应该要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因为这框架比较小，那就用Mini做前缀吧。而这主要是界面，再添加UI的英文，称为MiniUI？可上网一搜，叫这个名字的多了去了。那就找个形似的吧，将UI替换为Utility，实用嘛！只不过这样似乎还是不够气势。好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加上个Framework，这下就没有重复的吧？于是，在段伏枥一番苦苦拼凑之下，MiniUtilityFramework这个看起来很匪夷所思的英文便正式作为新界面框架的名字启用了。



万事开头难，这是没错，但放在MiniUtilityFramework中倒是不恰当。因为之前段伏枥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只不过当时是将所有的配置信息放到代码中，现在只需要将这部分内容转移到ini中，然后通过读取再生成而已，技术上并没有太多的难点。所以也就个四天的功夫，框架的雏形就出来了，也能够通过ini来生成带有按钮的简单界面了。

迈过第一道坎，接下来增添相应组件纯粹只是时间问题。可现实却不得不让段伏枥暂且罢手，因为冯总的4.3'板子回来了，需要开始调板子。虽然在初期的设计上并没有耽搁时间，没想到这次却卡在物料上了。冯总的意思是，他什么都不管，整机出来后他直接付钱即可；但武总的算盘却不是这么打算的，而是打板啊物料啊什么费用都要冯总出。看起来两者差异不大，但实际上花费却是截然不同。如果是买整机，那只需要支付整机的费用即可。而如果是支付生产的物料，则不是那么简单。比如冯总这100套的机器，因为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损耗，所以实际是以120套来备料的。这还是小事，有些器件可能总共就只用那么百来颗，但供应商绝对不会拆开卖散料，而必须要整盘出售，也就是所谓的盘料。如果只有一颗物料是这样还好，但事实上往往没那么美好，很可能有几十颗都要如此操作。这么一来，就会造成购买的物料远远比所需的要多很多，无形中形成了冗余物料。对于大公司来说，这根本不成任何问题，只要常量稳定，这些冗余的物料总有用到的一天；而对于小公司呢，吃了这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说不定哪天又换了个方案，那时候这些物料又该怎么办呢？

武总和冯总都深知这点，所以两人都想让对方出这笔物料钱。老实说，冯总只是购买整机，让他来承担物料的费用是极为不合理的。这就像你去买笔记本，报价是三千。然后等你准备付账的时候，商家突然说，他拿货的时候不小心摔坏了一台，所以那坏的一台需要大家分摊，你还需要出一部分的分摊费，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武总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现在是我帮你冯总设计耶，没让你出人工费设计费什么的已经是很优惠你啦！就这么一个费用的问题一直纠缠不清，以至于严重延误了板子贴片的进度。最后还是武总要赖皮，你爱做不做，反正你不做，以前那外壳的钱也不会给你。迫于无奈，冯总也只好答应由他来支付物料的费用，这板子才得以延续。

因为当初的设计是照搬之前的，基本上没有非常大的改动。板子回来之后，曹燕只是调了一下电源的部分，确认每个部分的电压都是稳定的并且符合要求之后，就直接将板子扔给段伏枥烧录系统。其实只要电压是正确的，物料也没弄错，那么硬件调试的第一步就算完成了，系统应该也能正常烧录。果不其然，系统烧录顺顺利利，重启后也是毫无悬念看到了蓝色的桌面。想当初，折腾这烧录和启动可是花了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啊，甚至还把台湾的代理给找来了。可现在基本没花什么时间，前后差别之大不能不让人感慨，这就是经验的价值所在啊！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喜欢招有经验人士的原因之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谚语在软件业几乎不成立。一名牛人一周能解决的难题，十名菜鸟一个月也可能还找不到头绪。软件的进度往往并不会随着人员的增加而加快，这便是软件行业区别于其它行业而引申出来的银弹理论。很多对软件有着浓厚兴趣的应届生，败就败在这经验上。太多的公司不会去考虑培养自己的人才，而更喜欢从别的公司高薪聘请高手，以至于很多应届生求职无门，无奈放弃软件这行。当年段伏枥也是屡屡碰壁，所幸自己还是坚持下来了。但也是直到今天，才真正明白经验意味着什么。

系统跑起来之后，剩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无非是看看音频能否正常发声，GPS是否能够正常接受数据，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电压的是否正常。至于电影播放器之类，只要在开发板上能够正常运行，在设备上基本就不会有错误。至于CMNB播放器，Telechips已经

给出了demo，只是界面实在不敢恭维，所以段伏枥安排周波在此基础进行美化。而小黑呢，因为技术水平略微差点，段伏枥便让他根据自己的界面框架写相应的配置文件。至于自己嘛，则是将全部身心放到电源管理方面。

其实在确定以ADC作为检测电池电量的手段之时，段伏枥已经做好了相关工作，检测的方式乃至驱动的加载，都已经完备，欠缺的仅仅是数值的实际测量而已。现在段伏枥所需要做的，便是在这板子上测量实际的数据。不过呢，这所谓的测量其实也非常简陋。首先是将电池充满，测量此时的ADC数值，然后将获得的数值取个平均值，并以以这平均值作为充满的阈值。简单点来说，如果当时检测到的数值大于平均值的话，那就表示充满了。对于电池没电的检测也是如此，只不过这时是以平均值作为下限而已。

一开始段伏枥的方式很简单，只要当前检测到一个数值超过阈值，就直接采取相应的动作。可实际中发现，ADC检测并不是每次都是正确的，有时候突然会有跃变，也就是噪点。而这些噪点是无效的数据，如果当做有效的，就会出现电池电量波动很大的假象。于是段伏枥又想了一个方法，先获取十个数值，然后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剩下的数值再取一个平均数作为最终的检测结果。这样一来，电池波动的范围就小了。只是这样的方式也不够完美。因为在某些情况之下，噪点可能是一段时间的，也就是说相差不久的时间点取平均数的方式也不可能清除噪点。这样给用户的最直接感受便是，用着用着，设备提示电量过低直接关机了。但用户如果强制开机，发现还能继续用上几个小时。段伏枥为此而烦恼，可一下子又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但这个先暂时用来应付冯总还是够了，毕竟电池电量还有一半就会关机也仅仅是偶发事件。

段伏枥还在调试的时候，老爸来电。一般老爸只会晚上才通电话，现在上班时间就打过来了，莫非有什么大事不成？

段伏枥赶紧拿起电话，另一端传来老爸的声音：“我问你啊，你现在有没有3万块钱？”

段伏枥工作也有了差不多四年，平时又不会大手大脚，虽然工资不多，倒也还能攒下一点钱，这3万块还是有的。段伏枥赶紧说道：“有啊，怎么了？”

“我跟你老妈昨天去看了房子，决定买下了，但还需要三万块的现金，看你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把家里的定期给解冻了。只不过那是五年期的，也快到时间了，现在解冻就变成了活期，那利息就太可惜了。”

因为父母平时都有退休工资，生活上也有来源，所以段伏枥工作之后并没有给家里一分钱。以老妈的话来说，没吃老妈的，没用老爸的，就算不错了。现在家里要用钱，断然没有不给的道理，只不过段伏枥还是有点担心：“就真的决定买了？要是北海的房价像当时一样下跌怎么办？”

老爸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有那么多人买。我和你老妈去看的时候，只剩下几套了，没办法只能买了二楼。北海房价不会跌的！才两千多块钱，能跌什么？”

段伏枥想想也是，心情稍微放缓了点，但多少还是有点忐忑不安，毕竟房价未来的走势究竟会怎样，自己实在看不清。以前担心房价会下跌的心态还是存在，但老爸既然都这么说了，索性就赌一把吧！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段伏枥答应老爸第二天将钱转过去后便挂了电话，继续投入到板子的调试当中。

没调多久，就到了吃中饭时间。吃过以后，便是正常的午睡时间。大家趴在桌上睡得正香，突然响起一阵铃声。这熟悉的旋律，不用说，自然是沈俊的。只是沈俊这家伙，中午有事出去，居然没带手机！大家也没管，反正估计对方响一阵见没人应该也会挂了。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啊，打电话这人还真够锲而不舍啊，拨了断，断了拨，反正就没停歇。

段伏枥本来想站起来接电话说沈俊不在，但困意太深，实在不想动弹。最后还是小黑实忍不住了，站起来走到沈俊的位置，抓起电话不问对方立马说道：“别吵了，我们正在睡觉呢！”

说完，小黑也懒得听对方说什么，马上挂了。还真别说，这招还的确有效果，中午这手机再也没有响过。段伏枥心中暗暗感激，还好小黑接了电话，否则这中午就不用睡了。

下午还是和往常一样，大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这份安静一直延续到沈俊接了个电话。沈俊放下电话，非常郁闷地狂吼一声：“中午哪个家伙对我男朋友说和我一起睡觉来的！？ ”

哇靠，原来中午那电话是沈俊男朋友打来的啊！“我们在睡觉”——小黑这话实在太有杀伤力了！完全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绝对的秒杀啊！

这种小误会在所难免，只要小两口解释完了也就好了，所以大家都没当一回事，笑过就忘了。只是谁也没想到，这却导致了沈俊和她男朋友分手的导火线。

事情其实再简单不过，前天晚上沈俊和男朋友吵架，双方谁都不理谁。到了第二天中午，男朋友想打电话解释，可恰好沈俊外出没带手机。可男朋友以为沈俊耍脾气不接电话，所以拼命地打，没想到最后被小黑接了。而小黑随口的一句话，却在沈俊男朋友心里发了芽：沈俊你够狠的啊，居然中午就背着我偷汉子！于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两人终于提出分手。

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段伏枥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但仔细想想，沈俊和男朋友的分手也不算突然。有太多的情侣分手，大多数并不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由平时的一点一滴的不满积累起来的。单独来看，这些不满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一旦这些小事聚集起来，那就是一个巨大的炸弹。只要哪天某件小事成了导火线，就足以引爆这个炸弹，将两人伤得伤痕累累。只可惜太多的人平时都疏忽了这个炸弹，等到爆炸了才追悔莫及。

沈俊平时就是如此，根本没想到两人之间已经埋下了隐患。可这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加班哪次不是超过9点的？什么时候周六能够休息过？即使是周日也有可能被武总抓来加班。每天除了上班忙不完的事以外，回家就是一脸的疲惫。虽然说两人一起重在交流，可这样的状态又如何交流？没有交流，只能导致误解越来越深，总有一天会爆发。因此做IT的，很多不仅没有时间找男女朋友，甚至有的做着做着将自己原来有的也搞丢了。当然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自己的伴侣是做IT的，并且自己也能忍受这种早上起床不见人晚上上床人不见的生活，那么这关系将是非常牢固的：做IT的哪来时间去找第三者，搞什么婚外恋啊？这时间拿来应付伴侣还不够呢！只不过这所谓的优点，咋听起来那么的心酸呢？

## 第88章

谁也不知道武总脑袋里面会想些什么。这天早上段伏枥还在发愁如何改进这4.3' 机器的电源管理的时候，武总突然让自己到会议室开会。

段伏枥还没坐下来的时候，武总推过来一台机器，说：“你看看，这机器怎么样。”

段伏枥定睛一看，从屏幕上判断这是采用3' 的屏，只不过这屏感觉不太好，肉眼就能看出有闪烁。而外观嘛，方方正正，黑不溜秋，毫无出彩之处，比之三年前浩程微做的3' 设备还要丑陋许多。

段伏枥毫不掩饰说道：“这机器太丑了！”

估计武总本以为会得到一阵称赞，没想到结果和预料的大相径庭，提高了音量说道：“喂～喂～不要这么说吗！你知道这机器成本才多少钱吗？”

段伏枥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后，武总继续说道：“这个成本不到两百元呢！便宜吧！我打算做这个方案，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方案？姑且不论3'，现在是否还有市场，光看这品质，就觉得没有多少消费者会掏腰包。段伏枥不由地说道：“不怎么样，你看这屏还一闪一闪的，也太差了点……”

“没关系，我会让原厂他们调。”

“这外壳也太丑了……”

“没关系，到时候成品出来后，我会换个外壳。”

“这个还要重新设计，也没那么快就能上市……”

“没关系，原厂有完整的方案，可以直接拿过来，贴完片就能用了。”

“可是，我们就那么两三个人，人力不足啊！我们现在还在做冯总的案子，没有足够的人手同事进行两个案子啊！”

“我知道你们软件很忙，但他们硬件呢？现在硬件在做什么呢？”

“硬件他们也很忙的啦！我在调驱动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她们帮忙的。”

武总似乎终于抓到了根稻草：“所以他们在你不需要帮忙的时候，都是很闲的咯？”

段伏枥觉得被抓了话柄，急忙解释道“你总不能让人家一天到晚都忙着吧？偶尔也要有空闲的时间，看看书，增进一下自己的知识……”

武总似乎舒了一口气，估计还真怕段伏枥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连忙说道：“小段



啊，我们人手就这么多，没办法。以后我们的案子只会越来越多，不可能一个案子做完再做一个，只能穿插进行。至于她们要看书，那就要她们回去看，那是她们的homework！”

段伏枥听了不由得有点恼火，这是什么理由吗！人手不够？那还不是因为你舍不得那几个钱，不想招人！什么叫穿插进行？那摆明是说，有空档的时间就不要给我闲着，就给我做事！完全是把我们当牲口使嘛！还有，什么是不可能一个案子做完再做一个？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多个案子混在一起，怎么能保证质量？武总你到底之前有没有做过产品？！

只是这一副牢骚不便当场表现出来，并且看情形武总这案子是下定决心早做了，段伏枥只能快快地说道：“你去问问曹燕她们，看看她们有没有时间吧。”

段伏枥从会议室出来之后，武总便让张文香叫曹燕和沈俊两个人进来开会。只是段伏枥绝对没想到，武总居然对她俩换了另一份说辞，而这份说辞差点成为自己和曹燕她们的隔阂。索性沈俊是一个大嘴巴，藏不住心事，否则段伏枥打死也不知道武总为了通过这案子居然将自己当挡箭牌。

吃中饭的时候，沈俊突然问道：“你今天跟武总说我们很闲？”

沈俊的一番话实在让自己摸不着头：“没有啊，怎么了？”

沈俊倒是不隐瞒，一股脑地说出来：“武总今天找我们开会，说你说我们现在没什么事做了，让武总给我们安排事情，并且还向武总推荐，让我们开始做这3’的sigmatel的案子！”

段伏枥一听，就恼火了：武总你丫的也太卑鄙了吧？什么叫我推荐的sigmatel案子？这摆明是你自己想做的嘛！怪不得找曹燕她们开会的时候要把自己支开，原来是想互相无法通气，逐一击破啊！还好今天沈俊说了，否则自己还瞒在鼓里呢！

段伏枥无奈地说道：“你觉得可能是我推荐的吗？那案子是从台湾拿的，我在台湾哪里有人啊？”

沈俊想了想，觉得也是，武总的逻辑确实说不通，于是便转了个话题：“武总在还没来安勒斯之前跟我们说过，当案子做完之后，给我们加薪，可案子一个接一个的，怎么加吗？”

有这回事，怎么自己没记得？不过转眼想想，也就明白了。当初武总为了让大伙跟他来安勒斯，满口的承诺胡乱答应，说不定都忘了向自己瞎答应涨薪水的事。

段伏枥不由地问道：“那你们问武总了吗？”

只听沈俊继续说道：“问了啊！今天开会的时候问的。可武总说，现在案子没结案，所以现在不加工资。可现在这样子，怎么可能结嘛？”

不用说，武总又开始使用他惯用的拖字诀了。沈俊顿了顿，带有点哀求的语气说道：“干脆你跟武总提一下吧，武总这么看得起你！”

武总是否看得起自己不好说，但现在确实是对自己有所依赖。自己去提一下？段伏枥不禁愣了一下。

当领导的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下属联合起来对付他。特别是联合起来逼宫加薪，更是为之所大忌。如果一大群人联名起来要加薪，那么自己要不要参与呢？答案是否。因为人数已经足够，多自己一个不多，少自己一个不少。即使自己不参与，由于联名的人太多，牵扯范围太广，上级领导不可能只给联名的人加薪，所以对自己没有利益上的损失。退一步来说，如果联名人数很少，掀不起太大的波澜，那么只要让上级知道自己已经知道这件事，那么受惠的也不会少自己一份。而如果自己参与了，无论最后是否达到加薪的目的，都会给上级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很可能以后因此会遭到上级报复。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最佳的情形是上级知道了你已经知道其它同事要求加薪但实际上你却没有进行参与逼宫。

可现在的情形又有所不同。以武总的心态，曹燕和沈俊两个人的提议注定要被忽略。因为武总内心中一直认为我们能够进入安勒斯，全靠他从中周旋，而我们离开了安勒斯将走投无路，他对我们只有莫大的恩惠。受了那么大恩惠，居然还要求加薪，这不是得寸进尺还是什么？不过，如果自己稍微提醒一下呢？这情形会不会有点改变？段伏枥确实有点动心，毕竟加薪永远是一件让人觉得兴奋的事情。

段伏枥想了想，便答应沈俊和武总谈谈。下午的时候，借着要讨论新案子的事宜，段伏枥又再次和武总坐在了会议室。案子没啥讨论的，聊着聊着，段伏枥似乎漫不经心得说道：“哎，两个案子同时进行实在太累了！像曹燕她们都心生抱怨，赚得比人少，干得比人累！”

段伏枥自然不会傻到明明白白提出加薪的要求，而是以曹燕她们为幌子进行旁敲侧击。只是武总不知是真不懂还是故意假装，避而不谈薪水的事：“没办法啊，我们人手就这么多，只能大家努力了！”

段伏枥还不死心，将话说得更直白了些：“我是怕再这么下去，曹燕她们都走了，那我们怎么干活啊？”

段伏枥这话一语双关，意思点明了工作的劳累和薪水的低廉，并且还把自己放在了武总一边，似乎自己很为他考虑。武总也听出了自己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但回答却出乎意料：“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了。到时候我们赚了钱，就不要她们了，我们再换一批听话的！”

段伏枥愣了，再换一批听话的？这摆明是说，即使你们要走，我也不会给你们加薪！听到这话，段伏枥心里凉了半截，无言以对，只得敷衍几句便以工作还要忙为由，匆匆走出会议室。

段伏枥将武总的话语转述给曹燕她们，自然也激起一阵愤慨。曹燕郁闷又带有点恼怒的语气说道：“武总这家伙，真小气！气死人！”

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段伏枥怎么也没想到，这事为以后的人员异动埋下了种子。

自从离开了利剑电子，段伏枥以为再也不会和黄华中打交道了。没想到今天黄华



中却主动在skype打了招呼，并且问道：“听说你们的4.3’ CMMB机器要出来了？”

看到这文字，段伏枥不禁有些疑惑：黄华中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转眼一想，也就明白了。这机器是给冯总做的，而冯总和黄华中平时也有往来，他知道这事倒也不奇怪。于是，段伏枥很坦然地回道：“是啊！”

黄华中继续问道：“你们是不是在利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

看黄华中的话语，似乎他并不相信自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出来。或是说，自己这么快做出来，打乱了他的部署。想到此，段伏枥不禁哑然失去笑：估计当初分家的时候，黄华中打定主意我们这些人没有了他们绝对弄不出产品，武总最后还是要回头找他，那时候他就可以坐地起价了。只是没想到，自己这几号人居然做出来了。虽然说可能离真正的产品还有点差距，但比之以前的7’ 机器毫不逊色。这么一来，黄华中的如意算盘就无情地被打破了。

想到这层，段伏枥摇了摇头，不禁感慨：黄华中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这完全是估计错误！老柳不思进取，只懂底层不知应用，你居然以为我段伏枥也是如此止步于应用不前，从来没想到我也能凭着努力也有搞定底层的一天吧？

正好张文香在一旁走过，段伏枥便带有点打过街老鼠的心态将两人的对话让她也看看。没想到张文香对此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热情，说道：“你就告诉他，说我们在利剑的时候就开始做了，气死他！”

段伏枥听了之后，倒也没怎么细想，直接就按张文香的意思打了过去。只是张文香的态度有点奇怪，似乎她对此非常感兴趣，直接搬了张椅子坐在旁边看段伏枥聊天。

黄华中的回应也是意料之中，无非是说段伏枥做人不厚道啊，吃里扒外，把他逼上绝路之类。而段伏枥的回答，基本都是张文香一边在说，自己一边依样来打的。

到了最后，估计张文香有事要忙，便对段伏枥说道：“这种小人，和他聊天简直是气死人！直接把他给删了！”

说罢，不等段伏枥同意，张文香夺过鼠标，直接将黄华中删除。确认删除以后，张文香什么话也不说，直接转身便走。

一开始头脑发热，段伏枥改不觉得有什么；但冷静下来之后，仔细一想，似乎有点不太正常。在聊天过程中张文香一直坐在旁边，与其说是对聊天感兴趣，倒不如说她是一直在监视。而张文香不住让自己给她看和黄华中的聊天记录，更加应证了这个猜测。并且张文香让自己回答的言语，无论怎么看，似乎都要把自己推向和黄华中水火不容仇人相见的地步。甚至最后还要夺过鼠标，不管自己是否同意，直接将黄华中从列表中删除。

这些异常的举动综合起来，让段伏枥觉得张文香似乎在害怕黄华中会对自己说出什么。究竟张文香在害怕什么呢？莫非黄华中抓住了张文香什么把柄？段伏枥不禁疑惑起来。虽然自己有黄华中的手机号码，直接问他或许能知道答案。可是，自己要怎么开口呢？刚刚在skype上已经和黄华中闹得不可开交，并且这疑惑也仅仅是自己的怀疑，实在找不到开口的切入点。只是段伏枥内心突然一颤，一个可怕的想法浮现于脑海：莫非张文香刚刚让自己回应黄华中的言语，目的就是引发两人的战火，让双方不再来往！？如果真

的是这样，那张文香城府就太深了！想到这层，段伏枥不禁觉得有点不寒而栗。

## 第89章

房子终于是买下来了。段伏枥钱汇回去没多久，老爸就打电话过来，一切都办妥了。虽然买房的手续并不算很繁琐，但关键在于每隔几天就要跑一次，对于远在深圳的段伏枥来说，时间上是不允许的。因此在北海的这一套房，无论是房产证还是贷款，都是以老爸的名义进行。段伏枥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反正自己是家里的独子，这套房谁也拿不走。如果真的写自己的名字，以后要是在深圳买房，会不会造成阻碍这也不好说，还是留点余地为好。

只是房子一买入，段伏枥陡然觉得自己有了很大的压力。这当然并不是因为房贷，每个月1200的月供，并不是让自己生活陷入拮据。何况老爸也说了，每个月打钱也麻烦，要是有钱的话，一年给老爸钱一次就好。看老爸的语气，这钱自己爱给不给，反正他也不在乎。这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心理上，毕竟最初建议要买房的是自己。如果房价有波动的话，那种心理罪恶感是挥之不去的。

减轻心理压力的方式最好是找人聊聊，刚好干姐在线上，段伏枥便双手飞舞：“干姐，我买了北海的房子了！”

“噢？在哪里？”

“贵州市场旁边的那个恒大新城！”

接下来干姐的回答却出乎意料：“恒大新城？那不是韦德他妈开发的楼盘吗？”

韦德是干姐和段伏枥的一个高中同学，人长得人高马大的，模样也帅帅的。段伏枥平时虽然和韦德并不是很熟，但毕竟是同班同学，并且还有共同的爱好：足球。所以相对来说，互相还不算很生疏。只是，这刚买的房子居然是他妈开发的，北海怎么就那么小呢？不过段伏枥还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是吧？真的啊？你怎么知道？”

“上个月他过来我店子买东西，聊天的时候说起的。没错的，就是那个楼盘，他还问我要不要买，可以给个优惠什么的。不过我店子刚开张，没那么多富余资金，所以也就没这打算了。”

干姐犯不着诳自己，看来这楼盘真的就是韦德他妈开发的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儿子算不算富二代？如果这都不算的话，那估计富二代的数量就要打个好几折了。可是段伏枥实在无法将富二代和韦德联系起来，因为高中时代，韦德和普通学生没两样，不会像现在的富二代那样炫富或是目中无人，反而还比较节俭，对朋友和同学都颇为客气和尊敬。

段伏枥不禁有点失落，自己一直纠结的房价问题，说不定在韦德眼里只是一个有趣的笑话而已。父母和自己辛辛苦苦凑出来的首付，在他眼里也只能是九牛一毛。这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只不过这失落也只是一阵，段伏枥断不会陷入这种悲观情绪而不可自拔。这社会本来就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小康家庭羡慕富裕家族，但人家贫苦家庭还羡慕小康呢！其实只要心态摆正，不去追求不可企及的目标，生活就没那么多烦恼，毕竟知足者常乐嘛！

有一些总喜欢抱怨父母没有别人那么有钱，其实与其抱怨，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放在奋斗上，让自己也能踏入富人的行列。如果自己觉得这有困难，那就更不应该抱怨了：自己都觉得很难以达成的事情，何苦来难为父母呢？

段伏枥该买的房子买了，有人该表白的也要表白了。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伍定轩有点颤抖地对段伏枥说：“明天陪我一起去买花呗！”

“嗯？”买花？莫非要有行动？段伏枥不禁疑惑起来。

“明天是刘思敏生日嘛！”伍定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段伏枥和伍定轩是穿一条裤衩长大的，伍定轩话只说一半，自己就明白他要干什么了。不用说，伍定轩打算下手了，要向刘思敏表白！不过，似乎这还有点不够吧？段伏枥好心地问道：“只有鲜花似乎还不够吧？你有没有买什么礼物？”

伍定轩笑了笑，说：“前段时间萧亚轩不是在北京签名售卖最新专辑嘛？我让同学帮忙搞到了一张，前几天已经到了。”

看来伍定轩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预谋已久啊！不用说，到时候肯定还要让自己将徐雅思支开，好方便他行事。作为死党，这种忙怎么可能不帮呢？段伏枥笑嘻嘻地答应了。

因为怕在泥岗村找不到花店，再加上伍定轩一整晚睡不着，所以段伏枥一早就被伍定轩拖起来了。好吧，看来今天这懒觉要泡汤了。两个睡眼惺惺的家伙，迈着轻飘飘的步伐往八卦岭走去。

在路过红绿灯的时候，两个人突然眼前一亮：跑车！法拉利的跑车！红色的限量版法拉利跑车！这车子只有在杂志上见过，没想到居然在现实中能见到！段伏枥和伍定轩都是喜欢车的人，看到梦想之车，能不激动吗？特别是，车上还坐着美女！

段伏枥不由地脱口而出：“咋二奶开的车都那么好呢？”说完，段伏枥和伍定轩相视而笑，继续往前走。

高潮来了！没走多远，只听见身后传来一阵不同凡响的发动机声。段伏枥转头一看，那限量版的法拉利右转拐过来了！只见车上的美女迅速摇下车窗，对段伏枥两人愤愤不平地说道：“你见过有星期天还要一大早出来上班的二奶吗！？”

还没等段伏枥他们反应过来，美女一踩油门，迅速离开，只剩下傻乎乎的两人在风中不停地凌乱……

有句话叫不是冤家不聚头，现实往往会比肥皂剧狗血。两人七拐八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花店，一声大喊叫出老板之后，大伙都愣了：这破落的小花店老板居然是刚刚见到的坐在法拉利上的美女！

无论是段伏枥，还是伍定轩，一下子都无法从这转变中反应过来。还是美女老板率先打破了沉默：“你们俩找我这二奶有什么事？”

这显然是一句玩笑话，但却让段伏枥和伍定轩更尴尬了，不禁红了红脸。

伍定轩讪讪地说：“我们是来买花的……”

美女老板倒也没有为难两人：“要买什么话呢？”

“玫瑰花吧，11朵……”

从模样来看，美女老板的年龄和自己应该差不多，并且待人也比较和气，所以一来二往，大家也就聊上了。

段伏枥好奇地问道：“你都能开法拉利了，怎么还开这么一个小店？”因为在段伏枥的心里，一直无法将法拉利和这小小的店面联系起来：怎么看这店面还不够法拉利一个轮子呢！

美女老板倒没什么心机，毫不掩饰说道：“我想出来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所以就下了这个花店咯！那破车也不是我的，是我老爸的！没办法，公交车实在太臭了，只好自己开车咯。”

不用说，这又是一个富二代。在深圳这个不差钱的城市，最不缺的就是富二代，可开着豪车开花店的，估计也就这一个。以前仅仅是在报纸中见过人家开奔驰卖早餐，现在倒是类似事情真人上演了。不管怎么说，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样的富二代至少比那些只依仗父辈飞扬跋扈的要好多了。

订好花，约好下午吃饭后过来取，伍定轩深深的舒了一口气。

因为平时周末大伙都是在一起晚，所以约刘思敏她们晚上吃饭也不是什么难事。可能略显意外的是，今晚吃饭居然不是在出租屋，而是在外面的餐厅。不过因为今天是刘思敏的生日，这么一想，她们倒也不觉得唐突。

为了取花方便，吃饭的地点就选在花店不远处。坐下来，点好菜，伍定轩便将萧亚轩签售的专辑递给了刘思敏。从刘思敏那兴奋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对这礼物非常满意。不过伍定轩此时并没有表白，因为段伏枥也知道他需要两个人的独处机会。按之前商量好的计划，用过晚饭之后，段伏枥先支开徐雅思，让伍定轩和刘思敏两个人先慢慢走回去。路过花店的时候，伍定轩再取出鲜花，向刘思敏表白。为何表白的时候不希望段伏枥他们在场，伍定轩是这么解释的：在熟人面前像一个女孩表白，怎么看都觉得别扭；要是成了，那倒还好，要是没成，那脸往哪搁啊？对此段伏枥也便是理解，便答应按计划进行。

本来段伏枥还发愁要以什么借口不露痕迹带走徐雅思，没想到实际却出乎地容易。因为徐雅思的弟弟晚上要到深圳，她晚上需要去接一下；而去福田汽车站的公交站，啥好和伍定轩的路线相反。于是吃完饭后就很容易了：段伏枥去送徐雅思坐公交，伍定轩则按原计划和刘思敏表白。本来段伏枥说要不要一起去接徐雅思的弟弟，但徐雅思说不用，于是送走徐雅思后段伏枥便一人回到出租屋。

沿路回来没见到伍定轩的身影，回到出租屋也是一片冷清，显然伍定轩还在外面和刘思敏晃悠着。这事总该成了吧？段伏枥这么想着。



差不多12点的时候，伍定轩终于回来了。只是脸上没有兴奋的表情，有的只有一丝落寞，手上还多了一瓶酒。莫非这事黄了？

段伏枥小心翼翼地问道：“怎么样了？”

伍定轩苦笑了一下，说：“先别说那么多，陪我先喝两杯！”

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可是除了酒，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麻痹神经？几杯下肚，伍定轩说话了：“哎！她说她还忘不了以前的男朋友，怕这时候答应我，仅仅是填补心中的空虚，觉得这样对我不公平。”

刘思敏这话倒也不像故意推辞，毕竟有很多人失恋之后，立马就找了新的男女朋友，甚至关系发展极为迅速。只是情感上并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仅仅是把对方当成填补内心空虚的道具而已。哪天等他清醒了，觉得这不是所想要的，便又会将对方抛弃，给对方留下极大的心理创伤。

不过伍定轩并不需要这些理由，他现在只需要一个人静静听他倾诉。伍定轩继续哽咽地说道：“我说我不介意，愿意和她继续一起，可她还是不肯，说维持这样的关系就挺好……”

段伏枥终于出口安慰：“没关系，她不是没有明白地拒绝你吗？慢慢来，总有一天她会接受你的！”

伍定轩看了段伏枥一眼，苦笑道：“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什么意思？”这话让段伏枥大大惊讶了一把。

“我可能下个月就要回北海了，老爸已经在北海给我找好了工作！没办法啊，深圳消费这么贵，房子也买不起，呆在这里没有家的感觉，还是回家好啊！我本来想带刘思敏一起回去的，看起来不可能了……”

什么？伍定轩也要步干姐的后尘，离开深圳？本来大家都是在深圳一同奋斗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一个接一个走了。虽然这人来人往在深圳极为普遍，可是发生在自己周围，却觉得有种被抛弃的落寞。或许，这天下确实没有不散的宴席吧！为了理想，为了生活，虽然曾经相聚，但总有各自分飞的一天。这种离愁，虽然心酸，但每个人总要去面对。

扶了烂醉如泥的伍定轩上床之后，段伏枥躺在自己的床上，不禁感到一阵伤感。下个月，伍定轩也要离开了，终于就要剩下自己一个人了。那种干姐离别时的失落感，再次充满了自己的内心……

PS：不知不觉间，《奋斗史》已经写到了89，说实话，刚开始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坚持这么

久。在此谢谢各位读者，如果没有你们长久以来的支持，想必这《奋斗史》早已中途夭折了，谢谢大家！

在这里先向大家道个歉，因为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对于各位朋友的评论，很多都没有回复，在此先向各位说声：对不起。对于评论，我是每条都仔细看的，但由于看的时候都是工作日短短的午休时间，而每天加班回到家都已经很晚，洗洗刷刷也就睡了，所以很多都来不及回复，非常抱歉。

另外一个要说抱歉的是，可能大家发现似乎从五十多集开始，错别字有所增多。这里我大概说一下写作的状况。大家都是程序员，都知道平时累死累活的，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很少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那么，我这奋斗史是如何写出来的呢？答案很简单：在地铁上用小米手机一个一个字给敲出来的（郑重声明：这里并非是为小米手机打广告~^-^）。手机打字是个什么概念，可能大家都清楚，真不是个人干的活啊，所以就有不少错别字了~而发布的时候呢，如果老婆不帮忙检查的话，那norains是很懒的，直接就从手机上复制过来黏贴，因此那错别字的数量嘛，就有点……实在对不起大家啦~只能说，norains以后会尽量避免，但估计做到杜绝还是比较困难的~~

有朋友在评论说到，能不能更新快一点。一般来说呢，大概三天时间，才能够在手机上完成一篇，所以对于这个要求，norains实在是无能为力，再次抱歉~

## 第90章

段伏枥的那套MiniUtilityFramework虽然略显简陋，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难得的助力。至少对于没正儿八经写过代码，对程序流程也懵懂不知的小黑来说，还能够凭着这个框架写出看起来还不错的主界面。而周波由于本来就有点基础，人又比较灵活，所以这段时间让他更改telechips的demo程序界面也颇有成效，至少程序不是像以前那样死板。而段伏枥自己，还是看样子，折腾系统的底层驱动；如果小黑有问题，那么就抽出时间来搞搞框架，以进行相应的完善。总的来说，冯总的这个4.3'的案子不再是一穷二白，也有点像模像样了。如果再优化上一段时间，那么应该能作为产品上市了。如果到了那一步，后续产品基于这个基础就容易多了。

一大早武总就将段伏枥叫到办公室，问道：“那个4.3'机器怎么样了？”

段伏枥老老实实回答：“界面程序已经做出来了，效果还行。只是还不太稳定，有时候电量还有的时候就会重启。”



“那应该可以给冯总他们演示吧？”

“演示是可以的……”

” “那就行了！把这一百台机器装起来，然后将系统烧录进去，就直接给冯总了！

“可现在还不够稳定啊……”

“那个我不管了。我们帮他做这个案子，又没赚他什么钱，他又不付你们工资，我们做到这样已经是仁尽义尽了！”

什么鬼逻辑？凭什么冯总买我们的产品，还要他付我们的日常工资？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看着段伏枥异样的表情，武总反问道：“难道不是吗？现在不是冯总要我们帮他做产品吗？难道他不应该付你们工资吗？现在可是用严董的资源帮他做事啊！”

一连串的反问，实在让自己瞪目结舌。要是冯总还需要付人工的话，干脆他自己招几个人来做不就更好？那还不用付产品的授权费呢！本以为让冯总支付物料已是极致了，没想到居然还有更猛的。

武总没有等段伏枥回答，继续说道：“这个4.3’的案子无论如何也要结了，因为这两天sigmatel的板子就要回来了！”

这sigmatel案子一开始就是个笑话。一般做这种手持式产品流程，无非是从原厂拿到相应的BSP代码和原理图，然后再根据这两样来进行设计。而这sigmatel案子倒好，做软件的没见过BSP，做硬件的没见过原理图，现在板子就要贴片回来了。对此，武总倒是振振有辞：这个是原厂完整的方案，只要把系统下载进入，就可以跑起来，就可以卖啦！

可现在就将要调试了，调试所需的东西呢？段伏枥问道：“没有原理图和BSP代码，怎么调？”

武总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前几天我已经问台湾那边要了，不过现在还没给过来。不过你放心，最后在调试之前一定能给过来。”

Sigmatel板子终于回来了！而武总答应的BSP代码和原理图也回来了！于是，工作重心便完全转向了这新的板子：段伏枥和曹燕来调试新版，只留下沈俊来整冯总的4.3’机器。对此沈俊也是能胜任的，因为功能已经调出来了，她只需要让电压能够正常，然后将段伏枥整理好的系统烧录进入即可。

现在反倒是段伏枥调试新板子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没错啊,系统烧录进入为什么跑不起来呢?再查查,这原理图怎么和这板子对应不上呢?这样子要怎么调啊?没办法,段伏枥只好跑到武总处诉苦。

武总对此似乎早有准备,递给段伏枥一张名片,说:“这是深圳的sigmatel的技术服务支持的电话,你直接联系她吧。”

技术支持工程师英文名叫Linda,从名字中看出来应该是个女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段伏枥倒也没怎么客套,直接问Linda拿和现在板子相符合的BSP和原理图。这个要求不过分吧?PCB是按原厂提供的,原厂你肯定有相应的原理图和代码吧?可没想到Linda从一开始就含糊其词,最后被段伏枥逼的不行了,才说自己不知道段伏枥他们用的板子是什么。段伏枥一听就火大了,PCB版是你们原厂提供的,你现在居然说不知道?难道这PCB是突然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

看来再和Linda争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没办法,段伏枥只好再找武总。这PCB是武总你搞来的,好歹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听了段伏枥诉说原委之后,武总的答复更让自己崩溃:“哎!没办法啊!本来这案子我是和台湾的Sigmatel合作的,PCB版也是台湾提供的。没想到台湾上报给Sigmatel总部之后,大陆的原厂非常不满,说大陆的市场应该由他们来做,所以总部又将我们这个案子转到了大陆的原厂。而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原理图和PCB版,其实是大陆提供的。”

马勒戈壁的!武总你咋不早说?搞得这几天调试总觉得有牛头不对马嘴的感觉!段伏枥反问道:“那现在该怎么办?”

武总依然还是那么满不在乎的模样：“那就麻烦你们稍微辛苦点咯，将PCB和原理图一一对应后慢慢调咯。”

还一一对应，还慢慢调呢！你这话说得倒轻松！不过既然武总都这么说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调呗！不过知道事情原委之后，调试板子也没有那么起劲了，相反还带了不少怨气。带有怨气地去工作，效率可想而知。结果两天之后，段伏枥和曹燕决定：不调了！这样一个一个对，要调到什么时候？把皮脱了一层又一层也不足以完成啊！

段伏枥只好再次跟武总谈判，这次的态度很坚决：要不从台湾原厂方面拿到和PCB对应的BSP和原理图，要不就根据大陆的原厂建议重新打板。如果重新打板，那一来一往的时间，估计就要花掉三周；更为让武总不爽的是，那又要花钱。并且段伏枥说得也有道理，不是自己是不想调，而是根本无法调啊！无奈，武总只好答应跟台湾方面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搞到对应的文档。

在没有搞到文档之前，这sigmatel的案子是无法再继续了，曹燕倒是稍微可以轻松了点。但对于段伏枥来说，还是不能完全松下来，毕竟这界面框架还没有完全完善。虽然在小黑的平时编码中，段伏枥根据建议断断续续修改或添加了不少东西，但现在的MiniUtilityFramework相对于心目中的状态，还是差了好远。既然现在难得有空闲，何不利用起来，将这框架给完善呢？

对于一名程序员来说，能否达到牛人的境界，各种素质是需要的，其中一点就是主观能动性。所谓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自己会主动去学习或尝试新的东西；而不是像算盘珠子一样，不拨不会动，只会被动完成主管交代的任务。一个聪明的程序员，应该会用80%的时间来完成主管交代的任务，20%的时间用来探索新的知识。工作嘛，自然是必须优先的，否则公司养你干嘛？但如果只懂得完成主管交代的任务，那也就只能停留在代码民工的水平。很多大牛并不是天生就厉害，也是一步一步从菜鸟开始的。只不过多年以后，有的菜鸟进化为大牛，而有的依然还是菜鸟。其中的缘由并不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原因，或许仅仅是菜鸟欠缺那么一点主观能动性而已。如果一个公司无法给员工留有20%的时间进行思考，那么这公司肯定没有多少创新的因子，更多的只能模仿，永远达不到世界一流的水准——试问，公司的员工都不创新了，公司除了循规蹈矩，还有别的路子吗？

调这sigmatel调得心情烦躁，以致于口舌生疮。下班后段伏枥便跑到红日子超

市，买点水果，打算补充补充维生素。不过段伏枥只知道要多吃水果，但吃什么比较好，还是没啥谱。转了一圈，觉得香蕉剥起来方便，还不用削皮，挺符合懒人的风格，于是便买了一大扎香蕉。不能不说，海南的香蕉确实不错，个儿大，颜色鲜，并且一扎也确实够分量。

段伏枥提着一扎香蕉，上坡的时候，迎来四个小女生。一看校服，就知道应该是泥岗村旁边的高职校的学校。因为高职校离泥岗村比较近，所以经常会有学生过来吃饭或买东西什么的，所以段伏枥倒也不以为意。只不过这四个小女生的声音确实大了点，不由地吸引了段伏枥的注意。

只见其中一个女生说道：“走嘛，到你家玩嘛！你家这么近，我们都没去过！”

另一个女生回答道：“不好啦，人家金屋藏娇啦！”

其它三个女生都笑起来：“你一个女生，藏的什么娇啊？”

没想到，那个女生一点都不扭捏，说道：“香蕉……”说罢，还色迷迷看着迎面过来的段伏枥提着的香蕉。

望着四个女生投过来的目光，突然间，段伏枥感到背后菊花一阵收紧……第91章

在段伏枥等待台湾资料的期间，冯总的4.3'机器就交出去了。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倒是五花八门，因为时间比较短，小黑弄了个主界面，周波改了下播放器，其它的用的都是telechips的demo程序。这玩意一看就是拼凑货，用来演示一下还可以，如果真作为产品开卖，还真不知有哪个傻子会上当。何况还有时不时电量检测有误从而导致关机的这颗炸弹在，更让人觉得这玩意还不够完善。

这些问题，段伏枥是告诉过武总的，武总也是心知肚明的。可一到冯总面前，就夸夸其谈，说这机器是多么的好，多么的稳定，说得让在一旁的段伏枥面红耳赤。可当冯总一打开机器，就傻眼了：这就是武总所说的经过千锤百炼的机器？这界面什么的也太山寨了吧？不，不，应该说比山寨还不如啊！这也没办法啊，段伏枥心想，我们美工的水平就这样了！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对于陈莉来说已经是超乎想象了。

对此，武总自然也有了一番说辞。你不是要急着拿机器吗？没办法，你看我们就这些人，时间上来不及啊！再说了，匆匆忙忙赶出来的程序，肯定稳定性不好，那不是要误你冯总的事吗？所以我们只好直接使用这原厂的程序了。丑是丑了点，但他稳定啊！再说了，我们又不会撒手不管，机器交给你了，我们还是会继续优化程序的。到时候你再下个大单子，不就什么都有了么？

还大单子呢，这一百台差不多都要老命了。冯总明知道武总这大忽悠说的话绝对不靠谱，可现在却对此毫无办法。对于无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冯总无奈地叹了口气，招呼段伏枥等人帮忙将这一百台机器搬到车子上。

希望能借着奥运这股风，这机器能够顺利地卖出去吧！冯总喃喃嘀咕了一句。刹那间，段伏枥觉得冯总很可怜，自己也有一种助纣为虐的罪恶感。

再怎么有罪恶感，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这不，台湾将原理图和BSP给发过来了。以武总的说法，他是直接找到了台湾sigmatel的老板，说要是这事情不处理好，以后就不跟他们合作了，让他们白白失去大陆市场。结果对方害怕了，马上让工程师将相应的资料给了武总。

台湾的sigmatel会怕你这小小的公司？安勒斯不说的话就会失去大陆的市场？武总你这梦做得也太大了吧？这话搁哪儿谁都不信啊！不过段伏枥对武总屁大点事就自吹自擂的性格倒也习以为常，也懒得指出话中的纰漏。反正该要的东西已经在手上了，这就够了。



不过，拿到原理图和BSP并不代表一切就顺利了。偶尔能烧录系统，偶尔又哑火的情形还是存在。因为系统还没有正常烧录，段伏枥基本上做不了什么事；而曹燕所做的也极为有限，无非就是看看电压是否正常而已。无奈之下，只有求助于原厂了。台湾原厂是不用指望了，那只能靠大陆方面了。

通过武总和对方的联系，确定下午段伏枥和曹燕带着板子去原厂。只不过一到约定的地点，段伏枥和曹燕都傻眼了：不是Sigmatel吗？为什么眼前的牌子挂的是Freescale？莫非是自己搞错了？所幸还有Linda的电话，否则两人还真不敢贸然闯进去。

Linda听这英文名就知道是女性。以曹燕的话来说，Linda长得不咋样，但穿着打扮还不错，特别是耳朵戴的那个大连环，更显不一样的风味。只不过今天不是来探亲的而是来调板子的。因为在电话里已经说过今天的来意，所以一进到公司Linda就直接带两人去找硬件了。

帮忙调试硬件的是林工，这还是从他递过来的名片知道的。只是，为什么名片上写的还是sigmatel呢？林工看起来约摸四十来岁，并不是很爱说话。看了看曹燕递过来的板子，又看了看PCB，沉默半晌，突然说道：“这板子你们究竟怎么画的？这跟走线怎么能从这穿过呢？！”

虽然武总在打板之前根本没有给段伏枥他们看过，但按武总的说法，是因为这PCB是从台湾原厂获取的，然后又转手给大陆原厂检查，经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才发出去打的板。听了林工的言语，段伏枥不由地对武总所说的话又打了折扣。

不过此时此地不能示弱，就当武总确实是这么早做了。于是，段伏枥假装一脸茫然的对Linda说：“武总不是将PCB图给你们检查过了吗？”自己的言外之意是既然已经给你们检查过了，出现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你们原厂的责任吗？

段伏枥说话的声音并不小，并且也是对着Linda说的，按理说没有听不到的可能。可Linda却像真的没有听到段伏枥的诘问一般，匆匆对林工说了几句，让他好好调，便以还有事情要忙赶紧跑了。望着Linda远去的身影，段伏枥不禁有点怀疑：莫非当初Linda知道这是台湾给过来的PCB图，然后觉得不可能有什么问题，放在旁边晾了几天之后答复说没问题？

虽然说客户是上帝，但林工显然不是虔诚的教徒。林工看了下资料，又对板子折腾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这板子布得不好，肯定无法烧录系统，重新打板吧！丢下结论之后，便把段伏枥两人晾在一边，上网聊天去了。

要是重新打板，武总肯定要跳起来不可！就这么回去了？那谁也不甘心啊！没办法，段伏枥只好再找Linda，让她协调协调，能不能让林工再调调。

Linda跑过去，没一会又回来了，有点嘲讽地说道：“林工说你们的板子布得太差了，布板的肯定是个新手。这板子没治了，还是重新布吧！”

段伏枥一听，也有点火了，同样的问题再次提起：“这板子不是给你们检查过了吗？”

很可惜，再一次，Linda还是置若罔闻。唉，原厂不能得罪啊！要是结怨了，以后的技术支持谁来搞啊？既然Linda当做不知道，那么自己也不好逼人太甚。罢了，罢了，闲聊几句就回去吧！

趁此机会，段伏枥说出另一个疑惑：“你们不是sigmatel吗？怎么搬到Freescale这里来了？”

对于因为自己而导致的问题Linda倒是不回避，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们被收购了啊！前几天才刚搬过来的。”

前几天刚搬过来？怪不得林工所给的名片还打着Sigmatel的旗号啊，原来是时间太短来不及换啊！只是既然都已经正式并购了，可居然还有人用以前的名号，段伏枥总觉得似乎管理上哪里还是出了点问题，居然这种代表公司形象的小细节都没注意到。

Linda话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拢了，将往事全都抖了出来：“没办法啊，一年不如一年啊！以前辉煌的时候，产品发布会都是请经销商到香港，并且还是吃住两天游。然后一年之后，就是在深圳租个场所，请大家吃饭。再接下来，饭也没得吃了，仅仅是在自己的会议室请大家看幻灯片。最后呢，连会议室都没有了，直接被收购了。”

听了Linda的话语，段伏枥不禁唏嘘。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庞然大物，倒下来也不过几年时间。怪不得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说过，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十八个月时间。

林工不会再帮忙调板子，再呆着也没啥意义，攀谈几句之后，段伏枥和曹燕便告辞了。

前脚刚踏进公司，武总见了便将两人叫进会议室，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调好了吧！”

望着武总急切的眼神，段伏枥无奈地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武总。武总听了之后，眉头一皱，说道：“怎么会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你们都处理不好。要知道还有30万台的订单在等着我们呢！看来这单子又要黄了，我好不容易布下的局又被你们给破了！”

段伏枥一听就来气：“这是谁的问题啊？这板子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你居然就发出去打板了！好了，现在板子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武总并不会因此而羞愧，反而大言不惭地说：“你们不是一直说忙嘛，我哪敢打搅你们啊！”

靠！这种借口武总你也居然能找得出？什么叫我们很忙怕打搅到我们工作？摆明是武总你怕我们不同意开这个案子，先下手为强发出去打板，让案子成了铁板子上的事实来逼迫我们就范嘛！

再讨论下去也是注定没有结果，反正武总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于是曹燕出来打圆场：“先别说这些了，我下去后再调调看，看看还有什么办法。”

武总如蒙大赦，一边摆手，一边忙不迭地说：“好，好，你们先下去忙，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坐在位置上，段伏枥觉得有点委屈。这根本就不是自己的责任嘛，为什么非要自己去承担。刚刚好有冲动，一把板子扔过去，让武总自己调去。不过以自己的性格，这最多也就想想而已。算了，还是指望曹燕，看看她能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吧！第92章

有人要辞职了！这个人不是段伏枥，也不是曹燕，而是周波！这个消息是在早上和武总两人的聊天中获悉的，武总还问自己应该怎么办。

说实话，段伏枥听到这个消息并不觉得意外，瞧瞧武总这种对待员工的方式：晚上一定要加班到十点，周六不管有事没事也要来，甚至于周日也是如此——虽然段伏枥周日是绝对的不会就范，但周波他们迫于武总的淫威，还是乖乖地听命。这样的方式之下，试问哪个员工不心生怨言？周波想走也绝对是情理之中。

当武总对段伏枥说起这事时，段伏枥轻轻地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唉！我早就说过，你这种逼迫人的方式，他们那些新人绝对是留不住的，他们肯定是呆不久的。”

这番话听起来是为周波他们辩护，但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试想一下，如果新人每天都是这么加班加点，那么作为老大的自己，是不是也应该陪着他们？武总之所以如此压迫新人，也有一部分是想给自己施压，只不过自己装做不知道，每天九点之后就走，周日也不来。现在说的这番话，主要是提点武总，不要逼员工太过分了。

只不过武总毫不为意，满不在乎地说道：“算了，走就走吧！大不了再找一个咯。”

段伏枥一听就急了，如果第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地走了，武总没有任何反省的意思，那么以后这日子肯定还会和现在一样，甚至更难熬：看吧，走了一个，我又招了一个，容易吧？所以我这里不缺人啊，你们走了我还是能玩得转的！所以你们就不要给我提什么意见了，拼了老命给我干活就对了！

段伏枥赶紧说道：“你以为招到合适的人那么容易啊？要是像上次招到的那个一周就走的人怎么办？即使你要招应届生，他们熟悉这些环境还有几个月吧？应用程序能写又要一段时间吧？那不是耽误事吗？”

段伏枥这话说得也未尝没有道理，武总听了之后一时也没了主意，无奈地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办？”

段伏枥略一沉思，说道：“周波不能走，尽量满足他的要求，留他下来。”段伏枥这话的目的不在于“留他下来”，而是“满足他的要求”。因为只要武总对周波开了个头，那么后续段伏枥他们提出类似加薪的要求就容易多了。

不知道武总有没有听出自己的弦外之音，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好吧，我尽量试试看。”

段伏枥走出会议室之后，武总便让周波进来。或许，武总这次该松口了吧？



中午吃饭的时候，段伏枥试探性地问周波：“听说你要走了？”

周波也不回避：“是啊。”

“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也不知道啊！一开始武总说我签订的合同没有到期，走的话要交罚金。然后我说身体不舒服，可能适应不了这工作的强度，他又改口说离职至少要一个月，等过了一个月之后再说。”

听了周波的描述，段伏枥不免微微有点失望：看起来武总根本就没打算以加薪留人，而是想以合同为要挟迫使周波留下。合同不到期的离职需要对公司做补偿，估计没几个人听过。即使以此为由迫使员工留下，那员工也是心不甘情不愿。要是员工为此而消极怠工，不仅公司要发薪水，还要承担项目延期的结果，最后受损的还是公司。只能说武总这一招，绝对是昏招。看来武总为了不花钱，什么手段都能用出来啊！

除了周波离职这事让段伏枥觉得有点悲哀以外，段伏枥今天的心情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在曹燕的妙手回春之下，sigmatel这板子中午能够烧录系统了。以前是撞大运般的几率可烧录，现在是偶尔不能烧。这两个概率一比较，那就真的是天壤之别了。曹燕的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不是说这线不能这么布吗？那我直接将铜皮刮断，直接飞线接到座子上不就好了吗？要是像深圳原厂所说的那样，需要重新打板，那这板子就真的费了，起不到任何作用。

但这兴奋劲也就坚持了那么一会，等进了系统之后，大伙傻眼了；这颜色怎么那么怪啊？除了黑色，白色这些颜色正常以外，其它的都是莫名奇妙的颜色。如果用一张渐进图来看，却看到颜色跃变非常大，色素也不对。这是咋回事呢？

一开始以为是屏的电压不对，但经过测试，一切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问深圳的原厂，Linda除了对段伏枥他们居然能将板子整到烧录表示惊讶之外，再也提不出任何有用的意见。没辙，段伏枥只好求助于武总，让他问问台湾方面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武总或许是为了向段伏枥显摆，他是很认真地在对待这个案子，马上留给台湾方面打了电话。为了避免转述曲解了愿意，武总还特意使用了免提。但从台湾那端给出来的答复却让段伏枥崩溃：“那个显示颜色啊？我想想……啊，对，是有那么一个问题！那是因为PCB板图的线接反了。不过那也是旧版本才有啊！你们难道打的是旧版本？”

武总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啊，那是你们给我的啊。就是上个月的时候给的嘛！”

“噢，上个月给的啊。那就没错了，那确实是旧的。当时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份PCB图还有问题，你们只能拿过来参考。到时候你们真的要打板的话，你们要把改过的发给我们检查一下啊！可是你们一直没有给我们检查啊！怎么了，难道你们已经打板了？”

是因为旧版有问题呢，还是说台湾给过来的资料故意埋下了隐患，这就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人家不是啊！毕竟人家也提醒过，当我们更改之后，一定要发给他们检查。

段伏枥将整个事情串起来，不由地啼笑皆非。首先武总从台湾的原厂获取了PCB板图，可能是无意或有意，这PCB图是有点问题的，需要武总这边根据实际修改然后再交给台湾方面检查。但武总却认为这PCB是完美的完全可以成品化的，恰好此时发生两个原厂抢夺客户的情形，武总便将这PCB当成自己的东西，让大陆原厂来检查。可能大陆原厂从其它渠道知道这PCB图是从台湾拿过来的，觉得台湾给出的东西肯定没问题，所以晾了几十天之后给武总回复，说可以直接打板了。于是这有问题的设计，就糊里糊涂成了实际的板子。更为儿戏的是，这当中的所有过程，完全是在段伏枥和曹燕他们这些工程师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武总一手包办的。武总这哑巴亏，看来是吃定了！

武总绝对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听了对方的回答，早已明白理亏的是自己，但依然掩饰道：“我们还没有打板呢，只是我们工程师看到这显示的线有点不对，想问问怎么回事。”

莫非武总早重新打板？段伏枥不禁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武总和对方闲聊几句之后，放下电话，对外面坐着的张文香叫了一声：“把沈俊给叫起来。”

沈俊坐下来之后，武总丢出一句：“那个显示的座子线布反了，你飞一下线试试！”

此言一出，段伏枥傻眼了。连接TFT显示屏的座子有40个引脚，间距和一根细小的导线差不多，这玩意光是用眼睛数就已经让人花了眼，何况在上面飞线了。说不定一个不小心，手抖了抖，之前焊上去的线就被焊掉。

沈俊也觉得不可能，马上大叫起来：“怎么可能！间距那么小，你想搞死我啊！”

武总认定的事情绝对不会轻易修改，他两手一摊，反问道：“那你说怎么办？重新打板？万一重新打板也是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你出这打板钱？”

无赖，实在太无赖了！从来没听过公司研发产品需要员工自己掏腰包的，武总这创意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沈俊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既然武总都这么说了，还能怎么样，做呗！

只不过，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第二天早上沈俊就坐在了焊接台，临近中午的时候才焊完。可是上电一看，结果更糟糕了。仔细一看，原来有几条线焊在一起了。没办法，只好继续返工。可别以为这返工是个轻松的活，因为在操作过程中很可能又把别的引脚给短路了。果不其然，一个小时之后，沈俊再测试，结果没有任何改善，原来这时候某根线断了。往返几次，沈俊发飙了，对武总大喊道：“武总，这个飞线飞不了啦！我不飞了！”

武总跑过来一看，觉得这确实要焊好很不容易，难道要重新打板？武总不禁犹豫起来。还好曹燕结了围，提议做一块小的转接板，在板子上做线路的切换。这绝对是个好主意，因为转接板比较简单，花费也少。

武总想了想，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便也同意了。只不过最后丢下的话却让沈俊无语：“本来这个事只要飞线就可以解决的，但你的能力不行，以至于还要做转接板，搞得我还要给你擦屁股。就这样吧，反正这转接板没多少钱，就从你工资里面扣吧！”

说完，武总头也不回走了。沈俊听了之后，暗暗骂道：“要是真的敢扣我的钱，我

立马走人！”其实在沈俊的心里，武总这话应该是句玩笑；可段伏枥知道，只要涉及到钱的问题，武总绝对不含糊，绝对睚眦必报，虽然可能不扣薪水，但绝对会在其它方面为难。段伏枥不禁为沈俊以后的处境担忧起来。第93章

转接板的PCB做起来也快，画两个座子，然后线交叉一下即可；板子小，回板更快，两天后就回来了；至于贴片，更是说不上，沈俊直接在上面焊两个座子即可。事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转换板一接起来，这Sigmatel的板子就显示正常了。看起来，原来的PCB确实在显示部分的连线有问题。

武总看了结果之后，马上说：“好，将这部分线路改一下，我们重新打板！”

段伏枥一听，多少还是有些急了。毕竟在自己的眼里，现在的4.3’机器已经开始层出不穷了，谁还会在意这3’的机器？无论性能还是功能甚至外观上都不占任何优势啊！段伏枥决定，再好好和武总谈一谈。显然，段伏枥已经将公司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看到公司要走上歧路，就像自己的小孩要学坏一样，自己能不急吗？

在会议室，段伏枥直接了当地问道：“武总，你还是打算坚持做这3’的机器吗？”

武总觉得有点奇怪，反问道：“是啊，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台湾那边好像是将我们当白老鼠啊？给的PCB板图都是错的。”

“那怪不得人家，是我们没给他们检查。这次我们画好板子之后，给他们检查，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可Sigmatel已经被收购了，不知道以后这芯片是否还有得卖？”

“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听台湾方面说，虽然被收购了，但产品依然还会继续支持的。”

“可现在4.3’机器市面上都这么多了，这3’的还有市场吗？”

“你说我现在手里有30万的订单，你说有没有市场？现在不是有没有市场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产品的问题。现在只要你们能做出来，我马上就能卖了！”

订单，订单，每次武总都是这么说。可奇怪的是，每次东西弄出来之后，这订单都不翼而飞了。每次这时候，武总总会说，是段伏枥他们开发进度太慢，导致人家不要了。慢吗？一个样机从无到有，也就两个月时间，还要软件什么的都完备，这慢么？要是像大公司那样严格要求，真到批量产那阶段，武总你岂不是疯了？

可即使段伏枥对武总口中的订单有怀疑，甚至是不相信，但那也无可奈何。总不能对武总说，你将合同拿出来我们看看！真要是这样，那摆明是不相信武总，撕破脸了。到时候，武总肯定又会找出别的理由，比如说这是商务上的事情，研发的不用管，或是订单是机密，不允许大家看之类。既然都能预料到结果，何必去碰这钉子？



只是这么看来，武总是铁了心要做这3’的机器了。算了，做就做吧，反正自己最低的要求只要能给自己按时发工资就好。想到此，段伏枥觉得再说也没用，便以还要有事忙为借口回到了位置上。

回到位置，转头一看，发现周波的位置还是空的，不由地苦笑了一下。自从武总拒绝了周波的辞职之后，周波的上班就再也没按时过。11点能来就不错了，昨天甚至还一天都没见人影，连个请假电话都没有。周波这行为目的很明显：我要辞职，你武总不肯；我天天旷工，这下子你总得要炒我了吧？

可谁也没想到，武总对此似乎早有准备，对于周波的行为不闻不问，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以至于陈莉和麦吉都有所不满：武总你也太仁慈了，太纵容了，要是严董碰到这事，早就炒了！段伏枥听了两人的话语，不由地摇了摇头：其中的缘由，哪有那么简单啊？这是一个想走，另一个不让啊！这事上段伏枥也有点内疚，毕竟向武总提出留下周波的是自己，可自己真的没想到会发展成这样。

周波是铁了心要走，就看是什么时候走了。相对于小黑来说，周波的灵性还强一些，周波这么一走，他的工作不一定小黑能接得下。段伏枥不禁为此而有点担心起来。

但上帝永远是喜欢开玩笑的，当他给你关上了一扇窗，那么他一定又为你开了另一扇门。段伏枥正在满怀忧虑的时候，网友merxucy在QQ上留言了：“最近你那边怎么样，案子搞出来了吗？”

段伏枥老老实实回答道：“嗯，最后拼拼凑凑搞出来给客户了。你呢？”

“不咋地。我们公司老板闹分家，现在我跟其中一个到了蛇口这边。结果，前两天公司刚被盗，老板说是我们的责任，损失从我们员工的薪水中扣除。”

公司被盗，这可是件大事，特别是还要从员工薪水中扣，更是和员工利益密切相关。段伏枥不禁满怀同情地问道：“你们公司在哪啊？怎么被盗的？被盗了什么？”

“我们现在这公司在蛇口租了个套间，是在小区的二楼。我们回去的时候门是上锁的，估计是半夜三更小偷从窗户爬进来的，偷了几台笔记本电脑。”

“只是几台笔记本还好，要是那些高端示波器，或是信号发生器之类，那就这么的亏大了。”

“是啊，可是老板要为此扣我们的薪水，我觉得实在受不了，所以想走了。段兄，你那里招人吗？我跟你混～”

段伏枥看到merxury发过来的信息，实在是有点兴奋。Merxury也有写博客的习惯，并且从博客的内容来说，他对wince也是有很深的造诣的。如果merxury能过来，那对自己绝对是一个难得的助力。

可兴奋劲过后，段伏枥冷静下来，不由地想到：如果Merxury过来，对于他来说真

的是好事吗？只要有新人来，武总肯定就死命压迫，强制加班是绝对少不了的。加班可能是小事，但薪水什么的肯定又是低的可怜。特别是武总那根本就不按正常渠道走的开发日程，会不会让Merxury心生郁闷？如果到时候Merxury有所不满，但看在自己的脸上，又不好发作，那岂不是害了他？说不定这么一来，两人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段伏枥不忍心欺骗，只能如实说出：“我这边确是要招人，但我不敢将你往火坑里面推啊！我们的老板开发好无章法，乱七八糟，很多人都想走了，说不定哪天我也要走了。如果你真来了，我还真不忍心看你受折磨。”

“哎，这倒也是。我这边也是这样，开发就看老板一拍脑袋决定，根本就是随性而为。不管怎么说，还是先谢谢段兄了！”

结束聊天，段伏枥不禁有点疲倦窝在椅子上。哎，这工作咋那么窝囊呢？明明公司要招人，又有人想要来，可自己还是没忍心让朋友受苦。这工作环境究竟糟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怪不得周波执意要走了，说不定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呢！

一整天下来，觉得诸事不顺，段伏枥都是无精打采的模样。但想到今晚是奥运会开幕式，并且徐雅思她们约好一起到家里看电视，心情不由地好了一些。等到下班时间一到，段伏枥也懒得和武总打招呼，背上包包直奔公交站而去。

几瓶啤酒，一包鸭脖子，小袋鸡中翅，还有一大堆的瓜子等杂七杂八的零食，便是今晚看开幕式的佐料。自从伍定轩表白被拒以后，刘思敏和伍定轩两人相见倒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许是两人都不想刻意去提起这事，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想想也是，伍定轩已经决定要回北海发展，说不定以后就难以见面，彼此间自然也会珍惜这为数不多的机会。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微妙，有的表白不成，相互间成仇人，但有的却更惺惺相惜。段伏枥本来想再帮忙撮合撮合两人，但伍定轩对此语焉不详，自己实在不知道他们俩私底下谈成怎样，所以也没有造次。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自己还是旁观为好。

段伏枥对老谋子的感觉一般，或许是因为其成名之作并没有看过的缘故。唯一看过的一部电影，便是《英雄》。可剥去了华丽的动作外衣，剩下的只是一片空洞。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段伏枥觉得看特效还不如玩游戏来得爽快。但老谋子的特性放到奥运会的开幕式之中，却是天造地设——开幕式只需要视觉上的奢华，而不用在意其中的情节。不能不说，通过这开幕式，段伏枥对老谋子的印象完全改观了：老谋子原来还是挺有实力的嘛！

或许是自感两人以后见面机会不多，伍定轩和刘思敏频频碰杯，没多久就已经烂醉如泥。段伏枥和徐雅思两人喝得不多，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醒。看完点火仪式之后，天色已晚，回银湖的公交早已停运。反正明天是周六，段伏枥想着干脆让刘思敏和徐雅思甬回去了，就在这住下。可没想到刘思敏一听，醉熏熏说道：“我才不要住这里呢，免得晚上把你们给侵犯了，还要我们负责！”呃，谁侵犯谁啊？这酒醉得……反正泥岗村这里离银湖也不远，那就走路送两人回去吧！

刘思敏看来真喝多了，在屋子里没觉得什么，可到路上风一吹，就直想吐。好吧，吐就吐吧！可刘思敏那维护城市清洁的理念并没有因酒醉而消失，不找个塑料袋来坚决不吐。这下子大家犯愁了，深更半夜的，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哪来的塑料袋啊！

惊悚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刘思敏拉开随身的包包，然后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直接往里面吐了！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大伙都没来得及阻止。刘思敏一边吐一边含糊不清说道：“反正……包包……要换了……不要了……”

估计看刘思敏吐得那么开心，伍定轩也忍不住了，两人一起对着包包吐起来……看着两人前仆后继的样子，段伏枥不禁觉得喉咙有些发痒……

终于，吐完了！看这包包的模样，估计里面内容不少啊！伍定轩站起来，拿起包包正想找个地方扔掉，让大家惊呆的一幕发生了：只见从后面飞速驶来一辆摩托车，后座的人一把将伍定轩手里的包包拽走！满满的一袋呕吐物啊，就这么被抢走了！段伏枥想喊，但不知道喊什么。难道要喊里面没东西，不要抢！？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结束。一直停在段伏枥旁边的汽车发动了，段伏枥清晰地听到里面的对话：“钟队，我们蹲守了那么久，终于等到这飞车贼出现了！”

“走！赶快开车！追上他们！”话音未落，车子像离弦之箭飞奔。

段伏枥彻底凌乱了……这飞车贼也真够倒霉的，抢了一袋呕吐物不说，还因此被便衣给盯上了。只听说过偷人家一两块钱被抓的，你们这可是抢呕吐物被抓啊！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包包里面的东西早已经拿出来，而这装满了呕吐物的包包本来就打算扔的，所以虽然被抢走有点始料未及，但大家还是觉得挺喜剧的。所幸后面的路途再也没有意外发生，平平安安送刘思敏和徐雅思回去以后，段伏枥扶着摇摇晃晃的伍定轩后来也回到了家。

第二天中午，伍定轩还在睡觉没有开手机的时候，刘思敏给段伏枥电话了：“小段，你有没有看到我包包啊？我只看到手机啊，钱包都在，就是包包不见了……”

看来昨晚刘思敏真的是醉糊涂了，昨晚干的那惊天动地的事件看来已完全没有了印象。段伏枥憋着笑说：“你包包被抢了……”

果然刘思敏已经全忘了，惊讶地问道：“啊！？那为什么我手机这些还在？那我还丢了什么？”

段伏枥很认真地回答说：“你丢了鸭脖子……啤酒……花生米……瓜子……还有一大堆你晚上吃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被人抢走了……”

“啊……？哦……！哈哈！”看来刘思敏已经想起昨晚发生了什么，不由地大笑起来。段伏枥很想知道，那两个飞车贼，打开辛辛苦苦抢来的包包，发现里面是一大堆呕吐物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纠结表情……

PS：借着奋斗史的宝地，顺便宣传一下自己的新书：《玩转.NET Micro Framework 移植-基于STM32F10x处理器》。这书主要是介绍.NET Micro Framework这玩意的，那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可以不用借助于系统，直接在芯片上裸奔！当然，更多的内容和介绍，稍后会在博客放出资源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转转。

顺便说点趣事，当然也是无奈。半个月前出版社就说书要印出来了，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看到样书；如果不是一些网友来信询问代码的相关事宜，我还不知道这书已经上架了~~俺是作者耶，俺都不知道这书长啥样，印刷得好不好，你让俺怎么去向朋友吹牛啊？苍天啊~（众人：norains你就这副德性！除了吹牛你还能干点啥？norains：……）



如果哪位朋友买了这本书，顺便告诉norains一下，这书印刷得如何，能不能对得起读者~在此先谢谢了，呵呵……

## 第94章

Sigmatel第二版开始进入日程以后，段伏枥前期又开始相对轻松起来。毕竟前阶段主要是曹燕她们硬件的事，重搞原理图，重画PCB版，这些事情段伏枥根本就插不进去。当然段伏枥也不会闲着，不是继续完善MiniUtilityFramework，就是看看技术书籍，总之不会让自己无所事事。没办法，做程序员这行的，就必须不停地学习；如果哪天不想接受新技术的话，那么这行也就走到头了。

不过这轻松也仅仅是暂时的，三周之后，第二版回来了，段伏枥又要开始忙了。按理说，第二版最好的做法是改掉第一版的缺陷，其它没问题的地方不必大动干戈，这样的话产品化速度就会快一些。可武总在验证之前显示接线确实相反之后，却直接让曹燕将这部分电路给改掉，换用新的3'显示屏。至于理由嘛，也非常充分：之前的显示屏停产了，新的显示屏又便宜。对于武总的说法，段伏枥不以为然：是否停产不好说，但绝对是便宜。其实从产品的角度来说，降低成本确实是保持甚至是提高利润的一种方式，但那也是产品成熟了以后才逐步开始的啊！要是一开始就冲着低成本去，元器件什么的都选择最廉价的，如果遇上性能不好的问题，查起来那绝对是让人抓狂的。

只不过这屏一换，显示就不正常了。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毕竟每个屏的参数都不尽相同。只不过3'屏相对于4.3'屏来说还有个特别的地方，除了CPU这端需要调节相应的输出信号以外，还要通过两根信号线对显示屏进行相应的设置。而这设置包罗万象，比如现在这款就可以设置多少位色，设置数据传输是串行还是并行。

而现在的难点在于，如何设置显示器的参数。因为不是通过I2C，更不是串口，而是两根信号线：一根是时钟，一根是数据。向来都是拿来主义的段伏枥，这回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对着Datasheet的协议仔仔细细看起来。还真别说，这还挺有效果的。念书的时候只知道有时钟线这玩意，但具体在开发中处于一种什么地位是一无所知。这下倒好，经过这么一轮调试之后，段伏枥终于明白时钟在数据传输中的地位了。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如此。有时候有一些知识点看了千遍还是懵懵懂懂，但只要动手做一次却全都明白了。所谓的读破万卷书不如行遍万里路便是如此。只可惜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一些菜鸟。最常见的一个事例便是菜鸟遇到了问题，在论坛发帖求助，然后有牛人很热心地回了；可菜鸟一看牛人贴出来的代码，似乎有点似曾相识，并且感觉和自己的思路差不多，连动手拷贝个代码验证都懒得，直接回复说这代码行不通。可要知道，相似的代码，一行代码不同，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不同，很可能结果便是大相径庭。不仅如此，即使是代码完全一致，在不同的环境中也可能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做程序员这一行懒不得，懒人做不了程序员。

虽然调试新的显示屏有那么多困难，但对段伏枥来说这也只是因为开始的不熟悉。当段伏枥知道如何操作GPIO口，明白时序图的意义之后，剩下的便只是代码组织问题了。只不过这显示屏估计真的是因为太便宜的缘故，性能实在不咋样，段伏枥已经按Datasheet的要求来设置，但还是感觉有水波纹，并不是很好。不仅如此，作为导航仪来说，这收星效果确实差了点，连之前做给冯总的机器都比不上。

这些缺陷，是在设计之初就存在的；而这设计是由原厂提供并交由原厂检查过的，如果论责任曹燕她们也不应负主要责任。这机器存在的问题，自然也要告诉武总，没想到武总很轻松地回答：“没关系，只要能跑起来给客户看就可以，剩下的由我来搞定！”只是这话听得太多了，每次武总拿样机的时候，告诉了他缺陷之后，他都会说这没关系，那也没问题；但只要一见完客户回来，他就会暴跳如雷，发怒说为什么这机器这不行，那又不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段伏枥她们身上。难道这次的sigmatel案子会有改观？段伏枥倒没有奢望。

要走的人终究还是要走的。这天早上武总将段伏枥叫进会议室，说：“周波下周就要走了。”

“哦……”对此段伏枥早有准备，因为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看周波近来频繁迟到旷工的表现，早就看出非走不可的决心。

“不是我没留他啊，主要是因为他下周已经预约了手术，必须要回家。”说这话的时候，武总没有丝毫愧疚。

段伏枥听了，不禁哑然失笑。武总你要是真想留人，你提提薪水又有何妨？何必非要拿制度来恐吓周波？那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啊。段伏枥知道这做手术的事情肯定是周波说的，并不是武总编造的。可那也是出于无奈啊，你武总死活不放人，居然迫使周波连诅咒自己生病的谎言都拿出来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吗？段伏枥有点后悔当初让武总将周波留下的劝告了，这样子不是害了人家周波吗？可是换个角度想，自己不这么说的话，难道武总就不会这么做了？那不可能。这么一想，段伏枥的内疚才少了一些。

周波要离开安勒斯，伍定轩也要回北海了。算算时间，自从伍定轩对刘思敏表白之后，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也到了要离别的时候。明天是周六，是伍定轩告别深圳的日子，自然而然今晚伍定轩要请大家吃散伙饭。

因为早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大家都有了心理准备，所以饭桌上倒没有什么伤感离别。特别对于段伏枥来说，回到老家两人还是能见面的，除了几分落寞以外，更没什么悲痛欲绝的感觉。只是毕竟这还是最后一次四个人聚在一起吃饭了，吃完后大家还是迟迟不忍散席。

最后还是徐雅思出了个主意：“泥岗村不是新开了个卡拉OK吗？干脆我们去唱歌吧！”这主意不错，总比在餐厅占着位置强。

这新开的卡拉OK还不错，无论是环境还是服务态度，都让人觉得很舒服。只不过伍定轩和刘思敏刚来时唱了几首歌以后，两人就坐在桌边开始拼起酒来。而徐雅思也有感

伍定轩要走，所以也在一旁聊天。于是乎，这就成了段伏枥的个人演唱会。

当段伏枥正自我陶醉于“死了都要爱”的时候，突然包厢响起了敲门声。徐雅思跑去开了门，只见歌厅老板哭丧着脸说道：“兄弟，能不能唱小声点？你这么一唱，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他们还以为我家的音响效果很糟糕呢！要不，我就不收你们钱，你们甬唱了？”

老板话音刚落，伍定轩和刘思敏同时突出还没咽下去的啤酒，然后三个人非常没义气地大笑起来，只剩下段伏枥一人拿着麦克风在凌乱……

唱完K，也没有了回银湖的公交。这也好，四个人一边走，一边笑，悠悠闲闲往银湖方向走去。只是这步伐，比往常要慢上不少，似乎大家都在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最后时光。当将刘思敏和徐雅思两人送到小区，段伏枥和伍定轩往要往回走的时候，段伏枥清晰地听到一阵沉重的叹息声。这叹息意味什么，两人都明白。在回去的路上，段伏枥和伍定轩两人一言不发，就这么默默地走着……

快到转弯处，走在前面的一个男人突然掉下一叠东西，上面隐约是张百元钞票。可那男人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回事，还是一直往前走。

骗局，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骗局。前面有个人特意掉下一包东西，然后等一下就会有个人飞快的从旁边捡起来，说这一叠钱见者有份，然后让目击者一起到旁边的小巷子分钱。如果目击者贪图这小利，跟行骗者到了偏僻小地，那最后究竟是被行骗者骗钱呢还是被抢钱呢或是其它乱七八糟的，那就要看行骗者心情了。

这骗局都不知道报导过几次了，居然还有人搞这手。段伏枥正想说话，只见伍定轩立刻上前一步，抓起地上的钱，然后回头对段伏枥喊到：“快跑！”

段伏枥一愣，随即明白了伍定轩的意思。于是只见夜晚的二线路上，两个男人在拼命地狂奔……

一路马不停蹄，直到进了凤岗花园小区才停下脚步。两人一屁股坐在小区的篮球场上，伍定轩拿走覆盖在两边的两张百元大钞，将里面的和钱一样大小的白纸扔在一边，说道：“来，这两百元咱哥俩分了！”说罢，两人一起大笑起来……

一起狂奔的情形，似曾相识。段伏枥说道：“还记得小学那次么？我们也是这么一起跑来着！”

“当然记得了，你还一边跑一边哭来着。”

“哈哈……”

那是段伏枥和伍定轩儿时的一件小事。那时候的小孩，不像今天家里都有电脑，所以都喜欢到街上的游戏厅玩街机。那天两人还是像以往一样到游戏厅，没想到没多久就遇到了小混混抢钱。两人合起来的钱不多，也就两三块，但那足够买十个游戏币，能够玩一个下午了。两人自然不肯，于是伍定轩一脚将一个小混混踹倒，然后拖着段伏枥一阵快跑。背后有小混混拿着刀子追，前面两个小孩撒丫子快跑，还不停地抹眼泪。最后是跑到

了一个宿舍区，那些小混混才停下来。这算是小时候一件惊险的事了，要是当时被追上，说不准就会被捅几刀，今天能不能站着都不好说了。

两人以此为引子，回忆起儿时两人一起度过的那些稚嫩的岁月……

凌晨时分，外面已有些凉意。伍定轩站起来，说：“走吧，回去！”

“嗯……”

“记得到时候将徐雅思带回北海噢！要是搞不定她，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伍定轩说完，往段伏枥方向递出了个拳头。

段伏枥也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碰了碰，说道：“嗯，一定！”

拳头互碰，这是两人自小就有的相互鼓励的方式。男人的友谊，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修饰，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想些什么。对于段伏枥和伍定轩这两个自小穿一条裤衩长大的伙伴来说，拳头互碰已代表说不尽的千言万语……第95章

俗话说，冥冥中必有天意，这话还真没错。段伏枥还在想着伍定轩回北海之后，这空出的房间怎么找到合适的合租人，周一徐雅思就打电话过来，说那房间不要租出去，她们要搬过来。原来徐雅思她们的公司所租的宿舍到期了，业主不再续租，于是公司干脆就发补贴，让员工自行找房。这听到这消息，段伏枥觉得非常兴奋，一方面是因为可以和美女们每天见面，另一方面是心头一块大石落地——如果真要找陌生人合租，对对方又不了解，以后会发生什么摩擦都不知道。



不过，徐雅思他俩也不会急着搬过来，因为公司的宿舍要到月底才到期。特别是搬过来之后还要走两站路才能到公司，两个不想走路的人更不想那么快搬了。只是这么一来，诺大的房子晚上只剩下段伏枥一人，感觉上或多或少有点凄凉的感觉。算了，反正月底就有人气了，忍着吧！段伏枥这么想着。

只是工作上还是没什么太大的起色，武总拿了这3'的Sigmatel机器见了客户回来以后，又开始发飙了：“你说你们做的这是什么烂机器？收星又不好，你居然让我拿去见客户，丢死人了！”

一向遇到此诘难会保持沉默的曹燕说话了：“你拿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吗？这机器性能还不好，不能拿出去。可武总你非要说没关系，只要能跑起来就可以！现在倒好，有问题又要怪我们了？”

武总顿了一下，似乎是想起自己有那么一说，但还是死不承认：“那时候我哪有想到是这么差？再说了，交货的期限也要到了，我拿不出来样机，那也会死，我还不如拿出来拼一拼……”

“哼……”曹燕哼了一声，没说话。

武总继续说道：“可没想到你们花了那么久时间，做出来的东西还是那么烂！你看，这案子又要黄掉了，我好不容易布下的局又被你们给破了！”

同样的说辞，段伏枥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只要是拿样机，什么都说没事；但样机拿了，然后见了客户，又翻脸不认人了。每次听到这话，段伏枥总是气得冒火，哪有人这么做事的？不给员工以时间稳定产品，却偏偏以此为责难。

这一回，曹燕终于爆发了：“你有给我们时间调试吗？东西还没弄好，就拼命地催啊催！明知道有问题也不给我们时间调试！如果是这样子，干脆别做了！”

武总是个欺软怕硬的人，闻此不由一愣，随即解释道：“我不是说你们不努力，我只是在想，怎样才能将这产品做好……”

看来曹燕是怒极了：“你连时间都不给我们，你要我们怎么调试？！”

因为曹燕是公司里负责硬件的顶梁柱，武总也不敢太惹她，只好继续说：“别急嘛！现在有时间，你再慢慢调，把这机器调好……单子的事就先别管了，我再来想办法……”

“哼……”曹燕哼了一声，没再说话。

第二天早上，没见曹燕。或许是请假了吧，段伏枥这么想着。可是过了十一点，

武总走过来的时候，突然问道：“曹燕呢？她还没来吗？”

这时候沈俊突然叫起来：“啊！武总，不好意思，曹燕跟我说她今天有点不太舒服，让我帮她请假，我忘记了！”

这件事既然解释了，那就应该没什么事了。可武总听了之后，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发飙道：“她这是什么态度？请假干嘛不直接跟我打电话！？她当公司是什么了？！”

猛然的这么一声怒号，将大家都吓愣了，沈俊更是不知如何答话。倒是一旁的张文香趁机说道：“就是，曹燕这个人怎么能这么随便呢！根本就是目中无领导吗！”

武总继续说道：“我现在给你们机会教育一下，以后请假一定要直接跟我请，不许代请，否则以旷工论处！”

张文香继续在一旁一唱一和道：“你们呐，都没有在发公司呆过。在大公司里面，这管得严着呢！我们公司还好，就那么几个人，没有什么勾心斗角，但你们也不能不尊重武总啊！”

没有什么勾心斗角？这话从张文香口中吐出来，怎么觉得那么刺耳啊？只是这番话似乎让武总很满意，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

这番话作为闺中密友的沈俊，不可能不告诉曹燕。第二天早上曹燕一来，沈俊马上就事情告诉了她。本以为曹燕听了会暴跳如雷，没想到却是非常地平静。这是这平静也似乎太可怕了些，曹燕几乎一整天没和大伙讲话，下班后到点也就走了。莫非这就是哀莫大于心死？

见曹燕离开公司之后，张文香走过来，问道：“怎么了？曹燕今天生气了？”

对于张文香的问话，大家都装作没有听见。可张文香丝毫不以为忤，继续自我良好地说道：“曹燕还是太小孩子气了，她当这是什么？这是公司啊！怎么能让这么随便？”

只是大家都依然没有搭茬，或是说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张文香见没人认同，也就不再说话，闷闷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当一个产品已经能够出样品，即将可以往进一步稳定性进发的时候，那就是这款产品的死期——这个是武总产品规划的定律。这不，前几天刚跟大伙说要好好调，将这3'机器给调稳定，今天又要弃之如履。

早上例会，武总坐在会议室，很沉重地说道：“这段时间，我在外面跑了一圈，发现那些做PND的，都过得苦哈哈，钱都拿不出来。反而那些做车机的，都过得非常滋润……”

以武总的惯例，这么一大段的陈述，肯定只是为接下来的决定做准备。果不其然，武总说道：“我觉得你们和我一起奋斗，不能让你们这么受苦，累死累活赚不到钱。所以我决定，我们要转型，PND设备不做了，改做车机！”

沈俊一脸茫然：“车机？难道我们做的不是车机？”

武总扫盲般说道：“我们那是手持式导航仪，所谓的车机，是嵌入到车子中控台位置的那种。”

沈俊继续发问道：“那不是要和汽车打交道？可我们没有经验啊！”

武总估计必有此一问，不慌不忙地回答：“没关系，我已经找了另外一家公司，他们来做MCU这块，我们只负责导航板就好。导航板也简单啊，只要像我们PND那样做就行，只要留个串口和MCU通信就好。”

“哦……”沈俊应了一声，不知道是懂了还是没懂，但段伏枥自己还是稀里糊涂的。

看到大家没什么反应，武总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这次大家一定要好好干！我花那么发的力气给你们找来那么好的资源，有那么好的机会，你们一定要好好Study，加速自己的成长。等你们成长了，就用我们的东西来替代他们的那部分。这次我又重新布了

个局，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啊！”

多么感人肺腑的一番话啊！多么为下属的成长考虑的领导啊！只是这话说出来，怎么觉得有种让人想吐的冲动呢？

一直没发话的曹燕开口了：“那3’机器呢！我们不做了？”

武总点了点头：“不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接到单子吗？因为PND已经没有市场了！不是我们的产品不好，是我拿产品去拜访客户，人家连看都不看，直接问有没有车机。所以我们要转型了，专门做车机！”

PND真的没市场了吗？段伏枥不禁一阵不屑。别的不说，就说这CMMB移动电视，刚刚兴起，这时候最缺的是什么？移动终端！移动终端最好的载体是什么？手持式PND啊！特别是带有CMMB功能的PND导航仪！过多几年不知道，但现在这个市场绝对是热火朝天，绝对不是武总所说的死气沉沉。再说了，之前不是给冯总做过一批4.3’的设备吗，只不过不太稳定而已。如果肯花时间去弄，应该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这远比从无到有做车机要快多了！从长远来看，做车机是能够得到长久利润，但那也要看时机啊！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应该先能赚点钱吗？毕竟来安勒斯那么久了，可是一分钱都没赚到，严董会怎么想？其它部门的同事又要怎么想？

显然曹燕也想到了这点，不满地说道：“这样变来变去，啥时候才能出产品！”

武总一愣，说道：“你不要这么说嘛，我不是一直在努力呐……”



张文香赶紧出来打圆场：“我们也要体谅一下武总，他在外面跑得那么辛苦，还不是为了我们？看武总这段时间都瘦了那么多，我见了都心疼……”

瘦了吗？咋就没看出来呢？莫非是因为衣服太宽了？段伏枥不由暗暗发笑。而曹燕听了这话，也不再言语，低着头，闷闷不乐。此时的段伏枥可能想不到，武总这个要做车机的决定，会给研发部的人员带来异动，而自己也借此受惠。第96章

又有人要离职了，这次不是无足轻重的小卒，而是硬件的顶梁柱：曹燕。而这个消息，也是早上的时候，武总叫段伏枥进到会议室告知的。

武总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说道：“为什么曹燕要走呢？我们的事业马上就要成功了。我待你们又不差，你说怎么回事？”

段伏枥对武总那恶心的话语没有多加理会，因为曹燕要走的消息对自己的震撼太大了。公司只有两个硬件工程师，分别是曹燕和沈俊。沈俊的主要任务更像是硬件助理，帮助曹燕焊焊东西；而曹燕则是硬件的一切东西都是由她一肩承担，比如原理图设计，硬件调试等等。如果曹燕走了，那么这一切该怎么办？

段伏枥试探性地问道：“曹燕说她为什么要走吗？”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决定奇怪，好端端的干嘛要走呢？”

“如果曹燕真的要走，那么我们根本就进行不下去。因为硬件都是由她做的，沈俊不一定能接得来……”段伏枥很严肃地说道。

武总也没说话，想了想，说：“你帮我劝一下曹燕，将她给留下来吧。要是留不下来，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

劝？那是不可能的，难道周波的那一幕还要上演？但是了解曹燕的想法，明白她为什么要走，这却是必要的。

中午吃饭，段伏枥开口问道：“曹燕，听说你要走了？”

曹燕对此没有遮遮掩掩，但也没多说，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是的。”

“为什么呢？”

曹燕抬了下头，说道：“你不觉得很累吗？像武总那样反反复复的，做事没有规划的，你觉得有可能做得出产品吗？呆在这里，迟早会疯掉。”

对于曹燕的说法，段伏枥根本没有反驳，甚至还可以说，还深表赞同。

曹燕继续说道：“武总不是做大事的人，他只会骗来骗去。做事，一定要跟对老大，而很显然，他不是这样的人。”

听完曹燕的想法，段伏枥只是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曹燕要走了，这部门还能继续下去吗？自己继续留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曾经因为可怜武总而跟随他，也因为同样看不惯黄华中的虚伪而站在同一条战线，可现在看来，武总也并不比黄华中好好到哪去，都是半斤八两的货色。自己是否也趁此一走了之呢？可是自己就能确定，下一家公司就一定不会遇到和武总一样的老板？

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涌上段伏枥心头：以此为契机，向武总提出加薪！如果他还是不提，那自己也走！

段伏枥正在为自己的主意而颤抖不已的时候，曹燕又说话了：“你们要小心张文香，她绝对没那么单纯。”

什么意思？段伏枥抬头看了眼曹燕，想从眼睛里读出什么，最后还是忍不住问道：“为什么？”

“因为……”曹燕说了两个字，就突然止住了，没再往下说，而是换了另一种语

气：“你们小心点就好了，我也不想多说……”

看来曹燕是知道些什么，但看情形她是决计不会再透露了。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曹燕欲言又止呢？段伏枥脑子里不禁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说做就做，时不我待。下午时分，段伏枥走进会议室，打算和武总提加薪的事。当然，段伏枥不是愣头青，不会直接点明目的，而是以曹燕的离职作为切入口：“我问过曹燕了，她说在这里工作心太累了，然后做事没什么规划，她看不到前景，所以想走了。”

段伏枥说这话的目的在于提醒武总，你这种工作方式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反感，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要知道收敛点，不要不把员工当人看。当然对此段伏枥也不会抱太大指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使武总听进入了，吗也只是一段时间好点，以后还是固态复发的。但好一阵好过从来都不好啊！只可惜这一阵看来也是没可能了，只听武总说道：“既然她受不了苦，那她就和我们发财无缘，只能让她走了……”

看来武总是绝对不会认为是自己问题，但这么一来，接下来的说辞就不好弄了。段伏枥赶紧换个切入角度：“曹燕要是吃不了苦，她就不会和我们一起到安勒斯了。要知道，当初我们跟你过来，并不是因为你开了多高的薪水，而是因为觉得大家一起不容易，不想这么就将事业丢下。来这里，主要是人情啊……”

“我知道……”

看来武总是慢慢上钩了，段伏枥赶紧趁热打铁，似乎不经意地说道：“可是这么久过去了，也要养家糊口。虽然曹燕很不想离开，但毕竟生活的压力，迫使她不得不做这样的选择啊！我只是担心，这么下去，估计大家都要走了……”

段伏枥这番话自然是瞎扯，至少目前除了曹燕确定要走，自己想走以外，其他人暂时还真没有离开的想法。但这番说辞还是让武总有所触动：“我知道了，我跟严董说一下，我再想想办法吧……”

此话一出，段伏枥已经知道加薪是十有八九的事情了。中国人讲话，总是喜欢绕圈子，真意总在言语之外。如果段伏枥直截了当提出加薪，武总肯定会认为自己这是以离职为要挟，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而现在却七转八弯，以曹燕离职为引子，以大家要走为载体，旁敲侧击大家对薪水不满，最终达到提高自己薪金的目的。而严董相对来说还是挺信任武总的，加薪如果由武总提出来，又有曹燕离职之事在前，想必严董不会不答应。

加薪是职场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只不过这件事在大公司和小公司却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大公司有自己一套成熟的规章制度，基本上每年都会按部就班加部分薪水。一般来说，很少会出现今年加很多，明年加很少的这种波动。但也正是如此，每年的不温不火，让员工一眼就能看到头，知道几年之后的薪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水准，以致于心生倦怠，甚至最终跳槽。

小公司则大为不同，对于加薪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如果员工不提，很少有公司会主动加薪。如果想要加薪，那么员工就必须自己和老板去谈。可是以程序员那不善交流的性格，以及那种觉得只要自己做得好老板一定能看见并且给加薪的纯洁无瑕的心态，几乎没有多少人会敲老板的门。于是经常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员工进来时薪水是多少，等过了几年后离职薪水还是那么多。小公司的入职薪水普遍比较高，就在于以后上涨的机会太小。过了多年以后，缓慢上涨的大公司薪水未必就比小公司少。

在小公司想提加薪诉求，关键是要善于把握时机。如果是在业务不怎么忙的时候，特别是现阶段自己没什么重要项目的时候，提加薪几乎是被驳回的命运。因为老板会想，反正现在又没做什么项目，不给你加薪又怎么样？即使你离职了，大不了我再招一个好了。博士满地走，硕士不如狗，难道还怕招不到人？可如果关系到公司的生存大计的项目将要开始了，而自己又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时候，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要求了。因为这时候项目紧，如果此时重要人物离开的话，很难段时间招到合适的人，唯一的方法只能留住人，所以这时候老板往往只能选择妥协。

所以在小公司能否加薪，取决于员工对公司的重要程度。如果员工掌握了核心技术，在项目中占有主导地位，提加薪的诉求几乎无往不利。看起来这是对老板的要挟，可能觉得很厚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员工给公司创造了那么多利润，老板的银行账户的金额翻了又翻，却依然让员工维持现有的薪金水准，究竟是谁更不厚道？

反观段伏枥。其一，自己是公司软件的一把手，无论驱动还是应用，没了自己都玩不转，这可谓在技术中的核心地位；其二车机项目要开始，姑且不说武总能不能招到和自己一样水准的员工，就算招到了会不会和自己一样听令行事也未可知，这决定了武总不敢贸然行事，这正是项目中所谓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三，曹燕的离职让武总有所顾忌，知道自己平时那一套忽悠画大饼的方式留不住员工，为了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他只能做出妥协。这三要素聚在一起，是一股很可怕的力量，足以用来要挟武总。

但这三要素并不会长久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一闪即逝。比如说自己掌握核心技术这要素，现在虽然说只有自己，但并不代表以后武总不会找人啊，一个不行，两个不可，多招几个总有合适的吧？到了那时候，自己核心位置就会动摇了。段伏枥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才会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提出加薪。而从武总的反应上来看，这目的看来十有八九达到了。

曹燕离职，她可以得到更广阔的天空，对于她来说无疑是有利的；而段伏枥又借离职这个波动，迫使武总满足自己的诉求。所以职场上的一些异动，看起来可能很微小，但在职场嗅觉敏锐的人眼中，却可能转化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助力。只可惜这难得的助力，往往被职场新人所忽略，徒让人扼腕叹息啊！ 第97章

如果想和领导套近乎，了解上级的想法，那就是要意无意地和领导多接触。当



然这并不需要很正式的场所，也不需要一本正经地讨论，只需要像聊天一样唠唠嗑。最合适的场合便是在电梯，时间不长也不短，但如果下属把握好，这短短的几分钟绝对能给领导留下很深的印象。只可惜很多员工见领导就像老鼠遇到猫一样，远远看到领导在等电梯，就故意放慢脚步，争取不和领导同坐一部电梯。虽然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没那么拘谨，殊不知这也白白浪费了领导面前表现的机会。

段伏枥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武总到公司的时间太早了，喜欢踩点的自己很难有机会在电梯里碰见武总。早上不是要吃午餐嘛，索性段伏枥就以不想将味道弥漫办公室为借口，直接到会议室去吃早餐。而恰好武总早上也喜欢呆在会议室，于是这看似凑巧的碰面便成了早上的主题。

也正是因为这种不是很正式的谈话，可以让双方很轻松，偶尔不经意间武总还会泄露出一些业务上的小秘密。虽然这时候段伏枥会暗暗记在心里，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只不过大多数时候武总总是在扯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比如吹嘘台湾多么好啊，澳洲多么棒啊等等。每逢这时候，段伏枥总是右耳进左耳出，低下头来吃自己早餐。

刚开始的时候，会议室只有段伏枥和武总两个人。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向在家里吃早餐的张文香也开始带了面包，也一同在会议室吃起来。只不过即使张文香吃完了，只要段伏枥还呆在会议室，她也会一直呆着，直到自己离开。慢慢地，段伏枥有这么一种感觉，自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张文香也似乎如此。那么她在乎的是什么呢？似乎在乎的是段伏枥和武总两人的对话。只是在乎的是哪个方面，段伏枥就猜不出来了。只是这个上不了台面的理由，自己也只能憋在心里，总不能当面问张文香“你为什么要监视我们的谈话”之类的吧？估计真要这样，那以后自己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天还是和往常一样，三个人呆在会议室吃早餐。说着说着，段伏枥不由地谈到了工作，说曹燕走了之后，可能购物会很困难。只是没想到这回武总一反常态，信心十足地说道：“放心好了，曹燕一定会回来的！”

曹燕会回来？凭什么？就凭你武总那三寸不烂之舌？还是什么人情之类？段伏枥抬起头，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这回武总没来得及继续说话，倒是一旁的张文香开口了：“你绝对放心，武总有办法，到时候你看着就行了！”

听了张文香的话语，段伏枥心头不由一颤：看来曹燕这离职，不会顺顺利利了……

公司聘请有清洁阿姨的，她同样是九点正常上班。她首先在18楼搞卫生，弄完之后再回到22楼。22楼本来并不是武总的地盘，只是武总以不良手段将原有工程师赶走，鸺占雀巢罢了。饶是如此，22楼遗留不少之前工程师所做的一大堆东西：废弃的电路板，无用的样机，失效的工具等等。而这些废品凌凌落落散布于每个人的桌上，或是存储间。

今天清洁阿姨上到22楼后，转了一圈，说道：“下面今天会将那些没用的废纸卖掉，你们要不要也一并将这些没用的给卖了？也省得这些东西堆在这里，不好看。”

段伏枥对于这个提议是深表赞同的，因为这些废弃的电路板摆在桌子上，确实多有不便，以致于经常要用的东西无法找到地方安置。不过卖或不卖，这个自己还是不表态的好，所以段伏枥回应道：“阿姨，你去问问张文香吧，看看她觉得要不要卖。”

清洁阿姨一听，正打算转身去找张文香，张文香刚好走进来。清洁阿姨问道：“18楼今天会将废纸废品啊给卖掉，等一下收破烂的会过来，你们要不要也顺便一起将

不用的东西给卖掉？免得在这里占地方？”

张文香想了想，说道：“可以啊！要不然这些东西放在这里，太碍事了，怎么都不方便。”可能怕大家不响应，张文香提高了嗓门：“你们看看哪些不要的，不如那些废纸啊，不用的电路板啊，就一并给阿姨卖掉，免得搞得办公室乱乱的，都不像人呆的地方！”

张文香都这么说了，大家也就开始动手清理了。段伏枥桌上有不少以前同事的废板，实在不知道是有何作用，也一并随着废纸给扔了。看来清洁干净的环境是每个人的最爱，不仅段伏枥，大家都扔得不亦乐乎，不多时废品已经堆成一座小山丘。而清洁阿姨呢，则忙不迭地将这些废品扔到编织袋，放到门口等待收破烂的到来。

这本来是一件普通到无法再普通的事情，可接下来的事谁也没有料到。早上武总要和严董开会，所以现在才上到22楼。没想到武总一看到门口的物品，突然发飙了，声音连坐在里面的段伏枥她们也听得一清二楚：“谁让你们将这些东西给卖的？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公司的资产！你们这是违法行为！”

武总这暴跳如雷的态势将清洁阿姨吓坏了。只见清洁阿姨慌张地解释道：“我不是有意的……下面要卖废品，我想着上面这么乱……就一并给卖了……我不是偷偷将公司的东西给卖掉……”

武总依然怒不可遏：“那是谁批准你将这些东西给卖的？！”

清洁阿姨哆哆嗦嗦地说道：“张文香……是张文香让卖的……”

武总走到张文香的座位旁，怒气稍微下面了点，但依然还是怒气冲冲地问道：“谁让你将这些电路板给卖的？”

张文香抬起头，小声地对武总说了几句。武总听了，怒气更盛了：“那你让他们将这些电路板一块块给我捡回来，一块都不许丢！丢一块，就从工资里扣！”

武总咆哮完毕，张文香马上从位置起来，走到研发部大声说道：“你们怎么将这些电路板给扔了？马上给我捡回来！”

张文香这颐指气使的神态激起了大伙的不满，沈俊忍不住马上回应道：“你不是说没用的板子就可以扔了吗？”

张文香估计没想到还有人当面揭她的短，暴跳如雷地吼道：“我是让你们将没用的给扔掉，不是让你们将所有的都扔掉！”

沈俊也不甘示弱，语气也重了几分：“我们扔的就是没用的！”

张文香跺了跺脚：“反正武总让你们捡回来就捡回来，不要说那么多！谁不捡的，扣工资！”说罢，头也不回怒气冲冲往自己的座位走去。

张文香话已经说到这种地步，如果大家都不动手的话，估计这事情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唉，以大局为重！这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窝里斗啊！于是段伏枥站起来，以老大的语气说道：“走吧，我们把板子捡回来！”

段伏枥发话了，小黑自然也只能跟上；曹燕呢，也不想在自己走之前闹得太僵，所以也往门口走去；至于沈俊，自然觉得万分委屈，用纸巾擦了擦眼泪，也是命令不敢违，不服气地去捡会丢弃的电路板。

走到门口，段伏枥发现清洁阿姨还站在旁边，眼眶红红的，哽咽地说道：“我……我真没有……偷卖公司……公司物品……”

清洁阿姨看起来已经有五十多岁，这么大的人还受到武总的呵斥，并且还在大家面前掉眼泪，段伏枥总觉得有种悲从心来的感觉。可是面对着一一直在哽咽无法平静下来的清洁阿姨，段伏枥却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

一阵忙活，大家将丢弃的板子又捡了回来。段伏枥看着这些板子，不由地觉得奇怪：这些板子没有对应的原理图，不知道具体是做什么用的，摆明就是无法再用的废板。为何武总这么在意呢？还发了那么大火。华强北是有人收废弃的电路板，但人家是将板子上的元器件拆下来然后再充当新品来卖；或是将板子上的铜线或金线给洗下来，攒到一定数量才出售。可是这些都是费时费力的活儿，并且也卖不到几个钱。即使公司没钱，也不在乎这一点啊！究竟武总在打什么主意？

三天以后，公司迎来了一批客人，分别是Telechips的代理商佳维，以及权盛电子。以武总的说法，是代理商佳维找上他，问我们能不能做车机；武总本来是不答应的，但佳维说他们可以找到做MCU这块的，我们只需要做上面的导航板就好。在佳维老板的苦苦哀求之下，武总只好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开这个案子。当然这也只是武总的一面之辞，实际是否如此谁都不知道，反正结果是车机这案子是做定了。

车机的系统构成并不算很复杂。因为之前的车载设备大多以车载DVD为主，限于资源，是无法进行导航的。如果要支持导航功能，便需要加块导航板，在上面跑WinCE的导航地图。简单点来说，在这个架构中，导航板只负责地图的运行，而MCU的板子则需要维护和汽车的通信，视频信号的切换，收音机的接收等等。

在这种设计思维之下，便有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性能优越的CPU只负责简单的工作，而性能一般的MCU却扛了大梁。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要追求研发进度的话，那肯定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修改是最快的；如果将所有的处理都移植到另一颗操作系统完全不同的CPU，耗费的时间不说，短时间能不能做稳定也是个问题。

段伏枥他们遇到的也是类似的问题。本来自己就对车机这方面就是一穷二白，如果所有的控制都由WinCE这边进行，估计自己够呛。到如果这部分还是权盛电子来做，那事情相对就简单多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要进入车机市场，找找另一家公司进行合作未尝不是正确的。

这是三方的第一次会议，并不会讨论具体的设计，更像是简单的见面会。代理商佳维来了一个销售，而权盛是来了一个研发总监和两个工程师。

权盛的研发总监姓祝。祝总坐下来之后，扫了一眼，笑呵呵地说道：“你们公司的



工程师真年轻！”

武总一听，赶快回应道：“这只是窗口，我们后面还有一大批工程师呢！”

段伏枥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是窗口啊？要是这个项目启动之后，肯定是双方联调的，说不定人家还三天两天地往这边跑，到时候要是人家发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幕后工程师，那该怎么办？研发这事，似乎来虚的不太好吧？

祝总听了，也没说什么。倒是一旁的工程师陈工说话了：“我看你们的桌上有很多板子，你们做好久了？”

显然陈工指的是前两天丢弃后又捡回来的板子。武总顺着陈工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回答道：“是啊，是啊！我们做这个做了很久了。以前我们还做音响啊，DVD啊，还有手持式导航仪。当年的销路还不错，不过这一两年不行了，所以现在想转做车机。这不，找你们来合作来了！”

武总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啊！还做了许多年呢！还销路不错呢！段伏枥听了，脸上不由地微红。可是看到对方那佩服的神情，显然已信八成。唉，又一批被武总忽悠的人啊！只是这么一来，自己算不算帮凶啊？

因为这只是第一次的碰面会，主要是大家相互认识，所以没多久就散了。虽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合作事宜，但已经让武总高兴异常了，似乎一个很大的蛋糕就摆在眼前，不用花费什么力气就能吃到。

送了对方面出门，武总回来舒了口气，说道：“还好会议结束得快。我一看表，快中午，赶紧说还有会议先结束了。否则又要请他们吃饭，又要花钱，那就太划不来了！”

段伏枥听了，一个踉跄，差点没摔倒。就一顿饭，至于嘛？武总你到底有多么的一毛不拔啊？第98章

相对于周波来说，曹燕离开公司的速度要快很多。从知道曹燕要走到她真正走的时间，也就一周时间。难道武总转性了？这么轻易就让曹燕走了？可一想到前几天武总所说的，他有信心让曹燕回来，就觉得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但不管怎么说，人毕竟是走了，现在硬件的几天只剩下沈俊一个人挑大梁。而看武总的意思，似乎觉得这样还不错，根本没有想要再招人的意思。

自从上次和权盛开会以后，不久他们就发过来相应的线路接口图，让段伏枥他们的电路板依此设计。这么看来，这车机的案子是真的要开始了。

本来段伏枥并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权盛会找武总来做这个案子，但看到权盛的样机之后，心底那份疑惑消除了。虽然权盛的样机功能算是齐全，但有个致命的弱点：界面太丑！这也没办法的事，权盛的显示全是靠DVD解码芯片显示的OSD，色数比较少，能好看到哪里去？和Telechips在WinCE的显示比起来，简直是与日月争光，米粒无华。这放在早年，那时候芯片的性能普遍不强，市场销路应该不成问题；可随着技术的发展，如果还是以这样的姿态去打市场的话，接下来估计就真的举步维艰了。可权盛没有WinCE方面的人才，又不甘心坐以待毙，所以才找上武总进行合作。这也算是权盛的未雨绸缪了。

可是如果权盛知道安勒斯做WinCE软件的只有段伏枥和小黑两个人，不知道会不会后悔这次合作呢？或许那时候权盛会想，早知道只有小猫两三只，还不如当初招几个人来成立一个部门了。这也许也是武总欺瞒权盛，说段伏枥他们仅仅是窗口，后面还有一大群工程师的原因。只是每次看到权盛对于这个案子的热切期望，段伏枥总有种欺骗他人的负罪感。可是既然身为公司员工，也只能以公司利益为重，这番负罪感也只能压在心里。

所幸项目从开始到现在还没出什么乱子，在初期的原理图方面沈俊也应付得过来。这当然并不是说沈俊有多么的聪慧，而是这导航板相比以前PND而言要简单得多。特别是之前一直没有完善的电源管理，在导航板中也被去掉了。唯一的不同只在于多了一颗TP515A芯片，用来将DVD的视频转换为RGB565的信号，传入到TCC7901的Camera接口。使用视频转换芯片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DVD只能输出CVBS信号，而TCC7901只能接收RGB565，要使DVD显示在屏幕上必须要通过视频转换芯片。

但让段伏枥担心的还是这颗视频转换芯片。原厂的原理图推荐的是TVP5150，之所以使用TP515A是因为安勒斯代理这颗芯片。只是这两颗芯片兼容吗？段伏枥不禁担心地问武总。武总还是信心满满地说道：“兼容，绝对兼容！都是PIN对PIN的！你知道为什么这

颗芯片这么好卖吗？就是因为它能兼容TVP5150，并且还更便宜！”

武总都这么说了，自己也没啥可担心的。何况TP515A这芯片是安勒斯代理的，如果自家产品都不用自家的东西，似乎怎么都说不过去。再说了，市面上很多卖得火热的欧美芯片，在市面上都能找到替代的芯片；并且这替代芯片长得还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甚至连相应的软件都不必做更改。也正是有这些实例在少，所以段伏枥对更换TP515A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相对于车机这个项目来说，段伏枥更担心的是另一件事：盘点。一般公司年末或年初都会对公司的资产进行一次清点，安勒斯也是如此。这本来没什么，可问题在于，段伏枥知道之前那些从安勒斯借来的但黄华中未归还的价值不菲的仪器还挂在武总的名下。要是真查起来，这些仪器该怎么办？

当早上会上武总说出公司要盘点的讯息，段伏枥不由地暗暗担心起来。只不过武总看来对此还是胸有成竹，不停地说：“没事，到时候还有我呢。”

当然咯，武总还不忘加上这么一句：“到时候下面的人上来盘点的时候，你们不要多说话，一切由我来。如果谁话说多了，将我布的局搞破了，那我就唯谁是问！”

两天之后的中午，盘点开始了。楼下的仓管员拿着几张打印的A4纸，逐一开始进行盘查。而武总此时就像陪同人员，一直站在仓管员的不远处。

仓管员开始逐一唱名了：“万用表两个……”

沈俊充当临时的报备员：“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在那里。”

“电烙铁五个……”

“喏，全在那里……”

黄华中的精明之处在于，凡是仪器贵的，全部拿走；而像电烙铁啊这些不值几个钱的玩意，一个不留全还给了武总。所以列表上的小东西，还是能对得上号的。

“BDI仿真器……”

段伏枥一听，心不由地紧张起来。BDI仿真器是用于AU1200上的，价格要一万多，这是被黄华中拿走的贵重物品之一。

武总看到了段伏枥投过来的求助眼神，走过来，指着桌子上一个从淘宝上买来的不足六十元的JTAG说道：“喏，就是这个……”

仓管员看着这做工粗糙的JTAG，疑惑道：“这个要一万多块钱啊？”

武总非常不脸红地说道：“是的……”

“那为什么上面没写着BDI的标识呢？”

武总像给小孩解释一样说道：“BDI只是一家公司的名字，他们出的产品没有打上自己的LOGO也是正常的。而上面的J-LINK是这个产品的型号，是表示调试AU1200的！”

“哦……” 仓管员似乎是相信了。

段伏枥在一旁听得冷汗直冒：武总你也太狠了！用几十元的烂货来充当BDI仿真器！还好仓管员的列表上只有型号没有图片，否则这脸就不知道往哪搁了。

仓管员继续清点道：“一百台旅行家的机器……”

旅行家机器就是在利剑电子做的7’大砖头设备。这玩意自然黄华中也不会放过，留下的只有那些根本就启动不来的十来台。

“喏，在那里……” 武总指了指沈俊桌子上那十多台黄华中不要的坏机器，继续说道：“那些是好的。” 然后又指了指众人桌子上捡回来的杂七杂八的电路板：“这些是坏的，他们拆开正在修理……”

“哦……” 仓管员听了，继续清点下一个物品。

如果仓管员检查仔细的话，会发现武总完全是在撒谎。这些电路板不是说都是从同一款机器上拆下来的么，为什么形状各异呢？还有，拆下来之后，还有外壳吧？那外壳哪去了？只不过如果真查那么仔细，那摆明是对武总的言语不信任，要是那天武总给穿小鞋，那就太郁闷了。估计仓管员也是如此想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装糊涂，走走过场好了！

“示波器，三个……”

“他们桌上那些就是……”

“一……二……只有两个而已啊，还有一个呢？”

武总又开始耍赖了：“哦，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研发需要，已经把它给拆了，还没组装起来……” 说罢，指了指段伏枥旁边的几块根本不知道干嘛用的废弃电路板，示意那就是被拆开的示波器。

把示波器拆开做研发？估计换谁也不信呐！可没办法，官大一级压死人啊！谁不知道武总和严董的关系啊？武总都那么说了，难道自己还要细究不成？到时候出了问题，大不了再把武总的说辞抬出来说一遍得了。仓管员微不可察地摇了摇头，继续开始清点下一个物品……

这难熬的一个小时终于过去了，看到仓管员走出22楼的大门，段伏枥不由地舒了一口气。

一直在胡说八道的武总显得很高兴，笑呵呵地说：“我都说不用担心吧？那人一看就是傻子，我说啥她都信！”

说啥都信？未必吧？这些谎言，只要不是真的痴呆，是个人都觉得有问题。估计

仓管员不是看不出来，人家也只是忌惮武总你的位置而已！就怕你武总会对严董打小报告，让他不好做事罢了！武总你要是真把人当傻子，那你真的是傻子了。

武总这种自吹自擂的话语，段伏枥他们根本就无法昧着良心附和，但这并不代表无人喝彩。站在一旁的张文香又开始拍马屁了：“我都说了，要相信武总嘛！哪有武总搞不定的事？现在知道那天为什么要将那些丢掉的板子捡回来了吧？你们一个个都还不想捡呢！还有一个人居然跟我横！”

张文香口中所说的“还有一个人”指的便是沈俊了，只不过不仅是沈俊，大家都很有默契地装作没听见。张文香也不在乎大家怎么想，只要武总高兴，她的目的就达到了。

等武总和张文香回到了座位，段伏枥想起刚刚清点的情形，好奇地问了下沈俊：“对了，黄华中和老柳最近怎么样了？”

当时沈俊之所以到利剑电子，是因为她小舅舅的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电子辞典，而这朋友又和黄华中相熟，凭着这关系才推荐过来的。利剑电子拆伙之后，黄华中搬到了梅林，又和这个朋友一起做回电子辞典这老本行。正是由于这关系，所以沈俊能够知道黄华中的动向，因此段伏枥才有此一问。

沈俊想都没想，回答道：“最近他在做那个保暖鞋垫呢，据说卖得还不错。”

“啊？？？”保暖鞋垫？那是什么玩意？从导航仪做到鞋垫，这个跨度有点大了吧？段伏枥追问道：“之前他不是跑过去做电子辞典吗？怎么改行了？”

沈俊郁闷地说：“别提了，老柳那个人品德真有问题。有一次，一批电子辞典出了点问题，让老柳给查一下。老柳看了，什么原因都没说，只是说FLASH有问题，先拆下来。结果大家好不容易将那批FLASH拆下来之后，老柳却翻脸了，说他根本没说过这事，让大家再把FLASH焊回去，结果搞得大家都有意见。”

“就是因为这事，所以他俩就去卖鞋垫了？”

“卖鞋垫只是他们的副业啦，他们还是继续做电子辞典的。”

“哦，看起来这电子辞典卖得还不错嘛……”

没想到，沈俊马上愤愤不平地反驳道：“哪里啊，差很多！我小舅子那个朋友专门拿那些很差的物料来做生产，结果有很多不良品都退回来了，每天都在修机器！这还罢了，那朋友在黄华中的建议下，让买家直接将款打进自己的账户，不经我小舅舅的同意，拿这些钱买了一辆车。说是公司用车，可基本上那朋友就没给别人开过！现在物料的供应商上门讨要欠款了，那朋友就说钱全买车了，让我小舅舅再投资。结果把我小舅舅气得半死，估计过了今年就要散伙了！”

听了沈俊滔滔不绝的描述，段伏枥不禁哑然失笑。看来黄华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善茬，走到哪里都能掀起一阵风浪啊！只是不知道他现在这家搞倒后，还会去祸害哪家呢？

第99章

现在研发部能真正干活的有多少人呢？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软件两个：段伏枥和



小黑；硬件一个：沈俊。就这么三只小猫，在武总的口里如同千军万马，实力上完全可以和其它公司有得一拼，甚至有过而无不及。段伏枥自然不会有这么乐观，曹燕离开以后，自己都会找机会诉说人数太少，工作不易开展的难处。可每逢这时候，武总总是语重心长地说道：“唉，不是我不想招啊！你们不知道啊，这人我是天天都在找，可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啊！你愁，我也愁啊！你们不知道啊，为这招人的事情我不知和下面吵了多少次！为了减轻你们的负担，我也在不停地想办法，最近我又瘦了几圈……”

武总这话说得有声有色，不明所以的人估计会被感动得声泪俱下。可武总的狐狸尾巴总是喜欢不由自主地露出来，让人觉得前面的话根本不可信。往往在讲完自己的难处之后，武总必定会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也知道，最近人手比较紧张，你们也确实忙不过来，这也没办法的事。要不这样吧，你们平时加班到11点就好了，周日也来一下？不过因为周日毕竟是休息日，你们可以不用来那么早，十点钟来就可以了；晚上回去也可以早一点，五点就回去。这样工作和休息两不误，你觉得这方法怎么样？”

怎么样？你觉得能怎么样？平时加班到晚上11点，周六要加班，这还不够，还要周日也过来；并且将周日可以晚到一小时，早走一小时当成莫大的恩惠，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啊？还是武总你脑门被门夹了？并且还不止夹了一次！是反复被夹！

每次听到这种话语，段伏枥都会气不打一处来。不过往往轮不到自己反驳，这时候沈俊便会忍不住挑出来，不满的说道：“怎么可能？那我们还用不用休息了？我们还不用活了？领了你的钱，难道命也要给你？”

这种问话呢，一般武总不会做回答的，因为这时候张文香肯定会站出来给武总结尾：“你怎么能这么说武总呢？你们根本不知道武总为了这个公司耗费了多少精力！不是武总不想招人，是招不到人！现在是困难时期，只是让你们先努力一下，等以后人多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了嘛！你们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大局为重？”



只要有不利于武总的言论，只要被张文香听到，她一定会跳出来反驳，一定会坚定不移地站在武总这边。以前还没啥感觉，只是近来越来越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不论什么事情，张文香总是站在武总的一边呢？这不分黑白，不分性质的维护，完全已经超出了下属对上司尊严的维护，更像是掺杂了另一种情感……

不过，武总很快就尝到了人手不足的苦头。这天，权盛的工程师过来讨论一些技术要点，为打板做最后的确认；可偏偏这时候，沈俊发烧了，并且还很严重，据说叫床都下不了。

一大早，就听见武总在电话中咆哮：“什么？今天你要请假？你知不知道今天权盛要过来讨论打板的事？……发烧？发烧你也要给我来上班！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头晕？你直接打车过来！我当场给你报销！……起不了床？你怎么搞的？这种时候居然给我掉链子！……算了算了，你就好好躺着吧！我来想办法！……”

看来沈俊今天是绝对不可能来上班了，那么如何跟权盛确认最后的打板呢？段伏枥按照原理图来调试驱动还可以，但真正涉及到硬件还是有所不足。18楼是有硬件工程师，但人家也没接触过这产品啊，再说会不会帮武总圆谎也不好说。难道要改期？这也不太可能。一方面是因为昨天说好今天要做最后的确认，总不能因为做窗口的工程师病了就不进行吧？不是说背后还有很多工程师吗？直接抓一个出来不就好了？另一方面是，来安勒斯这么久了，却连点像样的产品都没做出来，武总也有点急了。

怎么办？没办法，武总只好亲自上阵。

权盛的工程师过来了，还是三个人：祝总，陈工和罗工。一坐下来，祝总就觉得少了个人，询问道：“咦？你们做硬件的那个美女呢？”

武总回答道：“呵呵，今天她病了，请假……”

“哦……小段是做软件的哦，那么今天这板子我们要和谁确认？”

武总用手指了指自己，说道：“今天就由我和你们确认！”

祝总愣了一下，说道：“武总你亲自上阵啊？何必那么辛苦呢？再找个工程师不就好了？”

武总呵呵一笑：“那不行啦，那些工程师是不能出来见客户的，只能呆在幕后。”

“噢？武总看来你们的保密措施做得挺到位的嘛……”

“那是啊，要是被你们挖走，那就不好办啦！”

说罢，大伙一起笑了起来。但段伏枥觉得，祝总的笑容有些勉强，似乎对此已有

所怀疑。是啊，能不怀疑吗？除非真的没人了，否则哪有老总亲自上阵的道理？所幸今天主要确认的是一些机构上的问题，武总一顿忽悠，倒还没有太大的篓子。看起来，这一次又有惊无险地过关了。

这周六要开始搬家了，当然不是段伏枥要搬走，而是两个美女要搬进来。虽然周六是要强制加班的，但这种需要男士出力的难得机会岂能放过？于是段伏枥便以今天有点不舒服为由，呆在家里帮忙了。

两个美女一大早就开始打包物品，临近中午的时候，让段伏枥在泥岗村叫了一辆车请了几个人过来搬东西。本以为请一辆车有点大题小做，可一开始搬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两个美女的东西几乎堆满了整个小货车。我的天呐！哪来那么多的东西？如果真按自己之前建议的请一辆三轮车，那究竟要拉几趟啊？

从宿舍搬到车上，然后再从车上搬到现在住的地方，这个过程段伏枥完全不用出手，全由请来的工人代劳。可这些东西只是一股脑地堆在大厅，想要将它们放在合适的位置，那就是段伏枥需要出力的事了。

因为段伏枥现在租的房子是两室一厅，以现在的格局来看，肯定是两个美女住在同一间房了。同住是可以，但大被同眠估计两人都不习惯，所以吃在外面吃完中饭之后，两个美女顺便买了张高低床回来。

零碎的东西不少，摆放什么的也颇费功夫。何况和伍定轩一起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搞卫生。养成了习惯之后，在伍定轩搬走的这一个月里，段伏枥连扫把都没碰过，房子里的卫生状况可谓惨不忍睹。今天搬家也好，段伏枥也可以趁此机会将这房子给打扫一番。当然咯，打扫是其次，主要是做给两个美女看的：看吧，俺这么卖力地搞卫生，俺也是好男人！只不过没想到，这么一忙活，居然一个白天就过去了。但这也值得，至少现在是窗明几净了。段伏枥一坐下来，不由地感慨：原来这房子干净的时候是这样的啊！

自从伍定轩回北海以后，伍定轩就觉得空荡荡的，少了点人气。每次回到家，总是洗了澡就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现在不同了，有人气了！并且还是美女耶！所以段伏枥洗澡完后也不呆在房间上网，而是跑到大厅陪美女看看肥皂剧聊聊天了。

正聊着的时候，刘思敏突然一本正经地说道：“小段，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哦！”

看到刘思敏严肃的表情，段伏枥不由一愣：“什么事？”

“你要记得哦，我是睡下铺，雅思是睡上铺噢！”

“呃？”段伏枥脑子一下没转过来，这和自己有很大关系吗？

刘思敏继续严肃地说道：“晚上搞偷袭可不要搞错了噢！还有，爬上去的时候轻一点，我很容易醒的……”

“……！”段伏枥无言以对。

一旁的徐雅思忍不住了，赶紧说道：“哼，晚上我会将门给锁上的！”

段伏枥终于缓过来，悠悠地说了句：“房门锁是坏的……”

“呃……啊……？！”

似乎做什么总有一股风潮，搬家也是如此。周一上班的时候，聊到搬家，沈俊突然问道：“你知道吗？武总搬家了！”

武总住的是公司对面的城市广场，走过来也就五分钟时间。这么好的位置，武总还想搬去哪里？段伏枥奇怪地问道：“啊？搬哪里去了？”

沈俊回答道：“公司的宿舍不是没人住嘛，他搬过去了！”

安勒斯在离火车站不远的渔民村租了一个套间，主要是方便台湾的工程师在深圳临时落脚的。但后来22楼被武总搞垮以后，这些台湾工程师也一并被辞退了，所以这套间就空了出来。当时段伏枥他们过来安勒斯的时候，武总还特意带大伙去转了一圈，以显示安勒斯的资本雄厚。可在段伏枥的记忆中，这宿舍装饰一般，也没什么太多的家电，只是两个房间各有一张高低床。比起武总在城市广场的住所要差上很多，即使是和段伏枥现在租的房子相比也要差上不少。这么一个不上档次的地方，堂堂一个老总住进去，也太寒酸

了吧？

段伏枥更加好奇了：“宿舍环境很一般啊，为什么要搬进去？”

沈俊耸了耸肩膀，说道：“还能有什么，舍不得花钱呗！在城市广场一个月租金要三千多，不想出这个钱咯……”

虽然节俭是没错，但堂堂一个老总却因为舍不得花三千多块钱而去修宿舍，这咋听咋寒酸。要是别人知道了这种事情，你说别人会怎么想？老总都只能修宿舍，这公司还能咋样？虽然摆谱并不见得是好事，但有时候该摆的还是要摆的。想一想，要是是一个老总开一辆破破烂烂的QQ去谈投资，说自己去年营收了多少多少，公司的前景一片开阔，你说人家投资者会相信吗？

唉，看来武总这一毛不拔的个性，真是发挥到极致，无所不钻了！只是，这样的气量，斤斤计较的个性，真的对企业有好处吗？段伏枥不禁陷入了迷茫……第100章

终于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安勒斯薪水的发放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打到工资里，这钱的多寡，取决于深圳最低工资标准；而另一部分则是现金，是实际工资减去发放到工资卡的数额。深圳很多中小企业采用的都是这样的操作模式，其目的也是很明显，就是降低企业的人工开销。因为每个月的社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缴纳的，另一部分则是企业，而相应的数额取决于每月的工资。简单点来说，工资越高，个人和企业所交的数额也就越多。如果将工资分为打进卡里的和给现金两部分，那么企业只需要缴纳工资卡部分的社保即可。

为什么这种模式能如此大行其道呢？因为不仅仅是企业，很多员工对此则是持有赞成的态度。如果按照实际工资来缴纳社保之类的费用，那么员工就觉得到手的钱少了，特别是还要交一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更是让员工觉得白白损失了几百元。企业正是看中了员工的这种心态，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推行这种模式。可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损害的还是员工的个人利益。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没病还好，要是万一得了个什么病，跑去医院，那情形就大为不一样了。如果是按最低工资标准来缴纳的社保，每个月就一百多元，一年加起来也就一千多一点；这数目估计就只能做一两次检查。那不足的部分该怎么办呢？还是员工个人出。那如果是全额缴纳呢？假设一个月是六百多，那么一年下来也有个



六千多；这数额可能大病还是不足，但至少检查费什么的不用担心超标了。这还是一年的情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者的差额只会越来越大。那些只按最低工资标准缴纳的员工，可能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十几年，结果发现自己还是看不起病。

社保个人掏得再多，最后还是落在自己的口袋；企业掏得再少，也不会返利到自己的荷包。既然如此，那还是大家都掏多点吧！段伏枥自然也知道其中的道理，但现在和之前利剑电子没有社保的情形相比，还是好了不少；再说这么久了，还没有真正可量产的机器，自己也不好意思跟公司提，所以也只能接受这现实。

段伏枥拿捏了下装现金的信封袋，跟以前相比鼓了不少，心中不由一阵激动：涨薪水了！看来那旁敲侧击起作用了！这厚度，看来加得还不少呢！兴奋莫名的段伏枥再也等不及了，偷偷地揣着信封袋溜到洗手间，仔细一数：多了两千！嘿嘿，终于加薪了，不容易啊！段伏枥在狭小的洗手间傻傻地笑了起来……

一阵风吹过，也会将它榨干的武总，自然不会放过加薪这个机会。第二天早上，武总很语重心长地对段伏枥说道：“怎么样，薪水加了吧？”

不知道武总想要说些什么，段伏枥只是含糊地说了句：“嗯……”

“我答应过的事，没有失言吧？”

“嗯……”

对于段伏枥的回答，武总似乎很满意，于是便开始诉苦起来：“你不知道啊！为了给你们加薪，我是多么辛苦啊！我和严董说了好多次，他都不肯。后来我只能说以后赚了钱，我一分不要，他才答应的。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所以你们也要努力啊，不能辜负我的期望。像平时就不要回去那么早了，周日没什么事的话也来一下吧！”

如果是平时，段伏枥对武总这番话肯定是嗤之以鼻，但今天不同了，毕竟薪水加了嘛！总不能让武总觉得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吧？不妨口头上答应一下，到时不是这样做到时候再说。打定主意后，段伏枥很干脆地说：“好，没问题！”

听了段伏枥的回答，武总很满意地点了点头。估计武总会在想：这年头，钱还是能使鬼推磨啊！

或许是因为之前沈俊生病无法确认板子让武总触动太大，也或许是因为觉得后续的车机案子现在的人手的确不够，所以武总又招来了两个人。可能是由于段伏枥要招有经验的意识影响，武总这次招的新人倒没有毫无经验的。做硬件的叫老罗，年龄看起来已经三十岁，经验可谓丰富。做软件的叫小蓝，和老罗相比要逊色不少，但之前在南昌也工作了一年。段伏枥和小蓝的言谈发现，小蓝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编程的功底也不错，特别是对软件过程的把握，要比小黑好上不少。

人员就位，那应该开始干活了。可奇怪的是，自从上次确认最后的打板事宜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掐指一算，这时间居然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周了。莫非是有什么变故？期间段伏枥也问过武总，答复是依次是这么几种：

1.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

2. 安勒斯已经在准备物料了;
3. 权盛已经开始打板了;
4. 还有一些商务问题需要再谈;
5. 权盛这边动作太慢了, 他们板子还没搞好;
6. 权盛这边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再看看;

直到第四周, 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 段伏枥才从沈俊口里得得知, 刚刚才把安勒斯所负责的导航板发出去打板。听到这个消息, 段伏枥惊讶了, 不是说这案子急吗? 做原理图的时候武总天天追进度, 可到要打板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拖拉? 并且一拖就是一个月?

倍感疑惑的段伏枥很想知道答案, 但想到一向坑蒙拐骗的武总肯定不会说实话, 于是便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 直接在聊天工具上咨询权盛的陈工。

前面铺垫不表, 一堆废话后段伏枥终于转入正题: “对了, 为什么这次打板搞了那么久? 差不多一个月呢!”

陈工回应道: “我们的板子早就已经打好了啊, 还不是因为你们在拖!”

“啊? 我们在拖? 武总的说法, 是你们迟迟不打板啊!”

“晕! 他真的这么说的? 那看来你还不知道真相。我听代理商说, 你们是想让代理商出物料, 出打板费, 你们只需要调试就好。代理商不肯干, 你们武总就耗着, 说不挣钱他就不做了! 代理商气不过, 就懒得理你们武总, 又找了另一家做Telechips的和我们合作!”

原来这一个月还发生了这么多事啊! 段伏枥好奇地追问: “那为什么现在又开始了呢? 你们不是已经找了另外一家合作的吗?”

“我哪知道啊! 听代理商说, 武总看他们已经找了别的开发商, 武总就急了, 说物料打板等费用都是由你们来出, 想继续按之前商定好的方式合作。人家代理商肯定不肯啊, 哪能你想咋样就咋样! 可后来你们武总找到了代理商的台湾老板, 让老板向大陆公司施压, 不能和别的公司合作, 只能找你们! 所以最近你们才开始重新打板!”

看来陈工对其中的过节比自己还更清楚。只不过, 陈工的话有几分真实性呢? 一向被武总忽悠得晕头转向, 再加上又有之前强迫冯总出钱做4.3' 的机器为例子, 以及一贯以来武总那一毛不拔的个性, 段伏枥对陈工的话没有半点怀疑。原来拖了那么久,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武总舍不得出钱啊!

只是段伏枥更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 “你们既然都知道这个情况了, 为什么还继续做下去?”

陈工的回答透露了无奈的意味：“唉，我也不想啊！可是我们的板子都已经打了，如果不做的话，那钱不是白白浪费了？最无语的是代理商，他们说如果不和你们合作，那么我们的一些芯片就要提价，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浪费金钱是一回事，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是因为权盛没有选择。想转行进WinCE的领域，除了合作没有更快的方法；可找其它合作方的路又被代理商给堵死，除了选择安勒斯以外再无它选。段伏枥不禁觉得有股寒意，究竟武总在台湾的人脉有多广？居然能找到代理商的台湾总公司，然后借此施压！

虽然板子是重新开始打，但毕竟之前已经浪费了近一个月时间，离过年也没多久了，能否在年前回板还不好说。相对于什么时候回板而言，大伙更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放假，因为必须知道确切日期后才能订票。虽然安勒斯对此早有通知，可武总却说22楼不是和下面同一系统，放假时间由他说了算。那么，什么时候放假呢？说起来真是啼笑皆非，放假的时间取决于武总买到什么时候回澳洲的机票。结果很不幸，武总的机票买的是年二十九，比安勒斯的官方时间要晚三天。

这时间点绝对是人流高峰中的高峰，本来段伏枥打算请两天假提前走的，结果话还没出口，武总来了句：“因为项目比较紧，所以过年前请假的话要扣双倍工资！”

听了武总的言语，段伏枥只能将请假的念头打消，不停地在心里问候武总的祖宗。扣双倍工资？那可绝对划不来！扣着扣着，就怕连路费都扣没了。算了，还是老老实实加班吧！

或许大家都急着过年，这板子回来的倒也挺快。还有一周就过年的时候，板子回来了。由于这板子改动不大，再加上有老罗这高手在，所以两天时间WinCE系统就跑起来了。只不过任何事情只要武总插手了，注定就很难一帆风顺，而这次就卡在最重要的TP515A。

当段伏枥运行原厂的camera程序，发现黑屏的时候，心情咯噔了一下。在确认系统和程序在开发板上是一切正常之后，段伏枥赶紧问原厂，得到的答复是：代码不支持TP515A！

不支持？武总不是说这两者是完全兼容的吗？不是说软件什么都不用改吗？段伏枥有点抓狂了，赶紧去问武总。武总听了后，轻描淡写当说道：“哦？不兼容啊？那我也不知道哦。楼下的工程师说兼容的！”

听了武总的回答，段伏枥恨不得狠狠扇自己嘴巴。自己怎么就忘了，武总这个大忽悠，什么时候讲过真话？自己居然这次真的相信了，并且还因为相信了所以没做任何确认！

只不过这视频芯片关系到产品的成败，所以武总赶紧将楼下的工程师叫上来。因为安勒斯是代理TP515A芯片的，所以很多工程师都知道如何调试。只不过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因为这原理图是根据TVP5150设计的，如果要在上面支持TP515A，那么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需要做很大的改动。而今天是安勒斯年前上班的最后一天，很显然时间是来不及了。

楼下的同事跟武总说明相关情况后，本来打算准备下班回家，没想到武总突然冒

了一句：“这个要是调不好，这年咋过啊？不如今晚你加班调一下吧？”

楼下的同事没想到武总有这么一出，无奈地说道：“不行啊！我要回去了，因为我是订了今晚的机票！”

“那你能不能改签？过两天你再回去嘛！这两天加班，我包你快餐！”

快餐就想打发人家？武总真把别人当叫花子啊？楼下的同事肯定不爽，说道：“不行啊，没有票了，改签不了！”

无耻的武总永远改不了他的本色，吐出来的话果然是那么的与众不同：“那这样吧，你将机票给退了，买火车票回去吧！火车票应该好买吧？”

不知道楼下的同事怎么想的，段伏枥听了只能是无言以对。如此伟大的言论，还想让别人说什么呢？不过楼下的同事并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地说了句“我再看看吧”，然后就默默下楼了。

为此，武总还非常高兴，炫耀一般对大家说道：“你看，楼下的工程师多听我的话！你们啊，要学着点！”

如果真的是学着点，估计武总就要疯掉了。第二天，武总想让楼下的那位工程师继续来调试，结果下去后才发现人家根本没来，打电话人家直接关机。这下武总郁闷了，愤愤不平地对段伏枥他们诉苦道：“这人怎么回事？这么没有信用！不是说要加班帮我们调试的吗？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责任感！怪不得安勒斯一直做不大！”

听了武总发泄，段伏枥还是无话可说，只能当做没听到。只是有种感觉，以前武总的行为大都可以归于自以为是，可现在怎么觉得他已经开始朝无理取闹的方面发展了？莫非更年期到了？可看这一把年纪，要更早早就更过了！

没有楼下工程师的协助，这TP515A根本无法调试；又由于还有几天过年，很多代理商也开始放假，想要换成TVP5150也找不到货源，所以这视频转换芯片的调试这么给搁下了。虽然除比以外还有别的方面需要调试，可大伙的心已经飞回了家，早已无心工作。最后这两天，大家都只在等，等武总上飞机回澳洲，自己也好解脱……

第101章

回家了！从大巴下来，踏上北海的土地，段伏枥不由地深吸一口气：多么熟悉的带有腥味的空气！虽然说每年段伏枥都会回家过年，但每次都感慨万分。是啊，外出的游子谁不是这样呢？外面的世界或许很精彩，或许很美，但总欠缺了一种熟悉的味道。即使像自己在深圳呆了三年有余，却还是觉得很陌生，似乎只是一个匆匆过客，终究会离开一样。只有回到了家乡，才会有那种回到家的踏实感。

国人的春节归家的情感是很强烈的，无论旅途远近，无论荷包多寡，都要想尽办法赶在年三十前回到家。或许真如很多媒体所说的那样，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但这也反映出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在提高。想想以前，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宰鸡杀鸭，可现在平时想吃就能吃上。而过年的主题偏偏就是吃和喝，这吃和喝的却又是平时可得的东西，于是人们过年少了以前的兴奋感，便觉得年味变少了。

但无论年味怎么变，亲情不变。外出的游子一年回一次家，那种思家的感情不是



只在家乡奋斗的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父母在不远行，这是中国的古语，可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或为名，或为利，或仅仅只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上行囊远行。对于这些人而言，过年是他们唯一可以放下包袱享受亲情的时间。

作为父母，很少会要求自己的小孩一定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要求也很简单，只想自己的小孩能够健健康康，温饱无忧，再奢侈点就是希望小孩能常回家看看，吃一点自家的饭菜。段伏枥也深知这点，只不过由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和广西糟糕的电子行业状况，迫使他不能不外出打拼；自己唯一能做的，仅仅是在过年的时候回家，一起吃个团圆饭，然后再和父母唠嗑唠嗑。

亲情不变，友情亦然。过年回家，不仅亲戚朋友要串串门，久未谋面的朋友也要多联络。平时的时候，大家都在外拼搏，联系也只有偶尔几个电话或是聊天工具；只有过年的时候，大家才有闲暇时间坐在一起，吹吹牛，回忆以前的无忧无虑的童年。

每逢这时候，总是颇多感慨。人的一生中，如果没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那绝对是人生中的最大遗憾。因为这样的朋友，不同于出来之后所结交的；儿时开始的朋友，有太多的共同回忆，有共同走过的幼稚岁月，这些是后来结交的朋友所不具备的。伍定轩就是这样的一位，回来后段伏枥自然也要找他出来海喝一番。

半年不了，变化不大，两人还是像以前一样不着边际地海阔天空瞎扯。伍定轩回来之后，到了造船厂做结构设计，算是子承父业。只不过让段伏枥没有想到的是，伍定轩居然比以前还要忙，经常是三班倒。这也没办法，如果要赶工期的话，只能加班加点了。

当然咯，回来之后肯定也要拜访一趟龙少和干姐。这不大的店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式的户外用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很专业。只不过据干姐说，由于北海搞户外的并没有像深圳那么热火，所以生意只能算是一般般，刚好能养家糊口。但从干姐和龙少不时露出的满足神态，可以想象他们对此还是挺满意的。比起在深圳那疲惫的神态，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干姐和伍定轩都是从深圳闯荡后回来的，虽然现在的收入比起以前可能少了不少，但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生活的惬意和享受，却是段伏枥所追求不来的。在深圳，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忙忙碌碌奔波，哪有闲暇时间去享受生活呢？

既然有不变的，那自然有变的。最明显的便是普通同学间的那份情谊。过年期间的同学聚会，更像是一出相互炫耀的舞台剧。碰面之后，最常见的三句话无非是“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以及“你的工资是多少”。那些进入企业好的，工资高的，都会不加掩饰，自豪地说出自己的一切；而那些一般般的，事业上并不怎么样的，往往只是附和地笑一笑，然后呆着默不做声。

这或许便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念书的时候，大家讲的是成绩；出来后，大家拼的是财富和地位。只不过，成绩并不和财富地位划上等号。那些以前成绩非常好，被老师和同学像星星月亮一样捧着的好学生，在聚会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众人的焦点，以前的成绩再也无法成为炫耀的资本，就连老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自己重视，一种落寞感不由地充满心头，只能呆在角落强颜欢笑。而以前那些成绩不好的，老是被揪出来当典型的坏学生，有不少已经是事业有成，有房有车更不在话下，就连言谈举止也让人刮目相看，自然此时成为了聚会上的主角。

伍定轩和干姐早就知道聚会是这么一种情形，所以压根就没去；倒是段伏枥觉得，难得回来一次，何况都是同学，还是去赴宴了。念书的时候，段伏枥本来就不是那种受人瞩目的好学生，也不是惹人讨厌的坏学生；倒不是故意为之，而是自身素质所致：好学生做不来，坏学生不敢做。正是如此，段伏枥坐在角落，静静呆着，偶尔和旁边的同学聊几句，也没什么太大的心理落差。

时间在推移，人们在改变，这注定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还能办同学聚会，可再过几年呢？或许那时有许多人因为落魄而倍感自卑不会出席，也有可能已是富可敌国根本就不屑于参与，而那些参加的大多是过得不好也不坏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只有大家的基础差别没有那么明显，这同学的友谊才能继续下去。这道理看起来很残酷，却偏偏在很多时候是现实。

但真正的朋友就不一样了，无论自己是贫穷还是富贵，都能像以前那样一如既往：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富贵了而羡慕嫉妒，也不会因为自己贫贱了便视而不见。最可能的是，富贵了，他会笑骂道：“臭小子，别在老子前装蒜，老子还知道你以前拉屎是什么颜色的！”；落魄了，他会呵斥一番，然后丢下几句话：“看你这鸟样，没怎么好好吃过一顿饭吧？喏，这里有点钱，你先拿着，什么时候发财了再还我！”只可惜，这样的朋友太少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位，还是好好珍惜吧！

过年确实是一个难得悠闲的日子。虽然要走亲戚，也要见朋友，但终于可以不用去想工作上的烦恼，也不用费尽心思编造说辞，就那么让脑子空着，就能感觉到一股舒畅的惬意。怪不得大家都说深圳是节奏最快的城市，回到北海才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么悠闲。

北海是有变化的，只不过没有达到翻天覆地的程度罢了。骑着电单车溜达在城市里，发现曾经熟悉的景色已经有点陌生。段伏枥不由地有点羡慕起伍定轩，每天下班吃完饭后，还有时间悠闲地散散步，逛逛街。而自己呢？虽然赚得是比伍定轩要多，可生活质量呢？除了整天忙碌奔波以外，还能剩下什么？可是自己能回来吗？以前不知道回来能干什么，而现在依然还是不知道。段伏枥不由地苦笑，在自己生长的家乡居然不知道如何生存下去，真是残酷的笑话。

回想这三年多的日子，虽然总感觉每天都活在武总的谎言之下，但好歹自己并没有因此而迷失，还是会按部就班的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心是有点累，但未必是一无所获。武总并不是很懂技术，特别是对于软件来说，更是一无所知。这是缺陷，但也是机会。至少段伏枥在完成自己工作的前提之下，可以很自由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像在其它公司，每天除了完成主管布置下来的任务以外，还是只能完成主管布置的任务。相对来说，在技术这方面还是比较自由的。但这也是因为段伏枥比较自觉，对技术感兴趣；如果是那些仅仅是将技术作为谋生手段的程序员来说，这样的环境或许已经足以使之堕落。环境是一方面，但主要还是人为。良好的氛围自然容易出高手，但糟糕的环境未必只有菜鸟。与其去埋怨环境，还不如转个角度，看看如何利用这环境。只要有心，再糟糕的环境，也能找出一两个闪光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所以段伏枥还没有太强烈的跳槽想法，觉得在武总这里还可以干得下去。



只是环境的不同，还是会给人形成不同的品格。在小公司呆久了，那种自由散漫的特性会不由自主地浸入骨髓，和大公司的制度分明很可能格格不入。段伏枥之所以不想跳槽，这也是原因之一。换环境需要重新适应，并且还知道结果会如何；而现在环境虽不好，但还是能夹缝生存。这样的心态，不仅是段伏枥，很多人在跳槽的时候都会去考虑。虽然说树挪死，人挪活，但人挪了之后半死不活的也还是有的。所谓的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也无非如此。但很可惜的是，看起来段伏枥绝对不会是那个胆大的。

不管思绪再万千，生活还得继续。过年时思绪上的千愁百转，也无非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短短的春节假期，一晃而过，段伏枥又再次背起行囊，踏入深圳的土地，继续为生存而努力。

#### 第102章

忙忙碌碌的春节假期又过去了，回到深圳便要开始忙碌。广东这边的风俗，第一天来上班就有开工利是。钱并不是很多，也就一百块钱，但代表的是个好兆头。严董是香港人，也知此风俗，所以也委托人事部给大家包了红包。

在此环境之下，即使是一毛不拔的武总，也不能没有动作。在严董红包之后，武总的红包也开始发放了。如果只是从数字上来看，其实都没差别，票面上都写着“100”；严董发的是人民币，而武总发的则是……台币！

沈俊一拿到武总的红包，显得很兴奋，毕竟这么多年来这是武总第一次发红包啊！可是一查汇率之后，兴奋劲立马垮下来了：台币和人民币的比率是4.3:1！也就是说，武总的红包折算成人民币也就是20多元！20多元啊，现在一般的农村过年给的红包都不止这个数啊！居然武总在发放的时候，还一再叮嘱，说这红包他只在22楼发放，不要告诉18楼的同事。现在想想，这告诉个啥啊，开工利是拿个20多元，丢脸啊！还不如不发呢！

由于TVP5150和TP515A根本就是不兼容的，如果非要使用后者那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必须做很大的改动，这个在时间和风险方面肯定不允许。所以在段伏枥的建议下，武总也同意还是继续采用原厂所推荐的TVP5150，于是便让麦吉去拿样品。说起到华强北拿样品或是采购物料之类，本来是张文香的职责；可从前几个月开始，却变成了张文香下令，麦吉跑腿，俨然一副领导的姿态。可张文香头上顶着的是武总啊，麦吉即使再有怨言也不敢发作，也只能乖乖听令。

没多久麦吉就从华强北回来了。一进门，就抓着一张红色的钞票，有点嘲讽地对武总笑道：“武总，你看这是什么？我去拿样品，人家就给我个红包哦！我和那老板根本就不认识，我也只是拿个样品而已，人家就给我一张100元的台币哦！”

武总一愣，有点尴尬地说道：“给我看看，是不是假钞……”接过麦吉递过来的钞票，武总翻转地看了几遍，什么也没说，就递还给了麦吉。

看来台币是真的无疑了，要不然按武总的个性，肯定会大肆宣传。段伏枥见此不禁有种解气的感觉，武总你不是觉得这100台币很了不起吗？不是不想让楼下知道吗？现在陌不相识的人也给这样的数额当红包，我看你一个堂堂的老总的脸往哪搁！

不过呢，段伏枥完全低估了武总那脸皮的厚度。没多久，武总又开始自吹自擂了，说自己历经怎样的艰辛才将这钱拿过来，还什么礼轻情谊重之类。滔滔不绝的言语，迫使坐在旁边的麦吉也故意找了个借口躲到研发部这边图个清净。

换了TVP5150之后，一切都顺利多了。沈俊将芯片焊上去，段伏枥一运行程序，通过CVBS接口输入的信号就真真切切地在屏幕上显示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之前还非要搞个TV515A，累不累啊！

调好了视频转换芯片以后，其它也没什么很大的困难了。像触摸屏驱动，声音输出等等，对于此时的段伏枥已经是轻车熟路了，没有什么难点。现在所需要做的是，便是等待权盛的MCU程序的完善以及相互间的沟通了。

段伏枥还在研究两者的沟通协议的时候，手机响了，曹燕来电：“小段啊，你有没有人事部经理的电话啊？”

“没有哦，我帮你问问武总，看看他有没有……”

曹燕一听，急了，连忙说道：“不要，千万不要告诉武总！”

“哦？”段伏枥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能告诉武总呢？

曹燕解释道：“当时离职的时候，我跟武总说了一下，还问他要不要跟下面的人打个招呼。武总说最好不要，因为我的合同没到期，如果就提离职的话要赔钱的。然后我又又问，那离职证明怎么办。武总当时说，这个由他来出面解决，不过因为要避免赔钱，所以时间上可能会久一点。”

“哦……”原来当时还有那么一出，段伏枥想着，武总来出面解决？武总对于那些要离去的人，会那么好心吗？

果不其然，曹燕继续说道：“现在都这么久了，武总还是没有给我答复。然后今天我给武总打电话，他回答说人事部坚持要赔钱，他正在协调此事，争取能够平息此事。可我转眼一想，也不对啊！当时周波离职的时候，我也没听说要赔钱啊！所以我想让你帮

我找一下人事部的电话，看看怎么回事。”

“哦，这样啊！那我问问麦吉，让她给我电话号码。”

麦吉也不问为什么，直接将电话给了段伏枥；而段伏枥想也不想，直接在短信中发给了曹燕。好奇心每个人都有，过了一阵子，估计曹燕应该也给人事部经理打完电话了，所以直接拨了曹燕号码。

“曹燕啊，事情后来怎么样了？人事部经理怎么说？”

“气死我了！”电话一端传来曹燕愤怒的声音：“我问了，人事部经理说武总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过我离职的事！只是说因为我有病，需要长时间休假！武总才有病呢，居然这么诅咒我！然后我还问，离职的时候是不是要赔钱？人事部经理说公司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定！离职证明的事情，只要离职了就可以开！”

“啊？武总还这么搞法啊？”

“我下午会去趟公司，让人事部经理开一下这离职证明。就这离职证明，一直被武总卡着，搞得我无法转正！”

放下手机，段伏枥突然想起武总那天早上说过的一番话：“你放心，我有办法让曹燕回来的！”当时段伏枥就觉得武总肯定又要什么小手段了。今天一看，果然如此。武总看来是打算向人事部隐瞒曹燕离职真相，然后卡着曹燕的离职证明；而曹燕没有离职的话，那么她就没办法在别的公司入职，那么她势必只能回来了。

如果这真的是武总的计划，那只能说武总太天真了。难道他就不知道，只要曹燕给人事部一打电话，一切不都是水落石出了吗？难道他还会觉得曹燕会害怕赔钱不敢给人事部打电话？虽然说22楼和18楼的同事并不是很熟，但也不至于连个电话都不敢打吧？

不熟？！段伏枥突然冒出一个很可怕的念头。为什么武总一直不想让22楼和18楼走得太近？不就是为了双方都不熟，他可以之间游走，从中得利，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吗？虽然这个念头之前也有怀疑过，但今天曹燕离职事件，才觉得或许这才是武总的真实想法。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武总在曹燕和人事部经理面前各有不同的说辞了。

所幸的是，曹燕的离职证明办得还挺顺利。人事部经理也没有做任何为难，马上就给曹燕办好了相关证明。这对于曹燕来说，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局了。

第二天早上，段伏枥照例和往常一样捧着早餐到会议室。聊着聊着，武总似乎不经意地问：“不知道最近曹燕怎么样了？你们最近有没有联系？”

段伏枥一听，顿时咯噔了一下。本来想脱口而出说很久没联系了，但却担心昨天通话的事已经被武总知道。段伏枥确信曹燕是不会跟武总说的，但却不排除在打电话的时候被旁人听到了，特别是被张文香听到。如果此时还否认的话，那就有点欲盖弥彰了。打定主意之后，段伏枥说道：“有啊，昨天她还跟我打过电话，说昨天下午过来呢！”

武总一听，坐直了身子，似乎很关心地问道：“哦？那你怎么不早说？人家回来，你也要告诉我一声嘛！大家同事那么久了，好歹也吃一顿饭嘛！”

这老狐狸！段伏枥心中不由地暗骂，如果告诉你的话，你是不是打算提前跟人事部经理打好招呼，一定要为难曹燕啊？段伏枥不露声色地说道：“啊？她没告诉你嘛？那我不知道哦！我当时招呼啊，曹燕和张文香那么好，即使不告诉你，也应该告诉她啊！”

段伏枥这番话让坐在一旁的张文香有点尴尬。你不是一直标榜和曹燕的关系不错嘛？现在人家过来办理离职证明这么大一件事，连你都没告诉！看来在人家曹燕的心里，早已对你张文香有所忌惮了。

张文香轻轻地咳了一下，掩饰道：“她过来确实没有告诉我哦！不过小段啊，以后像这种事，你应该告诉我们一下嘛！武总说得对，这么久同事了，人家过来也要请吃吃饭嘛！”

“哦……”段伏枥应了一声，没有反驳。只不过在心里暗暗地冷笑：告诉你们？你当我是傻子啊？你们打什么主意我还不知道？

只不过从今天的对话和反应，可以看出来张文香对于武总故意不给曹燕办离职证明是知之甚详的。武总是老总，有些事情张文香你要维护还可以理解。可曹燕好歹也和你关系不错啊，不是说闺蜜嘛？这么一件影响曹燕前途的事，你张文香居然还站在武总这边，帮武总隐瞒！真惋惜曹燕之前对你还那么信任！



看来，以后离职的话，一定要将所有的手续都要办完。因为在公司的话，有些事情还能掌控；如果离开了，那么是什么情况，都是由别人一张嘴说了算。如果里面有人还好，还能透露点消息；要是没人的话，就只能听天由命咯！第103章

随着段伏枥这边视频转换芯片的调好，权盛这边也开始配合系统的整合了。这个对于段伏枥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界面方面，段伏枥所写的MiniUtilityFramework已经足以应付；通信方面，则只是通过串口和MCU进行沟通而已。

因为导航板主要是做一些界面的操作，而真正的功能实现也是处于MCU一端。比如要改变音量的大小，那么程序必须要给MCU发送一条指令，然后MCU接收指令后就会去变更功放的音量。这看似结构简单的方式，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在WinCE中，串口只能由单一的进程打开。也就是说，如果在程序A中打开通过CreateFile打开了串口，那么在程序B中以同样的方式是无法打开的。

这给段伏枥的程序带来了不少麻烦。大部分应用程序都有音量调节这项，音量调节必须要通过打开串口发命令，可这些程序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共存的，无法同时使用串口。这种情形在做车机的时候都会遇到，比较通用的做法是使用一个中控程序，只有它才能打开串口；当中控程序接收到数据之后，再通过事件或消息之类的机制来通知其它的应用程序。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但缺陷也是挺明显的。只要数据协议有变动，那么在变动相应的应用程序的时候也要更改中控程序。段伏枥左想右思，觉得这个方式对于后续的维护来说确实不妥。那怎么办呢？段伏枥灵光一现：微软的串口不是同一时间只能一个进程打开吗？那我可以做一个虚拟的串口驱动啊！然后通过内部数据的读取机制来完成多进程读取啊！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段伏枥在虚拟串口中建立一个线程，自己不停地读取数据，然后再将数据保存到缓存中；如果有进程需要数据，那么直接返回缓存中的数据即可。这道理说起来简单，但在实际开发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难题。好在段伏枥有这个耐心，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做，除非真的是做不出来。

所幸的是，这一次还算顺利，虽然有些波折，段伏枥终于还是将这虚拟串口给做出来了。放在实际的板子上一跑，感觉还不错，能够满足这款机型的要求。

段伏枥是一个急于分享技术的人。看到这虚拟串口能够正常工作以后，赶紧将这过程和思路写出来，整理完后马上发表到CSDN博客。因为这虚拟串口是很多做车机都会遇到的，并且也确实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段伏枥不由地幻想着：说不定明天CSDN就会把这文章放到首页，然后有很多同行纷纷表示称赞。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要说什么放在首页了，就连点击率也寥寥无几；本以为是第一天的缘故，可连续过了几天，那点击率还是依然那么惨淡。段伏枥不禁觉得有点垂头丧气，觉得大家怎么就那么不识货呢？

其实段伏枥完全是自取烦恼。写技术博客，注定了读者肯定不会像小说那么众多。发表的文章，肯定是有一定的技术深度，否则的话就没必要发出来了，而这便会将相

当一部分的初学者排除在外；技术文章一般大多晦涩难懂，如果不是刚好要做这方面，估计很少有人会抱着休闲的心态去阅读，这又大大少了一部分读者。几道减法做下来，真正看完文章的读者少之又少，而留言的更是稀罕，所以文章反应寥寥便是情理之中了。

酒香不怕巷子深，技术无国界。文章发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段伏枥收到了一封E-mail。邮件来自于美国的一家比较知名的软件公司，在信中工程师非常对虚拟串口的文章赞赏有加，因为这文章解决了困扰他许久的技术难点，来信主要是表示感激之情。

美国的工程师也会上CSDN？他们也会看中文？段伏枥觉得非常惊讶。当段伏枥在回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之后，对方回复说自己是华裔，自然能看懂中文。原来如此！段伏枥不禁感慨网络的力量。如果在没有网络的年代，这篇文章可能会漂洋过海吗？估计连家里的大门都出不了吧！

这年头，最不缺的是不同的声音。既然有称赞的，那么也有不屑的。有一个网友论坛求助如何在多个进程中打开同一个串口，自然也有人好心地回复说让他看看段伏枥的这篇虚拟串口的文章。可这名网友看完文章之后，连复制代码去测试一下都不情愿，直接丢下“跟玩具一样”的结论。

见此言论，段伏枥自然心有不爽，但静下心来一想，便也释怀了。自己曾经还是大菜鸟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找资料，看到一些内容和自己的理解不同，不也是直接丢下不礼貌的言论吗？大智若愚，很多难题的解法可能只需要很简单的方式。但很多人却觉得，这种难题不可能有这么简单的做法，连动手尝试都不愿，直接出言否定。否定是可以，但也不能简简单单留下诸如“垃圾”之类的言语啊，好歹也要给出让人信服的理由吧？可实际上，留下这样言语的大多是菜鸟居多，他们也仅仅是因为从感觉上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妥；但为什么不妥，他们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

菜鸟和老鸟的差别，不仅在技术上，也在于心态。菜鸟容易激动，习惯从主观上考虑问题，最喜欢现成的答案；而老鸟呢，则比较淡定，喜欢乐观地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即使答案摆在眼前也要动手验证。正是由于这截然不同的品质，有了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如果在回复中，仅仅是一些辱人的言论，那么这人基本是菜鸟无疑；如果在否定之后，还有一大堆理由用以支持论点，这人十有八九是老鸟。

因为菜鸟和老鸟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技术文章想获得一片叫好声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很多相反的声音。因此写技术博客，心态非常重要。很多技术不错的人，写了不少很好的文章，可评论没有达到他预期，便心灰意冷，从此不再分享自己的心得，这只能说是个莫大的遗憾。

用博客来分享技术，这是网络渗透到生活的最好一个实例。但网络一开始并非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如果时间倒退十年前，在那个还在使用56K猫的时代，上网能干嘛呢？无非就是浏览一下新闻，在论坛上发发帖子，最多还聊一下QQ。那时候估计不少人会想，上网也干不了什么嘛，没有网络似乎也没差。

可现在呢？如果一台电脑没有联接到网络，那完全像是身处于孤岛之中，无法成事。编码的时候有疑问，需要上网查询吧？想要知道银行账目清单，更喜欢在网上银行吧？就算买东西，想淘点便宜货，在网上也更容易吧？技术文章，除了有依托于网络这平台以外还有其它可能吗？

也正是依托于这个网络，段伏枥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之前一直有联系的Mercury，最近才接上头的googleman，还有telechips原厂工程师曾哥等等。正是有这些未曾谋面的朋友，段伏枥在技术这条路上走得才没那么孤单。

不过相对于技术道路的孤单而言，在生活中段伏枥如果再没明确行动，估计就真的孤单了。

刘思敏在QQ上直接问道：“你要不要追徐雅思？”

在刘思敏这人精面前，矫情是没用的。段伏枥干脆大方承认：“想啊！”

刘思敏也直接：“既然想，那你干嘛还没有行动？你打算什么时候才表白啊？”

直觉敏锐的段伏枥觉得似乎事情有所不对劲，疑惑地问道：“怎么了？”

刘思敏毫不隐瞒：“我告诉你吧，过年回去的时候，雅思家里安排了相亲，他们两人现在在网上聊得欢呢！你要还是这么迟钝，你就没得玩啦！”

徐雅思过年的时候相亲了？这话对于段伏枥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段伏枥也不作掩饰，急忙问道：“他们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我还有机会吗？”

“应该是刚刚发展吧，我也不清楚……反正如果你再不出手，你就绝对没机会了！对了，今晚我要和同事一起出去玩，可能会很晚回来。至于你要怎么做，不用我教了吧？”

教啥？让美女来教泡妞啊？太丢脸了吧？看了刘思敏的文字以后，段伏枥一整天坐立不安，心神不宁。如果真如刘思敏所说，那真的是火烧眉毛了。段伏枥对徐雅思还是挺有好感的，也不是没想过表白。但一想到万一表白被拒，可能连现在的朋友关系都不能维持，却又不由自主地打了退堂鼓。可这次不同了，再不有所行动的话，意中人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娘啦！不拼没机会，拼了还有一丝生机；既然如此，为何不赌一把？

一下班，段伏枥赶紧收拾包包，直奔公交站。表白？要怎么表白呢？段伏枥这个爱情白痴，只善于写写代码，追女孩这还是人生第一遭。要不，买支玫瑰花？可人倒霉喝水也塞牙缝，偏偏今天的花店生意好，玫瑰花没了！要不买点菜花？好歹也带个“花”字啊！但估计真要这么干，这辈子就做好打光棍的准备吧！算了，空手套白狼吧！

晚上和徐雅思一起在大厅看电视，段伏枥好几次都鼓足勇气要表白，可一迎上对方的目光，一下子就泄了气。来往几次，徐雅思也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了：“你今晚怎么了？”

靠！编程这高科技玩意自己都能征服，难道还真怕了这表白？豁出去了！段伏枥涨红了脸，说到：“雅思，做我女朋友吧！”

“啊？”徐雅思愣了一下，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段伏枥的话。

段伏枥也豁出去了，不管徐雅思答不答应，脑袋一伸：强吻！

徐雅思开始条件反射般往后躲了下，但很快就不再逃避。就这么一个细微的反应，段伏枥知道：这事成了！

一阵热吻，许久才分开。徐雅思此时已是满脸通红，害羞地问道：“今晚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大胆了？”

死猪从来不怕开水烫，段伏枥得意地说道：“如果我再不勇敢点，你不就要跟相亲对象跑了？”

徐雅思一脸疑惑：“相亲对象？什么相亲对象？”

段伏枥也愣了，说道：“刘思敏说的呀！她说你过年回去相亲了！”

徐雅思哭笑不得：“没有啊，她又瞎说了……”

“瞎说？啊……”段伏枥此时觉得有点头晕……

刘思敏玩到半夜才回，刚一开门，段伏枥就堵上去：“你不是说雅思过年回去相亲了吗？她说没这回事啊！”

刘思敏一愣，随即咯咯大笑：“哈哈……你还真信啊？哦？是不是表白了？嗯，看样子是成功了哦～”

刘思敏绕过段伏枥，在徐雅思旁边坐下：“怎么样？我都说他是个算盘珠子吧，不拨不会动的。我看你们这样，你们不急我都急了！怎么样，是不是要感谢我这个媒人啊？要不然这层窗户纸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捅破呢！”

徐雅思没说话，涨红了脸，施于刘思敏一顿粉拳。呆在一旁的段伏枥无语了，感情这是刘思敏设下的一个套让自己钻呐！但这套钻得值啊！这么一钻，结束单身了呐！

嘻闹中，刘思敏继续戏谑徐雅思：“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今晚睡哪边？”

“啊？”徐雅思一愣，随即明白过来，急忙说道：“肯定还是睡我自己的床啦！”

刘思敏听了之后，很严肃地看了看段伏枥，一本正经地说道：“嗯，我觉得也是。小段肯定没有准备好工作服，这个还是要安全点好……”

工作服？呃，工作服！徐雅思也回味过来刘思敏的意思，继续施于粉拳：“我不是这个意思啦！……”

这一晚，段伏枥睡觉都在笑。单身的状态终于结束了！徐雅思成了自己的女朋友！这感觉，怎么像是在做梦呐？

PS：因为明天要出游，所以今晚就赶着将手机没写完的部分给弄出来，可能有不

少错字，还请大家多包涵咯~呵呵

#### 第104章

最近段伏枥心情大好，徐雅思成了自己女朋友，这车机的案子也有了眉目。自从折腾出了虚拟串口这一玩意之后，应用程序的结构就简单多了。界面用MiniUtilityFramework，通信用串口，除了在此过程中的协议商讨以外，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难点。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权盛MCU来搞定，导航板只需要做基础的界面之类，这比以前的4.3'机器要简单多了。

而机构方面，由于有权盛的介入，所以这次和模具的吻合度非常高，基本上不用做额外的努力就能够将机器组装起来。看着这装好的机器，还真有模有样，感觉上也不差嘛！段伏枥不禁有点小兴奋，这可是人生中设计出来的第一台车机啊！

同样兴奋的还有武总。早上在会议室吃早餐的时候，武总很高兴地说：“看吧，我找权盛合作是对的吧！这次我们机器做出来多顺利啊！我伟大的GPS帝国，就要出现了！”

总是喜欢打小算盘的武总，这次自然也不会放过。武总想了想，悄悄地对段伏枥说道：“我们现在装好的有四台机器吧？给权盛一台，我们自己留下三台。如果代理商问你有没有机器，你就说只调出了两片板子。这两片板子还要用，不能给他们！”

段伏枥有点疑惑：“代理商不是一直想问我们拿机器去推广吗？不给他们机器不好吧……”

没想到武总愤愤不平地打断道：“不给他们！当初让他们出物料钱，他们死活不肯出，还想找其它家公司取代我们；现在我们做出来了，就想拿我们的机器，门儿都没有！再说了，像他们那几个销售，啥都不懂，还能推这机器？鬼才信呢！”



当初不是说这机器是安勒斯自己主导，贴自己的牌子吗？代理商也就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他们不想出钱也是情理之中。武总现在以此为借口不给对方机器，这确实就有点过分了。但看武总那恼怒的样子，段伏枥也不好说什么。

每款机器都有其命名，这也不例外。不过和大公司的严格命名机制不同，安勒斯的产品命名就有点随意，比如这第一款车机就管它叫通用机。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不针对特定车型的机器。

通用机组装好之后两个星期，在办公室基本上看不到武总的身影。按张文香的说法，武总每天都很高兴地拿着通用机到处跑客户。可两周之后，武总就没再往外跑了，和往常一样呆在办公室。

难道这两周跑下来，没有一点成果？段伏枥趁着早餐在会议室的时机，不经意地问道。

没想到武总一改以往兴奋的模样，垂头丧气地说道：“唉，没办法！你们做的东西太烂了！我们的通用机怎么就没后排呢？人家见没后排，根本就不要！”

“后排？什么后排？”段伏枥奇怪地问道。



“后排，就是在前座的椅子后面有个屏幕，前面的内容能够输送到后面，让坐在后面的人能看到。现在大家都需要后排，我们没有，你说我怎么推嘛？”

武总这么一说，段伏枥就明白了，不就是类似于的士上后面的那个显示嘛！这样的需求肯定是有，但如果说没有后排就推广不了产品，这就有点过分了。现在的车机市场还没形成寡头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响当当的品牌，所以任何一家小公司都有机会。在这样的市场之下，产品划分肯定是存在的，绝对不会存在没有后排的机器卖不出去的说法。再说了，如果要支持后排，还需要在椅子的后面挖个框框，并不是所有的车主都喜欢这样的方式。武总之所以这么说，十有八九是为其糟糕的销售技巧找借口。

段伏枥不动声色地说道：“车机市场这么大，应该还有不要后排的吧？前两天我一个朋友刚买了一辆车，他装的车机就没后排。”

段伏枥最后一句话完全是撒谎，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买了车。之所以这样说，仅仅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这一下，可就击中了武总的软肋。市场上存在不需要后排的客户，你武总没有找到，那就是你武总的能力不行！

习惯于坑蒙拐骗的武总，从来不缺的是为自己辩护的借口。武总话风一转，将责任推到了权盛身上：“唉，我们的产品太贵了！你知道嘛，权盛卖给我们的这个MCU要70个人民币！70个人民币耶！就这么一个小小的MCU！”

安勒斯和权盛的合作模式，是安勒斯出导航板，而权盛出车机的其余部分。机器要打的是安勒斯的牌子，所以权盛需要收授权费。简单点来说，权盛将程序烧录到MCU中，然后将这MCU以70元的价格卖给安勒斯。价格方面，其实在合作初始已经是确定的，可武总现在才拿来说事，摆明是给自己找借口。

等等，这会不会是个好机会？段伏枥灵光一现。和权盛开始合作之前，段伏枥就跟武总说过，有些关键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一定会受制于人。当当时武总给出的两个理由却无法反驳，一是如果我们自己来做MCU这块，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而客户急着要机器，时间上不允许；二是要做MCU，肯定要购买开发板，公司没有那么多资金。现在回头看看，武总那完全是瞎扯。自己没有经验，可能会失败，这倒不假。但说什么客户一直在等，只要机器一出来就立刻下单，那完全是武总的意淫。至于说没有资金去购买开发板，那纯粹是瞎扯蛋，权盛所用的STM32的开发板，淘宝上大把，几百元就有一片。难不成安勒斯连个几百元都出不起吧？

主意打定之后，段伏枥说道：“之前我不是说过要买块开发板吗？等我们将MCU做出来之后，我们就不用再受权盛的限制了。”

段伏枥的建议提得正是时候。武总你不是说不满权盛的MCU价格吗？现在我说要自己研究，解决公司的困境，武总你总不能还拒绝吧？果然，武总想了一下，说道：“好吧，你就买一块吧！到时候找张文香报销！”

武总一言既出，段伏枥不禁有点暗暗高兴。如果换成一些比较懒散的程序员，说不定此时就会很郁闷了：啊？又要研究新东西啊？好累啊！可对段伏枥来说并非如此。对于一个视编程为乐趣的程序员来说，让自己烦恼的并不是做太多，而是做太少。特别是如果长时间接触不到新东西，那更会让自己倍感烦躁。对于段伏枥来说，WinCE已经摸了那么久了，虽然说不上万般皆通，但只要有难点，只要看看文档，自信自己就能够解决。WinCE对于段伏枥来说，已经没有太多可研究的地方，自己现在所需要的，是找另一个热点，而STM32正是自己眼中的下一盘菜。

虽然开发板有着落了，但这通用机推不出去也是个问题。武总百般无奈之际，又想到了代理商。他对张文香说道：“你跟代理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去推通用机，两周内让他们给我们接个单子回来！否则以后就不从他那拿芯片了！”

让代理帮忙推广也就罢了，居然还要要求对方两周内接个单子！甚至还以不拿芯片为要挟，感觉自己似乎很牛B似的。要知道，从做TCC7901案子开始，芯片就买了不到二十颗。以这个数量来说，代理商想不想和安勒斯合作还是个问号呢！

张文香不傻，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她绝对不会去做。等武总离开了办公室，张文香立刻以领导的口吻对麦吉说道：“武总让你将这通用机送到代理那里去，让他们两周内接个单子回来。”

张文香这话说得很有艺术，不说自己不想去，而是抬出武总这个挡箭牌，说是武总让她去的。论和武总的关系，麦吉比张文香要疏远得多，所以她是不会去问武总是不是真要去送机器的。张文香正是看到这点，所以才敢明目张胆说谎。

代理商其实就在爵士大厦的对面，过一条马路之后就到了。不到半个小时，麦吉就回来了，但手里还是依然抱着那台机器。只听见麦吉对张文香说道：“代理说他们业务比较忙，没有人手帮我们推广这机器，所以我只好拿回来了。”

张文香听了，也没说什么，就让麦吉将机器放到一边。但段伏枥觉得，事情应该没那么简单。于是下午趁张文香出去帮武总办事，武总又刚好不在办公室的时机，悄悄地问了下麦吉：“代理商他们今天怎么说？为什么不帮我们推广？”

麦吉抬头扫了一眼，似乎在确定武总和张文香不在，然后气愤地说：“别提了，差点被人家给骂死了。人家代理说，刚开始机器做出来的时候，问我们要机器，就死活不肯



给。现在机器推不出去了，就来找我们！”

段伏枥觉得有点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拿机器出去推的？”

“怎么会不知道呢？武总去找的那几家公司，都和代理有联系的。只要人家一说，代理就知道了。代理说了，像我们这种过河拆桥的公司，他们是不会帮我们推广的！”

段伏枥一听，知道武总这次肯定又把事情搞砸了。不过麦吉也确实会做人，在张文香和武总面前，和真相有关的只言片语都没有提到，看来也是个老油条啊。想想也是，如果告诉张文香和武总，那么这两人就知道她晓得了很多东西，说不定哪天就故意使绊子。与其如此，还不如当作什么也不知道。

这通用机做出来了，代理不肯推，武总也得想个法子让自己有台阶下。安勒斯不是代理芯片的吗？代理芯片自然少不了销售人员啊！干嘛不打他们的主意？

据武总自己说，他将机器给严董看了，拼命吹嘘这通用机有多么多么的好，如果能让楼下销售人员去推广，那么获利必定丰盛。末了，武总还一副很自豪的模样，向段伏枥炫耀道：“我给严董画了一张很大的饼，他深信不疑，已经让楼下的销售主推我们这款机器了。楼下那么多人，我相信不久之后，应该就有不少单子，那时候我们就要忙咯！估计再过不久，你们就全都是百万富翁啦！”

顿了顿，武总继续说道：“怎么样？我不是一直闲着吧？我也很努力地在找资源。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

很可惜，武总口中所说的订单如云的情形没有出现。一个月以后，一张订单都没有。据麦吉的说法，楼下开会的时候，武总大发雷霆，说下面的销售故意给他难堪，从不用心去推广机器，以至于这么好的通用机接不到单子。关键是严董也觉得武总说得很在理，为了以示惩戒，销售人员减薪百分之二十。

听完麦吉的描述，段伏枥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绝对不像表面那么简单。现在恰逢金融危机余波未消，很多公司都在裁员或是减薪。而严董在尾牙的时候，宣誓说绝对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裁员，但未必就没有抱减少公司开支的想法。严董应该也是知道目前的经济形式的，也知道销售在通用机推广上的难处，之所以这次如此大动干戈，估计本来就有此打算，只不过武总通用机推广不利恰好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契机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武总很不幸地又再次成为了严董的棋子。

当然咯，武总绝对不会认为被严董耍得团团转。会议之后没多久，武总又再次炫耀般对段伏枥吹嘘，说下面的销售不给力，被他狠狠骂了一顿，严董还为此将他们薪水减了。说得口沫横飞，似乎大有一口恶气已出的感觉。末了，依然还不忘给段伏枥画饼，说下面的销售已经受到教训，表示以后一定全力推广通用机，我们依然还能发大财之类云云。

段伏枥听了不由地苦笑，虽然金融危机看起来余波将过，但毕竟百业待兴，经济形势尚未彻底好转。武总这种过分乐观的心态，完全是对当前形势的误判。或是说，根本连误判都说不上，完全是武总的凭空想象。哎，真的是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决策啊！第105章

通用机从策划开始到现在，屈指一数，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代理商早已表明不会帮忙推广的立场，权盛也因为本身只是个研发公司没有相应的市场资源，只有安勒斯一家独自支撑。只可惜这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武总一开始的激情四溢，到后期的寄望于他人，完全是黔驴技穷。经历一系列的事件以后，楼下的同事早对武总非常不满，抵触情绪更是很大，试问他们怎么可能用心去推广？

公司如果遇到这样的境遇，那么作为领导肯定要找到症结，以做出相应的对策。武总自然也会找，不过这结论绝对和他无关，因为他的论点是：之所以没有能接到单子，是因为通用机的界面做得不够炫！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武总还特意托人从韩国带来一台在国内根本不会上市的车机。

平心而论，这车机做得非常炫。界面类似于汽车的中控台，在没有任何操作时，界面会有相应的动画，比如：档位的移动，DVD的进出碟，FM的的频谱变化等等。这一切的动画都非常平滑，并不像是用图片堆叠的。其实这一切如果是用FLASH来做的话，那么没有任何问题，可WinCE不支持FLASH啊！这高丽棒子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武总很直接地问道：“这个界面我们能做到吗？”

段伏枥听了，摇了摇头。因为在心里，自己实在不知道应该才能做到如此平滑的动画效果。用算法？那也太复杂了吧？！

听了段伏枥的回答，武总似乎松了口气，说道：“你知道这机器有多好卖么？完全卖到断货耶！这台车机还要托关系才能买到！如果我们的通用机能做到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就不用愁啦！”

武总的话语很明显，通用机之所以推广不出去，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界面做得不够炫！而界面做得不够炫，那是你们研发部门的问题，和我销售没有任何关系！这话听起来很言之确凿，可回顾一下，这通用机刚开始做的时候，规格是武总你自己定的吧？最后的模样也是你武总拍板的吧？我们研发的都是按你武总的要求来做的，现在倒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我这边来了！



虽然内心对武总非常地不爽，但段伏枥觉得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只是隐而不发。

武总有个优点，遇到这种问题不管这机器价格怎样，都喜欢将其拆开一探究竟。只是没想到，这一拆开，却让段伏枥大吃一惊。这款车型所用的CPU，实在是自己再熟悉不过了，就是让自己束手无策的AU1200！更为震惊的是，韩国机器上用的是两颗！

武总有个缺点，对于别人无法解答的问题，都喜欢自己安排答案。这不，看段伏枥那苦苦思索的样子，武总决定，之所以使用两颗AU1200，是因为其中一颗是用来做图形加速的！这说得倒简单，图形加速！问题是，如果真是图形加速的话，那这两颗CPU是如何互相传递消息的？如果记得没错的话，Datasheet根本就没有说CPU如何互联的！

当然，武总才不会去认真思考这些细节，既然他认为是这样，那么事实就应该是这样。而我们的车机之所以无法做到如此流畅的动画效果，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TCC7901不够强劲。看着武总那洋洋自得的样子，段伏枥不禁哑然。如果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就好咯，也不想人家公司的研发部有多少人，而我们这里又有几个？

将这韩国车机的硬件研究一遍之后，武总很有信心地说：“怎么做到这样的效果你们不用管了！一切由我搞定！”

段伏枥一听到武总这话，头皮就发麻。唉，不知道武总又要动什么歪脑筋了！

如果研发部需要用到样品的话，都是张文香以命令的口吻让麦吉去跑腿，俨然是其上级；但如果是涉及到物品的购买，那还是张文香自己出马。最近公司需要购买一批用品，比如读卡器啊，万用表之类，也都是张文香一手操办。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因为如果是麦吉去办，最后还是要从张文香这报销的；如果由张文香亲自操作，在环节中还能省掉不少麻烦。

这天还是和往常一样，张文香将买回来的物品分发给大伙。沈俊拿到了读卡器，好奇地问了一句“文香，这读卡器要多少钱？”

张文香想也不想，直接说道：“八十块！”

沈俊听了，立马说道：“文香，你这个买贵了！我在网上看，这个才三十元呢！”

张文香一听，脸刷得一下子白了，哼了一下，说道：“是吗？”

因为张文香站得比较远，沈俊可能是怕她听不到，提高了音量说道：“真的，我不骗你！真的不用八十元，只要三十元而已，我可以把网站发给你看！”

“哦……” 张文香不置可否应了一声，低着头走回了自己的位置。

看到张文香的举动，段伏枥恍然大悟，赶紧走到沈俊身边，低声说道：“你怎么能当面说张文香买贵了呢？”

沈俊一脸不解：“怎么了？她确实是买贵了啊！”

看着沈俊那傻傻的样子，段伏枥恨不得狠狠地上去踹一脚：“你不是不知道，张文香是管采购和财务这一块的，你觉得她不会趁机捞点油水吗？”

沈俊终于明白过来，但还是有点不太相信：“啊？张文香会这样吗？我看不像啊……”

段伏枥看到沈俊小白的模样，叹了口气，说道：“如果她没有多报，干嘛她对你的言语不冷不热的？为什么她又急急走开？那是她心虚啊！”

沈俊这才醒悟过来，对段伏枥的话语也多了几分相信：“啊？那我都说了，那该怎么办？”

段伏枥无奈地耸了耸肩，说道：“我也不知道，反正以后你小心点就是……”

永远不要问采购员物品是多少钱，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实话；如果采购员不小心告诉了所谓的采购价，那也不能到处比较价格，更不能大声声张。采购会有油水，这是大伙心知肚明的事情；知道是一回事，但说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张文香说了她的采购价，而沈俊说出她看到的底价，这本来是一件看起来很普通的事，但在张文香的角度而言，却并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张文香的报价本来就有水分，沈俊一点破，她自然会感到不适，甚至是觉得沈俊故意在众人面前揭她老底，让她难堪。以张文香那个性，很难说她以后会不会对沈俊进行报复。

只不过，更戏剧性的事情还在后头。第二天，武总一大早就让大家到会议室开会。开头还是老一套的前景展望，最后才宣告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为了让大家的工作走上正轨，所以我在此决定，让张文香做副总！”

此话一出，除了武总和张文香以外，大家都愣住了：副总？张文香？！武总不顾大家的惊讶，继续说道：“不过，为了避免下面的闲话，我对严董说张文香还是助理。不过你们要记住，你们以后要将张文香当副总看待！”

听了这话，段伏枥不禁有点啼笑皆非。在安勒斯挂职是助理，但在22楼却要当成副总？这算不算占山为王啊？

还没等大家消化完，武总继续快马加鞭：“所以以后你们都要听张文香指挥，对她安排的事情不能有怨言。一些不该问的事情，也不要问，因为那涉及到公司的机密！”

简简单单的两句话，段伏枥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对她安排的事情不能有怨言”，这话是对麦吉说的，意思是张文香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不要再抱怨了，因为人家是副总；“一些不该问的事情，也不要问”，那则是针对沈俊，类似采购物品的价格，你就不要知道了，因为“涉及到公司的机密”！段伏枥不禁感到好笑，武总你为了掩饰张文香不可告人的目的，你到底花费了多少心思啊？

一向快言快语的沈俊忍不住了，脱口而出：“为什么是张文香？要说，应该也是段伏枥啊！”

沈俊话一出，张文香不屑地瞥了她一眼，然后又低下了头。估计武总早知道会有这么一问，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这个副总主要是管行政方面的，小段是做技术的，所以并不是很适合。再说了，以后张文香要跟我一起出去跑业务的，有个副总的身份比较合适。当然咯，你们放心！只要我们公司发展壮大，你们人人都是副总！”

人人都是副总？是不是像很多服务公司一样，随便揪一个人出来都是客户经理？依武总的意思，他决定的事情，即使大伙反对也没用。沈俊也终于明白了一点，气愤地不说话了。倒是段伏枥好涵养，也懒得去计较，或许是对武总这样的做法已经见怪不怪了，只是觉得好笑，像是在看一场闹剧。

不过还真别说，不管大家愿意与否，张文香还真把自己当副总了。她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开源节流。

和往常一样，打印机没有纸了，麦吉让文具店送了四盒打印纸。这本没什么，因为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可这一切在刚刚晋升为副总的张文香眼中就不一样了，只见她指着麦吉怒骂道：“你怎么能买那么多打印纸呢！你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

麦吉也被突如其来的指责搞蒙了：“以前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啊……”

这一下，张文香火气更大了：“以前是以前！你难道不知道啊，现在我们楼上的财务和下面的分开结算，花多少都算我们的！”

张文香的说法是没错的，因为从今年开始，22楼和18楼的资金分开结算。这主要是因为22楼基本上就没有创造任何利润，却偏偏占用了公司的资源；而这部分又算到18楼的支出，从而导致他们的利润大为降低，最直接影响便是奖金大为减少。在18楼同事的极其强烈的抗议之下，严董答应上下层的资金分开结算。

当这消息公布后，武总是非常的高兴，好几次都兴奋地对段伏枥说：“这下可好，以后我们赚到的钱就可以给自己花了，就再也不用分给楼下那些不干事的家伙啦！”

看武总那洋洋自得的样子，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现在占用的就是楼下的资源。但时间过了几个月，武总就觉得大为不妥。根据财务的报表，人工加上房租，还有杂七杂八的开销，一个月的花费并不是小数目。虽然和严董商议过，资金年底才结算，并且以段伏枥对武总的了解，如果年底亏损，武总绝对不会按协议支付一分钱而会拍拍屁股走人，但武总还是打算降低日常的支出。将张文香任命为副总，未必就不是存着这种心思。

麦吉一愣，说道：“那现在打印机没纸了，该怎么办？”

张文香想都不想，说道：“你马上将这四盒打印纸给退了！然后偷偷地到楼下，拿



一点打印纸上来！每天拿一点，我们就不用买了！”

张文香这算盘，打得响当当的啊！打印纸能有多少钱？堂堂一个公司的部门，犯得着这么抠门么？不过还没等段伏枥众人回过味来，张文香天马行空的措施又出台了。

这次不是口头说说，而是以邮件的形式通知：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从下周起，做出如下规定：

1. 公司不再提供卫生纸，请各位自备；
2. 办公所用的文具（圆珠笔，笔记本等）必须经我同意后方能领取；
3. 晚上加班请勿开空调；
4. 请勿在22楼大便，如有需要，请到18楼”

看着张文香这通知，完全继承了武总那小气的本质，特别是第4条，更是将这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按张文香的解释，之所以有第4条，是因为22楼的马桶并不是很好，便便需要多次冲水才能冲干净，这会浪费不必要的水费。好吧，张文香，I服了you！你还能不能再抠门点啊？第106章

如何去模仿韩国车机的界面，武总心里已经有了计划。这天段伏枥还是和往常一样在会议室吃着从真功夫打包的瘦肉粉，武总笑嘻嘻地问道：“你还记得Telechips的代理商佳维公司一个叫曹工的吗？”

曹工？本来段伏枥和代理商的销售人员交流就不多，对于这个名字自然是很陌生，甚至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段伏枥不禁地摇了摇头。

“上次开会还来过，不过可能你没什么印象了。我把韩国的那机器给他看，问他能不能帮我找一找，看看有谁能做到这个效果的。然后今天他给我电话，说找了三个工程师，能做成这样。下班的时候，他们会过来，和我们谈谈。”

听到这里，段伏枥有点疑惑了：“佳维的销售？他们不是说不会再帮我们了吗？怎么现在他又肯帮我们找工程师啊？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武总不以为然说到：“不会啦！佳维不帮我们，那是这边上头的意思。那个曹工，他是觉得我们前途很光明，想偷偷帮我们一把。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佳维公司在进行的。”

“哦，那找来的三个工程师又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清楚，但据曹工说，他们是菲尔科技的员工，想偷偷接私活的。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们下班后会过来，到时候你也一起坐下来，参谋参谋。”

相对于这三位未谋面的工程师，段伏枥更关心的是后续的市场：“可是武总啊，即使这次做出来了，如果还是像通用机那样推广不起来，那该怎么办？”

武总呵呵一笑，说道“你还不知道吧？我拿着这韩国的机器到乐航，说这是我们做的。结果他们一看，惊呆了，说要立马生产这机器，马上就跟我签了合同。”

武总转头对张文香说道：“你去把合同拿过来，让小段也看一下。”

待张文香离开会议室，武总继续说道：“乐航本来是做4S店的，但他们的老板觉得车机利润不错，所以想自己做车机。你要知道哦，乐航有那么多4S店，以后的销路绝对不用愁。”

刚说完，张文香就把合同拿了过来。武总接过以后，顺手推倒段伏枥面前。段伏枥没有细看，只见第一页写着每个月产量是10k，而第二页嘛，写着乐航预付开发费10万元。开发费10万元？段伏枥想看得清楚些，没想到合同被张文香一把夺过去，说道：“你只要看到前面的产量，知道武总已经接到单子就行了。后面的是机密，你就不需要看了！”

说罢，张文香瞪了武总一眼。武总愣了一下，似乎也明白了张文香的意思。这瞬间的眉来眼去，虽然很快，但还是没逃脱段伏枥的眼睛。既然张文香并不打算让自己看到合同的细则，那么刚刚看到的10万元开发费就当没看到吧。为了缓和气氛，武总转移话题道：“怎么样？我不骗你吧？只要这单子做下来，我们的GPS帝国建立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段伏枥附和地笑了笑，并没有说话。GPS帝国？这话似乎说了很久了吧？

晚上8点左右，佳维的曹工带了三位客人过来。从相貌上判断，应该都在三十岁上下。曹工一见武总，笑呵呵地介绍一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武总，这几位

分别是刘工，张工和姚工。刘工主要是负责BSP和MCU这块的，张工是做软件的，姚工嘛，则是负责硬件了。”

一顿寒暄之后，武总将韩国的车机摆出来，等他们摆弄了一阵之后，问道：“怎么样？这种效果能不能做到？”

刘工看了张工一眼，张工拍拍胸脯说道：“这个简单，没有问题！”

这答案出乎段伏枥的预料：简单？这种顺滑的效果能很简单实现？段伏枥诧异地问道：“这效果你打算怎么做？”

张工想都不想，脱口说道：“直接贴图啊！连续贴几张图，形成动画就好了啊！”

段伏枥一听，差点晕了过去。这么顺滑的效果，要贴图也不是不行，但那要多少张啊？光是这档位的移动，估计也要上百张吧？简单的几张贴图，能做到这顺滑的效果？不管段伏枥信不信，反正武总显然是信了。听了张工的话，武总有点嘲讽地看了段伏枥一眼，似乎在说：看吧，你说的很难的效果，人家说很简单哦！你是怕累不肯做吧？

为了让武总吃下定心丸，刘工接过话题说道：“张工说可以，那就是没有问题了。你要知道，我们三个人是菲尔科技的核心研发人员。现在菲尔科技所做的车机，核心技术都是我们这三个人做的，所以你大可以放心。”

武总笑了笑，问道：“如果这案子开始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合作呢？”

刘工回答道：“所有的一切，我们全部做好。比如画原理图，做PCB板，以及测试，我们都全部做好。我们交给你的，是一台直接可以上市的机器！当然咯，因为这是我们的副业，所以像打板的钱，还有物料的费用，还是要由你们出。”

武总听了，也觉得还行。毕竟人家是出来做兼职的，如果还要让对方出物料钱什么的，简直是不可能。这十几万一次的费用，如果他们有的话，那估计他们也不用偷偷出来做兼职了。武总想了想，答应了，继续问道：“那到时候出货的时候，你们费用怎么算？”

刘工的回答也不含糊：“我们每台收点授权费就好了。”

武总听了，算盘打了一下，估计觉得这买卖划得来。除了自己要出点物料费的话，其它什么都可以不用操心，这挺好，武总也就同意了这合作形式。

段伏枥还是有点好奇，假装不经意地问道：“菲尔科技赚得还挺多的，你们怎么还出来做兼职啊？”

刘工叹了一口气，说道：“菲尔科技是赚得多，但都是老板赚的。我们这些打工的，哪有多少钱啊？每个月都是那些死工资，在深圳连房子都买不起……”

不等刘工说完，武总接过话题说道：“是啊！特别是做技术的，过了三十多岁的话，很多公司都不会招了。所以一定要趁着年轻，还有精力的时候，抓紧机会多赚点。靠什么社保是没用的，要靠只能靠自己。你们放心，只要我能赚到钱，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要发财，大家一起发！”

很显然，武总的话语说到了三人的心坎里，只见刘工他们不住地点头，深表赞赏。段伏枥心里不禁感叹一声，不仅为刘工，也为自己。其实，自己何曾不是这样的想法？看过太多过了三十而无奈转行的例子，一向未雨绸缪的自己又如何能心神气定？之所以自己一直在隐忍武总的各种不是，不也是寄望于创业成功，能够一遭脱离苦海吗？没有深厚家庭背景的普通人，最容易被那一点点的希望所诱惑。段伏枥如此，刘工他们亦然。武总也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才会开出空头承诺，让刘工他们心甘情愿地钻进他设计好的局。

今晚是双方合作的开始，武总似乎对此会谈非常满意。直到晚上十点多，众人才开始离去。段伏枥坐在公交车上，细细回想今晚的内容，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在脑海：刘工他们全套做完？那也就是说，这个乐航的案子，根本就没有自己插手的余地！而之前所做的通用机，看现在的情况，武总显然是不会再推了。那么，现在的研发部不就成了多余的了？如果刘工他们真的把案子做出来了，那么依武总的个性，很可能把包含自己在内的这一批人给开除，然后直接将刘工他们纳为自己的亲信！

此时，段伏枥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怎么办？那现在该怎么办？段伏枥不停地问自己。可是，无论自己怎么想破脑袋，还是找不到可能的破解之道。

不知算不算不幸中的大幸，察觉到危险的将来的不止是段伏枥一人，还有来了大



半年之久的老罗。第二天下班，段伏枥走出办公室，老罗也一并出了门。在等电梯的时候，老罗开门见山地问道：“小段，你对武总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 因为不知道老罗是站在什么的立场，所以段伏枥含糊地说到：“也没啥看法啊

老罗倒不隐瞒，说道：“以前和权盛合作的时候，权盛做MCU这块，我们做导航版，这也还好。但现在这个案子，全部是由菲尔科技那三个工程师包干的，我们没有任何参与的地方。我就担心，如果这案子成了，我们就会被武总给开掉了！”

老罗的想法，和段伏枥不谋而合。但老罗说得太突然了，段伏枥一下子没找到词语回复，只能附和道：“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你有什么打算？”

老罗叹了一口气，说道：“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推荐我到爱国者去。本来我是觉得来这里才大半年，这么走了不好。但看现在的情形，我不走不成了，总不能在这里被人赶吧？你也知道，我小孩已经上小学了，我必须找个稳定的工作。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老罗也想辞职了？此时的段伏枥脑袋一团迷糊，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回答些什么，只好含糊说道：“我也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

老罗继续说道：“那你要不要一起过来？”

段伏枥听了，看了老罗一眼，但还是含糊地回答说：“再说吧……”

老罗显然也预料到段伏枥有此回答，所以也没显得有过多的失望，也只是简单地说道：“也好，到时候再说……”

这番谈话的第二天，老罗就跟武总提了辞职。据老罗说，武总很爽快就答应了。或许是因为武总觉得现在这些人已经没有太多用处了，所以才会那么快放手吧。本来段伏枥还想提醒老罗要办好相应的手续才离职，只是没想到当天老罗就走了，所以话一直没有说出口。只是没想到，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事先警告，后来老罗差点陷入声名败裂的境地。

老罗走了，本来人数不多的研发部又少了一人。自己是否也该走呢？曾经因为人情，想要协助武总打天下的创业梦想，早已经被现实打击得支离破碎。对武总为人处事的这种失望，已经让自己对现在的公司没有了太多的留恋。是不是也该到了自己要走的时候了？段伏枥不禁陷入了沉思。

走还是不走？这个念头在段伏枥的脑海中不停地盘旋。回去之后，段伏枥也不是没有和徐雅思讨论过这问题，徐雅思的态度很明确：做事情，一定要跟对的老大！很显然，武总不是这样的人，那就直接走人！

这话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但真要行动段伏枥却又犹豫了。走？去哪里呢？虽然自己在网络上是有名气，博客排名在CSDN是200名以内，可这能成为找工作的资本吗？如果去掉这个，那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虽然自己也参与了一些机型的研发，可最终都由于武总那猪一样的销售策略而只能躺在研发部。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

这又如何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呢？

所幸的是，没过多久段伏枥就不再为如何决定而苦恼了。倒不是段伏枥突生勇气决定离职，恰恰相反，因为有些事让他决定暂时先留下来。第107章

程序员写不写博客呢？或是换个角度来问，花那么多时间来写博客，是否值得呢？对于该问题，想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段伏枥来说，写博客的初衷很简单，主要是记录自己学到的东西，以免以后遗忘；再后来，看得人多了，又有了点小名气，觉得以后或许可以依赖博客找份好工作，自己更是不敢半途而废。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发现这几年写的WinCE文章，居然已达百篇之多。有时候段伏枥不禁在想，如果能将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多好！不过这也只是无聊的时候想想而已，出书？那么神圣的事情，可能会轮到自己吗？

段伏枥绝对没有想到，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现在居然触手可及。当段伏枥还在迷茫于走或不走的时候，一封电子邮件彻底让他坚定了决心。

电子邮件是北京航天航空出版社的刘编辑发过来的，内容也很简单，先赞扬段伏枥的博客写得非常不错，然后说说自己出版社的状况，最后问想不想出一本关于WinCE的方面的书籍。

出书？！这两个字在段伏枥脑海中盘旋，让自己兴奋地坐立不安。自己终于也可以出书了，这不是做梦吧？段伏枥没有告诉其它同事，第一时间告诉了徐雅思。显然，徐雅思也非常高兴，拼命鼓动段伏枥要抓紧机会。

兴奋劲过后，段伏枥思绪回到现实。因为刘编辑在信中还提到，如果有意出书的话，那么先给她发个目录，然后让上头审批。那么摆在眼前的问题是，自己究竟要写一部什么样的技术书籍呢？

技术书籍段伏枥不是没有，甚至可以说很多，但大部分都是国外名作的中译本，国内著作可谓寥寥无几。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念大学的时候被那些教材搞怕了。模样各异的封面，千篇一律的内容。随手拿起一本C++教程，全书结构都大同小异，没有任何新意。不少书籍还互相抄袭，甚至连图片的编号都不曾改变。如此滥竽充数的书籍，让段伏枥不敢再碰国内作家的大作。现在自己也要出书了，不禁有点诚惶诚恐，自己是否也会沦为其中的一员，受尽读者的唾骂呢？

回到家，段伏枥将心里的担忧和徐雅思说了一遍，没想到徐雅思反问道：“你会昧着良心去抄袭别人哄骗读者吗？”

段伏枥想都不想，坚定地回答：“那绝对不会！”

徐雅思继续说道：“你要知道，从来不会有一本书让所有的读者都会满意的，肯定会有人提出非议。但你只要觉得对得起良心，觉得对得起大部分花钱买你书的读者，那就够了！”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听起来是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可现实中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瘦肉精的死猪肉，苏丹红的咸蛋，三聚氰胺的牛奶，废旧油漆桶里腌的泡菜，避孕药催大的香辣膳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事件中的主角，哪个敢拍着胸脯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段伏枥不敢说什么大道理，要说也说不出，但自己可以保证，出的书绝对不是东拼西凑的烂货！

只是说永远比做得简单，心里负担是放下了，可内容呢？自己究竟要写什么样的

内容才不会和别人重复，才能有新意呢？还是徐雅思一语点醒梦中人：“你不是一直在写博客吗？把这些文章整理一下不就行了？”

对啊！段伏枥狠狠地一拍脑袋，自己博客上的文章，哪一篇不是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仔仔细细书写而成的？虽然因为个人知识有限，无法保证百分百的准确性，但那绝对是自己经过苦思冥想而成的。有这么好的资源，为何不利用呢？这虽然也是抄，但抄的是自己，左手抄右手，应该也无可非议吧？何况要出的书，打的也是“博客藏经阁”的旗号，表明来源是博客，这也不算欺骗读者嘛！

这么一想，段伏枥那阻塞的大脑突然活络起来。之前所写的博客文章，基本上都是有点感悟就往上搬，没有成系统；并且早期的一些文章，随着阅历的加深，已经有了新的见解。段伏枥一直想将这些文章更新然后系统化，可一直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现在不是要出书吗？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完成一直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情啊！

主意打定之后，段伏枥便将这几年的文章归纳了一遍；为了连贯成系统，还打算加上部分内容。这么一折腾，书稿的大致目录便出炉啦！

目录相当于大纲，目录出来后意味着整书的内容也基本确定。在提交给编辑之前还有一件事，便是确定书名。该起个什么名字呢？《Windows CE教程》？太俗，估计真起这个名字肯定有读者连翻都不会翻一下。这本书是各种技术的汇集，要不要叫大杂烩？似乎还是有点上不了台面。望着阳台对面的热火朝天的泥岗村夜市，一个名字突然在段伏枥脑海中闪现：大排档！对，就是大排档！这本书就叫《Windows CE大排档》！

为什么叫大排档呢？段伏枥有充足的理由。大排档是敞开式的简易大众就餐场所，是中国式的聚会。本书取名为大排档，寓意着该书如同大排档一般，物美价廉，种类繁多；凡是有用的都会摆在桌面上，是实实在在的温饱，没有无谓多余的奢侈。

目录整理好了，书名也起好了，将这一切交给出版社之后就等着领导审批了。每天段伏枥都在期盼着出版社的回音，但又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这种忐忑不安的情绪持续了两周之后终于有了结果：出版社的领导决定该书可以出！同时刘编辑也将合同的样本给寄了过来。

看着寄过来的合同，段伏枥不禁有点激动。除非自己中途放弃，否则这书是一定能够出版的。只不过这么好的机会，自己有可能放弃吗？

写书不可避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时间。对于程序员来说，本来业余时间就比别人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加班上了。虽然段伏枥有博客文章作为底子，但毕竟还要修改，还要增添新内容，这也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

段伏枥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而这也是自己决定暂时不离职的原因之一。假如离职了，下一份工作就一定比现在轻松吗？如果比现在更忙，回到家就想倒头就睡，哪来的时间写稿？那继续呆在安勒斯呢？武总现在看起来已经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菲尔科技那三个做兼职的工程师身上，对于研发部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研发任务，自己完全可以在上班时间偷偷写稿。再说了，自己不是觉得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吗？如果书出版了，那岂不是能给求职加上一个重重的砝码？

武总是留着众人以观事态，段伏枥则是以此为已用。反正呆着薪水还是照发，何不利用此机会？一个聪明的人，绝对不会为境遇而自怨自艾，而是把握机会，将不利转化为有利状态。



书稿在不紧不慢书写中，武总心目中理想的车机也在有条不紊进行中。菲尔科技的三个工程师，在这两周时间，已经设计好了原理图，画出了PCB板，已经开始发出去打板贴片，不久就要回板调试了。

调试的话，肯定是要有地方吧？刘工向武总建议，让武总出点租金，在白石洲租个套间。但对于连自己住的地方都不想花钱的武总来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武总的反馈是，下班后来安勒斯进行调试吧！其实武总给出这样的建议，心里还打了个小九九，因为只要在安勒斯调试，那么他就可以看到整个进度，以免受到刘工的糊弄。刘工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以安勒斯离他们住的地方太远为由，拒绝了。不过地方还是要有的，所以刘工他们三人各自出了点钱在白石洲租下了个三房的套间。

看起来似乎一切顺利，但段伏枥觉得这风平浪静之下却是暗流涌动。一家以研发为己任的公司，会将自己的未来全盘托付给外包，让别人掌握自己的前途，绝对是在玩火。段伏枥好心提醒过武总，但武总却不以为然：“怕什么？没有我，他们能做什么？他们还不是只能靠我？反正你们就先别管，在旁边看着，看他们如何将这机器给做出来！”

武总的言语中满是对段伏枥的不屑，甚至是觉得段伏枥在离间他和刘工他们的关系。段伏枥叹了口气，也就不再说话。反正自己是打算写完书稿后就离职，以后公司如何又和自己有啥关系呢？第108章

自从合同签订以后，段伏枥就开始着手稿件了。段伏枥所坐的位置刚好对着进研发部的门口，只要有人走进来就能马上看到。因此在武总或张文香不在研发部的时候，段伏枥就狂敲键盘；而这两人只要一进来，就立刻切换到VS2005。反正武总和张文香又不懂代码，装模作样他们也看不出来。

虽然有博客的文章做底子，但实际上写得还是非常辛苦。不说新添加的内容还要写代码验证，就说原有博客的文章还要重新校对，甚至推翻重写，那也是一件足以累人的活儿。

写书可以很赚钱，但那是对于名家的畅销书而言；对于普通程序员来说，写技术书纯粹是赚个人气。一本书能赚多少钱？完全可以通过简单的公式推算出来。一般而言，版税是8%；也就是说，如果一本书是40元，那么作者可以拿3.2元。技术书籍的印数普遍不多，在四千本左右，那么作者可以获得的版权费为： $40 \times 4000 \times 0.08 = 12800$ 元。这还不是最终能够拿到手的数目，因为最后还要扣除个人所得税。这么一算下来，花两三个月写的书，很可能还不如很多程序员一个月的薪水。也难怪乎国内有那么多作者喜欢东拼西凑了，那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吗！

段伏枥其实也有想过要放弃，但一想到违约要支付违约金，回去还有可能被徐雅思和刘思敏两人的唾沫淹死，决定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再说了，人的一生那么短暂，总要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吧？否则这辈子不就真的白过了？

在段伏枥埋头于书稿的时候，网友googleman给他发了条消息：“微软的MVP开始申请了，你有没有申请啊？”

微软MVP开始申请了？段伏枥有点小激动。知道有这个称号还是在念大学时候的事情，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称号，曾发誓这辈子一定要获得一次。可出来工作以后，虽然每年都有四次的申请机会，但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所以一直都不敢申请。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在博客上的文章也有数百了，现在申请应该很有把握吧？

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段伏枥从CSDN下载了表格，按照论坛上的建议小心谨慎填好，发给了CSDN代为推荐。人有所虑，必患得患失。段伏枥生怕CSDN弄丢了自己的推荐表，所以自己又按表格上的地址给微软MVP项目组发了一份过去。

微软MVP，翻译为中文是：微软最有价值技术专家，是专门颁发给在社区中无私推广微软技术的爱好者。从这也看得出来，这其实也是微软为了推广自己的技术而采用的一

个营销手段。对于渴求这称号的技术人员而言，普遍他们所处的公司并不是非常有名，急需这称号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试想一下，假如这名技术人员是谷歌或苹果的工程师，他们会稀罕这荣誉吗？

安勒斯不是谷歌，也不是苹果，只是一间默默无闻名不经传的小公司，段伏枥急需微软MVP这称号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如果自己有了这称号，那么就可以为以后找工作加分。段伏枥现在的心态是，只要能给找工作添砖加瓦的，他一定会去做。何况不管怎么说，无论旁人对微软MVP有多少非议或不屑，但那毕竟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如果梦想都不想方设法实现，那么人生是不是颇多无趣？

菲尔科技的三个兼职人员设计的板子已经回来了，接下来要进行的自然是调试。不过呢，这既然是兼职，那肯定是偷偷摸摸，是无法使用菲尔科技的资源的。那调试所需要的电烙铁啊，示波器这些应该怎么办呢？简单！现在研发部不是暂时不需要调试板子吗？那把这些仪器分一部分出来给他们就好。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瞒着严董的情况下进行的。为此，武总还特意开会警告大伙说道：“你们不要和楼下的工程师说我们是找别人做的啊！你们要知道，我是在为你们好！你们做的东西不是卖不动吗？现在我找了外面的人，等做好后我就说是你们做的！所以，你们绝对不能拆我的台！”

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变化却悄然发生。本来按照协定，应该是武总只需出物料钱，刘工他们给完整的机器。可在好不容易调出第一片板子之后，刘工也要求武总派出相应的人手来参与调试。刘工的理由很简单：既然调出了第一片板子，那么证明这设计是可行的；其它板子之所以没有跑起来，肯定是焊接的问题，需要细查。而由于他们是兼职，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所以在时间上远远不够，需要武总派人进行协助。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物料，打板，什么费用都出了；如果这时候喊停，那么意味

着之前的投入打水漂了，而这显然是武总绝对不想看到的。那怎么办呢？没办法，那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咯。只不过这么一来，就苦了沈俊。刘工他们是不会给武总原理图的，即使沈俊拿着板子也无法调试；如果要看原理图，只能在刘工他们电脑，也就是晚上必须要到白石洲去调试！

刚开始两天还好，到了第三天沈俊就不干了。沈俊理由很简单：半夜三更的，和三个男的呆在同一间屋子，实在太危险；十二点才能回家，又不给打的，第二天还要按时上班，身体根本受不了。这理由根本无法说服武总，他还是坚持要求沈俊到白石洲加班；但这次沈俊是下定了决心，无论是武总的好言好语，还是威逼利诱，说不去就不去！

没办法，武总只好把目光放到了18楼。不是刚好招了一些工程师吗？那就骗一个上来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黄便成了22楼研发部的一员。

小黄并不是应届毕业生，曾经在苏州的华硕做过。估计武总也是看中了这个背景，连哄带骗将小黄转到了22楼。私底下，段伏枥问过小黄他为什么要上22楼，没想到他一脸无奈道：“本来不想上的，但武总说22楼又做PND，又做车机，销路特别好，我觉得很厉害，就上来了。”

经过两天的洗脑之后，武总觉得小黄会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便开始下班后将小黄派到白石洲。

小黄应该庆幸，武总为了省钱只打了五片板子，否则他就不止在白石洲呆两周了。经过小黄不懈的努力，好不容易才将剩下的四片板子调出来，才最终告别晚上在白石洲加班的痛苦。不过这所谓的调出来，其实是建立于一大堆的飞线的基础之上。段伏枥一看小黄拿回来板子的情形，就知道武总这回又被人家给忽悠了。这绝对不是之前刘工所说的从他们公司带出来的完整方案，因为如果是完整方案的话绝对不会有这么多的低级错误，这很明显是从无到有进行设计的板子。但这时候武总已经上了刘工的贼船，这哑巴亏

也只能吃下了，并且对于刘工提出的打第二次板子的要求也只能答应。

小黄的噩梦在第二次板子还没回来之前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小黑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硬件是可以跑起来了，那接下来就是做软件了。武总曾经找过段伏枥，说道：“刘工他们现在在做软件，你过去看看吧，顺便study他们怎么做的，我们以后就可以自己做。”

段伏枥一听，心想：坏了，要是真的下班要跑去白石洲，那么基本上就没有私人时间了；再说，软件不比硬件，这开发周期，后续的维护，可不是两三周就能搞定的。段伏枥急忙回应道：“没用的，去那里他们又不给我看代码，我能学习到什么？再说，我最近在整一个框架，差不多也能实现类似的特效。”

段伏枥的话确实没错，刘工是不会给自己看到代码的，而自己也确实在赶书稿之余，也在给MiniUtilityFramework添加新的特效。不过武总显然对段伏枥的回答很不满意：“那那怎么办？老实说，我并不放心那三个人，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在，他们肯定不会干活，所以需要你去盯着。”

盯着？段伏枥灵光一闪，说道：“如果只是盯着，那么可以让张文香去啊，反正她平时又没什么事……”

还没等段伏枥说完，武总打断道：“那不行！文香还要……还要帮我做很多事呢！这样吧，那我让小黑去好了！”

于是，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小黑开始了他痛苦的历程。下班之后，跑到白石洲盯着三个人，晚上一两点之后才能抱着机器回家；第二天一早还要带着昨晚的机器按时到公司，不停地测试软件找bug。如果这仅仅是平时还好，可不幸的是，就连周六周日的时间也被占据了。一个月下来，小黑整个人憔悴了不少，换来的只是武总不痛不痒的一句：“辛苦了，回家早点休息！”

每次小黑听到这话，气不打一处来：现在都已经晚上两点了，武总你居然还好意思让我早点休息？要是这么关心下属的话，那干嘛不让我第二天晚点到，多睡一会？只不过这番话小黑也只能和段伏枥说说，对于武总，小黑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

差不多三周的时间，张工终于将主界面给做出来了。段伏枥一看，傻眼了：这就是所谓的和韩国车机不相上下的界面？韩国车机很显然，移动轨迹特效什么的都是用算法实现的，非常流畅；而张工这完全是用几张图片不停切换堆叠起来的，非常生硬！段伏枥也只是觉得无奈而已，因为这种结果在当时张工说出实现的方法的时候，已经预料到会有这种效果。反而是武总，看了这界面，倒是非常高兴，觉得曙光就在眼前。

段伏枥有点担心地问道：“武总，你以前不是跟乐航说，韩国那套UI是我们做的吗？你也给他们看过了。要是将张工现在做的这一套给他们，差别那么大，那岂不是要露馅了？”

武总满不在乎说道：“没事，我跟他们说过了。他们看到的那套是已经给其它客户用了，不能再给他们，我们是重新再做一套的。你看张工他们现在做的，不是还挺有模有样的吗？”

这也叫有模有样？武总这标准也太低了吧。看来，武总是不会怀疑菲尔科技那三个人的实力了。唉，在武总心里，不仅饭是别人家的香，就连人家的便便也是香的。段伏枥长叹了一口气，也不再说话，回到座位继续忙自己的书稿去了。第109章

从段伏枥接到合同算起，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中，段伏枥一边在整理MiniUtilityFramework，以应付武总不定时的进度询问，一边又忙里偷闲，偷偷地完善书稿。细细一数，现在书稿已经有了三百多页，离完成也差不了多少了，段伏枥不禁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不过呢，段伏枥的那颗心还是一直悬着，并不是因为书稿，而是父母要来深圳了！当段伏枥忐忑不安跟老爸说找了女朋友，老爸就非常兴奋，非要上来看一眼不可。每次段伏枥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但这次禁不住老爸老妈的双重夹击，只好无奈妥协了。按



照计划，父母是周五上来，周六一早就到。想到此事，段伏枥就一阵头疼。

前两天段伏枥跟徐雅思提过此事，徐雅思也多少有点紧张，生怕就想不好的印象。倒是和此事无关的刘思敏，高兴得不亦乐乎，颇有看好戏的感觉。

看着徐雅思那略带紧张的神情，刘思敏坏坏地说道：“我有一个方法哦，可以让小段的父母绝对会接受你！”

虽然知道刘思敏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的建议，但徐雅思还是像抓了根救命的稻草，问道：“什么办法？”

刘思敏轻轻咳了一下，很严肃说道：“现在办事嘛，最关键是要有人。所以，你们干脆生米煮成熟饭吧！”

“.....”

关键位置上有人？嗯，这想法不错，可这是对于男方见女方父母而言吧？当然，这想法其实也不妨试试.....

看着段伏枥忍不住发笑的模样，徐雅思沉下脸说道：“你休想！”

婚姻并不是两个人简单的事，而是涉及到两个家族的大事。很多人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和别人无关。这看起来似乎是对的，但这是建筑于双方父母认同的情况之下。家和万事兴，这是不变的真理。如果双方父母并不同意，可两人又执意在一起的话，很可能最后会因为日常的琐事不断最后导致婚姻破灭的悲剧。试想一下，如果父母和老婆闹矛盾，那你应该站在哪一边？一边是生你养你的父母，另一边是将和你共度一生的老婆，你该如何选择？其实无论如何选择，结果可能都是错的。

那是不是说，假如父母不同意的话，那两人就注定没戏了呢？那也不一定，毕竟事在人为。作为联系父母和对象的当事人而言，关键在于这当事人有没有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段伏枥深知这点，所以在父母面前，说徐雅思的好话为多，特别是赞其勤劳贤惠；而另一方面，则让徐雅思在父母在的这段时间，凡事都多主动点表现出勤快的一面。徐雅思也是明事理的人，对此也深表同感。

一切准备就绪，似乎什么都不缺，但段伏枥还是有点惴惴不安。周六终于到了。天才刚刚亮，段伏枥电话响起，不用说，老爸老妈已经踏上深圳的土地。

由于银湖汽车站离凤岗花园只有两个公交站的距离，并且路也只有一条，所以父母也没让段伏枥过来接，而是选择自己步行。段伏枥赶紧爬起来，敲了敲徐雅思的房门。房门打开，发现徐雅思的双眼有点红肿，看这情形昨晚似乎一夜紧张得没睡好。段伏枥也不管那么多，连忙让徐雅思洗脸漱口，然后放米煮粥。

半个小时之后，段伏枥父母到了。刚一开门，徐雅思就甜甜地叫了声：“叔叔阿姨好！”

父母一听，也乐呵呵地回道：“你好！你就是徐雅思吧？”

“嗯~”徐雅思害羞地应了一声。看这情形，似乎父母对徐雅思的第一印象还不错，段伏枥不禁稍微放心了一点。

屋子突然多了两个人，肯定是不安安静静。这么一嘈杂，也把刘思敏给吵醒了。刘思敏出来跟段伏枥的父母打了声招呼后，便到卫生间洗脸去了。老妈望着刘思敏的背影，若有所思道：“还好我们儿子没有选择这个……”

一旁的段伏枥听了，不由地踉跄了一下：“老妈，你啥意思？”

老妈回过头，很认真地说道：“你看，雅思的屁股比她大多了，肯定好生养……”

“……”俺的妈妈呀！现在人家还只是女朋友而已，还没说要嫁给你儿子呢，你居然就考虑生养问题了？

更晕的还在后面。老爸房子里转了一圈，悄悄地问道：“那个房间是你住的吧？”

“嗯……”

“他们两个女生一起住？”

段伏枥一听，心里咯噔了一下，莫非老爸怀疑自己和徐雅思同居了？段伏枥赶紧辩白：“是啊，那肯定啦！她们两个女生嘛，刚好合适嘛！”

没想到老爸听了，一脸失望，喃喃自语道：“唉，你们怎么不干脆住一起呢？”

“……”段伏枥感觉有点晕，怎么自己的思维就跟不上父母的节奏呢？

父母在深圳也就是住个两天，周日晚上就要坐大巴回北海了。这两天段伏枥和徐雅思两人，就带着父母去了趟园博园，转了转华强北而已；因为对于父母来说，此次上来主要目的就是来看看徐雅思，至于要去哪里玩，那则是其次。徐雅思也深知这点，所以这两天也表现得非常积极，力争给段伏枥父母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么一来，段伏枥这两天就过起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一般的生活。

周日回北海的大巴是晚上八点，段伏枥和徐雅思自然要到银湖车站送行。趁着徐雅思上洗手间的空挡，老爸对段伏枥说道：“儿子，你跟徐雅思商量一下，今年过年就把婚给结了吧？”

段伏枥一下子没转过弯来，愣了：“啊？”

老爸急了，说道：“儿子，你也不小了，也要结婚了。看好了，就要下手啊，否则就被别人抢啦！”

“哦……”本来段伏枥还在担心这两天徐雅思会不会给父母留下不好的印象，没想到老爸居然直接就让结婚了，这可是大大出乎自己预料。这意料之外的惊喜，让段伏枥那忐忑不安的心理一下子沉静了下来：看来，父母这关，徐雅思有惊无险过了。

送父母坐上了回程的大巴，在回泥岗村的路上，段伏枥对徐雅思讲了老爸的意思。徐雅思听了，轻轻地将头靠在了段伏枥的肩上，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牵着的手抓得更紧了。或许此时的千言万语都抵不过两心相依，现在的两人，只是想着就这么牵着手，一直走下去，永远不分离……

PS：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由于今天过节嘛，所以没办法在电脑前坐太多时间，今天的篇幅有点短，还请大家包涵，谢谢~顺便跟大伙说件事，如果各位朋友有事找我的话，还是比较建议用email了，因为CSDN的私信，总是没有很好的提示，不知道各位朋友什么时候发了私信。说起来还真惭愧，刚刚才发现，有位朋友的私信已经给我发了两个月了，现在才知道，惭愧……实在对不住这位朋友了……

#### 第110章

如果核心技术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是什么样的结果？特别是连最基础的代码都没有拿着，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武总现在的境遇就是这样的状况。

菲尔科技的三个兼职人员调好了第二版，然后将车机交给武总之后，他们觉得一切都已经就绪，就等武总下单了。只是以段伏枥的观点，这种BUG满天飞的机器，用来当样机，骗骗钱还可以；如果要作为批量产的设备，那则是差了不少一个档次。

可对于只是内战在行，外战外行的武总来说，却是骗下单都有点勉强。当武总兴致冲冲拿着刘工他们所做的机器去乐航的时候，早已经被韩国车机熏陶得眼光极高的乐航老板对该机器自然不屑一顾，强烈要求武总拿出和韩国车机一模一样的特效才会下单。这下武总就有点哑巴吃黄连的味道了，为了骗乐航投入开发费，拿韩国车机去展示并说是自己做的；当乐航同意投入开发经费以后，武总现在又拿不出像样的机器说服乐航下单。总不能这时候说，那机器不是我们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程度啦，你们乐航还是赶紧下

单先先批量产吧！

没办法，乐航没有下单，武总只好将责任归咎于菲尔科技的三个人。武总很强硬地表示，这软件必须重新设计，要和韩国车机特效一致，否则接不了单；而刘工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的软件已经做得非常完善，武总应该要先将单子接回来，然后才去讨论后续的软件更改工作。

一方因为软件满足不了需求没办法接到乐航的单子，另一方因为接不到乐航的单子而不愿意去修改软件，一切就在这互不让步的状况中打上了死结。气结烦闷的武总，把所有的怒气发泄到了小黑身上：“都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地盯着刘工他们做软件，搞得现在乐航非常不满，以致于我现在根本接不到单子，你说我该怎么办？”

作为老总，居然好意思问自己的下属该怎么办，可见此时武总已经气急败坏了。小黑满脸委屈地说道：“我也只能每天晚上和周末到他们那里盯着，我也没什么办法了啊……”

“那就是你盯得不够紧，你既然已经知道有那么多问题，你就应该一直盯着他们，搞不好不允许回家！”

武总这话就有点无理取闹了，小黑哪天在白石洲回去不是凌晨两点多？再说了，小黑一个小小的工程师，哪里有那么的权利要求刘工他们搞个通宵达旦？何况刘工他们第二天还要上班，那也是小黑所不能掌控的。

平心而论，无论是小黑，还是菲尔科技的三个人，都是非常辛苦的。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继续忙到深夜，并且一忙就是好几个月，这远远超出了正常人所能承受的范围。毕竟加班到凌晨两点，只是一两天还好，如果是连续的几个月，那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但做技术的偏偏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并不是说付出了就一定能有很好的结果，因为还涉及到程序员本身的素质——换句话说，如果拼命就能创造不同凡响的产品，那么现在在国内估计就有不下十家微软了。

但辛苦总是想获得回报的，菲尔科技三人想先看到单子再做后续的修改，这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谁都想看到希望。但可惜武总一开始就把事情抬到了不可企及的地步。用韩国车机去乐航展示，虽然说是顺利骗到了开发费，但却留下了隐患，那就是武总所提交的机器必须要和看到的韩国车机效果保持一致。虽然不知道这款韩国车机对方投入了多少人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两三个人通过业务时间所能拼凑出来的。

当然咯，如果武总会承认是自己的问题，那他就不是武总了。一碰到这种情形，武总就会惊慌失措，然后将责任推给别人，所以这次小黑就成了可怜的替罪羊。

武总接不到单子，菲尔科技的三人觉得干活也无味，索性事情就停下来了。这倒让小黑松了口气，他至少可以不用每天在白石洲呆到凌晨了。难道说菲尔科技的三人就这么掩旗息鼓了？段伏枥不由地有点担心，特别是安勒斯还有不少贵重仪器还放在白石洲。

对此武总还是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态，非常自信满满地说道：“怕什么？没有我，他们三个能做什么？仪器摆在那里，还怕飞了不成？我又不是不知道他们放在哪里！”

段伏枥听了，微微地摇了摇头，看来武总已经完全忘记了黄华中是如何将设备据为己有的事，真是十足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事情永远没那么简单，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暗潮涌动。就在武总对菲尔科技三人采取不闻不理的态度后的第二周，武总接到了乐航老板打过来的电话。

乐航的老板是个女的，直接就问道：“武总啊，你给我们的机器是不是找别人做的啊？”

武总一听，脸色大变，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说道：“没有啊，给你们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啊！怎么你突然怀疑起这个了？”

“哦，是这样的，昨天有两个人过来，抱着和你们一模一样的机器，说机器是他们做的，你们只是拿了他们的机器。”

武总不禁冒了冷汗，声音有些发抖：“那两个人姓什么？”

乐航的老板也不隐瞒：“没记错的话，一个姓刘，另一个姓曹。”

能拿到和武总一模一样机器的，不用说，这两个人肯定是菲尔科技的刘工，以及代理商佳维的曹工。接下来乐航老板的话语倒是让武总松了口气：“不过你放心好了，我还是相信你武总的。不过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会拿到一样的机器呢？”



听了乐航老板的话语，武总心神大定，至少听起来对方还是对自己比较信任的，接下来就是要如何圆这慌了。只不过对于满嘴跑火车的武总而言，这显然难不倒他：“唉，是这样子的。那两个人本来是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后来因为偷盗公司机密被开除了。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怀恨在心，走的时候将机器偷偷带了出来，然后找到你们说是他们做的。他们就是想骗钱，你可要小心点啊！”

不能不说，武总在撒谎方面是极具天赋的，这番颠倒黑白的言语让乐航的老板深信不疑：“我就说嘛，武总你怎么会骗人呢！我最恨的就是这种吃里扒外的小人了！武总你就放心好了，我们还会继续合作的！”

是应该说武总谎言天衣无缝，还是说乐航老板傻到家呢？但不管怎么说，这关至少是过了。放下了电话，武总想了会，觉得有点不妥，当着段伏枥的面给佳维的曹工打了个电话：“小曹啊，你有没有刘工他们在白石洲的套间钥匙啊？”

曹工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有啊……怎么了？”

“你把钥匙借我一下呗，我需要到他们那拿一台机器。”

曹工还是有点半信半疑：“那你跟刘工他们说过了吗？”

武总赶紧解释道：“唉，是这样的，我是想把机器给另外一个客户看，怕刘工他们知道又要和我拿开发费。你也知道，单子没接下来，我是没钱的。你放心好了，我上午去拿，下午就还回去，他们绝对不会发现的。”

曹工有点犹豫：“这个……”

武总趁热打铁：“要不这样吧，这个案子谈成了，开发费我分你20%，你觉得怎么样？你放心，我武总什么时候骗过人？”

显然曹工心动了：“好吧，等一下我将钥匙给你送过来。”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贪小便宜的人最容易被利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曹工如果不是因为觉得有利可图，那么他绝对不会帮武总的忙。只不过曹工可能没想到，武总绝对不会只拿一台机器那么简单。在拿到钥匙之后，武总带上小黑和小黄，开着公司的车直奔白石洲，然后像蝗虫一般，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到车子带了回来。等晚上刘工他们回来发现东西已经被搬走，告知曹工的时候，曹工才发现自己原来被武总狠狠耍了一把。可后知后觉没有任何用处，所有的物品都已经搬走。

刘工自然是不愿善罢干休，可除了威胁一下小黑，说什么这样做是小偷行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对策。而小黑呢，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这主意是武总提的，他大不了就是个从犯。再说了，搬回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属于安勒斯的，刘工他凭什么去报案？

这件事到此似乎已经尘埃落定，毕竟武总已经拿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可武总觉得，这口气他实在是忍不下去，所以决定报复刘工三人。

武总的手段非常阴险，之前开始合作的时候，不是签订了一份合同，说明了批量产之后利润如何分成吗？武总就拿着这份合同，传真给了菲尔科技的老板，并且还添油加醋说刘工他们盗取了很多技术出来。没有哪家公司会允许自己的员工做副业，菲尔科技也是如此。合同上有自己员工的亲自签名，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并且还提到窃取公司的机密，那更要严惩。于是结果非常简单明了，刘工他们被公司开除了！

这个消息是后来在路上碰到曹工的时候说的。听到这个消息，段伏枥不禁有点感慨万千，人家做兼职，即使赚不到大钱，也不至于两手空空；可像刘工他们这种拼死拼活，最后却连自己本职工作都丢的，可谓少之又少。段伏枥不禁对刘工三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可谁让他们找上了武总这白眼狼合作呢？要怪就只能怪他们遇人不淑咯。第111章

虽然武总运用小手段对刘工他们进行了报复，但还是担心对方会做出什么冲动之举，所以几天后就买了回台湾的飞机票去避避风头了。当然咯，临走前武总还不忘开个会，并且严肃地宣布：“我明天就要回台湾了，要是刘工他们三人问起，你们就说我回台湾，不再回来了。记住，这是机密，谁要是透露我还会回来，那就是以泄密罪论处！”

武总回了台湾，公司就安静多了。段伏枥的书稿已经完成，检查了两次后确信自己再也找不出毛病，便把稿子交给了出版社。不过并不是交稿了就能立刻出版，还需要排档期。因为这个时间点恰好是教材大量编辑的时刻，出版社所有的人力都投入于此，所以段伏枥的新书也只能等一切忙完之后才能开始。

没办法，那就只能等了。不过有一样事情不用等，因为它将揭晓，那就是新季度的微软MVP名单公布！

想到第二天名单中可能有自己的名字，段伏枥不禁有点彻夜难眠。这名单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上午每隔半个小时刷一下网页，没有任何信息；下午好不容易看到了名单，却犹如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没有！名单没有自己的名字！

那一瞬间，段伏枥感到了深深的沮丧，似乎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写了那么多关于WinCE的文章，却无法得到微软的承认，那种失落感似乎在嘲笑自己的自信。什么技术高手，那说白了是自我安慰罢了。没有获得微软的MVP，那就意味着自己其实还是个大菜鸟！

段伏枥这人有个优点，即使心情极度不爽，那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很快段伏枥就给自己找到了高兴的充足理由：之所以这次没有获奖，主要是因为自己分量还不够；如果等自己的书出来了之后，那么希望就大大的了！这么一想，段伏枥又开始高兴起来。

相对于微软MVP来说，段伏枥现在考虑更多的是工作。之前一直没有选择离开，是因为需要写书稿；现在书稿完成了，是否该走了呢？段伏枥在中国人才热线搜了一下WinCE的职位，不禁叹了口气：唉，招人的还是这几家，没什么变化啊！

技术永远都是不停地发展的，当年的主流WinCE似乎有被方兴未艾的Android取代的危险。自己要不要继续去做WinCE呢？还是转型去做Android？段伏枥不禁陷入了沉思。

虽然说跟着微软走不怕没饭吃，但这大餐以后会不会变成快餐，谁也说不好。可转到Android吧，却又有天然的屏障：写应用程序用的是JAVA，而不是自己所熟悉的C++；底层虽然是用C++，可自己偏偏又对Linux这玩意不熟。如果真的要转到Android，那么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如果真的重新开始，那么也就意味着自己在求职的路上又是一片空白，毫无优势可言。

WinCE和桌面windows极为相似，很多函数无论命名还是用法都是一模一样的。难道转去做桌面应用？可这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就被段伏枥否定了。现在桌面软件，有哪些是赚钱的？那些赚钱的，哪个不是和网络有关的？而这些领域，却都不是C++所擅长的。虽然说C++可以写引擎之类，但问题是自己不熟啊！

无论是桌面，还是网络，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更新换代是极快的。想想以前网络所用的技术，现在还有多少幸存的？想想以前桌面所用的VB6.0，现在还有哪家在用？可在嵌入式领域，却又大为不同。C/C++用了多少年，可曾见过疲态？一个MDK环境，度过了多少春秋，何时有过翻天覆地的变化？

嵌入式开发的特性，注定了所学的知识不容易贬值。而准入门槛过高，又注定了每年的新鲜学业太少。嵌入式开发可能苦，可能累，但却不容易淘汰。还是继续进行嵌入式开发吧！只是，还是继续WinCE吗？

段伏枥目光不禁投向了stm32的开发板。算起来，这开发板已经买回来有半年多，但段伏枥除了一开始折腾过一下以外，再也没有碰触过。因为无操作系统的开发，实在是比基于系统要难得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程序平时需要做一些工作，如果接收到串口数据的时候，必须要有反应。如果这是在Windows平台，那就简单多了，直接调用一个CreateThread函数来创建一个线程来接收串口数据，而主线程该干嘛还是继续干嘛。可如果是无操作系统，一切就没那么简单了。程序员所能运用的，只有C/C++的标准函数库，而这函数库根本就没有多线程的操作！那该怎么办？没办法咯，只好用状态机之类的方式咯。可这些在老鸟看来简单到无法再简单的方式，对于段伏枥这个只熟悉基于系统开发的菜鸟而言，却是无法跨越的门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stm32开发板一丢就半年有余。

而现在段伏枥之所以再次将目光投向stm32，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现实是其次，主要是因为最近在网上看到.NET Micro Framework可以不借助系统而运行勾起了自己最强烈的兴趣。如果自己成功将.NET Micro Framework移植到stm32上，那么自己毫无疑问能够增进对该框架的了解；甚至还有可能直接拿这框架进行开发，再也不用为如何在没有系

统的芯片上写程序而发愁。这一举两得的事，怎能不让自己兴奋？

说干就干，来不得半点犹豫。其实.NET Micro Framework的中文资料非常匮乏，关于入门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关于移植的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唯一能给新手起到启蒙作用的，唯有网友叶帆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说起叶帆，绝对是个高手，是国内为数不多最早接触.NET Micro Framework的人士。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微软中国将他招募到了.NET Micro Framework中国项目组。

叶帆是一名非常热心的程序员，在博客上遍地的.NET Micro Framework文章便可见一斑。但由于这些文章都是基于一个高手的角度，所以对于段伏枥这种懵懵懂懂的菜鸟来说完全是天书。不过，怕什么呢？有困难，才有挑战；有挑战，才有乐趣。对于一向将技术挑战为乐趣的段伏枥来说，这不是最好的事情吗？做的人少，那也就意味着做出来之后价值更大啊！想到此，段伏枥兴奋地投入到.NET Micro Framework移植的工作当中。

在段伏枥打算将全身心投入到.NET Micro Framework的移植当中之时，从麦吉那听来了一个消息：严董打算将22楼给裁掉！

对于这样的结果，段伏枥倒不觉得惊讶。因为自从入驻到严董这边之后，车载部门完全没有什么像样的产品能够大批量生产的。而22楼的房租，人工等等花销，每年超过一百多万。而这些支出，当然是从18楼的营收当中扣除，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楼下同事的年终分红，也难怪乎楼下同事对22楼有那么大的意见了。

如果真的裁员，段伏枥没有觉得有任何沮丧，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直以人情为理由，自己下不定决心离开；如果真裁员了，那就不是自己的问题了。何况裁员了还可以有一定的补偿，这平白多出来的两个月工资，想想也足以让自己高兴一阵。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多出来的赔偿不就两个月工资吗，犯得着为此如此兴奋呢？可俗话说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现在虽然还不到为此而自我毁灭的状态，但毕竟出来都是打工的，还不是想挣那点辛苦钱？如果因为什么不屑于与金钱为伍，而对此赔偿金嗤之以鼻，那就是真的大傻了。

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公司的员工，居然会盼望着裁员，可见这公司的氛围差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完全足以让员工窒息。这是员工的不幸，更是公司的悲哀。公司都做成这样了，还谈何发展？



但让段伏枥觉得奇怪的是，据麦吉所说，严董非常恼火，因为22楼不仅没有任何进账，并且给人家开发还不收钱，物料还要公司掏钱。可这和自己的所知有很大的矛盾：给冯总所做的4.3'机器的物料是冯总出的，而给乐航所做的车机不也收了10万的开发费吗？怎么说没有任何进账呢？更为奇怪的是，严董对于22楼的开发，似乎只停留于一款4.3'的机器和与权盛合作的车机，其余的案子，比如sigmatel，外包的车机这些，全都一无所知。也难怪乎严董一直在觉得奇怪，为何22楼做了那么久，这些机器再怎么弄也应该要出来了啊！

段伏枥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种预感，武总似乎在这里面又做了什么手脚。可这手脚，段伏枥是只能感觉，却无法确切得知的；能清楚了解其中的缘由的，估计也就只有张文香了。可以张文香那维护武总的个性，想要她透露两句？那是绝对的不可能。

除了和公司有关的决策以外，麦吉还提到了老罗的事情。果然正如之前所料，武总没有简单地放人。和以往一样，武总没有跟下面的人事部门说老罗离职了，而是说老罗有事，请假。请事假，对于每个公司来说都是要扣钱的，安勒斯也不例外。不过安勒斯并不是每个月都扣除，而是在年底一并清算。在这个规定之下，发生了一件武总预料之外的事情：行政部将当月满额的工资直接打到了老罗的卡上！如果按正常流程，离职的话是需要扣掉相应的天数的！可偏偏这事情是在老罗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来上班，人事部才发现其中的蹊跷，追问武总，武总才说老罗离职的。这下可就炸开了锅，既然是离职，那请假的那几天的工资就必须追回！

估计当时武总也懵了，向老罗讨回多余的工资？这可能吗？天知道当时老罗离职的时候，武总又卡了老罗哪些方面，让老罗愤愤不平。当麦吉说起这事的时候，张文香自然也是要维护武总的：“老罗这人啊，当时是跟武总说请几天假回去，没想到他居然玩的是这一出，原来目的是想骗公司的钱。前段时间武总给他打电话，他都是不接的。哎，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如果再追不回来，估计武总就要自己贴钱了！”

张文香这冠冕堂皇的话语，不知道有几个人会相信，反正段伏枥在内心中是嗤之以鼻的。老罗是什么人，武总是什么人，还有张文香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秘而不宣罢了。段伏枥有这么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就在看一场闹剧。但这闹剧要如何收场，是否还能咸鱼翻身，那就要看三天后回来的武总有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对策了。第112章

武总终于从台湾回来了！这次回台湾，整整过了三周，和往常一周来回截然不同。更为惊讶的是，武总没有了离开时的那种惊慌失措，却多了一种小人得志的淡定。难道他不知道严董将要22楼的车载部门给裁掉吗？居然还能如此淡定？莫非他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想好了万全的对策？段伏枥不禁觉得有点奇怪。

既然武总回来了，总要意思一下，探探口风，所以段伏枥早上又和往常一样坐进会议室吃早餐。段伏枥首先发问：“武总，听说严董要裁员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事情，既然段伏枥知道了，那么肯定张文香也有所闻；而张文香知道，自然不可能不会告诉武总。段伏枥之所以明知故问，其实只是想引出武总的话题，看看他的想法。武总非常淡定地说：“放心好了，我不会将你们丢下不管的。我也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严董绝对不会裁员的。”

武总居然那么淡定，莫非真有应对之策？段伏枥不禁惊讶地“咦”了一声。

武总继续地说道：“你们不知道啊，在台湾我是多么辛苦啊！我每天都拿着韩国的车机和刘工他们做的机器到处在找投资，结果你们可能不相信，台湾最大的KSF公司打算收购我们！”

武总轻轻地瞥了段伏枥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只要收购成功，我们就再也不缺钱了！你们的工资，绝对是double！那时候，等你们完全成长了，我就开始隐退，公司就是你们的了！你们再也不用那么辛苦打工了！你们那时候每个人都是领导，都要handle别人做事！”

武总的这番豪情状语，类似的段伏枥早已经听过无数遍，早已掀不起任何的涟漪。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武总每次都能将对方骗得团团转？每次拿的都是别人的机器，说成是自己的，都有那么多人相信。那些不懂电子的，不做车载这行的也就罢了，可KSF这么大的一间上市公司，居然也能被武总蒙过去？难道他们都是傻子吗？

武总豪言壮语说完了，自然还要提点两句：“当然咯，他们现在只是有意向，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他们下周会过来考察，到时候你们要给我表现好一点。”

段伏枥苦笑道：“我们就那么几个人，表现再怎么好也没有有什么用吧？”

武总不置可否地说道：“我当然不可能告诉他们只有22楼这几个人啦，我肯定是

会带他们到18楼转一圈，说那也是我们的车载部门。你出去的时候，跟小黄他们说一声，要他们口风给我把紧点，不能够泄密。要是泄密了，我辛辛苦苦为你们布的局就会破了，到时候受害的还是你们！”

又是玩这招，段伏枥无奈地摇了摇头。每次有外边的公司过来考察，武总首先领着客人在18楼转一圈，介绍这是自己所领导的车载部门，最后再踏上22楼的地盘，告诉客人这些都是对外的窗口。无论18楼还是22楼的同事，迫于武总的淫威，在客人面前都不会主动揭老底，所以武总这招屡试不爽。

武总身子往后靠了靠，非常自信地说道：“所以呢，你们就放心吧，严董是绝对不会裁员的。我那么一大张饼画在那里，不怕他不心动。如果严董现在就裁员，那么他之前的所有投资都打水漂了。”

不能不说，武总这是完全抓住了严董的命门。截止到目前为止，严董的投资少说也有几百万，如果现在就这么简单地裁员，那么一切都血本无归。现在有KSF收购的诱惑摆在前面，可以想象，即使再怎么困难，也会撑到那一刻。看来，裁员这事估计又会被暂时搁置起来了。

武总显然还意犹未尽，有点得意地说道：“再说一件事让你们定下心来。由于严董一直支持我们，导致他和老婆一直在吵架，现在他老婆看到我都不打招呼了。所以呢，即使严董和老婆闹成这样，他还是愿意相信我的，所以你们就放一百个心吧！”

看着武总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段伏枥无言以对。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啊！朋友因为自己而搞得家庭不和，自己却没有任何愧疚，却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似乎觉得自己在朋友的心里占据了很高的位置，朋友老婆的行为完全是恶意中伤，夫妻不和根本是其咎由自取。

武总的估算果然正确，严董这周再也没有提裁员的事宜。很快，一周过去了，安勒斯迎来了台湾KSF的考察团。考察团一行5人，有白发苍苍的，也有看似三十来岁的。武总带着考察团先在18楼转了一圈，介绍整个人员都是做研发的。由于18楼主要是做代理，经常有客户拿着自己的机器过来调试芯片，并且这些机器还为数不少。这倒给武总以很好的机会：你看，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给客户做的。看着这些款式各异的机器，以及忙忙碌碌的工程师，考察团找不到任何疑点。

18楼逛遍之后，便是22楼。武总还是和往常一样介绍：“22楼呢，主要是对外的window。一般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经过他们，才能到达下面的工程部。”

考察团一个成员说道：“看起来，他们挺年轻的嘛！”

武总赶紧说道：“是啊，做客户window，一定要年轻，这样子才好加班嘛！我们对客户的支持，是24个小时的，所以他们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永不间断。所以，不年轻不行啊！”

考察团有点惊讶：“哇，你们这么厉害？在台湾这样可不行的哦，会被员工告的！”

武总点了点头：“嗯，所以只能在大陆做支持嘛！”

考察团转了一圈，似乎对安勒斯的硬件条件非常满意，继续问道：“不错，不错。武总，那个你们软件的开发文档方不方便给我们看一下？”

很多考察团在考察一家公司的时候，不仅会看硬件设施，也要看看软件的设计文档之类。因为硬件设备，可以很简单地从别家公司拿到，反正只要去掉机器上的logo谁能认出这些是哪家的？但软件设计文档就不一样了，别家公司卖产品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一并给出来的，而自家的文档如果没有平时积累，那也很难一时半会捏造的。

武总对此早也有了准备。当然，这一切都是归结于段伏枥平时良好的编程习惯。从软件编写开始，每天代码的变更都会有详细的记录，比如更改了什么变量，增加什么样的功能等等。如果项目一切进展得很顺利的话，那么这些记录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如果某个阶段刚好出了问题，就可以通过记录来回溯，查找到最近的结点。当然咯，这些步骤完全可以借助于代码管理工具，比如VSN，VSS等进行。

代码管理工具段伏枥用的是VSS。或许有不少人说，VSS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不适合现代的开发。这话可能是对的，但却并不完全贴切。安勒斯这种小公司，写代码的就那

么几个人，即使不用代码管理工具，而使用手工备份，也不见得会有什么不便利。如果非要强求弄一个代码服务器，像大公司那般按部就班，估计效率反而会更低下。而段伏枥之所以选择VSS，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简单，不用繁杂的设置，能够非常容易上手。

其实段伏枥并不是非常信任代码管理工具。在使用VSS备份的基础之上，自己还每日手工备份，每日自己记录日志。而这些日志，就是今天要呈现给考察团的东西。仅仅是一款播放器，一个MiniUtilityFramework框架，光是打印，就整整花了好三百多页纸。

当收到武总的暗示，段伏枥从抽屉拿出厚厚一叠日志的时候，考察团投来了非常满意的目光。武总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虽然武总很多作为让人所不齿，段伏枥完全可以不配合武总，声称自己没有开发日志，但作为一名公司的员工，凡事都必须以公司的利益为重——只要所作所为不触犯法律，不触犯道德，并且自己能够做的，就有责任有义务去完成。如果总是掺杂着个人的情感，在公司的事务上隐这瞒那，不尽心去做，那么则是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员工。再说了，这些开发日志也没有造假，本来就是一直存在的。至于今天拿出来，是否能够增加考察团的信心，进而促进收购案，那就不是段伏枥所能考虑的了。如果到时候合并了，发现真实情况并非所看到的，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考察团的工作不够细致。

商场如战场，处处充满的是尔虞我诈；如果以一种大慈大悲的心态去经营，估计迟早会赔的血本无归。虽然段伏枥觉得站在武总一边帮忙，可能会让KSF考察团产生误判，但此时却顾不了那么多。很多事情，本来就是没有对错，只是看的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如果今天段伏枥站出来，对考察团人说，其实所谓的车载部门就是22楼这几个人，从而导致收购案破灭，那对于辛辛苦苦投资了那么多的严董来说，是不是一种残酷？这次就算帮的是严董吧，以此偿还之前武总忽悠所欠下的债！段伏枥暗暗地对自己说道。

考察团的到来，给严董带来了希望，给武总带了更多忽悠的理由，而对于底下的员工来说则是多了那么点盼望。毕竟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想要的无非就是那么点工资，双倍的薪水无疑是极大的诱惑；再说收购之后，说不定总部会派来新的管理人员，或许那时候的工作境遇就不会像现在那么混乱。在多方面的情感交集之下，大家似乎觉得在安勒斯还有那么一点点盼头。

## 第113章

KSF的考察团来了三天，除了第一天武总带着走了一遍公司以外，其它时间都呆在会议室里，翻看武总所递交的资料。等考察团走了之后，武总非常兴奋地对大家说：



“KSF公司的人对我们的素质比较满意，估计这次的收购案是十拿九稳了。”

段伏枥有点好奇，问道：“为什么KSF会找上我们？有那么多做车载的公司，他们完全可以找别人啊？”

武总回应道：“看你这话怎么说的，什么叫完全可以找别人？你要知道，台湾人最喜欢找台湾人了！再说了，台湾人骗台湾人也好骗啊！”

挪揄了一下，武总伸了伸懒腰，继续说道：“其实近年来KSF的业绩并不是很好，原来的产品线的推广遭到了很大的阻力，所以他们想找一些新的增长点，而车机就是他们想要涉及的项目。由于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做过车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而我刚好又拿着韩国车机去找他们，这么一来二往，大家就谈在一起了咯。”

顿了顿，武总继续说道：“本来KSF计划是三年建立一条车机的生产线，然后我说不用，凭借着我们安勒斯的实力，哪需要什么三年，只要一年就可以搞定。他们听了，两眼一睁，都感到很惊讶，觉得我们居然可以做那么快，所以非常向往收购我们。然后这两天他们不是来考察吗，不是一直在会议室看资料吗，我又将生产线的期限缩了一缩，变成三个月。他们一听，实在兴奋得不得了。”

武总一说完，段伏枥就傻眼了。武总你这整的是哪出啊？人家都说给三年时间去准备生产线，你武总倒好，一压再压，居然压缩到了三个月！如果我们之前真的是做过，并且批量产了的话，或许这还有存在那么点可能；可要知道的是，我们之前根本就没有做过，产品的量产化完全就没有涉及，你居然就敢大言不惭说三个月？以前所谓的放卫星，也不及你武总一丁半点啊！本来段伏枥对收购后的前景还抱有点指望，可现在看来，即使收购成功了，那也是前途堪忧啊。

段伏枥小心翼翼地问道：“武总，你建产线定为三个月，这也太紧了吧？我们可是完全没有做过啊！”

武总满不在乎地说道：“那你说怎么办？如果我不怎么说，他们就不会收购我们，那我们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所谓的谈判，就是买卖双方在价值上的不停脚力，你让一分，我退一步，最后商讨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可武总这谈判倒好，人家都还没逼你，自己就往自己的头上戴紧箍咒。要是收购真的成功了，并且还真的按武总你所说的日程表进行，那到时候要怎么办？说总是比做的简单。现在是爽了，是骗到人了，可往后呢？

话锋一转，武总说道：“由于KSF是大公司，这收购的案子需要走流程，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估计走下来也要几个月的时间。不过KSF的老板觉得这时间太长了，在收购之前，可以先开展一些案子。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我们需要整理一个可以生产的车机，让他们去生产，看看我们的研发实力。”

能够生产的车机？段伏枥想了想，菲尔科技兼职的三个工程师都已经闹翻了，肯定不可能拿他们的车机了；难道要拿之前和权盛合作的车机？那也不行啊，那车机已经有一年多的历史了，权盛负责这方面的工程师早已经离职，MCU那端的程序是无法再有人负责了。并且自己这边所用的TCC7901芯片，由于只能用SDRAM，价位根本就降不下来。那该怎么办呢？

对此，武总的想法很简单：继续找外面的人来做车机！不过这次不再是找兼职人员，而是找公司来做。这次武总的目标就微永芯公司，也就是安勒斯一直代理的视频芯片的设计公司。

安勒斯在武总没有入驻之前，一直都是做芯片代理；而这代理的产品，主要是来源于微永芯所设计的芯片。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都有实力设计自己的芯片，以致于间接影响到代理商的利润不停地下滑。看着逐年降低的利润报表，忧心忡忡的严董便想转行，想涉水其它的行业看看能不能有生计。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严董才会接收武总。但现在武总居然要让微永芯参与到车机项目来，如果万一和之前一样搞砸了，那岂不是会动摇到安勒斯的立命之本？

段伏枥不由地问道：“将微永芯牵扯进来好吗？万一出什么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严董和微永芯的关系啊？”

无赖永远是无赖，从来不会有为别人着想的可能。武总听了之后，不以为然地说道：“怕什么？反正大不了到时候我拍拍屁股走人，让严董自己收拾残局咯……”

听了武总的言谈，段伏枥无言以对。相对于公司的事务来说，段伏枥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婚礼。按照和徐雅思商量好的日期，应该是半个月之后的大年初五举行。这倒没什么，可这时候段伏枥的外公却突发脑梗塞，被推往病房抢救。结果自然是抢救回来，可外公已经是神志不清，只能躺在病床上以药物维持。按医生的说法，近百岁的年龄，到这个阶段，随时有撒手人寰的可能。

按家里的风俗，如果有白事，那则是一个月之内是不能办喜事的。这么一来，段伏枥就有点两难了，这结婚的喜帖，究竟是发呢，还是不发呢？如果发了，万一外公突然走了，那婚宴肯定是办不了的，这发出去的帖子岂不是个笑话？哪有人发帖不摆酒的道理？不发嘛，人生一大事，居然就这么寥寥草草应付，岂不是对不起祖宗？每天回去看到徐雅思那兴奋的样子，段伏枥有种莫名想哭的冲动。每逢这时候，一向不信佛的段伏枥都会在心里默念：佛祖保佑，让外公能够长命百岁，可以看到自己的婚宴，看到自己的外孙成家立业。

还有另一件事也让段伏枥烦恼，就是伴郎和伴娘的事。伴郎还好说，伍定轩是二人选；可伴娘呢？要和徐雅思合得来的，又对彼此熟悉的，似乎只剩下刘思敏合适了。可伴郎是伍定轩，刘思敏还会当伴娘吗？不过这件事上倒是段伏枥多虑了。刘思敏一听要当伴娘，满口子就答应了下来。虽然段伏枥旁敲侧击，伴郎是伍定轩，但刘思敏显然不以为意。

会不会借此机会，他们两人又会重新再做选择，选择在一起呢？这个念头在段伏枥的脑海一闪而过，可觉得又有点不太现实。伍定轩已经回到了北海，决计是不会再上深圳的，如果刘思敏依然选择深圳，那么不现实的异地恋注定两人依然不可能在一起。如果要作出改变，那么必须有一人要作出妥协，可问题是，刘思敏会选择北海这个小小的海滨小城吗？

不管是否会有变数，不管还有多少担忧，该来的时候总要来的。想到半个月之后的婚礼，段伏枥不禁有点紧张起来。结婚，人生的一件大事，当它即将到来的时候，自己居然那么惴惴不安。这感觉，似乎比当年的高考有过而无不及。一切，希望顺利就好，段伏枥暗暗地祈祷。

似乎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时候，没想到在请假方面碰到了槛。当段伏枥向武总提出，过年的时候一并将婚假给请了的时候，武总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什么？你还要请婚假？过年已经有那么多假了，你干嘛还要请？请那么多假，你有休得完吗？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时期？现在可是KSF收购的关键时刻耶！只要收购成功，你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耶！你居然这时候要请假，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到底是谁过分啊？结婚，人的一辈子只有一次啊！本来兴高采烈的段伏枥，一听武总的答复，不禁满腔怒火，语气也强硬起来：“反正我不管，结婚是我人生的大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反正这婚假我是请定了！这国家规定的婚假，我一定要请！”

估计武总没想到段伏枥有如此大的反应，再加上在收购前段伏枥也是不可或缺的助力，所以语气不由地缓和起来：“唉！其实不是我不给你请啊！是因为现在在收购的关键时期，需要人手来顶，所以严董是不同意请假的。不过呢，我都说了，我是把你当儿子看待。这样吧，你先下去，我跟严董谈谈，让他网开一面，给你请婚假……”

先跟严董谈谈？估计是先跟下面的人事部经理打招呼，不让我请假吧？这种小把戏，不要以为我段伏枥看不出来啊！不过这种事情没必要当面撕破脸，所以段伏枥装作很感激地说道：“我还是先到楼下请假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再由您武总出面吧！总不能什么事情都由您武总出面啊，那不显得多没面子？”

段伏枥话已经说到这份上，武总也无话可说，只能表示同意。得到武总表面上的肯定之后，段伏枥出了会议室，趁着武总没跟楼下人事部经理打招呼之前，赶紧到楼下先把假给请了。没有了武总的阻挠之后，段伏枥这假请的非常顺利，人事部经理很爽快地批了假条，并表示只需要届时上班的时候拿结婚证来证明即可。段伏枥还故意试探，严董是否有指示最近不能请婚假，得到的答复自然是否定的。段伏枥不禁叹了一口气：唉，武总这人呐，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啊！就连婚假这福利，也想给剥夺！

算了，想那么多干嘛呢？段伏枥不停地安慰自己，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半个月之后的婚礼。反正这婚假是已经请了，并且已经有人事部的金口玉言，难道还怕武总不成？还是想该想的事吧……第114章

外公的状况良好，婚礼如期举行，段伏枥不禁松了口气。只不过中国式的婚礼，虽然主角是新人，但绝对不是给新人看的。新人如同木偶一般，一招一式均由司仪指挥，容不得半点异样。如果把婚礼比做一场猴戏的话，那么新人便是那两只猴子，司仪则是街头卖艺人，至于到场的来宾则像过路看热闹的。

本来对婚礼的进行懵懂不知的段伏枥或多或少还有点不安，生怕婚礼过程中礼节不到闹笑话；但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反正听司仪指挥就是了，他要做什么就照做咯。

相对于新郎和新娘的无奈，伴郎和伴娘就舒坦多了。除了刚开始需要一起陪同迎宾和婚礼开始需要打点配合以外，其它时间都是自由自掌控。本还担心刘思敏和伍定轩见面尴尬，可看到两人谈笑风生的模样，段伏枥就知道自己又多虑了。

婚礼的重点就是酒席，酒席过后，便意味着婚礼的结束。段伏枥和徐雅思带着站得疲惫的双腿，趴在沙发上不想再起来，甚至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

刘思敏在北海可以说是举目无亲，生怕她自己一人寂寞，所以并没有让她住旅馆，而是住在家里。只不过婚礼结束后刘思敏匆匆说了一句“出去一下”，就再也没有见到她身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人，能去哪里呢？不用说，肯定是找伍定轩去了。而这结果，也是段伏枥所乐意看到的。如果能借助这婚礼的契机，让两个情有所属的重新在一起，那则是喜上加喜了。

或许事情发展就是那么的自然。过了两天，刘思敏试探地问段伏枥两人：“如果我打算来北海，你们觉得会如何？”

段伏枥和徐雅思对望了一眼，心领神会地笑了一下，看来这两人复合有戏。不过，段伏枥倒没打算马上回答刘思敏的问题，而是抛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嗯，是不是说，你和老伍复合了？”

“嗯……”刘思敏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徐雅思也凑热闹问了一句：“你见过他父母了？”

刘思敏还是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嗯……”

“他父母对你印象如何？”

刘思敏有点扭捏地说道：“应该还好吧……”

段伏枥不忍心再戏谑刘思敏，接过她开始提的问题延续道：“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想到北海发展了？”

刘思敏叹了口气，说道：“深圳再怎么繁华，也不是自己的。我一个女人，在外面拼得再好又有什么用？最终的归宿还不是要找一个好人家？你看那些女强人，表面上光鲜亮丽的，可私底下一个人的时候不知道流过多少泪水？”

刘思敏顿了顿，似有所感道：“看着你们这幸福的样子，我就想自己应该也要成个家了。可如果我继续呆在深圳，再过几年还不是这样？还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人的一辈子，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很难，遇到两个人都喜欢彼此的机会更少。”

段伏枥听了，默不作声。是啊，虽然说现在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但实际上男女的责任是不同的。一个女人再怎么能干，她心里的最大愿望并不是事业有成，很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归宿。虽然刘思敏曾经恋爱过，也曾经因此而被深深伤害过，以至于表现出来一种对感情的不屑和不信任；可一旦她觉得这段感情值得，便如同飞蛾扑火一般，义无反顾地向前，反倒比一般人更珍惜这段感情。

段伏枥想了想，说道：“我就这么说吧，我和老伍是可以说是穿着一条内裤长大的，彼此都知根知底，我想他对你绝对是认真的。老伍的家境在北海算是中等吧，温饱没问题，但大富大贵可能就算不上。但不管怎么说，本地人嘛，肯定是有自己的一栋房，至少不会让你有一种在外漂泊没有定所的感觉。何况北海这地方，虽然说做不了什么大事业，但毕竟够悠闲，非常适合生活。我想对于你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

刘思敏听了之后，也沉默不语，或许段伏枥这番话她是听进去了，只不过需要慢慢消化。不过谈起归属感，不能不悲观地承认，房子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没有房子，那种漂泊的感觉会如影相随。

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到，租房和买房的区别。假如是租房，一个小小的水龙头坏了，而房东不帮忙给修需要自己去整理的时候，那么会遇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是买一个便宜点的一般般的水龙头隔几个月就换一次呢，还是买一个贵的但可以使用很久的？买便宜的，可能过几个月又要换一次；买贵的，又不知道房东什么时候会赶人，自己能在这住多久。如果事情再大点，想买个电视机，如果租房的话，可能更多考虑的并不是这电视机搞不好，而是到时候搬家的话不方便。还没开始享受的时候，就必须考虑以后的移动，这归属感谈何而来？

何况在深圳这地方，有房子和没房子还涉及到小孩的教育问题。每个学校的入学都是有名额的，学校会根据政策来进行排号。如果不是深圳户口，又没有买到房子，那么只能排在最后一类。这已经不是说是否输在起跑线的问题，而很可能是起跑线都没资格



站。

作为男人，就有义务给自己的女人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如果本来就有房，那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房，但女人又愿意跟着，那也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这个男人认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找了个不需要房子的女人，从而整天不思进取，那则是大大的不智。一个男人可以没有钱买房，但不能连买房的心都没有；连给自己女人一个屋檐的心都没有，只能说给男人丢脸。

而女人呢，也要理智。不能说说现在的这个男人没房，就看低他一辈子。要看的，其实是他的心，看看他有没有一颗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心。只要有了这颗心，即使这男人可能真的一辈子都无法买上房子，但女人的这辈子也是温暖的。

所幸的是，段伏枥并不需要经历这种和自己心爱的女人长久挤在出租屋的的痛苦。因为父母已经发话，既然结婚了，在深圳总是租房也不是个办法，干脆将北海的这个套间给卖掉，直接在深圳付个首付。

这也只能说是机缘巧合。当时买北海的这套间的时候，也就二十多万，没想到短短的两年时间居然翻了一番，转手卖掉就能赚个二十万。虽然这笔钱在深圳离付个全款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折腾个首付还是勉强可以的。

段伏枥不禁有点感慨，如果当时没有买下北海的套间的话，那自己深圳的房子可能只是一场梦。或许这就是命运吧。很多人看着房价上涨，却只会骂骂咧咧，毫无作为；而有的人却觉得是个很大的机遇，不管是砸锅卖铁，还是到处举债，都要搞几套房子。几年过后，前者还是一无所有，后者却是赚得满盘。只是道理虽简单，但做起来可就没几个人有这样的勇气，否则也就不会有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说法了。很遗憾的是，段伏枥并不是那种胆大的人，之所以买到房子，只能说是误打误撞的幸运而已。不管怎么说，这年过完之后，回到深圳就要着手看房了。

段伏枥的话显然刘思敏是听进去了。第二天，刘思敏很郑重地做出个决定：回到深圳，将工作给辞了，然后到北海来发展！

对于这个决定，段伏枥并不感到意外。或许在自己的心里，也觉得一个女人在在打拼实在是很残酷，要是可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宿，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春节的假期结束，刘思敏自己一人先回深圳；而徐雅思和段伏枥由于还有婚假，所以打算先到徐雅思家里住几天，然后再到周边城市游玩，最后才回深圳。

可在出发前的一个晚上，武总就打来了电话：“小段啊，你到深圳了么？”

老实说，听到这样的第一句话，段伏枥有点恼怒，但还是压抑自己的怒气回答道：“没有啊，怎么了？”

武总显然没注意到段伏枥的不快，继续说道：“是这样的，合并的事还有一些文档需要整理，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深圳。”

段伏枥真恼了。武总又不是不知道自己过年的时候结婚，居然连句祝福的话语都没说，反而劈头盖脸问起工作来！段伏枥没好气地说：“过几天吧，我婚假还没休完呢！”

武总显然不死心，说道：“噢，要不这样吧。你先回深圳，将这文档搞好，然后再休婚假。大不了我再让你多休几天……”

开什么玩笑，哪有人婚假休着休着，又跑回公司的？多休几天？哪次加班不是说过年的时候让大伙多休息，可什么时候兑现过？

段伏枥非常不爽地说道：“什么文档那么急？张文香她不会弄吗？”

没想到武总的话更让段伏枥觉得憋屈：“唉，你也知道，张文香她身体不好，我想让她多休几天，所以我也不能给她打电话……”

段伏枥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怒气，说道：“不行，我回不去。因为按照这边的风俗，结婚了必须要回娘家一趟！”

估计段伏枥的咆哮让武总知道让自己提早回来只的幻想无情地被打碎，武总只好“嗯”了一声，并叮嘱说尽可能早点回来之后就匆匆忙忙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段伏枥深深叹息了一声：武总这人啊，什么时候能顾及他人的感受呢？

不经意间段伏枥已经对武总产生了深深的失望……第115章

段伏枥回到深圳了。当然不是如武总所愿提前回来，而是确确实实将假期休完了的。本来没进办公室心情还不错，可一踏入22楼的办公室，那种窒息感就扑面而来。

武总一见到段伏枥，表情夸张地说道：“哎哟，你居然还记得回来哦？”

一听这话，段伏枥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张文香还火上浇油，轻轻嘀咕了一句。声音虽轻，但段伏枥还是听得清楚：“唉，明知道公司处于关键时刻，居然还请假那么久！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段伏枥听了，恨不得上去扇张文香两巴掌，但还是忍住了。

刚坐下来没多久，武总就发过来一个文档，让段伏枥填写，并说这文档由于自己的不在已经拖了很久了，再也不能拖了。段伏枥打开文档一看，不禁有点无奈。这个文档主要填写的是设备的参数和软件的一些功能，而这些其实段伏枥早就给武总发过，只不过是武总懒得找而已。即使资料真的丢失了，让张文香对着设备照几张相，也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么一件小事，居然说得那么严重，还拖了那么久，究竟是谁更不负责任啊？

热闹总是扎堆而来，许久没露面的冯总今天出现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之前给冯总出的那批4.3'机器有一些出了点问题，想拿过来修理一下。

这本来是个正常到无法正常的事情，公司出的产品有问题，那也有义务帮人家售

后维修吧？可没想到武总像打了鸡血一样，怒发冲冠地指着冯总咆哮道：“你怎么能到这里呢？谁让你到这里的？你不知道20是秘密研究机构吗？这里是不许外人进来的！你给我出去！”

武总边说边将冯总往门外推。冯总显然也没想到武总有这样的反应，显然也被吓到了：“哎，武总……武总你别推啊……我今天过来，只是让你帮忙修一下机器而已……”

“修什么修，我们的事情已经两清了！”不由分说，武总一把将冯总推出了门外，狠狠地关上了玻璃门。

赶走了冯总，武总回来对麦吉大吼道：“是不是你将冯总放进来的？”

麦吉站站兢兢说道：“我看大家都认识的，所以就让他进……”

没等麦吉说完，武总就粗暴地打断道：“我说过多少遍了？！22楼是秘密研发机构，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的！要是泄密了，以后该怎么办？我不管，反正以后不许任何人进来！包括快递也不行！”

快递也不行？这点麦吉也觉得有点费解：“那人家送快递过来怎么办？”

“有快递过来就不开门！反正他们看到没人，就知道送到18楼的！反正以后你们也不许在20发快递，要发就到18楼发！”

“发一个快递就要到18楼，那工作效率会很低的啊……”

“不要跟我打马虎眼，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快递有几个是和工作有关的？还不是你们的私人物品？”

武总这话完全就是没事找事，谁天天有私人物品要外送啊？还不都是公司的东西？

麦吉听了，知道再争辩也没用，便改为默不作声。武总想想，觉得还不放心，干脆拿着螺丝刀到门口将门铃按钮给卸了。这么一来，除非里面非常安静，并且里面的人又非常注意，否则在外面的人敲门是绝对听不见的。

目睹了整个事件的段伏枥，不禁摇了摇头。如果说以前的武总是言而无信，还属于一个正常人的范围的话，那么现在的武总完全就是不可理喻，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人都崩溃了的样子。这种大呼小叫，莫名其妙的行为，哪样会符合现在的领导身份？

只不过，为何武总会对冯总的态度有这么大的转变呢？私底下，段伏枥偷偷地问了一下麦吉。没想到麦吉对此还挺清楚，原来之前给冯总做的4.3'机器一直以来都有问



题，导致根本卖不出去。这批货算物料也要上百万啊，卖不出去怎么给自己的员工发工资？可武总对此毫不理睬，冯总没办法，只好找到严董诉苦。还好严董在这方面还算比较地道，不仅将之前武总欠下的模具费给还了，还给4.3' 机器赔了点钱。只不过这么一来，就惹恼了武总，觉得冯总这样是故意给他使绊子，故意和他过不去，让他在严董面前难堪。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今天武总见冯总的到来，如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

而武总今天之所以如此暴躁，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KSF已经答应做收购的前期准备工作，但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武总必须在三个月内弄出一台可以量产的车机。可现在这模样，能从哪弄车机嘛？武总这回可算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了：谁让你夸下海口说自己能够三个月就建立车机生产线的？现在还不是说建立完备的生产线，而仅仅是出个可以达到量产的样机，武总你总不能说做不到吧？

看着武总那心急如焚的模样，段伏枥不禁有种蔑视的感觉。定计划时猛夸海口，专门订制一些根本无法达成的目标；可一旦对方答应了计划，真要开始实施了，武总又像热锅上的蚱蜢，毫无头绪，一塌糊涂。就这样的品质，还能指望他能创建不一样的帝国？

对于这样的领导，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武总绝对不是那种可以成大事的领导。段伏枥已经暗暗下了离开的决心，只不过现在时机还未到。段伏枥现在在等两个条件，一是《Windows CE大排档》的出版，二是.NET Micro Framework的移植成功。前者主要是可以借此作为薪金谈判的资本，后者则是生怕新公司没有那么多自由掌控的时间从而导致无法移植。只要这两个条件达到，段伏枥绝对会头也不回转身就走。

要走的想法并不只是只有段伏枥，其它研发部的人员也是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有的人是想走，但却只是想想；有的人呢，则是开始做准备。同事小蓝则是后者。虽然段伏枥名义上是小蓝的上级，但平时根本就不会摆什么老大的架子，所以平时和下属的关系也挺好，而小蓝在找工作时也喜欢问问段伏枥的意见。

平心而论，如果上级知道下属有离职的心思，应该是找找下属谈话，看看能不能挽留。可作为上级，自己都有想走的心，怎么还可能会劝说下属？所以段伏枥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动用自己的人脉帮小蓝找工作。

说来也巧，段伏枥以前在浩程微的同事小陆现在所在的公司刚好在招人，而小蓝居然刚好去面试了，而这个是小蓝面试回来后跟段伏枥说的。段伏枥一听，立刻给小陆打了个电话，问问小蓝的面试情况如何。站在小陆的立场来说，他自然也喜欢接到段伏枥的电话，应该他可以从段伏枥的口中知道，小蓝平时的工作和为人如何，以避免给公司招来不合格的人才。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段伏枥自然是对小蓝大加赞赏，而这自然也大大增加了小蓝的印象分。

小陆已经是现在这家公司的主管，既然他点头了，那么意味着小蓝的技术这关是已经过的，但唯一纠结的地方在于薪资：小蓝所要求的薪水和小陆公司所能开出来的有一定的差距。而关于薪资方面，小蓝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薪资，是技术面试之后，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问小蓝要不要过来，然后小蓝说薪水没有符合自己要求，所以不去了，于是人力资源部边让小蓝过来和老板再谈谈薪水。没想到小蓝过去之后，老板如同武总一般，在会议滔滔不绝给小蓝描绘相应的前景，却丝毫不提薪水的事；末了，还问小蓝什么时候会过来，似乎觉得这一番前景的描绘完全让小蓝动心。可是经历太多的武总忽悠，小蓝对此已经免疫，到了约定的时间，他自然没有去报道。

时间又再过了一周，小陆公司的人力资源又再次给小蓝打电话，问为何不过来，得知还是薪金的事情，他们又再次约小蓝到公司和老板再谈谈。一而再，再而三的谈薪金，这次总该有所改变了吧？小蓝抱着这样的心态，再次去和老板谈判。估计是那老板觉得两三个星期过去了，小蓝还会再来，那肯定是因为他找不到工作，这工资即使不加，他也会过来，所以这次会谈又没有涉及到薪水提升的事宜。这次小蓝就火了，这不是耍我吗？要想加薪挖人，就爽快点，不要搞得要人来来去去的！自此以后，小蓝只要接到该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电话，就说找到工作了，不去他们那了。

段伏枥跟小陆说起这事，说他们老板实在太小气，又想招人，又不想花钱，那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小陆听了，也觉得很无奈，毕竟这方面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只不过这件事上，让小陆看清了在现在公司要加薪是多么的困难，从而间接导致了他最后的离职，而这却是现在的段伏枥所没有预料到的。当然咯，这是后话，在此先不表。第116章不能不说，武总在忽悠别人为他做事的方面，是非常有本事的。这不，不知道武总又用了什么手段，让微永芯的老板同意他们公司帮助武总来做车机，并且还答应不让严董知道。其实说实话，段伏枥觉得，不论严董是否知道这车机是不是22楼做的已经不重要；因为即使严董知道了不是22楼做的，他又能怎样呢？难道说严董会立刻下令解散22楼？那他这么久以来的所有投资肯定只能打水漂。换个角度来说，这时候严董不仅不能揭穿武总，还必须为武总打掩护。如果KSF问起这车机的来源，严董也只能说确实是自己公司做的。没办法，上了武总这贼船，也没那么容易就能下来啊！要想全身而退，而

不至于血本无归，也只能配合武总演一场戏。

现实中很多事情是如此。一开始的时候不明不白，等发现真相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事实绑架了。此时自己如果跳下船，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所以大多数人都只能继续随着贼船航行。最典型的便是传销。一开始很多人可能都是被骗的，但后来未必没有人发现真相。可他们能怎么办呢？如果此时退出传销行业，之前所被骗的钱再也没有拿回的可能，所以只好继续装聋作哑去骗别人。传销所抓住的便是人们那种被骗了，但又不甘心被骗的心态。武总所抓住的，便是严董这种心态，所以才敢毫无顾忌地去找微永芯老板帮忙；之所以还让微永芯老板帮瞒着严董，估计也就是仅仅是怕在严董面前丢面子罢了。

解决了自己心头的大患，武总这几天的心情大好。早晨开会的时候，武总就很兴奋地说：“我们又朝GPS帝国迈进了一步了！你们不知道啊，我为这事搞得最近都睡不好觉，经常心悸啊。前天晚上还差天心脏停止跳动，还好我发现得快，赶紧用手敲打，否则今天你们就见不到我啦！所以啊，我这么辛苦，你们也要好好配合，不能再把这局给搞破啦！这事对于你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你们就不要给我添乱啦！”

武总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就是这段时期是收购的关键时刻，你们这些做下属的，就给我安分点。如果KSF有人问起什么事情，那就要帮忙瞒着，否则就是和他过不去。意思很明显，但未必所有人的都打算遵守。虽然小蓝在和小陆现在所在的公司薪水谈崩了，但并不代表他只有这么一个选择。没多久，他又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无论是薪水还是环境，都让他非常满意。

既然找到了好东家，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便是离职。和惯例一样，小蓝自然是要先和武总谈谈。或许武总觉得，都快要被收购了，这么好的一个升官发财的时机，怎么会有人舍得辞职呢？这肯定是以此为要挟，以达到提高薪水的目的。可现在又不能将脸撕破啊，要是万一真把小蓝给激怒了，真走了，到时候到了收购的时候，连人都没有，那时候说什么话都没人信了。所以并没有答应小蓝的离职请求，而是给他描绘了一番收购后的辉煌前景，并承诺说，如果真的累了，可以先让他休假一段时间。

先休假一段时间？那不是和以前老罗啊，曹燕的情形一样吗？那可不行啊，他们最后还不是留下了一大堆手尾没有解决吗？从会议室出来后，小蓝郁闷了，这离职看来还不是那么容易啊。只不过小蓝不愧为小蓝，有了老罗他们的前车之鉴，他决定来一招狠的：发一封电子邮件给人事部经理，说一个月之后要离开，并且这邮件还抄送给了严董以及武总。

事情既然已经公开了，那么就不怕武总如同以前一样，对人事部进行隐瞒了。只不过这么一来，就把武总给惹恼了。在小蓝发出电子邮件不久，就被武总叫进了会议室。虽然会议室并不隔音，但两人在里面的言语在段伏枥这个位置是听不清的，但依稀能听到武总不停的咆哮声。

等小蓝出来后，还没等大家发问，小蓝就愤愤不平地说道：“受不了武总了！刚刚居然跟我说，这时候离职，完全是不顾大局，将他的辛苦置之不理，完全是给他添乱！”

小黑也义愤填膺地说：“武总这人就是这样了，你不用管他！”

小蓝继续说道：“武总还说，我合同期未满离职，按公司规定是要扣钱的。本来他打算是慢慢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我居然发给严董和人事部经理发了邮件，现在他想帮我也不行了，让我等着赔钱吧！”

看着小蓝有点担心的样子，段伏枥安慰道：“没事啦！老罗和曹燕不也是合同期没到就离职了吗？哪里有扣钱啊？再说了，薪水是由严董他来发的，武总根本就是无权干预。你就放心好了！”

听到段伏枥的话，小蓝稍微放下心来。想了想，小蓝突然问道：“对了，老大你过年时的奖金是不是五千？”

在公司讨论奖金，其实是一个很忌讳的事情，在很多公司都是明令禁止的。段伏枥知道，自己在研发部的奖金毫无疑问肯定是最高的。但现在小蓝能够准确地说出数字，肯定知道了些什么，所以不置可否地问道：“怎么了？”

小蓝接下来的话让段伏枥心理凉了半截：“刚刚我走过张文香的位置的时候，发现她在去年的奖金表，看到你的奖金是5千。可是你知道嘛？张文香的是多少？两万！”

两万？足足是自己的四倍啊！小黑听了，也忍不住了：“我靠，我去年那么辛

苦，起早摸黑的，还天天往刘工他们那边跑，才得了一千五！她自己整天坐在办公室，班也不加，居然能拿两万！”

沈俊听了，也有所不满：“不是吧？那么高啊？我也才得三千块钱耶！”

段伏枥一算，现在研发部一共就五个人，奖金最高的就是自己，但也只有五千块。也就是说，整个研发部的所有人的奖金都加起来，还不如张文香一个人的多！这可能吗？虽然说小蓝不至于诳自己，但还是有点半信半疑。

只不过，这半信半疑后来就变成了深信不疑。中午外出吃饭的时候，美工陈莉由于刚好没有带饭，所以也和段伏枥他们一起出去吃中饭。在聊天的时候，段伏枥不经意间说了张文香拿了两万块钱奖金的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特别是对于大嘴巴陈莉来说，只要她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对张文香说的。

下午的时候，武总刚回来，段伏枥就看到张文香迫不及待地等两人从会议室出来后不久，张文香就在QQ上给段伏枥发了消息：“小段啊，你说我拿了两万块钱的奖金啊？你只拿了两千？那你要不要把多出来的那部分给我啊？”

中午段伏枥在和陈莉聊起这事的时候，故意留了个心眼，就是将自己的奖金说成是两千。因为研发部的人都知道段伏枥拿的是五千，现在张文香说是两千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是陈莉告诉她的。其实段伏枥这招是从网上看来的。话说有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司经常会泄密，公司的底价经常被竞争对手知晓，可却又苦于无法知道内鬼是谁。于是经理便想出了个主意，跟不同的业务员都说了不一样的价格，然后又通过多种手段从竞争对手处得知他们获取的本公司价格，然后两相对比，最后揪出了内鬼。所以有时候听到了某些上层的机密，千万不要随处乱说，这不仅是关系到公司的机密，还有可能是上级设下的一个套。

既然知道张文香的信息来源是来自于陈莉，那么段伏枥就知道张文香掌握的信息程度了，所以毫不担心地说道：“没有啊，怎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领多少钱。再说



了，公司的奖金不是应该对大家保密的吗？”

段伏枥这话是大有来头，因为奖金武总都是让张文香来发放的，所以她自然一清二楚。段伏枥这话，让张文香一下子找不到话题，只好掩饰道：“是啊，这确实不能乱说的。不过呢，你要知道哦，武总对你很器重，所以你的奖金是整个部门最高的！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只拿了三千元。”

如果没有张文香这次唐突的问话，或许段伏枥也是这么想的；可张文香冒冒失失出来掩饰，反而令段伏枥更加坚信：过年时张文香的的确是拿了两万元的奖金！按照张文香的性格，如果不是刚好说中了她领取的数额，她绝对不会有这种慌张的掩饰举动。

如果说张文香的举动是慌张之下的不智的话，那么武总的辩白更是再一次肯定了张文香拿了高额奖金的事实。晚上武总给沈俊打电话的时候，还特意说明，张文香并不是拿了两万，而是两千，让大家别多心了。当沈俊将武总的话转述给段伏枥的时候，段伏枥不禁冷笑了一把：武总和张文香啊，你们两个人即使要将这事蒙混过关，拜托能不能现在数字上先统一一下口径啊？武总你说张文香拿两千，而张文香自己说只拿三千，两个人所说的数目完全对不上，估计傻瓜才会相信这其中没有猫腻吧？

其实说实话，张文香这拿两万元奖金的事情，完全是可以瞒过去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武总平时的很多费用都是张文香先出，然后武总再返回给她。有了这么一个事实摆在前面，武总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过年确实是给了张文香两万块钱，但其中的一万八是补她之前所出的钱。如果采用这个说辞，很多事情也就说得通了，至少也不会比现在的差。在这个事情上，居然露了那么大的破绽，只能说善于忽悠的武总和喜欢配合的张文香在危急应变的能力上还是嫩了点。

## 第117章

这段时间段伏枥在折腾.NET Micro Framework的时候，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举步维



艰了。因为这玩意没有操作系统做支撑，直接是操作硬件，有时候出问题了，根本就不知道是如何引起的。

比如说，在移植的过程中，数据存储和代码运行在内存的区域是移植者自己设定并且在编译完成后是固定的。这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实际上在移植过程中，经常发现存储空间的地址将代码空间给覆盖了。这种情况在基于操作系统的开发中即使遇到，也不会让程序员摸不着头，因为系统会直接报错；可对于移植来说，只要是地址正确，就能修改成功，根本就没有任何防护。这么一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数据存储更改了代码空间的数值，而CPU却依然将其作为代码运行。这种结果不多说也知道严重性，幸运的话直接是hard fault，不幸的话则是执行莫名其妙的代码让自己摸不着头脑。

以前在学习操作系统原理的时候，对于内存空间分布这些概念是懵懵懂懂，即使是后来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WinCE的开发，段伏枥也是一知半解。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操作系统已经将很多事情给包揽了，程序员根本就不用考虑那么多，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其技术的存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程序是放在硬盘的，点击运行的时候它会在哪里呢？CPU是在硬盘获取执行代码，还是在内存中？这个简单的问题，很可能很多写了多年的程序的老鸟也未必能答对，因为在实际中根本就不用考虑这问题啊！可这简单的事情，在和硬件直接打交道的移植中就没那么简单了：程序现在是在NAND

FLASH中，如何将它放到内存中去执行呢？如果是放到内存中，那应该是放到哪里呢？而在放之前，又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呢？诸如种种繁杂之事，都是要由程序员自己去实现，自己去担心。

直到这时候，段伏枥才感觉到自己是在做嵌入式开发。回想以前，无论写了多少WinCE的应用程序，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都不算嵌入式开发：除了挂着WinCE这个旗号以外，它又有多少和桌面Windows截然不同的地方？即使是后来做BSP的底层驱动，虽然有了和硬件直接打交道的地方，但实际大部分还是基于微软的系统框架，只需要依葫芦画瓢即可，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嵌入式开发，最多就是个伪嵌入式。

可做.NET Micro Framework的移植就不同了，没有任何操作系统的因素在做支撑，所有的一切都程序程序员来操心。这自然是非常繁琐，但带给段伏枥的收获是巨大的。很多以前半知半解的概念，此时却是豁然开朗，再无半分的不懈。可以这么说，这段

时间的移植工作所获得的知识价值，比这两年的总和还要多。

工作上有收获，生活上亦是有改变。刘思敏自从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以来已经过了一个月，前几天的时候已经确定正式离职。不过刘思敏倒没有急着赶赴北海和伍定轩见面，而是利用这难得的时间，好好休息一把，将深圳没玩过的地方走个便。因为按照刘思敏的说法，这辈子会不会来深圳，她自己都不知道，那何不现在痛痛快快轻松一下呢？

在QQ上，段伏枥不怀好意地问伍定轩：“刘思敏去北海的话，你打算让她住哪里啊？”

伍定轩回道：“现在打算是先让她在外面租房，因为现在住家里不合适。”

难得的机会，段伏枥自然要调侃：“这倒也是，在家确实不方便，那个时候也不敢叫太大声。”

“……滚！”

“刘思敏现在已经打算跑到北海了，话说你什么时候打算给她一个交待？”

伍定轩倒也不掩饰：“明年吧！要结婚总要有房子吧？我买的房子明年才能交房，等交了房才结婚。”

不能不说，房子一直一来都是国人的一个心结。不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想给自己的家庭弄一套房。这种心态没错，毕竟谁不想有一个自己的窝啊？要怪就怪那该死的开发商，这房价涨得跟卫星上天似的，国人撒开腿丫子跑也赶不上。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房子再贵也得买啊！没钱那该怎么办？砸锅卖铁咯！可怜天下父母心，好不容易付了高额的学费让自己的孩子念完了大学，本以为这下子有了盼头，可没想到后面还有买房子这一出。

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段伏枥觉得买房子如同剥了父母一层皮一般。可没办法啊，自己工作才那么几年，哪有那么多钱付首付？如果非要自己攒，等自己攒够了买现在首付的钱，却已经付不起那时候的首付。既然如此，那不如现在咬咬牙吧！

幸运的是，段伏枥还不必太用力咬牙，因为之前在北海买的房子顺利脱手，总共卖了四十多万。这笔钱在深圳全款买个套间是不可能的，但勉强还能付个首付。有这笔巨款在手，段伏枥便开始在深圳看起房来。

段伏枥和徐雅思不是那种好高骛远的人，看房子根本就没去搭理新房。因为新房的价格普遍很高，即使勉强付完首付，后续的月供也会让两人压得透不过气来。于是，二手房便成了两人的目标。不过这房子毕竟是件大事，虽然这四十万在很多人眼里算不得什么，但段伏枥知道这差不多是父母所有的家当，不能不慎重，所以这段时间看了不少房，但还是没有下定买的决心。

两周之后，刘思敏终于要踏上北海的旅途了。不用说，段伏枥和徐雅思肯定是要到银湖汽车站送行。不过这次送别并没有太多离别的味道，更像是朋友要出门旅行的短暂告别而已。或许在大家的心里，刘思敏去了北海，并不意味着这辈子无法再见，因为只要

段伏枥和伍定轩的根还在，那么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

刘思敏走了，同事小蓝也要走了。本来武总打算在小蓝走之前，狠狠压榨他一把，让他到微永芯去盯着对方干活。小蓝倒也干脆，去就去呗，不过到点了就准时下班。为此武总很恼火：“唉，你那工作态度不行啊，怎么别人没下班，你就走了呢？我这车机要是完不成该怎么办？”

小蓝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机器完成和不完成和我有什么关系吗？难道做好了你还会给我奖金？”

这么一句直白的话，让武总顿时觉得语塞。一旁的段伏枥听了，心里暗暗叫好。

武总见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使唤小蓝，只好把目标转移到小黑的身上。可怜的小黑，又再次过起了和当时刘工他们合作的类似日子：每天跑到微永芯去盯着。所幸的是，微永芯的工程师没有像当时的刘工那么拼命，即使加班也是七点半左右就走了，所以小黑倒也不至于弄到深更半夜。

只不过这么一来，武总又不满了：“他们事情又没做完，你怎么能让他们回家呢？”

小黑也不甘示弱：“我只是一个小兵，他们要回家，我怎么能拦得住？又不是我给他们发工资！”

就这么一句话，把武总给顶了回去。武总想了想，觉得小黑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便直接给微永芯的老板打了个电话，想让他给自己的员工施压。可参与武总这案子的工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立马反驳，说自己之所以那么早下班，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武总所说的那些是他后来加的需求；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让武总将需求罗列出来，看看哪些没有做到的。

这么一来，就完全击中了武总的软肋。需求列表？武总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的产品是咋样，让他怎么罗列？武总所知道的，就是等人家将东西做出来了，然后指出哪些不好哪里不对，让人家再根据自己的要求改来改去。

武总在微永芯碰了钉子，满腔的怒火只好往小黑发泄：“反正我不管，这是你的事情！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要逼着他们将这事情搞完！如果搞不完，那就扣你工资！”

武总这完全就是毫无道理的迁怒了。试想一下，你作为领导都无法使唤对方公司的工程师，你让自己公司一个小小的员工，如何去要求对方？小黑自然觉得万分委屈，可他也只能忍着。因为小黑知道，他的技术还处于非常菜鸟的阶段，根本做不到像小蓝那样想跳就跳。

其实作为老大，段伏枥也是深知小黑的弱点，所以平时也会提醒小黑，让他多看看BSP的代码，多学一点东西，对以后有好处。可是小黑在程序方面，相比小蓝来说还是有所欠缺，虽然有段伏枥的鞭策，但依然还是进展缓慢。

虽然在程序方面弱了点，但小黑在探究消息的嗅觉上还是挺灵敏的。在和微永芯的工程师聊天中得知，这次微永芯不仅帮武总从无到有设计方案，并且相关的物料钱也是他们出的。按武总的性格，这倒并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但让段伏枥觉得有点蹊跷的是，

在平时早上和武总的聊天中得知，其实这款车机是给乐航设计的，并且为此乐航还付给了武总一笔不菲的费用做开发费。这开发费既然没有用到物料上，那也绝对不会白白给了微永芯，那这钱哪去了呢？更为让段伏枥觉得奇怪的是，这款车机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微永芯包办的，而安勒斯在此没有任何参与的余地，那为何微永芯还要帮武总进行开发，而不是索性自己单干呢？

PS：在这里先给大家道个歉了，因为下周要出差，要到一个鸟不拉屎，兔不生蛋的地方，网络自然更是不可能，并且到时候估计连坐下来静静敲文字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下周只能先暂时停止一周，实在抱歉！等回来后，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在此norains先向大家谢罪了~

## 第118章

为何微永芯要帮武总开发这款车机？这个问题段伏枥在脑海里迷惑了很久。今天早上终于忍不住，段伏枥开口问了武总：“哎，对了，武总，为什么微永芯会帮我们来做这款车机呢？”

武总可能没有想到段伏枥由此一问，不禁反问道：“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会帮我们做呢？”

“因为这款车机，我们这边没有投入任何的人力物力，他们完全可以撇开我们，自己单干啊！”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啊！”武总哈哈地笑了笑，说道：“你知道吗？以前微永芯是做那个视频转换芯片的，主要是用来推屏。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CPU已经可以直接支持LCD，所以他们的市场份额已经越来越小，如果他们再不谋求改变的话，那么他们就要玩不下去了。”



说到这里，武总非常市侩地笑了笑：“他们最近不是新推出一款CPU吗，想用它来打PND市场。然后我就游说他们老板，说PND已经不行了，要干就干点大的，做车机！因为做车机要和汽车打交道，很多东西都比较复杂，他们没经验怕玩不转；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做这行非常有经验，我们可以给他们指导，所以他们就和我们合作了。”

原来如此！善于抓住他人的软肋，从而进行切入，是武总惯用的伎俩。当年入驻安勒斯，武总也是抓住了想要转型但又无从下手的机会。对于今天的微永芯来说，同样也是被武总利用了。

不过现在的情形和当年的安勒斯又有所不同，现在可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别人掌握的。段伏枥不禁担心地问道：“可是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在里面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如果他们就此甩掉我们，那我们也没办法啊？”

对于段伏枥的担心，武总嗤之以鼻：“那怕什么？即使他们做出来了，没了我们，他们又能做什么？他们懂得销售吗？我是直接将乐航的单子丢给他们了。如果他们做出来，立刻就能批量产！要是甩掉我们，那这单子也别想要了！”

听武总的语气，之所以他敢有恃无恐，完全是因为他觉得掌握了微永芯的销售渠道，没有他微永芯根本玩不转。段伏枥不禁为武总的自大感觉有几分好笑，难道对方的销售人员都是傻蛋？估计对方也只是在前期假惺惺配合，后期会不会像刘工他们那样反咬一口还不好说呢！

小蓝走了，走得干净利落。薪水刚好领了，离职证明也签了，没有给武总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这么一来，研发部又少了一个人。按理说，像这样的情况武总应该要再招一些人过来，以免因为研发人员过少而影响收购：人都没有，还有啥好收购的？

对于这点，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段伏枥也说过。可这话到了张文香耳朵里，一切都不一样了：“怕什么？不就走了个人吗？反正收购的又不是收购他们，人家看中的是武总。人家肯出钱，是因为武总在！”

听了张文香的言语，段伏枥彻底无语了。如果人家只是看重武总一个人，还用收购吗？直接将武总招过去得了！反正安勒斯又不是武总的，他也只是给严董打工而已！等等！段伏枥不禁冒出了个念头，假设张文香所说的话有点道理的话，那么武总估计向KSF诉说的时候，绝对又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将安勒斯说成是自己和严董合作的产物。以武总的性格，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严董为了甩掉22楼这烫手的山芋，无论武总说什么，肯定也只能全力配合。

虽然张文香口头上是说招不招人对收购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她还是听进去了。没过两天，新同事就过来了。只不过这新进人员让段伏枥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位新同事并不是研发部的！来的两位同事都是女生，一位是管电子物料的，而另一位则是主要做日常的行政工作。可是，这些不都是张文香的分内工作吗？为什么还要再招人呢？

如果说这只是疑惑，更为让段伏枥觉得惊讶的还在后头，这做行政的居然是张文香的妹妹：张文梅！张文香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在收购的前夕居然将自己的妹妹招进来！难道仅仅是为了充人数那么简单？

张文香平时就有点飞扬跋扈的态势，她妹妹也不是省油的灯。前几天还好，后来完全就是不把别人感觉放在眼里了。对此感觉最深的，便是沈俊的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

公司没有什么服务器，所有的代码和硬件资料都是拷贝到一个外界硬盘。而这外接硬盘平时是由张文香保管，张文梅来了之后就转给了她。

和往常一样，沈俊借了硬盘备份好资料以后，就将硬盘和电源放在了张文梅旁边的桌子，让张文梅收一下。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段伏枥第二天去借的时候，却发现少了个电源，便问张文梅怎么回事。

这下子，好戏便开始了。只见张文梅跑到沈俊桌前，问道：“那硬盘的电源呢？”

沈俊回答道：“昨天就给你了啊……”

张文梅有点不高兴了：“哪里，我没看到！”

见张文梅态度如此，沈俊也有点不耐烦：“我和硬盘放在一起的。”

“没有，我没看到！”

“怎么可能呢？我明明是放在一起的。”说罢，沈俊不相信地到张文梅旁边的桌子看了一下，还是没看到电源。

沈俊有点责怪地说道：“昨天你入库的时候，没有电源难道不会跟我说一声？”

没想到这话点燃了张文梅的火药桶，只见她狠狠地将移动硬盘往桌上一摔，大声说道：“我说没看见就没看见！难道我还偷了它不成？”

说罢，张文梅转身就走。沈俊愣了，大家也蒙了。段伏枥抬头看了一下，看见张文梅和张文香说了两句，然后张文香转身又跟武总说了点什么。没过多久，武总就走了过来，对沈俊问道：“刚刚你们在吵什么？”

沈俊以为武总会站在一个比较公正的立场上，于是便将整个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没想到，武总听了之后说道：“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既然要入库，肯定是要等她清点完后才能走啊！你放在那里，她怎么知道有些什么东西？”

沈俊听了有点委屈：“东西本来就是她保管的，她怎么不知道缺什么？再说了，为什么那天没有问我，今天才来找我麻烦？还有，你看到没，她刚刚那是什么态度？直接对我吼耶！”

武总显然是决心维护张文梅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是你错在前头。这件事就先这样了，不要再提！”说完，武总掉头就走。

这件事是不是就这么完了？那倒未必。武总走后没多久，张文香就跑了过来，一种教训的语气对沈俊说道：“沈俊啊，你刚刚那种态度不行啊！我告诉你，我妹本来是不想过来这里的，是我将她挖过来的！所以你要对她尊重！”

沈俊听了，估计觉得和张文香也没啥好争论的，没好气地回了句“哦”，就再也没有说话。张文香估计目的已经达到，也不再说什么，回到了自己位置上。

一旁的段伏枥听了，差点就要一头栽到地上去。还挖过来的呢！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前段时间聊天的时候，张文香还说一直为妹妹的找不到工作发愁呢！张文香你这口风转得也太快了吧？即使你想拼命抬高你妹妹，也不用这么睁眼说瞎话吧？

为什么武总要招个新来的管物料以及招张文香的妹妹管行政呢？这个疑问不久之后就打开了：张文香休假了。这个消息是周一早上的会议里武总宣布的，告知大家张文香从这周起休假半个月。如果大家有物料方面的问题，找新来的女同事小艾；如果是行政方面，则是张文香的妹妹张文梅。

半个月？段伏枥有点范嘀咕。安勒斯规定，工作满一年的员工可以有五天年假；但实际上员工可支配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因为过年的时候公司强制休掉了四天。那张文香的这半个月是怎么来的？除了年假以外，能休那么久的只有婚假。可张文香连男朋友都没有，哪来的婚假？武总最后还说道，张文香休假是因为身体不适。身体不适？那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可武总对此却是含糊其辞，更让大家疑窦丛生。

不过相对于此，段伏枥更觉得奇怪的是，为何张文香一定要让自己的妹妹来做行政？因为说实话，张文香平时的行政工作并不是很多，完全可以全部托付给麦吉。除非……段伏枥心头一凉，除非有些事情不能让麦吉知道，而只能由自己人经手！可这小小的一个部门，有什么需要这么大张旗鼓需要隐瞒的呢？段伏枥不禁有点迷惑起来……

PS:抱歉，让各位久等了~这周一才刚刚出差回来，累得骨头都散架了，回到家趴在床上真的是一动都不想动，更不想码字。但想到周三还是要按时给各位一个交待，所以还是挣扎起来了~

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不是用小米在地铁上码字么？呃，这个嘛，最近没有坐地铁了，所以……

不管怎么说，俺尽可能按时交稿，嘿嘿~~（BOSS在后面阴险地说：norains，下周做好出差准备！ norains：呃？啊！……）

## 第119章

张文香休假后的第二天，张文梅就拿了一个移动硬盘电源过来。她还没走到沈俊的桌前，就张大嗓门说道：“我辛辛苦苦到电子市场找了个和我们硬盘相匹配的电源，你这次就不能将它给搞丢了！”

等张文梅离开之后，段伏枥好奇地拿过电源看了看。奇怪，这电源怎么会和原来的那么像呢？等等，这不就是原来那个吗？有一次自己不小心摔了下电源而留下的印记还在呢！电源是可以有相似，但总不能就连印记所在的方位也一模一样吧？想必这电源就是当初丢失的那个无疑了。段伏枥看了看张文梅一眼，心里不由地叹了口气：哎，这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主！

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郁闷了：移动硬盘接上电源无法使用了！莫非是因为那天张文梅发飙的时候，把硬盘给摔坏了？这可是装载了公司重要资料的硬盘啊！



段伏枥对此倒还不是太紧张，因为硬盘上的资料只是一个备份而已，自己的电脑上还有存档。可沈俊就不一样了，所有的资料都放到了硬盘上，并且自己的电脑上没备份！雪上加霜的是，沈俊之前所负责的资料，今天武总需要！

估计是看到张文梅将电源拿给了沈俊，不久之后武总就走了过来，对沈俊张口问道：“怎么样，我的资料搞好没？”

忙得焦头烂额的沈俊哭丧着脸说道：“武总，没办法啊，这移动硬盘坏了，读不出来！”

武总一愣，急了：“好端端的为什么会坏？”

沈俊回答道：“可能是那天张文梅生气的时候摔坏的……”

沈俊说的是实情，因为张文梅那天气急败坏的时候确实狠狠地将硬盘摔到了桌上。本以为武总会反过来去责怪张文梅，没想到他却还是一副维护的模样：“不要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移动硬盘坏了，难道你电脑上没备份吗？”

“前段时间不是中毒了吗？所以我将系统格了重装系统，所以资料没在上面……”

没想到这话让武总火冒三丈：“我就说你们，上班不好好上，专门浏览一些不三不四的网站，搞得电脑中毒！反正我不管，这个资料你今天必须给我弄出来！即使没有，你生也给我生出来！”

说完，武总怒气冲冲转头就走，只剩下沈俊木若呆鸡。沈俊没有将资料及时拷回电脑固然是她的不对，可是张文梅怒摔硬盘难道责任不更大吗？为什么武总你却对此视而不见呢？如果说是看在张文香的面子上，那这面子也太大了吧？大到正事犯错都可以姑息。只是可怜了沈俊，只能含着委屈重新一点一点整理资料。

段伏枥无奈地摇摇头了，反正也帮不上沈俊什么忙，只好坐回了自己位置。这时候电脑发出了“叮咚”的提示音，估计又是哪个网友发来邮件来问问题了吧。自从段伏枥在网络上开通了博客之后，就经常能够收到网友发过来的邮件，大部分都是咨询相关技术问题。这让段伏枥大大高兴了一把，觉得自己也能给别人以帮助了。

其实一开始段伏枥在网上留的不是邮箱地址，而是QQ号。因为在段伏枥的眼里，QQ比邮箱的响应速度要快多了。可麻烦就麻烦在这响应速度。有一次，一个网友加了段伏枥QQ以后，立刻问了好几个问题，可由于段伏枥当时手头正忙，没有及时回复，以致于被对方指责为耍大牌，还说懂得多有什么了不起。段伏枥一看这留言，就愣了。经此一事之后，段伏枥再也不敢留自己的QQ号，而改用邮箱了。

其实用QQ还有一个小弊端，就是它太方便了，以至于很多人在QQ上问问题都非常简洁，很多时候这些信息都不足以明白问题的根源。但用电子邮箱就不同，因为发件人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查看邮件，一来一往也需要时间，所以很多都会将问题的现象描述得很详细，而这反而更有利于问题的快速解决。



段伏枥习惯性地打开了邮件，信件是来自于未谋面的网友没错，可内容却让自己大吃一惊：网友居然问《Windows CE大排档》这本书的某一页是否写错了！什么？这书什么时候已经上架了？居然自己毫无所知！

段伏枥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赶紧在QQ上咨询出版社的编辑。没想到出版社的编辑也大为惊讶，因为样书已经于半个月前寄出来了，按理说早就到了啊！段伏枥不愿再空等，问编辑拿了包裹单号，中午就跑到了邮局。

邮局还是老大啊，那种服务态度绝对是你爱来不来的模样。工作人员见了段伏枥写出的单号，问了句：“你怎么知道的单号？”

“我问编辑部拿的。”

“哦……”工作人员没好气地应了一声，然后又从里面拿出一张包裹通知单，说道：“上面身份证和姓名签一下。”

段伏枥拿过通知单，瞄了一眼，发现这通知单清楚地写道包裹到达的时间已经一周有多了！段伏枥有点奇怪地问道：“上面写着包裹到达的时间是一周以前，为什么你们这么久还没给我派发这邮件通知单呢？”

没想到工作人员振振有词地说道：“你要想快，你就寄EMS啊！谁让你们舍不得出这点钱？包裹没丢就不错了，你还要求这么多！”

段伏枥严重无语了，包裹到了，可邮件通知单却一个星期都没有发出来，怎么看也不合理吧？如果说人手不足，工作效率低下，那一星期怎么着都应该够了吧？如果一周都不够，这包裹快递你也甭做了！只是这事无论怎么想，似乎都是邮局故意而为之，好让大伙都走EMS一般。

不过这些不快都只是一个插曲，那郁闷的情绪很快就被拿到新书的喜悦给冲得烟消云散了。段伏枥抚摸着书本，有点难以置信：这是自己出的书啊！这是自己人生的第一本书啊！这是做梦吗？不，不，这不是做梦，这是事实！

好东西当然是要大家分享。这十本书，不到一会儿就被瓜分掉一半。研发部自然是人手一本，离职的曹燕也委托沈俊给捎去。而张文香虽然休假，但得知自己出书也是早晚的事，如果不预留一本给她，这么多年的同事肯定说不过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给自己下绊子。思虑再三，虽然多少有点不情愿，但还是让张文梅给捎去了一本。

中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有些事情总是那么微妙。开会的时候领导不同的站位，就可能透露出官员的仕途，甚至于某些政策的影响。有些小玩意，可能本身就不值几个钱，但如果给了这些人，但没给那些人，就可能会传递出不一样的信息。虽然本来派发者可能本来就没这个意思，但未必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段伏枥在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态下还是送给了张文香一本，以免后续的日子难熬啊！

人的追求总是永无止境的。在还没出书的时候，想着这辈子只要能出一本就值钱了。可一本出来之后，却又想着出第二本。第二本该出啥呢？文学类的书籍？以自己那小学的作文水平，估计读者没把书拿来垫桌子就算看得起自己了。算了，还是技术书籍吧！可写哪方面呢？WinCE当然是不会再写了，再写也写不出什么新意。以MiniUtilityFramework为蓝本写一个界面有关的书籍？这想法一闪而逝，就被段伏枥否决了。因为写这个框架的时候，并没有预留什么说明文档，很多实现细节以及灵光一现的想

法都已经忘得差不多，真要回想回来还要费一顿功夫，并且还知道准确性。

那写一本.NET Micro Framework移植的书呢？这是一个好想法，可自己能做得来吗？虽然说在WinCE方面已经熟的不能再熟，可在.NET Micro Framework方面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菜鸟。菜鸟写的书，会有人看吗？会不会误人子弟？

这个担忧，很快就被另一种心情取代。因为段伏枥在网上发现，网友在移植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其实自己也碰到。可是如果跟帖答复网友，却不是一言两语能解决的。如果从原理到解决，至少要花上好几个篇幅。既然如此，为何自己不将移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整理成书，以方便各位朋友呢？

如果说《Windows CE大排档》是自己高屋建瓴，以一个老鸟的角度写的经验点滴的话，那么这个.NET Micro Framework的移植绝对是从一个菜鸟的角度。相对来说，后者可能对初学者入门有更大的帮助。因为作为老鸟，无论自己如何费尽心思，其实都很难站在菜鸟这个角度的，因为老鸟觉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很可能是菜鸟的拦路虎。但如果是菜鸟所写，那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只有菜鸟最了解菜鸟。不过菜鸟写书，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很可能某些问题深度不够。而这是菜鸟本身知识所限，无可避免，否则他们就不叫菜鸟了。

不过这也只是段伏枥的想法，因为移植还没结束，所以这成书也是没谱的事。但既然存有这个心思，那么在平时的移植当中，就可以将资料准备得详细点。等到移植大功告成之时，便是书稿交付之时。第120章

要招人来扩充门面，这是武总的打算，段伏枥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可是段伏枥绝对没有想到，这次新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曹燕的弟弟：曹云！

前几天刚好是周日，武总特定打电话给段伏枥，问要不要过来公司啊，晚上一起吃个饭。像类似这样的事情，段伏枥自然都是拒绝的：周末嘛，还要看到你这老头子的模

样，想想还真不爽。武总为了说服段伏枥过来，还特意说曹燕的弟弟曹云也在，曹云以后要和我们一起奋斗之类云云。不过当时段伏枥听了，完全不当一回事，这里什么状况，曹燕又不是不清楚；一个姐姐，怎么可能会让自己的弟弟往火坑里跳呢？只是没想到，武总这次没有胡说，曹云真的来了！

曹燕和曹云是双胞胎姐弟。毕业以后，曹云先来的深圳，然后曹燕才跟来。曹云一直做的都是硬件，不过并不是车机，而是手机。和段伏枥情况差不多，一直呆的公司都是一些小公司。当然，期间还去过一间大的，就是威盛。不过曹云的个性是奈不住寂寞，因为觉得在威盛没什么事可干，整天悠闲的，很不适应，所以后来又出来了。只是没想到几经辗转，居然现在要到安勒斯来！

曹云的到来，确实让自己非常迷惑，趁中午吃饭的时候，段伏枥问道：“喂，曹云啊，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呢？这里的情况，难道你姐没有跟你说吗？”

曹云似乎有些话并不想说：“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

听了曹云的话，段伏枥实在是没有什么语言了。很明显，曹云这是在闪烁其词。段伏枥直接问道：“武总是怎么将你骗过来的？怎么你就答应了？”

曹云听了，笑呵呵地回答道：“武总跟我说，KSF要收购我们，并且成立一个手机部，所以我就过来了。”

成立一个手机部门，这件事情段伏枥也听武总说过。按武总的说法，是因为KSF见



iPhone卖得非常红火，自己也想分一杯羹；但像车机一样，苦于之前没有做这个的经验，所以也拜托武总在大陆这边成立一个手机部门。这件事本来没什么，可武总却动了心思。因为段伏枥他们是一直做车载的，手机方面完全是外行，所以手机部门不能以这些人为骨干；但武总又不想从外面招人，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他老底被揭穿，所以一直在做手机这行的曹云自然是武总的首选。虽然武总每次都询问段伏枥，问如果曹云过来会怎么样，但每次自己表态都模棱两可，因为自己觉得曹云根本看不上这里，绝对不肯来。

段伏枥疑惑地问道：“难道你姐姐没有跟你说武总的为人嘛？”

曹云倒不以为意：“女人嘛，看问题总是片面的！我们男人和女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再说，平时我不也和武总打过交道吗？和他平时的接触中，我觉得他还可以啊！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知道武总给曹云灌了什么迷魂药，让他如此死心塌地。段伏枥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以免别人会以为他的到来会妨碍自己的仕途，所以才巴不得让对方走。

关于曹云的到来，段伏枥在QQ上也和沈俊问过，想看看能不能从侧面了解曹燕是怎么想的。可没想到沈俊居然回答说，曹燕之前也劝过曹云，但曹云执意要来，搞得她也很郁闷，为此还好几天两人没有说话。唉，看来曹云下定决心的事情，是不会更改了。

其实在之前，武总也和沈俊讨论过曹云要来的事。那时候沈俊直接问道：“你能出得起请曹云的钱吗？”当时武总听了，摇了摇头。可据沈俊从曹燕那听来的说法，武总这次给了曹云非常高的工资，差不多近两万。对此段伏枥虽然有所怀疑，但毕竟还是相信更为多一些。只是心中有几分悲哀，越是安分的人，武总就越不会给好处。因为在武总的心里，十有八九是这么想的：既然你都那么安分了，那就意味着你对待遇还挺满意，我何必再去增加福利呢？

对于曹云的到来，武总肯定要大肆渲染一番。在会上，武总慷慨陈词：“我在此宣布：安勒斯的手机部门，今天起正式成立了！担任我们手机部门领导的是，我们的老熟人：曹云！大家鼓掌欢迎！”

这气势，这调调，宛如建国大业一般。曹云自然也不会辜负武总这番好意，也十分配合地感谢武总，感谢大家。于是在一片和谐而又热烈的氛围当中，一个只有部门主管而没有任何下属的手机部门成立了。

虽然曹云入赘已成定局，但那股疑云一直挥之不去；既然曹云不肯以事相告，那干脆直接问他姐姐曹燕吧。

只是没想到，曹燕的回答让段伏枥彻底对曹云的观感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唉，曹云他的女朋友得了重病，前不久躺在了医院。而他女朋友的家境很不好，还有一个弟弟在念书，处处要花钱，却到处没钱。而我们家的态度也很明确，既然没有结婚，那就绝对不会出医疗费。没办法，这责任就只好落在了曹云的肩上。既然武总能答应开出高薪水，并且也允许有事就可以请长假，所以我弟就答应过来咯……”

听了曹燕的言语，段伏枥无话可说，本来想劝曹云跳出火坑的念头，也在那瞬间变得无影无踪。古语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一方有了点什么重病，另一方赶紧跑路的事件在现实中屡见不鲜；而像曹云这般没有确立夫妻关系，法律上没有任何责任的男女朋友，却还能如此为对方煞费苦心的，不能说没有，却是少之又少。段伏枥不禁感慨，命运多抓弄有情人啊！只是希望武总真的能够兑现对曹云的诺言吧！

一个季度一次的微软最有价值专家的评选又开始了。这一回，段伏枥是信心满满：我连书都出了，这次的评选总该轮到自己了吧？于是很兴奋地拿出上次申请失败的申请表，根据CSDN的要求，给CSDN发了过去。但想想又觉得不太放心，自己又按照微软的公告，给微软项目组又抄送了一份。觉得万无一失之后，段伏枥才放下心来。

除了最有价值专家申请以外，还有另一件事让段伏枥也很高兴，就是房子终于买了。房子是二手房，位于桂芳园二期。如果论现在的环境，那绝对是一团糟。因为现在在修地铁，整个深惠路乌烟瘴气的，时常只有一个车道可通行，塞车成龙是家常便饭。即使是算方位，离IT的集中营科技园也有三十多多公里。那为什么段伏枥还要选择这里呢？很简单，在其它地方，买得起的楼盘看不起，看得起的楼盘却买不起。

在深圳这地方，买房看的是自己是否妥协。一手楼房，市中心，这样的条件估计是谁都想要，可那高昂的房价却不是每个人所能负担得起的。如果自己没有那么深厚的家底，却非要执意而为之，那除了成为房奴别无选择。所以很多有理智的人便只好退而求次，将房子选在离市中心有很大距离的关外，这样房贷的压力就会少很多；但同样的，带来的问题便是每天上下班的长途奔波。

是选择高房贷，还是每天的奔波，这是每个普通人在深圳买房所要考虑的。如果是有钱人，这些问题他们根本就不必烦恼；只可惜我们都是劳苦大众，一个钱恨不得掰成两个花，对于房子这事更是精打细算。

现在段伏枥和徐雅思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过户完毕，拿到了房子的钥匙，两人看着这房子却发愁了：这墙面斑斑驳驳的，该怎么办呢？两人不是没有找过施工队，可人家一听，仅仅是刷墙，不是直接说不做，就是满口要价。这要是在家乡北海，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抢着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深圳的房地产的繁荣。

怎么办？既然不愿多花钱，那么就自己动手吧！段伏枥和徐雅思两人先买来砂

纸，将墙面仔仔细细打磨了一遍；接着又买来油漆等工具，将墙面粉饰一心；最后还从淘宝上买来墙纸，歪歪扭扭贴了个电视墙。

由于两人都不是专业人士，像这样别人只需要干一天的活，段伏枥和徐雅思足足干了一个月。当然咯，由于要上班，所以也只有周末才能动工，但算时间，确实也是够久的。

两个脏兮兮的人儿疲惫地坐在杂乱的地上，望着这焕然一新的房子，相视而笑。这是自己的房子啊！这是自己亲自动手粉饰的房子啊！自己在这漂泊的深圳，终于也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虽然这墙纸贴得是有点歪，这隔板装的也有点斜，但还是能看得过去的……看得过去的……第121章

张文香病假回来了，不过并不是两周，而是一个月。回来的时候，没有什么病态的倦容，红光满面，比请病假前要精神多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像大病一场的模样。好久不见，陈莉和麦吉自然是上前嘘寒问暖，询问病情之类。不过张文香的口风很紧，对于病情只字不提，只说身体不好，休养了一段时间。

张文香真的是大病一场吗？段伏枥不禁有点疑惑。但这怀疑也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去深究。即使不是，知道真相后又有什么好处呢？

武总见张文香回来，自然也是万分高兴，甚至回来当天还请大伙吃了顿饭，以示庆祝。武总的说辞是，难得人员这么齐整，不庆祝下怎么行呢？当然还是和以往一样，饭桌上少不了对前程的美好描绘。

这段时间的工作算是波澜不惊，但生活中却有很大改变。段伏枥将在泥岗村的房子给退了，搬到了自己的房子。段伏枥和徐雅思是两个节俭的人，不舍得花钱请车搬家，而是每个星期两人提一点，居然硬是借助公交车完成了搬运。

搬到自己的新家自然是高兴，可苦恼也接踵而来，最大的问题便是交通。由于地铁还在修建中，自然是不可能乘坐，而公交车由于深惠路在修，所以也经常塞车。从桂芳园到国贸，十公里左右的距离，有时候居然要开上一个半小时。甚至有一天，由于塞车太严重，还出现过万人徒步过布吉关的情形。

本来段伏枥打算搬完家之后就重新找工作，但看此情形这心思也只能先搁置下来。对于电子行业来说，罗湖区永远不是主角，南山的科技园才是圣地。在这个地方，云集了腾讯，迅雷，创维等一大批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可如果在这里找了工作，那么每天的交通便成了问题，说不定哪天早上上班，到了公司就已经下班了。

武总这个人，成不了大事，段伏枥已经下定了离开的决心。现在对于段伏枥来说，并不是走或留的抉择，而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问题。什么时候地铁开通，就什么时候走；只要地铁一开通，就立刻走！只是这地铁的开通，怎么等得那么让人心焦呢？这开通的日期延了又延。

三个月做出可生产的机器的计划如意料之中一般没有达成。这也难怪，微永芯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车机，想也觉得不可能从无到有三个月就能批量产嘛！只是这种事情，段伏枥能想到，做这行的也能想到，偏偏武总就想不到。或是说，武总也许也想到了，但心存侥幸，觉得三个月还是有可能做出来。可惜技术这玩意，是什么就是什么，来不得半点虚的；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想法就有所改变。

只是这么一来，无辜的小黑又再一次成为了武总的出气筒。无论什么过错，不管什么脏水，武总都往小黑身上泼。或许小黑已经习惯了，或许早已经对此麻木，每次被武总劈头盖脸骂完之后，还能一副笑嘻嘻的样子。不过改变还是有的，至少小黑现在会主动问段伏枥BSP的相关知识了，而这是段伏枥所乐于看到的。或许在小黑的心里，也觉得武总这人不值得再追随，他也要为离开做准备了吧！

骂归骂，该忽悠的事情，武总绝对不会含糊。虽然微永芯没有做出可量产的车机，但毕竟还是做出了样机。只不过这样机在段伏枥的眼中完全是比山寨还不如，可武总还是非常高兴地拿了两台机器到台湾去了。

可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武总就给小黑打了电话，那暴跳如雷的声音就连旁边的段伏枥也听得一清二楚：“你到底是怎么盯着他们干活的？我这机器拿到台湾，居然上面按钮就掉了！这是用鼻涕黏的呐？你到底怎么搞的？有没有一直看着人家在干活？！”

小黑委屈地说道：“他们里面装配成怎样我也看不到啊……再说了，那天你让我去拿样机，我过去他们就装好了的，我就直接拿回来了……”

小黑这话让武总更为火大：“装好了你就不会让他们拆了给你看啊？等你确认完了再组装上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次回台湾有多么重要，这可是关系到你们前途耶！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帮你们耶，你们居然这么不上心！还有啊，这台机器的收音机进不去是怎么一回事？！”

“武总，你拿机器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有台机器的收音机有点问题吗？你不是说没事吗？”

武总的声音更加彪悍了：“是啊，可我以为只是小问题，没想到居然是进不去！你让我现在怎么办？我今天就要给他们看样机耶！我不管了，你赶紧打电话问问微永芯的工程师，看看怎么办！”



说罢，武总也不等小黑有何反应，便匆匆挂了电话。即使微永芯的工程师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根源，那又能怎样呢？这看起来十有八九是硬件问题，天高皇帝远的，又怎么帮你武总来修车机呢？

不过呢，即使有点小麻烦，武总那口若莲花的忽悠水平也可以将之掩盖，这从一周后武总回来时那笑脸就能看得出来。

在早会上，沈俊问了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武总啊，那个收购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收购的结果既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这答案让大家觉得啼笑皆非。只听武总说道：“我拿了两台样机过去，他们见了非常满意。这收购本来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没想到在签字之前，他们才发现原来收购的不是安勒斯，而是安勒斯的一个部门！哎，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一个部门要花那么多钱？所以他们这个收购案又必须重新走流程。”

听了武总的说辞，段伏枥不禁哑然失笑。在签字的时候，才发现是收购的是一个部门，这个乌龙摆得也太大了吧？这完全和KSF的大公司地位完全不符啊！当然，估计这也不完全是KSF的错，很可能武总一开始就在故意误导，想看看最后能不能浑水摸鱼捞一把。

武总似乎怕大家失望，继续说道：“虽然收购案又重新开始，但你们也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这次回台湾，我还跟KSF申请了一笔资金，用来给你们每个月发奖

金。”

本来以为武总又是信口开河，没想到这次居然是玩真的。没过几天，段伏枥发手机上就收到到账通知，而张文香也拿了收条让大家签名。

不过事情总没那么顺利，在领完钱之后，张文香让大家多交几个身份证号码，并且这号码的所有人现在还不能在深圳交过税。对此张文香给的理由是，武总是按人头向KSF申请奖金的，所以必须多交以身份证号码以凑够人数。对于这点，段伏枥倒也觉得没什么奇怪的，以武总的个性如果不搞点鬼那才叫奇怪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所以段伏枥也很自然地将伍定轩的身份证号码提交了上去。

只不过呢，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却让段伏枥改变了看法。奖金收条签收后没多久，沈俊就被武总叫到了会议室。没过一会，沈俊就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

小黑见状，好奇地问了一下。没想到沈俊气愤地说道：“你们不知道啊！武总刚刚叫我进去，让我把爸妈啊身份证号也交出来！我就说，我领的那两千块钱奖金，以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算，我交的那两个身份证号就够了，所以我就不交！没想到武总就发飙了，说我不识大局，我们就吵起来了！气死我了！”

沈俊的说法没错。大家领的奖金最多就两千块钱，这只要两张身份证就够数额了。那为什么武总还要沈俊拿出更多的身份证号呢？要知道，张文香是武总的心腹，像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遗余力，身份证号能多交就一定不会少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总还要沈俊多交身份证号，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武总向KSF所申请的资金绝对不是小数目！

看来在奖金这事上，估计又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了。说不定大伙满心欢喜，其实只不过喝的是别人的一口汤而已。算了，想那么多又能干啥呢？有得领就好了，知足者常乐吧！第122章

时间一天一天过，转眼间，距上次的提交微软最有价值专家的申请已经有三个月了，最新的一次名单也要出炉了。对于这次的评选，段伏枥是有相当大的信心：书都出了，总该能评上了吧？

只可惜所谓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便是如此。这一次段伏枥被打击得体无完肤，因为新公布的名单中再次没有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呢？为什么自己就是不能当选MVP呢？难道自己没有实力吗？可自己出书了啊！难道自己没有热心帮助别人吗？可哪次网友发过来问问题的邮件有不回的？段伏枥不停地问自己，究竟自己为何得不到这称号。

虽然段伏枥很伤心，但这毕竟也是一阵子的事。得不到就得不到吧，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很多人都有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心态，段伏枥也是如此，自己就很想写一篇博文，说说自己对这奖项如何的不屑。可刚敲打两字，段伏枥就放弃了：特意写博文说自己如何不屑于微软最有价值专家的项目，其实不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自己很在乎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情，还是不做为妙，以免贻笑大方。

或许自己真的无缘于这个奖项吧！只是无论如何，生活该咋样还是咋样，还是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吧！微软最有价值专家这奖项，自己就当从来没有申请过吧！

正当段伏枥已经将自己心态放平和，努力让自己不去想这个奖项的后的第四天，段伏枥接到了CSDN编辑打过来的电话。

CSDN编辑确认了段伏枥身份之后，直接问道：“这个季度的微软MVP你不打算参加申请吗？”

这话真是勾起自己的痛苦回忆，段伏枥无奈地笑了笑，回答道：“我上个季度也申请过啊，可是没有选上……”

“嗯，上次的申请表我有看到。不过，既然有机会，为何你不再尝试一次呢？你可以将这三个月做了什么东西完善完善，再提交一次啊。”

“可这三个月好像我没干什么好事……”段伏枥说的是实话，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移植，所以基本上在博客中很少更新技术文章。如果要提交申请，那么就和上次申请提交的资料差不多。既然上次都失败了，那这次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CSDN的编辑依然不肯放弃，继续劝说道：“我觉得，有机会，你一定要试试！”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段伏枥也不好拂别人的好意。于是将上次的申请资料改了改，删掉了一些过期的资料，就直接发给了CSDN。由于段伏枥已经对此心灰意冷，所以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抄送给微软项目组。

申请发完之后，段伏枥就再也没管了，因为自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次估计又会和以前一样落选。与其在这事情上纠结不休，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想想这移植的事吧！

.NET Micro Framework移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总的来说，大部分基础已经完备，现在只差一个部分:USB。

其它部分还好说，移植难度并不是很大，即使真的无计可施，大不了就忽略掉这部分，也不会对系统的运行有多大的影响。可USB就不同了，即使真的毫无对策，也必须要想出方法。因为对于.NET Micro Framework来说，最终的目的是可以跑C#程序，而跑C#程序的前提条件是可以通过USB来下载。如果没有USB，那么运行C#程序就无从谈起，移植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可这么重要的组件，段伏枥对此却是一穷二白。除了知道USB长得是那个样子以外，段伏枥啥都不知道了。那怎么办？没办法，从零开始学起咯。

段伏枥首要做的，便是入门的资料。那些经典的USB教材大多是又厚又重，里面的内容如果学通了自然是好，可段伏枥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多的精力去纠结这个细节。所以段伏枥将眼光投向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圈圈教你玩USB》。这本书主要是以实例的形式从无到有教初学者如何完成一个USB模块，这些内容在很多老鸟眼中完全是不屑一顾的小儿科，可在段伏枥眼中却如登天一般。什么端点啊，传输模式啊，这些名称段伏枥连听都没听过，更不用说还要在上面做文章了。

可对于程序员而言，有一句格言：凡是代码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句话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件事，只要代码能做出来的东西，你就一定要能够做到。USB不懂？学呗！协议搞不清？动手做呗！

不过在此过程中，段伏枥深切感受到公司实力的大小对个人工作的影响。USB在刚开始的阶段，需要主从设备互相沟通，以确立设备的属性；如果这部分没有成功，那后续的传输无从谈起。可段伏枥卡就被卡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识别设备。更郁闷的是，由于USB设备的识别有时间的限制，所以不能通过串口输出打印信息来判别，因为这会导致时间的延长；也不能通过USB HOUND软件来抓取数据，因为那是建立于设备识别之上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成，段伏枥感到无从下手。和网友叶帆沟通过，他也曾经卡在这个阶段，不过他却不像段伏枥那样手足无措，因为他有USB分析仪。这是个好东西，要不也买个自己试试？可一听到价格，段伏枥放弃了：叶帆说他公司现在所用的USB分析仪价值一辆宝马！

自己现在连辆QQ都买不起，还宝马呢！让武总去买？做梦吧！即使是工作中真的需要这东西，听到这价格武总肯定拒绝。何况现在还是自己偷偷做的移植，武总要是肯支持，不要说什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即使太阳从四面八方出来也不可能。那怎么办？瞎猜瞎蒙呗！

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己在这点被折腾了多久，段伏枥也忘记了。唯一给自己还记得的是，某次改动让电脑突然显示“STM32 RedCow”文字时的那种兴奋。当看到在设备管理器能够识别开发板的时候，段伏枥深深地呼了口气：这个门槛终于迈过去了！

USB的移植难就难在识别。只要识别能够成功，剩下的数据沟通因为微软已经做好了相关流程，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点。剩下的部分，段伏枥折腾了一周，终于也将其完成。

USB的成功移植，意味着C#程序已经可以运行。看着VS2005在STM32开发板上成功地开始了断点调试C#程序，段伏枥终于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我已经成功移植了.NET Micro Framework！



忍辱负重呆在安勒斯，忍受着武总那虚伪的言语，等的就是这一刻。之所以一直呆在安勒斯，不就是想趁着有自己可掌握的时间的时候完成这移植吗？现在这移植终于完成了，那么自己再也没有理由呆在安勒斯了。似乎，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第123章

地铁开通的时间已经确定，那就是在两个月之后。算算时间点，如果这时候提出离职的话，按照公司规定，需要有一个月的交接时间，剩下的一个月刚好可以边找工作边休息。想想这么多年来，钱是没赚着，却整天忙忙碌碌的，从来没有休过一天的年假。现在难得这个机会，倒是可以好好放松放松。

不过跟武总这么多年了，虽然满腹的怨气，但真要提出离职还是觉得有点难以启齿。正当段伏枥为此而烦恼的时候，武总将自己叫进了会议室。

还没等段伏枥坐下来，武总就扔过来一片开发板，说道：“这里有块ST的开发板，你看看怎么样？看看做车机如何！”

段伏枥满腹心事拿过开发板，假意翻看了一把，问道：“还行吧！怎么，难道想拿它来做车机？”

“是啊，你知道它才多少钱吗？便宜啊！你下去看一看，给我整一个开发计划，明天交给我！”

什么？开发计划？段伏枥有点恼了：“怎么可能？这芯片我什么资料都没看过，还不知道他们代码写得如何，特别是那些功能还必须验证一下，即使做评估，也没那么快啊！”

见段伏枥违背自己的意见，武总有点不高兴了：“那好，那你说要多久？”

“至少两周！”

“那不行啦！这个案子是台湾方面要的，月底就必须批量产！我不管，你给我整出个开发计划来！”

开什么火星级的玩笑！一个芯片，根本就没接触过，居然就要一个月出量产，这时间点能整个可以正常工作的样机都勉强！武总你到底懂不懂工程啊？段伏枥不甘示弱，说道：“那好吧，我给你弄个开发计划出来，反正这计划肯定是实现不了的！到时候最多一拖再拖咯！”

武总一听，也怒了：“那不行啦！那这个开发计划做了没做有什么两样？！”

反正自己已经决定要走了，根本就没打算给武总再留什么情面，一反常态地提高了音量：“那你说怎么办？你连看芯片资料的时间都不给，对这芯片完全不熟，你让我怎么做计划？”

武总听了，更加怒了，近乎咆哮道：“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案子是台湾要做的！”

要是做不出来，他们根本就不会收购我们！你到底懂不懂啊？你到底还想做不做啊？”

等的就是武总你这话！段伏枥也怒气冲冲地回道：“这样子你让我怎么做？大不了我不做了！”

武总此时已经气急败坏了：“你真是不可理喻，你给我下去！”

武总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粗暴的语气对段伏枥说话，可段伏枥非但没有觉得半分伤心，反而觉得有说不出的舒畅。以前对于武总的命令，都是曲意逢迎，今天终于可以一舒心中的怒气了。

如果是在以前，武总下达这样的指令后，段伏枥肯定是乖乖地交上开发计划。至于无法按计划进行，那不是常有的事吗？这么多年来，武总定下的计划，哪个是按时过的？不都是拖了又拖。今天之所以如此和武总棋逢相对，是因为自己已经打算离开，没必要再给武总留面子。

被武总赶出会议室，段伏枥坐回自己的位置，打开早已经写好的辞职信，输入18楼的人事经理的地址，轻轻点了下“发送”。当然，自然少不了给武总抄送一份。邮件发送出去了，段伏枥并没有松了一口气，反而有点忐忑不安：武总看了这邮件，会有什么反应呢？

不久之后，张文香在QQ上给段伏枥发了条信息：“听说你想要走了，怎么回事？放心，我们只是私底下说说，我不会对别人说的。”

段伏枥看着这话语，不禁冷笑起来。自己的离职邮件，根本就没有抄送给张文香，而她之所以知道这消息毫无疑问是武总告诉她的。毫无疑问，武总是放不下身段来问段伏枥，所以便假借张文香之口探探情况。这样也好，否则武总问起的时候，自己还真不好答。至于张文香所说的，不会告诉别人，那也只是说说而已，估计话还没出门就转入武总的耳朵了。

虽然段伏枥意识到了这点，但还是太过于年轻气盛，没有压抑住自己的情感，而是直言不讳：“老实说，我对武总已经失望透顶。俗话说，跟老大要跟对人，而我觉得武总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听了段伏枥如此激烈的言语，张文香知道自己去意已决，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好吧，你走你的阳光大道去吧！希望你一切顺利！”

张文香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异样的感觉呢？段伏枥不禁为自己不加修饰的言语有点后悔。

如果段伏枥走了，那么做软件的剩下的就只有小黑一人了。关于这个问题，段伏枥曾经问过小黑有何打算。小黑的答复很简单，由于担心自己的技术水平，所以不敢去找工作；但如果继续留在这里，又觉得武总并不是那么可靠，何况工资也好久没涨了。段伏枥听了，给小黑出了个主意。自己走了之后，武总如果还想做这个ST案子的话，那么只能找上小黑。那么现在小黑不妨趁自己还在的时候，多学点ST的相关知识，这样在武总要开始的时候也有所准备。当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趁此机会提高薪水。

小黑听了，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果然，没过两天，武总就把小黑叫进了会议室，讨论ST案子的事宜。早已做好准备的小黑，对此自然是胸有成竹对答如流，而结果也是令人欢喜的。据小黑的说辞，武总答应在段伏枥走了之后，将段伏枥的那份工资算给他。段伏枥听了，也为小黑高兴。反正自己是要走了，自己那部分工资如何分配，又和自己有啥关系？

只不过一切看起来很美好，可搭上武总这个出尔反尔的祖宗，从来没有顺利的事情。第一次谈话之后，小黑细细想了想，觉得还有点不放心，因为武总说是等段伏枥走了之后加工资，可没说具体的时间点。如果是两三年之后，那岂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所以小黑决定，如果武总还找他谈话的时候，他一定要好好确认一下。

机会从来不会那么遥远，没过几天，武总又找小黑谈话了。趁此机会，小黑自然会将问题提出。只不过，事情的发展永远出乎大家意料。

半个小时不到，小黑黑着脸从会议室出来，还没等大家发问，自己就先开口了：“我实在是受不了武总了！你们知道吗？刚刚我问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提工资，他居然说从来没有这回事！并且还说，我是在威胁他！我靠！那天明明是他答应我的！”

小黑继续愤愤不平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说话算数！算了，我也懒得受这窝囊气！我也要走了！”

小黑倒是没有半点磨磨唧唧，坐下来立刻写了封辞职信，发给了楼下的人事部经理。对此，段伏枥没有做任何阻止。自己都要走了，还要劝自己属下留在火坑，那也太过分了吧？

当小黑将邮件发出去之后，段伏枥跟小黑打趣道：“我敢肯定，今天张文香肯定会在QQ上找你，然后说私底下聊一下。”

小黑笑了笑，似乎觉得不太可能。和张文香，有啥好聊的呢？只不过很不幸，段伏枥猜对了。果然不久之后，张文香就在QQ上给小黑发了信息：“小黑，听说你要走？怎么回事？我们就私底下聊聊，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张文香说不告诉别人，猪听了都会笑，小黑自然也不信。不过张文香绝对没有预料到的是，小黑会将他们两人的话语原封不动复制给段伏枥。所以段伏枥非常幸运地，看到了张文香是如何嚼舌根的。

小黑回道：“是啊，武总不给我加工资所以我就走了。”

“其实小段走后，他那份工资转你头上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你有信心将这ST的案子做好吗？”

“当然有了，老大将所有的东西都毫不保留交给我了，所以我肯定有信心！”

“小段他会有这么好吗？我觉得他不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就不错了，他还会教你？姐姐问你句话，你要走，是不是小段怂恿的？”



“没有啊！是武总逼我的！他不涨我工资！”

“武总不涨你工资，可你也不能威胁武总啊！”

“我哪有威胁他了？本来是他要加我工资的，结果我问他什么时候加，他居然说从来没有这回事！”

“这样啊？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帮你问问。辞职的事情，你先别急，等我问了再说。还有，你千万别被小段蛊惑了哦！”

看到张文香的言语，段伏枥是彻底的无语了。小黑倒是对此不屑一顾，说道：“靠，这女人！要是信她的话，我就是个傻子！懒得理她！”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小黑也确定要离职了。如果段伏枥和小黑都走的话，那么研发部再无软件人员。只是，这个离职，会不会顺利呢？

PS:转眼之间，连载已经到了123章，对于一贯没有什么耐心的norains来说，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记录；如果没有读者朋友们的支持，那么绝对不会坚持下来，在此在此norains先谢谢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奋斗史亦是如此，为避免唐突，在此norains先和各位朋友通报一下，大概还有几章，奋斗史就要结束了~

另外，这周又要稍微对不起各位读者朋友了，下周一出差，周五才能回来，所以周三应该又会暂时中断一下了。不过norains尽量保证周六会如期恢复，在此norains再次向大家说抱歉了~~

## 第124章

既然已经提出了离职，那么这段时间对于段伏枥来说是非常轻松的。不用去考虑什么代码，不用去考虑什么公司的前途，甚至是所谓的责任感也可以暂时丢在一边。每天都可以正常上下班，也不用去惧怕武总的脸色：你要是不爽，就把我给炒了啊！那我还可以得赔偿金呢！

这天和往常一样，段伏枥正在百无聊赖地上网，突然沈俊小声问道：“你觉得武总和张文香的关系是不是有点不寻常啊？”

估计不止是沈俊，公司的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没证据罢了。到沈俊今天这么直接，是否知道了些什么东西？段伏枥好奇地问道：“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

“那不是有台微永芯做的车机吗？因为少了根电源线，所以一直无法测试。然后

我问武总要，武总说那电源线在家里，第二天再给我拿过来。可快吃完饭的时候，武总接了个电话，对方好像在问武总是跟谁在一起啊，打算什么时候吃完啊之类。，感觉上非常亲密。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武总不是老说在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吗？所以我就借口要玩玩武总的手机，拿过来偷偷看了一眼号码。你猜，是谁？”

“张文香？”

“对啊！我看短号，就是张文香的号码！后来我们快吃完的时候，武总先走了。我觉得好奇，所以也偷偷和小黄跟了下去，结果远远发现张文香在递给武总什么东西。后来武总拿过来，那就是我需要的电源线！武总不是说这电源线在家里吗？为何张文香能拿到？为何张文香给一根电源线还偷偷摸摸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关系不一般。”

“或许吧……”段伏枥淡淡地回了一句。不仅沈俊有如此感觉，楼下的同事也同样说过类似的话语。不过别人倒没这么直白，只是旁敲侧击地问：“张文香是不是住在那边啊？因为好几次我晚上都看到她出来。”

言语言外，都透露一个信息，只是大家密而不宣罢了。段伏枥虽然也觉得这有问题，但还是没有往坏方面想，或许人家只是刚好路过，或是刚好到那拿点东西呢？有时候，可能事情就那么简单，只不过是旁人想多了。

又有时候，世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曾经的陌生人可能一不小心居然走进自己的圈子，甚至和圈子的人又有那么点关系。这不，周六的时候，徐雅思的弟弟请吃饭。理由很简单，想让姐姐徐雅思见见其女朋友。

徐雅思弟弟的女朋友长得还不错，虽然达不到秀色可餐的地步，但至少也不远了。相对来说，他女朋友带来的一个姓汤的朋友，就显得漂亮许多了。漂亮归漂亮，但怎么看起来有那么点面熟呢？

段伏枥脑海中将所有的可能过滤了一遍，然后定格在一个画面：莫非，她就是……？段伏枥小心翼翼地问道：“美女，似乎我们在哪里见过？你是不是在八卦岭卖花啊？”

汤美女一听，也想起了什么，指着段伏枥说道：“啊，我想起来啦！是你，你就是说我是二奶的那个！”

呃，二奶……自己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段伏枥尴尬地说道：“当时看你开了那么一辆好的车，又那么年轻，所以一时嘴快……”

汤美女爽朗地笑了笑：“哈哈，行了，你也别不好意思了，我不在意！对了，你当时买花送的是这位美女吧？”说罢，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徐雅思。

见汤美女没责怪，段伏枥稍微放了下心，说道：“当时不是我买花啦，是我朋友买的啦！”

“哦？那后来你朋友成功了吗？”

.....”  
“当时没成功，但后来成不成功我就知道了，反正现在他把人家骗到北海去了

“哦？哈哈.....”

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之前又有那么一段偶遇，所以饭桌上都很谈得来。聊着聊着，聊到了行业上了。当段伏枥说自己在做车载设备的时候，汤美女接话了：“车载设备？是不是那个导航啊？我认识的一个人也在做这个！”

如果能遇到同行，互相交流一下也好，所以段伏枥也很高兴地问道：“哦？他是在哪家公司啊？”

只不过汤美女的回答让段伏枥大吃一惊：“哈哈，说起那公司的名字，我就忍不住大笑。叫什么不好，居然叫安乐死！叫这样的名字，能有什么好兆头？”

安乐死……安勒斯？段伏枥一愣，小心翼翼地问：“你说的是安勒斯吧？”

“哦？你也知道这家公司？”

“嗯……我刚好就是在这家公司上班。对了，你那朋友是谁啊？”

“她不是我朋友啦，只是一个地方的，我认识她而已。张文香，你应该知道吧？”

张文香！汤美女居然认识张文香！刹那间，段伏枥觉得这世界怎么那么小。段伏枥撇了撇嘴，说道“嗯，同事，认识……”

这一下子，汤美女也提起了兴致：“听说她在你们公司当上副总了，是吧？你对她怎么看？”

因为不知道汤美女和张文香是什么关系，将自己的想法说起来万一引起对方反感，那场面就尴尬了。所以段伏枥不置可否回答道：“还好吧……”

和段伏枥的支支吾吾相比，汤美女倒是干脆：“你有没有觉得她很虚荣啊？”

段伏枥没想到有这么一问，愣了一下：“嗯？”



汤美女显然对张文香有所不满，说道：“我觉得她很虚荣，经常喜欢炫！”

“老样子，你似乎和她很熟？”

汤美女对此倒也不隐瞒：“也不算熟了，只是小时候接触比较多而已。以前她爸爸和我家合伙做生意，一起赚了不少钱。那时候我们那边很多楼盘啊，商场都是她爸开的，比我们家有钱多了。可她爸喜欢赌博，又被小三骗了不少钱，生意上又遇人不淑，后来就破产了，欠了一屁股的债，从此她们家就再也没有起来过。

“张文香还有个姐姐，后来是嫁到国外了吧，记不清是哪个国家了；不过她姐姐和她关系似乎并不好，以前经常听张文香抱怨，说她姐姐对她们根本不理不睬的，还说她姐姐经常看不起她。

“估计是家道中落，以及她姐的态度，让她变得更虚荣了，生怕别人看不起她，所以老是想着傍大款。只不过她眼光不行，听说她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勾引过老板，只不过后来才发现，这个老板根本就没钱……”

“等等，”段伏枥打断道：“上一家公司？指的是安勒斯的上一家吗？”

“应该是吧，好像是在华强北那里吧……”

华强北？那不是在利剑电子那？段伏枥半信半疑地回道：“不可能吧？那时候我和她也是同事，没觉得她有什么异常啊！”

汤美女噗嗤一笑：“如果对方真的很有钱，或许女的会说出来；但如果对方没钱，说出来不是丢自己的脸？白送上门啊！好像那时候那老板的老婆还怀孕来着。”

老板的老婆怀孕的时候出轨？似乎黄华中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难道汤美女口中的老板指的是黄华中？不可能吧？段伏枥实在无法将张文香和黄华中联系在一起。但又不能不怀疑，曾经张文香盯着自己，让自己在skypine将黄华中给删掉，莫非就是为了掩盖这事情，害怕黄华中说出点什么？

看着段伏枥怀疑的神态，汤美女为了加强说服力，继续举证道：“后来呢，张文香又找上了另外个老板，据说前段时间为此还流产了，休息一段时间呢！”

前段时间？等等！那不是张文香刚好休假的时候？莫非所谓的重病指的是这个？

看着段伏枥没回音，汤美女反问道：“小段啊，你觉得这个老板是谁啊？”

段伏枥回了一下神，没有正面回答，换了个话题：“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哦，我是听别人说的……”

嗨，又是听别人说的！很多时候，有些人为了诋毁某人，总能说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话来。汤美女或许本来没有这个心，但那些说给她听的人未必没有。或许这些人曾经和张文香有过过节，为此才捏造了这些言语，而汤美女无意中又成了散布的工具。这些捕风抓影的言语，往往会让人信以为真，因为这些言语总是基于某件事情之上，有板有眼。

就像汤美女今天所说的，似乎都可以对号入座。为什么张文香想切掉自己和黄华中的联系，为什么张文香无论对错都站在武总这边，为什么武总总会维护张文香，似乎这一切都可以用汤美女的说法解释。

如果那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么自己不仅是武总手中的一颗棋子，更是张文香手中的筹码！张文香以前之所以这么怂恿自己和黄华中决裂，跟着武总去打拼，完全不是为了大家的事业，而仅仅是为了她的一己私欲，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而已！不，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造谣！段伏枥不停地对自己这么说，强制要自己相信一切都是假的。

只是无论怎么自由麻痹，段伏枥还是无法释怀。还是徐雅思看出了段伏枥的心事，轻轻地握了握段伏枥的手，说道：“没事了，反正你也要走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是啊！事情已经发生了，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难道知道真相，难道懊悔过去，会对现在有改观吗？既然对现在没有任何益处，那为何还要回头？还不如好好想着前路该怎么走吧！

只不过汤美女今天这番话，倒是让段伏枥对张文香有了几分同情。本来是众星捧月的衣食无忧的富家小姐，却因家道中落而一贫如洗，那种心里落差是巨大的。在这种落差之下，也难怪张文香会想尽一切办法往上爬，即使是无耻地利用别人也再所不惜。突然之间，段伏枥觉得张文香很可怜，甚至对她有了那么点同情。可此时段伏枥绝对不会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居然会让这同情心消失殆尽……

PS:出差终于回来了，腰酸背疼腿抽筋啊~算起来，这应该是第二次没有按时更新了，实在抱歉~最近看看日程，暂时没看到出差的安排，剩下的几章不出问题的话都会按时更新，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和包涵~谢谢~

## 第125章

距离离职交接的一个月时间还剩几天，本来应该是平淡无事的，却没想到最后还是波澜四起。昨天下班前，公司突然停了电。这本是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情，可没想到过了一会来电了，或许是波峰电压太大，或许是稳压电源做工太糟糕，公司所配的笔记本一闪之后居然再也起不来了！段伏枥想尽办法折腾了一番，最后还是无果：笔记本烧掉了！

烧掉了，还能有啥办法，拿去修呗。不过这笔记本有点特殊，是武总向严董申请资金，特意从香港带回来的，在大陆无法享受保修。段伏枥本来打算是直接把笔记本丢给张文香，让她想办法解决；可一想到张文香的为人，说不定又会在后面嚼舌根，说自己是快要走了，故意将笔记本搞坏。算了，为避免麻烦，还是自己先将笔记本拿去修吧！

这本来应该也没什么，可偏偏在段伏枥将笔记本送修之后，传来一个噩耗：外公过世了！按父母的意思，想要段伏枥赶紧回来。段伏枥想了想，反正离满月也没剩下多少天了，请假也挺麻烦的，干脆直接离职吧！想到这里，段伏枥跟麦吉说了一下，让她帮忙弄一下离职。

虽然说张文香现在是挂着副总的名号，但这个武总自封的在安勒斯是不被承认的，离职还是需要麦吉来办理。张文香一听段伏枥要离职，赶紧跑过来，问道：“咦？你那笔记本呢？”

这时候，也没必要瞒什么了，段伏枥直接回答道：“那天停电之后再来电，突然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烧掉了。我昨天拿去修了，过几天让小黄拿了给你。”

“哦”，张文香听了，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继续说道：“等一下麦吉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没笔记本，因为那笔记本是没入账的！”

因为这笔记本是武总亲自到香港买回来然后再找严董报销的，所以才有没入账一说。不仅段伏枥手中的笔记本如此，像很多研发用的参考设备都是这样的操作，最后都成了武总的私人物品。反正这笔记本最后都是要还公司的，管它最后是落在谁的手上呢！为避免麻烦，还是按张文香所说的，在麦吉接收物品的时候说没有笔记本吧！只是此时的段伏枥没想到，这一念之差后来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办完了离职手续，当天晚上段伏枥就回了北海。按父母的建议，既然人已经过世了，有空的话就回来，没空也就算了，毕竟见不到最后一面，所以段伏枥便没有让徐雅思一同回去。这样也好，本来段伏枥就想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要是笔记本好了，刚好可以让徐雅思拿了交给同事小黄。

只是没想到，在回来后的第三天，段伏枥接到了人事部经理的电话：“小段啊，我跟你确认一件事。武总说，离职的时候你还偷拿了公司一台笔记本没归还，是不是有这回事？”

既然人事部经理会知道笔记本的事，那毫无疑问是武总告诉她的，可偷拿又是怎么回事呢？段伏枥急了，说道：“是有一台笔记本啊。不过我跟张文香说了，那笔记本坏了，我拿去修，过几天再给她送过去，我可没偷啊！”

因为人事部经理平时也看不惯武总的作为，叹了口气，说道：“唉，这也不是我说的，武总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只是跟你确认一下而已。这样吧，你看什么时候有空，把笔记本拿过来吧！”

挂了电话，段伏枥思绪混乱。怎么自己莫名其妙就成了小偷了呢？怎么自己就成了私拿公司的财物了呢？突然间，段伏枥觉得自己很冤，胸中一口郁闷之气久久不能散去……

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还是必须解决啊！不过这么一来之前让徐雅思将电脑交给小黄的做法是行不通了，要是小黄将笔记本拿给了张文香，然后她死活赖账，说这笔记本她从来没收到，那自己又能怎么办？张文香加上武总，在安勒斯就够闹腾的，自己哪来那么多精力跟他俩周旋？看起来，这事情还是得自己亲自出马。

主意打定之后，因为家里这边很多仪式都已经办完，段伏枥第二天就回了深圳。只不过段伏枥到维修部的时候，发现电脑还没修好。按老板的说法，是电源那块烧掉了，只能换修不了，而这要花比较多的钱，可打段伏枥的手机，却一直没打通，所以一直没修。段伏枥问了下老板所打的电话号码，原来是将1看成了7！算了算了，没修好就没修好吧！要是修好了再拿到公司，指不定张文香又会在那说：“看吧，我都说这笔记本没事吧！如果不给点压力，这笔记本就被小段给偷偷拿走了！”

主意打定之后，段伏枥交了30元的拆机费，拿起电脑就去安勒斯。张文香不是说笔记本要交给她吗？那就交咯！不过段伏枥不会傻到什么证据都没留下，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张接收单让张文香签字。

张文香估计也没料到段伏枥有这么一招，愣了一下，脱口而出：“反正这笔记本楼

下又不知道，这接收单就不用签了吧！”

早就知道张文香会这么一说，段伏枥冷笑了一下，说道：“不行啊，人事部经理说了，电脑不交回来，离职手续就没办完。所以这单子，一定要签！”

张文香听了，也无话可说，非常不情愿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估计是内心非常不爽，签的是英文名。段伏枥才懒得签的是什么呢，反正只要张文香你签字了，确认你收到了笔记本就好。拿过接收条，段伏枥连头都不回，直奔18楼将接收单拿给了人事部经理。

这事情看起来似乎是解决了，可如果真的就这么解决了，那么张文香就不叫张文香了，武总也就不是武总了。时间又过了几天，刚好是安勒斯发工资的日子，可段伏枥一直查不到到账信息。怎么回事？莫非又有变故？段伏枥拿起手机，给人事部经理拨了电话，答案正如自己所担心的那样：武总让人事部先别发自己的工资，理由是自己还有一些手续没办完！

马勒戈壁的！段伏枥暗暗骂了一声。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先打个电话给武总看看吧！段伏枥知道武总的性格是只要对方对他已经没有好处，那么他就会百般刁难，只是没想到自己跟他那么多年了，还是免不了这样的命运。只听见手机话筒里传来武总那虚伪的声音：“小段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就走了呢？我一回来就没见你了……工资没发？那我不知道噢。你也知道，工资是严董发的，我无法过问……嗯嗯，好好，我帮你问问看……没事，会搞定的，你别急啊……”

看来是无法从武总嘴里获取什么了。什么叫他不知道？如果不是他从中做梗，人事部会不发工资吗？怎么办呢？段伏枥独自一人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干脆，先问问张文香，看看是怎么回事吧？段伏枥正在犹豫的时候，张文香居然就打电话过来了。刚一接起，张文香劈头就问道：“你之前有没有真的拿笔记本去修啊？还是你故意搞坏的？”

段伏枥一听，立马来气，语气也变得非常不友好。嗯，不应该说不友好，而是非常气愤：“什么叫我没拿去修？要不是你翘舌根，我肯定是修好了再给你拿过来！人家人事部经理都说我偷盗公司的财物，我可不急着拿回来吗？你不就是看我让你签了接收单给了人事部经理不爽吗？你不就是想占这笔记本为己有吗？你有必要联合武总卡我工资吗？！”

张文香估计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被揭穿，恼羞成怒地说道：“小段，你厉害啊！我本来还想帮帮你的！老实告诉你，我让小黄拿去修过，人家说修不好。你就等着赔钱吧！”

说罢，张文香狠狠地挂了电话。不过张文香估计也是气急了，说谁不好，偏偏说是小黄拿笔记本去修。段伏枥打电话一问，小黄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事。看来，这笔记本张文香是贪污不成，把主意转到自己工资上了！

难道这工资不要了？那不行啊，好歹也有几千块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威胁到武总，让武总不再从中做梗呢？段伏枥走过来，走过去，脑海却是毫无答案。

等等！汤美女或许可以帮得上忙！她不是富二代吗？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手中或多或少应该有点关系。主意打定，段伏枥从徐雅思的弟弟的女朋友处拿到了汤美女的电



话，然后立马拨了过去。汤美女也是个爽快的人，听了段伏枥的描述，很坚定地说：“没问题，这点小事包我身上！”

挂了电话，段伏枥还是有点忐忑不安。虽然汤美女说没问题，可万一不行呢？自己还有什么办法？不过段伏枥的担心没能持续到晚上，傍晚的时候武总就打来了电话：“小段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问过了，你的工资是他们搞错了，他们马上就会打到你账号上！”

老实说，段伏枥有点意外，没想到这事情居然这么快有转机。只听见武总继续说道：“小段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了，也不容易，也没赚什么钱。你看看，要不要不让那些人来查了？”

查什么？段伏枥听得有点雾水，但很快便反应了过来，估计是汤美女用了什么手段！这样的好机会，怎能不好好利用？想罢，段伏枥装腔作势道：“嗯，那要看你什么时候把工资打过来了。”

武总听了，似乎松了口气，用从来没有见过的谄媚口气说道：“你放心，一定，一定！”

放下电话，倍感好奇的段伏枥给汤美女打了个电话，看看她做了什么。没想到答案极其简单，汤美女只是给税务局的朋友打了个电话，然后那朋友给安勒斯的严董又打了个电话，说要过来查账，顺便提到是不是有个叫段伏枥的员工工资没发。严董做了那么多年，又不是傻子，言外之意怎么可能听不出来？什么时候不查账，偏偏这时候查账，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何况严董平时估计偷税漏税也不少，光是员工没有按实际工资缴税就够他喝一壶的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严董肯定是找了武总谈话，让武总来摆平这事，所以才有武总给段伏枥打电话这一幕。

晚上九点多，手机短信响起：工资到账了。段伏枥看着这短信，回头想想这几天发生的事，不禁感慨万分。本来修笔记本是一件非常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可是却因为一时的好心引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如果不是机缘巧合认识了汤美女，如果不是汤美女刚好有朋友在税务局，一向欺软怕硬的武总会这么轻易就将工资发给自己吗？很多时候很多人都只想平平淡淡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可无奈生活中小人太多，迫使自己也只能使用小人之举应对。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也是一大无奈。

工资到了，那么安勒斯的一切已经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段伏枥进到手机的防火墙界面，将张文香和武总轻轻地拖进了黑名单……

## 第126章

段伏枥坐在宽敞的办公室，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文档的时候，一封邮件引发了自己的注意。邮件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恭喜自己获得微软MVP候选人资格，请尽快填写完整的个人信息，以便于参与评选。

段伏枥看了这邮件，不禁笑了笑。什么叫获得候选人资格？什么叫填写完整的个人信息便于评选？这些都是官方说辞，其实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已经确定自己肯定能获得MVP称号了。如果自己没指望，微软才懒得去折腾那么多呢！只是自己不禁有点好笑，以前自己申请的时候，总是盼望1号揭晓名单的时刻，但其实真正的MVP早已经知道结果了。

一切正如段伏枥所料，四天之后，微软项目组公布MVP名单，自己赫然在列。没得MVP之前，自己天天盼望，可得到之后，反而没先前的那份激动了。得了就得了吧，没什么值得炫耀的，段伏枥这样对自己说。

段伏枥又再看了眼名单，确信无误之后，靠着舒适的椅子喝了口茶，思绪不禁迷乱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现在算是成功了，还是失败？曾经一无是处的菜鸟，调试个程序还不知道何为断点，到现在在业界有一定的名气。虽然离真正的高手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好歹也出过一本《Windows CE大排档》，而另一本《玩转.NET Micro Framework移植——基于STM32F10x处理器》也在紧锣密鼓筹划中。说不上什么很大的成就，但至少可以拍着胸脯对说，自己这几年对得起“技术”两字！

可是事业上呢？从一开始懵懵懂懂到了浩程微，然后稀里糊涂跟着黄华中创建了利剑电子，最后又被武总连蒙带骗并到了安勒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不是成功的范例，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例子。至于环境，更说不上优良，特别是在安勒斯后期，那勾心斗角的事件更让人倍感崩溃。所幸的是，自己并为因此而怨天尤人，从此堕落，而是抓住零零碎碎的机会，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很轻松地炼出高手，但一个糟糕的环境，未必出不了好剑。

命运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是不公的，但幸运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脉。如果每逢厄运，总是抱怨上天，那永远都没有扳回的机会。在这几年里，段伏枥听闻过不少有天赋的朋友，因为觉得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很好，总是固步自封，以致于技术上没有过多的进展。每逢念此，段伏枥总是有所感慨，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

段伏枥还在回想过去的时候，小陆走了过来，说道：“发啥呆呢？走，吃饭去！”

段伏枥听了，看了小陆一眼，笑了笑：“好，走吧！”

命运或许总是那么有趣。小蓝到小陆以前的公司面试时的那几次薪水谈判，让小陆对公司心生失望，于是便跳槽到了现在的公司。恰好段伏枥离职的消息传到了小陆的耳朵里，在小陆的引荐下自己又来到了这里。事隔多年之后，段伏枥又一次和小陆成为同事。命运之妙，莫过于此。

那么，其它人又走了什么样的道路呢？

徐雅思和段伏枥结婚之后，工作也有了变更，不再从事设计，而是转到了会计行业。对此段伏枥也深表赞同：设计累啊，女孩子干嘛要那么累呢？还是安安分分做会计好。

刘思敏到了北海，开始做起了服装生意。由于头脑灵活，嘴巴又甜，据说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更听说，刘思敏和伍定轩已经决定，明年夏天就要正式结婚。分分合合，这对有情人终于也走在了一起。

小黑在段伏枥走一周，也正式离职。或许有段伏枥之前的事例，武总也不敢明目张胆为难，所以小黑的离职也很顺利。而小黑的新东家，则是之前刘工所在的菲尔科技。最为有意思的是，菲尔科技给小黑的定位是顶替刘工的岗位。

小蓝则还是老样子，在现在的公司过得悠闲自在，偶尔在群里发发牢骚，说学不到太多新东西。只不过每次这言论一出，总被大家谩骂，说身在福中不知福。

武总呢，看起来命运还不赖，KSF正式将安勒斯的车载部门收购过来，并且在天安数码城成立了家新公司，名为艾图科。一直作为策划者的武总，身价自然是水涨船高，在新公司处于一把手的地位。坐在这个位置上，武总自然是精力充沛，一下子又招了十多个新人，颇有要在车载行业做一番事业的势头。

艾图科不仅有车载，还有手机部门，自然更少不了行政部门。张文香作为武总的坚定支持者，武总既然坐到了一把手的位置，她的地位自然也不低，所以这行政主管的位置自然是她来坐。名分定了，张文香更加不会收敛，嚣张的气势比以往有过而无不及。

由于有武总和姐姐这两个后台，张文香的妹妹自然也不会安分，虽然没有挂着什么正式职位，但那颐指气使的派头俨然如同三把手一般。

因为武总是做一把手，那么车载部门的主管一职自然是落在小黄头上。不仅如此，小黄还挂了一个技术总监的名号，看起来也颇为风光。

沈俊是那种随遇而安的性格，不想过度改变，自然也是随着武总到艾图科。随着小黄的上位，沈俊的作用更是日益重要。

至于陈莉和麦吉，虽然之前私底下说过，他们绝对不会跟武总走，但实际的结果他们两人还是跟去了。对此段伏枥有所不解，毕竟他们两人到了艾图科以后，无论是职位还是薪金，其实都没有很大的改变，而武总的为人她们也不是不知道，为何还要一直追随武总呢？

曹燕离开安勒斯进了一家研发机构以后，再也没挪过窝。而她的弟弟曹云，也算风生水起，随着武总到艾图科之后，当起了手机部门的经理，和小黄并称为“双雄”。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什么样的心态决定了怎样的道路。过去的事情，就像历史，轻轻翻过一页，就不必再牵挂。是人，总要往前看；是路，总要人去走。段伏枥抬头看了看，发现太阳是那么的耀眼，照得人热血沸腾。后面的路会如何？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这条路，只要一直走下去，不要去后悔，这就对了。

## 第127章

六个月之后，有一天段伏枥闲得无聊，看到小黄在QQ上亮着，念到好久都没联系了，便打趣道：“黄总，最近咋样啊？”

因为小黄到了艾图科之后，被武总委以技术总监的位置，所以段伏枥的称呼也不算空穴来风。

没想到，小黄直接蹦了个消息过来：“不好，快要被裁了！”

和武总这么多年了，段伏枥自然知道武总那所谓的狗屁不通的产品开发流程，只是这被裁也来得太快了吧？想当初在严董的地盘，一点成果都没有，都忽悠了那么多年。

段伏枥按捺不住好奇，问道：“啊？为什么？”

小黄倒也没隐瞒，倒不如说是在发泄：“唉！我们后来不是做了两千台车机吗？结果全被人家给退回来啦！”

“两千台？这数量不少啊！你们在小PP之前应该做了不少测试吧？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做个啥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武总哪会去关心什么测试？我们做出来之后，大家只要随便点点，就算过关了。结果现在车机装到汽车上，发现只要一开起来，就无法收音了！”

车机和一般的手持式导航仪不同，因为它是要嵌入到车子里面的，对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汽车内部的环境很恶劣，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很大的问题。最极端的例子便是一些车机装到汽车上之后，由于车机本身存在很多问题，结果在使用过程中引发汽车的自燃。更为要命的是，因为在安装过程必定要改装线路，所以汽车厂商对此是不负责任，并且保险公司也不会赔偿。因此一款车机的质量好坏，对于用户而言更是重要。

当然这也只是后装市场，如果是前装领悟，那技术要求就更为严格，当然相对的利润也更丰厚。

听到这个消息，段伏枥其实是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不过出于同事之间的情意，还是出言安慰道：“没事，武总不是能忽悠吗？这次他肯定也能忽悠过去！”

“唉！这次就难咯！以前在安勒斯，只有武总一个人，他说啥人家就只能信啥。可现在呢？到了这里之后，总部也派人过来，他再想搞什么小动作，也没那么容易咯！”

虽然小黄是这么说，虽然段伏枥很看不起武总的为人，但对于武总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忽悠技术，还是很有信心的。这不，KSF不是被他诳来成立新公司了吗？哪有那么容易就被裁啊？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事情的发生就那么突然。两周之后，沈俊在QQ上给发了个消息：“我们被裁了！”

这么快？段伏枥有些意外，急忙问道：“怎么回事？”

“刚刚老板一个一个将我们叫进来，说要裁员，整个车载部门要全部裁掉！”

“是全部都裁吗？那武总呢？他不会挡着啊？”

“武总啊？他现在地位一降再降，本来是这边的老大，现在最多就是个部门主管了！他哪有什么权利？不过武总和小黄都没有被裁，估计是要留下来处理些事情。”



突然段伏枥想到了点什么，问道：“那张文香呢？武总不保她吗？”

“张文香啊？应该也要被裁，然后由麦吉接手她工作。”

“哦……对了，你有什么打算？”

没想到沈俊的答复让自己大吃一惊：“武总说他在筹划一个新公司，让我先不急着想工作，等他消息。”

“你不会真的答应他了吧？”

“嗯……”

看到沈俊的回答，段伏枥一阵不解：“这么多年来，你难道还不了解武总是什么人吗？你觉得跟他就能发大财啊？”

“不是啦！只是最近我想学车，去他那里我请假方便！再说了，你知道武总跟我说什么吗？他说让我们出去不要忘了本，这么多年来他这么照顾我们，我们不要那么忘恩负义。我听了，实在无法拒绝他……”

看到沈俊的言语，段伏枥无话可说。武总的最大本事，就是利用人的感情的弱点，然后达成自己的目的。以前自己也是，说什么为了人情而留下来，其实也是被武总那可怜兮兮的样子所迷惑。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不乏是自己信心不足，不想去面对新的环境。

如今沈俊这状况如同当年的自己，段伏枥怎么规劝，沈俊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无奈只好放弃劝告的想法。

段伏枥眼睛一瞟，发现小黄在线，一条消息发过去：“听说你们车载部门真的裁了？你不属于被裁的行列？”

小黄的回复倒是快，不过却是大吐苦水：“是啊！郁闷死我了！沈俊她们被裁了之后还能有两个月赔偿，又能脱离这鬼地方，羡慕死我了！我现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走嘛，又没得赔，不走嘛，这地方又让人窒息！”

看着小黄的文字，段伏枥将身子舒展在凳子上，不由感慨万分。小黄这想走又不想走的心态，和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的类似。曾经自己也在盼望着，严董什么时候能够大手一挥，将整个部门给砍掉，那样自己不用背负什么人情债，还可以拿着赔偿轻轻松松去找下一家。一个公司居然会让员工有着盼望裁员的念头，由此可见这公司究竟不堪到何种地步。

不过现在自己已经从这泥潭抽身，武总他们是什么情况，其实已经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自己之所以还感兴趣，其实完全是出于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本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和武总有任何联系，没想到有时候有些人总是那么阴魂不散。两周之后，一个陌生的号码在手机里出现，段伏枥一接居然是武总的声音：“小段

啊，怎么最近我打你电话都提示正在忙啊？你是不是将我列如黑名单了啊？”

武总你也知道惹人厌了？我就是把你列入黑名单了，你又怎么着？当然这番话段伏枥也只是心里想想，口头上还是敷衍道：“没有啊，可能你打电话的时候不对吧！”

这番话不知道武总是否相信了，反正从言语中没听出什么不满的语气。只听武总继续以聊家常的形式说道：“怎么样？最近如何？”

段伏枥不冷不热说道：“还好吧，怎么了？”

“不要这样嘛，我好不容易给你打个电话，你好歹也要表现热情点嘛……”

“哦……”段伏枥依然是皮笑肉不笑。

不过武总显然没有受到影响，言语还是透露着兴奋：“我最近要成立一家新公司，主要是做车载后台服务的，有没有兴趣我们再创一番事业？”

和你武总再创一番事业？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为人嘛？再继续跟你混，自己脑门不是被夹了，就是一夹再夹。

段伏枥不置可否，问道：“嗯，那现在这家公司呢？”

“你说艾图科啊？我现在觉得，艾图科给我的平台太小了，完全发挥不出我们的实力，有必要再找一个宽阔的舞台。我找了那么久，终于让我找到了，那就是车载后台服务！怎么样？你要知道，我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待，有那么好的发财机会，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怎么样，让我们出来再大干一场！”

对于武总这种自以为是的言语，段伏枥无言以对。武总见段伏枥没吭声，继续说道：“你想想啊，我这么老了，早就到退休的年龄了，为什么还要在外面这么拼命？还不是为了你们？等到时候公司大了，那还不是你们的？要知道，我们这可是创业，可不是纯粹的打工哦！”

“哦……”段伏枥无奈地应了一声。

武总依然感觉良好地说道：“你看人家沈俊，多么相信我。当我说要成立新公司的时候，她就马上要求加进来，还生怕我不要她。你要知道，这行业非常热门，再晚就没机会了……”

武总这自吹自擂的话语，段伏枥实在听不下去了。类似的画大饼，已经听了好几年，现在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只有傻子才往回跳！为了避免中饭倒胃口，段伏枥赶紧以要开会为缘由挂了电话。

唉！看来武总就跟打不死的小强差不多，永远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即使是碰得满头鲜血，也要继续忽悠，再忽悠！只是不知道这可怜的下家，会是哪一位呢？

时间又过了两周，离开之后再也没联络过的麦吉来电了。之所以这么久都没有跟麦吉他们联系，主要是因为他们还和武总在一起，而自己对武总又是万分不屑，所以颇有



点恨屋及屋的感觉。只是，为何麦吉突然间会给自己电话呢？

拿起电话，自然是一番寒暄，末了，麦吉切入正题：“周五有没有空啊？我们好久没见了，大家一起出来聚聚！我们这些老同事，也该出来联络联络啦！”

老同事出来聚聚？那岂不是张文香也会出来？老实说，自从离职的那个笔记本事件，段伏枥对张文香非常恼怒；如果聚会上还碰面，那肯定是非常尴尬。只是，这种聚会麦吉可能会不邀请张文香吗？打定主意之后，段伏枥说道：“聚会啊？我也想去……但我和张文香有过节，去的话有点尴尬……”

没等段伏枥说完，麦吉截口道：“你说张文香啊？放心吧，我们才不会叫那贱人呢！要是叫她了，我们还怎么八卦？好了，就这么说定了，这周五，不见不散！”

第128章

周五，如约而至。张文香果然没有被邀请，武总自然也是被排除之列，来的都是平时大家谈得比较来的。几个月不见，小黑和小蓝还是老样子，但精神相比以前是好多了；麦吉则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倒是陈莉胖了不少，颇有一番富态；小黄吗，估计是在XXX被折腾得不行了，神情多少透露出几分疲惫；沈俊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一想到她继续跟随武总的坚持，就有上前扇她两巴掌的冲动。

许久不见，自然是七嘴八舌。聊着聊着，段伏枥对麦吉问道：“对了，之前你不是说不跟武总吗？为什么后来又跟她到XXX了？”

麦吉叹了口气，说道：“唉，我也不想啊！可偏偏那时候严董病了，而我又刚好怀孕，除了跟他走还有什么办法？反正武总又不能开除我！”

麦吉怀孕了，这是之前就知道的，所以段伏枥也不以为奇。只是严董病了，怎么回事？段伏枥赶紧问道：“严董病了，怎么回事？严重吗？”

“唉！癌症！可能你还不知道，他上个月就走了……”

严董走了？虽然段伏枥和严董平时交流不多，但毕竟是以前的老板，或多或少还是有点伤感。

短时的沉默之后，陈莉接过话题说道：“据楼下的人说，严董是被气死的……”

“怎么说？”小蓝也好奇地问道。

“本来严董这癌症经过治疗之后，还有点起色，精神也还可以。没想到有一天乐车电子的老板过来，说给安勒斯下了不少单子，给了不少开发费，结果什么都没有。严董觉得很奇怪，乐车电子什么时候给过开发费了？结果一问才知道，乐车电子前前后后给了两百多万的开发费，可这些只有几十万到了公司的账户；剩下的那些，估计是被武总挪用了。严董想到自己这么相信武总，最后结果被所信任的人如此阴了一把，结果被气得晕了过去。送到医院后抢救，结果晕了两天，就过世了……”

听到严董最后的结局，段伏枥沉默了，不知道是为武总的行为所不齿，还是为严董而惋惜。这时候，小黑问道：“这应该只是听别人说的吧？那么多钱没给严董，那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陈莉点了点头，说道：“确实是听下面的人说，但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不知道了……”

听到陈莉的说法，麦吉接过话题：“这个嘛，也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了。有一次张文香不是请假吗？然后武总将张文香的银行卡给我保管。突然有一天，帐户里面多了十几万，武总让我取出两万块钱给严董，并且还警告我，说这是机密，不要跟别人讲。第二天，立马将银行卡给拿了回来，并且甩手我五百块，算是保密费……”

银行卡突然多了十几万，然后只拿出部分钱给严董，并且还警告麦吉不能跟别人说，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出这里面有问题。等等，这里面似乎有点意思！段伏枥脑海里突然灵光一闪，莫非这就是张文香掌握的武总的软肋？因为武总并不是大陆人，据他自己所说，使用台胞证在大陆办不了银行卡以及信用卡。但武总所接的单子，如果不想将钱打入严董的公司账户，那么只能打入个人账户，而这只能选择和与自己比较亲近的张文香！换句话说，武总接了多少单子，每个单子是多少钱，那么张文香肯定是最清楚的！

既然张文香对武总的底细一清二楚，那么她可能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吗？如果武总挪用了部分钱财，那么张文香肯定也有一部分。如果这么解释的话，那很多事情就很明白了。武总之所以维护张文香，是因为张文香知道了武总太多的东西；张文香之所以百般维护武总，是害怕武总垮台，因为只要武总一垮台，那么张文香很多暗地里的收入都不翼而飞。两人相互利用，相互维护，成为享有利益的共同体。只可怜了严董，白白投入了那么多钱，还有段伏枥他们这些工程师，累死累坏加班加点，最后只是给这两个人做了嫁衣。

当段伏枥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后，大家仔细一想，觉得也非常有道理。为了证明段伏枥所言不虚，陈莉还抖出了另一件事情：“小段估计你们还不知道吧？武总不是住在渔民村那个公司租的套间里吗？后来公司把着套间租给了一个同事。第一天那个同事搬进去，恰好我们公司的阿姨到那里搞卫生，一看到那个同事，就惊讶地问道：‘咦，怎么是你啊？阿香呢？’结果，第二天楼下就沸腾了。每次我下去，楼下的那些同事都会追着我问，张文香是不是和武总一起住啊……笑死我了……”

安勒斯在渔民村租了个套间，主要是给出差的同事使用的，只是后来武总鸠占鹊巢而已。因为是公司所租用的，所以平时阿姨也会到套间这边打扫。如果张文香平时也住那里的话，那么阿姨确实能经常碰到她。也正因为如此，阿姨的那句惊讶的“阿香呢”的问话，自然成为了楼下同事的茶余饭后的话题。看来有些事情确实不是空穴来风，特别有些事情如果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做。

“对了，武总呢？车载部门不是被裁掉了吗？他还在那吗？”段伏枥突然好奇地问起来。

麦吉哼了一声，说到：“武总啊？他上周就被裁了！现在KSF的老板恨死武总了，那两千多套的机器被退回来，卖又卖不掉，放又占地方，几百万的物料就白白丢在那里。这哪里是垃圾，完全就是大便！”

“那张文香呢，是不是也被裁了？”

“那倒没有。上次裁掉车载部门的时候，不是说也要将她给裁了吗？结果她要的

赔偿金额非常高，公司不想赔，就让她留下来安心工作咯。现在武总被裁了，她还是在那里。”

赔偿金额非常高？段伏枥一细想，就明白了张文香这样的打算。因为当时裁掉车载部门的时候，是没打算裁掉武总的。估计武总和张文香商量好，让张文香开出一个天价的赔偿金，让公司不敢裁她，那样张文香就能留下来。反正武总还在，张文香觉得自己肯定还能捞到不少好处，对于这样的建议肯定是非常接受。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没多久武总就被裁掉了，剩下张文香自己一个人还能干点什么呢？本来张文香所有的权威，都来自于背后的武总；现在武总不在了，她连耍小手段的能力都没有。如果这时候张文香要走，那属于个人离职，那是什么赔偿都没有的。这么一看，张文香完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只是不知道今天的她，对于当初的决定是否后悔？

一直在旁倾听很少插话的小黄发话了：“你们说，像武总这样类型的，是不是极品啊？你说还有没有人会像他那样？”

陈莉回答道：“应该不会再有了吧？这种人如果再多几个，那这世界不就乱了？”

麦吉显然不同意：“难说，有不少老板都是这样的。像我的一个表弟，今年毕业找的工作，碰到一个老板就和武总类似，搞得他处处碰壁，好不郁闷。要是有人指导一下就好了……”

“那简单！小段，你不是出过两本书吗？那你就把这段经历也写成一部小说，指导指导那些职场菜鸟嘛！”沈俊也在一旁帮腔。

写一本小说？段伏枥听了之后有所意动。技术书籍出了两本，也算过了一把瘾，现在何妨转个角度呢？嗯，这小说一定要将一些职场的潜规则给写上去，给职场新人来个醍醐灌顶。

段伏枥心中已有决断，笑呵呵地问道：“那这书名该叫什么呢？”

麦吉想都没想，说道：“你老婆不是在旁边吗？老公写内容，老婆出书名咯！”

因为平时徐雅思和以前的同事也有来往，所以这次聚会段伏枥也将她带了过来。看到大伙都往自己这边看来，徐雅思定了定身子，说道：“这是一个程序员的杂七杂八的故事，那干脆叫《那些年啊，那些事——一个程序员的奋斗史吧》！”

(全文完)

PS:

当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自己不由地对自己说：“终于写完了！”



其实这最后一章本来应该早就完结的，可由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变故，导致这结尾一拖再拖。在此期间，norains也想过放弃，但好歹还是坚持下来，最后履行了完结的承诺。望着这洋洋洒洒近40万的文字，想到其中的四分之三居然还是在小米手机上敲打的，直到今天自己也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自己居然那么有耐心，在地铁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

不管怎么说，终于还是写完了，norains也可以舒了口气。最后，依然还是感谢各位朋友，正是你们的支持，才让这系列得以完成。谢谢！

最后的最后，在一年之末，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